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經部・書類

尚書音釋一卷〔元〕鄒季友撰……一
涇野先生尚書説要五卷〔明〕呂柟撰……三五
尚書譜五卷〔明〕梅鷟撰……六九
尚書辨解十卷讀書一卷〔明〕郝敬撰……一一五
書經要義六卷〔清〕王建常撰……二九一
尚書引義六卷〔清〕王夫之撰……三八三
尚書蔡傳正訛六卷〔清〕左眉撰……四七七
書經參義六卷〔清〕姜兆錫撰……五二五
尚書小疏一卷〔清〕沈彤撰……六一七

2274/03

尚書篇目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曰王伐反音與越同上畫不滿與日字異稽堅奚反唐玄度九經字樣云字左旁從禾木
之曲頭也從禾者非拜尤說文放甫兩反傳並同後凡傳中字與經同音者於傳不復音思去聲被平義反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雍於容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敬授人時昊下老反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
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宅蔡邕石
作度鄭氏周禮註引書度西曰柳谷朱子語錄云古字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想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一冊
音隅史記作郁夷書緯作禺銕暘音陽寅夷次索隱書釋夷眞反若馬敬延又知反若爲東方之
氏兼取二音是二義可互白放此出如字孳音字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訛吾禾反革更亥
春秋釋例云夏惟春夏去聲餘皆戶雅反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
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餞錢毨慈
演才線反毨蘇典反二反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易夷益反昴莫飽反說文廣韻等並同一云當音留
詩小星篇與稠猶爲韻詩疏云昴之言留也物成就繫留也字下當作丣隩於到反孔傳云隩室也孔疏引爾雅室
西南隅謂之隩隩是室內之名故蔡傳因之訓爲室內蓋言室內隱隩之處可避風寒不必專指西南隅也陸氏音
於六反從馬氏訓故也疑而朧反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有與又通氏無

十有一月二十有二之類似此者並同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
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下章同帝曰疇咨
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
滔天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湯
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
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湯大浪待朗二反浩下老反僉千廉反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圮部鄙
反异鄭氏音異孔氏王氏音括孔傳訓已也退也說文亦訓舉也蔡傳蓋兼取二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楊朱
篇以异哉張湛注异古異字姑詳錄于載子亥反音與宰同後凡訓年者做此帝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
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
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帝曰欽哉女于上尼據反嬀俱爲反汭如銳反嬪毗賓反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重平聲濬音峻塞入聲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
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
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厎軫視反音與旨同字上無點後諸篇並同上正月上日受終于文
祖正音政下月正同音征非避秦諱敗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璣音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字本作禷見爾雅及說文禋

音因宗如字註當讀為禜反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 輯音集覲渠吝反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
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
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守舒究反下並同柴唐張參五經文字云字本作祡下從示經典取燔柴之義多從木朱子語錄云註家以至于岱宗柴為句其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案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為句尤為明安說文引書亦柴字絕句柴言祭天望言祭山川武成以二字該二祭則又當二字自為句也度如字量去聲衡如字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朝直遙反車音居韋昭云古皆尺遮反後漢始有居音 肇十
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扑普卜反贖神蜀反眚生領反怙音戶有音又存中云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多用此音陸德明多從吳音然今人多從東音如讀音樹此也音至於河朔人語讀為樹今案徐音多與衆異不及盡取眚所景反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共音恭竄取亂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喪平聲 月正元日舜格
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惇都昆反難去聲任如林反朱子語錄云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此篇集傳曾經朱子訂定是二說皆通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載作代反稽首皆倣此契息列反陶音遙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播補過反
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
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戶八反夏戶雅反宄音軌 帝曰疇若予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
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共音恭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余 帝曰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
讓于朱虎熊羆 熊胡弓反羆彼宜反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
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
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夔渠龜反 帝
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樂如字冑直又反於如字 帝曰
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 堲疾力反讒鉏咸反殄徒典反行下孟反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如字又音佩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知力反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
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惟帝時克（舍音捨告陸音姑沃反按胡書居號反釋云上布下也因疑姑沃反若爲下告上然以此例推陸氏諸經中音又多不合今氏云告之爲告協音借義之假借也二音當通用）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

下君（奄衣檢反）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影古但作景葛洪始加彡此乃唐玄宗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易也宅字有與古文異者皆此類）益曰吁戒哉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

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儆朱子語錄云古文作敬唐改今文樂音洛去上聲咈符弗反怠蕩亥反）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壞胡怪反）帝曰

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

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耄莫報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種朱用反）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

乃功懋哉（治去聲傳同）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

犯于有司（重直隴反輕重之重好去聲）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治去聲）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洚與降通集韻書洚字下四音一音洪一音胡江一音閧一音降皆云水不遵道懋朱子語錄云當作楙盛大也古字通數雙遇反）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聽去聲）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

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出如字又尺類反好如字）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

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

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

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

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蠢尺尹反敗如字此道反）三旬苗

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

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

兩階七旬有苗格（昌音介瞍平聲慝音民夔代反見形甸反誠音咸矧失忍反羽）

皋陶謨（皋陶陸云本或作咎繇）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
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
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令力丁反壬如林反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
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行胡孟反載作代反擾而小反
又音饒說文作擾今從隸省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浚音峻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幾音機天叙有典
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
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衷音中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
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
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孜音茲墊都念反乘平聲載作代反刊丘寒反字本
作栞鮮音仙下同畎古泫反澮古外反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幾音機應去聲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
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右上子賀反下爰救反說文
云俗作佐佑與左右手之音異觀如字黼音甫黻音弗絺與黹通展几反出如字又尺類反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
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識音志颺音揚否俯久反禹曰俞哉帝光天之
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日奏罔功庶朱子語錄云此試字之誤按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應去聲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
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
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
明傲魚到反陸云字又作奡好去聲敖虐上魚到反臣音五羔反頟鄂格反呱音孤度達各反溥蒲各反音與博
同詩斐蕭註升此句塗氏直音搏長上聲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

亦作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拊音撫鼗音桃柷昌六反敔魚呂反鏞音庸閒去聲蹌千羊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於如字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音機熙虛其反叶許里反省息井反賡居孟反又居行反說文云古續字載作代反明叶音芒脞取果反惰徒果反墮隓音許規反蔡傳訓傾圮亦當音徒果反於韻爲叶

夏書夏亥雅反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刊丘寒反冀州既載壺口載作代反治梁及岐治平聲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徒含反衡與橫通陸音如字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胡登反島夷皮服島都皓反夾右碣石入于河夾音協碣其謁巨列二反濟河惟兗州濟子禮反兗以轉反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音邕沮千余反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房吻反下章並同繇音遙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漯託合反唐張參五經文字云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漯爲濕之濕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濰音維淄莊持反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斥尚石反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

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絺抽遲反下章同枲想里反下章同檿於琰反浮于汶汶音問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沂魚依反蒙羽其藝大野既豬豬張如反今作瀦下章同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丞直昌志二反陸云鄭作戠音織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夏亥雅反翟亭歷反蠙蒲眠反纖思廉反縞古老反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揚字從才旁唐張參五經文字云取輕揚之義俗從木者非彭蠡既豬蠡音禮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先了反簜待朗反夭於驕反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上時亮反下遐嫁反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瑤音遙琨音昆卉許偉許貴二反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朝馳遙反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沱唐河反雲土夢作乂夢莫鳳反又設蓬反五傳漢書並有平去二音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杶敕倫反栝古活反箘砥諸氏反砮音奴箘丘隕反簵音路楛侯古反匭音軌菁子盈反組音祖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瀍音纏滎波既豬滎互扃反與音異導菏澤被孟豬導大到反菏音柯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紵直呂反纊音曠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華胡化反音胡瓜反後章同唐玄度九經字樣云字本作岷上從山經典相承作岷岷嶓既藝嶓音波沱潛

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
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音虬 鏤郎豆反 西
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傾陸音頃井反漢志作頃
師古云頃讀曰傾桓胡官反西傾之人因桓水而來通中國也沔弥兖反字旁從丏非 黑水西河惟
雍州 雍於用反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 屬音燭 汭如銳反 漆沮既從 沮千余反
灃水攸同 灃音豐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
至于豬野 豬豬入反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
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搜所求反 導岍及
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
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導大到反後並同岍輕 碣反厎與砥同行胡剛

尚書 十一

反恒胡登反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 圉偶許反華胡化胡瓜二反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別皮列反
字本作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過古禾古臥二反陸
氏無音按陸氏於諸經中過字或音古禾或音古臥未詳何音爲正何音爲借此章蔡傳云過經過也則當爲平聲
然世俗相承多只作去聲讀於義亦未害姑兩存之後過洛汭過洚水過三澨過九江之類並同 導弱水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
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
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華胡化胡瓜二反厎與砥通伾普悲反又部鄙反字本作坯或作伾洚孔
傳本作降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餘亮反澨時

郎說文音來宕反澨時制反 別皮列反匯胡對戶賄二反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別皮列反澧音礼 迤移尓反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
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音兖濟
上聲滎互扃反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灃音豐 導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
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
同 隩於六於到二反限匡也韻書或作墺並有二音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
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音怡行
胡孟反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秸古

尚書 十二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當練反總作孔反字當作稯禾聚束也銍陟栗反說文云穫禾短
鎌也以銍穫禾即以充賦因謂之銍小尔雅云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秸戛八反 五百里侯服百
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采倉代反又此宰反 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
里蔡 要平聲蔡素葛反陸氏於此無音今蔡傳引蔡叔爲證則陸氏於左傳音素達反當從之類作祭 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將廉反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勦字當作剿子小反絕也說文云剿古文作剝今文作剿今本皆作勦案說文勦勞也於此義不通蓋篆文刀力相

[illegible]也[illegible]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社常者反孥音奴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羿研計反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從如字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近巨靳反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見形甸反索昔各反馭與御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甘如字又[illegible]
[illegible]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覆芳六反後[illegible]音韻若以義推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忸女六反怩女夷反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
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
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明[illegible]此字無[illegible]以避宋諱代之耳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illegible]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慈秋反[illegible]
[illegible]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畔與叛同離如字又力智反俶昌六反曰先
[illegible]見反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將[illegible]反[illegible]本作協治平
[illegible]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
戒哉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台音怡本篇及後諸篇並同稱尺證反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
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舍音捨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
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
若茲今朕必往喪息浪反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
赦

仲虺之誥虺許偉反說文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纘作管反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寔丞職反與實字異音同義莠以九反草似苗者秕卑履反音與七同不成粟者促或云周礼大司徒註給足陸氏云劉音子渝反故韻書子邁反下竝云足其不足曰足然陸氏於諸經中但足恭之足音將樹反而給足之足竝無音又案詩行露篇以昰獄足爲韻則但如本音矣姑記于此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殖丞職反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居曷反漢志葛國在陳留寧陵縣葛鄉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經世書紀年云湯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推通回反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好去聲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恒胡登反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罹鄰知反荼音徒祇音祁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字當作勠古通用音六陸又音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并力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賁彼義反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造在早反慆他刀反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壬反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形甸反侯甸羣后此言侯甸則是禹貢五服之制至是已改爲九服矣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哉如字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長上聲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

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
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
士恒胡登反下同殉松潤反遠于願反耆渠伊反按說文耆從老從旨則下當從口但此章及文侯之命詩耆而
艾禮記耆指使耆老周禮伊耆氏之類古註本皆從日惠瘵參五經文字云下從日者非比毗至反夜夫聲嗚
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何反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

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監音鑒左右音佐佑辟必亦反音與璧同下章並同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並如字自周朱子語錄云二字不可曉或云周當作君篆文相
似而誤也相去聲下同王惟庸罔念聞庸朱子語云六字只作一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
是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省息井反括古活反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
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

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辟必益反王拜手稽首
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敗北邁反下同孽魚列反字本作蠥古
通用逭胡玩反背音佩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
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
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

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斁音亦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
后治去聲下同否俯久反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令去聲監音鑒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
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
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
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

利。作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辟 必益反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 持壬反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監 音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任 如鴆反 左右上聲 可反 下云九反 音與有同 與左右 厥辟不同音 為並去聲 陸氏音為上為民之為去聲 為德為下之為平聲 蔡傳無明文 朱子語錄云並當作去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 上聲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 子忍反 又作忍反

盤庚上

盤 陸云本又作般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戚出矢言。籲 [illegible]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台 [illegible]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恪 克各反 斷 都管反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蘖 五葛反 又魚列反 字本作櫱 又作枿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斆 胡教反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任 如林反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 音問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昏 音敏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咎 如字 孔傳云 [illegible] 陸音 [illegible] 恫 音通 陸又勑動反 相 去聲 憸 息廉反 燎 力 [illegible] 反 嚮 許亮反 古作鄉 今通作向 [illegible] 同 撲 普卜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 如林反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illegible] 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射食亦反長如字）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亶當旱反造七到反褻私列反）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鮮上聲）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共如字比必至反）予若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忱時壬反下同乘平聲濟子計反載作代反又昨代反屬音燭瘳丑鳩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迂雲俱反音與于同廣韻又音迓）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畜許六反）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比毗至反）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畜許六反戕慈良反斷都管反）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易以豉反）（遠去聲又如字）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與毋通易夷益反種之勇反）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無與毋通）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腎是忍反比毗至反）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去聲）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好去聲）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久反）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說音悅三篇內並同陸云本又作兌）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亮龍張反音與梁同陰烏含反音與菴同按菴字與
闇字同音但古無菴字從漢史方有之故鄭氏以闇為音今易之以便時俗亮平聲今去聲王庸作書
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相去聲左右上臧可
反下云九反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眠見反眩熒絹反
跣蘇典反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
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長上聲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
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冑直又反兜鍪也按韻書字下當從日冑亂之冑乃從肉今多相混也笥相吏反省息井反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昵尼質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喪去聲下同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
作非無毋通下同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
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
訓醴音禮麴丘六反糵魚列反和如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斅胡教反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監音鑑惟
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
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
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
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
命辟必益反

高宗肜日肜音融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雊居候反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
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監音鑒天於兆反中如字監又音去聲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
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
無豐于昵無與毋通昵尼質反

西伯戡黎戡音堪說文引書作𢦟黎尚書大傳作耆史記作飢又作阢說文作𨚵集韻或作𪏰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相去聲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喪去聲摯音至王
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參倉含反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喪去聲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
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況付反敗比邁反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
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好去聲恒胡登反喪去聲下同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
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隮四反陸音子細
反下同其如字鄭玄云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禮記何居同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
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長上聲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如
羊反犧虛宜反牷音全用孔傳以用字屬上句云器實曰
腯凡牲法牲為俎實黍稷為簠簋之實蓋與泰誓犧牲
粢盛既于凶盜同意蔡傳以用字屬
下句則語殊不如孔傳為優也降監殷民用乂讎斂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監音鑒斂力驗反陸音力捡反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
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喪去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我不顧行遯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
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是
亘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
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傳為紂陸
氏遂以立政以稱受德為紂之字也卻
非是立政自以桀德與受德對舉耳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大勳未集湎彌兗反陂班糜反炙之石反刳空胡反剔它歷反孕以證反肆予小子發以
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悛且緣反粢音咨盛時征反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
越厥志相去聲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達各反下同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illegible]與

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狥音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
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
天。穢德彰聞。犂良脂黎題二反傳刻黑字 同比必志反脅虛業反 惟天惠民。惟辟奉
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辟必益反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
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喪去聲 孔傳本作鑒
監以諸篇例之當從孔傳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
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
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勖呼玉反 懍力錦反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
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側略反 脛形定下頂二反 今衛縣西北有陽阿水相傳 痡音鋪陸云音敷又普吳反 技巨綺反 祝之六反 喪去聲 屏卑正反 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
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辟必益反 嗚呼。惟
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
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牧如字 說文引書作坶 字林音母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
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杖直亮反持也 鉞音越 旄音毛 逖他歷反 王曰。嗟
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
長。長上聲下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羌驅羊反 髳莫侯反 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蜀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卷靜等州以南皆是也 濮音卜 稱爾戈。比爾干。立
爾矛。予其誓。比毗至反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牝頻忍反 索悉各反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
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婦房缶反 長上聲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貔頻脂反羆出務國從陸云馬本作禦禁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魄匹陌反字本作霸古通用孔疏云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癸居誄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如字華明化胡瓜二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陸音荀俊反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孔疏云是年四月己丑朔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大王上音太基王如字又于放反夏亥雅反下章華夏同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貊莫白反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相去聲戊音茂陳直忍反倒都皓反漂紕招反陸音匹妙反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墓散先旰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喪平聲治去聲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

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
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範音范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騭職日反 相去聲 箕子乃言
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叙 陻音因 汨音骨 斁都故反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
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初一 朱子云一下當讀下八句倣此 後章一五行却與此異讀音豆徵知
陵反讀作 非嚮音向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下去聲 上上聲
二字音見朱子語錄 鹹音咸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視時吏反又常止反按陸氏於此諸紛及書前後視字皆無音

於此音常止反今考韻書四旨及六至皆有此字註義同則上去二聲皆可讀睿俞芮反哲之列反字與嚞同
當從日 從口廾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
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數雙遇反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毗至反 凡厥庶民有猷
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好去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渠營反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行胡孟反 好去聲下同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
泰卦无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
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多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
字也好惡並去聲蕩徒朗反平叶蒲眠反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近巨靳反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 燮悉協反 燮三火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 辟必益反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陸音普禾反或云與陂通音秘說見前僭子念反

（咸惕徒反）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驛曰克曰貞曰悔（惟字本作悔呼内反）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
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蕃音煩廡甫反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音武而有無之無但作无與亡僕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書經今文加ナ以別之廡乃堂下周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作𣞤註引書作庶草繁無𣞤即無字後人省雨木爲四點也當從說文爲是）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
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晳之列反下從日恒胡登反）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省悉井反）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好去聲下同）九五福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好去聲）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折設列之列二反按陸氏有二音一音時設反則音如衮舌之舌一音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又曲禮但音市設反也）

（陸意以前音爲正矣）

旅獒（獒牛刀反）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
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
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以豉反）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盡子忍反下同）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喪去聲下同）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畜許六反）嗚呼夙
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illegible]孟反[illegible]反）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縢徒登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爲去聲）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墠上演時戰二反植時職反鄭玄云植古置字）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遘居候反）予仁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

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卑正反乃卜三龜一習吉啓
籥見書乃并是吉籥與鑰通即今鎖也馬氏註云籥者藏卜兆書之管按鄭玄易緯註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鍵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鍾之籥容千二百黍即黃鍾之律管長九寸若也鎖形如管籥空中以受鍵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爲之也蓋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插鎖中以持鎖者即今鎖匙也禮記月令註以籥爲搏鍵器故禮記疏及周禮疏皆承其誤今詳辨于此并去聲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武王既喪按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即位至十二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
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處脂反鴞于驕反誚才笑反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穫胡郭反盡津忍反下並同弁皮變反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
噫公命我勿敢言噫於其反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
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
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弔如字朱子語錄云書中弔字只如字讀吉不見閔弔於上天也造如字又七到反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賁彼義反用朱子語錄從王判公讀爲下句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遺去聲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
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他典反疵才支反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
休朕卜并吉敉彌爾反音與弭同并去聲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
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
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

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曷肆予沖人
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
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去聲卬五剛反朱子語錄云予我字疑有中謂秦綏平皆好之卬毖音秘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
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相去聲王曰爾惟
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
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省息井反閟音秘

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構居候反菑莊持反尒雅注始去草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易夷益反下同）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

俞之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踐慈演反令去聲聞音問歆虛金反夏亥雅反）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蕃方煩反毗頻脂反斁音亦）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無與毋通）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見形甸反）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夏亥雅反聞如字又音問殪壹計反）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又於既反別彼列反）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又敕頑反瘝姑還反盡子忍反好去聲）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應去聲）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無與毋通劓牛器反刵而志反臬魚列反下章同）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去聲下同）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

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盡津忍反已汝惟
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暋音敏憝徒對反王曰
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
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弔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惜此得罪之人也泯面忍反作罰句絶不率大戛矧惟
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瘝古頑反別彼列反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長上聲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
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監音鑒說如字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
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
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無與毋通王曰嗚呼肆汝
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
用康乂民無與毋通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
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惟元祀少失照反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行胡孟反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
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長上聲賈音古養去
聲洗蘇典反腆他典反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省悉井反王曰封我西土棐
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
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
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相去聲越在外服侯
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
人祗辟辟必亦反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
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

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衋盎反泆音溢盡近力反很下壘反罹鄰知反聞如字下同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無與毋通監音鑑下同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丘八反圻與畿同父音甫薄蒲各反辟音與同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佚音逸辟必亦反盡子忍反又在忍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蠲吉玄反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恒胡登反勞力去聲下同戕慈良反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監古銜反下同屬音燭與毋通恬徒兼反寡句絕辟必亦反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菑側持反墍許既反茨才資反梓材馬云治木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為器樸匹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竹角反雘屋郭反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夾音協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先後上先見反下胡茂反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召實照反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先先見反相去聲朏敷尾反又滂沛反戊音茂下同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復扶又反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

瘝如還反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夫蔡傳無併當音扶墜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疏云箇言人人也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去聲下同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後句碞絕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治平聲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比毗至反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墜首墜下同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奉如字又音捧供音恭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必益反著內並同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相去聲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瀍音纏伻補耕反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相去聲視與示通下丕視同恒胡登反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稱平聲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載作代反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燄以贍以冉二反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辭句僚音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蘉謨郎反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稱平聲下同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扶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監音鑑）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無與毋通斁音亦）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相去聲）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與殫同）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毖音秘）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秬臼許反鬯丑亮反卣以九反又音由禋音因）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遘居候反厭於豔反）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戊音茂祝之六反陸又之又反祼古玩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弔如字喪去聲）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

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弋音翼）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為如字）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嚮許亮反泆音逸）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矧失忍反泆音逸）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喪去聲下同）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

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無與毋通）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奄字書作郁古通用衣檢反又衣廉反陸氏於此及左傳孟子皆依音郁亦衣檢反按周公所誅奄閹翦音同註國名玉篇烏歛反註周所伐商奄也獨廣韻又音炎反朱子奄字集註但音淹而無二音亦有遺也四國殷管蔡霍也比毗至反）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啻施智反）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無史記作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相去聲）（諺魚戰反）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度如字陸又徒洛反治平聲）■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陰）（說音悅雍於容反）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耽都含反樂音洛）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鮮音仙）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供音恭）周公曰

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觀如字又音貫）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樂音洛）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流反下同幻音患）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俯久反詛■反祝職■反孔疏云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智反）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辟必益反綽昌約反）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監音鑒）

君奭（奭施隻反說文作奭唐張參五經文字■奭從十從皕從大）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弔如字喪去聲）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易以豉反諶時壬反）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施施智反與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

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illegible]音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句 屏必郢反 稱平聲 辟必益反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夏亥雅反 虢郭 [illegible]

[illegible]二反 散[illegible]旱反 [illegible]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見[illegible]反 冒如字 句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單與殫通 稱平聲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illegible]反 句 造在早反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監音[illegible]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乘平聲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監音鑒 喪去聲 否部鄙反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治平聲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辟婢亦反 乘去聲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行胡孟反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無與毋通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治去聲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蕃方煩反 濟子計反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無與毋通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奄衣檢衣廉二反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麗鄰知反又郎計反附著也後厥麗同 叨他刀反 懫陟利反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要平聲說見康誥篇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辟必益反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辟必益反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喪去聲下章同 間去聲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古洽反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要平聲說見康誥蔡傳云戒懼而要囚之明義與康誥傳異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古銜反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臬魚列反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頗普禾反 遠如字 探他含反 離去聲又平聲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無與毋通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任如鴆反 綴株衛丁劣二反 賁音奔 鮮上聲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
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侚音荀行胡孟反又如字桀德惟乃
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見如
字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
奄甸萬姓暋音敏夏戶雅反奄衣檢反盡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上聲立政任人
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趣此苟反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阪音反文王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
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相去聲間去聲自一話一言我則末
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
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
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

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
勱相我國家勱音邁勉也相去聲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
烈詰溪吉反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
用中罰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
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辟必益反治音去聲言主政治之官也若從孔[illegible]傳則當音平聲此篇經傳治字尤多且多當作平聲今[illegible]篇中音去聲者其餘皆平聲不復皆音王曰若昔
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曰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
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今予
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illegible]耐反
又湯亥大計二反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少失照反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治去聲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
牧阜成兆民倡音唱阜房缶反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朝馳遙反下同王
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
學牆面莅事惟煩蓄勑六反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玩反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
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載作代反居寵思危罔
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反厖莫江反稱平聲任如鴆反王
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
兆民萬邦惟無斁辟必益反斁音亦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
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
孜孜無敢逸豫治去聲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
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毗亦反本亦[illegible]至下章並同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
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女九反敗比邁反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
于一夫無與毋通忿吻方問二反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
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
世好去聲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
几洮佗刀反音與桃同音叨者水名頮音悔相去聲憑皮冰反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
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直笑反芮如銳反周同姓國彤徒宗反姬姓國畢衛毛皆文王子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幾音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傳容反麗音離又音隸肄以至反習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通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
濟于艱難釗之遙反音與昭同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
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音扶無與毋通幾音機茲既受命
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太保命仲桓南宮
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
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胡官反伋訖立反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

西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狄設黼扆綴衣（扆隱豈反）牖間南嚮敷
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重傳容反下章並同篾莫結反純之允之閏二反下卒並同）西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
純雕玉仍几（畫胡卦反俗作畫非）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
几（夾訖洽反筍尹反紛如字陸音芳云反周禮司几筵鄭司農註紛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
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皇傳容反按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惟出五玉有郊有贊故曰重乃天子執以禮神之玉與上文西坐皆先瑑祭之所用故先陳之下文所陳但圖家所藏之寶耳越玉五重四字當自為一章承上文為義故曰越也琬於阮反琰以冉反球音求大貝水中介蟲也九真交趾所產大者至一二尺黃其甲以備器用或白質黃文或黃質白文或白質如玉蔡顯為文皆行列相當蓋脊分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輅音路）二人雀弁執惠
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
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綦音其弁皮變
反夾古洽反戺仕反言賢士同鉞音越戣音逵瞿其俱反或作戵說文作鑺銳當作鈗音允）王麻冕黼
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隮子西反蟻魚綺反）太保
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彤徒宗反奉音捧又如字瑁音冒）曰皇
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卞皮燮反）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

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
三咤上宗曰饗（宿字本作肅古通用爾雅云肅進也祭吉祭尸受酒灌於地此非吉祭不進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陟嫁反說文引書作託從口詫聲音當故反註云奠爵也孔疏云三進爵若從立廢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酌酒於神至也每一酢酒則奠爵於地三進各用一爵非一爵而三反也）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以異同秉璋以酢句）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才各反太保受同句降盥句）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嚌才詣反）太
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應平聲按應字平聲為正音去聲為借音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無音去聲者音應對之應又如治字長字等皆多故陸氏音者皆借音無音者本音讀者詳之禮記疏云應當也謂南嚮當朝正門也左右程伯圭曰左右二字當自為句言趨而左右也秉去聲稱平聲）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以九反）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
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遺去聲壞音怪）王若曰庶邦侯甸
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
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
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
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
冕反喪服（平）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
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
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
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
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佐左佑右音）道有升降
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
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仰魚向反）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茲殷庶士
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
放心閑之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
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
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牙或作雅）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左右音佐佑）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反）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
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
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乂（治去聲　辟必益反）

冏命（冏俱永反）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
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糾吉酉反 繆靡幼反)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令力正反 便婢面反 辟匹亦反)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無與毋通)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辟必益反)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達各反)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充之反 鴟處脂反)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 刵而志反 椓竹角反 黥渠京反 麗音離又音隸并去聲 差初加反)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漸精廉反 泯面忍反 棼敷文反音與紛同又符分反音與焚同 覆芳六反 詛莊助反 監音鑒 聞如字又音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儲容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折之列反 種朱用反)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監音鑒 麗音離又音隸 斷都玩反)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達各反)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過古卧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才斯反)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辟婢亦反下並同 鍰胡關反 剕父沸反 差初加反 比必利反 僭子念反)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下服上亥駕反上服上時掌反）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差初加反占之廉反上時掌反并去聲）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相去聲令力丁反）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監音鑒下同）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聞音問又如字左右音佐佑又如字）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辟必益反扞侯旰反）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費音秘古文作柴史記作肸）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無與毋通後除無餘刑之無餘並同）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連條反敿擧夭反弔音的鍛都亂反礪力制反）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舍如字牿古沃反擭胡化反張參五經文字音護步烏郭二反云馬牿牛馬牢也井淺則施敜諸協乃結二反穽疾正反）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峙丈里反糗去九反說文云熬米麥也楨音貞供音恭芻惻俱反茭音交）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無與毋通）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朱子詩傳云與皤通脊骨也仡魚乙反射神夜反諞毗連反俾必二反易以豉反）昧昧我思之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介音界陸云本又作个斷都玩反猗於宜反又於綺反媢去聲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惡去聲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五忽反隉倪結反

尚書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一

戊戌八月

虞書

堯典

問放勳堯號也又曰贊堯之功者何曰堯號其信夫若今稱人者必先曰某人斯曰某德云爾況孟子已言之乎重華文命亦爲舜禹之號乎曰然以文命爲禹號數于四海者何事也曰敷分也分治四海之水土猶禹貢敷土云爾曰若然則允迪亦爲皐陶之號乎曰非也史臣稱堯舜禹之號者因爲天子而記其功德不可以遽稱若皐陶者直記其謨雖有號亦不得而係之也故春秋傳引舜典以下爲夏書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曰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爲先者德之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若曰不是德而能讓也然則安安非言欽明允克非言恭讓邪曰古語質簡非如後人方語而又自發揮也

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者何曰族有尊卑親疏則恩有隆殺教有勸督百姓有賢愚貴賤則道有舒慘政有升降萬邦殊俗而異尚則法有因革德有柔能聖人雖神化其實緣人情而治此蓋記其成也此說不幾於道政齊刑乎曰後德先之豈無本者哉然則丹朱囂訟之在膝下共工驩兜之在朝下民其咨之在萬邦者何曰丹朱共兜者下愚之不移不害爲既睦平章也且堯皆知其奸舉疏賤之舜而加之九族之上四岳不能得其惡側陋乃能行其志百姓有不感而雍乎若下民之咨則由洪水非咨堯也

問乃命羲和者何曰因德者化民之本政者治民之具黎民時雍而後命羲和焉記者其亦知堯之道乎是故曆象明而天道無愆時時乘若而人道無廢事水土平而萬世昏墊之害人者熄亦其序也

曆象日月星辰者何曰言此日月星辰皆在天之象爲之曆以紀之耳故其下皆言曆故疏曰曆此法象之日月星辰也敬授人時曆已須乎曰四氏考驗於四方閏定而後允釐何爲其遽須哉曰若是不亦廢事乎曰軒轅帝嚳以來之曆固行也堯創法爲一代之定規則不可以苟而取具矣四時之曆其文奚不倫曰古文簡事多互見也故書宅西則昧之嵎夷即

貞言南交則冬之朔方即北冬曰幽都見南方之明都夏曰敬致見冬致之亦然春曰星鳥則北爲玄武東爲蒼龍西爲白虎可知夏曰星火則春爲降婁秋爲壽星冬爲星紀可知秋曰虚冬曰昴見春之星夏之心也春秋言分冬夏言申者何曰春夏屬陽秋冬屬陰故曰分春夏十氏掌秋冬一氏掌故曰申故春言日中秋言宵中也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永曰此古人抑陰之意宵中猶可說也宵永不可說也故特曰日永春秋何以言殷夏冬何以言正曰殷中也永至於極猶曰陰陽方盛也正則至其極猶曰正所謂陰陽也春秋何以言谷冬夏何以言都曰谷以日之道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春秋言賓餞冬夏言致者何曰後人比日月如過客其祖於賓餞之意乎夫賓有迎候之意餞有繾綣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致若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訛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曰東得春氣之先舉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也曆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永言日也鳥及虚昴言星也星火言辰也奚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非月乎故曰爲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日月詳言星辰略故下朞曰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

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莫多於春民之氣莫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文矣非後人所能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者如何曰然呂刑乃命重黎胤征羲和亂厥官知其一事也楚語顓頊命南正仲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故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然則分天地者其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乎陰陽猶天地也閏月言朞而不言朔虚者何曰朞所以舉之也蓋雖朔虚亦在三百六十六日之內矣是故由日與天會則有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舉言之則六日也天體本有此度耳由四月與日會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四百九十九分舉言之亦六十也月會本二十九日耳積天體則氣盈積月會則朔虚以一歲常數計之則盈虚之數皆閏月之由也然不有氣盈則無朔虚故獨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之月之朔虚何以有此數也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釐一毫弱也故全度之積三百五十四分餘分之積二十九日一會有四百九十九積十二會爲四百九十九者凡十二也故五

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爲一日凡得六日餘三百四十八也

問象恭滔天者何曰言共工之象恭雖天且漫也驩兜何以舉之曰其黨也放齊亦朱之黨乎曰放齊其亦私心窺聖人乎夫嚚訟之才類啓明故齊或不能察亦未可知然其人亦卑矣然則三臣者堯既知其惡奚不去曰不知其惡而用之則不明所謂孚於剥也知其惡而用之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棄其短皆可用也惟夫大登庸則不可

審問堯之於鯀也知其弗賢而用之則非仁如不知其弗賢而用之則非智仁智於堯有疑焉曰茲堯之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視一己之見不可以先四岳也既試之而後已此堯之其智如神其仁如天乎

堯視天下重于己子然乎曰然昔者堯以天下之故捐二女于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爲虛歸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曰推恩之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舜典

問重華既爲舜號協帝者何事也曰其下八德也如曰重有光華則協帝爲又語矣是故濬與溫協哲與思協文與文協明與明協恭與恭協允與允協堯不言塞而欽舉之矣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

慎徽五典至雷雨弗迷者何曰言舜之無入而不自得也聖人窮神與道俱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孔安國言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舉八凱使度百事流四岳以穆四門然乎曰季文子必有所受矣納者堯納之乎曰堯既命以位則慎徽賓納皆舜也司徒百揆四岳皆言功效司空獨言德量者何曰互舉之也然非

有風雷不迷之德者豈能有是效乎

問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曰察斗運也斗者所以斟酌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何獨言璿璣玉衡曰璿斗魁之第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一星之樞後四星之權可知矣衡斗杓之第三星也舉衡則一星之搖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昏星言其經舜典璿璣言其緯經以南方而定詳其月也緯以玉衡而齊舉其綱也緯常行于經之中故玉衡不復言經經常包乎緯之外故昏星不復言緯合二典觀之唐虞之天象備矣然則渾天儀之說非

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
翁問類上帝禋六宗者何曰類者祭上帝之名也謂
之類必其知化窮神而道類乎天斯可類之矣禋祭
六宗之名也謂之禋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因乎祖斯
可禋之矣故類者類也禋者因也六宗者何曰程子
曰三昭三穆也不言大祖者前已受終矣祭法之說
非與曰祭法之說其常也攝政之祭其特也況上帝
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而宗廟在攝位之初豈
宜遺之又況于水旱之祭有定時乎
翁問程子曰如五器卒乃復如同也五器即五玉也

以物則曰玉以形則曰器以寶則曰瑞諸侯尊而贄
重既卒如而復還之餘則否者何曰然猶前言班瑞
群后耳聘禮亦曰已聘而還圭璋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者何曰言自輯瑞覲牧之後
五載而一巡狩其群后因巡狩各朝于方岳者則奏
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蓋記前禮未備又明歲二月
巡狩者凡五載一行之其群后述職則在巡狩前五
歲也即既月日覲四岳群牧耳其闕之孔氏程子云
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遍年而來朝者非與曰
前既乃日覲四岳此後二一年覲一岳不亦背經乎況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後世皆以為
則皆本於是也又諸侯述職於一年則四方風俗政
教因以會同亦合人心之事也故曰賓於四門故曰
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如各以方遍年朝
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又非臨下以簡之體
世用問象以典刑者何曰以典刑為象而示人也其
輕者則流之其又輕者則鞭之又輕者則朴之又輕
者則贖之又輕者則直赦之惟怙終始賊刑也此之
謂欽恤之道若曰贖刑惟鞭朴則教贖之法豈可贖
者哉

邦獻問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
命而不讓也稷契臯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舊
職而復讓非誠矣曰以其舊職不讓若于僉不咨于
四岳不亦輕乎曰咨四岳而得禹則得稷契臯陶咨
四岳而得伯夷則得夔龍矣曰禹之所讓則命之伯
夷之所讓則命之垂益之所讓而不命之者何曰垂
益職輕所舉之賢小雖或命焉史固不得錄也故垂
益稱疇若禹夷則稱咨四岳蓋帝王之道明而治人
百揆總之非與天地合德者不能幽而事神秩宗統
之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共位與夔不得而比

之也

卬問舜命九官懋言百揆時言后稷寬言司徒明言士諶言工虞寅言秩宗和言典樂允言納言者何曰君子盡智以知人故曰懋體仁以知天故曰時厚德以配地故曰寬至公以知情故曰明至誠以窮神故曰寅本志以知行故曰和窮理以知言故曰允因利以知類故曰諧舉言之故曰欽

舜方命夔典樂夔遽言其功蘇氏以為簡誤與九官相讓之文不倫者何曰無傷也夔但即百獸率舞以證神人之和耳故唐虞君臣言人之失不為剌自言

其美不為矜蓋其心於後世相遠也宜蘇氏所云然

霽問有虞之時兵刑掌于一官教與禮樂掌于三官後世兵刑分為五官教與禮樂統于二官者何曰此世變也是故本盛則治其末可廢末盛則亂其本難復故圖治者先其本

大禹謨

達問祇承云何曰天施而後地順焉君先而後臣承焉祇承于帝言舜有是意而禹承之也然則君不明而強諫者難矣

帝德廣運云何曰此蓋舉舜庸命之事以證舜之言不特堯爲然所以勸之也其下言儆戒無虞者則又戒之也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矣何以曰廣運曰聖神文武皆具之謂廣乃也著運也

濟民問禹言養民之事如何曰三事不出六府之外故用六府而慈孝友恭之道即正德也六府適乎民用即利用也可以養人即厚生也故六府言其體三事言其用也

養敬問禹既欲帝念皐陶之種德又欲念其功者何曰功者德之顯顯然而可見則不可易之矣帝苟念釋名允焉其能易此皐陶耶曰傳以念釋名允爲禹

如何曰于禹則意泛于帝則讓真且首尾皆言帝中衡決而爲禹亦非言之體也孔氏以念釋爲功罪者亦非

輅問好生之德何以罔愆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好生帝之德天地且不違又曰愆乎是故臨下以簡坤能也御衆以寬乾知也罰弗及嗣世可知賞延于世嗣可知宥過無大小可知刑故無小大可知罪疑惟輕不疑而輕者可知功疑惟重不疑而重者可知皆所謂寬簡也

曆數在躬之謂何曰惟汝賢言群臣之莫及也不争

功能言天下之莫及也懋德丕績言人君之不及也君臣上下皆高其功德故曰曆數在躬蓋人有功德即天之曆數也後世乃有符命圖讖之言誤矣繼芳問危微精一者何曰自心之發于形氣也易私而不本于道則蕩情而鑿性殞身而喪家禍皆由是出也故危自心之發于道義也易昧而難形于人則畜而不發隱而未見美皆自是沮也故微精者察二心之異一者無二心之別也無二心之別則人心即道心之形矣故曰中是中者以理而制欲固非過高而絶人心亦非太卑而忘道心故後世功利之言不及寂滅之教大過皆非中也

舜之文德自禹班師而始數乎曰文德雖常敷誕敷則自班師始耳干羽之舞誕敷之跡也遠人之來王者如之何而不化乎故苗格然則舜有意于化苗乎曰聖人之心欲並生哉苗之未化方且以爲憂豈但曰有意乎

皐陶謨

文舉問迪德謨明之謂何曰君能迪德則臣不敢欺隱乎戾矣其所謂德猶下九德云耳既廣迪德謨明若已能知人安民矣必又云然者何曰言雖脩身齊家以迪其德其理固足以使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並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勵舜之辭也言知人安民兼盡使帝難于行蓋激之使進也故皐陶後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爲舜乎曰禹皐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難壬人在堯未之有也

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皐陶又言都者何曰此大禹之智皐陶之仁也是故開善不究其極與究其極而不受皆非智也有善謙讓而發言與言而避嫌焉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斯其人無遺蘊矣不智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美之而不嫌將言其善又自美之不以爲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之意惟恐皐陶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皐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問使帝不得以爲行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應賜問俊乂亦言九德乎曰然身有九德雖多寡不同皆俊乂也俊以多言乂以少言撫于五辰者何曰因人情相土俗準今古如五行之錯行也先言師師者何曰先德而後政也

田問同寅協恭何以殊衷也曰敬以直內則心無不

正義以方外則身無不恭斯能和衷也然不可徒委之臣下故曰同協曰知人既以九德至安民不言德而言典禮賞罰者何曰此安民之目也非九德之人其能用此乎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此又何浚明亮采為

仲武問聰明明畏云何曰叙典秩禮天之聰明也命德討罪天之明威也然皆出于斯民之視聽好惡故曰敬哉有土

德與問皋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惟言兢業與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兢業與敬者智仁之本也皋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歆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本者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官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罔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皋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取之人其斯以為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況于求乎其臣嫉善而杜言況于師乎如之何其可治也故師汝昌言者皋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言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師昌言者其用也慎在位者其本也皋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是故弼直則人無不知徯志則民無不安是故臣鄰之修光天之德鳳凰何為而不來乎

本源問股肱耳目何以為鄰也曰鄰非比舍也夫比舍猶疎遠爾股肱耳目則一體矣一體而謂之鄰正之者其心乎左右宣力之謂何曰左右以教言有提撕之意故言肱宣力以養言有奔走之意故言股明聽以禮樂言也栖曰此皆稷契夔夷之職命之禹者何曰禹其百揆之官乎在治忽之謂何曰五音順則律呂和五音不順則律呂舛

世用問庶頑讒說即不忠直矣又何言若不在時也曰時當時也當時君臣上下相儆以忠直獨頑讒似不在乎此時若異類也故曰欲並生哉

用威亦為政之常何至戒以丹朱曰威入亂德入治履霜之意也然則帝猶曰方施象刑惟明者何曰尚德去威者人臣告君之體德威並行者人君治世之

法

滋問禹之治水不顧妻子矣其後戒舜猶識之不忘聖人亦常情乎曰聖人之心固人情也但視事有輕重則非人所及耳當其水之方割也視萬姓重視妻子輕猶堯爲天下得人捐二女兼九男不恤𡧛其人所可及哉及其戒舜猶述之者職于懲丹朱耳蓋以所易戀者言之也嗚呼此聖人行高而言卑

胥問後世有如夔作樂者亦能舞獸來鳳乎曰淺哉子之說樂也後世雖有百夔不能格一鳳矣有虞氏君迪其德四岳九官舉其職夔斯能效其藝也是故

以夔事終典謨文中子曰虞氏之德被動植矣鳥獸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不來智哉仲淹足以及此矣

邦獻問賡歌之辭在戛球擊石之後者何曰后夔之言樂之粗言器與效也賡歌之語樂之精言聲與本也聲在器先效在本後故夔之拊瑟擊石者皆此賡歌之辭夔之舞鳳來獸者皆此責難之故豈其然乎非後世史氏所能識也

詩問堯舜之治難名其亦有要乎曰其欽乎觀典謨之始終可知矣何謂其無爲哉其曰聖人生知不學而能者其亦未之信也不然則典謨欺我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豈其然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一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

夏書

禹貢

世用問禹貢水土之序先後不同者何曰於逐州而先冀兗青徐者從下流也於導山導水而先岍岐西傾岷嶓以及合黎積石者序先脉也故循其先脉則施功不亂從其下流則用力不難此無事之智也曰導山之山逐州有不載者何曰逐州之山從其大者而治之則凡小者可畧矣導山之山從其各脉而治之則雖小者難遺矣天下之水皆出乎山又敘水者何曰水之源亦有不盡出于山者如地有原隰水之會入有大小則亦不可缺功也故蔡傳言江漢之原出于山而後言水河淮渭洛皆非出于其山自其山以導之故先言水後言山也

胥問禹貢財賦東南皆下等西北皆上等今天下財賦多出東南其西北不逮十一者何曰當禹之時洪水災東南地下受害劇而西北之水蚤退地脉厚而加以沃壤高下懸絶故西北皆上等比其久也水潤東南而西北獨仰于天時天時不至赤地千里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胥問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此又逐州而貢如兗之漆絲荆揚之金玉不已重乎曰五十貢一者田賦之三壤也漆絲金玉之貢者財賦之庶土也蓋處庶土者財賦不用三壤處穀土者則三壤不征財賦後世則並征之民如之何其不病也且禹貢皆服食器用禮樂弓矢之物又皆水運而無陸輓後世如之何其可及也然則孟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之說非歟曰孟子對助而言

栖問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蔡傳謂彭蠡在江南去漢入江之處七百里疑東匯爲巢湖者何曰彭蠡雖在江南對漢入江之處未必直南北也疑少東耳故曰東匯蓋漢水勢急初入于江不足以容也乃東至彭蠡遂匯爲澤矣厥後漢勢既殺則不復入彭蠡而彭蠡之地已浚且深是以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之水皆入之故今不復見漢之匯彭蠡也其曰東爲北江蓋亦對彭蠡而少東耳則亦漢初入江溢爲北江既久而徙也故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迤北猶言自北而東南也則彭蠡之在江南不謬第未至其地不知脉絡之詳此以經文懸度也

祇台德先者何曰言禹治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定疆里莫非此德之先而仁天下也與厲民毒衆者異矣故令之則從勞之則悅制之則順不距我行也虞書曰禹拜昌言其此之謂歟

本源問堯都距北狄不過數百里說五服者曰四面相距五千里者何曰此執一說也夫自堯都言之北面甚近而東西南三面甚遠如論甸服北不至百里而三面已各有幾二百里者矣是故東短則長其西北近則遠其南每服率不過五百里耳如以畫地求之則當堯之時要荒不盡東西之域侯綏且越南北

之外矣曰每服五百里合之纔二千五百里云五千里者何曰此或自東西或自南北一面而言也合二面則每服千里矣故曰五千

甘誓

滋問有扈氏未至如後世叛逆之徒啓征不亦過乎曰威侮五行反天道也怠棄三正廢人倫也叛逆孰甚然孟子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然啓立有扈氏不服者何曰以舜爲君而有三苗以禹爲君而有防風是誓也奚其疑且甘誓數言可以考兵農之一焉天人之合焉車戰之法焉祖社之制焉紀綱之振焉威德之著焉啓如其不賢也而能之乎曰安邑在扈東甘在扈西啓自東來乃越扈而誓于甘者何曰此或非自南山之西而抵甘必自渭河之北而包扈矣扈以東近王畿無所逃也此在兵法爲出其不意

五子之歌

德輿問五子之歌其歌之次第乎抑人之長幼乎曰此蓋五子以長幼歌也故曰五子咸怨且其歌首各創義例知非一人之辭矣況五歌與五子之數協乎如其非也寡何以不三則四多何以不六則七故曰五子以長幼歌也然則訓即禹之訓乎曰意則禹辭

則五子於是見大禹之以身示後世矣然大要不外乎近民近民之道敬身爲先勤政爲次故讀其一二之歌可以觀德讀其三其四之歌可以觀政茲也德政既失故其五曰萬姓仇予嗚呼曷歸然後知一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爲切也

胤征

應暘問胤征者何曰其夏道之猶盛乎是故胤侯命掌六師夏兵之權也謨訓定保之事道人政典之言夏政夏刑之善也羲和湎酒辰弗集房之類夏禮夏樂之略也火炎崑岡以下則行師仁義之道也本諸

仁義而行之以法禹道猶爲存乎故讀禹貢足以觀經制之詳讀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足以觀遺法之備然則夫子之說夏禮者其亦得諸此乎曰杞宋豈無此夏書何言乎不足徵曰因其跡推其意即其畧究其詳非夫子不能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

商書

湯誓

勳問湯誓者何曰其聖人敬天仁民之至乎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故曰有衆弗協今朕必往夫子曰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是也哉

仲虺之誥

從問仲虺釋湯之慚乃終不言湯之慚者何曰觀乎天命則仰不愧觀乎人心則俯不怍故曰釋湯慚也佑賢以下者何曰勸之也佑賢以下言取臣曰新以

下言修己修己者馭臣之本也然皆不越乎綏民心而保天命故蔡氏曰仲虺之誥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也次言湯德得民之久也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也夫知爲君艱難之道憂且不暇何慚之有勇智表正纘禹兹率奉若之言不亦複乎曰勇智即聰明也天錫王以勇智之德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蓋天命之意也兹曰放桀非弑君也正以率循此舊服之典而奉順天命耳下何以又言式受商命曰無主乃亂以下主民然而言夏王有罪以下主天然而言皆所謂仰不愧也自簡賢至舊哉則俯不怍人之

實耳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云何曰佑有尊爲師傅之意輔有加地進爵之意顯有車服之意遂有誘掖之意兼有使吏治事之意取者去其君也侮者辱其主也義禮云何曰義在心者也故以制在外之事禮在身者也故以制在内之心耳此内外之合德也

湯誥

印問恒性綏猷者何曰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者出於此乎嗚呼湯於是以天自處矣是以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也是故聖賢之於天下亦何心哉惟復此性耳皆非心之所得已也是故殘刑則傷民體重役則傷民力横征則傷民生皆非綏猷之道也

請罪請命云何曰請罪者猶言夏罪在天請而歸之于夏也請命者猶言民命在桀請而還之于民也既曰罪當朕躬又曰在予一人者何曰上指諸侯在未有天下之前言也下指萬姓在既有天下之後言也

伊訓

栖問元祀十有二月者何曰於此可以證春正月者非改月數也但自春正月紀之耳故曰行夏時也今觀詩書所記時月與春秋所書災異俱可見矣故商曰元祀十有二月今主嗣德者何曰言湯以德而得天下則其傳於太甲者雖位也實德也故太甲之所嗣者德耳位不足道也故有德則存無德則亡故嗣德則爲湯之孫不嗣德則繼桀之緒者也其幾在此初乎

滋問聖謨嘉言云何曰脩人紀示後世以治己求哲人示後世以用人皆聖謨也三風十愆皆嘉言也風愆非聖謨乎曰專指此以爲聖謨則舉脩人紀以下無所用矣十愆云何曰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畋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頑童十

太甲上

介問太甲何以三篇曰上篇太甲居桐之故中篇太甲改過之事下篇伊尹致政之由伊尹放太甲之志斯可考矣曰欲縱爲患何至若是甚邪曰聖狂之分於此關焉絶之者爲堯舜禹湯流而不返者爲桀紂自桀紂而返者爲太甲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者何曰言湯顧諟之心質之鬼神而無愧也非謂祭祀乎曰湯未有天下而何以祭祀天地爲

栖問自周有終者何曰猶孟子所謂周于德也忠信之訓非與曰惟忠信斯能周故周者無缺漏罅隙之可指也人有僞則可指矣

儉德云何曰儉有節制不止於嗇也儉德不慎皆謀其私不謀其社稷慮其身不慮其子孫者也故其下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度即儉德之訓也欽止率祖又其實矣

太甲中

栖問既曰脩身允德協于下為明后何以于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顧諟明命于上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脩身允德之目孝言乎繼志述事也恭言乎納諫從謨也明言乎照民隱也聰言乎察人讒也能是四者欲縱無自而生矣

太甲下

本源問若升高以下者何曰言太甲師先王以配上帝不可遽至也必自卑近始始於卑近惟在重民事危厥位耳然又當慎之於初也其曰有言逆于汝心以下者何曰升高以下言脩己有言以下言接人內外相資之道也以為皆矯情之偏者然乎曰然凡有欲縱之病者此數者必有未盡耳弗慮弗為者何曰兼上言之也

咸有一德

達問咸有一德者何曰此伊尹言求命之道也德者命之本德猶理命猶氣不相離也太甲如無一德予又且老矣其如天命何故下言新德新德之道在于有常然又當取諸人取人而曰協于克一新德又取人之本也夫然則遠可以綏禱而觀德近可以安民而觀政矣然取人之道雖至于民亦然蓋君民相須天下之民皆王有也一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一夫十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十夫故自廣狹人則猶獨夫無以成厥功是伊尹之意也

德無常師者何曰主善而師則不論人與位惟從其善也協于克一則不論時與事惟求諸心也孔子博約之教其倣諸此乎

七世之廟若皆賢聖桒何曰必有優劣從其劣者祧之若皆不賢桒何曰七世以下論親七世以上論功德故七世之廟中制也

盤庚上

齊問盤庚上篇無傲從康及黜乃心者何曰三者世

臣不遷之故也故一篇反覆言之或以利或以害或稽古或證今皆是意也曰使臣至于傲上從康而自悔拙謀般道不亦衰乎曰雖然其曰罰及爾身之類猶爲不失天子之權哉且于是可以考愛民之仁焉制臣之義焉奉先之孝焉畏天之敬焉交鬼神之誠焉盤庚不賢也而能之乎

盤庚中

勳問盤庚中篇告民乎曰然大抵言君民當一心也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此一篇之大綱也故自殷降大虐以至丕從厥志言已惟民之承也

將試汝遷以至汝何生在上言民不保后胥感也夫民有不胥感者將非浮言倚其身迂其心乎予迓續乃命于天昌虐朕民即天與高后之意言已當承民之意言民當胥感也夫民不胥感其亦浮言之臣具也自汝萬民乃不生生至不救乃死亦即天與先后乃貝玉之所致乎然民苟分君猷念而設中于心則雖有好貨以與浮言之人不能動矣乃有不吉迪以下又以其頑不攺過者而警懼之也

盤庚下

勳問盤庚下篇告臣乎曰然故王氏曰告百官族姓也故告以懋建大命在恭承民命以永高祖之績耳故叙湯及今之遷毫者皆此謂也然其源在群臣敢恭生生不總貨寶耳故其下反覆言之鞠人謀人之保居奈何曰言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使得安居也即敢恭生生之意

說命上

達問商之群臣既曰明哲實作則又曰百官承式不亦復乎曰陳氏曰明哲以德言也承式以位言也王言作命兼德位而言也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有其位而懼無其德也此史氏記事之叙也

滋問伊耕莘野說築傅巖使非成湯武丁之聘終焉而已此可以見二公之聖與有殷人材之多也曰尹不舉猶爲有遺賢尹既舉天下無耕叟說不舉猶爲有遺材說既舉天下無築夫故子夏曰不仁者遠矣雲霄問既曰若金以下又曰若藥以下者何曰前之者喻已求輔也其切在高宗後之者喻啓乃心也其切在傅說金以下之譬如何曰德未成器如金道不登于岸如巨川德不潤身以膏澤天下若大旱既以藥喻又以跣喻者何曰不跣則不藥夫高宗既屢喻亦彩矣而又言從繩從諫者何曰亦以美高宗堅其

爲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惟暨乃僚
罔不同心當亦瞑眩之藥乎曰然則後世君與大臣
指小臣以出位妄言者皆高宗傅說之罪人也

說命中

濟民問奉若天道奈何曰天道惟在不逸豫以亂民
耳即所謂聰明也時憲以下皆奉若之實自惟口以
下至事神則難其言不亦復乎曰惟口以下言治人
之道也黷於祭祀以下言事神之道也人道莫大於
行政用人以止于至善也故惟厥攸居乃其本也皆
以行政用人而言也王忱不艱云何曰忱深信也猶
言真知也苟真知之不難矣

說命下

官問說言求多聞與學古訓者何曰高宗序學於甘
盤以至克邁乃訓皆言資人之事而未嘗反諸己也
故說以學訓爲重而言之曰遜志時敏道積厥躬其
學古訓乃有獲之實乎然求多聞亦不可缺故敎于
人亦爲學之半焉教諸人求諸己皆所謂學也若終
始如一而有常德其所修斯罔覺矣時乃風者何曰
高宗若曰爲學之道我盡之若四海仰朕之德則惟
說之教不可專求之我也故其下以伊尹爲君爲民
之事言之格于皇天者君聖而民化也至是而說始
言對揚休命者蓋君學而後臣之言有地也夫對揚
二字可以觀古忠臣之心矣

高宗肜日

世用問祖己於高宗正厥事而先曰格王者何曰格
心本也正事用也格心之道知命與義而已祈年豐
禰無義無命也故格心之言繁正事之言簡言王司
敬民而乃言典祀者何曰神人一理也

西伯戡黎

世用問祖伊告王之言如何曰自天棄我至率典言
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摯言人怨也天怒人怨
皆王之淫戲用自絕耳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
德之盛矣

微子

介曰微子與箕子之謀顛也皆曰我用酗酒卿士非
度咈其耈長殷民攘竊然則紂之惡無大于斯四者
乎曰然惟酗酒則敗度喪禮無所不至矣咈其耈長
則賢者隱微矣卿士師師非度則與奸爲通矣是以
殷民攘竊至于犧牲莫之能禁也猶謂國有人乎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而况紂且兼之乎故二子咸言之然至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夫子謂殷有三仁者其指諸此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

周書

泰誓牧誓

介問泰誓三篇及牧誓數紂之惡何其不憚煩也曰暴其實以作將士之勇也然亦可以覘世變矣其亦有序乎曰泰誓上篇言其虐民而慢神即天民言當伐也中篇言其速于爲惡以化下即成湯言當伐也其下篇言棄典常之道以悅婦人即文王言當伐也其于天人之際皆昭昭爾矣若牧誓則言致伐之法并詳用婦言之惡惟婦言是用蓋衆惡之本也西土之人而至牧野亦不甚遠也奚云逖曰庸濮今湖廣之地蜀及髳微盧彭今四川之地尤爲遠乎爾

武成

雲霄問劉氏王氏程氏蔡氏改正武成次序如之何曰舊文固未嘗不通也故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商也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兼始終而言之也言未匝兩月而商平也丁未一節則言既歸而祀神既生魄一節則言既歸而覲臣也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則皆告臣之辭述其既往之事也列爵以下則紀致治之法耳其記日不倫者何以當日而敘

往日之事耳夫既生魄雖在丁未之前然覲臣不可以先祀神且因覲臣而有所告則又不可無承也告神之辭止于何曰自有道曾孫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也恭天成命一節亦告神乎曰然大賚者何曰散財發粟耳萬姓悅服則自天下大定言

洪範

介問禹因洛書而敘九疇洛書何以有是疇也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豈惟洛書哉梅可以觀造化兎可以觀八卦洛書特其精焉者耳此皆聖人一貫之學也故通其變河圖亦可第疇洛書亦可畫卦故洛

書之數雖奇而其用未嘗不方蓋皇極中天下而立也河圖之數雖偶而其用未嘗不圓蓋三兩自天地而變也河圖之起八卦者何曰每方并中數而互觀之皆二卦也洛書之起八卦者何曰除皇極之中五則履一坎也左足之八艮也左脇之三震也右肩之四巽也戴九離也左肩之二坤也右脇之七兌也右足之六乾也若配先天則一坤北也四兌東南也三離東也六震東北也二巽西南也八坎西也七艮西北也九乾南也

敬用五事即所以建皇極皇極又在八政之後者何曰建用皇極不徒五事以脩身蓋又有造就民人之方耳若曰身既脩民生既遂而後可以行之也在五紀之後者何曰先天道也天道不明而能立人紀者鮮矣

繼祖問木曰曲直金曰從革者何曰言木之性或樛而曲或竦而直金之性可因其舊可改其新也其五行之味何曰東方之斥西方之鹵海濱之廣漠皆可煮而為鹽知潤下之味鹹也焚物則焦觸氣則薰知炎上之味苦也木實未熟或可止渴知曲直之味酸也金在火則氣腥口嚼金則體澁知從革之味辛也

稼穡之甘能受四味可知矣

既言五事之德又言五德之用者何曰註言用者即五德之妙也蓋能恭從明聰睿自然肅乂哲謀聖也哲謀奚別乎曰既無所不見則知識廣博故曰哲既無所不聞則裁決多當故曰謀

八政之序或言事或言官者何曰互見之也據周禮皆六卿之職耳食貨冢宰之職也賓祀宗伯之職也師司馬之職也司空之職掌土也司徒之職掌教也司寇之職掌禁也奚不俱言官俱言事曰以其切于民者而先後之故或以事顯或以官顯也

雲齊問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曆數亦天之所示乎曰曆雖人之所作然實在天自然之數而成也若歲月日星辰者雖天之所示然實在人已然之推步而定也天人之際不甚相遠矣夫此五紀不言象又知堯曆象之象非耑也

世用問建皇極言斂錫以福而不言極保極言錫汝以極而不言福者何曰斂錫言福明上之仁也保極言極明下之義也故言福不言極者其極之錫可知矣若曰福之所在極之所在也上之錫極乃下之福也言極不言福者其福之得可知矣若曰極之所在

福之所在也下之保極非為其利也故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言皇極之身教也有猷有為以下言皇極造就之教也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言皇極之言教也若是斯可言建極矣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可乎曰此箕子因人情所向而不加察者發也故煢獨有惡亦當懲特易至於虐耳高明有善亦當勸特易至於畏耳漢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大抵無依賴貧困之人耳

濟民問平康正直者何曰彊弗友燮友言習俗之偏者也沈潛高明言氣習之偏者也平康則無二者之偏與皇極為一者也故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置諸其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漢孔氏以沈潛為地高明為天則於義未免支離也咸福而言玉食者何凡奢僭之臣未有不作福威者也

印問卜兆云何曰對人事而列吉凶悔吝也如曰卜雨遇濕則吉遇霽則凶乎然而其法不可傳矣鄭康成曰雨如雨下霽如雨止蒙霿霿冥冥晴也驛跡稀之意也克如氣色相侵入也夫後世龜兆于此不同以横者為土直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何也貞悔以卦之內外論

乎以遇之論乎曰自伏羲之後卦皆六畫矣止當論遇卦之卦耳故雖蠱之貞風悔山亦以之而言也其法從違不同者何曰神重于人龜重于著王與卿士庶民無偏重者人心一理也鄭氏曰上言卿士兼大夫士也故下別言庶民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及立君以三刺斷庶民詢群臣群吏萬民又詢進而問者皆其意也

介問庶徵曰時者何曰雨暘燠寒風之來皆係于時焉耳故曰敘曰備皆自時而言之也肅乂哲謀聖而各有所屬者何曰但言其條理如此其究也一事脩

五事皆脩一氣休五氣皆休也又以見五事皆脩而後五氣皆休也王省以下者何曰蓋言其休咎之本係于王與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凡以爲乎民也好雨好風者何曰鄭氏曰畢西方金星雨東方木星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可知也

五福先壽富康寧而後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先凶短折疾憂貧而後惡弱者何曰其先者皆在天者也其後者皆在我者也修其在我者在天者亦可以獲矣惡弱分剛柔乎曰惡亦有柔惡弱則不能自立者也

旅獒

得與問旅獒之旨奚在乎曰其深于道德乎古之明王行道而有德故有四夷咸賓以下之事今之明王以道而修德故有德盛不狎侮以下之事然謹德之目有二一曰玩人二曰玩物狎侮君子小人則玩人也役于耳目則玩物也故志以道寧則自不玩物而于無益異物遠物皆不寶矣言以道接則自不玩人而惟賢是寶矣惟不玩物斯不玩人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曰旅獒其周于德而深于道乎

金縢

思敬問金縢非一日之言乎曰然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一時事也蓋周公代武王病之事也自武王既喪至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時事也蓋成王即位之始三叔流言周公思避之事也自周公居東二年至王亦未敢誚公一時事也蓋周公避位既久而成王始知罪人周公始爲鴟鴞詩之事也自秋大熟至歲則大熟一時事也蓋天警成王成王感悟始迎周公自東而歸之事也故予于金縢而知豳詩之序不誤矣蓋皆周公在東之詩也故七月周公始居東之詩也鴟鴞成王悟周公在東之作也東山公既歸之詩也

破斧周大夫美周公而惡四國也伐柯九或刺朝廷不知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賢也此四詩其皆在鴟鴞之前乎故觀金縢而知周公事君之忠避位之義愛國之仁感天之敬皆可見矣此豳風之所由有也故求周公之聖于詩書者金縢豳風其要乎

大誥

仲武問大誥之言不亦繁且紊乎曰有天命焉有人事焉于人事之中又有寧王寧人焉各自其類而求之自有條而不紊矣然徵天以吉卜徵人事以民獻

武庚之伐其可已乎于寧王言圖事于寧人言圖功
休畢者何曰互舉之也是故圖事亦言成功圖功則
言忱辭休畢則言勤毖也若考作室以至民養其勸
弗救者何曰前以譬子之事父當畢孝言君道也後以
譬下之事上當忠言臣道也

微子之命

仲武問微子之命者何曰義而仁信而禮其賢王誼
辟之志乎故自崇德以下皆言古制也乃祖成湯以
下言崇德也踐脩以下言象賢也往敷乃訓以下則
言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其與國咸休也故弘

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皆統承之事也慎乃服命率由
典常者皆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毗一人俾我有周
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傳以慎服命為戒以蕃王室
以下為勉然乎曰皆勉之也微子未有失豈容戒乎
蓋敷乃訓者治宋之道慎服命者守宋之法以蕃以
下皆用此二者也然毗比蕃益親世比弘益遠式比
律益廣無斁者永綏之實也

康誥

思敬問康誥之叙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否曰此亦通也蓋以武
庚既滅三叔既除遂命微子代武庚即命康叔代三
叔為監也然曰成王命者亦非是此或即武王廟周
公稱武王意而命之也蓋三叔監殷本武王初命既
有罪自誅故以康叔代封若曰此亦朕弟也或誅或
封豈有私哉以在成王之時故叙于微子之後而當
周公初于新邑洛之下故三篇皆主殷而言而啓監
之言猶明微也不然武庚未滅三叔未罪康叔何以
有是衛也且書以篇既次大誥微子之下而篇首又
有周公初基之事安得有疑乎孔安國解朕其弟曰
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也則又已泥矣若是三篇中何

屢稱文王不一及武王也且乃寡兄勗者正所謂即
武王廟言之也其曰康叔者以武王伐殷及崩期年
之亦通

田問明德慎罰者何曰是二事固一篇之綱領也然
而明德尤為之本耳故不敢侮鰥寡以下言文王明
德慎罰也言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
康叔明德也然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恫瘝以下欲
其盡諸已乃服以下言所以當明德之故也敬明乃
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謹罰也然敬明及有叙
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朕德惟乃

知多言罰之宥也然或欲忘巳或欲師殷或欲服念
用義刑殺以為遜事則固非縱也是即不可殺者保
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是心
而後能為是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
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寇殺或言亂倫或言違教溧
君則固非刻也是即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又入
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
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雖可罪實由于德之未
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說于汝
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

作怨以下專言盡明德之事以裕民則罰可廢矣肆
汝小子封以下則欲其聽言蓋又以天命殷民警之
則所以明德而謹罰者自不能已是康誥之旨也

酒誥

得輿問酒誥其旨奚在乎曰其先正其心乎夫由君
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禁矣若隋越公楊素以
食經饋王仲淹仲淹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
是乎其謂是乎
官問文武告臣民及小子飲酒其旨奚不一乎曰臣
之道以養老事神為忠民之道以竭力保德為孝故
文武之誥咸不出乎此耳臣民及小子商世甚酒何
以不同曰此自其君相而言也故經德秉哲成王畏
相者君道也厥棐有恭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者
臣道也何以言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也曰諸臣
湎酒而不修職是王德壅隱而不光尹人事君之無
效也
雲霄問君言剛制臣師友疇言劼毖者何曰此處尊
卑之道也群飲諸臣又言殺者何曰此處智愚之道
也然必教之不從而後殺抑又仁矣夫休釆既為所
亦似尊于君疇矣而乃遲重以言君時者何曰休釆

無定職猶曰以賓師待者也若疇有定位蓋與君同
躬一體親重之臣也
印問酒亦人情之常是誥何至如此之謹乎曰酒有
七瘕為昏為狂為惰為淫為暴虐為剛愎為亂故戒
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吉躭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
凶故湯文以是興商紂以是亡

梓材

田問梓材曰汝若恒越曰此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
以下所謂以厥庶民也予罔厲殺人者以言相師也
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宥欲康叔以身為師乎蓋

君先敬勞乎民故三卿往敬勞也三卿之宥奸宄殺人歷人者見君之戕敗人宥也康叔可不慎乎敬寡屬婦者何曰此即不侮鰥寡之意也夫如是所謂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者也稽田以下亦不過是耳今王以下昔人臣進諫之辭者何曰此或即康叔答成王之言者故曰作兄弟方來惟王子子孫孫似同姓諸侯之辭而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亦當也但中有闕文耳既曰康誥酒誥梓材爲周公托武王意命之矣又曰今王以下爲康叔答成王之言者何曰雖則托武王意亦成王之命也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

召誥

田問太保先周公相宅者何曰此上相下相之體召公先理其繁周公斯觀其要也召公既得卜周公又卜不亦瀆乎曰重事也各質諸鬼神也各質諸鬼神皆不疑見二公之心同也召公命庶殷攻位不用書周公命庶殷用書者何曰先粗而後精也後精不可無書召公攻位不祀神周公至而後祀神者何曰此重事也重事待上相行之耳

思敬問召公告王大抵敬德誠民以祈天歷年也一言足矣屢出不憚煩者亦有叙乎曰敬德其本也其次化殷御事其次化殷頑民其次化四方其次祈天命故召公首言誥庶殷越自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御事非執事之訓乎曰以王先服御事知其不然也故其後周公傳王命誥多方亦先誥多士也故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今時既墜厥命言殷之所以亡與天之所以不可恃欲王知所敬也其言夏者因殷而言也無遺壽者明前所言之可信也蓋前論夏商之興墜即稽古人之德也此論改殷命及天迎即稽謀自天也是皆壽者有見之言豈可遺乎故自元子哉

以下欲其敬以誠民以有成命而行之也然誠民必
先服殷御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御事也服殷御事
又必本於敬德故監于夏殷之歷年墜命可知也然
則王可不行於初服之日哉行於初服惟在不用刑
而用德也故自上下勤恤以下言臣雖同君以祈天
而其責則在君也蓋臣但佐君以祈天而其本不在
臣故耳威命明德者何曰威命者罰民失德之命明
德者賞民敬德之事也保明德而受天命其惟恭奉
幣之類乎幣即入錫周公之幣蓋言率屬以一人心
者乃祈天之餘緒也

洛誥

思敬問洛誥何也曰可以觀義與仁矣蓋復子明辟
以下周公復成王之命言所以作洛之故爲民也王
拜手以下成王答周公之言言其獻卜之圖敬天也
天民一理也王肇稱殷禮以至無遠用戾周公欲成
王之來洛也然稱殷禮者事神之周也記功宗以下
者用人之公也敬識百辟享以下者統御諸侯之禮
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下者教養萬民之仁也然
事神御臣凡以爲民耳王如能盡乎此故周治欲明
農也公明保以至四方其世享則成王留周公治洛

也然不過答上四事而亦以仁民爲重也言公當稱
顯德以佐予統御諸侯敎養萬民記功宗稱殷禮不
可專歸之我也蓋惟公德明光勤施不迷文武勤教
故耳予沖子所宜夙夜毖祀者也公豈可去乎且公
功棐迪篤豈可不若時而留後治洛邪若以記功宗
論之迪亂之績肅將之功孰有過於公者而宗禮且
未定豈可不保文武受民使四方其世享邪周公拜
手以下不許留後而猶欲王來洛作恭先也蓋言王
命使予來洛承保文武受命民以弘朕恭者朕豈敢
當哉惟是孺子來相宅作周恭先而我但率屬作周

孚先則可耳伻來毖殷以下玉錫周公以秬鬯使留
後于洛周公猶欲王來洛使殷人承敘永觀懷德也
戊辰以下周公始許留後于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也
聘問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何曰公爲王退辭
而自任也蓋洛邑立基命成皆天命也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命者何曰言周公之心之忠也王而弗及公
能不敬乎我二人共貞者何曰貞正也共正治洛邑
也殷禮云何曰咸秩無文即殷禮也百工何以言齊
曰有遴選之意如曰同是善人也其詩言敎琢其旅
之意乎既言丕視功載以孫之重丕欲其公也明作

惇大云何曰明作以撫事言也惇大以若㬎言也識百辟之享不享何以用敬乎曰多儀固敬以敬視敬斯能辨之矣聽朕教汝于棐民彝者何曰聽欲其行之也即罔不若予之意也成王之荅上言和恒四方民居師者何曰言四方則統御諸侯亦在其中矣稱秩元祀屬上句蓋荅以功作元祀也予冲子夙夜毖祀者何曰猶所謂可作元祀也棐迪篤云何曰即明光勤施旁作之事也未定宗禮云何曰正所謂未惇宗也亂爲四輔云何曰輔君以治四方者也公無困哉者何曰困困我也哉語辭王命予來至弘朕恭周公許成王留洛乎曰不然也蓋周公述王命之意云爾故有孺子相宅以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者何曰篤有盡職纘述之意蓋使成烈不廢也故能在下則荅其師在巳則作乎先在上則成昭子刑在前則單文祖德也伻來毖殷者何曰此亦所謂定于宗禮之兆也禱王而曰殷乃引考責王而曰王伻殷者何曰此周公猶欲王之來洛也戊辰以下記日後記月又其後記年者何曰先詳而後略也且烝祭在歲十有二月則凡釋經言改月數者皆妄矣

多士

應暘問多士之誥云何曰先則三監武庚叛後則奄與徐戎叛雖則其君與民也然與同其謀而昌其亂者皆多士耳故誥之也故召公于作洛之初巳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多士巳遷于洛乎曰此其初遷也此其初遷召誥洛誥何以皆用庶殷多方何以言奔走臣我監五祀也曰皆用庶殷者所使治洛者皆殷之舊民也奔走臣我監者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猶未服而商奄又叛也故今作洛遷之耳蓋屢叛而後遷之也故其言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故敘亦曰洛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也

道柔問弗弔旻天以下之謂何曰言天喪殷而佑周也故肆爾多士以下言天喪殷者以其亂佑周者以其德非有私也惟帝不畀以下言天不外乎民也民離即天喪矣上帝引逸以下桀以淫佚天喪之而殷湯以德受命至帝乙不墜蓋故事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以下言紂猶夫桀也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以下言周猶夫湯也何足怪哉惟爾洪無度以下則言遷洛之故也言故事者蓋顯而爾不正無度如此故惟時遷居西洛亦天命　也夫成王既以殷革夏

事詣多士則多士亦不必述夏事以責周故惟爾知
殷先人有冊有典以下探多士之心而言夏迪簡在
王庭也而不知其無度不正不可用也故今遷洛者
蓋求多遜之德將迪簡在王庭而用之也則作洛者
亦爲是故耳故爾乃尚有爾土以下勸戒之也勸其
能脩業克敬則天且畀矜如夏士迪簡矣不然致天
之罰是其戒也今爾惟時宅爾邑以下豈惟以其身
之迪否爲勸戒又將以其後之興廢而歆動之也足
以知其爲新遷矣故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也

無逸

道宗問無逸之要曰一知稼穡之勞二受忠直之言
也迪此者爲三宗爲文王不迪此者爲殷紂爲厥後
立王可不慎乎
勳問君子所其無逸者何曰起下文也言君子所以
無逸者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
無逸也小人則反是故乃逸乃諺既誕也所非處所
之所既以天命自度又何必嚴恭寅畏既治民祗懼
又奚言不敢荒寧也曰貌肅而心敬焉者然後能用
天理慄慄乎懼民之或叛者然後能勤政事而不荒
寧也亮陰三年不言而云乃或者何曰以三年不言

傳者之已過也故云乃或乃或者未定之辭也雖則
未定其亦寡言矣故言乃雍者皆繼志述事之發也
至于小大者何曰承殷邦言也祖甲能保惠庶民不
敢侮鰥寡者何曰能言乎其材之長於此也不敢言
乎心之不忍於此也蓋皆自舊爲小人學之耳是故
民饑也莫能與之食民寒也莫能與之衣東作有後
種西成無刈穫此不可謂之能也慈母之養嬰兒也
提之則惴惴蹶之則欽欽食之則業業惟恐其或傷
也此可謂不敢侮鰥寡也
官問無逸惡乎久曰一以恬性二以養情三以遠害

四以廣恩五以立命六以俎付民七以得天夫何爲不
久於大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大王王季哉雖齊
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
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田功其本也蓋自是
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徽柔懿恭自是
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徽柔懿恭
咸和萬民言不遑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
曰小民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
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

宗文王也猶胥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
爲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叢於厥身專主
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詈且樂受而况臣人之訓告
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時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
怒者言其非僞也

君奭

九式問叙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
公不悦周公作君奭唐孔氏以爲召公以周公嘗攝
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悦者何曰非也其不悦
者猶今不以仕爲悦而有歸心也若周公攝政何嘗

不在臣位哉不在臣位漢劉歆謟王莽之訓也
詩問不弔以下亦有紀乎曰自天降喪以下周公言
大命休咎皆不可知故奭與已皆未嘗敢安天命惟
歸之人也是豈可去乎去則使我後嗣子孫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而天威與不祥俱至矣誘曰在家
不知仁者固如是乎故在予小子旦戀戀不去者非
有他能以正之也惟以前人光於我冲子使延寧王
之德俾文王受命而已奭亦當如是耳故我聞在昔
以下以商六臣輔君不去者告之也在昔上帝以下
以周五臣四臣不去者告之也若是則與汝奭當共

濟大川矣不然是後不念後人迷前不念前人敷心
之遺命也况殷喪大否在邇如之何而弗念哉且我
之多誥正以今日王業之成止我二人非若六臣五
臣四臣之多也汝如之何不留而敬德明俊民乎况
我二人篤棐以成今日之休使去也則丕冐海隅之
功盡棄矣蓋凡我多誥惟畏天命與民心耳往敬用
治其惟敬德明俊民乎敬德明俊民者一篇之要也
思恭問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註以爲周公之言然
乎曰非也自時我至惟人皆舉召公之所已言者也
蓋周公前以出休不祥爲不敢知而召公亦以帝命

天威爲不敢寧也傳止以時我爲召公言誤矣前人
恭明德者何曰即前人光也蓋前人能恭敬此明德
耳註謂恭德明德者恐誤也經歷嗣之不徒言說蓋
親驗之躬行者也
仲武問於伊尹事湯言格皇天事大甲不言功者何
曰攻大甲而言保衡可見矣率惟玆有陳者何曰因
上六臣之功有未詳者故總之曰大率商臣惟如此
陳言於君以保乂有殷故殷陟配天眷佑子孫多歷
年所也是何也蓋商有此六臣則能享天心而得天
純佑命使商國有人而實不但此六臣也雖百姓王

人小臣侯甸皆知稱德乂君故其君生而有事四方四方信于卜筮故能死而陟配天多歷年所也是雖天之純佑何莫非六臣之功哉

籲問寧王集大命于躬而言惟文王脩和有夏以下者何曰武王之受命則自文王能用五臣始耳夫惟有五臣故亦如商爲天所純佑使凡周國之臣皆能秉德迪知天威昭文王迪見冒以受殷命也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者何曰此亦探召公之心之言也其下則爲之處耳蓋敬德則知所以化民明俊民則知所以治民雖六臣之在商五臣四臣之事

文武不過是也故終曰惟乃知民德往敬用治得民則得天其終可出于休而不出于不祥也

蔡仲之命

世用問既曰率德改行又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不亦復乎曰前之者舉素行也後之者欲其見諸行事也則又擴充其所未盡者矣爲善不同豈以德與惠有不同乎曰非然也大抵言善之可爲也自其格天言謂之德自其德民言謂之惠其實一也故自其用而言之有五政自其本而言之惟一中也

多方

印問多方何其言之繁亂乎曰洪惟圖天之命二句言商奄也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劓割夏邑言桀之詹爲天所喪也自惟時求民主至刑殄有夏言湯之賢爲天所命也惟天不畀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桀者桀之虐非一端其所恭多士大不開民之麗也乃惟成湯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一世其所慎之麗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猶未桀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夫湯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迪屢不靜以

下戒也我惟時其教告之以下至乃惟爾自速辜以下徵之也自是以上蓋皆使殷侯尹民以告多方之辭也有方多士以下則專言多士耳多士者多方民之本也其曰奔走臣我五祀者非謂遷洛五年也告多士之道惟在和順者何曰和則足以處僚而充呆順則足以永圖而力田多方民將自化矣

立政

雲霄問立政吳訓乎曰其大臣不過常伯常任准人其近臣不過綴衣虎賁也知謹乎此則爲夏禹爲商湯爲周文武不知謹乎此則爲桀爲紂其謹之之道

不過乎知之明任之專也夫知之明任之專非脩身
有道者不足以與乎此也故桀德暴而紂德昏見禹
湯文武之明德也蔡氏謂群臣用咸戒于王者何曰
周公作立政未聞有群臣與也故孔氏訓周公用王
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於經文無增而自明爲得其
實矣乃有室大競者何曰蔡氏訓爲王室恐與下迪
知忱恂不相接也孔氏訓謂夏時卿大夫家大強猶
有招呼俊賢與共尊事上帝而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以告其人君而擇人則順也常伯常任準人之謂
何曰立政一篇之要也然此三者非有定員以其職

任之大而舉之也故孔氏謂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
準人爲士官也三代三宅皆謂此矣其後言庶言類
常伯庶獄類準人庶慎類常任大抵皆牧夫也以爰
民爲王耳大都小伯云何曰此王畿內之臣也比王
宮內之臣爲外耳故言內註以表臣言也大都小伯
者互言之也上既言文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又言
文王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者何曰克厥宅心者知
其皆俊有德耳克知灼見何以不同曰三俊雖未居
三宅之位然皆已用之人其心見諸政事故可考而
知也三俊未用或因言貌或因舉措志向昭見肺肝

耳故其下我其克灼知厥若者亦兼宅俊而言也
濟民問立政止言文王用三宅三俊武王率文王不
言宅俊而言義德容德者何曰非有義德之才容德
之量者不足以居三事也唐虞兵刑統於一官而禮
樂分于二卿立政不同者何曰此可以考世變而知
刑獄之滋煩也故文王罔攸兼者庶言庶獄庶慎至
其罔敢知者雖庶言亦不能也故勿誤庶獄凡再告
于王而猶繼以戎兵之詰蘇公之事雖庶慎亦不能
也以蘇公慎獄之事告之太史者何曰太史掌六典
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唐孔氏以爲欲太史選主獄之

官當求蘇公之比也以爲并書以戒後世者何曰戒
當時則兼後世矣以列用中罰者何曰列雖條列之
訓然亦法度也

周官

本源問周官之要奚在乎曰人君脩德以擇人人臣
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故成王曰仰惟前
代時若非有所紛更也有序乎曰自立大師至大明
黜陟列其職也自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
勉之道一曰公二曰學三曰志勤勇四曰儉德五曰
慎六曰讓也自慎以上皆所以治己讓則用人也蓋

秉之以公廣之以學行之以志勤勇守之以恭儉思之以慎而又出之以遜讓豈惟公卿可畢其職雖州牧侯伯無不可矣

達問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何曰道者陰陽之理理不明不行則氣即乖故以三公講論此道于人君使其體行而經邦國以燮理陰陽也漢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則於論道經邦已弗能矣又何陰陽之能燮夫殺人固牛喘之大者也有殺人而後有牛喘耳貳公弘化之謂何曰即道之行也弘者猶宣布發揮之意也故化比道爲已顯天地比陰陽爲有迹耳三公

言惟其人三孤言弼予一人者何曰互見也卿牧何獨言阜成兆民曰公孤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內外之辭也亦互文也

印問治神人和上下者何曰治以禮言和以樂言皆無幽明而舉之也與司徒之教不亦復乎曰蓋相因而成也既曰慎乃出令民其允懷矣又曰學古入官以下者何曰猶言爲學而後能爲政以出令耳故學古及師典常皆不可以利口亂之也蓄疑怠忽明不學之故也故涖事惟煩耳公卿已在位矣乃言入官者何曰入官猶諺語做官也即仕優則學之意耳

君陳

藻問成王命君陳先言孝友者何曰德者爲政之本也周公之訓亦不過明德耳故欲懋昭式時以圖政而弘之也懋昭欲其見之於政式時欲其體之於身弘則欲其擴大而增光也嘉謀嘉猷舉其已有之善也弘周公丕訓以下即圖政之詳也蓋用寬和之政欲廢嚴而興和也殷民在辟以下則以其處刑者言之也有辟宥焉故又各指之也皆所謂廢興之政也然恐其獨恃乎政而忘乎德故惟民生厚以下則又欲其敬典在德也故曰德者爲政之本

明遠問茲率厥常者何曰猶所謂其爾典常也蓋周家爲政之常法如六典八法之類是也良顯云何曰詮所謂舉君陳已有之善而美之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何曰即不用刑待人之事也夫寬言含容乎頑慢也有制則不縱耳和言消融其暴戾也從容則有漸耳三細不宥矣訓乎曰孔詮不及蔡氏之明也

顧命

翱問顧命之序曰孔氏曰惟四月哉生魄以下叙成王以病召臣發命之端也王曰嗚呼疾大漸以下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以下命後而王崩叙伯相命陳

儀衛將傳王顧命之事王麻冕黼裳以下叙康王受命之事也王再拜興荅曰以下則康王復命之辭及儀衛之終也

濟民問成王將崩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者何曰此即立政所謂三宅及近臣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何曰邦有遠邇小大也言邦則民可知矣其下則自人君之身心始耳

雲霄問西序東序西夾牖間東西堂及畢門之訓如何曰孫炎曰堂東西墻曰序所以別內外也孔氏曰

天子之堂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也然戶在東南牖在西南故扆在戶牖之間負此扆以設綴衣而蔑席華玉几則設于扆前以見群臣而覲諸侯也東西堂即東西序之前堂也畢門路寢之門在應門內也

世用問蔑席底席豐席筍席及文貝奚訓乎曰鄭玄曰桃枝竹者竹之次青者也底席青蒲也蒻苹也豐席莞席也筍竹萌也文貝餘蚔餘泉之貝也

介問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大宗皆麻冕彤裳禮歟曰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稷為重也故太甲祇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見而後世漢唐諸代冊立之禮皆變服其由來遠矣

康王之誥

滋問誕受羑若奚訓乎曰馬氏曰羑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蔡氏以為羑里然皆未融或者天下之別名也歟

滋問康王初即位而群臣即以張皇六師為言不幾于啓人君好武之心乎曰太平之後武備易弛守成之君英心易衰且其言以敬哉為先則所以去非幾

而亂威儀者固未嘗無也然康王之荅亦以羆熊之士為言君臣交相儆戒者知因時之政矣

官問王義嗣德荅拜者何曰君臣交拜唐虞之常事也至是乃論諸義與嗣德可以考世變矣秦之尊君抑臣由是而基也

畢命

思敬問畢命奚叙乎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以下畢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罔攸勸舉周公輔文武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則冊畢公之善可紹周公也旌別淑慝至公其念哉

則指因俗之政皆言化其心也世世祿之家至厥德允脩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士也周公克愼以下則期以成終協心于前人上以繼體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以立基爲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也周曰弗克以下則又申言成終立基之道甚盡內外交盡也

明堂問郊圻封守云何曰因宅里井疆而言也凡郊圻封守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圻如此無以康四海矣以此爲防未幾又有取成周麥禾及溫原樊茅向盟之地者矣既曰政又曰辭者何曰政本諸身故貴有經常者則可行也辭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

靡靡則非有經利口則非體要既曰弗庸協心又曰同底于道者何曰心者道之本道者心之用故所謂因時處中隨世升降之意也非協心不足以與乎此弗克何以言既心民寡何以言慎事曰弗克者以心有所懼也民寡者以事爲可忽也

君牙

理問既曰弘敷五典又曰式和民則者何曰式和有正身中心之義蓋弘敷之本也弘即在寬之意耳既言奉若先王又言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者何曰君牙之前人能篤忠貞舉發武若命示時者也

故能敬明乃訓則爲能云爾

冏命

薦問冏命曰冏命其周于德乎昔周公嘆綴衣虎賁之休其猶見于穆王之世乎既曰匡其不及又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何曰非心其本也自是而有未至曰不及自是而或大過曰愆謬

呂刑

應問叙曰穆王訓夏贖刑孔氏謂訓暢夏禹贖刑之法者如何曰非也贖刑自舜有之矣訓夏者訓諸夏也

思敬問呂刑之序云何曰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承蚩尤之亂而淫刑也皇帝哀矜以下言舜之德威也乃命重黎以下言舜之德明也蓋皆因鰥寡有辭于苗也乃命三后以下言群臣輔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皐陶制刑耳穆穆以下申制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身也敬言乎其心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欲其言之入也有邦有上者亦即

四方典獄也舉其責而言之欲其言之行也至擇人
敬刑度及則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并兩刑即其
所謂事焉耳然兩造以下皆言從輕之意恐其出罪
也則言五過之疵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復言從重之
意恐其入罪也則定刑罰之條然此皆所謂經也至
上刑適輕以下則又言刑罰之權耳故罰懲以下申
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其
官伯族姓以下則又言其本也本者明清而無私家
耳然明清言單辭則可以兼去私家矣兩辭言去家
則亦可以兼明清矣各挈其重而言也嗣孫以下則
告後世耳然其曰哲人曰屬于五極則亦擇人敬刑
度及之意也

汝鄰問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奚訓乎曰中猶明于刑
之中蓋中道也凡不敬其德者即入于刑耳故曰以
教祗德罔有擇言在身者何曰言其行無不宜也行
無不宜則與天同德天命在我矣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者何曰簡孚有衆者可赦也惟貌有稽
恐有不可赦者存也無簡不聽不聽其赦也別言五
罰之屬合言五刑之屬者何曰言刑罰一也孔安國
曰互見其義也既言獄成而孚輸而孚又言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者何曰輸非已獻于上也大抵言斷獄
既成下上雖皆可信然其讞亦必備其情節及其法
條也上備以所犯之故而言也兩刑以所當之法而
言也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思敬問文侯之命蘇氏之論然乎則夫子録之書何
也曰王道自是而衰乎故次以費誓秦誓也平王不
讐犬戎而伯禽能征徐戎平王不憤忘父之耻而穆
公能悔喪師之過由二公而之焉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臯夔伊傅周召皆可為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
下而繼之以費誓秦誓焉又曰秦誓其可以作聖人
乎人不患于有過患于有過不知悔而改也悔而改
之何有聖人之不可到哉故書以二典首以秦誓終
仲武問視師寧邦奚別乎曰視師即下柔能惠康之
事也寧邦即下簡恤之事也蓋視師有養民之意寧
邦有練士之意錫秬鬯弓矢四馬者何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也然孝先者視師之本振武者寧邦之實
也

思恭問常刑不同乎曰然牿之傷有殘人畜之常刑
越逐不復有失伍攘盜之常刑軍人寇攘竊馬牛有

犯軍令之常刑不逮糗糧弓矢有軍典之死刑三郊三遂者何曰東郊不開以拒守也

仲武問穆公思斷斷之臣如何曰此其人豈惟可治秦國乎雖天下有餘裕矣故曾子引之以明大學之道也然則書以秦誓終者不愧典謨矣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終

尚書譜序
源道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考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余亦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稽其人惟怪之欲聞
何則行悖常謂之怪書殘經謂之怪識字非人之經有難則
知藏難定則知發其失亡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求得
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也如
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其心青天而白日其事正大而光明
是謂中庸之行是謂聖經之正若遇經值時惡家故操切畏
難不敢藏難定不知發歷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惠
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
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皆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
間聖孫名安國者乃治古文造為偽書自謂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顯行於世然革成周之稱衆反含頗
之科斗經毀死祖父以不從周之罪此豈近於人情且辭甄
而諸所引悉不在故偽敗而書廢此一怪也厥來晉時延四
五百年間稱士曰梁甫讀者皆見安國書推衆人不省惜遂
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
臧曹曹授梅賾遂獻上而施行焉莫奇摘異皆于篇諸引無
遺人遂信為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沖
何晏魏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
前漢人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惟泰誓十六篇逸傳
絕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沖蘇愉皆誣之耳此二怪也然
舜典篇首愼微以出讀者終不免疑故好事者造為南齊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偽見二十八字伏法未

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此三怪也秖藐聖經安國亂之則
漢武之世識亂之則典午之東方興亂之則齊隋之間霸向
歆固朔譚敬防掾孔傳倫鴻林達融今明安國而殘賊聖經
柳曹賾穎達沉朋謐而殘賊聖經穎達沉又朋方興而殘賊
聖經不特朋謐而已薄謐古文以為真安國古文不知安國
倡亂覆亡之不暇謐特冒稱之耳曾何足戴朱子曰古文乘
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不惟明
方興而已推方興二十八字以為今按古文孔傳所有不知
五篇復出殘經且考之十三經注疏二十八字之下孔傳元
無一字訓釋發言至此寧不汗顏而沘頹泰火至漢定十餘
年耳親發所藏已亡三分之二安國時已遠反增十六篇謐
時綦遠反增二十五篇假令共王王淮陽不徙雖徙不於魯
雖魯不好治室雖治室盤杌不恐壞聖宅又漢法嚴畏不敢
則所云藏書畢不與孔壁之泥同歸腐爛孔氏終不自發發
書矣無而為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然盜劉歆冒
稱安國序散各篇私增偽序寧後出之泰誓足廿九之篇目
使衆人正經反附偽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出吳先生
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
廣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使古文發興之由先
後義偕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裨纂言之未備以承吳先生
之志盡復聖經之舊云

尚書譜卷之一　旌川梅鷟學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等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鷟曰孚我稱夫子贊述於堯舜子貢有若稱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三子之智足以知夫子大經為萬世法矣

尚書全經目錄譜第一

虞書　五篇

堯典　汨作　九共　槀飫　皐陶謨

爲天下得人責自堯始故以堯典名篇肯取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之由乃堯允釐之事役述敘庸石攝即位陟方本末詳悉皆爲作故曰虞書蓋夫子之特筆也漢儒稱十六篇今定爲五篇若孔安國泉所典增大禹謨製益稷張霸二十四篇其一古文兩從安國張霸而大禹謨貝安國篤以為非聖經之真定為五篇云

夏書　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鄭康成以虞書十六篇夏書四篇總稱虞書二十篇今定爲四篇云晉人偽為孔安國傳以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并附胤征之下共為夏書九篇皆以為妄不足從也

商書　三十一篇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湯誓　臣扈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說命

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古文太甲盤庚說命皆增三篇二字咸乂增四篇二字今以聖經原無則之定為商書三十一篇云

周書　三十七篇

泰誓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立政　周官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泰誓晉古文依采霸剝向增三篇二冊頒命漢晉諸文皆采增康王之誥非聖經本真今刪之定為三十七篇云鷟曰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三十一篇周書三十七篇定為七十七篇考諸序而知之也後之作偽者迭起欲合乎百篇之數分散貫裂非聖經之本真矣以左傳考之三皇五帝時有三墳五典周成王時有倚相能讀又諸書所以不任經之內者於大十所刪也

尚書序譜第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聰明三句敘曰若以下至帝曰往欽哉讓於虞舜一句敘欽哉以下至舜死乃之本末詳矣止以一環括之辭約而意獨至矣如此識其大者漢孔安國造古文裂出舜典以下人序一首考其言殊不近求古文無能改於其德今以聖經作之其刪去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

九共槀飫舊九共下有九篇二字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皐陶謨禹成厥功敘帝曰來禹以下帝舜申之敘帝曰以下慮增大禹益稷四字今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

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因語稍殷的有罪四句為湯誓）
（墨子亦然此在陑誓師之辭）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
臣扈（集多遷勝國之社始於遷之既而不可湯之無已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
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於大
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咎單作
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湯沒既久）
（太甲繼仲壬立元年）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刪去三篇二字）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
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
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刪去四篇二字）太
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
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祖乙既自邢遷耿今復圮故盤庚遷

卷　三　藤梧館

殷）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刪三篇字）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古文因楚語使以象
夢求四方之賢聖遂言審厥象又云俾以形旁求於四方因孟子版築之說言說築傅岩之野惟肖傅岩又用高宗文寫
形旁求諸涉陟延序言夢得說之名求其儀容以命衆工仕各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簡易明白古文尊臣百官百
工紉沿）高宗祀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
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晉問武庫有雉飛而出祖己訓諸王王即高宗下二篇是也祀湯必非於
祀故此言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
戡黎（西伯謂武王乘黎事在泰誓後牧誓前夫子所謂吾不如之何也已）殷既錯天命微
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
渡孟津作泰誓（武王伐商在十一年訪道在十三年史記亦言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蔡說
非）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
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孔言逆案詩咏時夏推其

歸獸故曰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可見勝殷
非十三年）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
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
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於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有伯禽康誥以封伯禽康叔唐叔此子魚對萇弘之言將之改典也胡蔡聽說非是）成王在
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
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
以王命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卷　四　藤梧館

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
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
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　成王
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
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
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
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
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此下漢古文分康王之誥增序一皆合古文亦用之律以正經刪去）康
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為周
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
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訓夏者訓告夏以贖刑六年非書所取合更要）平王

錫爵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穆公回其報僻過遷善者其從說復不已聖人美取之從持其言之可取不以人廢耳若大學所引是已

鷟曰吾於尚書全經目錄之後即繼之以尚書序諸有旨哉有旨哉辟之網焉有綱綱擧而目自張辟之裘焉裘有有領領挈而裘自直人之有身不知身之尊在元首人知有服不知服之上有元冕人知有淵不知淵之出在水原人知有枝不知枝之附在本本攷治者歲終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聖人之經正猶一歲一月一旬之事也聖人之序正猶歲之會月之要旬之成也明經而不明序猶歲終而不正歲會月終而不正月要旬終而不正日成不會若贅者無相依依焉雖欲索步其可得乎太史公曰孔子序書劉歆亦曰孔子叙書班孟堅曰孔子纂書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焉馬鄭康成王肅之流皆以為孔子所作全經不得序全經之目錄無由而提挈古文不得序古文之逸補無由而援繫汨作九共之目漢人援之而作十六篇五子歌胤征之名晉人據之而僞廿有五篇人有言曰君子不得聖人之道無以為君子盜不得聖人之道亦無以為盜正類此也惜夫穿穴之流茫茫瞽說意務傷以箋注覩者則曰無所發明以歲時素者則曰不得經旨余甚傷之甚憫之譜次於全經目錄之後嗟夫嗟夫孔穎達蔡仲默輩而得見我此篇亦不汗顏而泚顙然自說曰吾為昔人所愚墜蠹曜于嶮巇之淵溺矣悠哉脩夜不陽白首沒身不知覺寤幸今有人焉赤手取之而浴之于咸池之內升於扶桑之上

旌川梅鷟撰

伏生藏書于壁譜第三

伏生秦博士其藏書因秦之暴廢學禁書故也史記始皇三
十四年置酒咸陽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博
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青臣面諛以
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
何足法也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議官也禁之便請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
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
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嗚呼秦之焚書
有自來矣臺豬五帝娟笑三代戕薄先聖熔滅經術雖云李

斯教之然所以將其侈大之心而堅其猛悍之氣者呂氏春
秋惡天之說實啟之也五帝三王雖神聖然以天視之則其
神聖不及天又遠矣木德王者未慊於金德水德王者不滿
於火德惡春木德惡夏火德夏季土德惡利金德惡冬水德
德之色周尚赤乃火德之色春惡尚青夏惡尚赤夏季尚黃
一一法天而功過五帝矣夏尚黑乃水德之色殷尚白乃金
秋惡尚白冬惡尚黑一一法天而德兼三王矣恃此二語屹
砥柱於胸中是以淳于越之諫萬言而萬不當矣李斯之議
一出而會逢其適矣使先無惡天之說鍥於心髓聽聞斯越
之辨豈無然疑之或作從違久之隙正色之重臣出焉排斯
而伸越庶幾銷攸之不熾未可知也故曰焚書之禍豈獨李
斯為之哉其所由來漸矣凡始皇所為悉與桀紂同而焚書
一節罪尤浮於桀紂方其聞越諫而即下其議良心猶在李
斯一言遂肆行而無忌是則李斯深之使淪於桀紂而又浮
之也斯之惡豈止十倍鼎來而已哉僅六經不焚得方正賜
闕之士置諸胡亥左右不得梧山麓之鹿直作十二闕之馬
也按誅趙高而國脈長矣又或重臣援三代天子之策無易
樹子之法燒揭撫軍監國之前早不終監北斷萬里之地脈
也國本正而人心悅矣指婚灼之饒腥聞在上上帝不歆覺
其國本殄其二世業延於後災起牧羊棺與死屍悉燼烈歟
是豈有物焉能嘑語語出出者哉不道之招乃必然之理而
天定之勝非人力所得為者矣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
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
生壁藏之
司馬子長欲然伏生藏尚書事故先叙孝文時求能治尚
書者伏生年老使晁錯往受尚書於是乃言秦焚書時伏
生能壁藏是經以此推之可見尚書者伏生壁出之二十
九篇也求能治之天下無有者可見伏生外更無有藏是
經之人也無藏是經則無由見是經無由見是經則無人
治是經矣故曰天下無有也孝文朝有是二十九篇之尚
書者伏生弟子有以止之朝也聞伏生能治者弟子謙讓
不敢自任能治自惟受業伏生伏生又作大傳以教故弟
子咸薦而孝文聞之也且尚書實出自伏生亦無忌諱焉
是晁錯往受其講明文義訓詁名物耳非為無此二十九

篇而求繕寫之也因老不能行之句遂創為不能正言又
使女子傳言又云齊人語與潁川異飛錯不能識以意屬
讀而已其誣甚哉壁出本真何待老言直至屬讀二篇合
一迷推秦時年幾四十齊魯之間弟子布滿何有女傳偽
言無當直足輕信割裂正經改竄本真於以便其售偽之
計耳凡此浮辭濫說子長所不道者學者當如淫聲美色
以遠之毋若昔人之耳稔於其偽者習與性成而不可誨
化也哉

西漢書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
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壁藏之

史記但言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而已至漢書則於伏生
之下特加獨字其意云何子長之時與共王求宅之浮言
天下所聞朝廷所知惟有伏生而已但言藏書而不必長
語可也然於孔安國但言其尋治古文古文滋多於此矣
而未嘗言其壁藏也於共王但言其好治宮室而已未嘗
言其壞孔子宅也孔安國之治古文亦絕口不道共王壞
宅以書還己也子長所不載安國所不道而忽出此語於
哀帝劉歆之書蔚記備考史氏之林自焚書之後迄於武
帝宣成之間孔氏實無藏書之言人亦無有言孔氏藏者
則藏書於壁者獨伏生一人而已孟堅所以獨加獨字之
意誠恐後人錯認哀帝好事之言以為與伏生同功一體
之稱也其旨微矣以備參考固不捨棄而實錄之豈尤不
敢忽此孟堅所以亦為良史也稱稱布列不云少矣而其
間不阿意以為容獨浮于越一人而已博士三十不云之
矣而其閒壁經而不致盡焚者獨伏生一人而已匪不惜
身也惜先聖之經甚於惜身匪不愛家也愛先聖之經甚
於愛家辟猶保家之子能收藏先世箕裘之業而罔敢失
墜辟猶守成之主能保有先代所重之器而罔敢隕越虐
燄山威如燬酷烈而周旋其間不避凶暴不辭艱阨卒之
天地神明保抱扶持秦滅而書傳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
幸存而未盡泯者孰謂非一念精誠之所感通者哉士沒
於魑魅鬼蜮之地而啼呼顛沛不敢跳梁作孽於其旁深
納於烈風雷雨之麓而從容揖讓罔以凌亂迷惑于其志
有功聖經當載太常而銘彝鼎與伊摯呂望並驅而爭先
矣而其德宇器度亦豈庸常所及哉臨川吳先生詩云先
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乃伏生者遺像宜鑄金漢高帝
曰蕭何之功固大矣得鄂千秋而益明吾聞進賢受上賞
於是又封鄂千秋吾於吳先生亦云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崩於沙邱平臺二世皇帝元年伏生是
時年已五十矣是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勝
自立為楚王山東郡縣少年苦秦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
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武臣魏咎
田儋各自立為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孔子之後名
甲者抱祭器而歸陳涉為涉博士其後卒與涉俱死於秦兵
陳涉起兵事甚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歸之者何也蓋
其抑遏於秦一旦發憤於陳王以為秦民之湯武云耳

伏生藏書於壁惓惓不忘發以習諸己以淑諸人豈特若

畏夫之望歲勝廣之亂秦之天下鼎沸矣是宜即思出其所藏然猶恬然不即發經其故何哉兵家勝敗事不可期秦兵尚強一戰勝敵掃眡行法重刑如故是之而不敢也或曰方秦虐熾伏生藏書安知孔氏之不藏哉以伏生之懸懸於懷知孔氏之亦懸懸也畏秦法重故皆不敢出諸口耳余應之曰此不可同年而語也藏書於壁懸懸於懷遁養時晦相時而動伏生是也秦所指目罔敢嬰禍甘不藏書奚知所懸孔氏是也若孔氏既與伏生同藏書何不與伏生同發書哉曰孔氏不藏書共王曷為而還書哉曰親藏而親出之固其出之物惆其藏之若吾從而信之藏書之人非發書之人則其藏也為無藏發書之人非藏書之人則其發也為虛發吾是以疑之而不信既設為發書之謀不得不設為藏書之詐以張本焉不然何待共王之言既行然後孔氏始知有藏書之書耶偽之生偽相為昔尼無非欲古之偽書之互行耳吾是以知二偽相因而起學者無為輕信之也因漢定即發出者其情真其事實因孔氏不知有書者其情假其事虛

三年趙高弒二世立子嬰殺趙高立四十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至霸上子嬰降軹道傍月餘項籍入秦殺子嬰焚阿房宮三月大不滅沛公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苛法

按秦苛法雖悉除去然當兵大起之際方為逃難之徒伏生猶未得出其所藏

高帝元年至五年冬十月漢兵追項羽至固陵十二月至垓下

項羽前誅漢猶未定伏生亦未得出其所藏

伏生出書於漢定譜第四

六年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氾水儒林傳伏生藏尚書於屋壁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按是時秦滅項誅漢已定矣伏生始求其壁藏之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時伏生年當五十有餘矣二十九篇目錄列於後

虞書 佚二篇 汩作 九共 稾飫 三篇亡

堯典　皋陶謨

夏書 佚二篇 五子之歌 胤征 二篇亡

禹貢　甘誓

商書 佚九篇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四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說命 高宗之訓 七二十六篇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佚十九篇 泰誓 武成 旅獒 旅巢命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七一十八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序

以上伏生出其壁藏得二十八篇序一篇合之共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者此也泰誓後出何云即教可見先儒之繆妄

驚曰太史公載伏生之事特為詳悉其藏於壁出於壁固焚書而藏漢定而出所得之目與夫即以教人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萬世不刊之功歷歷然如指諸掌但失亡者多學者是以不得賭完經作偽者紛紛於後然尚書得立學官於朝大臣鴻儒皆傳尚書又文帝求治尚書之人詔太常遣鼂錯受授之力也後人不能知太史公精微曲折之意顧乃造作言語妄肆誘傷並其售偽之甚勇故其立言之悉邪惟其立言之悉邪故其悖戾之不知然則鼂錯之受安有差謬也哉張生歐陽生博士在朝者亦決不使至於差謬也由此觀之售偽者非能欺人人自不思不察而墮於自欺焉耳辟猶泛舟河洛而脉維禹之績局局焉致隆於白圭不亦異乎

高帝十二年夏四月帝崩惠帝元年伏生是時年五十有餘矣四年除挾書律七年秋八月惠帝崩

即位汜水漢已定矣孔氏藏書猶不知出想秦項雖亡律未除去武者有司習秦苛法持挾書之律羅織孔氏罪亦難逭故不敢輕犯也然伏生出書於漢定之日遍教於齊魯之閒有司無羅織之心伏生膺尊寵之詔然則謂孔氏藏書於壁與伏生同者乃好事者之假託而非實事欺今人情貯物于櫝猶不忘時加展省況以土覯聖經弃置如遺茫然不知猶謂其藏書為實而非偽耶

高后稱制元年是時伏生年已六十有餘矣八年秋七月太后崩

文帝元年伏生年已七十有餘矣文帝十年伏生已八十有餘矣至帝末年已九十餘矣好經之主求治經之切聞伏生能治即使晁錯往受之其所以尊榮之者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於壁取經以進吾不知帝宜如何而尊崇之宜如何而顯榮之而孔氏之門卒無一人肯出所藏以慰文帝之求者其故何哉其妻子奚奴目擊斯事者曾無詳詳然聚於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蒙主上寵榮伏生如彼吾家經術道與之俟也壁經不發則與焚書藏秦同歸殊塗俱就滅亡奚貴於藏哉內愧於本心上負於聖主吾不忍為矣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孟其先實無所藏故其後亦不知所發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後亦寂無言及斯事豈不較然明甚矣哉

史裁尚書序譜第五

史記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瞽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吾按此除見子長與孟子同非言孔安國治古文用蔡警作記然崇堯典一篇然舜典削其序獨然見於言意之表深得孟傳彷彿瞞當也偽偕如安國語方與不足言然借如淵達沉事不厚朋哉

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至於是舜歸而言於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云云

比之書（於成湯時其言又失次第今據序乃伏書微自為一篇者小司馬分五篇旨）○咎單作明居
（今書紀於作湯誥之下）○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序昔）
（有成湯既沒無下三作字）○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
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
甲訓三篇（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帝沃丁之時
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序多同）　帝
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伊陟贊
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序多同）　帝太戊
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序曰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帝
仲丁遷於隞（序曰作仲丁隞作篇）　河亶甲居相（序曰作河亶甲）　祖乙遷於

十五　藤梧館

邢（序曰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
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
乃告諭諸侯大臣曰云云　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
作盤庚三篇（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
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
野得說於傅險中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
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序同但史稱而行之）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雉升鼎耳而呴武

十八篇出於壁藏古文東晉時方出然時尤後略若日星祭沉皆不知祭良其良心亦已甚矣劉扮辭智斯其散散置不
（既載人曰其曰斷吾未之信也）有　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
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管叔蔡叔羣
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放蔡叔（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以微子開代殷後國
於宋（宋微子世家云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
後（作微子之命）○頗叔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
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
天子之命初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
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序曰唐叔得禾異畝）
（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又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

十六　藤梧館

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
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伻來告卜作洛誥）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作多士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
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
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曰成王既伐奄將遷其君）
（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燕
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序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
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
士魯國治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序曰蔡叔）

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本紀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鷹曰太史公用歐陽古文說康王誥序今當刪去也○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序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作臩命序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序曰呂侯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考周紀晉世家無文侯之命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秦本紀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卷　十七

太史公於伏生壁中所得經二十八篇并序一篇總之有二十九篇之書法矣又采取其經序之文入於史記之中者班班可考如此子之見太史公之尊我夫子為子之見太史公之篤信我伏生為子之見序與七十七篇之經同出於藏秦之先上聖大知之書為子之見序與正經同貯於秘府博士職是書者皆以聞說于人主之前為子之見焚書之時同藏于伏氏之壁漢定之時同得於壁中之證馬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二經并夫子十翼同稱曰十二篇虞夏商周之書夫子凡七十七篇都為一部又自序言其作書之意為一篇及漢定所得子長史不分別孰為經孰為序總曰二十九篇與藝文志載十翼為經者同旨故曰子之見太史公之尊崇吾夫子凡史遷所記唐虞三代之本紀世家列傳靡不據二十八篇之經而序文之述亦靡不班班可考於本紀世家列傳之中敬生之書有若神明而其人亦隨而敬信生之書有若四時而其人亦隨而信故曰子之見太史公之敬信吾伏生兩漢三代洪儒碩大之儒皆言序為夫子所作無疑或者乃曰非然則亦夫子口傳文學之士游夏所為或者又曰非然則亦文學之士再傳高弟所為然源遠而末益分易失於意之所使今序文明白簡易而微妙無窮提挈綱領而大義可尋有非常情所易及者故曰子之見序與七十七篇之經同出於藏秦之先上聖大知之所為固議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師氏掌以媺詔王秦設官雖不盡同周制然切於日用而不得不同者雖百世可知也其置博士掌通古今秩比二千石多至數十人不先有以掌之其熟得而訪之不先有以貯之其孰得而掌之故曰子之見序與正經同貯於秘府博士所職時以聞說於人主之前伏生為博士正掌尚書經者平生精神心術盡萃是書欲待顧問講論盡備是書一旦遭時焚灼不忍堅經而棄序取出即以教人要當徙序以明經故子之見秦焰時同藏于伏壁漢定時同出諸壁中憲伏生之子二十九篇受遺辛勤如此其極子長之於書法壁尊嚴肅靡有曷且奈何曾沒經饒之徒肆其媢嫉

卷　十八

并吞之巧孔安國首散序於各篇之端使二十九篇之目俄空其一篇此賊之魁也張霸以泰誓三篇煕易舜典益稷與序三篇縱恣杪畧無稍莫當此賊之黨也讓於虞舜此堯典序文括二聖至德之光至於千載言約而意盡矣既無舜典安有舜序讖歷試諸難不足以盡一篇之意者非所謂認賊為宗乎晋人冠畧魏絳辛箴者謂之經文先秦聖序平正通達者謂之贅疣非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乎其他相類不言者倣此康誥成王命周公封康叔之誥也史記故與昭然可考乃逞其臆説以為武王之誥惡其蔺蔺芽以悖太陽何其不知量哉聊舉一二以見其餘此賊之不辨菽麦望風奔潰者也垂涎冒昧變詐百出而卒不敢壞伏生所出之序以為已出者二十九篇之書法一出而班班復見於史記之中終不可得而昧其是非之本心也偽泰誓十六篇出矣而卒未嘗言序與西漢古文同出者伏生之出在漢定之初故也二十五篇出矣而卒未嘗言序與東晉古文同出者二十九篇之書布在史記故也假令無史記則遂為大禹謨者吾不知其有幾人爲聚為舜典益稷康王之誥者吾不知其又幾人爲伏生誠有功於聖門太史又有功于伏生

以上一卷之二譜二十九篇壁藏之正經為伏生有功聖門之元勲

尚書譜卷之二　二之一　　　旌川梅鷟學

孔安國尊治古文譜

孔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也聖孫子思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箕箕生子高穿穿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於秦兵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也然漢定不知出惠帝除挾書令文不知出而謂其藏書其妄説也太史公司馬遷與安國同武帝時人且嘗朝夕從安國遊者其作儒林傳叙伏生事甚詳叙安國事甚畧先言文帝治太常使晁錯往受伏生尚書因倫述其壁書出書教書山東諸大師皆涉尚書以教且述張生歐陽生孝言歐陽生教千乘兒寛寛又受業博士孔安國始為弟子都養次補廷尉後為御史大夫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徴不能明也本末甚備如此及孔安國則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矣今將十六篇古文目錄列於後

舜典　汩作　九共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是十六篇者子長言孔氏有之而未嘗言其出於壁雖安國亦未嘗言壞宅所還也劉歆班固亦皆言十六篇與子長十餘篇今則此十餘篇辭鄙淺而文多脱雖非聖删之

正經而實為安國之古文後人乘其拾摭廢弃之隙遂以東晉方出二十五篇之古文默冒而充之則其歲時先後數目多寡如晝夜之限甚明一毫不可得而紊者矣

驚曰古文科斗書凡史幾變而後至於周矣周成王時史籀始為籀文則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時王之制度也為時臣不從時制文字時王其謂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夫子曰愚好自用賤好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書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傳成周天下一統籀文頒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豈不駭人耳目哉或曰時王令鉞力不能討陰用其文傳諸後嗣耳曰聖人不類亦臨無射亦保豈有身居周世而陰用上古之文書在己之載籍獨善於家哉吾意安國為人必也機警了悟使習科斗文字積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經既以古文書之又日夜造作尚書十餘篇雜之經內又裂出數篇以為伏生老耄之誤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書吾以今文讀之是始以古文寫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古文而從實其計可謂密矣曾弗思聖祖哲孫罔嘗反古道革時制自食其言也哉且博士所掌先秦之真本也豈敢私改本真營惑上聰罪焉逭諸居或不寤人必啓之矣學者知古文不宜有而正經不可裂則安國晚出之私書亦焉得而揜其肺肝之如見哉

孔安國私增序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安國旣裂正經增舜典篇名故不得不增舜典序文也側微有缺在下也堯聞之即堯曰予聞也聰明者序以稱堯竊以稱舜也烈風雷雨弗迷之後缺無一言擬以聖序全然不同茶沉無伏序與二字之前猶類二十八字之下今以正經本無對之孟子引堯典曰二十八載云女子長作本紀曰舜飾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中間可裂舜典乎篇首可著一字乎序文置諸何篇乎況不但不讀史記兼孟子亦不之讀也彼哉

殘缺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益稷

自皐陶曰至并昌言曰俞首句所敘自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次句所敘自禹曰都至末第三句所敘流於長故曰作皐陶謨安國因作大禹謨故私增大禹二字因裂出益稷故私增益稷二字殊不知大禹謨篇在前當先曰大禹矢厥謨茲沈當併曰序文消次今不言何故大禹謨篇禅謨大事字當關獨我見今敘無一言及祭沈當併曰序文全無發明今不言又何故無乃亦有所弧疑於心乎不能遂充乃自賊

康王旣尸天子位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安國裂出康王之誥故私增序文正經今無康王之誥安得史有序文哉子長剛舜典序而存康王之誥序是則必有微意舜典蓋稷安國已入十六篇而康王之誥本入十六篇豈安國既乎方裂出康王之誥微然舜典康王之誥同增篇名增序文自為一類大禹益稷因夫子原序而增二篇名止四字耳學者不可不知

安國古文泰誓

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孔穎達曰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并云伏生所出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太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語多不協今考其頒行於後

妻妝

昔者嘗怪先漢泰誓辭甚鄙俚而詭經背理自人主以下大儒文宗莫不采取天下衆傳而人誦之雖博士職掌聖經者但不肯置對而諳不敢出一聲與之觝校是非傳之數十世亦莫不從風而靡其故何哉慨自秦世持亡秦祖襲之讖驗天下固已傾心趨向之矣暨高祖斷蛇雲覆之祥從者以此畏服天下以此歸心游士以之曉譬諸侯辨士以之開說人主擇周武王之事與此相類者以之發辨婁敬曰師渡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孔穎達曰偽泰誓有此文當時偽泰誓未出然則說客辨士之言作偽泰誓之濫觴也偽泰誓之篇立斷紀云覆之赤幟也孔安國選擇人情之所喜欲而樂道者以造古文故言出而人自信采拔時俗之所習尚而趨向者以載古事故理兩而人莫察雖有至理將不暇辨雖有

正經將不敢校辨則犯時世之所忌而校則千人君之赫怒將以是為大不敬也作此篇者喜不自勝固無暇慮及於文辭之不雅馴而亦無暇以不雅馴而訾之者不然當時天下豈獨少以馬李長哉若夫宣帝時河內女子之所献與夫元成間張霸偽造之所傳則固默奪安國古文之鵲巢以來晉人古文之鳩居故多為變閃之言使人不得而捕其蹤斯固不足信也已矣

董仲舒對策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有火流於王屋化為烏其色赤其聲魄周公曰復哉復哉

鷟曰一真而一偽則真者不待辨而明俱偽而一近理則近理者不待角而勝邑謂真二十九篇之聖經是也邑謂偽古文泰誓十六篇是也邑謂俱偽而一近理先漢古泰誓十六篇語怪而文漏偽之不近理者也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語去怪而文多存偽之近理者也不近理者始莫知其偽人主以下莫不誦習以為真浸之露其醜久之大露其醜然猶不至徹廢迨及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者出又偽為安國作傳與大序於是欺人曰此真孔安國之古文也真共王發宅之所遺也人不知其彌近理而大亂真隨而自昧其本心傾曰無理之古文尚認以為真顯行於數百載近理之古文可不徑認以為真不可真之古文尚張為孔壁所還衆可真之古文獨不當真張為孔壁所出遂不復三思而考究其奪真之所以然又以流落人間一句文飾其兩漢三國西晉茫然無蹤跡之實從而和之曰近

理至此復以何者而謂之真殊不知董仲舒漢世大儒朝夕從安國遊安國宜出其近理之真者與仲舒切磋究之而仲舒聞之稔當以對天子之問策顧乃弃其近理之真述其悖理之偽且以之大對於天子之庭何其大不近人情邪對策而出必為安國誦之安國又且視其三對而曾無一言以正仲舒之失又何其亦不近人情邪至其晚節縱陰閉陽之說執迷不悟為弟子不知所誑下獄幾死蓋崇信聖裔以偽古文為真聖人之書故用之不疑夫仲舒但知先漢泰誓而用之安國不知東晉古文而正之漢武不見東晉古文而取之則其書出之先後歲時各有定限而東晉古文雖近理斷不可以上冒安國古文豈不彰明較著也哉

武王本紀

太史公作夫子世家贊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又曰至今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夏商周贊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漢贊曰以亥為正黄屋左纛帝冠竹皮冠言其與三代侔矣世家首太伯至德列傳首伯夷得仁允矣其折衷於夫子也至作周武王本紀何其大不折衷於夫子哉皆勦取先漢泰誓之文而東晉泰誓之文近理者半言隻字莫取何為也哉子長一旦驟不好奇耶子長從安國遊之日久矣一旦驟不心服安國也耶意者以高祖斷蛇雲覆之祥與周武王事大相類聖人之彌孫所傳故不疑其非聖人之書而直採以作本紀也哉其心以為未始不折衷於夫子也哉東晉古文實出於東晉之時非安國作是以太史公無從而採取也哉曰安國專治古文古

卷　二十五　藤梧館

文體之別猥并之蹤孟浪之辭無忌之情皆在所當討清者刻歲時之限逸書之考彰彰如此乎哉

劉向說苑

仲舒大儒也子長良史也有司皆漢卿大夫也劉向博極羣書也皆以為聖裔所傳別無定本深信不疑引用不擬泰誓中附下而罔上數語不惟有司引之入於奏議劉向作說苑亦引之與有司同後世陋儒懷二志于東晉後出之古文欲挽之使上充安國之定本遂推出劉向所引用之定本一以為河内女子所獻一以為元成時張霸偽為而不知大儒良史羣臣及博極羣書者迺迺引用顯明如此若東晉古文則絕無一人談及者不可得而掩飾誣罔也吾不信大儒良史名臣博極羣書者之所引用而反信陋儒之私意小知也邪然則西漢泰誓言雖遠理而實安國之古文東晉古文言雖近理而實後出之模偽

李顒集註尚書

孔穎達曰李顒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

鷟曰穎達之言云耳可謂言之放紛心之頗僻知之昏庸思之顛繆者矣穎達學不正於仲舒才不長於子長博不侔于劉向由穎達言之謂之偽書由安國當時言之謂之聖書故仲舒以對天子子長以紀武王劉向以作說苑穎達安能奪其當時所謂聖書而以為偽書耶今姑無暇論其書之偽但一旦奪其心術之所存者而以為非所存則不惟欺安國之本心抑且欺穎達之自心矣斯不亦見其

卷　二十六　藤梧館

言之放紛者乎言出於心放紛由其心之頗僻也僞之角
僞其道不容以兩立邪之勝邪其情必歸於致隆頴達之
心欲前僞之亡而後邪之勝故不得不痛抑前僞而兄黨
後邪也斯不亦見其心之頗僻者乎由吳才老之言則以
其書之詰屈聱牙而知其文從字順者非古由朱文公之
言則知其後時方出可疑之甚大叙與孔叢子相似同是
僞書由草廬吳先生之言則以其體製之一手采掇之可
訂平緩卑弱之不類漢文斷其僞頴達既不知涇渭之辨
又不考歳時之限又不能根柢之窾㣲以近理而多方致
隆斯不亦見其知之昏庸矣乎西漢古文僞也東晋古
文亦僞也但泰誓十六篇實出於安國安國故爲作傳不
獨安國作傳至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猶相繼作傳不已

卷　二十七　藤梧館

今反曰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晋
時方出西晋三國兩漢所未之有未之見者而一但僞爲
安國叙傳與古文忽然而突出此晋人之姦詐巧譎而頴
達認以爲真而不知西晋以前儒者皆謂逸書況安國哉
斯不亦見其愚之顛絲矣乎余因知晋人冒安國之古文
而又假安國之序傳者亦以安國嘗傳泰誓十六篇於西
漢時故也不述安國之舊業人不信之矣微李顒所引則
安國之舊業又爲晋人頴達一切沉沒之矣其誰知之今
爲李顒荅曰當顒世止見安國有泰誓十六篇傳註討安
國必不能逆見晋時古文不知頴達何爲倒道而言余則
以爲使頴達因李顒所引更考安國所作論語傳庶幾醢
雖之覆其得發乎

以上二卷之一譜安國古文出於漢武之世乃正經受
厄之一

卷　二十八　藤梧館

尚書譜卷之二　二之二　　旌川梅鷟學

劉向別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譜

堯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滕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冏命　吕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如此可見安國將序散見各篇之端矣孔頴達䟽云伏生今文三十四篇并增益二十四篇共為五十八篇所謂三十四篇者鄭分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并康王之誥泰誓三篇為三十四所謂二十四篇者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等共二十四篇可見劉向時亦全無東晉二十五篇之影響也然鄭氏後漢末人去向時遠不過注向之別錄云爾書豈鄭氏所分哉乃向同時人張霸所分耳霸增九共為九篇足二十四之數後人因其足二十四篇之數遂以十六篇為張霸偽作豈不謬哉正猶伏生壁出二十九篇孔安國裂出舜典益稷脫又裂出康王之誥又分散其序篇霸從而裂出盤庚二篇泰誓三篇足三十四篇之數耳因其足三十四篇遂以泰誓亦為張霸偽作豈不尤謬哉夫張霸逞其私意小智取伏生正經裂為三十四篇又取安國古文增為二十四篇如此劉向一世通儒宜折衷于道覈實其正曰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何者為私意小智所增益以示後之人可也今皆不然特依張霸所為而別錄之何其蔽於邪說而無特起之操也哉曾南豐識之曰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蓋鮮矣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所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亦可見其非豪傑之士故不能拔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歟

劉歆

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列于學官諸儒譁而攻之歆移尚常書曰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鷟曰甚矣劉歆之好詐也甚矣歆詐之無端也計共王至於歆時當百餘歲歆尚得見共王薨後至於哀時幾二百餘年而孔氏之人至此始得藏書共王何其年之高而藏書乃在還書之後甚矣歆之好詐也甚矣歆詐之無端也或曰共王在武帝時固已精魄曠枯精爽曠沉矣安得復見於劉歆時伏生藏書漢定求之餘年耳强半湯為冷風化為塵土矣安得孔氏藏書於二百餘年之後然則吾子何其多虛辨歟曰吾非好為虛辨也請為子覈之共王壞宅之事衆晉時託為大序有此言矣安國之世見於何書何篇乎曰無也曰太史公有此記見於何篇何章乎曰無也夫安國造為古文固欲人信之也果有此事寧不鋪張於煩舌表著於漢簡太史公甚好奇聖子聖孫之藏書反不足齒於故秦時之博士哉安國不言太史不記則景

武時全無是事不過一兆共王而已劉歆言其壞孔子宅
以書還孔氏共王此時方全然有生也歆若不目見共王
何以能道安國所不道記太史所不記邪是以共王年幾
百餘歲豈虛語哉記曰始駕馬者反之馬在車後大抵不
實爲其事者必不知言其事不知言其事者必不知竟其
事孔氏藏書至景帝時尚不言發則終無由竟其事也二
百年後壞宅還書之言既出而後孔氏始言先人藏書於
屋壁是以爲孔氏藏書在二百年後又豈虛言哉學者知
吾言非虛則歆欲以奴人心而使從已之情得矣晉人緣
歆言追爲安國大守羽矣我曰子之辨止此而已乎曰古
者封國必稽其上世之故宇魯城故基自鹿門至於史門
不下四三里外則先公之子孫瓜瓞之蔓椒聊之衍孔父

死殺斉寓於魯所居必不能逼近宮室壞至孔宅則閟藏
內小發壓數十里而共王侈埒天子矣漢法甚嚴寧不削
土褫侯也哉且壞聖人宅又寧得晏然已乎學者知共王
之假託則藏書之無有知藏書之無有則知古文之僞造
若此而不知則其人之知識亦從可知矣且歆託言還
書者還泰誓十六篇之書也三統歷引泰誓曰丙午逮師
又引武成文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與東晉
泰誓武成截然不同晉人因東漢大儒掊擊安國古文漸
至廢并人無顧惜省視之者遂緝補諸書造理設辭一舉
而居鵲之成巢誠譎而便矣殊不知父向所傳張霸所析
三統歷所引三者著明之甚全無顧忌攘爲已有汰然欲
以掩天下後世之心目晉人何其冒昧貪悍而太無廉恥

也哉

班孟堅

讚曰夫子曰文勝質則史夫前之作者據事直書語言簡
質後之繼者加以潤色損葺文斯爛矣史與經不同斯亦
史之體宜爾也若乃班氏藝文志豈特文勝質而已哉殆
以文滅質者矣子長之傳安國古文也曰專治古文古文
滋多於此傳魯共王也曰好治宮室靡一長語可謂質而
不文者矣志則載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語
王升堂聞鐘鼓絲竹之聲惡以其書還孔氏遂不壞宅何
以多虛辭溢說與子長異耶子長安國同時人耳目睹記
曾不一述猶待數百年後之孟堅耶孟堅述之子駿子駿
亦在安國子長後作僞之罪子駿信難逭矣雖然因其僞

而究其歸亦足以知似是而非之真在有不容掩者矣歆
曰十六篇固亦曰十六篇與子長所記十餘篇脗合是歆
所造共王還書還十六篇非還廿有五篇也安國之泰誓
武成是在三統歷所引則還書之事可強而冒而還書之
實終不可黙而易也顯違乃心借僞解十六篇爲十六卷
又解二十九篇亦爲二十九卷甚至推後出之泰誓足二
十九篇之數目而不知正經之出時寔無安國之古文安
國古文之出時寔無二十五篇晉人雖欲張虛作實駕無
爲有何異於掩耳而盜鐘哉吾故曰因其僞而究其歸亦
足以知似是而非之真在有不容掩者矣歆之言曰禮失
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歆亦知先漢古文不慊于
心故也使歆若見晉古文諸書所引咸在要語奇字錯落

於簡歆將思以閒正經肯擬之以野也乎哉歆固者子長
安國之罪人晉人者歆固之罪人穎達又晉人之罪人
范蔚宗
後漢書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
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相傳至曾
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
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別為小
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以上蔚宗述正經所傳三家皆得立于學官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
書古文學未得立
以上蔚宗述古文所傳未得立于學官初無所軒輊其辭上下其手之意而附之以一時之公論衆說判然矣

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牟長習歐陽尚
書者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傳歐
陽尚書張馴傳大夏侯尚書以上述正經之傳三家皆立之中歐陽氏尤盛
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授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
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事
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以上所述古文之傳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
桓榮述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以上三述正經之傳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以上三述古文之傳
鷟曰蔚宗述伏生正經安國古文傳授顛末較然明白真
得太史公之書法且盡除誕妄不經之說使人得有所考

何其精詳簡當也哉孟堅於是乎有愧矣何則伏生書三
家皆得立世固無疑安國書不得立謐遂以為流落人間
東晉始顯今觀孔僖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傳也都
尉朝傳敏預防鴻倫林逵融玄則其弟子之傳也雖不得
立而遞遞相承皆為先漢古文非東晉古文則甚明矣

尚書譜卷之三　三之一　　旌川梅鷟學

東晉偽為安國古文并序傳譜

孔穎達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凡二十五篇今列于後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鄱陽鄒季友曰按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並不引東晉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東晉古文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是西漢之世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傳出於東晉也

鷟曰鄒氏言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則知今文為孔孟的傳之真本無疑及偽泰誓一篇則知當時泰誓雖偽而實為孔安國之古文無疑並不引東晉所增諸篇則知二十五篇實出於東晉之時既為太史所未見即為安國所未有無疑此雖數語而真偽遠近分明歷落如指諸掌可謂善於考究者矣但序乃伏生二十九篇之目與經同出於壁不惟非傳出於東晉然亦非傳出於安國但安國取以散冠各篇云爾鄒氏見固至此而猶未盡也（鷟案）

（典削舜典篇名并外序攝位不繕命次大誥次泰禾次康誥等失考）

晉人既偽為得安國古文二十五篇矣又用安國復出之五篇又兼用張霸分裂之篇目以合劉向之別錄五十八篇然後大序於首置孔傳於下使人不得而捃摭其蹤跡今詳列於後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以上東晉古文五十八篇）

吴氏曰伏生得於既髦之後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矣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吴說亦偽伏生得於既髦後一失考之甚乎知傳為偽矣）

卷　藤梧館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者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議論光明但古文結體纖冷文誥儒記亦大也）

臨川吳氏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與張霸分析安國古文十六篇為二十四篇而已二十四篇雖在辭義兼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悉近於理比先漢古文逸絕矣析伏生書二十八篇而為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上冒共王壞孔宅所遂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得竊嘗讀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緝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至晚乃出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頗澄何人敢質斯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書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閩之先儒云爾（句　後傳但梅賾所增合小序寘古文後考之未嘗刪頭故）也（失者）

舊曰晉人知安國古文所以見黜於大儒以其悖漏而已故盡力而避此二端以取悅於儒者儒者亦以二端之近理而即信之不疑殊不知安國之失不可勝計晉人皆未之能避也造為古文欲以壓今文而勝之不從周之文則陷先祖於為下而倍之罪故古文非聖人之成憲其失一也復出數篇欲以著今文之差遺不知全篇之文勢若熊念血脈流通一裂取之術決首尾乖纍血脈非復本真矣其失二也史稱古文十六篇敘固亦云十六篇至張霸遂分為二十四篇劉向別錄因為五十八篇其失三也史言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哀帝時劉歆創為為魯共王壞宅所得其失四也所造古文語涉怪神文亦鄙陋控捋乖後其失五也他如偽作大禹謨篇私增序文三首辭句變易文字更改皆安國之失也晉人力去怪言旁抱諸引逃難之志篤矣仍用古文難乎免於安國之一失復出數篇難乎免於安國之二失敘摭後采之別錄錯認為安國之本真又難免於張霸劉向之三失也冒稱共王之遺書不知其為晚世之託辭又難乎免於劉

欽之四失也凡此四失有一於此便不可謂之聖經況四失兼備尚可與伏生正經同流傳於無極哉聖經本無大禹謨而改作之失矣聖序偽增三篇而竊襲之失矣辭句不當變易而失之變易文字不當更改而失之更改若夫以天子禪位之大事俯級於人臣進謨之篇中夲命俱征逆命楸班贊呼天子之太上父積並苗頑以諭璺是乃後世強臣跋扈之不軌決非盛世揖遜之氣象吳氏以文分二體斷其偽非子以前此諸儒未見甚其疑草廬先生以采緝補綴平緩卑弱次其非則莠之亂苗紫之奪朱惡之賊德有甚於怪仲晃漏之可惡者則又安能免於馬季長所譏弁之失哉用是觀之西漢古文固莫掩其偽而見黜於前東晉古文往往皆西漢古文之覆轍也又安能攄之偽之偽者而遂信為夫子之經哉

鄭冲受誣

梅賾受古文於臧曹曹受於梁柳柳受於蘇愉愉受於鄭冲儒有難之者曰冲又受之何人哉此言固足以窮其詐矣然又未悉其受誣之情也何晏之集解論語也與鄭冲同進集解於朝其解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章引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冲要若見古文君陳篇則必曰君陳篇無此二字包說非是今不然是冲未見君陳也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亦曰此湯誓文今在湯誥篇冲不言可見冲未見湯誥也至亂臣十人不言泰誓文舜亦以命禹不言上有增加冲之未見二十五篇古文明白如此而曰鄭冲以古文傳之蘇愉且冲稚力十倍梅賾冲既有古文何不獻上施行不亦厚誣哉冲愉既誣愉柳之誣從可知矣然則柳受之謐而授之曹也又何疑乎

皇甫謐不與受古文

知古文之深者莫如皇甫謐其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詳古文之授受而謐獨不與焉是其閒必有大委曲者矣任授受則人疑已作而書以人輕矣不任授受則人不知為己作而上冒安國之古文斯書之行遠矣此其曲折之深意也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則世紀乃古文之羽翼也冲愉柳無能為羽翼者詳著其授受謐深知古文者獨不任授受因其不任授受是以知其乃作古文者也冲愉未見古

假以當姚方興誣以授愉柳耳冲稚力十倍於賾果古文文當自陳朔何待柳授之曹賾於以獻上而施行乎賾柳果何從而受也詐謐言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者飾言之耳因其例言是以知古文柳得之於皇甫謐者也學者知西漢古文出孔安國之手筆而非夫子之正經知東晉之古文出皇甫謐之手筆而非安國之古則千年不決之公案一旦而昭如矣

帝王世紀

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

僕昌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氣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語曰怵儒觀一節今書此一節亦可見謐之蒐奇則與談淵探隱與他人異矣孔穎達引謐傳云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想其全書必孔穀其門機括振拈根株悉尋謐之心迹著矣不然何為往往載孔傳邪自漢三國西晉人未道及孔傳一字況為五十八篇作世紀一書乎二十五篇之古文成矣大序作矣五十八篇之專修矣恐人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旨趣之攸歸故不得已而作世紀也僭之聖經可以高尚其業托之聖裔可以實擬其跡翼之世紀所以微露其情

蓋遂其將能乎嗟夫以彼才識加之力學潛心於經默女湛思味古之肱閫所未及貫穿上下成一家言庶幾哉於漢之儒可與衛賈馬鄭亚驅矣不知出此顧乃歆貪顛經殘毒聖經免胄超乘裂毀冠冕君子睨之如見肺肝謂之智則吾不知之矣謐言放勳重華文命是堯舜禹之名與傳徵異言有扈與夏同姓與傳同言孟子謂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梁國寧陵縣之葛鄉亳乃梁國穀熟縣鄭氏謂亳即偃師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安能使亳衆往為葛耕乎是其考究亦頗近理然則其徵異與傳者蓋亦不任授受古文倒言受古文於梁柳之意又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歟

尚書譜卷之三　三之二

旌川梅鷟學

二十五篇古文考譜　史漢考

使古文二十五篇若汲冢周書出於魏安釐王冢則吾亦無得而考焉今乃出於東晉皇甫謐之手而冒稱孔安國之古文則其隱顯互見有無相形有不可以一毫移易者矣吾觀仲舒之對策子長之本記孔安國之作傳而李顒采取有司之奏疏而漢武不斥猷於朝而上下信之皆起傳以教人此見西漢古文顯行於武帝之朝也如此張霸分泰誓為三篇以易舜典益稷與序而盤庚亦分出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增十六文為三十四篇分九共為九篇而增古文為二十四篇劉向因之別錄為五十八篇此見先漢古文顯行於昭宣元成之時也如此劉歆創為

壞孔子宅還聖書以效犁伏生之藏以刼人心之從而上所引之泰誓武成不與東晉古文同班固藝文志即采取向歆父子之書此見先漢古文之顯行於哀平新莽光武明章之世也如此後漢書安國傳古文授弟子都尉朝庸譚為古文學未得立尹敏周防蓋豫楊倫丁鴻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其弟子之世傳古文矣孔僖魯國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遞遞相承若矣且曰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遂顯於世此見先漢古文顯行於質和桓靈獻帝之世也如此因其顯而謂之有因其隱而謂之無此觀物之大情也若顯有如此而謂非當時之有隱無如彼而謂非當時之無則是猶謂仲舒未嘗對策子長未作本記賈馬初不訓傳鄭氏亦不注解也

其誰信之哉

趙岐注孟子考

天降下民止 越厥志(注尚書逸篇也)○湯一征止 后來其蘇(注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若藥不瞑眩二句(注逸篇也)○葛伯仇餉(注尚書逸篇文)○傒我后二句(注逸篇也)○太誓曰我武惟揚止 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時太誓也此武王周武之時今之尚書太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洚水警余(尚書逸篇之文)○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尚書多方王來自奄)○丕顯哉文王止 無缺(尚書逸篇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孟子諸所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欲常常而止 有庳(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祇載見止 允若(尚書逸篇)○堯典曰止 八音　○太誓曰天視二句(泰誓尚書篇名)○伊訓曰天誅造二句(伊訓尚書逸篇名)○康誥曰殺越人止 不憝(康誥尚書篇名)

趙岐東漢質和時人凡引二十五篇古文者岐皆以爲逸篇惟太誓則曰古尚書百二十篇時泰誓也今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尚書同言未焚書以前百二十篇古泰誓則有所引之書今泰誓出焚書後多有缺誤故所引書不在非謂晉泰誓為百二十篇也岐謂今泰誓者即董馬有司向歆周暉遞遞相承以傳至於岐者也安國古文之傳始昭如此晉古文皆出於岐後岐未之見皆以為逸篇況孔安國又先於岐二百餘年前岐所不見而謂安國有之且作大序傳可乎又盡信書一節岐注云經有所言事時或過實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明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舂杵孟子以為至仁伐至不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鏞案東晉武成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上之與湯以下七王德澤相礙中之與七十萬人同矢牧野相礙下之與洛邑頑民始終不忍叛殷相礙果曰悠紂而開周則齊鮮甲以降周使紂為獨夫速殪乎太白之下深足以償其恨犯矣何至自相屠戮使無辜黨與什什伍伍肝腦塗野土獨何心哉故晉人造語雖以使辭呈技而其立言無法最乖情理之正豈若趙岐之注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之文而其言且以居周初致孟子為不通文理之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為武王虐殺何其悖哉趙岐所不見安國所無有孟子所悖馳而儒者猶曰真古文噫嘻〃甚矣聊舉一節如此餘不足悉辨也

鄭康成禮記注考

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設之制(漢書伏生作尚書大傳三篇言悉授伏生以大傳授晁錯是矣何待正言)問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祭祈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學記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兌命曰斆學半(兌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文王世子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所作)○坊記君臣曰爾有嘉謨止 良顯哉(君臣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尚書今亡)○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止予小子無良泰誓周書名篇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書云辟不辟忝厥祖辟君也為君不君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敬○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太甲湯孫也商書以名篇○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為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君陳曰未見聖止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止省厥躬兌當為說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太甲曰天作孽止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止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伊尹始就夏此時就湯矣正義曰鄭不見古文謂是伊尹誥咸初援尚書是太甲三篇之言也非也晉人昧咸有一德竊入太甲曰則緇衣當引太甲曰矣鄭曰序謂咸有一德先字壞注○君雅曰夏暑雨止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周穆王司徒尚書篇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奭召公名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作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為是正義曰鄭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為古文尚書即鄭所注尚書也按鄭賈未見東晉古文而求晉古文亦作割申勸寧王之德晉人據鄭說以作古文可知矣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止寧神則難

漢儒惟康成琢見洽聞復出一世弟子遍天下耳目明達可溺無墊矣而凡涉于古文二十五篇者皆以為今亡凡引泰誓文則曰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亡是鄭所傳注者先漢十六篇古文非東晉二十五篇古文也鄭注割申勸寧王之德曰古文為是正義曰鄭以伏生所傳歐夏所注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為古文尚書即鄭所注尚書也鄭之未見東晉古文如此甚明出康成前者曾無一人一字可當其考信出康成後者亦無一人一字可訂其未見是東晉之偽書矣然而上冒安國之古文者也顛迷不及致思乃曰鄭未見古文故以為今亡噫使穎達同生鄭世而未見古文將服膺鄭說之不暇豈敢朔之以為不然也哉又使其 覆根柢灼灼冒昧真知為僭偽不令之書孰肯捨所當信崇所當黜以自趨於悖惑之歸哉假令彼作偽者人品可追古人文辭可逼古人義理可擬古人則但當曰此亦後世之能言者充其造庶幾可與安國等並驅爭先者可矣豈可徑以東晉之給者真當西漢之聖孫而遂貪採葺補綴之古文說深信為聖人之正經其如昧是非之本心何哉雖然方此人造偽之初既妄肆即與之想則人品已不正大心術已不光明與吳楚僭王之罪同歸殊塗但用成王而已矣厥鑒不遠在彼安國今欲得宗泰誓十六篇之顯行如昔時之盛者胡可得哉胡可得哉所謂其餘不足觀正此只矣辭而闢之可也亂世之姦雄無一言之幾乎仁終不免乎畏上帝者之不敢不正

韋昭注國語引尚書考

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逸書○襄王曰余敢厥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單襄子曰歎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逸書○又言在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周書泰誓無此言其散亡乎○單襄公曰周晉襄公驩之孫也而令德孝共吾聞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泰誓之誓也代緯○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書擾

逸書○伶州鳩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伶州鳩曰武王作殷云云所以優柔容民也○魯語陳庭有楛矢貫隼云云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楚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云云必交修余毋余棄也

韋昭三國時人其注國語凡引二十五篇古文者以為逸書是所見者安國十六篇所未見者東晉古文也凡引泰誓者以為今泰誓無此言其散亡乎是所見者西漢泰誓所未見者東晉泰誓也以韋昭時所未見而以為孔安國所親見以韋昭時所未有而已為孔安國時所已有晉人將誰欺乎以是言之則旅獒襲魯語非魯語襲旅獒說命襲楚語非楚語襲說命不審辨白黑限晨夜冬之以白公而誣以探善猶之可也以夫子而誣以探善不亦剽悍禍賊也哉

鄭冲何晏同上論語集解考

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鄭冲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等同上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曰亂治也○禹吾無間然矣○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土籠也宋儒注引書曰書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逆使夫子為殷襲之人論語為已陳之說偽古文為代宋之正三國時鄭冲何晏耳日甚短于有餘年宋儒耳日甚長吁可歎哉○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止簡在帝心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大大君帝天帝也○朕躬有罪四句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引此四句亦云湯誓曰

集解所引孔曰者即安國所作論語傳也乃安國之手筆也舉安國之手筆為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書云孝乎章安國不言君陳篇是未見二十五篇之君陳矣予有亂臣十人句安國不言泰誓篇是未見二十五篇之泰誓矣禹吾無間然矣章安國不言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為禹謨之克儉於家盡力乎溝洫為禹謨之克勤於邦是安國未見二十五篇之大禹謨矣舜亦以命禹章安國不言舜非但亦以天之歷數在爾躬一語命禹而已而於一言之上下又益之以十五句非但亦以允執其中一語命禹而已而於一言之上又益三句非但亦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命禹而已而舜後又以二語之上下益之以十二句在堯為寂寥乎短章在舜為泰容乎大篇是安國尤未見大禹謨修飾之彩繪也安國於朕躬有罪四句不言其出於湯誥是安國又未見二十五篇之湯誥矣他若辟如為山未成一簣不言其出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為君難為臣不易不言其出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言其出于毋以利口亂厥官其猶正牆面而立不言出於不學牆面功言令色鮮矣仁友便辟不言其出於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則其於旅獒周官冏命等篇皆未之有按於目也若是而謂東晉之古文即安國之古文是政猶以安國之古文即聖人之正經者一律也安國倡為古文以亂聖經賴大儒之掊擊如土委地如雪見睍矣晉人襲其故智遵其舊轍以為偽之偽若其暗得而揜人之耳目惑人之心智哉沖晏引孔傳以論語未嘗言二十五篇即安國之古文晉人乃欲誣未見之古文之鄭冲以

為得授古文之祖師此之謂失其本心哉曰冲晏安國皆未
見二十五篇吾子辨之審矣朱子大賢豈苟狗人者而注
孝乎二字為夫子之言曰書之言孝如此則朱子亦非耶
應之曰朱子之明過於鄭僑晉人之欺甚於校人朱子如
子產曰得其所哉不一而止也古文尚書曰德日新日新
其德時時日新朱子遂釋盤銘為自新令人遂以新字皆
無當於民堅執親字牢不可破受校人之欺一也曰維狄
放心閑之惟艱蹈襲孟子而不識孟子上文乃放人之比
正猶舍路乃舍義之比遂使程朱誤信剪裁上文而曰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〻〻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心來
受校人之欺二也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語注辟如為
山章曰夫子之言蓋出於此不知夫子有辟如二字而彼
無之是彼之竊此正猶其猶正牆面而立書約曰不學牆
面此有其猶二字而彼無之者同也特以詐居三代上雖
夫子亦受損善之屈矣〻校人之欺三也君陳篇上竊國
語令德孝共之句下葺論語惟孝友於兄弟之語因重複
太甚偶脫孝乎二字遂注為書之言孝假令同生包咸之
世未見君陳之文必不敢即以孝乎為夫子之言自古引
書云書曰之下而又為自己口氣者恒少故也如書云高
宗諒陰若於高宗點句則不通矣使朱子無據古文而欲
異諸注必曰包氏等以孝乎惟孝為句未知孰是非然必
曰其義亦通非然則曰其義非是必不如今之寂無一語
也寂無一語者挾君陳篇以自信故耳受校人之欺四也
其他若此猶多今不盡舉也

杜元凱注左傳引尚書考

桓十一年關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
也杜注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今按漢初左傳未行杜預未見古文而古文書逸在傳及杜注 ○ 夏
書曰皋陶邁種德杜注逸書也德乃降正義曰杜不見古文不知此句亦古文僞從下句今
按穎達之說調全於如此 ○ 傳五年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注逸書疏曰蔡仲之命之文也又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注逸書疏君陳文也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注逸書疏旅獒
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為逸書 ○ 傳七年管仲曰諸侯官受方物 ○ 傳十二
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
朕命 ○ 狐突曰周書有之、、大明服注周書康誥 ○ 傳二十四年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注夏書逸書也正義曰此大禹謨之文 ○ 趙衰曰夏書
曰賦納以言三句注尚書虞夏書也 ○ 成二年臧宣叔曰泰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杜注泰誓周書 ○ 成六年欒武子曰聖
人與眾同欲故能濟事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注尚書洪
範疏今在周書 ○ 成十八年單子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逸
書 ○ 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注逸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言也 ○ 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注夏訓夏書疏夏書五子之歌驁曰疏之言非羿之考上傳下文故妄言也下文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
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浞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取其國
家羿猶不悛家眾殺而烹之浞伐子澆滅斟灌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有窮由是亡初未嘗言大康之田也晉人掠取后羿之田以為太康之田又掠取魏絳有窮后
羿之句以為距太康於河觀辛甲之箴亦言夷羿而不言太康祭沉乃營序之無所發明不亦偵乎 ○ 襄五年
夏書曰成允成功注逸書疏此虞書大禹謨之文 ○ 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

居安思危(注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四年師曠曰故夏書云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義曰此在胤征之篇杜未見古文故)○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正義曰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文不同)○二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正義曰尚書武成篇杜未見古文)○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在茲(注逸書也)釋茲在茲(云云)惟帝念功(正義曰杜未見古文)○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二句)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注逸書正義曰夏書胤征之文杜未見古文)○二十三年仲尼曰臧文仲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注逸書也)○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二十六年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逸書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二十七年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畢命改此文曰服美於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二十九年季札見舞韶箾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三十一年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書亦馬融鄭玄王肅所注尚書泰誓謂偽馬融摯王肅亦不信泰誓近非本經是皆疑之也)○昭公元年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亦謂逸書)○大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六年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逸書)○七年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協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此外傳云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武王辭正義曰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辭之)○定公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是之謂矣(正義曰今尚書說命有此語則杜未見說命也)○昭九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正義曰此說命語此古出彼意)子皮下文又云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逸書正義曰尚書大甲篇曰子皮上文若實出於說命則亦有書曰二字必不須說命而數大甲矣孔氏不曰晉人以不逸說明乃云此出彼意何其不然為書且直言大甲發明杜氏逸書之故豈非案墨通邪適脩數背西而降者哉)○十二年子革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書名正義引人偽尚書序)○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注三者皆死刑)○十七年季平子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注逸書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正義曰此尚書胤征文也)○二十年晏子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說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篇文也)○二十二年吳公子光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正義曰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威克厥愛允罔功)○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注逸書正義曰此語在尚書五子之歌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與此異)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滅亡謂夏桀也正義曰古文其行作厥道末句作乃底滅亡)○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注逸書也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志後用龜也孔疏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先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傳合)○二十三年知伯以辭伐罪足矣

元凱為人性癖所耽而玩者左傳也有通說有長歷用心歷矣書成而人信之號稱武庫杜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古文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地平天成逸書也正義曰杜雖未見古文孔傳其義亦不相違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也尚書大禹謨盡用此文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
注因下句昆字照出上文先字非有意改經文能字也苦
文直用先字代經文能字見當世人皆敬服元凱可謂至
哉非但敬服元凱而已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等語考之三
國志晉書往往有之蒐聚亦云博矣沈州見張靜峰亦言
此等語決非似夏之文其見豈不卓哉凡引泰誓不曰從
書則曰今泰誓無此文杜見漢古文未見晉古文也用是
觀之叠卿雖不見古文古文畧叠卿之注與當世之書而
為之者有矣恐康和時時此書也然古文之蹈襲不止叠
卿而已康成雖不見古文古文畧叠卿之注與當世之書
而為之者有矣疑桓靈世有此書也然古文之蹈襲不止

卷　五十三　廉林館

康成而已弘孚文和平叔雖不見古文古文畧弘嗣文和
平叔之注解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疑三國時有此
書也然古文之蹈襲雖曰晉之元凱與志書之近出莫不
采掇稡綴則其蔵時之限俾有畛域決不可推之西晉決
不可推之三國決不可推之兩漢況殘蒐之泰誓博易顯
行之泰誓二十五篇之古文默化十六篇之古文與午之
安國遠充漢初之安國何異兒戲之所為哉以為文和所
授則文和實未見以為休預洪季彥始所授則三人皆無
聞不宜與文和同受誣以為仲真所剏而仲真乃獻書於
朝者耳然則士安雖有喙長三尺亦靡得而遁其情矣

古文株根削揺譜

歷考西晉以上諸儒皆未見古文則古文東晉時方出可
疑之甚者朱子之言信而有徵矣然後乃敢逮其根株而
悉剗揺之一曰究造化之由論語堯曰篇可以增加數衍
荀卿道經之言可以發明執中淮南子舜舞干羽而苗服
有苗格可以見文教之敷滅文仲引念茲在茲至念功郤
缺引戒之用休至府三事丕著成允一句與其殺不辜二
句皋陶邁種德二句此造作大禹謨之由國語夏書曰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單子曰位於一人之下而求揜其上
夏訓曰有窮后羿可按羿因指太康惡而曰皇祖有訓夏
書惟彼陶唐至乃滅而亡叉單穆公引夏書關石二句此
造五子之歌之由師曠云夏書道人至藝事以諫太史引
夏書曰良不集於房至庶人走吳公子光曰作威克二句
三國志晉書火炎崑岡二句此造作胤征之由季札曰聖

卷　廉林館

人之弘也猶有慚德公孫僑曰以為口實王孫圉曰以寡
君為口實中行獻子隨武子皆引仲虺之言叔游曰惡直
醜正二句孟子葛伯仇餉楚莊王引中蘬之言表記慎始
敬終仲孫湫親有禮二句此造仲虺之誥之由夫差曰天
降衷於吳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
至以承天休論語帝臣不蔽至無以萬方此造作湯誥之
由漢律歷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荀子從命而不咈
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論語不求備於一人班彪見善如不
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此造作伊訓之由緇衣尹吉
自周有終至忝厥祖無越厥命二句若虞機張云云公孫
丑曰予不狎於不順國語衆非元后四句子皮曰欲敗度
二句孟子緇衣皆引天作孽四句宮之奇曰皇天無親云

云中庸辟如行遠二句此造太甲之由詩曰天難諶斯天
命靡常尹吉曰惟尹躬二句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呂氏
春秋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此造作
咸有一德之由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云
云至啟足用傷墨子尚同篇曰夫建邦設都云云先命惟
口起羞至省厥躬爵罔及惡德至事神則難子反曰作大
之難二句國語若作酒醴至罔予棄此造作說命之由左
傳氏之所欲二句國語朕夢協朕卜三句孟子我武惟揚
至於湯有光荀子獨夫受禮記予克紂至小子無良史記
載紂之惡孟子天降下民至越厥志傳曰武王有亂臣十
人紂有億兆夷人朕夢協三句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
離德臧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萇弘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孟子天
視自我民視二句無畏寧爾至若崩厥角此造作泰誓之
由律歷志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
自周于征伐紂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
大傳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天下諸侯
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北宮文子曰周書數
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二句芋尹無宇曰紂為天下逋
逃二句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至大邑周此造作武成之
由孔安國旅獒馬鄭皆誤作酋豪之豪國人遣其酋豪
來獻見於周穎達譏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仲尼
對陳人問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至故分陳
以肅慎氏之貢晉人移仲尼之言為召公之言良謫矣不

卷　廿五　廣肝館

覺使仲尼為伯宗之謀者獨不惕然於心乎此造作旅獒
之由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至有喪拜焉王
曰舅氏余嘉乃勳至無逆朕命仲尼且見抹其何有于裏
王命管仲之言此造作微子之命之由祝佗曰蔡仲改行
率德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傅曰爾尚蓋前人
之愆宮之奇引皇天無親二句太叔文子曰愼始而敬終
終以不困此造作蔡仲之命之由河間獻王所得周官五
篇冬官多散於五官之篇實未全亡以考工記補之則非
矣文王世子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孫在卿大夫之上可
當三少之名此造作周官之由宮之奇曰黍稷非馨二句
緇衣出入自爾師虞二句坊記汝有嘉謀嘉猷至惟良顯
哉文王世子公曰宥之云云又曰在辟此造作君陳之由

卷　廿六　廣肝館

漢書律志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丙午朏王
命作冊書豐刑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孟子曰收其
放心此造作畢命之由緇衣君雅曰夏暑雨至曰怨咨老
子曰圖難於其易孟子丕顯哉文王謨至正無缺然未明
言君雅篇此造作君雅之由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史老引武丁曰必交脩予無予
棄也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賈子曰選天下之近
士左右前後皆正人此造作冏命之由無所由則無可以
發其獨智無可以發其獨智則無可以行之簡策故其他
正經之目無所由者皆寘之寂然不復造作○二曰訂禹
謨之偽典曰克責曰禹非有美大之美文也豈有人臣陳
謨帝前而尊稱之曰大禹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

大禹明是取大舜之大加諸禹之上而不知其為不敬此
傲上階例单堯想為名篇之疵知人安民皐之謨也毋若
丹朱傲禹之謨也統曰皐陶謨以其長也安得又有所謂
大禹謨哉耕野王氏曰大禹謨篇明是重美此妄增之疵
因為偽增無序遂開入大禹二字於皐陶矢厥謨之下此
紊序之疵堯典終篇是典皐陶終篇是謨甘湯泰牧誓分
終篇是誓典謨誓錯雜無章者非經體也始謨之終典之
終誓之此紊體之疵禹以九功之德皆可歌默陳於帝帝
以平成允治萬世永賴歸功於禹謨不謨矣賑皐陶為何
如不矜不伐爭功爭能進德經之言也取以加諸堯言天
之歷數在爾躬之上人心道心亦道經之言也取以加諸
堯言允之厥中之上衆非元后何戴二句內史過引夏書

卷　藤梧館

之文也取以加諸堯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上典不典
矣賑堯典為何如君命征臣徂征而不知勢必出於逆命
非典定笑非好謀而成之道也誓不誓矣賑甘湯泰牧為
何如謨不謨典不典誓不誓總為反易之疵為天下得人
何關于其好與我明是躁人之辭此不辭之疵多堯之讓
位舜不請卜明是為昆命元龜張本此掇拾之疵既曰不
矜不伐矣益猶戒之以受益之謙招損之滿此衛決之沈
既曰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矣而苗格猶待於文教之誕敷
兩階之干舞此乖剌之疵堯典曰父頑皐陶曰苗頑困兜
孟子之書入於篇內則擬人不以其倫矣此慢上之疵堯
上位岳大臣呼呰子為宜舜天子稱太上禹益皆以臣子
而呼稱允若乃大不恭此非臣之疵素帝命

卷　藤梧館

中髦朔僖於勑獨夫紂乃彌世仇益贊於禹帝初於歷山
往於田初征自葛九伐寧執非敵厥角若崩無輕民事惟
艱凡此蹈襲乎孟子者也其曰好問建中於民懋昭大德
終累大德文王武王敦大德克受厥命若升高必自下若
陟遐必自邇太王肇基王季其勤王家嗣守遺緒纘乃舊
服凡此皆蹈襲乎中庸者也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精惟一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慎終如始爵罔則惡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義制
事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凡此皆蹈襲乎荀子者也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各見辨正
茲不勝載至其閔姦打訛不遺纖小曰濬哲溫恭允塞方
懋勑 水弗詢濟濟蠢茲六馬萬邦之君厥后明明沉湎於

酒不吹於德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天鑒厥德用集大命綏
萬邦克有終天難諶命靡常屏棄典刑無戕爾偽肇基王
迹建邦啓土九有以亡爾覆厥德沉亂於酒纘爲不滅哲
人紂眾其旅若林類家土壹酢脩其禮物明明后表正萬
邦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文其蹈襲乎詩者如此曰家宰掌
邦治至掌邦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十二年巡狩方岳論
道經本鋅巡於路其戒不恭邦有常刑政典紀於太宗
旅文其蹈襲乎周禮者如此曰文明萬國咸寧允升大猷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其蹈襲乎周易者如此曰汝
惟不矜四句名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蹈襲諸老
子者也曰惟口出好興戎建邦設都云云惟以亂民厥罪
惟鈞皆蹈襲諸墨子者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四句皆蹈襲諸呂氏春秋者也曰玄德舜
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皆蹈襲諸淮南子者也至於顯
稱今文之句法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禹拜昌言
曰愈惟汝諧曰明聽哲等可見鼠竊今文之一古兩字微
子命曰稽古周官亦曰稽古反而用之曰無稽弗而用之
曰稽於眾允典首言欽明文思乙其中二字曰文明乙
克讓乙其上二字曰恭允三后協心用呂刑也作賓王家
用康賓也逸豫用康好逸豫也兩曰時乃功一曰時乃風
命汝翼作股肱心膂改耳目爲心膂弘數五典改敬爲弘
改教爲典曰式曰克曰典曰訓曰時曰惟曰是惟曰乃曰
猷曰艱悉取以爲貫文句之上下兢兢業業惟恐失正經
之蹤 僕又其蹈襲今文者如此○四曰昧用文之式以

論語 孟子之文相乘而用之如爲山九仞爲山冠諸論語
九仞冠諸孟子功虧一簣又冠諸論語格字冠諸論語非
心冠諸孟子孟子亦自言格君心之非以詩經孟子相乘
承而用之者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鬱陶取諸孟子顏
厚取諸詩經下文忸怩又取孟子以古人之文挽脫換字
而用之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挽脫論語文爲君難爲
臣不易而以后字換論語之君字以克艱字換論語之
字與不易字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挽脫中庸
之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而以若字換中庸
之辟如字以升字換中庸之登字以陟遐字換中庸之行
遠字也詩曰陟高山陟在巘周書新陟王皆升高之義
不當用在遐字上欲掩其模倣而不知用字不當律今與

詩書皆馳矣今文惟字在句首者發語辭在句中者訓與
也古文用作思字意而與正經亦皆而馳矣辟如幼子學
行十步九蹶○五曰昧用韻之法書起熙明良康脞隳墮
此古人句句用韻之法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帥彼
天常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唐方常行綱亡句句
用韻乃當時之體如此與書起等歌皆合觀其乃滅亡
之句則知夏世之季桀帝之秋故鄭康成杜元凱皆釋作
夏桀獨王肅一人疑是夏康太康時晉人遂掇取以充入
五子之歌脫帥彼天常一句乃此人之故意欲人知古文
有脫誤閱左傳然後知之使人不可測知也改乃滅而亡
為乃底滅亡者欲以還就太康時也至於改其行為厥道
則此經書用韻之體辟嬰兒之赤孩乃欲強作解事自
盧哂九借造聖經而終莫可掩者矣唐宋之儒耳目為之
辟易心知為之還改靡然從之戴為義主方且效忠竭力
之不暇而不卜其卜者王邵亦看劉益之儔耳是豈晉人
之能欺後儒哉乃後儒自昧其是非之本心○六曰襲古
文之軌先漢古文孔氏有之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蓋古文雖未必真然亦必私造於家以欺人自然後
以今文讀而錄之行於世若夫東晉古文私造於家也
以隸書於家獻之於朝也即以隸書於國初未嘗見有古
文之點畫形像也特不過冒稱之言有如斯耳其曰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言漢初之所考定也又曰
為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言漢初之所
寫多也初不言東晉之時曾有如斯也是此造為古文而
以今文行之先漢是也初無古文而冒稱其名者東晉是
也以言乎誣祖行私而陷祖于倍上之歸者其罪均也此
所以襲其故轍而不知避也○七曰沿復出之害正經堯
典裂慎徽以下為舜典使堯為天下得人之仁至二女嬪
有鰥而止故堯典止欽哉若人有首而截尾舜典突慎徽
若人有尾而截首文氣銷縮血脉不貫舜夫聖經有言
戭故舜典裂出非也皋陶謨裂帝曰來禹以下為棄稷已
又改為益稷有若初學作文用字未工修改方妥且明以
欺人承上文禹曰師汝昌言故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亦者
亦皋陶也裂之則亦字無攸承故益稷裂出又非也盤庚
還後史錄成篇故子長謂作於小辛時爲章摘句者私意
亦知凡有更端必加截斷聖序九共之類浸循後人私增
故時仄三篇亦非也顧命初裂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
後復以報誥之辭不宜分裂復改自王出在應門之以
下殊不知恤宅宗之內王為父為天子皆斬衰裳苴絰杖
絞帶冠繩纓菅屨丁卯命作冊度以後致生成王以發顧
命致死服不可接致生父是以設生時之衣之坐之寶之
器之輅之宿衛子亦斬衰之冠而服祭服之麻冕變斬衰
之服而服祭服之黼裳及其逆事也諸侯以吉服見王
亦以吉服報告皆所以終成王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
難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之命也而非安意以為慶矣雖受
乘黃玉帛之幣亦曰成王致生之命云爾釋冕釋冕釋麻
冕也反冠繩纓也反喪服者反其恤宅宗時所服斬衰
裳苴絰杖絞帶菅屨而釋去服裳衣也冕言釋不言反繩纓

喪服言反不言釋綳裳互文也明是一篇文字康王之誥裂出九非也且不曰裂出而曰復出詆伏生之妄合也何其忍心害理哉此皆安國之覆轍車仆馬斃於前矣蓋復談笑循之而不知戒何其巧於逃漏經之難而不巧於逃賊經之難也耶○八曰析百篇之目聖人正經七十七篇而已舜典大禹謨益稷康王之誥孔安國古文所增也聖經之本真也後又分出九共八篇咸乂三篇太甲盤庚說命泰誓各二篇共二十三篇揔之合百篇元成時張霸之所增也劉向之所用也不惟正經無此分别雖孔安國古文亦無此分析觀九共為十六篇之一篇可知矣今東晉古文不依聖人之正經而遵孔安國之偽增故猶有舜典等三篇不依正經之七十七篇而狗張霸之私分故亦有九共等二十三篇而為百篇之目是先漢之安國一身獨為安國者也東晉之偽安國者合安國張霸二人而共為安國者也偽乎偽者如此而猶謂之聖經也耶或曰大禹謨非裂出聖經者何以見然曰裂堯典為舜典頊命為康王誥即私增舜典康王誥之序文此恃序以為重欲人不復合之也旁蒐横冡造為長篇勒入臯謨序中而不必贅序此恃之以為重不患人之不信也故吾以聖經本而然之者舜典康王之誥是也以聖序所無而然之者禹謨益稷是也於此見聖人之序決不可少也抑恐鄙陋如安能以及此今及此非聖相其身天牖其衷使之廓清邪思也乎哉○九曰王肅似見古文孔傳孔穎達曰晉時所出五十八篇及傳說絶無傳者至晉時王肅始似竊見晉

古文及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穎達之言云爾嗚呼穎達誤甚矣是時古文泯無蹤跡王肅何由而窺是哉肅侍晉武毋男之尊挾撫儒先不翅敵仇豈有窺見古文而不誇耀示世以任中興復古之績而寂寥簡淡從吐出夏太康時四字而已哉細推之乃晉之作古文者窺見肅意采入五子之歌以湊合一篇耳非肅窺見古文也也嗟夫穎達尊崇古文崇門孔傳推裂正經附麗偽書指有旁見側出可援據證者不顧賢否不暇涇渭悉采以張大古文今盡其所據持王肅一人夏太康時四字何不反而思之則朱子英特之論所謂古文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豈不自穎達而先得之哉然則局局於轢車之目○其亦受命於天一成而不可使拓也哉○十曰冒共王逸書之偽聖人之言然諸侯王所壞事甚異一宜書內外皆興一人以乃祖太宰祀孔之意闡說共王二宜書宮室覆壓壞至孔宅觀天者多漢法何不懲治三宜書不特三宜書而已安國造為古文政宜張共王之事今嗜而不言一可怪孔藏與安國書曰但知二十八篇說者以愚二十八篇不知又有古文安國族人尚不知有古文又不知出於壁也二可怪且孔氏既藏書當自發之自言之不待共發書然後知孔氏藏書哉言在于不語中者類行於世言近理稱為流落四可怪宜書不書可怪不怪則壞宅還書之偽斷可知矣逆其偽所從出乃哀帝時劉歆移書欲立古文於學遂為此偽東漢大儒偏加指摘則古文歆偽俱已摧敗矣晉人知所指摘者在古文之辭而不在

共王之宦故黙化以新辭而仍穴乎舊宦是晉人至此合二人而為安國若復合劉歆三人而為安矣矣或曰大序與傳非安國所作乎曰大序若言泰誓十六篇則與史記董仲舒漢有司向歆固悍融今所言合吾信其出於安國矣今覩大序之言比伏生書增多二十五篇則非為安國古文十六篇作乃為東晉古文作以此知其非出於安國之手也西晉時杜預好左傳盛行大序首引左傳可見其東晉時出一也甲盤說泰誓取張霸之分託名安國以行之可見其東晉時出二也共王壞宅事取劉歆之說託名安國撥之可見其東晉時出三也大序二十五篇朱子謂前此諸儒皆所未見傳同時出諸儒豈見之哉大序又言古文五十八篇悉上送官而向歆父子校理秘書唯見

先生古文無有東晉古文之歷歷可考考者如前則古文大傳冒稱安國不辨而自明矣

論僞

治古文序傳之偽吾始以魏西門君之婉繼以漢儒大夫之斷使人自覺其非而逆閉其機西門君之婉也不必辨其偽而直蔽以罪儒大夫之斷也何謂使人自覺其非而逆閉其機董仲舒史遷漢有司責安國曰子以泰誓乃下六篇認認然日譚於我我以對策天子之庭作周武本紀陳於奏疏頻而怯其近理之書伏東晉人而後授之古文二十五篇大序及傳何君安國對曰我書所以得劉歆諡者賴有大儒良史名大夫之見知耳二三子耳吾言目吾文心吾書乃本吾也尚不能自信我口未嘗言之而手未嘗筆之而書未嘗成之後吾數百年而出是吾假吾也不意二三子亦為衆俗所劫下同後之出出固知自為為愚為狂反譏我為欺為怯設有人補增令經妄曰安國更有人續增易翼亦稱安國若等盡從而信之乎不為我別白者乎武王將興必有禎祥能格國門之關宋亂王室亂陳恒弑君鬼神德戚吝峯我問將不能言何可無也安國寫之於迹失之於證諡得之於證失之於迹諡書之發在旋卯二三子何憂於諡歆固林達融今謫曰固昕久領領固識造偽誤落子度內為子注釋過猶可說教孫升本晉龍故智世儒望風靡一勁草挮禍之罪不赦謝曰此則安國之罪也收予謫諡曰汝託安國序傳增古文二十五篇我中安實諡而立我猶未見乃手安國諡頭搶地曰人欲地理偽書安國將以愚乎世之民者耳何敢欺二子二子注書

凡涉古文曰逸書曰篇亡詎不信哉良久曰然不盻諸我而張僞成真誠陋儒之罪耳貽冲晏謫曰諡胡越吾疆而誣安國曰國語注論語解疆界明矣吾何愛於誣將以求吾古文之行耳預謫曰吾與諡甚近汝古文吾世所未有而誣安國以先有何狂悖哉曰情狀既露噬臍莫及此以兩漢三國西晉時致辨使人覺其非而逆閉其機也故曰始以西門君之婉者也何謂不必辨其偽而直蔽以罪恒星彗孛麟鳳所不能無推似是實非似真實偽在叔季而認稱古昔實幽將而自張高明知足以飾非辯足以濟姦革仕正卯不免聖誅博士通掌之正經矢何從僕於厲不合不公之流假以私意造偽書闌入經內使人目眩

心惑古罔今懞聖違天悖詖虞戛欺商周亂禹造諸造古
文之罪三一曰生今反古二曰自專自用三曰不遵同文
堯典削弱之罪八一曰泯唐太迹二曰與虞太甲三曰堯
讓無貴四曰吁咈無刑五曰蒙得人之仁六曰歸擇賢之
私七曰箴試哉之事八曰刳徂落之禮舜典偽增之罪十
一曰妄增篇名二曰致壞成篇三曰僭越孟引四曰分厭
全經五曰有鯀首櫛在外六曰咸薦項刎於前七曰慎徽
不知何人八曰詢事不知何帝九曰羅罪終他篇之刑十
曰傚庸結他篇之意大禹謨妄造之罪廿有二一曰不敬
之罪二曰僭貢之罪三曰畀典之罪四曰闌序之罪五曰
垂裘之罪六曰桼典之罪七曰桼誓之罪八曰不謨之罪
九曰不典之罪十曰不誓之罪十一曰援老之罪十二曰
㨿苟之罪十三曰衍次之罪十四曰乖剌之罪十五曰採
人之罪十六曰張本之罪十七曰不臣之罪十八曰非倫
之罪十九曰泛危之罪二十曰抄畧之罪二十一曰叛經
之罪二十二曰欺罔之罪益稷妄增之罪五一曰削弱皋
陶二曰致壞成篇三曰闌入謨序四曰初名棄稷五曰改
名益稷造五子之歌厥罪惟五一曰掇羿田之非二曰奪
叜桀之非三曰昧用韻之非四曰改句法之非五曰乞
畧之非造胤征厥罪惟三一曰葺師曠之引二曰葺太史
之引三曰擬三國志晉書造仲虺誥之罪五一曰慚德襲
季札二曰口實畧僑閻三曰投尋及猷子四曰寇賊竊中
歸五曰包舉至武子造湯誥之罪五一曰天衷出矣差二
曰賞善學卑子三曰離逖先王之令四曰竊襲論語之言

五曰邀取湯誓之逸造伊訓其罪三一曰昧商正朔二曰
吞啗荀子三曰抄勦班彪太甲竊黥之罪六一曰緇衣尹
吉二曰子皮三曰呂之奇四曰公孫丑五曰孟子六曰中
庸咸有一德旁採之罪四一曰詩經二曰尹吉三曰荀卿
氏四曰呂氏春秋說命囊括之罪五句公子張墨子尚同
兄命于皮國語改作泰誓并吞之罪六外傳內傳孟子
記荀子史記改作武成席卷之罪五孟子樂記律曆志北杜
宮文子芋尹無宇安國旅獒讀為豪晉人塞國語著于篇
使仲尼有據善之罪襄王命管仲之言晉人撥入微子之
命[illegible]王有逆取之罪祝佗子太叔內傳宮之奇太叔文
子奏合以作蔡仲命之罪河間不知冬官散在五官并文
垂世丁加三於孤上以當三少葺畧以作周官之罪宮之
鄰婚不妨記文王世子之言以作君陳之罪割顧命之罪
與割堯典皋謨同增康王誥之罪與增舜典大禹益稷同
始分弄若曰與始名棄稷罪同更以王出在應門外與更
名益稷罪同正經本無棄稷亦無益稷本不分王若曰亦
不分應門外均之擅改聖經罪在不赦卒律曆志改中庸
叔孫孟子冠作畢命之罪竊老子稷孟子引書言抄造君
牙之罪孟子語薛居州史老引武丁楚語貫子福玄當冏
命之罪舜典康王之誥偽增首序大禹益稷闌入四字無
非罪也不顧正經之蒙塵深惜僭賊之弗克建武閑皇增
舜典篇廿有八字焉既曰稽古帝舜矣又曰協帝帝謂考
考帝徂落是二天子非罪之大乎明文允恭舉堯全德倒
而乚之曰文明恭允為舜乡德帝闕不言八德岳牧但陳

孝行乎閨升闡毋乃不相當乎孔宣沬二十八字而傳之
孟孟宣沬二十八字而引作堯典不信孔孟真傳而酷好
齊隋偽僭吾不知其何心也夫以孔孟真傳則一篇全為
舜作夫子斷自虞書難名之德因可名善觀二聖至矣中
庸言舜大孝傳言萬善從無不旁通馬崇齊隋偽造昧其
采撫說合之與則濬哲贊乎王文明贊九二溫恭咏先氏
允塞美重王然遺六德而含訊諷宣子之忠厚哉重華協
稱史記釋稱若子淮南乃命以位冠伯夷傳無字非摭拾
雜人當服墨刑以徇後世穎達曰某人某地偶得伏法未
上其書購得方見施行本心猶在蔡沈嫌其太劇分明不
足效已忠愛之心拳而迫言之曰今按古文孔傳有曰若
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則聖經終離邪辟永塞乃聖門之黃
巾赤眉朱子之逆萊紀昌了勝嘆哉凡此皆斥其偽而直
掀以罪使知亂臣子乎傳義崇僭陷溺人心之深雖萬世
之後莫得而逃焉故曰繼以攜大夫之斷若此也

尚書譜卷之四　四之一　　旌川梅鷟學

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譜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
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
皆以慎徽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
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
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開皇時購求遺典始得之
鷟曰金陵非曲阜之地航頭無孔子之宅建武非漢帝之
年方興非安國其人先漢真孔安國古文無篇首二十八
字東晉託為安國古文亦無此二十八字建武四年胡為
而忽有此字方興何人胡為而忽獲此語此非方興之罪
罪於安國亂之於初皇甫謐亂之於中唐儒亂之於終也
蔡沈曰帝欲巽位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吾其試
哉則慎徽以下正試舜之事當終以下正堯謀之事文意
接續血脉貫通固不容妄增一字安國乃裂為舜典兩篇
角立騃而讀慎徽五典茫不知其何人故不得不倣堯典
而增也堯有曰若稽古帝堯此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堯有
放勳開端此亦有重華協於帝堯有欽明文思至格于上
下數語此亦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數語然後豁之供
徽五典庶不至突起而文理可通矣安國若不分裂正經
則此人亦靡得而肆其妄增作偽之罪是在安國雖然無
首突起人必致疑疑則思思則精其返正也有漸此人填
補其闕務以終迷眾志使人無自返正謚也揚其瀾此人
濬其壑佐偽之堅是在此人矣岳牧咸薦唯言克諧以孝

孫孫乂不格姦而已未始言其升聞以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也所言非所薦所薦非所聞則雖高士蒼天大含元氣
亦不免與火言而無當虛談而非實矣不從經文而從方
興之言不考玄王乾文言先民周宣王烝德之采集而服
膺乎南齊之偽且二古文所誦習士所注釋無慮數千萬
本自無此文復不之信荒村野俗不知何人所偽為者欲
而表章之縱詭隨而無主之操昧是非而無藻鑑之明
罔知專心一志於聖經恒懷望風降附於羣賊蓋其心一
傾於邪則動靜語默無適而非邪矣臣賊之罪是在後篇
隋文帝開皇四年購求遺書始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施行
於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

卷　七十一　廨梓館

天下之事出於真者恒有、、而易知涉於偽者每巧飾而
莫掩伏生正經已自藏之已自求之又自以教於齊魯之
間何其簡易而易知也若夫孔安國輩之造偽以同隸書
恐不足以驚世也於是以科斗書之而攙古文之名以非出
壁藏恐不足以取信也於是又造為共王壞宅聞鐘鼓
之聲以其書還孔氏而增神異之迹以己出武帝之世恐
不如伏生親見秦皇之焚書親出壁中之藏也於是又迎
為老不能正語之說女子傳言教晁錯之說以盡從伏生
之書不見古文之完善也於是又復出五篇之書以見伏
生之拙可謂巧於文飾矣然而終不能掩其偽為之跡當
時歐陽夏侯不肯置對明主名臣不立學官後之大儒以
絕無師說格擘不信於是東晉之作偽者又因怪神之不

當遺也而悉抄精言因引書之不當遺也而勉輯無遺
因句法之不相類也而模倣逼真因上世之未顯行也而
曰流落民間以上於梅賾之未久也而引長之以絲偷鄭
冲又可謂善於安排矣而亦終不能掩其偽偽之跡後之
大儒以分為兩體而其隨以東晉方出致其疑以平緩卑
弱定其體以無一字無所本特其巢以考據搏補窮其蹤
然齊隋之間唐興之初昧者賊之猶知持起之不可名篇
也則又創為舜典篇首廿有八字焉其巧似密而益踈其偽
似微而彌顯何者行於隋之開皇而以為得於蕭齊建武
甫實姚以方興後赦之以伏法甫地之以航頭復出之以
購求何其焦然不寧也哉其始耀以古文其次則詫以復
出其次則偽為秦誓其次則偽為十六篇其次則削去秦
誓與十六篇而偽為二、、上篇又其次則於慎徽五典之
上增加二十有八字此可見其相為沿襲而執競作偽者
之次第

卷　七十二　廨梓館

旌川梅鷟學

孔穎達專門孔傳譜

或曰虎殪不擊羆破不牴為無益也吾子尚書譜卷二之中又有二馬皆以排先漢偽泰誓暨十六篇也夫先漢古文至晉已微滅吾子復盡力而排之毋乃擊殪虎而牴破羆者乎擒賊者擒王而賊平殺敵者斬將而一降吾子譜之三卷中亦有二所以排東晉古文二十五篇也譜之四卷有四之一所以排南齊姚方興偽見閒里購求方得之二十八字也辨已明矣乃復有四之二獨排唐孔穎達與宋蔡沈毋乃欲盡平賊黨而濫及卒伍者乎應之曰非然也晉人以他虎而易安國之虎以他羆而易安國之羆故吾作譜所以深明乎前〻〻雖已殪矣而實安國之虎不

可以其殪而遂以東晉〻〻他虎充之也羆雖已破矣而寔安國之羆不可以其破而遂以東晉時之他羆當之也云爾吾何為不憚煩而擊殪虎牴破羆也哉唐孔穎達以前今文自今文古文自古文未至混淆也范蔚宗所述牟長宗登張馴牟融王良桓榮皆習今文尚書都尉朝庸譚尹敏蓋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皆習古文尚書其殊甚明唐人之作隋經籍志也曰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此一

之太甲咸乂說命泰誓不得行矣今所行者張霸之分析劉向之别録皇甫謐冒認以為安國所分者之太咸說泰耳穎達之罪五也先漢古文浸微浸滅而後謐之詐得行乎其後然前無影響脱乃突出穎達者踈畧考究攤偽是勤扶樹偕窃補之羽毛恒使正經越在泥塵其罪六也孔安國為泰誓作傳其手筆也李顒所引是乃明証穎達詆顒而不知信其罪七也聖序散冠各篇二十有九篇僞空共一賊經皓矣穎達曾不之知其罪八也安國傳論語昶無序言涉於二十五篇穎達全不之考其罪九也鄭沖集解論語涉於君陳泰誓湯誥者特相背馳穎達全不之審其罪十也以漢武脱出之泰誓黙充漢定壁出之序篇既誣伏生更誣父之全無忌〻一至於此其罪十一也正經

二十九篇其已見存穎〻〻為二十九卷安國古文十六篇其目見存穎達亦改為十六卷意以卷字牽合晉人蒙蔽後儒其罪十二也其餘罪状難以毛舉是其設心注意惟欲壅蔽正經使人皆不知其為壁出陰重邪僞使人深知其當縣行抜塞本原裂毁冠冕叛逆不忠之罪上通于天黨惡之情惟過首惡貪亂之姦險逾渠魁是以不得而不並擯之也

蔡沉異於曾子譜

夫子没門弟子欲以所事事有若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責陳相亦曰子倍師陳良而學許行亦異於曾子矣于考子朱子大全集舜典之下曰古文有今文合於尭典蔡沉集傳則於其下增

曰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廿八字斯言
也何其慓悍禍賊也哉夫姚方興伏法未上至隋開皇購
得施行則此二十八字者必隋唐間好事者所為嫣言方
興於金陵大航頭得之以群說其至晚乃出之故爾今觀
沉所言有若目擊方興得於安國親手交與耳聞安國傳
於方興席前面命先漢東晉之歲月在沉之傾刻金陵曲
阜之封疆在沉之跬步蔡沉方興安國之鬼氣若鮒魚鰕
魚爲賊魚之飲河鮒魚腹中之水即鰕魚腹中之水鰕魚
腹中之水即爲賊魚腹中之水更不分別蔡沉非姚方興
方興非孔安國也且臆度共王者先封於魯後封於吳孔
氏之宅正業在曲阜別業在航頭漢武時共王既壞曲阜
孔宅還二十九篇之古[illegible]齊時共王又壞大航頭別業
還舜典篇首二十八字[illegible]慓悍何其籠罩靡前張虛駕
誕至如是之甚哉故我謂其言之慓悍益以此也言有關
於一時一事之利害者不足爲輕重也伏生爲秦博士職
掌先秦之古經必不忍本有二篇無故而合之以爲一篇
本有首文無故而删之以爲突出也漢定之時古經出壁
教齊魯者此也傳晁錯此此也立學官者此也何有所謂
舜典哉迨孝武時幾乎百年之間安國創爲古文以壓今
文之不古復出數篇以乿正經之多嫣無非欲古文之顯
售於世耳何有所謂二十八字哉元成間張霸分析二十
三篇都爲百篇之目歲月彌久紕繆宜露揣摩者力汲微
没滅亦未有所謂二十八字也東晉之謚投會乘隙造爲
近理之文冒稱安國之本前偽雖傾後偽更昌尚無有所

謂二十八字也齊隋之間黠者視之疑其未完增廿有八
字其心畏首畏尾委曲蓋遮沉則從而敎之曰此非方興
之所爲乃安國書之本有也非南齊之始出乃漢武世之
已然也彼方患於無根群之以伏法沉則指以植根之不
援彼方憂於不繼承之以購求沉則示以發源之甚長歲
之因去幾至千年航頭一見之外別無他古文注疏遍於
天下無慮百千萬本無此文字虛而爲盈無而爲有沉何
其脫空誇詐全無忠信誠慤之實心耶羽翮宵夫之偽符
張之於數百年之上幽沉至神之正經擠之於草莽塵埃
埃之變是其禍賊豈將關於一時一事之利害耶實有殘
帝王萬世之大經大法者兼故我謂其言之禍賊者益以
此也類達曰[illegible]老不[illegible]書沉亦曰然曰女子傳言教
錯沉亦曰然[illegible]後[illegible]入伏生書內沉亦曰然媒蘖
正經惟恐其不篤摧毀聖序惟恐其殘崇重偽書惟恐其
不亢不知舜典序康王誥之偽增乃至以寇賊攻寇賊而
不自覺不知皋謨序本非爲大禹益稷作乃至以砥砆勵
入夜光之中而不能辨不考成王封伯禽康叔唐叔之
故與猥以周公奉王命之誥譏爲武王之誥不考康叔
嫁以自樂五子用失乎家衛之楚詞抄絳冤辛猥以有窮
后羿之田移爲太康之田他若丕子之責棐宇之訓自叙
爲自恕之義直扱其師說之正而不顧毋論其他只免與
一篇之傳沉或增或滅或移先後一矛一盾吳迥十餘處
惜先師之手澤采如是哉我書春秋與齊豹盜

尚書纂古譜

吳先生曰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至晉梅賾始增多二十五篇稱為孔子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授頤頤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皆指為逸書則是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皆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生二十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者為之纂言

一恢復堯典之正經（東晉人割為舜典若又削南齊偽傳二十八字恢復堯典之舊）

一恢復皋陶謨之正經（削大禹謨私增及棄稷改作益稷為恢復皋陶謨之舊）

一恢復盤庚之正經（削張霸私析為三篇二字還盤庚之舊）

一恢復顧命之正經（削古文始分王若曰後改王出應門外為康王之誥者還顧命之舊）

一虞書二篇復而虞壁出之經完（先古文五篇廢後古文三篇復秦削之虞書復舊）

一夏書二篇復而夏壁出之經完（先古文二篇廢後古文二篇復秦削之夏書復舊）

一商書五篇復而商壁出之經完（先古文六篇敗後古文十一篇復秦削之復舊）

一周書十九篇復而周壁出之經完（安國古文三篇敗謹古文十二篇復秦削之復舊）

以上臨川吳先生復古之功與伏生壁經之功相為首尾前之諸儒皆不能及特表而出之於右

自序

古文出而聖經受裂聖序受誣可為痛哭者三可為流涕者五可為長太息者十泰誓十六篇孔安國古文也自舜典至冏命一時頭行蠱惑人心迷而不返者四百餘年來人之辭昏而奪易其耳目心知為聖經之害大矣然鄒而非醉漏而匪偷東晉之際而廢棄不行矣二十五篇之出皇甫謐所造也自大禹謨至冏命又有大序及傳因冒稱安國古文受外弟梁柳柳受臧曹曹授梅賾獻上而施行焉則近理而亂真矣英才閎世誦習靡懈老師宿儒表章於世體分二手文非三古安國且自不終託之將以誰欺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姚方興偶見於航頭之地開皇時購求得之膠粘瓜合叢葺人為譎怪戲薄偽更增偽古文相繼賊經長此欲以安窮安國挽貌類之陽虎厠之仲尼之座謚為言行氣象近似之有若事以所事孔子方與假稱成帝子子與而實乃卜者王郎世無任光邳彤何怪河朔諸郡望風降附故曰可為哭者三此也夫子堯典一篇耳割其半以畀舜典使堯有上體而截斷腰與下體舜有下體而鄉棄項與元首夫子皋陶謨一篇耳割其半以畀棄稷命禹以昌言文氣方承丹改作益稷覺前擬未工夫子顧命一篇耳割其半以畀康誥誥吉服受褒冕得罪名教釋冕反喪服贅語安承夫子本無舜典康王誥也妄立二杜撰二序聖序首言皋陶矢厥謨也闌入大禹謨[illegible]字禹相承賊聖經安意為之一閏封僭逆辭然不享故曰

可為流涕者五此也献首於王安國讀奠為寘旅底貢
厥奠謚釋奠為大不曰謚盜楷矢石弩之對反曰吾師亦
嘗穫名伯之言云耳為山未成一簣夫子取學之言也今
曰本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則譬如平地雖覆一簣又本
之古文何篇不為二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夫子由汞之言
也今曰本諸不學墻面是取之於古文出之以其體之口
氣何異於禦也矣諒之象天地人鬼神四句連類而發乃
前無古之句法今曰本諸益而倒用之則滿招變譏受流
時乃地道滿招惡譏受好時乃人道滿招害譏受福時乃
鬼神又得之古文何人乎不矜莫爭誰謂弗譏師嫌弗譏
則如降之益拒若此余何弗察告君不引后克艱厥后而
引人之言觀亡哉東晉前包冲晏皆讀孝乎惟孝為句
東晉後始謂之言孝如此君陳篇其隱若儒者之洞庭
彭蠡乎天之歷數在爾躬舜益之十五言允執其中舜益
之三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益之六言今止曰亦以命
禹非没善哉不矜不伐今見道德經危微精一今見道德
經衆非元后何戴今見内史過所引無一句無所本哉造
古文者欲援序以立赤幟故散壁出之序而空之推泰誓
以足壁出之目皆以序為夫子所作而欲擅為已出之功
特以子長書法之嚴故不敢耳亡篇以序而知偽書以序
而辨諸儒莫知妄加掎摭衛之故典與序脗合猶恐異說
宜不妄哉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其他背理而傷道者
難適以筆記前徒倒戈之血淵亞聖讀書之不精竊將二
十五篇之古文黜易泰誓十六篇之古文追敘大儒良史

名卿大夫博極羣書者僅見安國之粗凡若此可以類推
矣户部亞卿陳君儒曰古人若偽夫子何為不刪對曰先
夫子而出者見正於夫子矣三墳五典伯禽唐誥等篇是
也安國古文出漢武世謚文文出典午東方興二十八字
出齊隋間夫子未見安得而刪之哉曰王陽明執古本大
學不從程朱大學今之設科取士猶用程朱定本陽明何
益曰至當惟定於理而已矣曾子引詩書以證者凡有五
新字以此知經文斤字倆傍誤為見字倆傍故曰親當作
新經文三綱八目而曾引詩書以證者知本知之至與所
謂誠其意者一章淆次在至善二節及明新正於信三
章之上故曰更考經文别為次第於左得天機為識字袟
天叙於錯簡以證　經以經統傳此乃程朱所以為心得
之妙而彼陽明不過執古之固耳曰子之論大學有理對
曰吾之論尚書亦若大學而已矣

自叙譜

羲軒其燬始我經術儒熾其焱壞我心術四代之書篇七
十七僭羡盈百或泳之孖自齊聖神莫之或墍本本元元
完我聖目作尚書全經目録譜第一
經黜其羨序言其意提綱挈要非相為賜盍篹載罷駿朊
載駟各單尹旦叱名醒義匪若故訓圂辭蔓衍方設居方
别生分類洛汭之頌夏康娱棄醜夏歸亳鳩方之値升陑
至坰句多失墜遷社不可俘厥寶端成湯已往外二仲四
祁相之遷耿圮尤喟營求諸野鼎耳記異十有一年戎殷
殪已十有三年訪道甚勤唐叔歸禾以諷辭也周公嘉禾

以信恣也殺之餘民頑難帥也王命託公鎮以懿也康酒
梓材洪大誥治也君奭將老毖蒲誌也毖姑之其義極致
也分正里居成周地也君牙伯槃岐周是寄也割頑命半
畸以畀也立國於費言首可肆也七篇之義匪此莫記也
唯覺聖心退以遊也妣娉有國祇莫覲也作尚書序譜第
二
識天下道里之與圖孰與知帝王經世之大法當秦焚書
侍博士伏生壁㝉其商周之書其所知者大且洽當高祖
入關時蕭相國何收天下與地之圖其所知者小且狹噫
使何也能有伏生之知豈高明則夫子之六經必不至於
亡矣使生也而得何之位能出其壓掐秕糠則足以其主
上如文武之功用明德懷 歹夾若矣作伏生壁經經譜第
三

卷 全 麻石館

知難而識漢定而求至誠懇到難危弗休聖經程我心世
事程我畔贏旗楚殘則莫敢我譜發往日所崴如獲我璽
珍時哉哉時不我與珠流離患難脫身跳今來歸自荒
亂惜失亡者多旗球席脫杞欵揖柔不得為完好之乘舟
然永永奕世之下神交堯舜禹湯文武目接夔卑稷單盤周
台老一時同堂合席以相酬為可不知其所由哉吾以為
豐功茂績當銘彝鼎而祀千秋者矣作伏生得經二十九
篇譜第四
列諸前廿八篇曰經條諸後總一篇曰序經猶璽圖所有
序如圖園策藥經猶九獻所奏鈞天帝樂序猶巨目深爪
作其鱗之而業虛廿有八篇猶易經分二篇也經篇各言

意猶易序卦列後鄭也經猶六經序猶論語始也博士所
財既也藏於一處終也神所錫予下炊弗及經多逸去二
十九篇書法匪紓即教攸及究以封姬青以謹呂安國獻
序獨昭衆稷餓空豐黍脈子識陋乃以野次砂硃仰充巨
擅頑礎予甚悼焉毋自貽阻作太史修裁序篇譜第五
從周同文為下不倍陪臣雖聖改王易代已則為之亂賊
矣慈古文尚治逆祖可慨廿有八篇列爾是配聖序殿後
允晶弗暖欝攸之阨大經猶在古文之阨寓宙窸窣東京
之儒拮挈莫貸殆似有若吡避而退黙謐抵隙巧蒐罥昧
英材蓋世紛然受變前偽既奔後借據內鑿殖眠破匪我
心憤砍發墨守箴盲起廢皆之顛行豈賊謚受謚監不遠
在彼前漬我 以別之鋤草 類以昭聖經以懲狂悖作孔
安國尋治古文譜第六 泰誓譜第七古文十六篇譜

卷 全 麻石館

第八安國增序譜第九
安國旁覓張霸穿鑿分泰誓三篇推入正經之郭易舜典
益稷序增伏生書為三十四後遂以泰誓即為張霸所作
九共非約九篇霸拓增古文書為二十四後遂以十六篇
亦為張霸所作他若民間所傳河內女子所獻別錄因之
五十八篇是横背惑誣之齗譎諧調之托落至蔡鴆不克
穿鑿焉之未弭星火乘夜以吐燐漣據狐窟而舞樂矣作
霸向增泰譜第十古文相傳譜第十一孚長梧擘譜第十
二
摧怪漏之偽者易為力排近理之偽者難為功孔安國夫
子之苗裔周知以大孝為孝精忠為忠也知有蘇明純犧

之豈不知有明德至誠之隆也秦人嗑炬伏生藏七十七
篇之經及後序一篇於壁中也漢定求之經亡四十九篇
僅得二十八篇聖序亦幸存而不空也太史嚴厥書法曰
廿有九篇彷彿乎獲麟之至公也聖子聖孫奉以周旋罔
敢墜訌致爽昭假天格其衷足以上通顥穹而神歆無斁
也冬之何悵失亡之多任私智為工也文含篇而反顛篇
截首而割終也謀泰體而勸入說無師而妄叢也離披為
巽紛其為衍孽蔓為姦誕因為賸舞智以誣聖張皇而為
充也猗儒之漁拳猥額侗如土譟然委地蠍矣如雪濃然
見睍曬矣東晉士安姦丙之雌自矜嘴距俯視群蒙縈固
堅城不憚環攻塹濬深池刀靚戰緣機心機磐其技十倍
於乃翁能方能圓其巧萬端乎作俑子所不語安國慘之
力去微言後則寵之諸書所引安國書之通而闌入後則
雄之霸析向別誰能逆轍并作一人樂而不忱歆怪固述
無由後同旃為赤幟恰而弗惘饅鴨往屑燕石是瓏黎老
播棄比諜頑童天王出居子帶尊崇世祖奔渡卜者望風
以聾為昭昭反似聾以瞽為明明反似瞽呂猶為橐呂贊
為芳以朴為璞以丹為蟒十有六篇桃虫螫蜂廿有五篇
在東蛛蝶出蜂鬻矣晞故指東前之安國已敗厥躬窃名
安國盧胡含龍無論漢晉耦俱斯釜傷我嘉穀憂心有忡
無慮今故均之狄戎猜我華夏勞心忍忍天淊於降瞧觳
於穿數千百年修夜之宮祠析成平以纘汩共掀我兩雕
以經穹窿作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譜第十三
位平稚程紛然見愛冲類於朝言出衆截必不擇攻惕然

豈對獻上施行胡不若仲真之慷慨冲於君陳湯誥諸篇
見未之逃誣之綦厚至今莫溉作鄭冲受誣譜第十四
若柳者無能為謠役者也冲偷責之曹頤闕之謠於授受
殊無所益柳孰知不益之益乃古文之宅作謠不與授受
古文譜第十五
先有世紀在胃而後可妙古文之筆鋒袖必長舞則工錢
必多賈則蘇彼冲偷柳曹頤烏足以從之作帝王世紀譜
第十六
折楊黄華聞者嗑然古文於折楊黄華馭美考之史漢史
漢不合考之三國三國不荅考之西晉西晉不納唯其無
之是以闕之若或有之則作史漢考譜第十七董
卿注孟子考譜第十八虞翻注禮記考譜第十九弘嗣注
國語考譜第二十冲安解論語考譜第二十一元凱注左
傳考譜第二十二
歷考兩漢三國西晉之書先不見跡跡歛視反探乃在與
午渡江之國僻駕言者冲獻上乃頤百世思沛繁謚之寃
吡作古文根株譜第二十三
徵乎恰乎我窮其殊駁乎氿乎我界之崖探淵涉窈追窮
其身色件令是程匪肯諧是謀或改文而勒序或增序而
剗溝析百篇目孔穎霸頭冠黼冕共協軀王剗以傅安國
其計益偷作根株削掘譜第二十四
壁出聖經碎如曜靈上帝雖神莫保他瞑安國舉舉知劣
孥瓶乃以私知代補亡經惻日之亡明易之以爝螢析北
通跳如壓廷鼠蔡七種類不班白青與午之釆狐桑辨胜

託名安國宜滅宬霆然皆未有篇首之文錯落妖星迸裂
我聖文之洪型於戕本不足以惑人是非悪是非之悝悝
乃唐宋之儒不公不寧有懷二心者弗克共聖人之明刑
後人僞得篇首字譜第二十五
僭之厄頴達強之僭之戕頴達鷄之建武未上頴達喪之
開皇壽得頴達將之子與之郎頴達趨降新室之狂頴達
輔亢荆楚陸梁乃向戎之妨犬戎披猖賨中僕之戕僭泯
孔僨頴達章章作頴達帝門孔傳譜第二十六
衣于抠婦翁之殊佃聖心罔舍我伏腴集彼孔枯孔跌謐
沽尊之以航頸之狐冠隂疽痛不悟正經萬世之楔其心
甚恐其智甚汚其術甚迂其説甚誑有若鄭君為暴籍圖
吐氣如雲為之捐驅君子謂之侏侏作蔡沉異於曾子譜

第二十七
往而廻天行戠經出伏壁蘼不能災孔謫終北謚姦以胎
南齊草竊婴兒未孩專門崇姦崑崙裂開䂮清燕潔豪起
草莽挽回正經登之春臺如掃浮瞳如滌塵埃巍巍大圜
惟我埏垓作尚書纂言譜第二十八
古文之迭敝二曜以之不明宵夫之僞得太清為之莫清
奉命也之明哲湯平復古之功宏矣天穹窿而在上日月
下炤理不贏所閼者頴聖經空聖序誤信脱出之泰誓孫
當廿九之法語惟刑謚采政忽三承渡河莫之勝揭不用
命之戮先執妻子以示奚堪用之邵誓湯取法乎甘渼南
入洛北沛江來南廻北會柄俱東滙鋪敦淮鋭漳南莫支
退屯於為北無清派南靡濁猗三江之名判之以斯疾趨

赴海水不横披不致淤蘇震澤恬兎一卜王體再卜鄘代
三卜身在囹害求終一再無閡啓籥從之并吉乃退文考
受命寧考殫般乃塞兄嵌庚辟封分梓材首章逵大家以
慎罰後章逵王以勤明德乖不扤中天下而立是曰明辟
始宅中土新辟奕奕天王臨崩尊揚末命臣致生之顧命
甫更差予小子抱其質直不廢于學夙夜勤力匪若上知
百以一識庶竭愚得以稗秭億作自述譜第二十九
撚經序廿九陽浴咸池暾㯹桒以僭敢安國傷僭乎僭謚
未殃僭斯下逮隋唐儒不令縱熾猖勢寧久終必亡纂言
復瑩緝明經莫翼極四方更無邪慝紊萬光

尚書譜五卷明旌川梅氏撰尚以闢古文之僞博考互證不
遺餘力間有吹毛求疵失之太苛者文亦傷繁惟其引據史
傳原文隨人隨事分類詳列俾後學讀之則尚書一經之源
委昭然如指諸掌而古文之為僞可不辨自見矣是足取也
尔於維揚借得馬氏叢書樓抄本因亟手録之中多脫簡誤
字始仍未悉俟再得善本校正馬馬氏原抄本計一百三十
頁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乙亥長至前數日秀水朱休承識
史記載尚書序譜第五内空三處脫一處
寧不學顧哉細字下空十七字
于成湯時細字上脫去數行
汏丁之時上空八字
明耳而明武之下[illegible]篇廿[illegible]壁藏細子上共空七一行
十五字
武王本紀條内空一處
安國尚治古文古下文體體別上共空四十四行又十三字
古[illegible]根株削梃譜内空處
[illegible]命之下中是明倦於勤之上共空廿二行又五字
孔穎達尚門孔傳譜内空一處
一之丁之太甲之上共空四十四行又二字
其自序中之次第門目與其書中之次第門目亦不盡合
梅氏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助教終塩課司
提舉

尚書辨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共較

讀書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道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滛至于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徑竇遂多荒宕隱怪縱横飛箝種種異說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說其辨以相高而六經之言被其薄蝕眞贋始混淆矣百家蠭涌議論厖雜吸聒而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畀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僞言莫多于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闇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即稱儒者粗能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僞編皆託塚中壁間之蠧鼠璞雜進筌竿不分至于今二千餘年承訛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蕃息不復可簡別矣如後世之爲典爲考爲志爲畧用力雖勤而源本不清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

皆已引爲繩墨據爲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繩墨者之非繩墨所謂根柢者之非根柢也自非卓識烏能鑑別

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遐響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濇蓋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舂容爾雅清風習習然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漢以後刓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臯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體有意舒散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眞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眞贋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杜撰今觀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朝二百年盛事臯陶一謨僅七百言五臣弼主洪猷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

辭竹簡篆書記載繁難自不能多予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偕亡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予初不解所謂何獨書稱誣乎及讀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删書所纔百餘年簡編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僞作愈甚也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眞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要之非古人完璧矣

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因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僞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删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爲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皐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古聖文辭深奥精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摸倣而音節句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楊雄作大玄擬易爻象腸胃俱喔轉覺後塵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書不難讀首當觀世代升降與先後治亂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予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幷序卦以爲無用況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辭條理血脉自然貫串朱子謂書難曉決無盡解之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爲易簡直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爲偶合不得則强世代從篇目强篇目從文字畢竟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焉得不盡改古序解易亦然但執爻象都不理會序卦焉得不疑序卦爲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焉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

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焉能解聖人之語及稱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應知千古少讀書人

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之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烝涌騰沓不可摶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手姿濟楚如鷞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娬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作讀結澀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喨滚滚追逐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索然盡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

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歛彩晶光自爾艷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鬯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爽氤氳氣象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識者以呂易嬴久假不歸依附聖經攻之有投鼠之忌如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發難是以其姑息養其蟊賊也湯武不弒君天下何時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弒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澀如官司行移文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按大誥康誥有何俗語而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頒布必經聖人之手雖史官潤色亦本聖人口澤故其言多淵慤而神理溢于辭章之外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溫如春冷如秋

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紬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心曲親炙其眷宇而聆其謦欬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或後人假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後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人文字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

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為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

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真足為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為達正是齒牙喋喋不與精神命脉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真實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誥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真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唯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孔書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其所引當世已

無全文摹倣補緝非古之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縝栗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并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按步倣效故其語勢徧側如室中演棒四斑不得自由若真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展真贗功沽天

地懸隔
愚讀伏書二十八篇觀二帝同典五臣共謨益信古人制作精深按周書知周公無殺管叔事益信孔書爲妄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秦誓眞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奧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弁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計當日所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illegible]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于存記有樂官典守故多至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止此假如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眞與僞之別也

尚書篇目

尚上也上世帝王之書也按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秦時禁書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使大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目如左當時有僞泰誓一篇弁行合爲二十九篇皆以今文隸法傳寫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比伏生多二十五篇經皆古蝌蚪文字遂稱伏生書爲今文尚書云

虞書二篇
堯典　皐陶謨第一卷
夏書二篇
禹貢　甘誓第二卷
商書五篇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第三卷
周書十九篇
牧誓　洪範第四卷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第五卷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第六卷　君奭　多

方　立政　顧命卷第七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卷第八

右四代書共二十有八篇皆漢伏生所授也

尚書辨解卷一

郝敬解

虞書

書始于唐而稱虞者堯典成于虞史也

堯典

典常也籍謂之典言後世以為常法也禮大學篇引此書稱帝典二帝同典其來已久古之良史用意精深唐虞首治聖神際會百有餘年堯立而舜相舜攝而堯老五臣同心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坤亨泰之運也故史臣合二帝為一典序堯殂落于舜攝政之後序舜受終于堯未崩之前如易首乾坤為父母而皋陶一謨亦包舉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以誌明良會遇千古一時之盛非如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子云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正謂此耳至孔書割裂此義遂泯使揖讓之世無異于革命之代非聖人刪書與古史制作之深意不可不辨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曰史臣自言也若追擬之辭稽考也堯高遠之稱帝號也放勲帝名堯德欽敬清明文懿叡思安安自得

天性不勉允能謙恭遜讓盛德光輝被及四外精神通于上下六合會爲一身即孔子所謂蕩蕩則天者也堯能自昭明其俊大之德如此格至也通也史臣誦堯德極四表上下而其本惟曰恭讓學者可以知驕泰之爲失矣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烏變時雍

此言恭讓之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九族謂同姓由身以上四世身以下四世爲九以家言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内之民近而少故言姓姓之言生也

萬邦天下之民多而遠故望之而其首黎然黎黑色言堯以恭讓之德親愛其家人則家人和睦以均平顯別其國人則國人無紊亂以協理調和萬邦則盡萬邦之黎民於乎改變至是和雍也於歎美辭世道民風莫美于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乃命羲和欽若昊(豪上聲)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堯首治之君也天時首治之事也羲和二氏掌曆象之官昊廣大貌曆者紀時之書象者觀天之器辰時也謂日月會于十二次之時也日行遠地一周而爲一日月行每三十日與日會而爲一月星有五緯二十八經及衆星皆謂星星之次舍皆謂辰而日月所會則十有二辰也日月星辰者四時節候所由生曆以歷之象以像之敬記其時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故首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魚)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自)尾

天道高遠曆象雖設猶恐或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考日晷之參差觀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羲仲羲氏之屬宅居也嵎夷東極地名日所出曰暘谷就此考驗日景非爲定居也寅敬也賓

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驗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雨水驚蟄之類凡教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日中謂春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其形如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殷當中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蓋四時節序不齊先度四方日景驗初昏中星以定二至二分然後四時之氣可推此命官之意曆象之要也厥民驗諸民也析者春氣溫入民出作分析也鳥獸驗諸物也孳字

通變也尾交接也
周天二十八宿環列隨天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龜形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虎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鳥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有定位而天旋不停天體北高南下北極本天中而斜倚在北南極沒入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各以時出昏見于南方日行與天行參差故春則南方朱鳥見夏則東方蒼龍見秋則北方玄武見冬則西方白虎見而夏秋冬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居西中昴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昴以中一宿言也春秋言殷夏冬言正者春秋二分當陰陽之中夏冬二至正陰陽之紀卯酉為中子午為正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既命羲仲重命羲叔也南交極南地名訛化也夏月物蕃盛而變化如立夏夏至小暑大暑之類凡教民耘耔之事皆所謂平秩南訛也致引而至于中以測日南北之晷也天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日行南陸近地偏側故日短而其表景長致日之中則南北可知日永夏至晝六十刻也火心星也東方蒼龍七宿之中夏至昏見于南方正陽司令夏方中也厥民因暑氣盛人思因依自蔽也希革鳥獸羽毛希少變革皆所謂南氣之訛化　以平秩矣訛史記作譌註為也夏言為猶春言作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仙上聲
和仲和氏之屬昧谷西方日入之鄉餞送也納日將入之日初出迎之將入送之昏謂測其景也西成者

天氣至西化育成就如立秋秋分白露霜降之類教民秋收之事皆所謂平秩西成也宵夜也夜中者秋分夜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春言日秋言宵者陽主日陰主夜日出故言日日納故言宵虛北方玄武七宿之中以秋分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殷者秋分當陰中也夷平也秋涼暑退人氣平夷也毛毨毛落更生新鮮也凡此皆天時西成之氣驗乎此而知所平秩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郁鳥獸氄冗毛
幽都北極背陽之地故曰幽在察也朔猶蘇也天氣

行比萬物死復蘇也易更也物蘇更始故曰朔易如立冬冬至大雪小雪之類教民改歲之事皆所謂平在朔易也日短者日行南陸晝四十刻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中冬至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正者冬至陰極子位正陰也隩室中深處天氣寒而人民深居也氄毛毛細柔溫煖也此朔易之氣驗之幽都可知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又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嘆辭有嘆而告者咨羲和之類是也有嘆而問者疇咨若予采之類是也暨及也羲暨和總命四官也

四時一周曰朞六旬六十日也三百六十有六日者一歲二十四氣之全日也每月三十日分二氣十二月二十四氣當爲三百六十日外多六日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一日按天一度是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百刻則四分日之一爲二十五刻亦準一日故爲三百六十又六日按天一周是爲一歲也月所以十二者天旋地外日旋天中較天行稍遲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天一度天行進一度與日會是爲一日而月之行比日又遲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半反退與月

遇是爲一月遇周十二次是爲一歲十二月也然月有大小何也每二十九日半月及于日兩月各二十九日又各有强半之日不可分故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所以置閏月者一歲二十四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爲每歲氣盈之六日也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而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輒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爲每歲朔虛之六日也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

者多于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六日者又多于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置閏則盈者益盈而日漸贏朔虛不置閏則虛者愈虛而月漸縮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矣五年則多六十日可再閏矣閏之言閒也參差之義又閏之言潤也浸積之義三年不置閏則歲差一月久之則四時乖歲功不成故堯命羲和曆象置閏以定時成歲則百職信理庶事熙明也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蓋五年餘

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于上如人體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環列爲體二十八宿旋轉即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計之每日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日是爲一度每一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也月陰精遲緩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三度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處又遲二日爲二十九日有奇乃退遇日是爲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寒暑晝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爲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爲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爲天主故行不遠于天

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畢于日而遲然而月之會天反數日之會天反疏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而及之也非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即成日月退處日退少故其遇遲月退十餘倍于日故遇最速曆家以天爲東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爲退也背以易理推之八卦之運皆始于東南終于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曰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上聲)齊曰胤(孕)子朱啟明帝曰吁嚚(銀)訟可乎

疇孰通咨嗟問也若猶宜也時是也問誰哉宜是升用者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啟通也資性通明也吁怪歎辭言不忠信曰嚚訟爭辨也雖有明通之資利口彊辯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都)曰都共工方鳩僝(剗)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堯問誰宜任予事者驩兜臣名都歎美辭共

工官名鳩糾也僝衆也方鳩聚衆功稱其敏幹也堯
言其爲人也靜則善言用則行違貌飾爲恭行事滅
天理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如字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衮哉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皷上族岳曰异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
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主四方諸侯之事蓋一人領之湯湯水盛
貌洪大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乘也陵丘陵言水沒山
陵也滔天水連天也俾乂使治也僉皆也鯀崇伯名

咈不然之辭方不行也圓則行方則止命令也圮敗
也族類也鯀爲人很愎自用事上不順與衆不和也
异者强舉之辭試之乃可知也堯于是使鯀往九年
功弗成舜殛之堯先知過諸臣遠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
鄙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
二女釐降二女于嬀圭汭芮嬪于虞帝曰欽哉
古人自稱皆曰朕堯十六歲自唐侯爲天子在位七
十載時年八十有六庸命謂事上忠順非鯀之方命
丹朱之傲比也巽遜通以帝位遜授也否鄙通忝辱
也明明明舉諸臣在位明顯者有德稱帝位雖在微
賤揚舉之無擇于貴賤也側陋卑下也帝心知有舜
然舉必先廷臣而後及側陋者以天下之大與庶人
古所未有故必自廷臣始廷臣不敢當而後及其餘
曰吾不擇貴賤而後衆乃敢舉舜也舉出于衆而後
帝之用之也公師衆也錫猶貢也予也上命而下貢
下獻而上賞曰錫猶禹貢揚荊豫之言錫貢也無妻
曰鰥俞者喜悅之辭言予亦聞之而其人果如何也

瞽舜父名頑不仁也嚚不信也象舜異母弟也傲很
也諧和也烝烝上進罔覺之意乂治也格挌通扞禦
也姦惡也在內曰姦如謀浚井焚廩之類防禦過則
傷恩舜怡然順受而和之以孝精誠上達烝烝然如
氤氳氣升潛乎嘿化父母之頑嚚弟象之傲自然乂
治初非有待于防禦禁格也蓋眞仁純孝感動于形
迹之外而自然冰釋格姦而乂人可能也烝烝乂而
不格姦非聖神不能女以女妻之也時是也刑法則
也釐予也詩曰釐爾士女降下也謂下嫁也嬀水名
汭水北舜所居也嬪婦也欽哉者堯女舜而命舜之

辭按諸臣薦舜曰鰥是欲帝女之也堯飭釐以女君臣之間篤信如此千古遭逢無如堯舜千古不復有舜尤不復有堯矣是以史臣紀二帝同典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承上文我其試哉之事徽和也五典五常也愼徽謂使舜和五常教民而民無違教蓋司徒之官也揆度也揆度百事宰衡之職也下文舜咨百揆僉曰禹作司空則唐虞之百揆即司空也是時水土未平故司空首百職舜相堯禹相舜皆爲之賓禮客也四方

諸侯至者以賓禮之蓋宗伯之職也四門四方賓至之門穆穆肅清也大麓深山茂林也洪水方割使舜相山澤出入林莽遇暴風雷雨不迷亂失常也此四者即孟子所謂天與之人與之雖四岳庸命何能及此乃所謂明德無忝帝位者矣

按孔書分帝曰欽哉以前爲堯典于愼徽五典上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六語二十八字合下别爲舜典說見孔書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格感召也蓋相知之深而屬以心腹之辭底猶至也詢問汝以事而考質汝所言至可成功于今三年久而益信明非嚚訟庸違者比也自古聖人觀人惟言與行堯以此知舜故使升陟帝位舜謙讓己德弗堪繼嗣至正月上旬堯進舜于文祖廟付以天下堯老託舜終事孟子所謂堯老舜攝也文祖堯祖也

凡言格者抵至通透之意古字格與假聲近空虛曰假貫徹曰格假者轉移格者更變義亦相近凡言底者極至安定之意或从厎上無點訓致有如厎平底

績厎至底豫之類何得作致訓孔書槩用訓詁耳

在璿旋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因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以下皆舜攝政之事在察也璣衡觀天文之器璿玉也璣以玉爲機轉運以象天體也衡以玉爲横軸以貫璣也漢以來謂之渾天儀璿玉者珍重之名七政日月五星七者經緯運行天之政也堯欽若昊天舜攝堯事亦首天時政莫大乎此肆猶遂也類祭天神也天象無形以氣爲類如東郊祭春南郊祭夏各

以方類也禋煙通香氣也古者宗廟之祭焚蕭與脂使煙氣旁達合神于漠故謂祭爲禋六宗義黄以來列聖之嘗祀者其目未詳宗尊也或云虞氏宗廟三昭三穆也祭法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愚按此言上帝爲天六宗爲人山川爲地周禮天神人鬼地祇之說本此不得以六宗爲天神明矣望遠望爲壇以祭也山川祭法謂山林川谷出雲爲風雨者也類禋望皆取潛通義類象也禋氣也望觀也偏周偏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先賢往哲之類輯斂而合之也五瑞五等諸侯分封之圭舜既攝行天子事則畿

甸諸侯首覲先斂其圭以考信也既月月既望蓋正月之中旬乃日擇覲日也四岳總領方岳如後世大監二伯也羣牧十二州牧也班瑞既覲復還也羣后畿甸諸侯也若四方之諸侯則巡守肆覲而岳牧與中諸侯先覲也按孟子謂堯老舜攝堯在舜未嘗爲天子然祀天覲后皆行天子事何也祖廟受終堯固以天下與舜廷臣師錫天下固以天子望舜矣其卽位改元雖在堯崩之後而其行天子事則自受終時始矣豈其非天子而敢爲天子之事乎自古惟堯之于舜爲然故孔子贊其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明始終一體之義若夫舜耄倦勤則孔書因襲附會之說耳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守之事前此或未有也舜以側陋師錫堯老代終欲親爲撫循其民而任其勞後遂以爲常典耳歲二

月卽朝岳牧之交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法天時也東岳岱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不言中岳者中諸侯先覲則中岳已先望也岱獨云宗者東爲帝首出之鄉也柴燔柴升煙以告至也望秩望名山大川脩常祭也秩常也祭有常典故謂之秩東方之祭亦猶畿甸之類禋望也肆遂也東后東諸侯也協合也時謂四時月謂十二月正謂歲首日謂三百六旬六日此申明曆象也律謂六律截竹爲十二管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陰陽各六長短有差相間吹之以正五音者也度量衡皆本律黃鍾之

管而生黄鍾之管長九寸以秬黍實之每黍一粒其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是謂五度黄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謂五量一龠之黍重十二銖兩龠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謂五權同者較之使齊也五禮謂五等諸侯朝覲之禮如下文王帛贄皆是也五玉謂五等諸侯之瑞王卽圭也三帛謂貢幣也帛牲皆所以贄諸侯有五等而幣帛惟三等謂大國次國小國也二生一死贄謂諸侯來見所贄牲牢每品以三

爲率內用一死者告殺且戒不用命也五器卽五玉如者始至弁納覲畢各如器還之不亂也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卽此意五玉亦猶畿內之輯瑞如五器亦猶畿內之班瑞卒謂東巡守畢乃復復之南岳也猶論語則不復也之復一方事畢復之一方也四岳旣徧乃歸告至于藝祖廟堯大祖也藝樹也始建國之祖特一牲也五載一巡守定期也羣后四朝謂四年之內四方諸侯述職來朝于京師也敷陳也奏進也陳進以言諸侯以爲政之謨陳于天子也明試以功天子考徵其治事之功也車服以庸錫之車騎服色旌表其功用也協時日以下天子適諸侯之事敷奏以下諸侯朝于天子之事夫舜以一歲之內周行天下萬有餘里可謂勤已然當時不以爲擾後世頌其無爲者何哉孔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孟子謂飯糗茹草若固有之王通氏謂儀衛少而徵求寡宜其用不費而民不勞也禹踵而行之勤儉無異于舜故夏民有一遊之頌後王以世胄在位無舜禹之恭儉欲踵巡守之事鮮不敝矣況于周穆王秦始皇之甚焉者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堯時天下九州冀兗青徐荆楊豫梁雍也舜巡守以冀青二州地廣割冀爲幽州幷州割青爲營州是十有二也肇始也封表也十二州各封表其境內名山爲一州之鎭濬疏通也川十二州之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省災肆赦怙戶上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示也猶周禮懸治法于象魏使民觀象之象卽律令也典常也流宥以下六條皆所謂典也流放竄也

宥寬減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古謂之肉刑用刀鋸割截人肢體刑之重者本書尤三苗之法後世襲用之說見呂刑至舜始宥而易以流也其次鞭其次扑其次贖其次赦犯五刑者憐其無知企其改圖故放流之以責其終不悛然後即其地殺之如四凶是也其次鞭刑垂革條于木末官府拷訊之刑其次扑刑用榎楚二物教誨戒飭之刑其次贖刑小過使納金有差刑之最輕者猶未赦也過誤爲眚不幸爲災則縱肆舍赦之并贖亦免矣所以然者無非企民之令終耳至終不肯悛或恃上之寬或憑己之狡或一人

而屢犯或他人而故作是有心怙終爲賊而已賊則殺離其身首鞭扑不足金不贖赦不及矣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臣贊舜好生之心是制刑之本也共工驩兜三苗鯀罪皆當五刑始皆流宥至于怙終乃殺之天下所以戴德畏威咸心服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贖刑者非贖五刑與鞭扑贖自爲一刑也金不必皆黃白銅鐵亦金也贖必有等洪荒之民貲省金多故贖爲輕刑與呂刑贖法異或曰堯不誅四凶何也天下事非一聖人所能兼罪惡未盈聖人亦不忍先發放流能改雖舜亦將宥之

耳故堯之不誅與舜流宥之意同肇州封山濬川者巡守之事象刑誅凶者明試考功之事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自正月上日攝位至是二十有八年堯乃崩殂落者人死魂殂魄落也殂逝也落僵仆貌畿內百姓如喪父母四海三年之內凄寂無音樂哀慕之至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十六爲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又三載老不聽政又二十八載享國共一百有一年壽一百一十有七歲史臣記于此故帝典本爲一篇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以下舜即帝位以後事舜之勤勞已備于攝政二十八載之中即位以後分命九官十二牧無爲而治矣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堯喪之明年正月朔舜告于堯祖廟乃即帝位即位而詢訪四岳開登俊之路徹壅蔽之私賢才登庸聰明四達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四岳主監視四方故以耳目詢之十二牧十二州之牧舜嗟告十二牧曰食哉言民生在食也

惟時言足食在時也農不失時則食可使足牧職養
民故以此告之柔遠能邇以下四語史臣贊舜之辭
于民遠者柔而撫慰之近者能而馴擾之惇厚其德
允體其元元善也仁愛如此至于任用羣臣如四岳
九官十二牧畜之于始又考之于終其難其慎不敢
忽易所以衆正布列致治之效至于有苗格蠻夷率
服也下節乃言任人之事蓋君德盡于體元可以自
勉治天下在于得人尤難輕任故知人如堯四凶猶
在焉得不難天地無不包日月無不照故二帝同德
一體也皐陶謨曰知人安人惟帝其難之人主既惇

德允元又知人善任于治天下何有樊遲問智仁聞
孔子之言未達即此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曁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記舜任人之事首稱舜曰所以別于堯也後
稱帝者堯崩舜始稱帝也奮庸奮起登用也熙光大
也帝指堯載事也謂禪授之事百揆見前作司空即
宅百揆也六合曰空于時海内昏墊欲消除之故曰
司空舜以司空受終亦欲以司空宅賢希堯之事也
亮采明事也惠順也疇衆也言明庶事而順衆心也
平水土謂平治洪水則壞作貢皆司空之事時是也
懋勉也勉爲是平水土之事蓋唐虞之世事之艱大
莫如水土百官之職莫重于司空而廷臣之賢未有
過于禹者故僉舉禹而舜首命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薛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遥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癸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因上禹舉三臣帝分命之也棄契皐陶皆人名后

稷司徒士皆官名后稷主農水土平則可耕故次命
稷司徒主教衣食足則教化興故次命契士主刑民
不率教則犯刑故次命皐陶阻厄也品級也父子君
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品級也遜順也五教五品
之教親義序別信也在寬謂勞來匡直輔翼自得也
蠻夷三苗之屬猾亂也夏大明也中國之稱盜曰寇
害曰賊内曰姦外曰宄服被也謂加刑也就即也謂
行刑之地輕則于朝重則于市又重則投屍原野爲
三就也五流謂當五刑者宥而流之宅地也居安置
也遠者四裔其次千里外又次境外爲三居或曰綏

要荒皆遠地也允刑當罪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殊）斨（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卑）帝曰俞往哉汝諧
百工所以利用共工掌之帝問誰宜爲共工之官者
衆舉垂垂讓殳斨伯與三臣而帝謂垂諧也山林澤
藪草木禽獸所生虞掌之衆舉益益讓朱虎熊羆四
臣而帝謂益諧也諧猶宜也蓋人名殳斨是巧能制
器者也然爲共工者何必自爲工人名虎熊羆是力

能格獸者也然爲虞者何必自爲獵諧與不諧不在
手足材技之末故垂益之命終不改而此六人者亦
卒不得與二十四人分命可知聖人任官之意用人
之法矣益伯益即柏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烏）予擊石拊（撫）石百
獸率舞帝曰龍朕堲（即）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水土平民既富且教刑罰清而財用足品物咸若則
禮樂可興矣禮先故命伯夷樂後故命夔治不忘戒
納諫遠佞故命龍夷夔龍皆人名秩宗典樂納言皆
官名三禮即三綱或曰天地人之禮秩宗禮官寅敬
畏也人心正直則清明邪曲則昏亂早夜敬畏内志
端莊則神氣清淨而天地人神無不感格此禮之本
也胄子元子古者胄子入學樂正教以歌詩舞節調
其血氣而養其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肢（體）柔則
血氣柔故古人無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笑語必中

度世胄之子血氣未定常多傲虐教使直而能溫勿
傷峻厲也寬而能栗又不虛浮也斯二者和平之德
若夫好剛而殘虐簡率而傲很則乖戾之德也故當
教之以詩歌和之以聲律樂由人生絲竹金石皆本
于肉五音六律不違于心詩者心之志其志正其言
溫樂之本也歌者即詩言而永使悠長不急不促無
虐傲之氣者也聲樂聲即比于歌而與同其永者也
律六律所以和聲而作樂也以六律長短清濁高下
相生調和其聲音使金石絲竹之類成文不亂繹如
皦如無相奪倫以此作樂則本諸人心之和而聲氣

應不徒鏜鼓羽籥之文精神感格神人交暢矣典樂設教宜如此夔於是歎美帝德言已擊拊石聲百獸感而率舞非帝德直溫寬栗無虐無傲詩志言永諧之效與則信樂之本于德矣石磬屬八音唯石聲磴以立辨磴故易辨辨故難合擊拊石而百獸格則八音諧神人和可知塈疾也封閉之意禮夏后氏堲周古人以甎封棺曰堲讒人乘間須堲閉之也殄絕也殄行絕使不行也讒說譸張搖惑衆心所以欲堲而殄之納言諫議繩糾之官如後世司封駁彈壓者卽今之科道通政也有聞則入告謂之納言所以防壅蔽達聰明也出者宣而布之納者入而復之惟允謂當人情合事理使讒說不得眩惑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時是也指所命官與所告之事言各敬此以明天之事也稱天者無私之謂三年一考諸臣治事之績九年三考則賢否勸惰久而攸分治行著者升崇以陟其明職業隳者擯斥以黜其幽是以賢能競勸而庶績皆熙明姦宄屏

跡而三苗分北苗民屢叛南荒分其頑梗者竄于西北三危之地而服化者留之故曰分北亦幽明之義也三十召用歷試三載攝政二十八載是堯擧用在位凡三十年也堯崩卽帝位又五十載舜年蓋百有十歲陟行方岳崩于蒼梧之野周書云政曰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亦謂巡行陟方也或疑舜耄倦勤未必南巡守按耄期倦勤孔書之辭亦未明言禹代舜巡守也大臣行天子事不可爲常故舜時有堯北面朝之語禹之相舜未聞有攝政朝覲巡守之事南巡者猶舜也○或云分北當作分北古字通用謂離背之也

皐陶謨

虞臣先禹禹旣受禪而虞史成于夏故謨首皐陶而包舉五臣論語云舜有臣五人卽篇內禹皐陶益稷夔也不及契豈契先諸臣卒與按此篇所載多皐陶語唐虞官人安民舜恭己無爲而治其道皆備孔子告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舉直錯枉其說皆本此子夏云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孟子敍堯舜之道亦惟曰禹皐陶見而知之世儒疑獨舉皐陶爲未備孔書遂割帝曰來禹以下別爲益稷謨陋也古者典刑必以士士察也士文學而察理故刑官爲理虞庭斯文見知莫如皐陶故皐陶爲士陳謨而禮樂刑政兼舉所以爲見而知也此篇立言大旨在謨明弼諧而所記五臣與帝言將順之意少拂違之志多何也譬五味異而後羹和五音異而後樂和五官異而後心志和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帝王其道同逆而相成故以儆戒爲無爲威惠幷用不剛不柔簫終繫樂成其爲諧和之至也韶舞象功昭德于古獨隆以此夫古史用意精密孔書割裂而此義泯矣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史臣言也若稽古皐陶者考于古人臣中若皐陶也曰者史述皐陶與諸臣共論于帝庭之語也行道曰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二語一篇之要言人君信能迪行厥德其臣謀謨明而輔弼和天下治矣禹然之而問其詳皐陶先歎美而後對也君身爲本謹修其身思永無怠修身以道惇厚倫敍親睦九族爲政在人進庶羣哲奮勵輔翼修身親親尊賢三者治天下之大本能如是則由身以及家由家以及朝廷邦國篤近舉遠故曰邇可遠迪德明謨道無逾此故曰在茲禹所以拜而然之昌言盛大之言

仲尼祖述堯舜修明六籍以詔來學而論語二十篇與羣弟子言莫非修身惇倫之事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爲本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三德五道九經皆原本皐謨後先一揆故其刪書自帝典而下首此篇以爲萬世論學論治之宗要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言美哉君德惟在智能知人仁能安民仁且智所以允迪而脩身也知人所以明謨而諧弼也安民則遠邇順治矣禹曰吁者難之之辭言人君旣知人又安民若是則備道全美雖以帝之惇德允元而尚難任人蓋能知人則明至而哲官無失人能安民則仁溥而惠民皆懷上吏和民懷則凶頑可無慮讒諂可無畏矣仁哲如帝尚憂四凶聖讒說若何易之孔甚也壬大也巧令覆人邦家害甚大也夫舜之放驩

兜遷三苗聖讒說無非以知人安民耳然諒聖人之心以殺勝殘其于惠哲之道終覺未盡所以爲難惟能其難故能無憂禹言及此亦思其難耳與臯陶允迪慎脩意正同非以臯陶言爲不然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君德非剛不能運其明非柔不能保其惠未有狂躁而能安民未有優柔而能用人者故哲與惠不剛不柔中和之道臯陶所以陳九德也亦行有九德君自行也亦言其人有德以此官人也言其人則必言其有某德言其德乃言其有某事某事也載則也采事也采采者歷數之辭寬綽者多虛浮栗則寬而堅貞柔順者多頹廢立則柔而振起愿慤者多麤野恭則愿而謹飭治亂者多馳騁敬則亂而戒慎馴擾者多退縮毅則擾而精進直方者多徑情溫則直而和易簡畧者多摸稜廉則簡而分辨剛勁者多迅猝塞則剛而斂含彊梁者多任氣義則彊而順理此九者惠哲全美仁知兼盡能行著彰明使無偏蔽又能始終有常則無不宜而吉矣

德雖有九厥惟一中九者數之極造化人事之分段也數至九而終故曰九約之卽惠哲卽和衷推之則百行萬善无適不宜學者會其旨勿拘其數若夫子之言九思得其要一思可無思亦可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以九德自脩官人安民也三六云者言于九德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保國九者全備可以安人安天下用人與自脩大約皆然日猶晊

也宣布也浚明深治而行著也有家謂可用爲大夫
嚴祗敬皆愼脩之意亮采明彰政事也有邦謂可用
爲諸侯翕受敷施謂天子身兼九德以施于用也九
德咸事謂人有九德咸使用事也如是則俊乂在官
僚寀相師法百度皆合宜所謂謨明弼諧能哲能惠
不剛不柔允協于中以調元贊化如五星行天遲速
緩急各順其軌而四時序百物生也撫猶順也用人
如此則庶功可凝聚矣夫德者日進無疆大夫諸侯
限以三六何也蓋此九德言三亦六言六亦九其要
惟曰剛柔正直允執厥中卽箕疇謂乂用三德也故

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者則亂擾直簡剛彊亦必
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簡剛彊益可知必言九者
中和萃美非定執其數以較多寡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又言脩身惇族庶明弼諧之事而官人安民在其
中矣天子政教之宗羣后之表天子自逸欲是教諸
侯以逸欲也幾事機也天下事機皆在君身一日二日
萬幾言不測也君執機臣執行君主之臣分之勿爲
逸欲以空曠庶官可也凡天子之事皆天事天子與
庶官皆代天行事君何曠之天工有禮教有政事禮
教在和衷政事在勤勵禮莫大于五常典常也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天所敘也勅正也我惟正之使
惇厚耳其親疎貴賤隆殺謂之禮禮履也天所秩也
秩猶品也庸常行也我惟率而常行之耳惟君臣無
逸欲同心寅畏協齊恭敬調和乃衷則誠意周浹天
人合一秩序非虛文而教化可興矣政莫大于命討

有德者天所命也有五等之爵則有五品之章服章
服色也有罪者天所討也犯五等之罪則用五條之
刑莫非天也苟君臣逸欲愛憎任意讒諂在位凶頑
倖免官失職而民受害矣懋哉懋哉者勉勵之辭懋
勉也此官人安民之道其幾在君心而兢業爲本其
權在上天而敬民爲要惟天耳目聰明其耳目卽民
之耳目也惟天明察威嚴其明威卽民之明威也天
人一體通達上下故秩序命討人卽是天聰明明畏
天卽是人撫有四海可不敬哉畏與威通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順理也底猶終也未有知謙辭也思曰者心口自
語也贊助也襄駕也詩云弼時仔肩卽贊襄之意言
君所承載者重而臣輔助之故曰贊襄贊贊襄者言
助其輔弼云爾卽篇首弼諧勵翼之意
孔書自此以上斷爲皋陶謨下爲益稷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孜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
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謨者臣爲君謀也此篇記五臣所以弼舜之謀皋陶
陳九德脩身親親尊賢敬天安民備矣故禹不重陳
但自言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詳進幾康之戒
以見君道之有要君執本臣執末君無逸欲則庶明
勵翼而政舉所謂邇可遠在茲也故皋陶一謨五臣
咸在各攄其忠而嘉謀咸集所以爲謨明弼諧也來
禹者帝因皋陶言終復問禹也都者美帝之好問也
思日孜孜卽皋陶所謂無逸欲官人安民之本也孜
孜勉敬也禹謙己無言而此一言實約而要矣皋陶

曰吁者驚歎辭蓋君道在官人一日二日萬幾非一
人聰明所能辦而必曰日孜孜所以乍聞驚歎也知
禹自有說故問如何蓋所謂日孜孜者君勞心臣勞
力君無逸乃志臣無曠乃官則君臣之間各日孜孜
矣故禹舉己治水以明庶官之事皆墊者林水翳塞
之貌乘載者乘載以行也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泥
乘輴春山乘樏雷也隨山刊木者平地水漫循山而
行伐木通路也暨益者時益作虞掌山澤故刊木與
俱也奏進也作也庶衆民也鮮食肉食也山林旣通
進庶民使之搏禽獸而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至于海後濬畎澮之水至于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
瀞小曰畎大曰澮水平則土可耕稷掌農故時與之
俱也播布種也艱食鮮食者禽獸搏取盡鮮食亦艱
難也乃進衆民使之用力遷有就無變化其所居積
農末相資然後衆民知耕耨食五穀萬邦乃與治禹
所謂日孜孜者此也苟少自逸欲則曠厥官而事亦
罔功矣故皋陶然之謂人臣自盡宜爾所當師法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徯書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旣言人臣勤勞之事而恐人君以煩密爲孜孜則

失官人之道故復歎美之呼帝告之爲天子與庶官
異也位帝位愼乃在位卽孜孜之意安汝止言君道
在安靜自得所止也汝者反求之辭幾者應事之端
康者宅心之體言人主當恭已守正寡欲淸心則神
氣安定不遷而無憧憧之擾子云爲政以德如北辰
居其所老氏亦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非枯槁其
心也其中有幾惟安止則神靜而明炳隨感順應可
與幾矣物至坐照應有常而神不擾精不役可謂康
矣明主恭默無爲其輔弼之臣直道無枉左右繩糾
以匡厥辟如是惟不動動則合人心而天下大應先
事而待君以志矣由此格天受福豈必如庶官事事
親執乃爲孜孜乎蓋有幾康之君自有代工之臣居
敬行簡恭已率物官人安民之謨宜爾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并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承上文禹之告舜者至矣盡矣而舜乃驚歎者何哉
蓋安止幾康似違孜孜之義而四載勤勞以自盡不
以責君苟其君以安止爲便忘惟幾之愼其臣以代
終爲勞無弼主之忠其于治遠矣故聞格天承休之
言不敢遂于心吁之而戒其臣以爲鄰望其鄰于爲
臣蓋天下至大不可以一人理猶通都大野不可以
一室居君必資臣猶居必資鄰臣事我而鄰則比我
也君於臣相臨而鄰與鄰則相助也苟臣爲鄰鄰爲
臣則孜孜勤勞者代天之工而安止幾康者無爲而
治舜所以戒臣卽禹所以戒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
以下皆望臣以鄰之事汝指臣鄰因禹言汝止帝亦
言汝翼汝爲君臣交儆之辭也翼爲明聽卽股肱耳
目也左右猶佐佑護持也翼手扶卽作肱也宣布也
爲行也卽作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花
也蟲禽鳥也七者皆象也畫于宗廟之彝會繪通畫
也彝夷通常器鐘鼎之屬此以上皆古人器之象也
藻水草色青火色赤粉屑米粒色黃白白與黑曰黼
青黑曰黻六者皆色也絺薄繒卽今方目紗繡刺紋
也以薄繒刺繡五采彰施于五色之衣如月令五衣

之類施繡紋于衣也此以上皆古人服之色也器尚
象服尚色明者辨其象别其色即作目也六律十二
管所以求聲五音宫商角徵羽所以合音八音匏土
革木金石絲竹所以作樂在察也忽亂也樂與政通
審音則治亂可知也宣于下曰出獻于上曰納大師
陳詩觀風納也樂用于朝廷邦國出也五言言合于
五聲者詩也即所謂歌永言聲依永也聽謂聽樂知
政即作耳也凡此四者汝順而助之其他違理汝拂
而弼之寧面違無面從寧面有言無退後乃言如此
則諸臣前後左右相維真四鄰也欽者丁寧之辭以

發下文戒飭之端苟臣忘四鄰之誼而面從是庶頑
讒説也時是也不在是謂不在翼爲明聽弼違之數
者將如之何必知人乃能官人故行射侯之禮以訓
其德不率則扑責之使記其過又書其罪狀以俟其
改無非欲容保訓迪使并生于天地之間而已工樂
工納言即獻納之五言詩可以興颺之謂宣揚勸戒
之也格改行也承進也庸用也改則進用之不改則
刑威之此皆儆庶官之法舜所以爲此者亦懲創于
四凶之不率耳鯀既殺而任其子故諄諄戒以弼直
禹亦諄諄述已之不敢怠及丹朱之不肖殄世其意

可知虞廷君臣之間嚴而泰和而敬如此
汝兼指四鄰諸臣或謂獨任禹非也蓋讀之所主者
在庶明弼諧使四鄰諸臣皆如耳目手足一體以奉
元首也若止責禹一人非弼諧之旨欽四鄰之意
鄭康成解服色執此章爲據按經文非專指服色也
制器尚象而日月七者皆象也正服辨色而藻火六
者皆色也今附會周禮五冕皆以爲服色未然其訓
華蟲爲雉宗彝爲虎蜼位粉米爲一物尤未然夫華
之爲花也蟲之爲蟲蛾也甚明何據鷩冕而定指爲
雉蟲之華者多矣鷩鳳孔翠亦華蟲也宗彝之爲廟

器甚明何據毳冕而懸斷爲虎蜼獸之有毛者多矣
犧尊兕觥亦宗彝也粉米之爲二物昭然言粉又言
米豈得謂米即是粉世有古今制有沿革即使周冕
有五衣裳有九果取諸山龍黼黻虞時未嘗畫以爲
服而强虞從周亦非也况周禮後世之書未可盡據
顧命言冕亦無鷩毳等名其謂麻冕蟻裳蟻即蟲也
餘詳周禮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句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額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孤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鋪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承上舜與臣鄰儆戒交脩所以無爲而治故禹盛稱帝業而陳保治之戒俞哉者然而不盡然之辭蓋帝欲用射侯書撻之法以威庶頑是畏孔壬而于人皆安止幾康之道未盡也故呼帝告之蒼青黎黑皆視

遠之色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猶是用敷納猶敷奏使各陳其爲治之謨以進而觀其所蘊也明庶明試庶官也三者皆馭臣之典考其言明其功賞其能而人自競勸矣而言惠哲知人安民後言率作屢省皆以此爲安止幾康之道夫子言仁智舉直化枉皆本于此讓即協恭允諧之意時是也敷布也言帝若不用此道以布之治而徒憂庶頑不格雖日進諸臣侯明撻記同歸于勞而罔功蓋君不惠迪徒法無以聖讒殄貴爲安止幾康乎勿若丹朱傲以下儆帝兢業以保治也予創以下申言已爲臣孜孜即共惟帝臣敢不敬應之意以答帝庶頑之戒而禹之爲臣忠敬勤慎亦可見矣蓋以堯之聖神丹朱不肖至殄厥世以鯀之方命故禹孜孜思蓋其愆所以自明者非誇功也身先四鄰而俯體庶頑之戒也虞廷君臣交儆所以惟幾惟康天下順治矣丹國名朱堯子名傲虐是作言不肖也頟頟不休息貌水行舟即孟子所謂流連之樂也殄世不得繼世爲天子也蓋舜之天下本丹朱之天下禹論興廢之故以進戒猶詩周公舉殷適以戒嗣王云爾堯舜禹三聖人所處父子君臣間跡畧相似禹言及此其儆惕之意深矣塗山國名

禹娶其女爲妃辛壬癸甲四日也娶婦四日遂往治水啓禹子呱呱兒泣聲言啓初生已亦不暇撫視也荒大也度謀也弼成輔助成功也五千五服之地四方相距各五千里州十二師者舜分九州爲十二每州推一諸侯之賢者爲牧以師羣后也薄盡也五長蠻夷之長四裔言五長各建官如五服內也各迪有功言四海五服孜孜開迪各有成功惟苗民頑梗弗肯就治已雖日孜孜而庶頑猶有未格者明非侯明撻記所能盡化也亂伏于治安不忘危故戒帝念之帝納禹戒言開迪我之德教立師建長皆汝安人之

功有次序也其庶頑不格者皐陶方敬承汝建官之敍施象刑之刑以懲不肖則賢否功罪惟明庶幾惠哲兼盡孔壬可無憂蓋望之以各自盡亦鄰哉之意也聖人所以終不忘刑者仁智威惠并運治天下之明謨也虞廷諸臣功莫高于禹繼禹之事莫如皐陶故虞士屬皐陶而明謨弼諧始終必稱之也

按此篇脉絡貫注義理縝密尋繹首尾語皆照應大旨在謨明弼諧君臣之間皆以拂違成其諧和非舜之爲君真有可達禹皐陶之爲臣必俟明試也惟其兢兢業業交相勵翼以舜之惇庸而傲頑不廢刑威以禹之勤敏而告君惟貴安止以皐陶之明允而陳謨必先和衷皐陶明刑而夔遂言樂帝歌股肱而皐陶先元首皆反其所求補其所偏如耳目手足不相襲各司其官所以爲謨明弼諧成協和之治爲古今立政之宗也光天之下至于敬應即前邇可遠乃言底績之效故下文以夔典樂帝庸作歌終之治功成而韶舞作次第井然義理精融潛玩自得世儒疑文辭不屬以孔書割裂爲是失其解矣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竹敔語笙鏞庸以間鳥獸蹌鏘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烏予擊石拊撫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啓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星上聲乃成欽哉乃賡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挫上聲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承上文天下敬應帝德時敷禹功攸敘皐陶刑明則惠哲兼盡官脩民安治定功成而樂作矣史臣記夔言于篇終誌韶舞之盛見舜功德之隆所謂成于樂也夔言亦寓獻納蓋盛德燮和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而況于人所爲謨明弼諧故以明良交儆終焉戛擊也鳴球玉磬也石聲硜擊之戛然也搏揆也以指彈之拊以手循之玉磬琴瑟皆堂上合歌之樂歌必于堂上貴人聲也磬琴瑟皆所以比歌也祖考來格感鬼神也虞賓謂丹朱舜不臣堯子而客之也在位在賓客之位有靖共之誼而無反側之思也夫丹朱何以在此位以此思樂樂可知也詩商頌云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周頌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皆此意也大雅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因先

代之後瞽興亡之戒也帝王祭告作樂則賓客諸侯
皆來助祭羣后即諸侯德讓猶和衷下堂下管籥屬
奏于堂下也鼗有耳有柄之小鼓也鼓大鼓也合始
作也止收聲也柷敔二樂器皆以木爲之柷合樂敔
止樂也笙鳳簫也鏞鐘也間代也堂下衆樂既合且
止則吹笙擊鏞與歌詠代作如鄉飲酒禮歌鹿鳴笙
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間是也鐘有歌鐘小而編列
左傳云歌鐘二肆是也大射禮云樂人宿懸笙鐘于
阼階南即歌鐘所謂鏞也笙鏞皆在堂下歌在堂上
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

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鳥獸蹌蹌舞
貌簫管屬舞者所執簫韶猶春秋傳云舞韶箾箾與
簫通舜樂之總名非獨簫也九成猶九變凡樂一曲
爲一終舜功九叙樂歌九章故曰九成如大武樂六
章謂六成也儀羽容也和氣感則靈瑞應所謂鳳儀
獸舞者不以聲而以氣不以樂而以德使非舜而奏
韶未必應矣有韶而無夔亦未必應矣故曰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語其德化者也或云巴瓠鼓瑟遊魚
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師曠歌南風知楚師不競
季札觀魯樂知古今興衰此類皆緣飾于鳳儀獸舞

之說轉相附會未爲足徵也樂始作而神人和間歌
而鳥獸格樂終而靈瑞應美善之至也故夔申贊之
擊石拊石猶云戛擊鳴球也磬有石有玉八音玉即
石屬角最清擊石百獸舞言感尤速于間歌九成也
庶尹庶官之長言不但虞賓諸侯也允諧猶在位德
讓即篇首弼諧之意言皆師師協共股肱耳目一體
以奉元首和之至也庸用也勑戒也惟時即日孜孜
之意惟幾謂治亂生于幾微舜將歌而自明所以作
歌之志也股肱喻臣元首喻君喜猶和衷也起興也
百工庶政也熙光大也即所謂庶績其凝也拜手手

至地稽首首至手也颺言大聲也言人君當統率羣
臣奮作興事即所謂無教逸欲有邦也慎乃憲慎法
也即所謂聖顧殄諟施刑惟明也屢省即所謂敷納
明試祗厥敘也屢更也載始也康即幾康之康言政
事清理也叢脞冗也惰慢也君無安止幾康之要而
煩瑣以爲孜孜則臣不得盡其職而委責于君賢愚
同滯所以怠惰也萬事墮即所謂曰奏罔功也舜拜
受皋陶之歌而又戒以往欽者示終不敢忘敬即篇
首慎脩思永之意嗟夫明良時幾慎憲省成百王不
能易也帝用作歌蓋因夔之樂納禹之忠聽皋陶之

謨交相儆戒以終謨明弼諧之義孔子謂韶盡善盡美此或卽其樂歌而韶亦可知矣史臣記之篇終禮樂刑政具而敘事首尾完備解者顧謂文義不屬非也

尚書辨解卷一虞書終

尚書辨解卷二

郝敬解

夏書

禹貢

貢供也夏后氏田賦之名篇中言方貢兼田賦而獨以貢名何也田賦不自禹始方貢自禹始也唐虞以前田皆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薄而賦重或田厚而賦反輕禹平九州閱田爲九等律以舊征之數殊不相當故復于帝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蓋壤自禹平而賦由帝裁若方物因地產前此地所有而上不知上所用而下不貢禹隨方列數以獻是謂禹貢不言賦者取于下之數不敢專也言貢者獻于上之名所自定也惟冀州不言貢帝都也土之所有自取給不與他州并列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臣錄禹貢而首記此爲一篇之要領也治水而言敷土者貢賦出于土敷土所以治水也敷分布也洪水瀰漫平土皆沒故隨山相其形勢刊除林木以通道也九州各因山川以爲界限故定其山之高川之大者表其區域然後疆理可施如下文兖之濟河青之海岱此類皆所謂高山大川也奠猶定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卽今北京山西連河南境于九州地近北冀跂立也北方地高可跂望九州故曰冀堯所都也東西南三面阻河王制曰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禹功經始帝都故首冀八州皆指其疆域所在冀獨否者帝鄉自前嫌有分土也載始事也壺口梁岐三山名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呂梁山禹鑿龍門處在今山西大原府交城縣岐山狐岐山在今山西

汾州府介休縣三山皆河水所經治以導河也太原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岳卽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州山南曰陽汾水出大原經霍山入河此導汾也覃懷地名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等縣地多平坦故云覃懷先儒謂其地當在孟津之東大行之西沭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洪水襄陵而平地功成則水患全消矣底抵通成功曰底績漳水有二一清漳出今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沾嶺一濁漳出今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衡古横通水横流卽濁也濁漳東流至鄴與淸漳合入于河後世河東徙而漳獨入海矣白土

色白也壤土和柔也厥賦舊賦也厥田新田也洪水爲患田無定賦民之疾苦無由上達而上亦無由盡知禹周歷山川分九州之田爲上中下三壤三壤之中又各分三壤共爲九等以今旣平之土按舊徵之數田之美惡與賦之輕重殊不相蒙冀州地當京師費煩役重故厥賦上上爲九州第一而察其田實惟中中是以五等之田出一等之賦也錯雜也不皆上上而間有上上者故曰錯後倣此凡言錯者賦皆重也恒衛二水名恒水出今北京眞定府定州曲陽縣恒山東流合滱水入易水也衛水出今眞定府靈壽

縣東流合滹沱水亦入易水也從就道也大陸一名廣阿澤在今北京順德府鉅鹿縣平地曰陸古河近北卽今眞定順德等地水平皆可耕作故槩以大陸誌之島夷東海島中夷通貢京師者其俗以皮爲服自海入貢之路由海口碣石山左入河西行而右顧碣石如峽中故曰夾也冀州三方帶河貢道皆入河達京師其北則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等處皆中高不與河通亦東循海由碣石入不及者禹所詳皆東南水道北地高故畧也言島夷志海道也碣石在今北京永平府昌黎縣山頂有石如柱人言卽禹碣石

先儒謂碣石淪入海無復禹舊蹟矣

濟(上)河惟兗(衍)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忿)厥草惟繇(遙)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上)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榻)達于河

兗州在冀州東即今山東連河南境其地平衍無高山故曰兗但舉其大川濟河爲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詳見導水濟當作沸其从齊者水出恆山郡房子縣贊皇山非兗濟也今北京眞定府有臨城贊皇二縣臨城即房子也九河禹疏以殺河流入海之道世遠淪没河徙無常不復可考爾雅之九名未敢信其然也雷夏澤名雷水聲夏大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水汎濫則不見澤水退澤出故曰既也水自河出爲灉自濟出爲濋沮即濋也會同會聚同流也或曰灉即汴也沮即睢也汴水出陳留浚儀北渠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陳留二縣祥符即漢浚儀也灉水入睢睢東入泗睢水出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古睢陽也兗土多桑宜蠶蠶畏濕水退故曰既蠶土高曰丘兗地平民避水則升丘水退降而宅于平土也黑土色墳土疏散也繇細草也條小木也兗徐揚三州下流地卑浸没尤甚水退草木方長故兗曰繇條揚曰夭喬徐曰漸包也兗田居九州第六較見征之賦正相當貞正也九州之賦惟兗獨正者以其地卑水患尤甚去帝都近而民苦易知也然以既平之土準舊數僅相當則未平之先雖兗亦重而他處可知矣作治也用功十有三載乃得與他州同治兗獨難也蓋中原之水莫大于河兗當其衝而地最平疏洩難又帝都下流防禦宜固故成功獨後兗事既集而禹功畢矣或疑十三載與孟子云八年殊孟子謂不入家門者八年非謂治水止八年也貢者下供上之名非上所以賦下也九州無地非田故無州無賦貢非田賦其地適有是物可貢有則貢無則已非上所徵故曰貢後人因禹貢并以爲夏一代田賦之名耳兗宜漆宜蠶故貢漆絲篚筐屬所以盛也織文錦綺之類舟行曰浮漯水名漢志作濕在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至濟南府濱州入于海兗州之貢浮濟漯達河至于帝都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癡)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洗)鈆(言)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掩)絲浮于汶達于

濟
青州在兗州東即今山東境其地東北跨海西南距
岱岱即泰山東方青色故曰青州舜分其地置營州
即今遼東朝鮮等處也嵎夷即堯宅羲仲東極之地
也畧畧治之濱海邊裔功少也濰水出今山東萊州
府高密縣東北流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
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東流至青州府壽
光縣入海其道各就道也水莫大于河濟淮江漢而
兗受河濟徐受淮揚受江漢獨青地不當諸水之衝
又其地稍近北左高外跨海消納衆流獨一濰淄易

治耳故成功獨省也廣斥海濱地廣開斥也斥開大
也或釋鹹海斥地鹹非斥即鹹也青田在九州第三
賦居第四較他州則青賦輕矣絺葛繒之細者錯雜
也海物品多不齊也岱畎泰山之谷枲苧麻也怪石
異石也萊東海小國牧其長也皐陶謨曰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即此類檿山桑其蠶絲最韌中琴瑟之絃
以為繒則堅俗名山蠶萊牧之貢也汶水出萊蕪縣
原山與淄水同而淄出山之陰東北入海汶出山之
陽西南入濟濟入河達于帝都不言河因于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宜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朱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嗒聲去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
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狄嶧亦陽孤桐泗濱
浮磬淮夷蠙駢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在兗南即今山東連河南南京境東至海北至岱
南至淮西不及濟者青徐共濟不足以辨也淮沂二
水淮水出豫州桐柏山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山淮水
至揚徐始大而徐尤受害故淮乂于徐言之沂水出
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艾山南流至南京淮安府邳州
入泗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羽
山在今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大野澤名即今山東兗

州府濟寧州鉅野縣地既豬猶既澤水平故見澤也
東原即今兗州府東平州地平衍與大野近故曰東
原大野東原皆濟水所經也土濕而膩曰埴燥而散
曰墳埴墳者燥濕半也漸包水退而草木漸長含苞
也徐田在九州為第二賦居第五輕也五色土可用
為塗飾或云王者以五色土為社大抵方物當貢不
必盡鑿求所用也羽即前羽山畎山谷中產五色雉
夏大也翟雉也五采雉羽可用為飾嶧山名今邳州
葛嶧山也山南曰陽孤桐桐之挺直者琴瑟之材也
木向陽則易長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陪尾

山源有四泉故名西南流過徐州卽古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于淮濵水邊泗水傍山流出石有可爲磬者水漂石出曰浮非石能浮也然不曰石而曰磬者成聲乃貢也淮夷淮上之夷卽詩所云徐方淮夷也蠙與蜯通珠生于蜯蠙及也玄纖玄色細繒也縞杲白繒也泗水通汴汴卽灉也自汴達河泗與濟通亦可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里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小簜唐上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又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在徐南卽今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境北至淮東南至海其土風輕揚故曰揚彭蠡卽彭澤在今江西南康府星子縣東南鄱陽湖也陽鳥鴈也鴈隨日南北日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鴈九月南正月北南方洲渚間多有之陽鳥得所洲渚既平可知三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漢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則主揚州而言諸水之入中江者三也蓋中江直東下而漾漢自夏口一入彭蠡自湖口再入震澤自京口三入遂歸海故曰三江既入也震澤一名具區今蘇州府吳縣之太湖距京口近吳會之水入江而震澤底定矣篠小竹簜大竹敷偏生也草新長曰夭木竦起曰喬塗泥土帶水也揚田居九州第九而賦雜出第七第六亦重也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似玉者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有楩梓豫章之屬皆可備材用也島夷卉服南海夷人績草爲衣服卉草也織貝織文如貝詩所謂貝錦也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橘柚易爛難致遠上命而後貢非常貢也貢則與之値故曰錫貢與大龜磬錯同也貢船沿江而下出海入淮泗達河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古江不與淮泗通吳王夫差會黃池始開邗溝至隋人廣之而江淮始通孟子言排淮泗注江必別有故道今不可考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春榦栝聒柏礪砥紙砮奴丹惟箘窘簵路楛戶三邦底貢厥名包匭癸菁精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在揚西卽今湖廣達廣西貴州境荆勁也風氣勁
强也其域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與雍異在
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山
南曰陽及衡陽言不止衡山併包其南也荆地南逾
五嶺百粤西抵梁東盡江淮北接雍豫江漢二水名
朝宗于海猶灉沮之言會同不横溢之稱九江或謂
潯陽或謂洞庭世遠蹟湮茫不可考諸家所述巴陵
之九水潯陽之九江皆未敢信其然也大抵天下之
水莫大于江與河故河有九河江有九江皆其疏淪
之支流九河導河入海九江導衆流入江古人于凡

數之聚者多言九後人因數撰名轉相附會耳江行
楚地横亙數千里自洞庭以南衡岳五嶺以北衆水
通于江者甚多皆由洞庭散而南至潯陽會而北此
其大勢較著者也餘詳導江孔甚也殷會也如殷見
之殷衆水盛會卽朝宗會同之意水自江出爲沱自
漢出爲潛雲夢二澤名江北曰雲春秋傳云楚子濟
江入于雲中將奔隨卽今德安府隨州江北也又云
楚子以鄭田于江南之夢則今岳州常德洞庭以南
長沙湘潭皆是跨江之南也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
方八九百里蓋荆地廣遠江湖湊集南北沮洳之地

皆可稱雲夢言雲水蒼茫夢昧然也雲土[illegible]進
成土夢乂夢地耕作乂治也荆田居九州第八賦居
第三重也杶椿通有二種香者曰椿臭者曰樗椿中
琴材字亦作櫄左傳孟莊子斬其櫄以爲公琴其葉
芽春生香美可食故謂之椿榦亐幹栝柏也松身栢葉
曰栝礪砥皆磨石礪麤砥細也砮石可爲矢鏃丹朱
砂箘簵竹名楛荆屬可爲矢三邦謂綏要荒三服之
地荆去畿甸遠外連諸夷正當南方綏要荒之内獨
于荆云者冀偏北而南土廣也底貢猶言成賦厥名
土物著名者卽菁茅之類包裹也匭匣也菁茅茅之

有刺而三脊者祭祀用以縮酒卽春秋傳齊桓公問
楚不貢者也玄黑色纁絳色卽玄色之淺者皆謂幣
也璣珠之不圓者或云小珠也組綬類以貫璣蓋珮
也龜大者尺二寸神物非常貢也貢則有以賜之故
曰納錫此皆三邦厥名之貢也楚水宗江漢凡屬江
者皆江之沱凡通漢者皆漢之潛故曰江沱潛漢浮
舟荆境不離江漢北達帝都必經洛江漢與洛不相
通舍舟越陸而後入洛故曰逾也洛乃入河南河者
冀在河内荆在河南荆至南河則抵冀矣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榮波既豬導菏柯

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奴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柱厥篚纖纊曠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始冀自北而東而南由荊至豫則斗入中央故以荊山表豫豫境在荊山北河亦荊山之北即今河南境也當九州中風氣和舒故曰豫伊洛瀍澗四水名伊水出今陝西西安府商州熊耳山即漢之上洛縣也東北流至河南府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冢領山東北流至河南府鞏縣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南流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今河

南府澠池縣東南流至新安縣入洛三水皆入洛同洛入河也滎澤名本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至溫縣入于河過河之南溢為滎即今開封府鄭州滎澤縣也波亦水名周禮職方云豫州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菏澤出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陶縣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地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菏澤當孟豬下流菏澤既導水不上溢故曰被言功被孟豬也壚土黑色豫土皆柔成壤其磽瘠者墳散而色黑也豫田居九州第四賦雜出第二重也枲麻也絺葛也紵綌也纖纊細綿也磬玉石磬也錯磨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二物非常貢用則錫之值使貢也豫境近帝都東者貢舟徑入于河其西則由洛而後至河也

華化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波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求鐵銀鏤漏砮磬熊羆卑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在荊西即今四川連陝西雲南貴州境其地西據黑水東至華山之陽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即今陝西甘州衛也黑水自雍州西北直下至于南海故梁雍二州西界皆據黑水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一名雪欄山江水所經也嶓嶓冢山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漢水所出也藝種植也江之旁流為沱漢之旁流為潛江漢發于梁盛于荊故梁荊皆言潛沱蔡蒙二山在今四川雅州旅敘也如詩云殽核維旅之旅古字通作臚序列之義言二山即敘平治也或謂禹功成祭山曰旅夫九州山多矣何獨于梁雍之山旅祭邪和水名出西夷今雅州青衣江是也夷即今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屬

夷也青黎土青黑色梁田居九州第七賦雜出或下
三則或中三則蜀地險阻田星散故其賦最不齊璆
王也鏤鐵之剛者可用以刻鏤熊羆狐狸四獸皆言
皮織罽屬帶毛曰皮西傾山名在今陝西洮州衛西
戎之境桓水發源于西傾西夷之貢因桓水東來舟
經梁境潛沔即漢水之在梁地者有二源東源出今
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始出爲漾東南流合沔西源在
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始出爲潛東流至寧羌與沔合
同爲漢也潛沔在梁分流故自潛越陸入沔以入于
渭今沔無入渭之道蓋中變也亂絕流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蓺去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
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
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雍在梁北豫西南荆西北今之陝西境也其地四塞
故曰雍西據黑水東至西河河言西者主冀州也黑
水見梁州弱水地志在張掖郡今陝西甘州衛也源
出吐谷渾界地勢西流使既導使西不復入中國也
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涇州之百泉南流入渭渭水

出今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東流至西安府華州華
陰縣入河汭水出今鳳翔府隴州弦蒲藪東流入于
涇水內曰汭涇自渭北入也漆水出今鳳翔府麟遊
縣東至西安府耀州與沮水合入渭沮水出今延安
府宜君縣至耀州與漆水合至西安府同州朝邑縣
入渭二水同入故曰從灃水出西安府鄠縣東流至
咸陽縣入渭渭自鳥鼠而東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
注之灃水東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言也荆
山北條荆山在今西安府耀州富平縣岐山古岐周
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山今西安府城之南山也

旅敘也說見前惇物山一名垂山在今西安府武功
縣鳥鼠山在今臨洮府渭源縣六山皆定故同荆岐
曰旅也原隰即豬野澤在今西安府邠州或云休屠
澤在今涼州衛三危山在今肅州衛舜遷三苗于此
禹因治水併記之宅地可居也丕敘苗民併得所也
平成之功草木鳥獸皆欲得所況人類乎黃土之正
色故雍田爲九州第一而賦居第六輕也球琳美玉
也琅玕石似珠者珊瑚之屬積石山名在今臨洮府
河州衛龍門山在今西安府韓城縣安國嶺禹鑿山
通河起朔方今陝西寧夏衛自北而南千有餘里兩

岸石壁河水盤束其中至此山開岸潰豁然奔放
謂龍門西河冀州西之河也雍州貢道有二其正道
皆自西南來自渭達河河在渭北故曰渭汭渭水之
內也惟山脊以西之地渭不可通則必自積石之河
繞冀州西北而來經龍門抵西河與西南渭汭之貢
會也織皮夷服氈裘之屬以物表地也崑崙以山表
地也崑崙山在西羌一名悶磨黎山唐人所訪河源
出此析枝渠搜皆西北夷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治
水始于東南終于西北至雍州平西戎郎敘而九州
攸同矣故以終焉

疆理之要莫急于田賦洪荒以初水患多耕稼之地
少而經賦未定多取者或倍而少者或溺免水土平
則均賦爲亟然不察地美惡無以別其等不較彼此
輕重無以裁其中不按舊數多寡無以稽其弊而強
爲科則驟施新法民安可戶曉帝亦何由知宇內不
平之實且國家經賦人臣義無專裁惟分壤辨等配
以舊賦其敝自見九州之田惟雍爲上徐青豫冀兖
梁荊揚爲次九州之賦惟兖爲正荊獨重而冀豫揚
爲次雍獨輕而徐青梁爲次要之九州有下下之田
無下下之賦以既平之土槩舊征之數猶爲未均則
其未平之先重可知也今但則壤成賦高下輕重盡
一多寡損益自均以此懸之象魏布之海內著之令
甲大公大明損者無德益者無怨聖人規畫度越尋
常紛更萬萬豈獨治水行所無事而已乎或曰賦重
可損輕不可益孟子云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
小貉也三壤既定遠近一體重于荊冀理在必損郎
雍州以一等之田下輸六等之賦肥在此則瘠在彼
豈均平之制裒多益寡天之道聖人不能違也

導岍牽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

圉語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
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

此所謂隨山也九州既各敘其境內山川平治之蹟
而疆域雜越條理未明先東後西似違順下之理然
所以不能不先東者地勢東下因地之宜順水之性
耳天地形勢西北最高萬山分派東下故先儒有三
條之說岍岐至碣石北條也西傾至陪尾中條也嶓
冢至敷淺原南條也然嶓冢至荊山岷山至衡山相
去皆數千里而宇內山勢自西北行迤而東水與山

相依山高則水在其下山峙則水止山開則水洩凡羣山之中必有源泉四瀆之源皆在名山之麓是以導水先導山因山爲防緣山爲道也導道也引也浩浩滔天何道可引觀山形綿亙即知水勢趨向故敷土必先隨山因天地之自然孟氏謂行所無事水之道此也世儒以堪輿風水之說附之蘇子瞻以三江爲辨水味以導山爲究地脉迂也岍岐荊三山皆在雍州壺口至恆八山皆在冀州逾于河者山形至此不斷越河相望如西河龍門呂梁不鑿則不開蔡仲默謂山不能越江河非也岍山即今陜西鳳翔府隴

州吳嶽山也岐荊二山見雍州壺口山見冀州雷首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即首陽山也太岳即霍山見冀州底柱山在今河南府陜州大河中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濟水所出也或云在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流水所出也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恆山在今北京真定府定州曲陽縣碣石山見冀州入于海言北條之水皆隨山勢入海也以上十有二山謂北條者大河以北之山也西傾山見梁州朱圉山在今陜西鞏昌府伏羌縣鳥鼠山見雍州太華山在今西安府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今陜西西安府商州外方山即嵩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淮水所出也陪尾山在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以上八山謂之中條者大河以南之山也嶓冢山見梁州漢水所出荊山見荊州內方山在今湖廣承天府荊門州大別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漢水入江處即夏口也以上四山謂之南條者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見梁州衡山見荊州過九江謂山勢連亙越東陵諸水而趨東北也九江詳荊州敷淺原地名或云即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

山愚按平地曰原而敷淺之名尤不似山今大江以東吳會之地濱江海沙平水淺江南山水至此盡而入于海矣蔡仲默謂衡山不能越湘水而北以廬阜當之據導山爲解然經文畧指其形勢相望何必定指山以上謂之南條者江漢以南之山也蓋水自西趨東爲中國患莫如河江漢所以備道其源委規畫其地勢不及濟淮洛渭者導岍岐至王屋則濟也導西傾至桐柏則伊洛淮渭也鄭康成以爲四列正謂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

自此以下五節皆隨山導水也導水九此弱水黑水在九州外弱水西流黑水南流皆不入中國蔡仲默云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弱水黑水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今陝西甘州孔註以爲水名在流沙之東流沙亦在甘州一名居延澤弱水不能載物而善消由合黎入于居延澤餘波盡消也黑水見梁州三危山見雍州黑水直趨南海今雲南有西洱河瀾滄江等水卽黑水所通蘇子瞻云河

自積石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入南海亦臆度之說大抵二水越在絕域與大河之源經皆不言所自出而古今變革踪跡茫然未可强質蓋西北絕遠二水爲雍梁邊界故特誌之因見河江漢三條外崑崙諸國以西水自有西南流者不强之使東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導河也河源絕遠經不言所出以非九州域内也

自昔窮河源者三初漢使張騫云河出西域有二源一葱嶺一于闐北流與葱嶺合東注于鹽澤距玉門關外三百餘里其水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至唐使薛元鼎入吐蕃出塞西三千餘里云河源出吐蕃西南悶磨黎山卽所謂崑崙也至元入中國特使訪求云河源出西蕃星宿海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卽陝西韓城龍門界也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共九千餘里此元人之說近是積石見雍州河勢約千里一曲自積石北流轉東復南約

三千里抵龍門爲西河龍門見雍州南至華山之北復折而東爲南河至厎柱孟津厎柱見導山孟津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又東過洛汭洛水自南來會而河東行過其内故曰汭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又東至大伾山一名黎陽山在今北京大名府濬縣又折而北爲東河過降水地志降水在信都縣今北京順德府邢臺縣古信都也大陸澤名見冀州卽今順德府鉅鹿縣廣阿澤按河至龍門以東地多平衍古河道近北卽今眞定順德二府皆古大陸地不必定指廣阿而廣阿亦因大陸得名大抵北條之大陸九河猶

南條之九江敷淺原非區區一所也逆河者河至大陸以北散爲九派將入海復同爲一以其迎受九河之水而歸于海故曰逆河周頌云允由翕河即同爲逆河之義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句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句東匯會澤爲彭蠡句東句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嶓冢山有二皆漢水所自出也詳見梁州初出爲漾水東流至寧羌州合潛沔爲漢滄浪水在今湖廣承天府沔陽州古之竟陵也三澨水又過滄

浪東則今湖廣之漢陽府漢川縣古之江夏地也漾沔滄浪三澨所在異名皆漢也大別山見導山漢水至大別山南入江而東流至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匯爲彭蠡澤即今鄱陽湖在江之西南匯會也江自岷來尚小惟漢水自北入東流始大西匯彭蠡迴合爲澤漢與江流俱東而漢爲北江入于海矣蓋南條之水無大于江漢然自大別以東但見江不見漢故分疏言之明江所以大于大別東者與漢合也所以尤大于九江東者又與東陵彭蠡諸水合也蓋本一江由大別而下漢自北入合之故江曰江而漢曰北江明不沒漢也由九江而下東陵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匯而江曰中江以明不沒東陵彭蠡也蘇子瞻頗得解而嘗昧之說特迂經義本了然朱元晦極稱其說蔡仲默耳食朱說遂謂彭蠡不仰江漢然無江漢彭蠡安能成澤惟江漢外漲而後彭蠡內匯且安知古之彭蠡不異于今日而江漢不灌注入乎夫禹貢以千二百字貫穿四海九州千百年規畫如在掌上是必有恢弘豁達之度然後是書可讀大規摹可掬不然千里記一山萬里記一水何處不紕漏而豈但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也字比句櫛安增岐實

遂謂尚書不須盡解是何言與此條凡四言東記漢水入江東流入海之次末言爲北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導漢而言漢既入于江故不得復言漢言北江耳

岷山導江句東句別爲沱又東句至于澧讀過九江至于東陵句東句迆以北會爲匯句東句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也凡言導者皆引其流非窮其源也如河源不始于積石而導由積石江漢不始于岷嶓而導由岷嶓也岷山在今四川成都府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

西洮河南流入其松嶺東經松潘城而岷山又在松潘城東三十里自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尚小自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等水合而江始大別出者曰沱岷江東流而沱南出散爲東陵澧水今湖廣荊州府城陵磯江水南與洞庭青草湖接湘沅酉澧辰敘諸水分布東南諸郡是爲九江澧水在今辰州府沅陵縣楚辭所謂澧浦也江自夷陵入荊爲西陵南過九江爲東陵西北山高土平東南地卑多丘阜故南方諸郡古多稱陵今承天曰竟陵荊州曰江陵岳州曰巴陵長

沙曰茶陵衡州曰零陵常德曰武陵辰州曰沅陵寶慶曰邵陵今江西吉安南昌九江等府與荊接壤亦曰廬陵曰歷陵曰陰陵皆所謂東陵也江南諸水自衡山東北由江西袁州臨安諸府迤北至彭蠡入于江自庾嶺以北由贛州吉安南安諸府亦北至彭蠡入于江蘇子瞻謂豫章之江爲南江是也江皆自洞庭別而南去皆由彭蠡會而北來故曰匯匯者會也首言東者江未別時合流而東也再四言東者江與沱別分流而東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言江以終導江之義曰中江明江之正派自西直東也曰別明江之播散而南也然漢言北江此不言者漢本非江而合于江故言江以合之九江亦本江而別于江故不復言江以示弗別也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江北受漢之委而南不全受九江之委故于大別言入而于東陵言匯然无江漢則九江東陵亦不能自匯所以分合言之而江南北之水源委聚散脉絡分明指諸掌矣顧其文勢變幻讀者卒未易解耳

導沇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爲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濟淮渭洛四水助河爲患于北條者其他小水不及也濟盛于青兗而出于冀之王屋山初出爲沇在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既見而伏潛行地下東流至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復出爲東西二源合流至本府温縣西南入河亦猶漾之始出爲漾也濟入河而南溢爲滎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縣今塞爲平壤矣滎自河溢而能別其爲濟者河濁濟清

河因濟溢當濟下流自知爲濟也陶丘卽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陶縣地菏澤在陶丘東北汶水見靑州導濟與榮東至陶丘北又東至菏澤又東北遇汶水于今兗州府東平州合流至靑州府博興縣入海淮水盛于徐揚而出于豫之桐柏山東流至徐與泗沂二水合又東至淮浦入于海桐柏山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會遇合也濟旣合汶則不復言汶淮旣合泗沂則不復言淮皆主受者言猶漢旣入江不言漢言北江正以此渭雍水出雍之鳥鼠山同穴卽鳥鼠連山也灃涇漆沮四水見雍州渭至華州華陰縣入于河

洛豫水詳豫州熊耳山與太華熊耳異此熊耳在今河南府陝州豫境洛水所經也太華熊耳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雍境伊水所出也瀍澗伊三水併見豫州

九州攸同四隩郁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敷土功成地有常賦所以爲禹貢也同者調理隨宜咸得其所也四四方也隩隈也猶言率土之濱盡四方邊裔皆已安居也九山九州之山刊芟除也旅猶敘也詳見梁州九州之川各滌其源九州之澤各歸其陂四海朝貢會同于帝京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府皆已脩理山林川澤庶土之辨皆相較正以定愼其財賦之所出至于田有上中下三壤三壤之中又各分三壤高下有等晳辨畫剔九州之賦莫不以此爲則而立成法于中邦中邦謂畿甸也堯都冀州如冀州田本中中卽依中中成賦蓋農爲國本均稅政之首務畿甸賦正則五服皆取正矣至于職方四夷筐篚之貢無常制者不在此數

錫土姓祗台怡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

總二百里納銍只三百里納秸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平聲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上聲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水土平而畫五服建萬國也土姓猶言國號錫之土以建國錫之姓以明宗雖下文甸侯綏要荒之類亦土姓也古者姓氏多因其土胙之土卽賜之姓如殷周之類皆是祗敬也台猶我也對錫土姓之諸侯

及六服臣民而稱我也九州之遠兆民之衆所以祗服者惟我能以德先之故不違距我之行言貢及此亦垂戒之意甸侯綏要荒五者通九州之地爲五天子甸服居中餘四服自內而外以次周羅每五百里爲一服合五服之地四方各五千里也服附也如服之附于體也天子畿內四方各五百里合爲千里謂之甸者佃治其田而納賦也農爲國本則三壤以成賦自中邦始故特以甸名數之多少酌費之經未可預定至于地有遠近輸將有勞逸則不可無定法故分甸服爲五等每百里一等內百里最近取用不時

輸納亦便爲米爲粟爲乾秸爲生芻則壤兼取故謂之總二百里亦近米粟之外兼納銍穫之新藁以供薪芻地近及秋穫而至故曰銍三百里稍遠粟米之外兼納乾秸使服送至京師及冬方至蓋秸稭耳四百里遠惟令納粟粟逮稃可久儲也五百里尤遠惟納米省轉運以節其勞也此中邦之法侯綏皆取則也環甸外又五百里以分封諸臣謂之侯服亦分五等近甸百里爲卿大夫供事者之采地采事也有事則受地非專封也外一百里爲男邦男小國也使居中又三百里爲侯大國使居外或曰男任王事故居

中侯遠斥侯故居外此侯服也環侯服外又五百里以內護侯甸外捍要荒綏安中外故謂綏服亦分二等內三百里揆度文教外二百里奮揚武衛文以治內武以禦外文事多而武功少此綏服之制也環綏服外又五百里去甸服又遠矣欲整齊之使同于內則勢不及欲割棄之使離于外則形相依故但以要約羈縻謂之要服亦分二等內三百里爲夷夷者易而無煩科也外二百里爲蔡蔡者採也以採放罪人也春秋傳蔡蔡叔此要服也環要服外又五百里愈遠矣隨其俗因其便勿責之使治勿擾之使亂荒之

而已亦分二等內二百里爲蠻蠻者慢也外三百里爲流流竄凶人也蓋蔡輕而流重流遠而蔡近也總計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奠丕基鴻大化者也而其數惟五兼參兩之全協籌範之中五服五百五千三其五而天地帝王之事畢地不求廣宅中爲大功不務遠安內爲先或者疑疆理太狹周制九服倍于禹蹟秦漢隋唐延袤萬里蓋周秦疆理已盡四海而禹貢奠甚爲萬世宅中之規而已非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邊裔也九州之境北盡于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

而荊南多棄地矣此論立國規制云爾若其聲教東至海西至流沙自朔北而南莫不暨及訖于四海亦惟是畿甸爲根本侯綏要荒相維四達不距有台德以爲之先而誰能距朕行者乎言朔南而不言北者禹績極于東西而南爲次北無水故不及極西北者水源也禹功既成舜錫以玄圭之圭爲受命之瑞卽天子之大圭遂禪以帝位也玄水德之象告厥成功以禹功德告于天地宗廟也錫禹而謂禹錫者夏史尊禹之辭古語多類此猶諸侯朝而曰朝諸侯也

世儒疑禹父死子用而功成何也滔天之患欲宜不易業一舉成功卽堯不能任而況鯀乎故爲鯀亦未易也然大患方殷九載罔績不戒胡懲故鯀亦不可不誅也鯀誅而代者無禹之聖非鯀之子功亦未必成其父敗事責其子償子蓋父愆勉卒父業故禹必不可不用也天掊其父而畀以聖子舜用其子而不念其父故舜之用禹不疑而禹之事舜不怨君臣父子間皆極天下之至公也蓋天下之大舉以授臣君旣不敢私其子殺人之辟與衆共棄臣亦何敢怨其君自禹家天下而人言德衰後世儒者議禮說春秋始大復讐矣嗟乎使禹脩父怨則千古無君臣使禹不傳啓則千古無父子故禹之爲子雖無舜底豫之事而與舜同孝舜之爲父雖無禹傳子之事而與禹同慈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間者易地則皆然故孔子同贊其巍巍有天下不與而于禹必曰吾無間然亦恐好事者有德衰之議耳

甘誓

此夏啓討有扈而誓師之辭甘地名約信曰誓君子讀甘誓而知唐虞之風微商周之運至矣孔子删書存此篇一以誌夏之繼世一以表啓之克家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忠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夏啓之世有扈氏叛王師親討大戰于甘甘扈郊也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古扈國也夫啓之去禹未久以敬承之子克先台德而時乃有距行者何哉豈非以繼易禪狡焉者借爲口實邪史臣于篇首不言所以第云大戰于甘帝王升降之際讀者可黙識矣六卿分統六師天子六師皆卿統之將戰而王誓告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之運三正謂子丑寅之建始王者撫五辰奉三正諸侯同寅協恭共承天道故皐陶謨曰百工惟時今有扈不恭威侮五行是天道不足信也怠棄三正是正朔不足守也不校數其事而槩舉其悖天違時如此所以明天討而有扈得罪之故亦可知矣勦斷也左右軍陣之左右凡陣左爲陽右爲陰右爲前左爲後右則進左則退皆視中軍指揮御御中軍車者當左則左當右則右是御得馬之正也祖謂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行祖居左有功告之以賞社居右有罪告之以殺也孥子也謂收其親屬也戮殺也戮于社正法也予則孥戮汝甚其辭以戒之言没其家屬爲奴非必盡殺之也古者罰弗及嗣唐虞無誓亦無此刑可以觀世變矣

尚書辨解卷二夏書終

尚書辨解卷三

商書

郝敬解

商子姓初契為唐虞司徒受封于商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成湯代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夫子删書錄其所存一代之典為書虞夏商周備帝王王升降之運書稱四代法天地而象四時也虞樂也草木禽獸官于虞而盛于春夏大也萬物相見昭明盛大也商秋聲也物至秋而商度成就也忠信為周周完固也萬物貞固于時為冬虞夏之世宇宙太和君臣揖讓而天下治文命敷于四海天地之春夏也顧安得世世雍熙有匹夫如舜禹者禪受而為君是難繼之數也湯武放殺物過盛而嚴寒以收之天不以秋冬先春夏聖人不以刑殺先揖讓商周之不及虞夏天也使桀紂不生于四代之季不遇湯武雖其不肖未至惡浮後世主蓋虞夏之風粹白未染不潔者易為汙湯武之敵明哲孔聖當之者難為德此桀紂之罪與禍所以不少貸而湯武之功與過所以亦不相揜君為獨夫以桀紂為前車是湯武之功也臣為亂賊以湯武為口實是亦湯武之過也既任其功安得不任其過湯武而不任過天下後世之為君父者難矣是以夫子于二代之書首揭征伐之事湯誓牧誓如日月之食焉得而揜之

湯誓

湯名履世號天乙誓者始伐桀誓師之辭讀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志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無表暴過甚之辭其將率三軍無憤忿激烈之氣辭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弁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其辭正而婉甘誓其氣壯而直讀者所當深味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格者感招之辭首誓衆而即言己之不敢稱亂行險而順也有夏多罪而不明數其事聖人之厚也稱天命奉公也天命在人心人心公則天也以桀之害止

及夏民而不及商此商人自爲之私心也不謂夏無如台何而必救彼偕亡之民此湯視夏猶商之公心也上帝視天下之民皆人聖人視彼民之困皆已故心公卽天聖人公天下卽謂之奉天也其如台猶言何與于我也割正猶裁正率皆也遏絕也言桀勞民遏絕其力不得如商民脩穡事也割害也怠困也弗協怨上也天之有日民所以時勤生業也民樂生則恐日之不永困苦則更覺日長故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時日曷喪之謂也夏民窮迫如此奈何棄而不救乎

盤庚

盤庚者商王之號湯十世孫而祖乙之曾孫也商自契始受封契父帝嚳都殷亳卽今河南府偃師縣至契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湯復遷于亳亳在河之南其後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河北也居耿七世河爲患盤庚謀復亳臣民不樂故盤庚告之而史錄其辭如此反復開諭無很慢直遂怙恃陵奪之意所以爲賢然娓娓千餘言竟不明告以不可不遷之害與所以必遷之利但援天述祖怵之以刑罰懼之以鬼神似牢籠其民而强以所不欲者蘇子瞻曰民不欲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

亦可以觀世變矣按契至湯十三世八遷仲丁至盤庚七世六遷盤庚以後復遷河北是殷有天下二十傳王畿凡十五六遷矣往來移徙無異負販之家蓋湯以中業流離遷都致王子孫遂以不常厥居爲祖武效尤而不知勞民蔽衆非善舉也卽有河患亳不亦在河之南邪七世舊都市安其肆民樂其野不能委曲防禦而遽欲委之以去此舉誠不知如何而人情不附必非無故當此之時使盤庚暫然直行已意事未有善濟者惟能寬裕以教故民亦竟從易曰重

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巽入也風也巽順以入風行而草偃巽命之關于政大矣哉聖人所以于盤庚猶有取也愚因是而見商之立國有太古之風後世王畿金湯九重猶謂未足商有天下國無常所蓋其制度簡易無刻肆九衢周廬千門萬戶之侈事省費儉故可不勞而集民亦不憚追隨告之則從即地安居上無過防下無異志是以政質而俗愿情真而法簡上下相維六百四十餘年雖以周家十五代之盛文武周公列聖從容轉移而多方多士不忘舊主豈非隆古淳龐之真根心而不可解與西周之王

也重關百二復營洛邑卜世定鼎防禦精密然幽王之滅歷纔二百五十有七年耳疎與密寬與嚴煩與簡文與質計功程效竟何如乎不寧玆桀之惡計不滅于紂湯之伐桀首以倡亂爲懼而其民猶曰何與于商及其勝桀不忍加誅旣黜夏命猶退而就諸侯之位其稱臣也曰元聖曰阿衡學焉而臣其告君也曰予不狎于不順毅然遷而放之率則復之其渾朴忠直大道爲公千古可繹思焉武王于紂則誅獨夫而已矣周公事君兢兢鞠躬盡瘁而成王猶未能忘公也豈非世運有升降聖人亦莫如之何哉夫子所以倦倦思先進而恨夏商之無徵讀其書論其世皆可知也後儒附會其說沿伊尹之事謂周公踐祚朝諸侯以成王之猜忌而周公爲伊尹嗚呼其鮮有濟矣又附會卜年之說謂周年八百東遷之後猶周是春秋之義云爾然周之東何異杞宋杞宋旣不足存禹湯東遷足存文武乎周之亡即西戎殺幽王秦仲受岐豐之日不待赧王入秦稽首獻地之後矣蓋自古世道之隆莫如唐虞三代之遞降也如波靡未可幷提而論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俞衆慼出矢言曰我王

來旣爰宅于玆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玆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殷即亳也遷將遷也不適不往也有居戀耿都之故居也率偏也籲呼也慼憂貌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言祖乙來居此耿本重安我民不使盡遭劉殺今耿不可居予不能悉匡民以生而以遷亳之意稽之于卜。兆曰其如台台我也言如我往遷也蓋亳本先祖湯

王之舊服先王奄有五服尚恪謹天命不敢安寧不常厥邑故遷于亳自湯以後諸王又四遷皆師先王恪謹之意今君不承于古懷寧苟安且不知天之將斷絕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如顛仆之木尚有由蘖急于封殖尚可再生木再生曰由蘖萌也言去耿適亳易故就新猶顛木之再生萌也新邑亳也底猶定也此以上盤庚呼衆自矢之辭明遷亳之意一篇之要領也

盤庚斆效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

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斆教也盤庚開民有違言將欲教之念民弗喻由臣不能宣上意也抑或有貴家世族中主蠱惑愚蒙故由在位諸臣先教儆貴以及賤訓上以及下導民之術也常舊服者即上所云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也正法度者即後所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也曰者盤庚言也小人之攸箴即民之謗言也古者庶人有謗虞有箴故曰小人之攸箴無敢伏者責諸臣當以民情上達明己之樂聞以安言者也王若曰以下教臣之辭衆指諸臣猷謀也黜改易也從康懷寧也先王不常寧故屢遷居汝無傲上而思安寧也又述先王所以不寧而民樂從者皆先臣宣化之力舊人先王之舊臣于先王播告之命君脩之則臣宣而布之使民皆喻上指令行如流王以此不欽敬于天下乎民罔敢有放逸之言不亦變易乎丕與不通猶豈不也舊訓丕大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承上責今諸臣之不如先臣也聒聒多言貌起信者奮起自信也險膚傾險皮膚包藏不測責諸臣妄言惑衆阻其遷都也訟爭也言不曉汝所爭謂何也非我播告不脩自荒君德惟汝含蔽上德匿厥指也惕視其君無丕欽之意不惕予一人所以致民有違言予視此弊明若觀火予之為君但法先王恪謹不敢常寧不能巧于謀逸惟思君統臣臣率民如綱在網有條而不紊如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君不常寧臣

不從康乃能成功此拙者之謀所謂實德也汝能變易乃心勿爲險膚叢誘于君而帀虐讐于民及爾婚姻朋友勿匿播告使皆諭上指彼時汝乃敢大言汝世有積德不媿先臣耳丕與周書君奭讓後人于丕時之丕同古字多借用

六經字多假借丕否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聲與夫皮披近故丕否皆从不不然曰否夫上聲鄙蹇曰否皮上聲驚異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呸無逸云否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類皮聲也周書弼我丕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

不字用者如上段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段丕克羞爾丕乃崇降罪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償天之子轉作逋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奭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槩作大訓未盡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同汝悔身何及相時憸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戎毒大害也浮言搖惑遠邇變生不測故大害也儆以從康如惰農自安不昏夜作勞不服田力穡于其田安得有黍稷乎昏夜也越於也汝不調和吉善之言以明上意于百姓百姓驚擾則毒自汝生釀成敗禍姦宄汝安得獨免是自災其身也將委咎于民而汝首惡乃自奉其怨恫而已悔身何及視此憸細之民吾尚顧忌箴規之言彼發放逸之口予不敢不畏

況予爲君制爾生殺之命汝曷不以忠言告我而以浮浪之言恐動其衆陷溺于亂其禍若成如火之燎于原野勢焰雖不可近予必撲滅之至于撲滅而爾無遺類矣亦惟爾自作不靖豈我之咎乎

遲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又追念諸臣先世忠勤示所以不忍讁罰之意辭愈婉而義愈峻矣遲任古賢人姓名人舊則習器舊則敝是以古先王及爾祖父勞逸與共予敢不念舊人而動罰及于爾選與算通數也世數爾勞不蔽爾善亦惟人舊之故予大享先王爾祖亦從享先王與爾祖之神作福作災以降監爾予何敢動自處薄德以棄舊人乎爲君難爲臣不易事無微可忽言無小

可輕故難不可不知也予今告汝于難當如射者之有志愼審持固發必慮中差之絲毫失以尋丈奈何不難最難莫如民爾無侮其老成勿弱其孤幼肆爲浮言不顧戎毒宜各思爲久長之計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謀臣民雖有貴賤國法初無遠邇用刑罪以誅其當死用德惠以彰其善類作猷在予一人宣猷在爾衆臣淑慝明而凶人遠邦其臧惟汝衆之力賢否混而孔壬不戢邦之不臧是予一人姑息不明有佚罰也凡諸臣其致告于民自今以後各恭敬爾職整齊爾位律度爾口至于罰及爾身弗可悔矣以

上皆告諸臣之辭自篇首至此孔書割爲上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句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句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玆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作起行往遷也殷在河南故涉河話善言也誕乃也亶誠造至也褻慢也既告諸臣乃率民啓行其有不

從者不加督責而偏以誠信告之其民皆至王庭勿敢褻慢聽其話言也厥民以上史氏之辭明聽以下盤庚告民之辭前后先王也指祖乙以前諸王之遷都者承親也保后君慼言君親其民民亦保其君相與同慼是以莫不先時知備憂患不能及也浮先也帝乙以前率多河患故曰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其所作起視民利于遷居今汝豈不聞先王之事而思念其奉汝使汝之意惟喜與汝同安不得不遷耳非謂汝有罪而及于讁罰也予今呼汝來遷亦惟民不得所利用遷以大遂爾安居之願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今予將以汝遷安定其邦亦猶古先后惟民之承也而汝不憂我之憂不開心敬意以信感我是不如先民之保后胥感也非予苦汝汝惟自鞠自苦如乘舟不濟將敗壞所載爾不信從惟胥沈溺利害若此而

不稽察後雖悔怒曷能有瘳汝不慮遠以思其災乃以憂自勸耳徒知有今不知有後試思汝生何在豈不係于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作不善以自臭壞恐小人倚借汝民造爲浮言迂惑汝心是斷絶汝命也予今迓續汝命于天一心從上豈威脅汝哉用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句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illegible]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

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引衆民先祖父所以事先王者戒之亦猶告諸臣之引舊人也先神后湯也勞猶安也爾先謂民先祖也丕不通羞愧也言予念先王遷國勞安爾民先祖予不能勞爾以爲羞愧是用思爾民之心亦然我念先后安民爾獨不念爾祖勤王乎今耽都陳久圮壞苟失于政陳壞于茲高后其不乃降重災曰曷虐我

民此我所以不敢不遷畏高后也汝民不求各生其生與我同心先后亦不其降汝以災曰曷不與我幼孫同事而作意有差德自上罰汝汝何道可免則汝當一心從我亦以畏高后也又昔我先后既勞爾祖父汝今又作我畜民汝若有戕賊在心我先后安好爾祖父爾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死則汝當一心從我又以畏爾祖父也茲予有亂法在位之臣如險膚姦宄輩浮言動衆而爾私備貝玉納賄請託爾祖父不乃告我高后曰我孫作不法有罪當迪正高后不其降重災汝則汝又當一乃心勿信險膚以畏爾

祖父也嗟夫刑罰不加而鬼神之惕是導民之忠也三代以前淳風未散人神道通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事重死亡而禮謹喪祭所以幽明同揆人鬼一道故心術純而機變少曉之以鬼神則懼而惕之以災祥則恐至于後世混元既鑿造化秘靈神人不通機智多而文飾巧反訾殷人爲尚鬼謂祭祀爲矯誣以祖考死不復生亡不復存靦面如蜮其又何畏于鬼神教化所以愈難刑法網罟所以日多也故夫子猶有取乎盤庚云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軌我乃劓異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告汝不易者即前告臣以難之意戒使深思也永敬大恤即不易也無胥絶遠君民無相隔也分猷念分君所謀共念之也中公道也設中于心自求其是勿信浮言也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心之未定竊行李之播遷顛狂違越不恭上命道路之間生事倡亂若忽然暫遇此姦宄之人我乃即時割劓殄滅無留養之使移種于新邑也往哉各求生生勿罹于法告爾不易蓋如此今將試以汝遷永建爾家爲久安之業孔書斷此爲中篇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的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國家再造民生更始故戒民勿戲怠也勉力勤生以建大命敷心腹腎腸者申釋未遷之疑也今既遷矣朕志可知予不爾罪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予一人可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稽曰其如台也商之不寧厥居久矣湯遷亳而奄九有是前人之功先王爲多亳地依山無水患今耿圮于水是湯降凶德于朕使之還亳成美績于家邦也民既蕩析離居無所定止而爾謂朕何故震動民以遷豈知天意乎故今上帝將復我祖湯德治及我邦家朕及此時敬奉生民之命以定久安之居于茲新邑也故予以

幼冲非違衆謀獨行己意由上帝高祖弔降神靈下曰其如台我不敢違用遷都以宏玆光賁之命耳弔至也詩云神之弔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又呼諸臣戒之也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憂恤也懋勉也簡擇也相助也言擇賢以助百僚也衆民也教庶官以敬民也肩任也盤庚自言己不敢任

用好貨之人惟恪恭民之生理養人謀人之安居者則敘用敬禮之鞠養也窮也詩曰毋令鞠我言窮極其養也羞進也若順也否不順也今我既進而告汝于朕志之順否保民者朕志所順好貨者朕志所否也詩云邦國若否爲順爲否爾罔不欽體無專貨寶即欽朕所否也生生自庸即欽朕所順也用布陳其德于民永任一心久而弗替可也嗟夫天子至威嚴也遷都公舉也聞一二民有間言如疾痛在身汲汲搔雪唯恐不盡此賢君之用心也事雖違衆而能訓之以禮動之以誠知幾知微知剛知柔險膚姦宄不發自銷此盤庚所以克濟也學者謂其文字詰曲今三復條理悠暢津津脣吻間言盡而意不絕若神龍夭矯舒卷自然虞夏以前無此語周秦以後不能作商家一代之鴻章也

高宗肜容日

高宗商王武丁也肜日祭之明日儐尸猶周人之繹祭也高宗肜日有雉升鼎耳鳴祖己正其事以訓王史臣即事命篇今繹其辭觀象論理以明天變當畏不深求附合而凜然使人深思可信斯善言天矣後儒言天牽强以求必中一不中而百皆妄箕子之洪範歷歷然甚矣劉向京房輩又從而疏鑿之至于今浸假而廢爲芻狗是誰之咎法忌太察語忌太詳理貴有餘言貴不盡凡事皆然而況天道此篇寥寥五十餘言當世爲高宗所深省若使近代儒臣遇肜日

建白不知幾萬言天道玄遠不在多方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故不測可測非神後世人主遇災求直言極諫而經術不明五行之說勝作舍道旁具曰予聖孰知肜日本多于洪範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搆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雊雉鳴按史雉升鼎耳鳴祭用雉其鳴不足異鳴于鼎耳乃所以異祖己商賢臣祖己自言天道玄遠其本在君惟宜先格王心而不正質其事則不信天道雖遠感通以類雉鳴鼎耳殆有深義按事切理乃可以訓言天監見災異皆天人君當畏天也言下民見天監在民人君當敬民也亦欲借言民而不敢斥王耳典司也義者生死脩短當然之理善降福不善降殃所謂義也年有永不永民中絕命者鼎凝命之象先王鑄鼎象九州以爲神器在祖廟用爲宗器故周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者之器莫重于鼎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血食則命絕鼎遷矣雉鼎實也鼎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贊曰

失其義也與此義同雉就鼎絕命之象鳴于耳聾象所行不順于德聱然自是不聽人之罪已天既示以信命以正德而不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爲聾也忠言不聽天命不聽耳革之象命所以不永而中絕也天典義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惟在民胤嗣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匕鬯夫子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祖己言下民皆天之胤主器不獨在君之胤也蓋高宗要上帝敬鬼神重祭祀而品物溢常數以求親昵于神故雉有就鼎之象過豐之戒也鼎所以烹易曰鼎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烹以

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爲高宗者大烹以養聖賢可
也牲殺過多非所以爲敬又曰異而耳目聰明納諫
受訓所以禳災也祖己之訓不滿六十言而精深蘊
藉天道影響據事切理不詭不浮法戒自明夫子脩
春秋書災異不舉其事語不及神怪與刪書正同學
者不得其解故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
肜日也洪範詳于數肜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疎
約于理者無時違讀者所當深味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戡勝也黎國即今山西潞安府
近紂都西伯伐而勝之學者疑夫子稱文王至德服
事殷商奈何有征伐之事殆武王繼文王爲西伯將
伐紂先戡黎耳其説近似然詩云伐密伐崇則文王
也采薇命將出師則文王也何獨于戡黎諱之蓋周
雖諸侯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逮王季至文王
父子祖孫積德百年九州之衆已有其六處此亟重
之勢欲免于紂之疑與敵國之忌不可得已紂疑則
君也君不明小心服事臣不敢不忠至崇人密人黎
人則寇讐也欲晏然坐而納侮以爲至德無是理矣
處豐隆之時欲四宇蕭然不動一兵不戮一人不伐
一國以全至德亦無是理矣而後世遂謂文王爲西
伯專征伐本紂命又非也按史紂囚文王羑里散宜
生輩賄紂紂釋之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夫紂力
不能囚文王則已既囚之得美人寶玉洛西地爲利
幾何肯以此釋累十世之大敵釋之已過望又假以
大權命之征伐紂非昏庸之主而猜很之主也誠如
諸臣計甚拙當時何以得售竊意西伯之得[illegible]其必
有他而薦賄納地後人緣飾以盛紂之貪淫耳周之

興于西土久矣稱舊邦長于諸侯爲西伯自季歷已然方伯專征伐于古無聞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曰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孔孟之言古今通誼爲人臣者焉得有專征伐之事世儒旣爲西伯周旋云出自紂命又爲征伐周旋云紂賜弓矢詩咏彤弓旌武功非賜征伐也漢儒附會以昭雪聖德而其究反爲亂階小白重耳挾天子取彤弓稱方伯猾亂天下皆以西伯爲口實借尚書春秋爲齎斧是誰之過掩日月之食而揚鬼火之光豈非經術不明儒

者之罪與或曰若是文王何以爲至德曰所謂至德非他人情而已人情所當然者而能然則爲德人情所不能者而獨能則爲至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尚思快意況西伯有天下之二乎遭獨夫之主虐使囚縶爲能小心不二以臣節終五十年如一日豈非能人之所不能者哉更欲其不伐一國不稱西伯而後成至德則爲文王者蚓而後可者也故書錄戡黎誌商所以亡也祖伊忠告無愧微子國之將亡有如祖伊微子者而不能用嗚呼此其所以爲紂耳牧野之事何恷于周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祖己之後天子呼紂也訖迄也言命不久將絶也格人通達事理之人先知禍福是卽元龜也不敢知吉者知其不吉畏紂不敢言也不有康食天時飢也不虞天性人心玩也不迪率典教化衰也我民商

民也曰者述民怨紂之辭摯至也大命曷不至欲其速亡也今王其如台民言紂無如己何也乃罪指紂之罪也多參在上言罪狀多端上通于天也凡言命者人事脩而後責天如孔子言天喪斯文乃能責命于天也商周不並立成敗不兩利周興則殷亡殷之卽喪指視周之功而知其無不戮及殷邦矣故孔子刪書不敘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唐虞而上三代而下有如文王之爲人臣者無有哉故夫子謂之至德學者不必更爲之辭

微子

微國名未詳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未知是否子爵名微子名啟殷帝乙長子紂同母兄母先爲妾生啟與衍後立爲后生紂箕子名胥餘與比干皆帝乙諸弟而啟賢箕子勸帝立之大史以啟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道箕子爲大師比干爲少師紂以箕子嘗欲立微子銜之微子乃謀去告太師少師曰予顛隮箕子亦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微子遂去紂因箕子疑其與微子共圖已也向使微子不去禍且蔓延宗族百僚豈獨微子箕子受禍已邪微子

去紂疑解中外稍安故孔子謂微子仁人也或曰箕子不亦可去乎曰不可微子先王元子王伯兄不悅于王而仗義高蹈夫誰不可箕子身爲三公與失纚之子俱逃欲何爲然則奚不與比干同死曰微子箕子紂所忌也惟比干無嫌庶幾可盡言故以諫死二子不可諫故無可死無益于君無益于社稷宗廟死何爲然則去將奚爲曰爲吳泰伯以企獨夫之自悟否則從巢父遊以待天下清而或者云微子歸周非也微子歸周在武王革命之後釋箕子囚求微子乃抱宗祏往託之紂以暴亡非周之咎也西伯事殷人情所難紂死不爲不後何怨于周二子于紂亦已殫厥心又何負于商周不臣我而賓我國亡而宗廟血食二子何以死然則書獨録微子何也殷祀所以不卒斬在微子微子不去商祚不亡大師少師能行伊尹之事微子可不去少師死大師奴微子遯商祚不可留矣今讀其訣別語嗚嗚咽咽千載猶爲揮涕書標微子誌商所以亡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illegible]虛去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

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濟若之何其

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皆紂諸父言我殷其或者遂不得治正四方乎蓋驚懼不忍言之辭我祖湯也定功曰底我祖定治之功遂至陳布于上我今用縱酒喪德于下言後先不相承也今殷民無小大皆好爲亂攘不軌之事在位卿士互相師以非法有罪黨縱罔有秉常得中者小民承風興起未已姦宄相角互爲敵讎無復綱紀蕩然如無涯之水殷其喪亂遂

至于此蓋是時紂昏淫于酒婦人羣小煽用朝多讒
憸微子處危疑之勢故以敵讐爲憂涉險爲慮曰者
微子再告也箕子比干默不卽對故微子再以己欲
去諭之言我今起而出亡跡近于狂然吾家耄老皆
遯避于荒野我出不亦可乎蓋求二子指教也顚隮
顚隕隮陷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句方興沈酗于酒乃
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
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
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句出迪句我舊云刻子王子
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箕子答言也王子呼微子也方興未已也罔畏畏
不畏所可畏也咈逆也耇長舊人微子所謂吾家耄
遯于荒紂咈而不用也凡祭祀之牲色純曰犧體完
曰牷禽曰牲器曰用莫大于祭祀莫嚴于鬼神今殷
民盜天地祖宗之牲器以相容匿下不畏而上不問
將取食之無有災害其姦宄罔獲類此今神祇下視
殷民所用治者皆斂讐聚斂之事召敵爲讐無有已
時上下同惡厥罪惟一民多饑瘠無可告愬相爲讐

故如此商今其有災乎我與在職適受其敗商若淪
喪我寧見囚爲奴無爲他人臣僕此我自爲計也爲
王子計出遯誠爲迪吉行順理曰迪我舊日言立子
實以害子刻害也爾若不去我乃顚隮然爾可去我
則不可各安其分人各自獻其心于先王求無愧而
已生死去留不必同也王子行遯我不能顧爾畏禍
之深而求訣之辭也

尚書辨解卷三商書終

尚書辨解卷四

解

周書

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浸裦夏商已不及唐虞矣矧商周之際乎是故同伐也商放而周殺同誓也商謙而周倨升陑之事湯猶以稱亂自疑牧野仗鉞秉旄氣象直往矣湯誓于桀猶稱夏王有夏夏氏牧誓于紂則直斥受矣故夫子删書敘帝王之事至于武王微若有不滿焉其論樂謂武未盡善論禮深惜夏商無徵曰吾從周從周分耳而慨焉嗟咨故知其意有所不滿者杞宋無傳二代斯邈詩書所載多周公制作家世舊德孝子慈孫誦揚先緒自不容口儒者因之遂尊周于二代則夏蟲之知矣謂周年過曆多于夏商夫周曆何能與夏商比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夏亦四百五十八年而桀紂之亡皆以全勝之力抗湯武之師不遇湯武未易亡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而滅西周如振槁平王東遷苟延一綫非有夏仲康殷高宗六七賢君中興之業何稱不亡至赧王獻地稽首如臣僕不若桀紂錚錚遠矣東遷式微何異杞宋杞宋脩禹湯虛文東周守文武虛器一也若東遷可存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周曆八

百則夏曆千歲商曆千有餘歲矣嗟夫武之革命猶遜禹湯一代制作信如周禮亦似小苛日中則昃天運固然聖人無如之何夫子删書斷自周諒後世無以復加矣學者讀書尚論三五如視諸掌焉

牧誓

牧紂都郊外即今河南衛輝府城南周武王十一年以諸侯伐紂師次牧野此則將戰誓衆之辭其聲罪也直不如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二聖氣象原自少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相遠故商辭質周辭多風韻但不至若僞書聒聒怒罵煩複耳讀者不可不辨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左執金斧右持白旗所以指麾六軍也逖遠也周師西土遠來勞其勤而奬之使進也執鉞秉旄亢厲之狀經首記之不爲無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從武王伐紂之諸侯也御事治事之三卿

也亞旅大夫士也師氏掌以兵守王門亦大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千夫長也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百夫長也庸蜀以下八國皆西南夷近周先附者戈鉤戟也干楯也所以扞衛矛鎗屬三棱曰矛稱舉也戈短可舉故言稱干以遮蔽故言比矛長著地故言立

禮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聖人刪書于帝王升降之跡可否疑似并存以俟天下後世尚論者取裁亦春秋之義云爾竊嘗疑紂之惡盡于不可君天下如誓所言已矣非謂人人可誅也苟不遇文武

未足使亡武王與諸侯順民心弔伐可耳至于庸蜀羌髳人非我族類率以攻中國猶不倫況以攻君父乎舊史錄其實聖人刪書不少諱無亦春秋之志與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恐來世以爲口實與刪書之意正同又謂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即所謂虎賁將帥之士千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率衆三百萬人故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千夫爲百夫亦當率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三百則不宜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

夫長半人當時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文革車三百乘司馬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三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衆矣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遷史因謂紂兵七十萬紂悉三州之賦不能七十萬況親戚叛之所謂如林者多周與諸侯蠻夷之衆耳紂之亡不以寡而寡助益易亡武王無敵不以衆而衆益無敵聖人刪書自直尚論者不可盡信鑿朴亦不可避誣掩眞斯謂之疏通知遠深于書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紂之惡始于好內飲酒世主之常而紂遂以殺身亡天下酗淫之禍甚矣哉肆祀陳設而祭也答報也祭祀以報本也弗答如箕子所云殷民攘竊神祇之犧

牷牲用將食是也王父母祖父母也同祖之從兄弟不迪不厚倫也如囚箕子殺比干之類六步七步止齊言六軍整齊並進每進六步七步則止而少息也伐持兵擊刺也每四擊五擊六擊七擊則止而少息也少息以養勇也桓桓勇貌貔豹屬迓邀擊也奔敵敗走也輕進者敗殺降者不仁故戒之役猶勞也戒以持重勿趨利輕進也夫子呼衆將士

洪範

洪大也範法也帝王奉天撫人之大法也昔箕子被囚爲奴武王誅紂釋而禮之後二年訪以道箕子授之洪範今讀其書畧無一語反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崇辯勸勉之意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初語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武王能虛懷延訪故以道相授商亡不與微子祿父同居而遠處朝鮮豈非武王善成其志與遭逢若此以道傳明主以心獻先王若箕子亦文王之流亞也方其與文王幷囚文王衍易箕子衍疇其志同文王困于外而亨于內箕子外有大敵內事昏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尤難卒能以艱貞濟于明夷夫子以與文王幷贊其欽崇至矣謂之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善惡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蓋宇宙萬變其理各自然不易所謂彝倫也其調和中節運量自君心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德脩政舉則宇內事物清和咸理天人協應四海禔福如人身血脉榮衛周流無壅則皇極建彝倫敘大化成而洪範普矣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宮衍範以爲疇今按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五

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蓍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儒因經云天錫
禹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
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次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
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範
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
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
福極牽强補湊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
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
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

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
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
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
天地參伍為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十其五也故數不
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
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十所以則圖疇
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
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
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
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

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匹配所以
為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蓋
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即神禹無能加故但摹其九
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世知君德莫
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故初一為五行以洛書
本五行也一居初故以五行當之終于福極者以善
惡之極歸于禍福也故以九當之五事脩已八政治
人五紀法天以次居皇極之內所以立極之體也三
德運治稽疑審事庶徵占驗以次居皇極之外所以
達極之用也總之八者皆所以維極而合為九疇九

事兼備則常道得而天下治九宮布列則天地位而
化育行箕子之意主于論治不在衍書後儒專執五
行譚災異則鑿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騭質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
我聞在昔鯀陻因洪水汨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誅紂後二年也紂
死既久乃訪箕子以道知箕子罔為臣僕卒然未敢

叩至是始訪之故曰王乃言箕子乃言也史稱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以存亡之道宜告是也箕國名未詳今山西大原府大谷縣有箕城未知是否蓋商之故封今北京永平府有朝鮮故城則周之封邑也嗚呼箕子云者恐其不言發嘆以自鳴其誠也隲進也猶升陟之陟扶助之意天生下民冥冥之中進而陟之輔相調和使各得所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正德厚生天實黙相人君代天理民得其常道順其倫類使億兆遠邇清靜咸和無紛爭乖戾是爲彝倫攸敘苟無條理區別何以經綸天下爲民物

主武王之問即洪範之大旨也箕子以亡國之臣義不欲答而武王虛懷延訪大道爲公乃肯言之洪範九疇初禹有此書箕子衍之以洛書九宮之數配帝王經世之法洛書九宮無非五行變化其詳已盡于三易禹但借其數以次序九類而謂之疇猶田之有井界也先言洪水者禹敷水土旣平正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之初禹作此以敘彝倫者也其言鯀何也疇兼善惡因禹及鯀明戒也紂之不善如鯀之汨陳武王聞道如禹之嗣興鯀禹父亡而子得商周君亡而臣得皆天也世儒緣此謂禹治水時神龜負洪範

九疇授禹按夫子贊易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易耳龜有文合數聖人則而象之所以爲神若實有書如所謂一曰五行云者授禹是後世天書之誕且何必聖人然後能則之旣則洛書無一語合數但塡補其目是何伏羲則圖如彼其精奧而神禹則書如此其疏漏也且箕子亦未嘗明言禹則洛書學者因九疇漫擬奈何更加穿鑿乎鯀陻洪水汨陳五行者言鯀不察五行之理不順天地水土之宜强用私智很愎自遂陻高塞下是亂五行拂天道也災變何由弭道化何由興倫類何由敘是所謂上帝震怒

不畀九疇而鯀所以死者蓋寓言紂也神禹嗣興大智順理觀天之道相地之宜法五氣之運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別生分類大化洪而萬品遂上當天心九疇乃錫此禹所以興蓋寓言武王以明道之待人而傳也道莫大于自然自然之謂天順理則治自用則亂鯀以方命敗族禹以無事平成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也智者若禹之行水卽彝倫攸敘之意蓋五行之道莫大于順萬物皆本五行而水土居先故因治水發端天人相與之際舍五行無可據者故爲九疇之本

而初一遂陳五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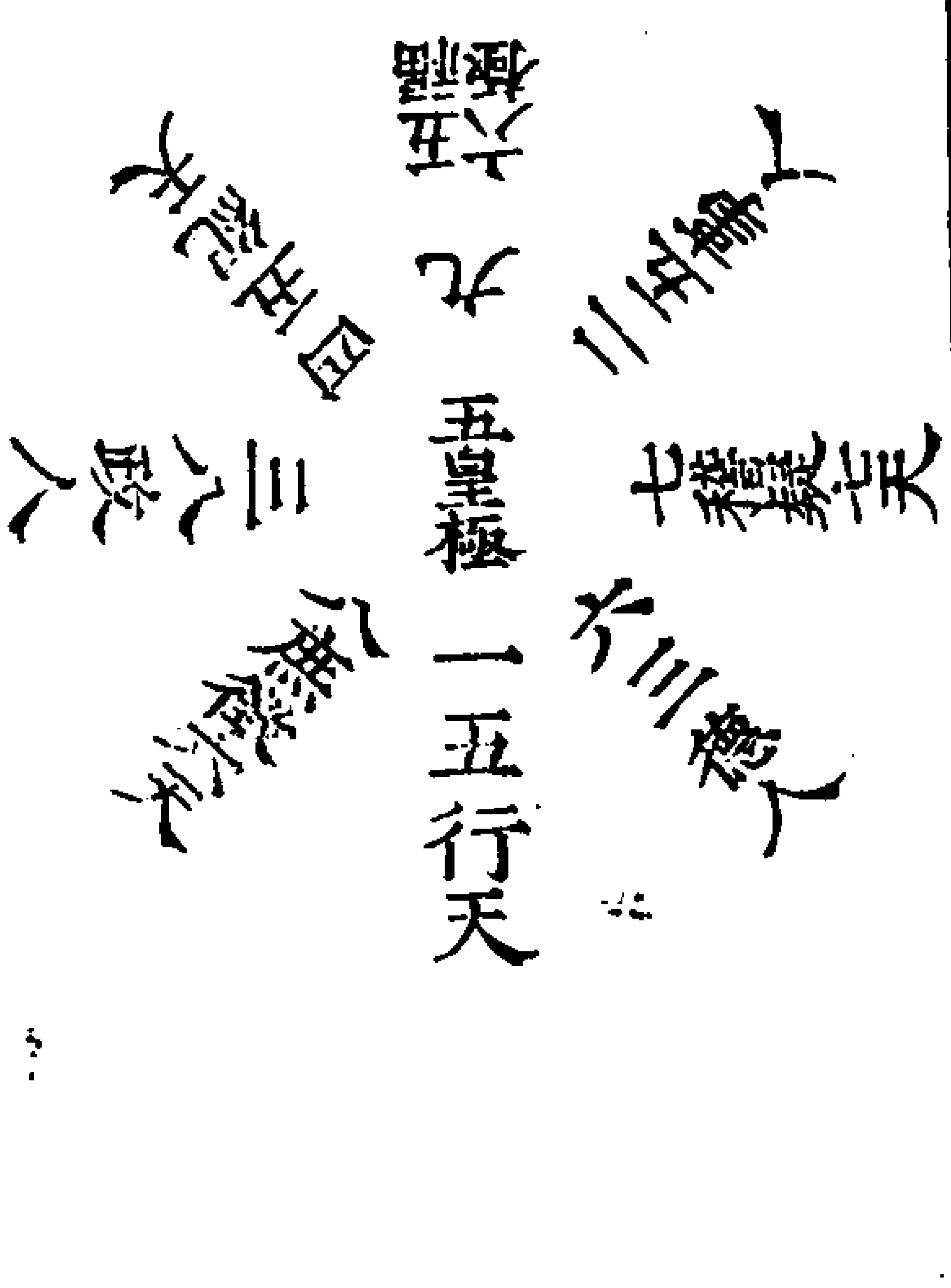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天地之間孰非五氣洛書九宮皆五氣運行而初一獨配五行是疇固無取于書義之合但用其數而已蓋疇所重在一五九洛書一居下五居中九居上故以一當五行爲萬事根本五當人主爲皇極居中九當福極爲治亂安危之應而居上東

西四隅六位各以天道人事錯列互相維持左三爲八政人也而東北隅爲庶徵東南隅爲五紀皆天也右爲稽疑天也而西北隅爲三德西南隅爲五事皆人也天人交濟以調五氣建皇極脩福而遠凶也五行不言用次八言用卽用五行也天下萬事萬物皆五氣之用五事脩身卽次五行居二爲敬用也八政治人故次五事居三政首民事爲農用也五紀治曆授時故次八政居四時以人合天爲協用也皇極大君所以樹表于中八方取則居五五爲中方偶合成中皇極無數八者咸宜卽極立故建用也三德皇極所以致治故次極居六爲乂用也治有得失惟稽乃明故次三德居七爲明用也八事有得失天道有徵應不可不省念故次庶徵居八爲念用也先事有徵驗究竟有禍福福則當向禍則可畏故次福極居九爲嚮用威用也夫武王問彝倫攸敘而箕子必推本五行分爲九疇何也天道五氣運而四時敘歲功成王者奉承天運故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舜所以治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所以敗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奉天時也故五行者聖人所以法天時行九疇各爲其類者王者所以調劑萬

品順天道因時宜裁成輔相而偕之于大造所以謂洪範也

九疇配洛書之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九條皆九疇之目也綱者禹所傳目者箕子所衍也水火木金土相生之序詳見易大衍之數章朱子曰五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潏蒸潏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是也潤下五者皆以質言其用也作鹹五者皆以氣推其性情也水能生物潤濕而就下火能熟物炎熱而升上木能曲能直隨繩墨成材金從變革隨範成器土能生物於是播種爲稼收斂爲穡以致養五行之變不勝窮獨以味言者味人易辨因味可識性情之微也水初不鹹惟潤下之極沈聚作鹹火初不苦惟炎上之極焦枯作苦水純陰火純陽也木與金陰陽二氣雜故木可曲直金從人革曲直者其味酸酸亦味之雜故木實酸也從革者其味辛辛新也故金出冶其臭腥腥亦辛也土稼穡成五穀味作甘土生百物不必皆甘而五穀以甘養人故甘爲土正味知五行之味則性情之理與調劑之宜可類通矣天下萬事萬物孰非五氣之變所以首九疇而爲初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制哲二音

五行在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可分析論也經以五行配五事合庶徵亦就人身五官驗五氣以明天人合一彝倫攸敘之理非斷然以某事司某行應某徵也若然則箕子于八政稽疑三德六極奚不皆言五而爲是參差不齊者邪貌言視聽思水火木金土其次序既不相合而八政稽疑福極多寡不等按疇索徵往往不驗儒者恐人君忽天戒遂强爲說不知一不驗而五皆妄反以褻天而甚世主之疑耳夫天道可畏惟其不測人心腹腎腸日用萬應孰非五氣第執貌言視聽思論五行合庶徵亦拘泥不通甚矣箕子意欲人君脩身克己全體陰陽之德調養中和之氣視聽言動時思儼若則五德兼體皇極立而參贊之功成乖沴不生民居協而彝倫敘矣作範本意不過如此但敘倫則條理未第不得不詳故謂之九疇云爾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理割裂九疇之序舉目遺綱一目之綱可以得魚乎先儒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

之序不相合或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于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而言以氣盛屬火木以肝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徵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爲序何也自外而裏由粗而精貌爲形言爲聲視聽爲精而思爲神也恭從明聰睿五者德也肅乂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脩斯儼若矣言之德從議論公斯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擊則昭徹矣聽之德聰耳聞則審諦矣思之

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肅莊莅則無侮也言從作乂當理則令行也視明作哲見眞則無不照也聽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審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總歸于敬故曰敬用令以貌有容華屬木或以爲有潤澤屬水皆可而欲以貌治雨則難以言爲決斷屬金或以爲宣揚屬火皆可而欲以言治暘則難以視爲外光屬火或以爲發散屬木皆可而欲以治燠則難以聽爲內明屬水或以爲收斂屬金皆可而欲以治寒則難以思主五官土主五行相配亦可而欲以治風則難有此理不必有此事有此理者神

所造無此事者形所格也儒者必强附之曰姑以示戒言不由衷非所以說經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爲農用故食爲首財貨即次之食以養民貨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司空司徒司寇古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民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賓之師衆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爲本故曰農用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堯之時洪荒初開曆象未正故治曆授時爲首商周之際曆象既明故五紀次農政歲者正一歲之四時月者定十二月之晦朔日者定一日之刻漏星者五緯二十八宿皆是辰者星之次舍凡星皆有合如日月所會之處爲十二辰也曆數謂自上古至今以後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運行之數曆數明則歲月日星辰無不正彰往察來可坐而致所以爲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如字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
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坡遵王之義俄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

洪範之旨貴寬平豁達而惡夫硜硜刻削者羅八荒
以爲度攬九有以執中故能容蓄萬品調燮庶類所
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蕩平正直不足臻此治本
在君身故九疇之要在皇極而言之獨詳八者皆所
謂保極皇則八者之所待以錫極也皇大也君也詩
云皇矣上帝子云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莊周所謂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極
至也易曰至哉坤元子云中庸其至矣言極至無以
加也極心爲中中本無中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云喜

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大虛自然之名故易有大極
極卽中中斯大天子爲世教名物宗主大建其道無
人我無適莫允執厥中以爲民極天下有一民一物
吾此道不足以諧其分適其願卽不謂之極大公至
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
有極斂崇高富貴之福以經世宰物敷施此極于庶
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共保此極詩
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
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也民于極而錫
君保極是民極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爲洪範

也天下無淫朋在位無比德惟以大君之極作極此
之謂君錫民極民保君極也凡厥庶民有猷以下所
謂斂是五福錫極于民也蓋其蕩平正直含洪翕受
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無比昵之私而恩無不溥有旌
別之明而量無不容所以皇極爲洪範樞紐也言皇
極而及福何也太平無象天下禔福則皇極備皇極
者無爲無成八疇列斯皇極建八疇時敘卽皇極功
成故五事八政三德皆所以脩此極而皇極不自營
庶徵稽疑五紀五福六極皆所以成此極而皇極不
獨成皇非空大無實極非虛中無用故自君于民見

極之錫焉自民于君見極之保焉于上下大順一世同風見皇極之建焉故以錫福相保言極然而又有五福六極何也極在中五則斂爲福陽九過亢得則爲福失則爲禍夫極中而已者也過則窮亦若乾上九則亢悔故不曰五極而曰六極五則中中則皇極皇極則斂時五福矣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得一于此君則念之卽未協于中而已不陷于惡此中材士也用人求備人將弗堪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以教之曰予有美好之德夫攸好德君之福也寛柔以教人亦勉于德是汝錫民之福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

易之言泰也亦曰包荒利用馮河朋亡得尚于中行卽錫福康色受之之義說者謂康色爲其人自薦則錫之福亦太濫矣豈非所謂無好德而錫福作汝咎者邪蘇子瞻引唐武則天令百官百姓得自舉爲証豈可爲不易之典常乎齒及武氏尤不倫矣勿虐煢獨善雖窮必録也勿畏高明不善雖貴不私也如是則凡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皆得進于上衆正向用世風丕變邦其昌盛矣凡人君欲正人必先使之富足方可責以善道汝弗能使之衣食饒足俯仰得所美好于其家是人救死不贍斯罹于其辜矣皇極之主所以當容保民無疆于有能有爲者不可不亟錫之福也若濫及私人彼無好德汝雖寵昵而淫朋比德敗壞汝極其作汝用咎耳美哉皇極執中無爲好德錫福而天下順治上無刑戮之加下無淫比之俗家皆樂利人皆可封斯王道之極已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諷詠使人深思自得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皇極也有心而愛是謂作好有心而憎是謂作惡有心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崖異而不蕩平有反側則機變而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大虛天子懋建中和

而會其有極可以錫民矣天下遷善不知而歸其有極相與保極矣斯言也是曰皇極之敷言蓋疇莫大于皇極故言莫詳于敷極此彝常之理是爲大訓上帝所以錫禹者我不過敷衍于其常之訓耳豈獨君當訓行庶民于此敷言能訓能行則錫君保極受君之福以親近天子之光輝若爲天子者能訓行之則可以作民父母人皆尊之親之以爲天下王矣曰猶若也更端之辭武王之伐紂也殺伐用張箕子欲濟以寛和故言錫福所謂而康而色作民父母卽詩云豈弟樂只以易其維揚之武而綏之以中和也故武

王韜弓戢矢歸馬放牛過劉傒武惟曰不足夫亦有感于箕子之訓也夫此皇極建中之旨而宋元晦謂皇不可訓大極不可訓中不謹乎至微而務爲寬廣其弊必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故其訓中曰無過不及夫六經論道天地聖人之事也今指衰世庸主之弊而慮皇極之太廣是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皇極數五位中純體卽中何過不及之足言執中無中用中無象中者聖人之事故曰從容中道聖人也非可以中爲一物于無過不及之間求也以無過不及訓

字則遺左右以無過不及論道則規規然子莫也子莫執中無權堯舜允執中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立反立執而權無執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無過不及者立也一定不移之象中無象不可以一定求也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而中無不在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中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子思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賢智愚不肖之間擬議摹倣之迹非所以求中也是以皇極不言中皇極卽中中無言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故而已性無可言言則皆故有意用中非中

有中可用亦非中皇極以數則五以疇則八者之心心卽中也八者敘而中在如土旺四時四時行而土在也堯文思安安允執厥中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爲中敝中者天道不言之則聖人無心之矩如之何拘拘乎過不及之間求也漢唐之主優柔姑息尚不知三德何物而妄言皇極憂寬大之爲累是未立求行也以無過不及言三德則可以言皇極是以管闚天也以道言則易有大極是也以君言則大哉堯之爲君是也是謂皇極無過不及不足言也餘詳禮記中庸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必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皇極居其所無爲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位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至德也正直彷彿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者渾然中和無剛柔之名與克治之迹剛克者以奮發勝柔克者以含容勝也平康之世行所無事正直而已

遇彊梁弗友順者剛克以剛治剛也遇燮和友順者柔克以柔治柔也資性沈潛者頹靡不起剛克以矯其柔資性高明者激昂不平柔克以濟其剛參和不偏所謂三德也然亦有辨剛者君道柔者臣道君彊而臣燮君高明而臣沈潛德之分也故惟君作威作福享有珍奉以別于臣也臣而效之則敗家亡國之道在位之人反側頗僻則民皆習為僭忒此尤用剛柔者所當辨也詳箕子之意常人柔順可用剛不可過用易道亦然可以參伍觀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疇至七八而脩身立政之事備矣聖王以為萬有不同之幾事欲諧萬有不齊之人情亦難矣惟鬼神無心可以服人于是乎有卜筮是非可否素定于衷而羣疑未釋衆志未同借此決之故五事八政皇極三德脩而後及卜筮庶徵則疇之所先可知也後世以卜筮為易道因盤庚洪範武王周公誓誥皆言卜而不知其為黙順羣情開愚蒙神道教之微權也豈其德政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枯骨腐草乎筮法詳見周易龜兆不著于經其法先以墨識龜灼以火察其雨霽蒙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蓍筮四營十八變之法蓋易道之旁岐八卦之支流無關于理而物依人重衆人信之卽以為羣情之符聖人因民用

亦用之則以為聖人之器云爾非若五行五事八政三德亙古不易也九疇用之以協羣情接鬼神疏疑滯極致其彝倫之敘而贊成皇極耳然五卜獨言龜何也疇本于書書龜也故但言龜左傳謂蓍短龜長周禮又謂先筮後卜周禮左傳皆後世之書然謂先筮後卜近之蓋筮本易而龜于易遠惟貞悔合易而其說雜緯故孔子譏居蔡秦漢以後廢而不講商周之季龜為政箕子因以敘疇也稽疑者明知事理當然而羣議不協故借卜以謀于鬼神定猶豫非本茫然無據徒徼倖于鬼神爾也卜人司龜筮人司策有

卜筮則命之擇建者擇諸卜筮之人建立之也或曰擇至公無私者然則必羲文周孔而後可矣曰雨以下五者皆龜兆之象有潟潤爲雨者有開明爲霽者有昏闇爲蒙者有聯絡爲驛者有相侵爲克者有吉祥爲貞者有凶禍爲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謂蠱卦內吉外凶風不遇山不成蠱而後儒遂以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又以雨霽蒙驛克配水火木金土雨霽蒙近似而驛克殊不似即五行五事庶徵稽疑似而他疇不似決非箕子意矣稽疑有七卜

用雨霽蒙驛克五者而占止用貞悔二者衍而推之以考其差忒蓋占事與龜兆雖多要不外吉凶兩途耳掌卜筮者非一人有疑再三卜或吉或凶從其多者如二人同一人異則從其同也下文云謀及乃心卿士庶人同多則吉少則凶即此意而或者謂筮卜必立三人又謂龜有三兆卦有三易皆附會之說國家大疑未有不先斷于心者故謀及乃心情形理勢灼然已審然後以己所謀者質諸在朝卿士大夫以卿士大夫所謀者內參諸己如是亦審矣猶恐國人不同乃以所謀于朝廷者參諸邦國庶人夫謀及庶

人可無不明之疑然羣庶人而謀又其難謂之曰故必質諸鬼神問諸卜筮豈卜筮之謀的然可據勝于己心與卿士庶人乎非也亦惟以決嫌疑定猶豫誘羣蒙齊物議耳皇極之主五事脩三德備八政舉君臣合德上下同心猶必稽之卜筮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是以己心可龜筮亦可卿士庶人亦可人神協應謂之大同不獨身康彊子孫亦逢吉若己心可龜可筮可卿士庶民不可則是己心見信于鬼神而或不信于人爲之亦吉卿士可龜可筮可汝心不可庶民不可則是卿士大夫所謀合于鬼神從卿士爲

之亦吉庶民可龜可筮亦可于己心不可卿士亦不可則是庶民所謀者合于鬼神從庶民爲之亦吉也凡此三者同多而異寡故皆吉如己心可龜可筮不可卿士不可庶民不可則同異半作內事吉以己之所可合于龜也作外事凶以卿士庶人所不可合于筮也吉凶亦半也如龜不可筮又不可雖己心與卿士皆可而謀不協于鬼神無論事非即是亦當且止是天不欲成就其事而羣情已疑所謂止或尼之也靜則雖否亦吉作則雖是亦凶正聖人所以諧羣情定大謀之道然豈有皇極建而人神不協同者稽疑

論上而已讀者不可不察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武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後世言災祥之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合爲一體天地以內莫匪人物人物徹底渾是天地五行之氣貫通三才其精靈發竅于人故宇內夭喬飛走木石瓦礫無一不與造化通而人最靈所不及天地者天地大而人小人在天地中其包絡本不相及天地絪氣活潑不停而人積形天地無心乘運自然而人有意故天地一闔一闢能轉人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天地其分量遠也惟聖人能守氣凝神踐形盡性以法天惟天子父天母地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而感通易聖人爲天子則敬五事乂三德以措之八政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一民一物不戴德暘和四時序三光調風雨寒暑莫不順成此豈聖人形氣能主宰天地豈天地精神偏辦于聖人蓋天子中和建極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品類無不敘五氣之行得以順布而無壅閼之者五材之生得以遂養而無戕賊之者是以乾坤清寧上下奠位如家人妻子兄弟內外大小恩誼隆洽則父母亦底豫矣反是不肖之主酗淫頗僻德政不脩百姓受害怨毒塞于兩間恣睢暴殄五材銷索五氣淫癘以致風雨不節四時失序日月晦冥山川崩竭父母雖慈和而一家暌離欲無

震怒不可得已此明白自然之理非必屑屑然求其類應亦何敢泄泄然玩其爲無有也蓋天之蒼蒼氣耳氣之浮動不定天之昭昭神耳神之變化不測以其不測運其不定人欲一一推測比擬則有時不應欲恣睢放易謂無是事而事忽響至矣故聖人中和位育有必至之祥昏主得罪天地有必然之殃天人同體豈得謂災祥一毫無與于人人備五氣豈得謂善惡一毫無與于天玩者忽而不信拘者比而不合故夫達天人難也然則箕子以五事配休咎又何其拘邪蓋天地既與人通人主精神既與天通觸類推

求其理固然乃所謂彝倫者也事事物物各具天則
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貌言視聽思卽身中之五行
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本有非謂貌肅卽致雨不
肅卽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徵蓋人主之貌
言視聽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貌言視聽也人主之
心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心思也善則天下受福
而不善則天下受禍一人之貌言視聽不足以動天
天下人之禍福安危是卽天道五行善惡動而休咎
應自然之理也然則又有不應者何也是曩所謂氣
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詩云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如謂無徵則天與人漫不相關而天道頑冥不仁必
無之理也如謂一一求徵則天爲人役而神爲定局
亦必無之理也是以百家伎術星相卜兆謂爲無之
而時亦奇中謂爲有之而萬無全獲故夫周天之度
三百六十五足矣而必多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同
行可矣而必參差歲功乃成茍禍福之數皆整齊截
一則皆可揣摩安排而人皆得趨避矣此言庶徵者
所當知非無是烏有之謂也大抵人主至于皇極建
德政脩人神協從然後可言庶徵則庶徵之于九疇
後矣而較之卜筮亦爲後矣世主忽人事譚菑異不

倒置乎雨暘燠寒風或分春夏秋冬以配五行夫五
者之來無日無之豈春獨雨而夏獨暘非也且風何
必獨主土尤非也時謂歲月日時五者來備以下雨
暘燠寒風之徵王省以下時之徵來備各以其敘言
五者皆有而不過也庶草蕃廡則百物可知此休徵
也過則極極備言過多也極無言過少也二者皆凶
咎徵也休以其時也咎以其恆也徵謂以人事爲主
五者爲驗也休徵者五事脩五氣以時應咎徵者五
事失五氣以極應也若順也貌恭肅有洗滌方新之
象在天當爲時雨以順之時雨則萬物洒濯一新是

亦天象之肅恭也言從乂有熈明整飭之象在天當
爲時暘以順之時暘則萬品宣昭是亦天象之乂治
也視明晢有通融爽快之象所謂智者樂也在天當
爲時燠以順之時燠則陽氣通暢亦天象之明晢也
聽聰謀有嚴凝靜容之象所謂安靜能慮也在天當
爲時寒以順之時寒則陰氣沈靜亦天象之聰謀也
思睿聖則有洞虛四達微妙玄通之象在天當爲時
風以順之時風則周旋上下無微不入亦天道之睿
聖也此爲休徵卽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廡聖人位育之能事也反是則爲五失狂反肅始人

病狂容貌不脩則時雨之徵反爲恆雨以順之矣僭
反乂亂而不治則時暘之徵反爲恆暘以順之矣謀
反哲哲者英銳而豫者優柔則時燠之應反爲恆燠
以順之矣急反謀謀者從容而急者躁擾則時寒之
應反爲恆寒以順之矣蒙反聖聖者通明蒙者晦塞
則時風之應反爲恆風以順之矣此謂之咎徵所謂
極備凶極無凶也然極備極無謂之恆何也五事五
徵旋相爲用非主一偏勝也如其可以偏用則豈休
徵之肅致時雨而或少時暘咎徵之僭招恆暘而或
無恆雨乎餘可知也五徵此極備者卽是彼極無五

事此能脩者卽是彼兼成未有耳不聰而目獨明貌
不恭而言獨乂貌言視聽失德而心獨聖明者或曰
雨暘五者不可以恆肅乂五者恆何傷夫肅乂五者
亦迭用也貌有時肅亦有時不必肅如見賓承祭則
肅父黨無容燕居無容則不必肅耳目心思皆然大
暑肅乂二者相濟視聽二者亦相濟雨濟暘暘濟雨
燠濟寒寒濟燠故時也人肅恭必寡言多言必舒散
專謀者常瞑目專視者常錯聽故暘亢而時雨雨集
而時暘燠盛而時寒寒冽而時燠雨無暘則成恆雨
暘不雨則成恆暘燠寒亦然然則休徵之時以五者

參和咎徵之恆以五者偏勝也則夫肅乂哲謀聖又
豈偏舉者哉故不當肅而肅則肅卽是狂不當乂而
乂則乂卽是僭不當哲而哲則哲亦卽豫不當聖而
聖則雖聖亦蒙蓋狂者亦自以爲聖僭者亦自以爲
乂豫急蒙者亦自以爲哲謀聖也是以五事同而得
失異故五徵同而時恆異也時暘而時雨自覺雨降
而萬物起色肅肅如也久雨不止則浸淫汎濫爲狂
而已時雨而又時暘自覺開霽而萬類整齊乂乂如
也久晴不止則百物萎槁蒙茸爲僭而已時寒時燠
則陽氣達而金石亦透哲無不察也恆燠不止則桃

李冬華緩而不收爲豫而已時燠而時寒則陰氣凝
而生意隱藏謀無不精也恆寒不止則九夏飛霜當
生而殺爲急而已時風而風則導鬱疏滯變動鼓舞
是謂聖矣久風不止則飛砂伐木昏霾四塞反成鬱
閉如人倏忽變詐精神疲勞昏氣勝而靈性死爲蒙
而已故五行合而爲天道五事合而成至德聖以時
措而極以中建曰時曰恆兩言蔽休咎之理箕子之
說本自融通俗儒割裂分配虛誕不應豈箕疇本旨
哉曰王省以下皆曰時之徵王者兼統臣民如歲之
統日月一歲之休咎皆王之休咎也卿士輔王如歲

之有月其休咎分王十二分之一師尹衆官之長如歲之有日其休咎又分王三百六十分之一蓋職有尊卑責任有大小嬰之歲雖大而除月日亦無歲君雖重而無卿士師尹亦難獨舉故君臣各以其類脩省協共和衷然後可以調元化承天休也一歲之中歲統月月統日四時順序雨暘燠寒風時若而無變易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以百穀則成熟以政治則脩明以賢人則顯用國家平康此休徵也有如日不順月月不順歲氣候顛倒雨暘五者失時變易是王卿士師尹之咎也以百穀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

賢士則隱微國家不寧此咎徵也君卿士庶尹所以貴交脩至于庶民雖賤尤不可忽庶民則五紀之所謂星也彼其欲惡雖齊向背無常如星有好風者箕之類是也又有好雨者畢之類是也箕本東方木宿而風爲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畢本西方金宿而雨爲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各好其所克也又箕以簸揚風象也畢以漉魚水象也其類亦相應民心有欲亦猶是耳民以所欲待于上星以所好待于日月故日月亦不能違星也日月之行有冬夏者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角西至婁爲黃道即中道也黃道北爲黑道者二黃道南爲赤道者二黃道西爲白道者二黃道東爲青道者二通爲九行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日南行至牽牛則爲冬至北行至東井則爲夏至中行角婁則爲春秋分此日行也月立春春分行青道立秋秋分行白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夏夏至行赤道此月行也道以日月之行援之黃赤白黑云者以方色名之非天眞有道道眞有五色也日月行雖各有常道不可變易而月之從星則因其星

之所好如從箕則其月多風從畢則其月多雨也獨言月者月陰精而風雨陰氣也不言日者日爲陽主月與星皆從之故月有從而日不言從也星雖微日月不以風雨違其好庶民雖微王卿士庶尹不以所好從之亦如星能爲日月之咎故念庶徵者尤不可忘民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字如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九言福極爲得失之終天人之合也福極居九則禍

福爲尤後矣然必銷患定福乃謂彝倫敘皇極建天
人應而成洪範也葢王者敬五事乂三德錫皇極則
五福自備壽本于天故最先養生次之故二曰富無
患難又次之生而爲善人有美好之德又次之考成
以終天命得正而斃無所虧辱又次之由五而上似
緩而要好德考終士君子之所謂福也自一而下似
要而緩壽富康寧衆人之所謂福耳五者合而君子
衆人之福全苟以富康寧爲福則賢士君子不能盡
得如以好德考終爲福則羣黎百姓不能盡得此之
五福君可錫民可保無人不徧者也葢陰陽和則民

多壽農政脩則國多富福極錫則康寧五事三德敬
乂則攸好德人鬼協從則考終命是五福所由來也
反是則凶喪而短折不壽也多疾病不康也多憂愁
不寧也困于財不富也生爲不善之人無攸好德也
羸弱無强幹之力如禮王制云跛躃侏儒之類體有
虧欠不成考終也是謂六極雖然五事脩必五福備
則仲尼不窮而顔淵不夭矣五事失必六極至則盜
跖不飽而夷齊不餓矣故疇惟敘其倫耳福極未可
經經論而五行庶徵未可區區合也福言五而極言
六者五爲中數六過五爲極則凶故極不可過也九
本陽得五則乾之飛龍過六則亢而有悔故五爲陽
而六爲陰五福而六極此聖人則洛書之義也

尚書辨解卷四終

尚書辨解卷五

金縢

金鐀屬縢猶閉也古者卜筮之書用櫝藏加鍵閉曰金縢卜則啟既卜以其祝冊與所得兆辭併藏之昔武王有疾周公卜請代史藏其冊于匱其後成王以管叔流言疑公公避謗居東天大風雷王啟匱卜得公前冊感悟迎公歸史記其事命曰金縢序謂周公自作非也如公自作則請代與藏冊皆私意矣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脩短

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啟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為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為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于受命如嚮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音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克商後二年卽訪箕子洪範之年弗豫弗悅也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敬卜戚憂也功事也自以為功言辭二公自以為事父兄有急子弟之事也累土為壇除地為墠三壇皆北方南面三王之位也一壇獨南方北向公自立之位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背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冊祝版也元孫指武王某武王名史臣諱言也遘厲遇災也虐疾重疾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若揣度之辭丕背通史記作負言武王之病或是三王負天之子天責償旦亦三王子請以旦代蓋上帝左右必善承順多材藝奔走服事鬼神者乃可王皆不如旦至于奉命帝庭以敷化助民安定三王子孫使民敬畏旦又皆不如王故可相代也當今人心新附四方

未定俾王無恙以不墜天之降重命我三王之祀亦永有依歸矣即就也命三王之命既祝乃就卜聽命許謂疾瘳也以璧珪歸俟命待疾瘳以事神也屏璧與珪蓋憾辭謂三王若不許則武王不生周家四方未定七廟未有主珪璧將焉用所以屏棄也此見聖人迫切至情子孫告祖父語直事死如生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卜三龜歷問三王也一習吉者三龜一同重習吉會

也籥鑰通管鑰以開鎖鍵者啟開也以籥開金縢視卜兆之書三兆辭皆吉也體卜兆之體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公謂據此兆體王其無害予小子公自謂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言三王許已代王終也茲攸俟言安以待命即祝辭所云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言念武王也公歸史臣記公既卜遂歸俟命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卜史自收其祝冊與所得卜兆并藏之匱中蓋古者有大事既卜得兆必錄其兆辭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啟書藏冊皆卜人常司非此冊獨藏亦非待公命而後藏也翼日卜之明日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猶言抉日如鳥之有兩翼也瘳疾愈也

人死可以代免乎曰否然則周公為之何也臣子迫切至情猶之病而請禱非鬼能療也死而求復非復能返也情窮計迫無復之矣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之謂也然則歸俟命何也曰聖人誠信之至請代則恨不即代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為相管叔者武王弟周公兄其羣弟蔡叔鮮霍叔度也初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祿父于商使管叔監之及武王崩管叔以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周公在內乃與羣弟為反間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以蠱成王凡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國西京王國也孺子謂成王不利謂將簒位周公告于太公召公曰人

言如此我不可不避辟與避同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即避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若有變則已將無以自白于祖考也東謂殷土管叔監殷在東周京在西謂中原為東也是時成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雖有去位不然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然去不之他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為名不若因而就之果事由管叔則以兄弟之誼感之變起可親察其情形諺云百聞不如一見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即此行也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

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沮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討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為叔請進無以白于王退無以解于兄管叔所以驀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豳風然史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

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誚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啓金縢然後悟邪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為罪則以流言為忠以叛為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為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讒也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即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于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詩云蒼天蒼天豈不爾受既其汝還之意世儒不達誤謂

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謗聞謗動色即非聖人況口舌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為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已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避處憂患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為刑辟孔書承訛偽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

衛祝佗云管叔啟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

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令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興師旅其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鬩牆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爲況聞謗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誣公矣乃詭稱大義滅親援湯武放殺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

康誥垂泣而語無逸戒譸張亂殺立政教敬爾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忘于管叔之死也豈其既殺兄而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爲近古陳賈問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然陳賈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邪故愚嘗竊幸公所以得免于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

正惟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避避不即東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倒戈西向公于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叔不可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是以管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東方情形悉于居東之久公在外二公在內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于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審幾事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當世疑公殺兄亦以是耳嘗觀虞舜愛弟周公愛兄同也舜寧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寧不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顧舜爲人主力可曲

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芘家庭之變舜慘于公而
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
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孔子賛公曰不驕不吝
詩人詠公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自古大臣功高謙
冲未有如公者東征屢出王幼必奉以行一訓一誥
必稱王命雖尊居叔父貴爲冢宰而鞠躬盡瘁身先
百辟流言蔽主一辭不辨而引咎待命故其自矢曰
作周孚先可不謂萬世人臣之師表與必如世儒誣
公負扆明堂朝諸侯流言殺兄此其暴戾衛行何異
莽操鄉原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世儒又有疑金縢

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寃不白于後世矣其曰
我之弗辟無以見我先王傳寫聖人心跡曠世如見
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
徵可信爲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以折服好事
之口作史之功于斯爲大世儒不察孔書爲妄作顧
謂金縢爲可疑愚嘗哂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
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
噫句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熟

秋卽得罪人之年之秋公居東之二年也弁禮冠啓
金縢之書將以卜也得周公向所辭二公自爲之事
蓋請代之事二公亦不知也諸史卽諸卜人也對卜
史對也信實有也噫歎辭言實有此事公命我勿與
人言蓋祈禱事秘言則褻鬼神且不欲武王與在廷
諸臣知非逆料其有他日之事也王言勿穆卜者知

天變以公不必卜也念公欲代兄死而況肯奪兄子
之位乎故執書泣悔之至也冲幼也新逆先儒謂當
作親逆王欲親往迎公歸感之至也詩伐柯詠娶妻
諷王親迎以此一時天人震動廷臣有請王親往東
土迎公者故詩書幷記之王言亦禮所宜然未果親
往也詩歌九罭但以上公之服迎公亦未言王親行
也王出郊以天變告于郊因遣使迎公出迓示親迎
之意也禾盡起言不傷也按是時太公爲大師召公
爲大保心知流言之誣而不早爲王言何也蓋周公
所以處此者極盡其道無容于言之也公之避位非

徒自靖亦以告成王也成王以幼冲之年過聽讒邪使老成不敢言元宰不得闢其忠罪人誅而不悟鴟鴞貽而不悔豈非好察多疑之主與浸潤之譖其入方深而元老同辭其跡似黨惟有退避之誠感之從容俟之彼將自動動則其悔必深若强諫過激猜疑四起讒險在外人心動搖周之兄弟同姓五十餘國其孰非覬覦者變且不測故惟有去二公與諸臣居中自可無憂卒使成王一悔悟徹終身夫非公之善處曲成之與

大誥

周公以管叔流言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成王執而誅之公傷之爲作鴟鴞是時紂子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叛公乃大誥天下奉王東征爲討武庚平徐奄也時管叔已死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又曰我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卽指管叔之事詩云周公東征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子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卽此行也或曰管叔旣誅紂子不亦可舍乎曰否孽由紂子管叔死紂子安得獨生公

賦鴟鴞傷其取我子視武庚已爲不共之讐矣朱元晦謂以此行爲討管蔡且疑其辭緩不切徒歸重卜筮嗟乎惟此可以諒武王周公之心武王苟欲黜殷殄紂子豈待牧野後惟其欲存之故處以舊都及管叔叛徐奄又叛雖欲存之而不可得矣蓋武王受命晚周京僻在西隅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武庚若在天下終未可平但殺其父而又殄其子人其謂何徐奄方以興復爲名故不得不折之以卜示之以天意而推本于武王夫殷之亡周之興皆天也武王伐商故周興今王不黜殷則周亡先王

始之今王不得不終之全商而欲安天下無兩利之
策此當世不得已之勢安危一定之理以爲緩而不
切特未之思耳是以武庚誅微子即封公不忍亡殷
之仁不得不黜殷之義反覆其辭聖人之情可深思
不可言傳也昔紂無道人心欲亡紂故牧誓之辭簡
而直今商亡人心思舊故大誥之辭詳而婉聖人于
此眞有所不得已焉耳嗟夫紂子猶不忍而況于兄
乎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
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
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天降威

王若曰者周公代爲成王言也是時王年十五而公
奉王東征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是也篇中凡言小
子冲人皆王自稱雖成王之命皆周公之志也猷圖
也謫謀之辭或曰語辭越於也弔憂閔也詩云不弔
昊天言爾多邦不弔閔乎割害也不少延傷武王逺
崩也洪大也嗣君所任大也歷曆數也服行也造至
也迪猶訓也言年幼嗣統行不能造于明哲以訓迪
安民而況能格天知命乎已予者自後之辭渡水曰
涉既渡曰濟敷布也賁光也敷賁敷言布先德而光
布之也敷賁而曰敷賁敷猶今蠢而曰今蠢今厥逸
而曰逸厥逸恒言多類此天降威言武庚不靖天威
伐之我不敢閉蓋武王誅紂而存其子聖人之本願
也天下初定主少國危反者四起則殷嗣不得不殄
天實爲之是以大告發端傷天降割不少延聖人之
心大不得已焉耳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句即命句曰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米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
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曷不違卜

承上言天命而決之卜也寧王武王也武王安定天
下故曰寧王大寶龜武王卜伐商之龜今以卜東征
明東征武王志也紹猶紹介之紹天有明命因龜受
命故曰紹天明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之即命同

兆卜聽命也曰兆辭也西土周也有大艱于西土言
東人有謀周者謂武庚也西土亦不靜言我周室之
人亦有不安靜與之同謀者謂管叔與羣叔也卜兆
如此是寧王明示我以當討蓋吉兆也于今蠢然無
知之殷小厚之國耳乃敢違我無疆大歷紀續其既
絕之緒乘我西土不靜國有疵病民不安康而曰予
將復興反鄙我周邦今殷乃蠢如今日乎怪而嘆
之也翼日猶昔日武王伐紂之日也凡今日前後皆
謂翼日如鳥之有兩翼也顧命延入翼室亦謂兩夾
室也民獻人賢也十夫即十亂也翼輔也于往也敉

撫也言昔日有民賢十人爲我輔翼伐商以往撫安
其民貲武王圖功我有大事休美我卜并吉無有不
驗者龜之可信如此今予以所得大艱西土之兆告
我友邦君輩曰予得吉卜將以爾庶邦往伐殷逋逃
播越之臣而爾反謂兆所云艱大民不靜惟在王宮
庭與諸侯之同室者不在四方異姓也蓋是時管叔
既誅金縢所謂罪人斯得而公又興師東征人或言
罪不在武庚故公體羣情而告諭之如此考翼不可
征言考之十夫翼武王之事如商不可征則當曰武
王曷不違卜而必于伐紂乎寧王既不能違卜于昔

小子又安敢違卜于今蓋公意有隱而難言者管叔
之死武庚陷之子弟于父兄之讐一也紂囚西伯而
武王有牧野之事紂子禍管叔而周公有黜殷之舉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西土
人不靖者既伏其辜而人之大艱我西土者容可追
乎公之此舉其深有慊于管叔之死也二千餘年來
承訛不察使公冒殺兄之名識者恨之後之君子諒
同此心耳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

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再告也肆猶遂也予冲人王自謂也永思大艱之
卜而曰信哉殷之蠢也自作不靖禍延鰥寡可不哀
哉予之造于此皆天實役之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
我身予雖幼冲不我自恤卬我也爾等于義當念其
艱大而安我曰勿畏于恤不可不成就爾考之寧王所
圖之功毖畏也寧考猶言寧王寧人皆指武王予小

子王自稱言今討武庚乃上帝之命我不敢廢昔寧
王伐紂惟卜是用故能安受天命今討武庚天助我
民況亦惟卜是用豈得替上帝遑寧王而獨不用卜
乎不詳告殷所以當黜蓋聖人有難言之情而但託
諸卜以通衆志耳嗚呼者信而嘆之之辭言天之明
威將弼助我周邦丕丕莫大之基所謂無疆大歷也
○恆情好信惟鬼神武王伐紂以卜吉克衆所傾信
也今即武王所遺之龜卜黜殷之事其兆又吉前作
後承事同一體此舉惟以勉卒先猷故借卜以承先
志非尋倚卜也詩云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

嗣實維爾公允師此之謂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

此三告也爾指邦君諸臣舊人即十亂也舊臣豈不
知舊事遠省武王創業之勤則知後人當善成也閟
毖戒警意成功所言成功所在即大艱處也天將以
大艱警懼于今日成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力以卒寧
王所圖之事故我大開化勸誘我友邦君天匪有忱
信之言其稽考我民而已棐匪通猶詩云天難忱斯
也今兆有吉辭而鰥寡哀哉天意可知予曷不于前
寧人圖其功之所終乎天以大艱勤勞毖我民如
有疾痛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成之乎
寧人即寧王今日之舉皆終武王之事非得已不已
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

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四告也若順也昔指武王昔伐商也逝往也朕其
逝言已亦欲嗣往事也我嘗誦大艱之兆日自思惟
如人父作室既底定成法其子乃不肯築堂基況肯
結構成室又如治田父既芟闢其子乃弗肯播種況
肯求收穫其子怠惰如此其父欲輔翼肯曰予有後
嗣弗廢棄基業乎必惡其子而不欲輔翼之明矣故
今我不敢不于我身撫循寧王之大命如有弟于兄
既考終乃有朋友侵伐兄子其弟以民當安養勸止
不救是豈人情則其當往救明矣吁公言及此惕然

有冲人之慮慘然有兄弟之懷其自責深矣武庚所
以卒不見貰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五告也肆陳也肆哉勉以盡力也論語曰陳力就列
爽明也言通達國事必由明哲亦惟亂臣十人啟知
天命爾時牧野之事上帝臨汝猶謂天命匪忱不敢
慢易其法則所謂勿貳爾心也況今天降災戾武王

已崩人有大艱于我西土者與之為鄰而我西土人
又自相伐于室天命之不易甚矣爾尚不知乎何今
昔之不相侔也誕乃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
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六告也言已深思周之於殷如穡人之治田芟夷不
盡難以望歲何敢不終畝盡治天亦惟休美于前寧
人我曷其極至之卜敢弗于從乎寧人有指示我大
艱于西土我當率循有指之疆土謂殷以東及徐奄

五十國也況今卜兆并吉我以爾東征天命不差武
寧王大寶龜所卜陳若此夫復何疑盡殷周不兩存
興衰之大勢也武庚若在則反側未已管叔死而武
庚存非法也此意難于播告但言成就先業不得不
東征而天下大勢已曉然于言外凡聖人告戒不盡
其辭更端反覆使人深思易云重巽申命此之謂也
是以盤庚大誥迴波宛轉學者病其詰屈煩複而聖
人隱微之情正寄乎此千載而下想其上下相讁不
激不迫之情當世所以神受嘿喻也然必歸本于卜
何也古人于衆志難通羣言不齊則借鬼神通之假

卜筮齊之鬼神無心卜筮無心聖人亦無心因至公
以明至公所以決疑成謀之微權也夫古聖人作卜
筮通易之變非教人全仗之其用卜筮以通衆志亦
非已全仗之惟有聖人先覺然後可命蓍龜亦惟古
人心術醇然後蓍龜應豈蓍龜靈人心之靈與聖人
之靈也後世人主德不脩政不舉事幾惶惑已志不
蔽僉謀不同卿士庶人不協徒倚枯骨朽草巫史聒
聒牀下而緯稗邪說附合慫恿以望嚮應豈不謬乎
世道交喪久矣人自鬼[illegible]蓍蔡即有寶龜神策
命之不從雖龔〻[illegible]大誥如此人心何故漢

唐以後龜筴廢而不講好事之徒作爲讖緯符命自稱彰往知來惑世誣民大亂滋起不可謂非卜筮作俑而聖人亦初不意其濫觴至此極也是以孔子中庸之教不語鬼神唯告之以可知可行其贊易也不主卜筮慮深遠而見明灼真所謂生民以來未有者尤讀大誥所當知

康誥

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所以告康叔也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弟初武王伐商誅紂以其地封管叔及蔡叔監紂子武庚治殷封康叔于康亦殷土也後數年武王崩東方反者數起成王既誅管叔周公奉王東征討武庚盡有殷地以其半封微子嗣殷爲宋以半益封康叔爲衛晉牧伯官兼司寇監于東土遂相洛營東都蓋周先王十五世皆居西文王有二亦惟西南諸州自冀以東薄淮海青徐猶殷土也東西相距五千里武王伐商止及朝歌自朝歌東惟知有紂子徐

奄五十國皆挾以叛而西京遠不相及周公居東二年悉其情形計紂子在則反側未已徐淮諸國不大創則遠人不威東都不建則天下之勢偏安三大事舉而後天下可定故歸即奉王東征還相洛會諸侯升康叔爲伯作此告之亦所以告東諸侯也然辭稱武王何也凡周公所爲勤勞天下之事莫非武王之事也故大誥則稱寧王詩書所載周公制作靡不稱先德聖人仁孝之至而況封爵尤非臣子所專古爵人于祖而康叔以諸父冲人未宜致訓公人臣無制命禮兄弟之國封自武王故辭必稱武王也雖然公

有難言之隱管叔之死天倫大變公在外朝廷殺叔公不能救故賦鴟鴞曰既取我子恩斯勤斯育子閔斯大誥曰若兄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令康誥亦曰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子哀無逸曰人或譸張爲幻不寛綽厥心亂殺無辜無言不痛蓋有憾于王之率殺而或者康叔初亦與聞之故奉皇考之訓動以一本之思使追念先德共惇天顯弘濟時艱告叔又以告王也子承父志兄垂弟訓事死如生有不覺靦縷之至者聖人定大謨仁孝爲本故夫子贊曰武王周公達孝嗚呼盡之矣蓋管叔不肖始于一

念不孝友子弟不孝友賢父兄之過不教而誅非聖人之心周家十五世忠厚而突有管叔之事公所爲拊心痛也故惓惓以孝友爲勸以率殺爲戒不直陳已意但宣揚父兄之訓而說者不達謂編次在大誥後不宜稱武王既云朕其弟小子又云寡兄則不宜屬成王又謂康叔武王弟則不當于成王時始封封則不應專言刑罰事不知康叔受封在武王初年而益地晉伯則成王也詩旄丘之篇序謂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史記衛世家稱伯本此其官兼司寇故屢言刑罰亦深懲于王之殺管叔而致儆于司寇耳

是時東方騷動國無長君紂死子誅人情思舊隱憂方深故託康叔心膂處之殷墟假以大權齊亂民不得不威彊弗友剛克并用不悖也周之典章大抵出周公手雖多士多方成王之命皆公之辭不獨三誥也先儒謂爲武王作欲移置金縢前以篇首惟三月至大誥治四十八字爲錯簡移置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上令以篇次考之洛成雖在七年而初基則自茲始諸侯咸會故洪大誥非錯簡也若使武王尚在人心慴服奄徐未敢動何至費辭若此令讀三誥憂患懲毖之意宛然武王初封兄弟之國十五何獨于康

叔呶呶爾使東土當武王時早得牧伯如康叔者何至有管叔武庚之事說者不深思議改舊章非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三月夏之正月蓋公東征還之明年孟春也據經公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此蓋成王之六年王在西京而公與召公東來相宅也哉始也月既望而光減魄始生蓋三月十有六日也初基始謀基也新大邑即東國也洛在洛水之汭也四方民大和謂武庚誅

徐奄定四方民心和集無復叛離也周制王畿千里外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男邦又五百里采服又五百里衛服去王畿三千里外復有蠻夷鎮藩共九服茲所會者東都附近諸侯非必三千里外盡至也百工百官也播民和播布德教調和民心猶周禮正月之吉始和郎所謂洪大誥治也士殷士東土初定士至者公皆虛己延接不辭勤勞郎史所謂吐餔握髮下白屋者也是時康叔新益衛封爲伯東方之事悉以委之公因諸侯咸在多士畢集乃訓康叔以治民之道郎所謂播民和也此節史臣敘

作誥之由世儒謂爲錯簡非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洪大誥于洛以訓康叔成王幼冲未宜致訓公以人臣代言不敢專制而兄弟之國分封自武王故公述武王之志呼康叔告之亦示成王以承先之孝也王若曰者君爲武王言也孟侯長侯也牧伯爲諸侯之長封康叔名文王嘗爲牧伯明德以正己慎罰以治人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威其當威以顯示民始事區內諸夏及一二邦以脩如戡黎伐崇之類馴至于我西土盡被怙冒上帝休嘉乃命殪滅大商戎大也天下之民是以敘理寡兄武王自稱勖勉也言我又能勉力不怠故爾今得有茲東土文考明德慎罰之功不可忘也此一節公述父德代兄言發端使康叔深念父兄而傾聽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爲武王言再告也遹述也衣服也衣德猶所謂卑服今治民將在敬述文王繼聞其衣德之言如明德慎罰庸庸祗祗皆文考身所服德之訓言也然義理無盡汝居殷土當廣求殷先哲王所以保治民者可不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存心者知其教訓又別求聞由商以前古先哲王所用康民者以保安民而弘化于天若爾能多識畜德充裕乃身在王命亦可無廢墜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通瘝關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三告也恫痛也瘝病也言當自儆惕如痛病在身棐匪通天威匪信難測民情向背昭然可見小民之心難于保留往盡乃心無安好逸樂乃所以治民也民怨無大小在人君順與不順勉與不勉耳已猶後也藐末之意亦語辭猶恆言之云却也前言終而承之之辭服事也應順也詩曰應侯順德汝小子之事惟

在恢弘王化順應保安殷民亦惟助王安天命作興更新之民移風易俗是汝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四告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爲惡者雖小必刑無心詿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民易惡遷善而已眚災也過眚災非有心也終怙終也終于此而不改則有心矣典法也式猶用也自作不法用意爲爾雖小不可不殺殺猶刑也謂不可赦非卽斃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災眚適爾既道極其罪得其情是乃可憐憫不可殺也敬明乃罰當如是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藝刵二人無或劓刵人

五告也刑罰有敘而不亂是乃治理大明而人服民乃知謹敕而勉于和順也去民之惡若已有疾則調治得宜而民畢棄其咎矣保民如赤子則愛護必周

而民康治矣爾雖制刑殺之柄非汝刑殺之奉天討也無或以私意刑殺人其刑殺人非汝封也天也王又曰劓刵人五刑之輕者亦勿或以己意劓刵人可也截鼻曰劓截耳曰刵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六告也外事謂東土之事陳設也臬所以限制門者牧伯爲限制之司今之觀察亦稱臬司設是臬司所以師此殷民使刑罰有倫敘也要約也緣情比律約而合之謂之要囚卽獄辭也要約囚罪服膺思念至

五六日或至旬或至三月然後乃決丕不輕意蔽斷
也觀于此言公于王之殺管叔真有遺憾矣此以下
言愈切而愈悲所以託諸武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暋敏不畏死罔弗憝隊
七告也臬事臬司之事謂刑法也言罰斷殷民之常
法當酌天理人情用之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謂之義刑義殺也如後世申韓之刑殺不義也次遷

就也勿用遷就汝封之心即使事事盡遜順于義雖
曰是敘汝勿自喜惟曰未有遜事如是而後不敢忽
耳人未有若汝封之心者舊繼述之心也朕心者不
嗜殺之心也朕德者保乂斯民之德也嗟夫止殺安
民是武王未成之志不泯之心亦周公難言之曲衷
也體其意而告之誠切至矣東征之役武庚之誅豈
得已乎使人臣皆如管蔡則武王周公此心此德何
由而慰所以深致望于康叔也凡民自得罪以下舉
其自作不典者寇盜攘奪謀爲姦宄殺人顛越人以
取其財暋强不畏死此等之人誰不憝怨豈朕欲殺
之所謂朕德朕心惟汝知也暋强也憝怨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
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
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
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八告也承上言寇盜姦宄元惡之人大可怨恨汝尚
知朕心不忍殺之況惟是父子兄弟之間各有良心
乃不孝不友子弗敬行父之事大傷父心父亦不能
愛其子乃疾其子爲弟弗念天倫明顯弗能敬兄爲
兄者亦不念父母養子之哀大不順于弟鞠養育也
鴟鴞之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正此意我惟弔
閔此人非于我政人得罪惟天所與我民之常道大
泯亂耳曰若此者汝其速由我文王止孝止慈兄友
弟恭之道作不孝不弟之罰刑犯此無赦以教戒之

不率者大擊之況外庶子之官本以訓人訓人者惟其能正人及小臣諸禮節皆當訓之而乃別播陳說道欺世盜名弗肯念君弗肯救用惟逞己私以病其君如流言輩者是乃不能正人節人而引人爲惡也惟我然之汝爲臬司其速由茲引惡之義一切連率而殺之乎亦惟汝爲君爲長不能惇行孝友齊其家人以及小臣外正惟威虐淫刑放棄王命夫乃有非德而可以治人者乎汝未有不克敬典常由刑殺而可以寬裕民者也其惟文王之能敬能畏乃能豈弟作人寬裕其民耳汝如曰我惟有及勿吹求已甚乎

易近民則政之中道乃所謂朕心朕德于一人以悅也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及之謂也觀于此言公蓋深有憾于王之殺管叔而難于顯言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句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九告也爽明也明思所以啟迪斯民于吉籍安康惟殷先王德之可以康乂民者是作求詩云世德作求謂作起斂求也云殷先哲王戒勿若紂也民無有啟迪而不適從者君不迪民則刑罰不中無政于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十告也監者監其失如下言今民不靜是也告汝以用德之說于用罰之行謂明德以慎刑也民不安靜心未戾止屢啟迪之而未肯同心者無他君德不脩天罰殛之又誰怨乎勿曰無罪罪豈必大必多但一事少差天監在茲況今罪尚顯聞于天乎蓋深有憾于管叔之事而痛自懲毖也觀此節之意周公代言甚明若武王存日自命康叔則此言皆無謂矣讀者

詳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否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十一告也無作怨無作可怨之事淫刑濫罰斂民之怨也非謀非彝謀爲非常不循理之事也蔽斷也凡所謀所行一斷之以誠信之心不敢欺詐無此數者則敏勉其德矣康乃心勿躁急也顧乃德常內省也遠乃猷勿見小也如是則政寬民和永保長世不汝瑕疵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句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十二告也命天命也無我殄享者子孫永保則宗廟不絕祀也服命所被服牧伯之命明思王所以爵命之意也聽卑則過察居上而能高其聽則猷遠而見大無急切之政有曠覽之明而可以安治其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句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十三告也典常也世享享其國也按善訓人者不在辭之便便精誠不接利口炙轂聽者不給而言者易盡聖人以精誠動物意滿語塞使人聽而思思而又

言言者不迫而聽者心惟浸潤涵育曉人于語言之外易所謂重巽申命孔子所謂有餘不敢盡而後能入人深也讀者疑其煩複豈爲知言者哉

酒誥

此亦周公承武王之志以告康叔也紂之亡天下也始于酗酒酗于酒則淫于色酗淫則無所不至於是有掊克聚斂瓊室玉門之侈有深宮長夜男女倮逐之行於是有殺諫臣剔孕婦炮烙罪人諸凶暴之事其臣下效之沈酒廢政其民間化之荒淫成俗故酒之流禍亡國敗家不可不戒也或曰亡國之事多矣而特爲酒誥不已細乎曰否禍莫憯于傷心鎮邪次之君者天下人之主心者人主之主也雖有聰明醉則心狂顓蒙愚夫力不能舉鷙雛醉則狎虎豹跛者

不能歷康莊醉則越谿澗天下狂暴之事由常人作者少惟醉者作事無非狂暴何也其心喪也人心喪則死心喪則無所不爲心喪則教亦不悟失亦不悔酒之爲害至于此吁可畏也哉故飲酒者不必皆狂吾見狂愚之人未有不好飲者殞身喪家不必皆酒吾見縱飲之禍未有不至殞身喪家者始于既醉不覺終遂大迷不反禍亂已成猶舉觴自快曰吾以忘憂滔滔者天下皆是故夫傷心之害莫如酒防心之害莫如遠酒醒則善言可入迷則聖人難化禹所以惡旨仲尼所以憂困詩書諄諄非無故也公繫易于

末濟終曰飲酒濡首有孚失是其作無逸亦歸于無若紂之迷亂酗于酒而已矣蓋飲則愿者變而爲狂不飲則躁者反而爲靜家之多事俗之侈靡未有不由崇飲者勤儉之門守禮之家謹厚之士未見有荒于酒者聖人之訓其切要也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王若曰周公若爲武王言也明大命者明示大教令也妹本作沬即詩云沬之鄉矣衛朝歌之地紂所都也變沬言妹者少婦之稱幼昏之意紂飲酒昵婦人酗淫亡國故謂殷邦爲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彖曰君子以永終知蔽聖人所以示戒也醉者昏昧故明大命覺之穆考文王廟次爲穆武王則昭考也文王爲西伯故舉治西土事告之肇始也毖戒也言文王告戒庶邦諸臣朝夕惟曰祭祀乃用酒令世人以酒爲小物夫是物也能使天下後世無知愚皆溺貽禍至昏心敗德亡國喪家非小物也始爲事神灌獻之用惟天地祖宗能享之高年有德能安之仁人孝子賢君能薦之其得則爲福祉失則爲鴆毒豈非天命天威所係乎故古聖人始作酒是天之降命以肇我民大祭也今人沈湎是天之降威也我民用大亂喪德惟此酒之行小大邦喪亡亦惟此酒之罪故文王告教爾後人有官政有職事無常于酒及庶國飲酒惟于祭祀旅酬以德將扶無至于醉文王惟曰我民各訓迪子孫耕田稼穡土物是惜勿

糜穀爲酒則事省用儉淡泊清心善所生也爲子孫者亦當聰耳聽祖父之常訓德無小大小子惟一視勿以飲酒爲小過不飲酒爲小德而不聽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嗣爾股肱以下告民也庶士以下告臣也嗣股肱謂

手足繼作也純尃一也言專力稼穡奔走勤勞以事父兄肇啓行也車牛以載貨服賈事商賈也此皆養生營業之事與湎酒相反者也耕田貿易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如歲時伏臘嘉禮稱觴之類于弟親自洗以爲潔腆以爲豐致用酒是乃予弟勤儉孝友以奉其親也典聽常聽不忘也大克羞耇大行養老之禮也惟君惟國君也人臣高年有德君問道乞言饋食酳爵醉飽所以大養爾惟曰爾老成多識遠能觀省作稽考中德爾尚能爲仁人孝子能進食祭祀爾乃介此得飲酒安逸丕大也介猶因也此乃信爲王

家正事模範之臣兹亦惟天順我以元老大德王家所永不可忘者是當養之以酒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三告也棐徂非遠也言文王儀刑近也腆厚也沈湎之意武王以不腆于酒而受殷命聖人非誑語觀幽王將亡詩人作頍弁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衛武公作賓之初筵魚藻瓠葉皆刺幽王腆于酒也子孫既以飲酒亡祖考以不飲酒興復何疑士君子不敢崇飲之心何心小人宴樂好飲之心又何心存亡之介學者反觀自得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隙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四告也又引殷事勸戒之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迪行敬畏也天顯小民言天道顯明在小民也經德行有常也秉哲志不昏也此言能畏民也成王畏相言能成王道畏輔相如湯于伊尹高宗于傅說惟恐治事匪有恭敬不敢暇逸況敢崇尚飲酒乎此言能畏臣也是以外服侯伯內服百僚正次宗官下及百姓里居皆化上之德不敢沈湎于酒且亦無暇時可終上欲助天子顯明其德下助官長敬事天子此殷先王

不飲酒之效也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飲身先也命令昏亂罔顯于民祗以保聚民怨不肯改易盡痛也至于民痛傷心猶不自止其放逸也其心疾很而不畏死罪在商邑滅亡而不憂罹皆腆于酒者之情狀也無明德馨香祭祀升聞于天乃惟民怨與羣小及身酣腥穢之氣上聞故天亡殷而不愛殷惟放逸之故豈天虐之人自取罪耳此殷後王崇飲之禍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轄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祈父甫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五告也言予非徒為此多告而引湯與紂之事乃所以為監也惟欲汝協力戒勉殷之賢臣侯甸男衛之君矧皆有太史內史為友以相箴規及賢臣百官輔導矧惟爾牧伯之事惟服行休美以從事不在暴虐妄殺也服行也采事也若疇猶若屬也矧惟若屬有司馬為圻父以驅逐違背有司徒為農父以順保民有司空為宏父以定君皆可相助為理矧汝但正己率屬剛正斷制于酒人豈有不化者不能身教而輕率用刑過聽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教汝勿縱佚盡執拘係以歸于周予其殺之乎又思惟此屬乃殷紂所導迪之諸臣工上失其教乃湎于酒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可也以禮厚下曰享既有斯明享殷臣乃有不用我教辭不體恤上之德意不蠲除己之舊事者我雖不殺是乃自同于殺矣觀于此言聖人之不貴刑殺如此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六告也言汝為牧伯常記我之毖戒勿聽小人辯言易乃官守方今民沈湎于酒不可不慮也辯者必曰酒民所常需申命誥戒何若是瑣瑣也夫物有養而為毒小而害大者莫如酒明者以為當戒庸衆人以為不必戒天下明者少而庸衆人多言法便者少而言法不便者多民方昏淫多言亂聽是教之不信也聖人灼見理亂之源似緩而實切辯言亂政不可聽故曰勿辯昔魯定公問一言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人之言曰惟予言而莫之違不

于一言而喪邦乎酒之流禍也幾乎以天下喪也羣飲之同于殺也幾乎可殺也故曰知幾其神桀未生而禹先疏儀狄幽王未生而周公先作酒誥衆人見已然不見將然惟聖人知幾故曰勿辯守而勿失至于此而後見也不然聖人豈不近人情者哉後世不達誥戒之意用不情之法禁私釀摧酒酤因以爲利而曰禁民飲雖殺之不從矣善乎蘇軾有言曰甲笞子責之學也故其子服乙笞子而奪之食故其子不服此周公所以能禁酒而後世不能禁也

梓材

此亦周公爲武王言訓康叔也篇中有若作梓材之語因以命篇梓美材寓愛養成就之意聖人設官分職創制垂訓所以愛養天下而征伐刑獄非其本願司寇明刑惟以弼教方伯監視惟以裕民首篇戒愼刑明設官之意次篇戒崇飲革沈湎之俗此篇戒刻厲培忠厚之基古語淵慤讀者因疑爲錯簡今繹其義圓婉周匝其孰爲錯簡乎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活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亦爲武王言也將教康叔以恬養和懌爲政先言爲邦君者可以無爲而治也大家大臣之家邦君之下惟大家邦君之上惟王蓋尊爲天子上無可以自達卑爲臣民下無可以自代惟邦君有王以專其責于上而下惟稟其成有臣民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通其意故可以無爲而治也今汝爲邦君苟常自念曰

我有上下相師師司徒農父君保司馬折父薄違司空宏父定辟及尹正衆旅何憂不治乎欲無虐殺人乎惟其為君先恭敬勸勞耳遂往恭敬勸勞其民遂于姦宄謀殺人者知見過歷者皆從寬宥其臣司徒司馬輩見君行事遂于戕敗人如姦宄等者亦從寬宥而國家無厲殺之政矣此惟邦君為能然今王開置監司其治為民亦欲無相戕賊虐害愛養調護至于敬其貧寡鰥其婦女合人同由以相容保王其亦欲如邦君之于司馬司徒御事罔厲殺人之命曰曷以長養長安亦無厲殺人乎是亦在邦君而已蓋以

厥臣民達大家達王惟邦君故自古哲王能如此命者其監亦惟身先敬勞正己率屬達王而已何用刑辟為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在入辨）

惟曰者言立監之意非欲過求也是時武庚已殄奄徐已平東方已定惟在撫循安養勿復事煩擾紛更也稽治也敷菑徧布災菑也陳修陳列修治也疆田畔也畎水道也卑曰垣高曰墉塗泥飾也塈塗通土塼也累墼為屋以泥塗飾也茨茅蓋屋也粗具曰樸致巧曰斲雘采色有五朱曰丹如田既敷菑室既垣墉器既樸斲但當守其已成修飾潤色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句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再申言立監之意先王文王也文王昔為方伯既勤明德懷安夾輔庶邦庶邦來享作為兄弟自遠方來

既又以明德為后式用典刑安集天下庶邦大享皆明德懷集之效也今中原底定皇天既付中國之民與其疆土皆先王明德之賜肆王今亦惟德用以和悅先後迷惑之民亦用以悅懌先王所受之命如是則民悅先王亦悅天心亦悅太平長世矣今爾為監亦惟曰千萬年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耳他又何求蓋康叔以司寇典刑為伯監殷公感于管叔之死恐其督責過急故梓材之言尤以仁厚屬之教康叔亦以諷成王也

尚書辨解卷五終

召誥

召誥者召康公告成王也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召公以大保爲司空掌營建因周公自洛西歸作此以達王本爲營建作而無一語及營建惟拳拳夏商之興廢與受命之脩短勸王敬德畏民祈天永命首言殷民藏瘝籲天終言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隱然謂國家延歷不在都邑在君相敬德上下勤恤而因周公以達王亦若効忠告于周公云爾按史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謂周公曰自

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事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西京偏安欲乘東征餘力克成先志召公以爲大難初殄瘠瘝之衆不得少休冲人初服將啟其好事之端故以敬德諷王因公納誨亦守成之至訓也然此一舉也惟此一時失此不爲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二公亡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與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祖父美别業故不肖子孫去其堂構是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厥命眞萬世守成者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召誥先洛誥旨深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匪）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篇首序營洛月日不及年以洛誥金縢考之蓋成王之六年周公東征歸之次年也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既望望後十有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有一日也朝早也步行也周鎬京也豐文王舊邑在鎬西二十五里文武廟在將以營洛告于廟也太保召公也先周公至洛相視居宅越若來者不記啓行之日而擬之之辭三月丙午初三日也月初生爲朏越三日戊申初六日也是日之朝太保乃至洛古人大興作必卜卜而後經營以定衆志也經營者經畫營

度其城郭廟社朝市之位也越三日初九庚戌經營
定大保乃以東土殷庶民攻治所經營之位于洛汭
水北曰汭越五日甲寅十有三日也營位乃成翼日
乙卯十有四日也是日早周公至洛徧觀新邑營位
越三日丁巳十有六日也公代王告天于郊用牛二
上帝與配享各一也是日卽公洪大誥告康叔諸侯
士民之日越翼日戊午十有七日也祀后土于新邑
牛羊豕各一用大牢也越七日甲子二十有三日也
是日早周公以攻作之事書于冊分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國均作既命庶殷乃大作稱殷者東本殷土東

人本皆殷人也商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紂都朝
歌去洛邑纔四百里豈必朝歌之民始爲殷庶邪殷
亡猶稱殷者從初且志戒也世儒謂以叛民供役聖
人豈疾其民而勞使之乎非也說者拘此遂謂先遷
殷民後作洛邑尤非也丕作大作也郊天告地而後
板鍤大興是年十二月功乃成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句厥終智
瘝在夫句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東役丕作召公留洛周公將西歸召公欲納誨于王
因諸侯奉幣召公幷以誥錫周公逹王也曰以下皆
誥辭拜手手至地稽首首至手也旅陳設而獻也乃
御事指周公之執事者本告王而因公因公而又自
御事自御事而又託告庶殷其媺也如此元子指紂
也言周受殷命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不可不敬蓋
天雖永絶殷命然殷先哲王在天其子孫與民今雖

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瘝痛在匹夫之心皆知保抱
攜持其妻子以哀號于天往欲亡去又被拘執天以
此亦哀憐四方之民予奪未定今欲其眷命須用勉
懋乃可以固結天心王其速務敬德不可緩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咸于小民今休
句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岩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舉夏商二代興亡之故反覆戒王以敬德也相視也迪啓佑也從子傅子也相視有夏天迪與子保受禹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從子之命相視有殷天迪格正夏命保受湯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格保之命天心無常祖德難恃如此惟老成稽古達天今沖子嗣無遺壽耇以稽古人之德況能稽古德卽能稽謀自天可遺壽耇乎誠誠也今休卽受命無疆惟休也小民卽知戚瘝顧天之民言小民可畏正在今休王豈不能誠念于小民今休乎卽無疆休無疆恤之意王若有不敢後之心惟視其可畏于小民之[illegible]但不至于從矣若險

也今王來營東都欲紹繼上帝自服事洛邑以下之中公旦亦曰其作大邑自是可對越皇天敬事神明自是可宅中乂治王其有此成命以治民卽謂今日無疆之休乎是未易也王必敬以脩己先服其殷士之御事者蓋殷士難服王猶知畏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王乃縱性自恣非所以進德也王當節制其性常若譬人介于其側勿恣喜怒勿狎近習孜孜敬德惟日其邁王其敬之夫德有吉有凶王作德當作其所不可不敬之德蓋天不可不敬民不可不敬左右近習不可不敬王身心不可不敬敬則吉不敬則凶敬則德不敬則失是所謂不可不敬之德也視作大邑不爲尤急乎所謂不可不敬德者不可不監視夏不可不監視殷也監視殷夏自知不可不敬敬則雖促亦延不敬則雖延亦促不必問其歷年但問其敬不必問其命延與不延但問其德敬與不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王嗣受厥命亦惟以殷夏之受命者繼嗣若事耳蓋皆不能舍敬肆爲脩短也功事也凡人脩短定自初生王今初服如人生子罔不在初初生賢哲則終身賢哲今天其將命爲哲乎其命爲吉爲凶乎其命歷年爲脩短乎我皆不敢知知今

我初服而已初服能敬則爲哲爲吉爲歷年永不

　則反是所以不可不敬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句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句其惟王位在德元句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今王宅新大邑雖有成命配天祀中乂非祈天永

命之本也惟王其速敬德其惟德之用可以祈天永命耳欲敬德莫如保民保民莫如慎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泆作非常王亦敢于殄戮謂用此治民爲若有功乎夫多殺爲功非功也其惟王位在長人德本體元小民乃惟德爲儀刑以此用于天下于王其光顯矣上能勤勞憂恤乎下下亦勤勞憂恤乎上上下交相勤恤庶幾曰我受命歷年大類有夏乎不減有殷乎民心所願天命亦歸故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然後可以配天祀中乂無疆惟休也拜稽首以下祝願之辭予小臣召公自稱也王之讐民卽殷民

[illegible]痻顲天者百君子殷御事也友民周家友順之[illegible]命以讐民言明德以友民言保安承受皆平定[illegible]無也成命卽王厥有成命言入心如此雖王無成命王亦光顯矣今我非敢自以營洛爲勤勞惟恭奉此幣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納誨而曰供幣謙也

洛誥

洛誥者史逸承王命記周公宅東都之事謂之誥中多周公告成王語語非一時而皆營洛事故曰洛誥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公初在洛遣使歸報成王之辭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洛邑既成公從王至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沖子以下朝享頒賜而公誨王之辭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王贊公留公于洛之辭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後洛之辭伻來毖以下王歸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之事戊辰以下史逸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先儒誤

以爲一時事求之故疑其有脫簡耳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句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句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崩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洛誥繼召誥作故不復記日月因于召誥也此一節卽周公乙卯朝至洛達觀新邑營遣使西歸復王之辭拜手稽首遣使之禮如親覲王也朕公自稱復報命也子明辟王稱成王也子者沖人之稱明辟王猶言明天子詩云載見辟王孔註以子明辟爲句謂周公前此攝政今以政復還王非也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卽詩云不敢康夙夜基命之意言及天始基命而安定之汲汲之意也予公自謂胤繼也保大保召公也公言已繼太保往大視洛邑其何地可爲基作明君之居乎乙卯卽召誥所記公至洛三月十有四日也師衆也洛師猶言京師河朔河北也黎水在河北商都河北故先卜不吉澗瀍洛三水皆在河南澗

水之東瀍水之西洛水之北新邑王城在焉故曰惟洛食食者以墨畫龜板灼以火折從墨曰食則吉也瀍水之東下都成周在焉所謂東郊也亦在洛北故又卜亦曰唯洛食也伻使也圖洛地圖獻卜以卜兆辭獻王也王拜稽首答公之禮也曰以下復公之辭公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故王推公不敢不敬天休來相宅也公言其基作民明辟故王言與公同休也公既定宅以下答獻卜之意視示也言公示我以卜兆休美永吉我與公二人共此貞吉也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悔凶而貞吉也公此舉其將以我萬

億年敬天休命拜手稽首誨公教言也按王言匹休
言共貞則已有與公東西分治之意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記公告王肇祭新邑之事史以公言代敘事也肇
始也稱舉也殷盛也七年正月王來新邑烝祭四時

之祭惟烝備物爲大享故曰殷咸皆也秩常祭也無
文言新邑始祭無舊典可據也故予整齊百官使從
王于成周予惟曰庶幾供有事王就命我曰但記其
有功于新邑者爲主以營新邑功論官助祭也汝者
公述王命已之辭王惟命我曰汝受命勤篤輔弼大
相東土功自汝始乃汝其悉自教爾執事臣工助祭
可也孺子謂王家人叔父之稱對祖考在上而言也
重言其朋者慨王失命也偏黨曰朋奉此命以行則
用人不公始政若此如火燄燄不息厥攸燔灼歷敘
不其絕乎其順若彝常徧及撫事之臣如予所齊在

周百工往新邑伻從者嚮用之卽有平日在官僚精
明振作有功及惇厚寬大老成餘裕之臣雖無新邑
之功使亦得供事則王永有辭于百官無偏黨之失
矣蓋假廟盛典新邑肇祀諸臣皆以有事爲賢禮天
子試士射宮比于禮樂中多者乃與于祭數與祭則
有慶數不與祭則有讓故人臣以與祭爲賢奈何偏
及東人盡以冢宰官屬充之乎王蓋敬公而不知其
不可故公誨之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棐民彝汝乃是不蘉忙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戾
此公教王敘官行賞之事新邑肇祀百辟來享故有
頒賞之典已汝惟冲子言未諳練也惟終言當圖厥
成也天子爲百辟之宗其賢否順逆須敬識之同一
來享而王帛庭實物也溫恭不侮儀也忠貞不爽志
也儀由志生物以將儀而後成享苟物多儀少彼共
心惟曰不享物雖具而志不用雖稱貢虛禮非純臣

也故曰享亦識其有不享此之不識玩愒成風凡民
惟曰上可不必享惟事其爽侮且蓋鑒別明而後頒
賞公王令頒賞凡冢宰之職我所聽者不敢失序乃
惟孺子所頒或有近侍私恩我不暇聽者教汝于棐
失民彝汝乃不勉豈求終之道懋勉也賞必先德厚
敘乃正德之父罔不順予所教其誰敢廢乃命而不
從乎蓋諸侯述職以民事爲先茲我其擇力農者厚
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之當先彼勸農之君寬裕我
民民生旣遂自勿遠往正父所以當篤敘也周家力
農開國豳風七月丁寧稼穡小雅楚茨大田幽厲所

以不克先業也古王者巡狩諸侯田野治土地闢則
有慶商頌殷武稼穡匪解箕疇八政治先農食故東
都朝會勸王明農以厚百辟無逸所以繼此而作也
說者謂公有歸農之志謬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句公後四
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句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
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
方其世享
此記王將西歸留公後洛之辭王四請而公不答王
意愈懇而公沈思其當也開示曰明調護曰保稱舉
也公舉其大明之德以我小子對揚文武之光奉答
天命也不爭曰和不變曰恒居師安衆也惇宗孝先
也將禮秉禮也稱秩舉祀也舉大祀新邑無舊典而
公皆制禮秩祀也旁無方也易曰旁行不流穆穆幽
深意迓引導也衡平也公不動聲色轉移開導使我

得其制事之衡不迷于文武勤勞政教皆公明德勤
施之功也予冲子復何爲哉惟夙夜愼毖守先祀而
已王曰者公不答而王再言也言公之功不但啓迪
冲人爲篤厚卽凡天下之事公無有不若是勤篤者
也予退卽辟于周命者王言已將西還卽位受命于
周也公後請公留洛也或云封伯禽非也後猶留也
論語曰三子者出曾皙後迪亂開治也言今四方多
事賴公迪治未定所以尊公之禮亦欲借公勤施未
能敉止公功之迪治也將其者企望之辭將公其肯
留乎以監我官士師此百工保安文武所受之民而

治以爲四維之輔言四方皆倚仗也此三請也公定者請公定止于洛而已西歸也肅將言人皆畏而奉之祗歡言敬而悅之無困勸公勿慮也我今西歸惟無厭怠其安民之事公留此勿替儀刑于四方則世世享公之德矣康事猶康功此四請也按王勤請其意有二公不答其意惟一新邑既建王西歸則東土爲虛非公曠託一也王歸飭辟臨羣臣百官不欲以臣禮煩公居公于東所謂匹休共貞以宗禮公二也公亦知新邑不可無人而冲人初政保明未定不容舍王所以踟躕不答獨以此與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公以王命懇切而王又能以無斁康事自任故公幡然承命也弘朕恭者言王以恭敬祖考之道廣已不敢不承也孺子以下公贊王之辭所以答王稱已之意而歸美于上也來相宅言新蒞洛也其大惇典殷獻民者言祭告朝享頒賜殷士士民治爲四方新君爲周家後王恭敬之先倡也曰孰顧之辭言王其自是宅中乂治使萬邦咸休則惟王有成績矣多子猶多士公言己與諸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衆望作周家臣子忠信之先倡也考成也昭子猶言子明指王也刑儀刑也單盡也言成就我明子儀刑乃單盡文祖之德無遺憾也此公以治洛自任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公在洛將還殷士于洛王使人來公答王之辭也伻使臣也來毖殷公將遷殷士于新邑王使人來命戒也寧問公起居安寧也秬黑黍一稃二米鬯香也秬黍釀酒搗香草和之宗廟祭以祼尸也卣中尊二卣者文王武王各一卣將遷殷士告于文武之廟也曰者伻將王命之辭明潔禋祀拜手稽首和休奉享欲公代享也不敢宿急君命也惠篤以下祭之祝辭惠順也篤加厚也敘亦順也詩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言願王惠順先德篤厚而益順之也遘遇也無因而災曰自疾厭足也引長也考成也言萬年厭飽

王德殷士由此永遠考終無復[illegible]也王徒來殷乃
承命順敘萬年之久其永觀法朕子懷恩其德朕子
指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句烝祭歲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總記其年月日也戊辰者成王六年十二月
之晦日也詳見疏義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厥明已
已改歲即夏正仲冬也烝冬祭也禮四時之祭皆用

仲月周正月仲冬烝祭即新歲故曰烝祭歲也宗廟
用大牢言牛舉其大者牟豕無騂故但舉騂牛騂赤
色周所尚也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祝版也逸史官
名祝冊逸作祝辭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辭惟稱周
公留守蓋東都之祭周公攝之惟王來朝會賓禮諸
侯殺牲禋祀上下神祇咸格王乃主祭入清廟之中
太室而祼也賓猶多士四方罔攸賓之賓營洛所以
賓四方也王命周公後作冊者又命有司作誥冊版
也逸誥謂史逸作今洛誥辭也王命在十有二月即
戊辰王至之日也誥成公留則明年也公留洛即王

烝之新歲惟七年也不云留洛而云誕保文武受命
者因于王留公之辭也說者謂公居洛七年乃薨然
則誥作于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
又何冊邪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
公東征六年春公營洛是年冬十二月洛工成王與
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治洛經文編次甚明紛紛諸
說不足據也
周公稱成王為孺子蓋國史代公之辭體成王尊崇
叔父之意云爾非自周公口出也古者臨文不諱叔
父如周公不當孺子成王邪此史臣尊公意也

多士

多士者周公徙殷士居洛而告之之辭按夏商之亡也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以帝乙之子世多賢君酒誥曰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今多士亦曰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多方亦曰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惟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遂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蓋其所遇者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得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蓋其所遇者累世積德之商故自古亡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于殷士者蓋六七賢君養士士之報禮重也方紂無道人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以亡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也河洛之地殷二十八王六百四十有四年撫茲土也商之有河洛猶周之有岐豐東人不忘商猶西人不忘周也人心所係迫之愈堅故不得不營東都倚公之重坐而撫之所以調護維持而薰染漸摩之道也然則公惡殷士乎曰否忠臣義士公敬而矜之故曰予惟率肆矜爾臣不忘君子不忘父此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也天

命有興亡人心有順逆聖人有威德行乎至公由乎大順易地皆同何惡之有然則謂之殷頑何也曰此非公之言也孔書君陳曰無忿疾于頑畢命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序與孔書皆非古也若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多方何嘗有此語蓋聖人所不赦者一代之憲章而所不能滅者萬古之名誼伯夷叔齊叩馬直諫武王終不以爲非若周公詆殷士爲頑民則叩馬之言爲不則德義之經而首陽高節爲千古庶頑之首又何以廉頑立懦爲百世師乎嘗觀公之繫易也于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受隨者也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所事故受之以蠱隨蠱之間商周之象隨上九曰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文王之事也蠱以子幹父武王之事也上九不事王侯非首陽之兄弟與東郊之多士耶以文王終隨以高尚終蠱公蓋不忘文考之至德也不忘文考所以事殷而寧肯惡殷士之不從周者乎故曰公敬而矜之是以于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敏酒誥曰殷獻臣茲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曰天邑商自稱曰我小國推崇殷士卑以自牧雖聖人溫恭之至亦殷士之賢有以當聖人之褒嘉也歟

肯詆之爲頑民比之于放流乎然則遷多士于洛何也蓋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歌者如後世徙大姓實京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四百里移其大族于新邑朝夕親近勸誨以馴其不率巨室定則庶民定故傳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即此意也豈其放流之禁錮之乎洛城雖大不過數十里舉殷都千里之民盡驅而閉之一城之內是後世長平新安阬之而已民方思亂而牽率婦子流離道路欲以弭亂所謂治絲而棼之也夫遷民以防亂非聖人之識詆義士爲頑民非聖人之心誣聖人于已往

壞名誼于將來孔書所以爲妄作耳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史臣記公所以作多士之故洛邑新成將移朝歌世家往居之王士者尊禮之稱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句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以下告殷士之辭王若曰者王俾來告殷而公遂以王命代言也弗弔者弗用憂憫也旻高遠冥邈意喪亡也佑命猶言佐命將奉也致王罰致王者大公之罰也敕殷命革正殷之國命也終于帝終上帝之事也肆爾多士呼之也我小國謙言周也弋取也猶弋鳥之弋言天苟不付畀我信非天罔固晉殷亂而輔弼我我其敢干求天位乎今惟上帝不肯畀殷惟我下民秉天所爲惟天威明顯我是以不得辭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我爲王自稱也闢闓夏桀之事也引逸不適逸言天欲引導安全而桀不肯從也崇高富貴是天所以逸明主憂勤惕勵是明主所以適于逸引逸適逸所以啟多士遷居之意惟帝降格謂天降災異如史稱桀之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嚮于時夏天以意嚮示之使改而桀弗能用上帝之意大爲淫蕩放

泆有可討之辭如民所謂曷喪徯后皆辭也天乃不
念恤聞其辭而廢其大命降致其罰乃命成湯革夏
正與賢人甸治其四方也帝乙紂父明德恤祀脩德
敬神也成湯至帝乙皆天所大建以保治殷而諸王
亦克庸帝不敢失墜故君澤無不配天澤也在今後
嗣王謂紂也罔顯于天猶言不知命命且不知況能
聽念先王所勤勞于家邦者乎天顯民祗猶商頌云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也所以上帝不保降此大凶天
不付畀惟以紂不如乃祖明德故降喪有辭也凡今
四方小大邦如奄徐諸國之喪亡無非有可罰之辭

故奉天以罰之耳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
不正
再告也我周王周先王也上帝命周割絶殷命而告
其敕正之功我從事不敢貳心一順天命以往非有
私意利商求位也惟爾紂自卽于亡不能不歸于我
周耳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者指革命以後殷畔之事
無度猶言無量詩云美無度言我周寛宥爾殷無有

限量禍變之作非我驚動由爾商邑自作也予亦念
天方就爾殷大降災戾故不爾正言不甚責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予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三告也上旣以天命祖德興亡曉之殷士有大戾旣
不究正今乃惟欲遷之耳西謂洛在朝歌西不康寧
言以多士遷也不敢有後謂旣告而不聽後不再告

加之罪無我怨也冊史籍也殷革夏命舊典可稽興
亡代有匪獨今日多士皆商舊臣又推探其意言殷
革夏命則凡夏之舊臣商悉用之今殷舊臣周無用
者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惟聽用德今予豈敢過求
爾德于天邑商商士之不得用天也故曰天邑商予
惟一切大哀矜爾敢過求爾德乎此非我罪是惟天
之命也夫多士國亡家破不肯從周非所謂忠臣義
士與周蓋欲用之而不可得耳言惟聽用德者望其
爲周不貳心之臣是多士所必不能矣公以此致責
望之意而非眞言多士之無德也曰率肆矜爾乃見

聖人不得已之心謂爾無德其孰非忠義者謂爾有
德其孰能不叛周者旣不可用又不可棄是多士遭
遇之窮而聖心良苦亦末如之何矣此公憐惜多士
娓爲辭以感動之非必多士眞有此意聖人體惜愛
護多士所以終于乎化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告也朕爲王自稱也來自奄者五年東征奄而歸
也言我昔自伐奄歸洛予大降黜爾四國民命不忍
加誅我乃明致天之罰欲移爾遠去西土比于事臣

我宗周之多遜順者不但欲移之新邑之近而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
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
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五告也予惟不爾殺者不食大降爾命之言也予惟
是移爾遐逖之命有重申也大作邑于茲洛又非遐
逖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西土遐逖四方諸侯
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攸服可無事遠移卽茲大
邑奔走臣我自多順遜所以營洛爲爾居今爾往洛
所居卽爾土尚其保有爾土耕田自養幹身軀也尚
寧爾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敬畏循理天惟付畀矜
恤爾爾若妄作不克敬豈但無土予致天之罰身且
不保今爾惟宅新邑以爲家繼爾居以求永爾身方
强壯有幹爾方未死有年于茲洛爾之子孫乃有興
起者其從爾遷于何不得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時猶言彼時曰語辭因上文言遷居以後之利

也于彼時始信予或言爾得所居今果然矣聖人告
人委曲如此或者豫度之辭

無逸

無逸者周公以恭儉訓成王也凡人主之惡生于驕情國家之禍成于奢侈兩者皆謂之逸故憂勤者生之徒卑約者治之本人情莫不好逸莫不惡勞聖人于民則使之逸于人主則不欲其以凡民自待以恆情自恕而獨致戒曰無逸蓋民好逸未必得逸人主好逸則無所不逸生長于富貴耳目錮于紛華不知小民之艱難則好逸優游歲月厭厲精爲勞瘁適意行樂以爲養生延年則好逸初服明作中道遇小人蠱惑鮮終則好逸任情躁急喜佞惡忠無安靖寛綽

之度則好逸而受病之源由于不知艱難不知艱難由于不知稼穡稼穡者民所以生而民者君所以生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有艱難而後有稼穡有稼穡而後有民有民之稼穡而後有貢賦有貢賦而後有經制有經制而後有百官有司朝廷宗廟倉廩府庫有崇高富貴深宮壯麗之居有錦衣玉食之奉無一不依民以供無一不自艱難出君之何登枝而捐本也是以公于洛誥教王明農于豳風七月誨以稼穡此戒以無忘稼穡艱難無以惟征之供爲于田于遊于觀深思小民之依則庶乎無驕奢淫泆之事而君

德可脩有撙節愛養之意而壽命可永有謙恭受教之益而忠諫不愎有從容詳密之思而讒邪不張蓋既知艱難自視天下之人無一敢侮視已無一敢驕操心慮患約已裕民而君道庶幾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句其無逸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君子謂君也所處也猶春秋言王所禮言君所人君之所耳目玩好居處服御孰匪安逸然自賢主視之

其無一可以自逸者蓋君享其逸而逸非君自有也君之逸是乃小民以爲逸者也

小民之供本于稼穡人君但知逸爲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則焉知小人之爲依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乃君逸則知小人之貧賤是乃富貴者之所依憑也凡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以其身未親稼穡之事耳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但知安逸不知厥父母艱難乃有是逸乃習爲世俗鄙諺誕妄不檢非議侮慢其父母曰前人無有聞見知識蓋以壯麗爲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爲苟簡以侈汰爲得意則鄙前人

之恭儉爲纖嗇此繼體之通患亦即
㓙語者也其弊皆由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再告也引殷三王之知艱難乃逸者以明之人主崇高富貴無所不得其難必者惟壽以有宴安爲之酖毒嗜慾爲之斧斤也知艱難之君惜福則能斂福敬天則能得天畏民則能長民寡嗜慾則元氣不損多憂勤則神明日新無人怨則無鬼禍養和氣則招吉祥故自古壽考之福不在優游逸樂而常得于艱難之中歷舉殷王近代事之易見者也中宗大戊也自度以天命自簡制也高宗武丁也舊在民間與小民同力作故即位知艱難乃或亮陰者謂三年不言非常然乃或因居喪而然也雍和也此事無與稼穡艱難然非知艱難之主不能恭嘿守禮也嘉靖和美安靖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不義惟王高宗欲立祖甲祖甲逃居民間故與小民同力作也殷三宗享國長久者皆以其知小民之艱難而後王生長安逸不知艱難惟知有逸不知小民之依惟知有已是以驕奢淫泆福過災生人怨神怒天年不永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句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三告也又引周之先王知艱難乃逸者徵之抑貶損也卑服謙卑服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即稼穡也徽懿皆美也柔則闇汶徽則柔而能文恭則拘劄懿則恭而能安惠鮮者鰥寡之人枯槁無色而惠之使鮮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言終日不食也咸和皆和也文王不敢以下十五字爲句盤盤桓也正征也惟正之供　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以什一稅之者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供恣

遊田之費所謂知艱難也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即
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王即位之元年
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
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紂
又三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蓋紂之末年所受庶
邦惟正之供非文王征之小民喜于歸周樂供之也
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享于西山夫非
有二之供享之與夫子曰以服事殷夫非以惟正之
供服事之與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久子
孫為天子綿祺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後世晉重

耳以祖詐立國逼天子取彤弓自稱侯伯身死而其
子孫驕奢無度迫脅友邦朝聘供幣豈非以西伯惟
正之供為口實乎夫西伯却之而不能也晉人則紾
而奪之也文王不敢以供遊盤而服事殷晉人以自
供其奢侈而王室曾不得一縷一粟之入所以六卿
支解子孫煙銷先諸侯亡無逸永年豈欺我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句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句無皇曰今日耽貪樂乃非民
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虛去于酒德哉

四告也則法也法文王也十九字為句淫蕩也于往
也觀玩樂也如春秋觀魚觀社之類逸安逸也如日
晏不朝不親庶政之類遊巡幸也田田獵也皇與遑
通暇也今日耽樂者言今日暇且為樂也夫為四海
之王一日萬幾何有暇時此小人蠱惑刃語非所以
訓民非所以順天為此言者是人有大愆丕大也逸
樂之漸不可長始于一念而終身迷亂若殷王紂是
也彼其酗于酒沈湎狂惑死而不悔亦始于一日耽
樂耳惟師文王則可矣酒德謂以酗酒為德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譸周張為刃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
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呪

五告也此承上章今日耽樂之語時人丕則有愆之
意而因戒王使受教也言古人雖德業已盛君臣猶
以得失相訓告以吉祥相保順以道德相教誨國是
明而公論彰故民無或敢相譸詐張狂以變易是非
此知艱難之主虛己聽言之效也苟艱難之訓不聽
則耽樂之言易入蓋邪正之幾間不容髮於是有小
人教以變亂先王正法謂民不足依謂艱難不足知

如厥子之侮厥父者譸張變幻是非顛倒將使人主驕奢放逸至于小大之民不服則心違而怨恨不服則口詈而詛祝豈長世之道祝與呪同有怨而愬于神曰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六告也商周四王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知小人之依

尚書辨解　卷六　三十三　無逸

故能勤儉憂惕懷保惠鮮惟民之恤所謂迪行明哲之主也其或讒人告之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其所怨所詈之愆則曰我之愆四王之心信有若是者豈但不敢含怒而已乎蓋其心既深知我之逸為彼之艱難彼之艱難為我之依視民無一不可念自視無一可逸雖怨詈之不怒而有罪則自反此四王所為迪哲世主所當聽也若此艱難之語不聽則彼耽樂之言是從乃或有譸張為幻者曰小民怨汝詈汝則信之不深思為君之道不寬大綏綽其心躁擾峻厲亂罰無罪亂殺無辜天下孰不怨之怨叢厥身欲壽考安佚焉得此惟不知艱難乃逸妄謂崇高富貴我固有也惟正之供彼當供也斬艾如草芥而靡費如泥沙喣咮奰怒嚴刑峻罰少知艱難豈至于斯嗟夫譸張殺人不寬綽厥心二語公蓋深有儆于流言之殺管叔也成王猜忌之主公所以惓惓誨迪君奭所以欲致政去必非無故千載之下不能詳考其事而刪定意緒隱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七告也語畢而嗟嘆之丁寧之所謂言不盡意忠告至矣

尚書辨解　卷六　三十四

尚書辨解卷六終

尚書辨解卷七

君奭 弍

此召公欲告老而周公勉留之辭奭召公名古人質直相諭以名國史嚴重故因名命篇序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召公不悅故周公作君奭司馬遷敘燕世家遂謂周公踐祚攝政召公不悅為序所誤矣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或有之若踐祚則禮記明堂位附會之說先儒辨之已詳據編次繼洛誥多士之後時周公留洛成王親政召公奚為不悅哉蘇軾謂不悅周公不歸非也夫周公固無可歸之義亦

無欲歸之心公以文王子武王弟相武王初定天下武王崩反者四起公以骨肉元老受父兄託去則將舉前人未竟之緒秦越視之乎雖聞謗居東成王一悟遂翻然返何嘗棄天下如後世蒐裘骸骨之為世儒惟誤解洛誥予欲明農之語遂謂公歸不果召公不悅夫周公不歸召公亦未歸也不亦恕已而責人乎序謂不悅者如孔子不悅于曾衞孟軻不豫于齊有去志云爾當是時異姓舊臣皆已就封十亂皆已彫謝周公留洛而召公居中年老倦勤故有歸志或曰周公不歸召公獨可歸乎曰周家創守之事皆周公肩之親則叔父情不可解位則冢宰分無所逃故篇首公亦自任義無可去若召公歷事三朝主報國酬引年而退猶為庶幾焉蓋有周公在其任分周公留洛而王幼冲觀其譸張于流言朋比于記工享惟識物賞不明農微師保之力亦顛覆之主耳篇中云嗣子孫大弗克恭遏佚前人光必有所指矣是時召公齒未甚衰成王在位三十年崩而太保尚受顧命輔康王以百歲計時尚未耄其不悅非無故也然周公援止即止老成忠愛真無已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惟人在句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句在家不知句天命不易天難諶忱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句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句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句我道惟寧王德延句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周公欲留召公先言己所以勤勞王家之意弔憂也弗弔言君奭獨不憂念乎天命去留在人天喪殷

而周受之我不敢信以爲美而不求自保如天不可信未必與周我亦不敢以爲終于不祥而不求挽回奮則不祥可轉爲吉不奮則休祥亦變爲凶存乎人耳嗚呼嘆辭君指召公已曰時我者言召公嘗歸責于公也我周公自稱我亦不敢下二十一字爲句言我亦豈敢安寧于上帝之命不遠念天威於我民無過違乎過違參差意惟人在謂所天保民在人也我後嗣以下十一字爲句指成王幼冲不知艱難也在家不知者周公以叔父至親召公同姓宗臣誼共休戚雖在家不仕豈得諉于不知天命難保天意難信

無乃隊其命不能久經歷矣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在今日予小子所爲不敢知不敢寧者非能有所救正也但啓迪前人明德之光施及于我冲子而已又曰者前言少間再申其說也史記聖人從容勸誨氣象如此言天不可信我率行惟武王之德以延接之天亦不用遠舍于文王之受命也我所以思藉文武而保厥命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句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句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三告也此又引商先臣壽考佐命之功見奭不宜告老也成湯受命以下言諸臣自効于商天惟純佑以下言商利賴諸臣保衡卽伊尹按湯壽年百歲伊尹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殆百歲人也伊陟伊尹子湯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扈尚在則扈殆百餘歲人也巫賢巫咸子伊尹事湯

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則六人者皆多歷年所者也率皆也陳久也言在位久也禮謂天子祀天之禮陟升也配天天子郊祀以祖考配天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故曰多歷年所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其壽考在位者耳天慭遺老輔助王家使之多歷年所王家因元老得天亦多歷年所故老成人者天篤生以佑人主人主亦仗老成人以格皇天純全也佑助也天惟全助商命故商家賢才充實百姓大族凡爲王臣者罔不

秉持其德之明以憂恤國家況外而小臣藩屛侯甸
莫不奔走惟天純佑故及此稱舉也惟德稱用乂安
其君故君有事四方如卜筮人無不信也蓋國有老
成則百僚師師罔非正人商六七賢君皆有老成人
為輔故內外 各舉其職羣賢彙征而天下治此
周召所以不容一日去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句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句厥亂明我新造邦
四告也平常久也言殷諸臣有天壽能常格天故保
治有殷其後嗣如紂者逃于荒故天滅之以威今汝

永念天命祖德則亦如六臣多歷年所有堅固之壽
命其治明我周新造之邦亦若殷諸臣之孚于四方
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句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國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
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收句罔勖不及句耇造德不降句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
五告也又即周先臣之佐命者前公之當留也割割
絕殷命也申勸重勉也寧王武王也大命集武王之
身惟文王先能調治諸夏也文王調治諸夏又賴此
五臣若無五臣往來啓迪常教即文王亦無德降及
于國人也惟天純佑文王故五臣亦如昔商臣秉執
其德迪知天威惟是光昭文王迪行之德著見于下
覆冒之功上聞于帝是以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

已死惟茲四人尚迪行有祿後武王將天威誅紂惟
四人光昭武王冒覆天下使大畫稱揚武德微四人
武王亦不能成功也其在于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
無有津涯予往汝奭其協力共濟予雖在位與未在
位同謙言已無裨于國也苟無人為我責任兼攝獨
力難成縱無能勉其不及也勖勉也今爾以耇老高
造其德不肯降留如視鳴鳥高飛使我不得聞其聲
矧曰其能使之來下乎造至也　飛能在天大人
造也詩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即不降不聞之意舊
解謂岐山鳴鳳無謂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七告也反覆其辭時迫時緩時詳時畧此數語又畧
而緩悠然不盡使人深念也鑒于茲者通指上商周
諸臣言我周受命雖美亦甚艱難告君請謀之當寬
裕我勿躁急獨行不顧而去使我後之人無助而昏
迷也後人公自謂也去者以留者為後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八告也前人武王也布乃心者猶言布腹心託心膂

也二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為師保故曰作民極
曰以下皆述武王之命辭偶甫也明勗偶王明勉輔
助嗣王也在亶在誠信也[illegible]而遹是不信矣乘
記載也屬史臣記此命也惟[illegible]王德丕承無疆之憂
者丁寧託付之語皆武王遺命而公詳述之悽然事
死如生之感忠臣孝子惻怛之至召公欲勿留得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句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
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戡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句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

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九告也允誠也告汝朕允者告汝以我之誠心也保
奭者再呼其官與名也其汝克敬以予者望其敬以
助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視殷亡大運否塞遂念我畏
天之威豈不誠允而徒然為此誥語乎予惟曰襄事
惟我二人汝有合于予言亦曰在是二人同心協恭
則天休滋至但國家多事賢才無盡惟我二人不能
勝其汝克敬德明揚俊民在位以遜讓後人于丕時
丕時猶言彼時後日也蓋大臣為天下得人不得其

人未可言去篤用力也言用力匪我二人則我多難
之家式能至于今日之安休乎今日之休垂成之功
不敢遂怠我欲皆成就文王之功于不怠使自我西
土丕冒東至海隅出日之邦罔不率從而後我二人
襄事之功畢耳今功未成豈可言去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十告也不惠不順也言我豈不順于理而如此多言
惟憂閔上天越及下民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十一告也上言閔天與民此獨言民者民爲本也乃指召公言惟召公老成深念能知民情槩時雖罔尤違其終難保可謂今休而不圖永終乎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愚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于衰耄之年計較于生死之際也視老之于壯死之于生若晝夜呼吸而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夫子衰年尚行不知老之將至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昔堯不遇舜不言老舜禹皆以期頤之年巡

行萬里客死而旋葬焉其不倦勤如此後世士衰至便驕欲以召公爲口實乎

多方

多方者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告四方之辭稱臣我監五祀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奄人再叛時成王在位十有一年二十有四歲矣武王崩三監叛十餘年間周公所以撫馭勤勞盡瘁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或如君奭請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奭一誥周公之慮遠矣夫子删書序多方于君奭後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綿禩久遠者秋毫皆公之力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此史臣記周公作多方之故五月不言其年以經考之蓋成王之十有一年也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公始居洛茲經曰臣我監五祀則是成王十有一年矣是時公已還殷士而奄人再叛公再奉王討之蓋初征王年甫十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王幼故大誥之辭稱冲人此行王親總大政故專稱王王來反洛也洛邑朝宗之所故稱宗周公治洛王還經洛諸侯會故誥于洛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

帝降格于下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至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公曰王若曰者公代王言也殷侯殷諸侯卽東海奄徐諸國以其未忘殷故稱殷侯尹民宰民之官大降猶寬宥爾罔不知言爾自當知也圖謀也寅畏也天命不可以人力謀不畏保爾之宗祀也惟帝降格以下詳言桀之亡夏湯所以格夏之事見紂以多方亡也蓋凡四方之命迪于天而係于民存乎上之人有以勸勉之上有明主則四方多士并受其福桀惟自逸憂民之言曾不出于口終日淫昏不能勉行天道爾等所聞也民以冀麗而後安民安卽是天命桀但圖帝命不開廣小民于麗大降罰于民積亂于國始于嬖妾內亂遂至蠱惑顚倒不能靈承于衆旅不惟進用恭人寬洪舒徐以開民麗惟貪叨忿懫之人日欽崇以戕害夏邑所以天命成湯刑殄之也此惟天不保全夏桀故夏賢士并受其累恭德之士不使明揚以保享民而虐民之事無所不爲民生窮迫不得開展成湯乃以爾多方簡代爲民主愼民所冀麗而勸勉之于民所儀刑而勸勉之至紂父帝乙亦明德愼罰能勸勉其民凡要約囚人殺戮有罪無非勸勉之也惟恐民失所陷于有罪況肯身爲不善用不

善之人以累之斯勸民之主乃能以多方享天命今至爾紂不能以爾多方享天命豈非不勸民所致哉亟言勸者見今之誥正所以勸之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再告也庸輕易也非天輕舍夏商惟紂不能勸民以爾多方放肆圖謀天命瑣屑有辭故耳夏桀圖政不

集于享天降之喪殷邦代之紂安其安為政不蠲除其惡而烝進于善天降是喪然非天一旦棄之也為聖為狂在念與不念如反覆手豈容少待而天之待商已久成王黜殷須至五年之久殷不克念而後天以五年須暇之子孫作民主尚復何念可聽乎殷不可聽天又非輕與周也求之多方大動以降喪之威開發其可以眷顧者無之惟我周王靈承于衆能舉其德可以典司百神上天天乃式教我用休簡畀以殷命尹爾多方豈偶致哉曷敢多誥者恐褻天命也大降爾民命者寬宥之也忱信也信其大降命之言也裕安和也卽前洪舒開麗之意勿自迫于罪也屑播輕棄也不典非常也圖忱于正謀自信以為當然也作不典而求正理所無也戰攻迫也要囚要約囚禁指滅奄之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平聲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三告也有方奄徐諸國也殷多士河朔諸臣也監牧伯也如康叔輩公之治洛亦監也五祀卽五年謂自洛邑成後周公留治今五年也胥伯吏胥之長小大多正皆周官當世或雜用商舊臣有附有叛故不和也臬幹正也和者安分隨時之謂官不能幹正其民而使自作不和亂之道也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爾邑殷士為多正者之治邑也克明謂政和民睦則境內清明是多正之能勤其職也凶德者貪亂不睦之人不忌不畏也不可畏其凶而不正卽克臬之意亦以肅清其官政而簡閲

邑人之賢者以謀自助爾乃自是于洛邑長保爾土天亦畀矜爾我周亦大助賚爾啓迪簡拔在周王庭庶幾爾事有服在尊位者矣畋與甸佃通凡耕獵之事皆力畋也按多士曰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尚未言用之也今曰胥伯小大多正罔不克臬曰乃位曰乃邑則是殷士已有被用者但未在王庭爲大僚耳公當時治洛之政不可考于殘編斷簡中規模次第大畧可見多方求多士後甚明而解者以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語謂宜居多方後以遷殷士爲宜居營洛前則顛倒甚矣伏書二十八篇編次井然斷不可易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句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四告也不克勸卽上所謂不克日勸于帝廸之勸不克享卽上所謂不克永于多享之享言爾不相勸信我誥爾之命則爾亦不克享上之祿凡民承風亦不享爾乃放逸頗僻不和不睦大遠王命爾罔克臬則惟爾多方之士自探取天威我將致天之罰蕩析爾土言將放殛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五告也命天命也聖人無往不奉天命不但治亂刑政之大也事物變化莫非自然聖人語嘿動靜順帝之則動必奉天言必稱命殷士順命則無探天威矣又曰時者他時也與多士又曰時同言彼時致罰惟爾始初不能敬聽于和自取之耳勿我怨也按多方較多士其辭旨加切亦先後次第之別也

立政

此周公將没而遺訓成王之辭丁寧切而屬望遠末呼太史記錄殆公訓誥之絕筆矣首尾史臣記事篇中不復如他誥更端以其非面陳如召誥及後世遺表之類故編次諸誥末名立政者勉王自立云爾篇中養民愼刑以得人爲本得人則政立因虞書臯陶九德舜言五宅三居而變化其旨自虞夏以來五刑有三居然必九德咸事而後五宅三居可用先宅俊人然後能宅凶人先乂三德然後用三居三事大夫不得人而欲三宅無宼民不可得已由堯舜至文武

帝王之道備而周公相成王爲王道之終故此篇上接舜禹臯陶之謨下及成湯文武用人行政之道終以刑獄戎兵命史記錄蓋公思兼三王之事于玆畢矣國史所編與夫子刪定思周公之意周而完備學者宜潛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贅)衣虎賁(奔)

此一節史臣敘周公作誥之意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者公將陳訓而致禮于王矣者盡言無餘之辭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記公所戒王愼用之人也左右輔弼臣也常伯常用庶官之長也任用也準人公平正直可爲準則之人綴衣猶垂衣天子扆座之飾幄帳之屬虎賁武士侍衛之臣所謂帳下士如今錦衣衛官僚執戟護陛掌刑殺者也言王左右常行庶長常任用準平之人以爲綴衣虎賁之屬此周公所用咸戒于王者也

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玆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

乃弗作往任(句)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閔)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掩)甸萬姓

前周公若曰者史臣擬公之辭此周公曰者直記公之辭也休玆知恤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言此左右常伯綴衣虎賁與君同休然知憂恤能得人者少也古之人指唐虞之世堯舜禹臯君臣也有夏

謂諸夏競強也言古人行道中國帝室強盛如唐虞之際尚賢官天下所謂小德役大德故曰有室大競俊乂在官時亮天工故曰籲俊以尊事上帝迪知知之眞也忱恂信之篤也九德卽皐陶所陳九德拜手稽首唐虞君臣進言納諫皆拜稽首也眞知誠信有九德之行然後乃敢陳謨以告君蓋皐陶雖明刑之官而謨非先刑也舜雖有三居之宅而宅非居罪也五刑原非安宅古人以宅論刑宅可知也豈非德明而後刑中乎故其告厥后若曰宅乃治事之臣使事得其理宅乃牧民之臣使民得其養宅乃平準之人

使公平正直者居百揆阿衡之位以爲治事養民之準如此三宅則可以爲君苟臣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謀爲面從大言以訓德而乃宅斯人用之則事牧準三宅無有善人徒法可以化民乎桀有惡德惟其弗作求往古任人是以暴德滅亡而無後也陟升也丕大也釐賜也耿明也言湯升爲天子上帝大賜明命也三有宅謂事牧準之位克卽宅謂用人能各當位也三有俊謂事牧準之人克卽俊謂在位能得人也天下所以嚴敬取法者以湯能宅俊得所非徒以刑罪五宅三居之謂也見德言不見刑也受德暋

紂尚強也羞刑善治刑獄之人如後世酷吏輩以刑爲美也庶習多習也欽罰非妄罰也伻使也我謂周也有夏諸夏也奄覆也甸治田也言盡四海之民皆甸王田也按此因皐謨九德五刑五宅三居而言愼罰先于明德舉善則不善者自遠夫子所謂舉直化枉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與此義同宅俊言三不言九者皐謨九德不越箕疇之三德言三而九在其中古者天子三公曰師保傅此三宅曰事牧準錯綜其旨以明先德後刑之意非必以三宅配三公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轅上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返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救米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克知灼見卽上節所謂迪知忱恂非面謀者也克知

三有宅心言在位皆忠臣也灼見三有俊心言所用
皆真才也天命有德即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之長
伯以立政任人之平直以牧養民而作爲三事之臣
詩云擇三有事如前所謂乃事乃牧乃準三有俊皆
大臣也虎賁以下雜舉内外庶官大都小伯大小都
邑之伯表臣外臣也庶常吉士兼指諸在位者皆循
理善人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官屬微盧二國即
夷也烝衆也三亳皆殷舊都疑即所謂三監之故地
也殷自帝嚳始宅殷土在今河洛之間其子契始封
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至湯居亳從先王居即今

河南歸德府商丘在大河北微子之故封古殷土也
或曰亳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在大河南盤庚渡河所
遷都也或云即今彰德府安陽縣古相州或云漢京
兆杜陵亳亭則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又山西平
陽府絳州垣曲縣亦有亳城湯伐桀誓師之處也南
京鳳陽府有亳州漢之譙縣也而皇甫謐云梁國穀
熟爲南亳蒙爲北亳偃師爲西亳即今河南歸德二
府漢之梁國也未知孰是阪險要阨塞之地不以分
封而設王官治之謂之阪尹此備舉庶官也文王惟
能克知三有宅心乃能官人立茲常行有事司牧人

以克有此俊德所任皆準人允德咸事俊乂在官政
立刑清而民安矣庶言號令也庶慎凡政事之當戒
備者皆是也有事之牧夫職在養民者也是訓用違
訓其不逮也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所未能忘者
民而已至于刑獄與他戒備之事文王不敢知蓋知
人官人立政之本也率遵循也敉功撫循文王之功
也義德纘緒之義也容德懷保之仁也義容并盡故
受此莫大之基武王以遏劉爲武亦如文之明德慎
刑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和我庶獄庶慎時
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
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
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抽
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僉人不訓于德是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
賣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其克詰乞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

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以下反覆丁寧皆終事屬付之辭說者以為王初政致戒弁及文子文孫豈初政之語下篇即以成王顧命繼之次第可見孺子家人叔父之稱如晉重耳反國老矣舅犯猶呼孺子蓋皆史臣記事擬公之辭國史嚴重所以尊公而諷王以受教也屢言矣者示訣之辭準人牧夫正人之為民牧者克灼厥君謂能明知其賢而順其志也丕乃俾亂者使得大行其道也相助也和理也輔相我所受之民調和我之衆獄與衆慎之事勿以憸人離間之也末盡也成德之彥

即準人牧夫也徽美也人之徽言即前所引禹皐之言湯文之事皆美言也惟正是乂之者惟準人牧夫使治民治事也自古謂唐虞也商人謂湯也總申前言虞夏商及我周君文王立政立事皆用牧夫正人能宅居之能率循之所以俾之治也其國之不立政者皆用憸小之人不順于德是以無光顯于世也勱勉力也凡三言庶獄庶慎初言勿有間之者防憸人也再言勿誤惟正乂之者任準人也三言勿誤不及庶慎者所慎尤在刑也不及憸人者所重在得賢有司也詰治也陟猶虞舜陟方之陟巡行登歷之謂禹之迹九州五服皆禹經歷之迹也方行者方岳巡行也此言天下既平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曰君子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耿光以德言大烈以功言按公諄諄以慎獄為戒而終之以詰戎兵何也人主無敵國外患之憂則必有嚴刑峻罰之事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所以防于未亂勝于未戰者也是以唐虞之治中天而前無軒轅之五兵則無以開平成後無湯武之放殺則無以除暴虐故天道霜雪震霆所以致其生也治天下而言銷兵去戎是養安也武王華殷之亂汲

汲戢干戈櫜弓矢歸馬放牛不數年而天下大亂無頑流言刃及同氣微公東征天下非周有矣五刑雖設何裨于治故五兵詰而後五刑可省安不忘危所謂心戰也故公之繫易于同人曰用大師于謙曰利侵伐茲立政用人庶獄庶慎而終之曰詰戎兵憂深旨遠豈教世主以黷武哉讀者不可不深思也常人猶準人憸人變詐反側不常正人端方直諒庸言庸行如規矩準繩布帛菽粟蕩蕩平平故曰常人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故道貴中而人貴常此人主知人官人之要取人立政之本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公旣致訓于王又舉慎刑之長屬史官記錄垂訓將來也太史呼史臣蘇公蘇忿生春秋傳云武王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也由獄謂推原罪人之情由蘇公能用敬以推原獄情爲邦刑之長茲式有慎卽敬爾由獄也列布也猶後世列傳之列所謂布在方策也用中罰者使後之用罰者取中也公以立政垂訓獨加意于刑獄因言以繹志公沒世未忘于管叔之死與

顧命

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顧回視也將去之貌詩云顧我復我史臣敘其事因以命篇立政者周公佐命之終顧命者成王守成之終也成王生平嗣服之事皆倚周公而臨終顧命則成王所自得也處生死之際從容不亂承祖考之業付託惟謹末年進脩視初服有加矣後世人主死于婦人之手嗣君廢立悉由中官大臣不得預而禍亂隨之然後知成王之爲慎重也三代顧命多矣獨錄成王者以其居四代帝王之終也本一篇孔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下別爲康王誥與分舜典同陋千餘年來無敢正之者可怪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挑)頮(誨)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崩之年經無明據按漢書律歷志成王卽位三十年崩則此四月是三十年四月也宋邵雍作經世書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愚按召公先事文王又與周公同相武王至成王時召公不悅殆將老矣今成王終又受顧命計其時必非甚遠若又三十餘生則

已百有餘歲未必尚在位二書之說恐皆未足據哉
始也生魄謂月既望而光漸減十六日也不懌有疾
也洮盥手也頮沃面也相扶持也病不能振衣相扶
而加冕服于身憑玉几于路寢召羣臣命之也芮伯
以下皆諸侯入爲王六卿者師氏中大夫以其屬守
王門者也虎臣卽虎賁護衛之屬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肄異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
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

朕言用敬保元子釗昭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
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大漸言病日甚而漸近死也惟幾猶幾希言危也臻
至也彌留彌甚留連也嗣繼今也言病日至留連恐
遂死不得誓言後事也審詳慎也汝太子羣臣也宣
重光文武以聖嗣聖宣布重明也奠猶奠高山大川
之奠麗猶日月麗天之麗皆宣布意教卽五教詩云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也肄習也肄肄重習也二聖
布德陳教典則昭垂遠近率由子孫視傚重習不違
也達通也殷士作梗二聖德教肄習然後通達安集

大命也侗愚也自謙之辭疾殆疾病危殆也弗興委
頓也弗悟昏迷也釗康王名威可畏也儀可像也人
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有威儀威儀正則心存威儀
亂則心喪故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曾子將死告
孟敬子以容貌辭氣顏色亦威儀也故死而易簀得
正而斃成王知威儀亂爲非幾故能力疾被冕命百
官可謂以身教矣貢進也非幾邪念也幾者動之微
非禮之志動于微則不善之儀形于外當輔翼匡弼
無以非禮之事冒亂進貢則非幾不動而身脩矣此
輔養君德之要也

茲既受命還旋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既受命者羣臣既受顧命也還旋卽也綴衣黼座幄
帳之屬庭外庭也翼日明十七日乙丑也仲桓南宮
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子虎賁之長爰於也二千戈
者桓毛二人執干戈於呂伋所索虎賁百人逆太子
也南門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門皆南向王崩太子
在內必迎之南門外者所以殊其禮表觀望也翼室
路寢兩旁側室恤宅憂居也宗主也成王殯于路寢

太子入側室憂居爲喪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宛琰剡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賁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穗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仕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癸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十九日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太保命也冊簡冊所以書顧命授嗣王者也度新君即位之禮節如下文所行猶今之儀注也癸酉二十五日也伯相召公以方伯相天子也命士以供侍從之役如下文執仗立門階之屬須材以爲陳設之具如下文席几寶玉輅車之類狄伶人供喪役者也黼白黑文爲斧形扆狀如屛風天子朝諸侯則依之以立綴衣帷幄也設死者之席如生者之禮牖壁間通明處古者前堂後室堂後列牖牖間即堂中敷鋪也重疊也篾席竹簟也純緣邊也華玉美玉也仍因舊也因存日所用之舊几事死如生也周禮司几筵職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東西序堂東西直墻設席相向所以陳寶器也底席近地席綴純以繒帛聯綴席邊文貝所以飾几豐厚也畫純以彩畫之繒緣席也西夾堂西側室堂居中故謂之夾如兩翼然故又謂之翼室嗣王受命以賓禮之由西階隮故西夾設席南向也前節所云逆子釗延入翼室即此筍稚竹也堂上篾席此用筍

席象新君也玄黑色紛綬也以黑綬緣席從吉避彩也受命大禮故從吉嗣君在喪故避彩玄色象天紛如綬而差狹蓋巾帨之屬取全用不裂所以殊也漆仍几從質也越玉五重即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五也寶謂赤刀大訓河圖也陳寶謂以玉五重間三寶所以重寶也蓋赤刀爲武王擊紂之劒大訓爲文武以上列聖遺言河圖爲伏羲所傳龍馬瑞圖間之以五重之玉珍重之至也胤古國名所遺舞者之衣鼖鼓大鼓也與大貝三者或前代所得亡國之器傳之以示永戒也兌和垂三人皆古良工戈弓竹矢三物

皆古兵器之盡制者先代傳之以示守周禮大宗伯
所謂庸器也房在室側東西兩房蓋天子廟寢之制
諸侯廟制稍狹但有東房無西室西爲奥神所栖深
入而東向故西無房也實玉列于庭序器械列于兩
房者輕重之等也大輅玉輅賓階堂右南向之階也
面猶前也綴輅金輅阼階堂左南向之階也先輅木
輅塾門兩房堂室也次輅象輅革輅天子五輅玉輅
爲貴丈象次革次木行則貴者近而賤者遠王乘玉
輅則金輅接之故金輅爲綴輅也最遠者木輅故爲
先輅革與象居中故爲次輅禮大喪祭大賓客則出

輅示不敢安居也二人士也弁冕之無延旒者雀赤
黑如雀頭色禮士弁大夫冕門階遠故用士堂垂近
故用大夫惠矛也末銳似穗綦青黑色戈句戟也上
刃謂直立以刃向上兩人夾立欲其不相礙也祀堂
基邊廉隅之處兩階堂左右階也劉鑱斧也鉞大斧
也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戣瞿皆戟屬
形如花故得名東西垂堂東西盡簷下也銳矛屬側
階西夾之階西夾有嗣王席故階特設一人爲衛按
此文知古人冕服不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
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冕之說未足據矣天子路寢

之内皆列五兵古人雖深宮嚴邃未嘗忘備此卽周
公克詰戎兵召公張皇六師之意後世人主殿上不
得持寸兵而姦宄生于肘腋先王堂陛列戈戟而君
臣輯睦如同室蓋左右僕從綴衣虎賁罔匪正人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冒
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
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
能句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㪍去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
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祭宅句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嗣王麻冕以二千四百縷布爲冕用布貴質也細
縷貴精也白黑曰黼賓階西階嗣王新受命爲賓而
太保奉先王顧命爲主隮升堂也蟻織文疑卽皐陶
謨所謂蟲也入卽位入路寢之門卽堂下之位太保
主其事太史奉冊太宗掌禮彤赤色承介圭奉天子
之大圭也上宗卽太宗云上者宗伯有太小大宗伯
爲上同酒器瑁以王爲之方四寸天子之圭合四爲

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illegible]同之與
瑁猶瓚之與圭圭爲瓚柄瑁爲同蓋太保攝主故由
東階升堂宗伯奉同瑁以從太史奉王冊獨由西階
以王在西也御猶御事之御治也宣冊于堂上賚冊
下堂皆太史之事冊所書卽成王憑几之命也曰以
下太史口傳神意而申命于堂上也末命臨終之命
嗣訓繼先訓也下便也大法便民也王再拜興嗣王
拜于堂上之南嚮席前乃受同瑁者受于宗伯也宿
肅通進也三宿猶三肅三大進酒席前也三祭三酹
酒于地也三咤猶三嘆曲禮曰勿咤食每獻必咤悲

嗟之聲也上宗曰饗傳神意言已饗也王執瑁而以
同授太保太保受同下堂盥手別取同洗酌以半圭
之璋爲柄禮諸臣亞祼用璋瓚獻而後酢用亞祼之
器也尸旣受獻而酌主人曰酢嗣王哀痛不能受酢
太保代受而自酢也以同授宗伯之人將受酢拜也
王答拜代尸答又答其代己也太保旣拜起乃受宗
人同祭酒于地而後嘗之至齒曰嚌宅亦當作咤旣
飲以同授宗人復拜謝王又答拜太保乃下堂有司
收徹祭物諸侯出路寢門外俟新君出見也路寢而
曰廟者王殯在也凡宮室有神在皆曰廟周禮袞冕

衣裳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語夫子之
言合而袞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繡裳常服黼
冔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席則黼文又似不
必皆斧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後
儒紛紛訟議唯詩書足據孔書自此以上斷爲顧命
下別爲康王之誥一時事斷爲兩章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啓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
曁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
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
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路寢外門曰畢門卽路門也以其自外入至路門止

故曰畢畢門外曰應門應門內天子內朝在焉新君出至此見羣臣也召公長西諸侯畢公長東諸侯各率以入布陳也乘黃四黃馬也朱朱其尾鬣爲敬也春秋傳宋公嬖向魋取公子地之馬亦朱其尾鬣與之周人尚赤故貴朱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之物以爲贄而奠于地也禮見尊者奠其贄于地稽首九拜之極禮王義嗣德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倨所以答拜也言答拜者不答稽首也見畢諸臣陳戒于嗣王更相揖進也羑若謂文王以羑里之難受天

命若者不盡言之辭克恤西土言以憂患興邦告以祖宗之艱難也新陟新升遐也成王未葬無謚故稱新陟王故主而曰新陟不忍亡之辭也戡定厥功指親征武庚平奄徐之功也今王指康王也張皇敬戒意天子六師言當繼成王戡定之志勿以天下既平忘戰立政謂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高祖德高之祖寡命希貴之命指文武也報誥王答諸臣告也丕平猶太平也富謂民皆遂生也不務咎不爲苛核之政也底至齊信謂極至齊一信服也昭明功德光顯也端命欽承對越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訓順也伯父

同姓諸侯胥暨相與也顧睠也綏安也先公諸侯之祖考奉恤厥若答上羑若克恤之戒也鞠子猶稚子先儒疑成王初喪冕服受命以爲非禮果爾則召畢諸公之于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所以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遂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論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爲嗣王者可任情草竊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山川

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之主邪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釋斯須之喪服成禮何爲不可

尚書辨解卷八

呂刑

呂刑者。呂侯爲穆王司寇。王命之訓刑。以詰四方也。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鬻獄以供侈費。不可爲訓。非也。今讀其辭。謂蚩尤妖妄。苗俗信鬼。淫刑自滅。古帝隆典弼教。制刑惟中。元命配天。前此訓誥所未發。即夫子務民義。遠鬼神。懷德懷刑之意。蓋天壤之間。惟此民彝。王者明刑救法。善有賞。惡有罰。馭世之常典也。姦宄譸張。惑世誣民。謂禍福可倖免。命討不在天。威福不由上。邪說橫行。狙詐相欺。人心以蔽。風俗以

漓。蚩尤所以猖狂。苗民所以妄作也。故夫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語不及神怪。教不越中庸。正人心。息邪說。所以爲明刑弼教之大端。成穆穆明明之化者也。呂命及此。焉得以人廢言。自三代之盛也。訓辭必稱卜筮。比其衰也。卜筮亦疑。周之盛也。訓誥必誦祖德。比其衰也。祖德亦玩。呂命遠引三后。而禁黜詛盟。亦申命之權也。至于刑獄之際。丁寧反覆。藹然仁人惻怛之心。蓋五刑出于五兵。五兵始于蚩尤。蚩尤妖妄。尚鬼喜殺。始造兵器。慘虐害民。軒轅誅之。其遺類爲三苗。淫用五刑。虞舜殺之。宥五刑爲三居。是五刑之不用。自舜然矣。夏商以來。治亂迭興。兵獄相尋。勢不得盡廢五兵。而犯法者多。聖人焉能并五刑去之。故事有作于亂人。始于夷狄。而不能盡廢者。佛教與肉刑是也。迄于周興。天下初定。反者四起。周公破斧缺斨。再世不定。故五刑不得不用。其屬至于二千五百。周之法令。視前代加密。時使之然耳。觀大誥康誥立政諸書。聖人亦兢兢慮末流之無已。康王以後。五刑之屬。遂多至三千。穆王乃作辟刑。其眞仁人之心哉。儒者謂肉刑爲先王之法。夫割人肢體。無異屠牲。先王豈忍爲此。旣謂不能盡去。而

擇其疑者贖之。贖又疑者赦之。不實者無聽。可謂曲當矣。有罪必刑。而全活亦多。所以穆王享國長久。壽年百有餘歲。不可謂非仁人之報。而儒者必以爲先王之法。不許廢。又不許贖。嗚呼。此豈聖人錄辭刑之意。鄙儒所以爲固執而不通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句耄。句音冒荒度。訛作刑。以詰四方。

此節史臣記作訓之故。呂。呂侯。爲王司寇。王命之作誥。以告四方也。呂後封于甫。故亦謂之甫刑。命。辭命。王。穆王。名滿。年過四十始即位。在位五十五年。享國百年者。史臣約壽歲通言之也。八十九十曰耄。作呂

刑時王年已耄也荒大也度量也作刑作贖刑也呂
伯恭曰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姦
宄日勝作書于耄年閱世故察物情者熟矣古今犴
獄言之畧盡其哀矜明練爲用刑者所宜盡心故夫
子存之以示後世愚按此言最近或謂老耄荒憒作
訓者過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痴)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
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又)刵(二)椓(捉)黥(擎)越
茲麗刑并制罔差(次平聲)有辭民興胥漸(尖)泯泯棼棼罔

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
罔有馨香德刑(句)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
降格羣后之逮在下(句)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
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在下
此節敘五刑所由始在古清明之世常道立而風俗
醇民無邪慝循理樂生上懸法而示之下緣法而守
之無昏淫之行無慘刻之政至于季世姦宄嗣興譸
張爲幻邪說誣民變常亂紀五兵五刑所由作也蚩
尤古妖人九黎之君鴟妖鳥鴞義猶言凶德人道好
生鬼道好殺矯虔强殺也苗民苗國之民蚩尤之遺
種靈善也言三苗之君不以善治其民作五虐之刑
自稱爲常法也劓割鼻刵割耳椓斷陰黥刺面皆五
刑之屬始淫放爲此刑後遂泛濫麗刑者並制不分

有辭無辭蓋獄有辭則直無辭乃屈也胥漸相染也
泯泯棼棼昏亂之象罔中于信上下相詐也以覆詛
盟爲詛盟以自掩也虐威庶戮上用虐威衆庶被刑
戮也德刑猶康誥所謂義刑義殺也發聞猶升聞也
惟腥惟刑惡腥穢也皇帝謂上皇古帝如軒轅征蚩
尤顓頊革九黎舜遷三苗宥五刑皆是也報虐以威
謂蚩尤三苗暴虐皇帝治之以威也無世在下無遺
種在下國也重黎二官名義和之後重司天主治曆
明時及祭祀鬼神之事黎司地主辨方正俗體國經
野之事蚩尤能興雲致霧飛騰變化苗俗效之如所

謂天神降人昇天禱祀符說之術以扇惑愚俗故聖人設官分職燮理幽明辨別人鬼經紀天地息邪說以宣正教布彝常于天下也罔有降格者言百神秩祀典禮脩明非其鬼而祭之則神不至也羣后之逮在下者天下諸侯及臣民也明明清明也棐常猶言靡常政治昭明善則賞惡則罰無偏主也鰥寡無蓋言窮民隱情皆得上達也清問理其冤也有辭于苗謂無罪而陷于苗人五虐之刑者皆得辯訴也德威德明以德治民而民畏服也三后三君謂伯夷禹稷也伯夷爲舜秩宗降其典禮以折民之邪僻爲之儀

刑所謂齊之以禮也殷當也言皆務教養體當民情不責刑殺也士獄官制刑齊民合于中道以教民祗敬于德非專用刑也穆穆以下贊聖治穆穆君德之和也明明臣職之清也灼光也惟德之勤以德勤民也如是而猶有匪彝者然後明于刑之中率循而乂治之棐彝猶言亂常典獄司刑也訖猶及也言法非但訖于可威者謂小民也惟訖于富者謂豪右也敬忌者中心敬謹畏忌制獄之本也罔有擇言在身謂公平無私在已者皆可告人不須擇而後言也是能合天德自立生命配享上帝在下國也元始生也天道好生司刑者能重民命是自爲元始造命配天受享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再約上文申戒也司政典獄呼四方諸侯也言非爾爲天之民牧乎爾今何監非是伯夷播禮惟刑之事當迪行乎爾今何懲惟是苗民不察于獄之麗不擇善人不觀五刑之中惟是庶民則威虐偏奪于富者

之貨賄而以私意斷制五刑橫治無罪故上帝乃不蠲潔其所爲降咎于苗無辭于罰以絕世耳是乃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教以聽獄當勤而敬也父叔兄弟子孫徧呼諸侯及典獄羣臣也庶有格命言庶幾有感格爾之誥命

望其見聽也由從也慰安也勤鞫獄勤勞也由其心本求安不厭詳慎誠意懇到自無冤獄此忠信之長可法也故曰罔不由慰日勤若有所戒而爲勤勉强欲速躁急任情惟求集事不顧民命此搏擊之吏不可爲也故曰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言刑法天所以整齊下民天不自刑以權俾我聽斷于一日之間生死出入所係甚重故刑可一日齊而民苟自新未可以一日終也非終者始誤也惟終者不悛也此兩者尚存乎人未可輕齊畏猶威也休猶寬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者言刑本威罪作意爲威則過嚴寛雖休

美作意爲休則過縱畏勿畏休勿休惟其敬耳三德謂剛柔正直即無畏無休也一人謂君也如是則君有福慶衆民倚賴安寧長久之道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託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選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獻平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此告以所制祥刑也何擇非人言所當擇者莫如人

何敬非刑言所當敬者莫如刑何度非及言所當揆度者莫如刑獄之及也及即康誥我惟有及之及言不過求也兩造謂兩人爭訟者皆造庭也具備辭證皆在也師聽衆人公聽也五辭五刑之辭罪人所吐情由合于五刑者也簡精核也孚切合也正比當也不簡謂有疑也五罰罰金以贖五刑情眞律允者刑之有疑則使贖也過誤也所謂眚災當肆赦者也不當赦而赦則司刑者之病謂之疵官權貴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也其罪惟均即以罪人之罰罰司刑者審克審愼克治勿忽勿怠也刑疑

有赦卽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卽正于五過也簡孚有衆謂兩造師聽以衆爲信也惟貌有稽謂衆心服否觀色可知也無簡不聽謂兩辭皆虛誕無可簡核則置不聽也具嚴天威謂上帝臨汝也凡五刑必簡孚無疑情雖當而微有可疑則赦其刑而罰金因輕重爲多寡也六兩曰鍰二十四銖曰兩蓋銅錢之屬古錢以五銖爲中百鍰約錢二千八百八十文餘可推也閱實者閱視入金之數實滿所犯之罪也墨者刻顙而涅之其刑輕故罰止百鍰劓割鼻罰倍二百鍰也剕刖足倍差者加倍又差過之宮刑男子割勢

女子幽閉也大辟離其身首也屬者所犯之事不同刑皆類也上下比罪如比于大辟不足比于宮有餘之類律無正條比引用之易于僭亂辭謂獄辭附會文致與情相違卽僭亂也勿用不行謂律雖當用而情禮時勢難行則勿用也蓋用而不得行所損必多不得行而必行所傷亦多惟精察之法乃可行上刑適輕以下六句申詳上下比罪無僭亂辭之意上刑適輕謂律雖重而情則輕如殺人者死殺奴婢則輕之類下服者不可强比于上也下刑適重謂律雖輕而情則重如竊財者徒而監守自盜則死之類上服

者不得强比于下也服被也如衣之被于身妥帖之意輕重諸罰謂五刑之贖鍰有權謂三千之屬上下出入稱情平施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但存哀矜敬畏之念卽是輕重上下之權世輕世重謂刑罰有古宜輕在今宜重有古宜重在今宜輕者如新國宜輕亂國宜重平國宜中繼猛宜寬濟寬宜猛之類惟齊非齊謂律本齊民用之又當緣情差等不可一切强齊也有倫理有樞要然後可與權而上下輕重得齊非齊之意矣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謂罰贖雖不至死而人已困極亦不可忽佞者折獄之口才良者恤

刑之善心良則無罰不中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謂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亦有非所從而屈從者俗謂逼招也如此者其辭參差須審察也本其哀敬之心明啓刑書與衆相占度勿隱勿偏庶幾于中平正直矣獄成而孚謂刑罰既定情罪允合也輸而孚謂罪人亦自輸服無不平之恨乃爲眞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謂如一人犯墨又犯劓旣劓免墨之類按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五刑各舉其一耳他如所謂刵者割耳也椓斫也斷手足趾之類皆所謂五虐之刑也取生人肌膚而鮮割之與炮烙剖心刳孕之爲何異誠妖

八苗俗之事故舜宥之爲五流惟怙終則殺經有明徵可信而俗儒執以爲先王之法嗚呼何可以累先王也不以生制爲慘而以罰贖爲貪表已之廉潔而輕人之死命是誠何心然則三代聖人不除五刑者何世之亂也旣不能偃五兵焉能廢五刑聖人雖不除之然不輕用之故康誥大誥君是兢兢爾逮穆王時天下承平久獄吏僭用乃作祥刑簡其疑者贖不疑者刑非廢刑也不得謂之饕餮過則赦疑則贖非盡贖也不得謂之濫罰儒者必不許贖是申韓自儒者始耳烏可以累先王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申戒羣臣也官伯官長也族姓諸侯大夫各有族有姓朕言多懼謂刑罰民命所係言之且多懼而用可知也有德惟刑卽德威惟畏之意天相民謂天所扶助在民也作配在下謂配合天意在下國之爲君臣者也單辭遂一淸問之辭兩辭兩造爭勝負之辭單辭淸明而後兩辭可折中也亂治也截渡曰亂訟者紛爭上欲亂決之惟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以有護庇之心私家于兩辭則可矣私家者納其貨于家私庇之也獄貨非寶以下儆戒之辭惟府辜功謂聚罪以爲功也報以庶尤謂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謂極可畏惟刑罰也非天不中謂人若不奉天以折獄未有能中者惟人在命謂人命至重也天罰不極謂枉罰天必報以庶尤而極致其罰必然之理也如天罰不極則酷吏無忌憚而庶民可妄殺納賄行私無所不至安得復有善政在天下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戒來世也今往何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豈非立德于民之中乎民之中卽民之心剛柔正直卽中也用中莫大于刑明哲之人惟于刑罰丁寧告戒致無窮之辭于後世以屬望于五刑之極極卽中也使用刑者皆中則有福慶矣嘉師善衆也猶言良民謂爾嗣孫受王之善衆其視于今所告之祥刑乎嗟夫能視罪人爲嘉師則犴獄皆祥刑矣

文侯之命

初周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而黜申后廢宜臼申侯率犬戎殺幽王而西周亡晉文侯與申侯共立宜臼于洛爲平王平王德晉侯而錫之命此其命辭也夫子删書録此何也葢方太子被黜依申申侯與犬戎謀殺王太子不知乎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申侯之爲果蠃也太子明知之矣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死則當終身不有位今殺其父據其位而歸德于立己者天理民彝絶矣文武之岐豐一朝淪爲腥土夫豈偶然之故昔夏商有

天下五六百年不爲不久以桀紂之虐亡之以文武周公之聖取之而不足何者天理民彝在故其時孤竹首陽東郊之多士猶足以維既絶之命周自幽王上距文武纔二百五十七年數聖人培植之業一朝淪落如瓦解無他天理民彝盡也故其時有如申侯者爲之濟惡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堂構一朝捐棄不思枕戈興復而喋喋效成周泰平文辭可謂洪涊無爲之甚者而晉侯亦靦面受之未有討賊復讐之効抑何以匡天子荅寵命哉紀綱廢弛虚文粉飾所以爲四代之絶簡春秋繼此而作矣說者謂聖人

于平王致厲望之意嗟夫賊父之子欲以何望或謂法語舊典一二未泯今作誦其辭則似而繹其旨則支遁援引文王失類自敘遭亂欲隱諱而其情屈頌文侯功德欲張大而其辭窮無大誥康誥意滿口重之味學者可按覆而得也又稱臣不名而以字不伯叔而直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未之有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諸篇是也又曰中心慙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文侯之命是也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姑存此以稽世變云爾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

中興南征比伐豈無訓誥足采者而獨存此乎學者亦可以思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父同姓之稱義和文侯字名仇天子命諸侯而不名命可知矣丕顯文武言文侯能大明文武之德昭布于上下也獨稱文王者豈以其嘗爲西伯今亦命文侯爲伯與先正文王諸臣先祖卽文王也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

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造天丕愆遭天降大亂也殄資澤殄絶資生惠澤也
戎兵寇也純猶全也即就也與集通言多難并集治
事諸臣皆遭時不利無老成英傑共事已不克勝也
祖父指同姓諸侯之尊者其伊恤朕躬言誰肯憂恤
我也又歎息言有能績理予一人使永安在位者乎
嗟夫驪山之禍東遷之役其誰爲之觀于此言而知
平王之志在得位而已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

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謂晉侯之祖唐叔肇始也言晉能法文武自義
和始也會者合其離也紹者繼其絶也辟君也乃辟
平王自謂也追孝猶繼美也文人即文王詩云告于
文人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也脩扞脩飭扞衛也若汝
予嘉如汝之功我所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賚秬鬯使祭告其先也彤赤色盧黑色簡用
賢也恤愛民也按諸侯有武功則王錫弓矢以表之
詩詠彤弓書命文侯皆未有使專征伐之語後儒因
西伯戡黎伐崇密齊桓晉文爲侯伯摟諸侯相伐遂
臆度爲古禮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
不易之典豈有治世而諸侯擅征伐者乎或疑錄文
侯之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于重耳之世重耳納襄
王亦受秬鬯弓矢爲侯伯亦有册命而不錄故知錄
文侯之命者傷平王之無父志周所以亡春秋繼此
而作也

費秘誓

此魯公伯禽將伐徐戎治兵于費而誓師之辭成王初年周公留相王室伯禽就魯封詩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是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連年東征寇近魯郊故魯公出師敵王愾也在平時諸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爲方伯其誇張附會類此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魯丞三桓專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奮然振作如伯

禽者則魯猶可爲而周公不衰夫子所以錄費誓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聊乃甲冑敿橋乃干無敢不弔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畫敜聶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初茭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譁諠閙也敹縫補也古者甲冑皆用革敿繫持也干楯也所以禦矢石弔精至也鍛煉也礪磨也淫舍縱放也謂牧放牛馬于野也牿肄習而械繫之也如易大畜童牛之牿備戰而教習牛馬于野加羈勒胥索之類擭機檻穽陷阬皆以掩捕禽獸者杜絕之敜塞之以便馳驟勿傷所牿之牛馬也常刑當得之刑馬牛逸曰風男僕曰臣女婢曰妾凡有臣妾牛馬亡失勿越遠追逐收者敬還之商賚商量其多寡賞賚還者也越逐則輕進失伍不復則攘奪相爭寇至淸野固壘安靜不擾則敵不知所攻人心一紀律齊戰則

勝矣甲戌出師之日呼魯人者對敵命本國人之辭國外曰郊郊外曰遂言三者敵在一面則三面之人各具楨榦往築城壘防護也楨墻端當土之木榦兩旁夾版之木是日征卽是日築且戰且築也無餘刑非殺謂凡有不供築者雖人多不勝殺必皆刑之無遺也芻靑芻茭乾芻軍需尤急比不供築者罪尤重也大刑重治也按伯禽以新造之國綜理練達周密如此讀其辭勃勃英氣信哉周公之子昭定之季安得有君如此者乎

秦誓

秦繆公不用蹇叔之言誤聽杞子越晉襲鄭師無功還晉人邀擊敗之于崤此其悔過自誓之辭而繫之末簡何也秦地西周之地秦民西周之民終秦所以不忘周也魯守周公之訓好禮而過于柔秦據文武之基好戰而寡于禮周既東矣使魯能自立則周公不衰使秦能脩岐豐之舊天下其秦乎觀于書而知聖人之先見也故魯獨後諸侯亡秦先諸侯興千餘年後事若合符豈非知幾其神者與或者謂繆公賢故聖人錄其辭按繆公三敗不知止用孟明竟罔功

生受學于著人死殺其三良謚曰繆故其卒也春秋不書特以是篇有悔過之言取以終書終則窮窮則悔悔則新故易剝終則復復遠則迷一念迷悟而天下國家子孫黎民治亂係之故悔者窮之通也剝之上九碩果不食所以成言乎艮窮上反下為萬事萬物之終始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故不以人廢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波)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批)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短)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孽)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羣言之首言之最要者也訖及也言恆情于己有過

若是其多方周旋責人之過斯易而不難惟受人之責者改過不吝如水之流是所難也引此以發自悔之端古之謀人老成練達之人不能遷就我之所諱忌今之謀人新進躁妄之士姑息將順以為親信也雖則云然謂已往不可追也黃髮老人卽所謂古之謀人番番老貌旅力猶膂力言賢人不足于勇也仡仡勇貌射御不違言勇夫多材也截截利口也諞猶辯也以是為非使君子易辭也皇猶尚也昧昧猶耿耿詩云不出于耿卽昧昧意介獨也一介猶一个斷斷無能貌猗語辭與兮通無他技無他材能也休休

[illegible]也彥美士聖通明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言心之所好不但如口所言也職主也冒翫蔽也疾妒也違阻也殆危也杌陧不安也榮光也懷安也榮則不辱安則不危一人言榮辱安危惟在所任之一人不可不慎也

尚書辨解卷八周書終

尚書辨解卷九

孔氏古文尚書篇目

孔安國序　尚書序

虞書

舜典（分堯典後半克之文具前不復載篇首增六語之十八字載後）

大禹謨　益稷（之分皋陶謨後半克文具前不復載）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盤庚本一篇今分為三文具前不復載）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以上第九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仲之命　周官
君陳　康王之誥分顧命後半克之文具前不復載
君牙　畢命
冏命以上第十卷
右目皆伏生本所無破裂不合者餘目見前茲不再列

孔氏古文尚書

孔氏尚書漢末之有也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得之獻上比伏生本多二十五篇漢孔安國爲傳幷安國自序一篇古書序一篇共五十八篇皆古科斗文字故世稱古文尚書云漢劉向班固賈逵馬融鄭玄輩皆未及見其始末悠謬故難盡信

孔安國自序

按序不類西漢語西漢文字朴直此婉麗有六朝風氣後人擬作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漢之望古渺矣甚于今之望漢也漢文帝時去孔子垂五百年中間歷七國秦項之亂六籍存者葢寡而孔子去文武所又六百年中間歷幽厲平王東遷五

霸十二諸侯之亂文武周公制作存者亦寡況後進而上之漸遠漸稀古竹簡記事難蓄易敗夫子已不能多得于古而況漢以下乎四代之書伏生所傳二十五篇已為天幸過此更侈譚三皇五帝風聞耳食恍惚烏有愈不足信矣左傳一書非丘明作了然而引以為徵同于道聽塗說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

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義

嗟夫吾夫子其亦不得見古列聖之書已矣夫子而得見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五六聖人之書一切翦棄不傳雖我後生有餘憾焉豈五六聖人言無一足存記乎必不然矣周末距羲皇所不知幾千年計上古文字點畫形象尚未備而焉有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簡札之浩繁者乎有之亦後人偽撰如今世所傳三墳八索皆淺俗無稽周禮職方亦非聖人手筆大抵六籍自尚書二十五篇周易春秋毛詩外多後儒補緝雖不盡詭于經而要非古之完璧也明者辨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百篇之說無所考秖據序為言而序非古也按序周書三十九篇商書亦三十九篇夏書止四篇虞書多

至十五篇夫子憲章文武師周公讚易刪詩脩春秋正禮樂皆取諸昭代詩錄商頌不過末簡寂寥數篇故曰吾從周二代之禮能言無徵不應刪定憲章新故并存無別也況費誓秦誓又諸侯事則文武制作反少于先代安在文獻不足而吾周之從也殷書既多則夏不宜特少夏少則虞又不應過多夏十七王四百六十年聞事纔得書四篇而虞以一帝六十年聞事上越千五百年得書十五篇然則虞舜文辭多于周公也豈其然乎竊意夫子所刪書亦應不多伏生九十老儒守一經未遂遺忘過半鼂錯通敏儒臣

奉詔踵門卒業定非草草故授受精確無如此二十八篇其編次井然帝王升降之跡皆備增入孔書反覺龎雜其辭块圠浩渺非秦漢以後雕鏤清淺之文誠哉上世完璞異代鴻寶淺俗未易拔識也取安國古文較之瞀素了然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此假託之說也漢惠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固劉歆亦嘗言之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為傳也云多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云遭巫蠱事未列學官未言傳畢不以聞也其所謂十六篇者在今二十五篇中否不可考但哀帝朝劉歆請置博士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丹劾歆改亂舊章則當時已疑之是用湮沒不傳好事者因緣僞增至二十五篇託安國為傳甚不足信也大抵漢初獻書不言發自塚中則云出自壁間實多後人補撰如論語二十[illegible]篇傳神之筆亦其門人記錄他如周禮戴記儀禮左傳爾雅等書皆春秋戰國以來諸子雜著非盡出聖人手昔文勝莫如周秦之季六經散亡遺百氏侵牟千竇萬岐不可究詰孟子所謂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政非款啟之夫也李斯明習舊章吹洗深刻故自難欺計當世所焚坑非必盡先王之典學古之士也有如鄒衍公孫龍蘇秦

張儀之徒縱橫揣摩堅白同異之書亦自詭典刑雖二帝三王有不焚滅之者乎夫日月不毀而爝火易熄秦雖焚書而六籍至今在若夫放散淆亂百氏分任非獨秦矣炎漢初興購求頗濫真贋混收如孔書二十五篇自是春秋戰國以來陶冶之文三復成誦一覽可知伏生能記深與大篇獨忘此明白短章無是理也如二十八篇文字高古真堪科斗二十五篇尋常豈為科斗增重既謂以今文定義義定文亦宜存以傳信不朽今義在而文不傳則并其所謂科斗者愚亦未敢信其為實有也

乃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安國既承詔作傳豈有不報命之理巫蠱事非久旋定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致廢閣豈使已成之業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直待東晉後出容非妄與

孔氏古文尚書序

此孔書所傳尚書古序漢劉歆班固亦云孔子序書則古文未出先有此序矣今察其辭義疎畧而割裂舊章湊百篇之數尤爲鄙拙蔡仲默註書紬之是也愚按六經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而朱元晦并詩序亦疑其僞詩序本眞而班孟堅劉子駿弁書序亦以爲眞易序卦非聖人不能作朱元晦反疑其僞皆無卓然一定之見夫序者直也作者有未明之志序以直之易無序卦則不知演易之意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之由皆篇中所未傳懼來者之無稽故著爲序所以不可廢也如書序秪依篇中文義重複演說不用固無傷此眞僞之分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之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按伏書堯典一篇並載舜事書成于虞故稱虞書二聖際會一德終始故古史合典以別于革命之代後人顧謂闕畧割愼徽下爲舜典非作者之意矣然則舜禹又不同典何也曰舜攝堯禹未嘗攝舜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

飫

十一篇共爲一序九共九篇是一事作典九絫四代書無此體豈唐虞之際多文乃爾邪且九篇何至皆亡槀飫亦篇名槀勞也飫賜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伏書無禹謨而皐陶謨包舉益稷本一篇今別補禹謨割皐陶謨補益稷猶分堯典之陋也篇內絕無益稷語奚以取名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二篇伏書孔書俱有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伏書無孔書有按五子作歌之由已具本篇何用復說若詩序自無此病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伏書無孔書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五目無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𠀤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伏書孔書俱有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宗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四目無篇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肩仲虺作誥

伏書無孔書有

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伏書無孔書有司馬遷作史記載湯誥與孔書異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按漢伏生書無此篇司馬遷何從得此其辭義散漫無味而孔書湯誥又與此殊可知當世僞書甚多皆因序目杜撰不獨張霸武成孔

安國古文而已

咎單（善）作明居

有目無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按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越六祀而後太甲嗣商制兄終弟及外丙仲壬皆大丁弟太甲大丁子繼仲壬司馬遷採世本作殷紀其說同今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間隔六年缺二王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之不足信可知伊訓一篇伏書無孔書有肆命徂后二目無篇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

四篇伏書無孔書皆有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illegible]）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illegible]）于耿作祖乙

十目無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伏書孔書皆有按殷始居商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今復去耿故篇中云不常厥居于今五邦序附會經文槩謂盤庚五遷語欠分曉蔡仲默所以議其謬也三篇一事故為一篇孔書割為三與太甲說命泰誓同湊百篇之數而已

高宗夢得說（日）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夢得良弼記名畫象求之果獲事涉誕妄抑當時高宗知說賢欲用而神其事與猶詩言帝謂文王云爾序乃作此孟浪語伏書無孔書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illegible]）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融）日高宗之訓

按雉鳴鼎耳即祭祀所用之雉始陳鼎廟門外牲未告殺之先偶有此故以為異今云有飛雉則是野雉自外來也序偽而無識類此彤日伏書孔書俱有高宗之訓有目無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謂周伐黎以懼紂耳西伯必無此事伏書孔書俱有

殷既錯（初去聲）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伏書孔書俱有錯猶失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此序謂武王十一年伐紂近是按洪範云十三年訪道于箕子可徵也說者惑于大戴云武王在位僅十年而此篇復有十三年春之文遂謂武王未嘗改元非也伏生本無此篇察其辭倨而俚後人僞撰也一月正月也戊午其日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伏書孔書俱有按孟子云虎賁三千人當以孟子爲據序嫌過多故變千爲百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伏書無孔書有歸獸卽歸馬放牛然往伐歸獸不成語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伏書孔書俱有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有目無篇邦諸侯不成語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伏書無孔書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有目無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非周公自作如公作則小人之心矣序于此等處孟浪之甚伏書孔書俱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伏書無孔書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目無篇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蔡仲默以誥辭似武王謂序不當稱成王非也康叔肇封雖自武王而升爲牧伯以司寇監殷則成王時也王幼周公述武王命命之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其謂召誥爲成王作洛誥爲周
公告卜自作皆非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洛邑成而後遷殷士序說是也蔡仲默執以爲先遷
殷民後營洛邑無據序妄謂殷士爲頑民而仲默又
不非之詳見本篇伏書孔書皆有
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
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召公不悅語不明起後人之疑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伏書無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
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二目無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
二篇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伏書無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肅慎之命○周
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姑
二目無篇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伏書無孔書有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
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伏書通爲顧命一篇此割爲二尸天子語拙豈以諒
陰爲尸居邪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伏書無孔書有作冊畢語不明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爲周
大僕正作冏命
二篇伏書無孔書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伏書孔書皆有訓夏教諸夏也因篇中言三苗以肉
刑爲夷狄之法云爾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伏書孔書俱有不序錫命之由但重數篇中物亦贅
語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伏書孔書俱有

秦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文還歸作秦誓

伏書孔書俱有

以上通計目九十有八實存篇五十有八闕篇四十

孔氏古文虞書　　郝敬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舜典離堯典後半充之不具載堯典完璧焉可離也既離則慎徽以下無緒另增此六語非堯典之舊也堯名放勳舜名重華故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蓋紀其號而繫之以名也此亦曰重華又曰協于帝則似以協帝釋重華也非名非事語不分曉詩云濬哲維

商又云溫溫恭人又云王猷允塞易云天下文明皆舊語剿蕞成文豈如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自然高雅

按司馬遷據堯典作本紀亦無此六語唐孔穎達正義云梅賾上孔書時舜典原無首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得之于大航頭然則來歷朦昧本不足信今但虛心玩誦自覺技指如周易序卦文王孔子所定或于離者麗也下增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此類造端從來多有讀者不可好信而不知辨也

大禹謨

古史簡要舜受堯終故虞書有堯典不復作舜典夏有禹貢不復作禹謨今別為禹謨容非贅語乎其辭散漫不續而味復淺薄較臯謨猶懸解之于疏屬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名文命司馬遷本紀因之相傳舊矣今謂文命敷于四海非名非事語不分曉祗承于帝與敷于四海意不屬突引禹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語與祗承于帝亦不甚屬黎民敏德與克艱意亦不甚屬

此後段段零碎集句成文前後氣脉都無管顧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舍己從人與上段意不屬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與野無遺賢不屬信口道來語皆無著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突發此贊無謂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前後血脉俱不相屬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語勢浮汎無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德惟善政二語凡泛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

為九功襲洪範五刑八政語以九疇自禹出也歌者勸民之辭此段與上文亦不屬欲起下文舜禪禹之事綴入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三十召用相堯二十有八年卽帝位三十有三年是耄期之間也按倦于勤非聖人語堯老舜攝舜受堯終以天下之大與匹夫宰相行天子事二十有八年從古希有故孔子贊堯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二聖一體古今不容有兩謂

禹後然是後人之附會耳豈舜不若堯禹不若舜乎
事不可常雖聖人不相襲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
惟帝念功
邁種德謂行布德也此語近俚降下及也兹指臯陶
念謂思其可用之人釋謂得人而此念釋也名言謂
告之天下允出謂名副其實也此四語蹖擾重複而
無深味蘇軾作存心解然禹方讓功則與上文禪位
意不接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德罔愆以下語特熟爽似秦漢以後文字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按堯讓舜曰格汝舜格訓來後人襲用訓詁語也然
前言格汝禹此又言來禹言格則感召尊崇之意備
言來則狎呼之矣成允成功謂信能成功也洚水儆
予孟子引之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論語載之陸續竄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
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爲心學之要似也然自是三代以
後語在禮記中庸大學孟子及南宋理學諸書則此

語爲名理在古神聖面授則爲贅言古人卽事是道
別無有道可傳者世至春秋已晚孔子揚搉斯文罕
言仁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惟是庸言庸行五
倫三德入孝出弟而道在矣其告顏淵惟曰克己復
禮語曾參惟曰一以貫之與賜言卽不領畧亦惟不
領畧故諸賢于道竟有實地聖人所以貴不言之教
也堯命舜曰允執厥中盡矣與仲尼克復一貫先後
同揆此外更加分疏便成枝指中本無象惟精惟一
以求厥中亦是著象之語大抵言語一途惟宣布詔
令開譬事理至于道德性命一著言語便生墻壁故

易稱言象言數惟佛老譚空說玄愈微愈荒是以聖
人嘿識無隱不言而述無知而知兩端自竭故曰知
我其天況舜禹覿面相授有是吸吸者與其辭甚深
刻而其旨反淺狹酷似後儒理學家言愚以言而辨
其僞非以言不善而詆其僞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辭多而脈散可愛非君等皆後世語朕言不再先之
以惟口出好興戎無謂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枚卜歷卜也官卜筮之官蔽志斷于心也昆衆也僉
皆也習重也卜筮之法不待重吉也或謂禹謨非古
則受禪之事缺矣夫禹貢九州攸同以下禹有天下
之事備錫玄圭告成功容非禪受乎五臣相舜皐謨
備矣禹謨益稷不誠懸疣乎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父
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段因虞書舜分比有苗緣飾其辭耳苟不量其可
而徂征則始行爲輕舉舞干羽七旬而苗服則功成

爲幻化此後世伐原攻鼓之熟套不可誣先聖堯舜
禹積德百有餘年世躋雍熙三苗之格不在兩階七
旬之舞也古史記事聖人刪書典要可行必無迂語
損益天道因襲周易謙卦象傳之意歷山往田日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
若孟子引語羣補綴之自然謂帝父母難格甚于苗
民尤不倫鯀猶瞽瞍也仁人孝子遭遇偶同豈爲此
言大抵讀禹謨如摶砂若皐謨盛水不漏真屢懸殊
矣

益稷

本皐陶謨分帝曰來禹以下充數而篇中絕無益稷
語所謂范冠而蟬緌無謂也文具前不詳載

孔氏古文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徯奚上聲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
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
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
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六怩
泥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歌伯仲漢魏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二國風而欲陵
商周雅頌上之意淺響浮其弗及矣五子輒爲五歌
豈一人當一歌邪又似爲題所誤矣冀方冀州帝都
也關通也石鈞皆量名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關和
平準意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羲和日官遒人聚衆宣令之官遒聚也俶始也擾亂也言日官首亂法也辰日月所會之次房當房星之辰集輯通和也日月相薄蝕故曰不和嗇夫郊野傳命之官馳走告變也

按此辭羲和所犯一獄吏之力耳何足以勤王師當時即有胤征其必有他故仲康承大康之亂有窮篡

命不討逐君之賊而征曠職之官乎未幾少康中興豈無一辭足錄而奚取于胤征其浮藻類左國無忠代朴直之味孟春遒人以木鐸徇路官師工瞽嗇夫庶人皆周禮月令之意援引政典先王未必有此刑玉石俱焚天吏猛火似後世露布檄文玉石俱焚非王者之師烈于猛火非天吏之德所以誅其首惡宥其脅從此為周旋解釋而語終覺有疵末云威克愛允濟愛克威罔功又似尚猛矣豈有不能愛而能威者乎

孔氏古文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怡爲口實

此因湯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之語而緣飾爲慙德也夫聖人奉天伐暴何慙之有心慙而强爲之非聖人行事有慙而倩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此等語意發自論孟以後

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酉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爽厥師言眀于人情也師衆也簡賢附勢謂小人在位也實繁有徒言衆多也苗有莠粟有秕言不相容也蓋指夏臺之難用人惟已視人之能猶已出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一段本孟子引古書小變其辭牽綴在此而古語自別突入此段上下文勢梗塞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語近俳偶四代之文少有此體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

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都無釋慙意通篇集句成文自五子之歌以下二代書都似一律辭雖佳要之非古

湯誥

按司馬遷作殷本紀别載湯誥與此辭異詳見序彼辭散而淡此辭麗而婉然皆非古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數語自烝民詩剏始孟子拈出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徒)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背)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允)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叨)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依論語所載湯辭敷衍補綴然不如論語簡質讀湯誓自知二誥淺泛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後世敘事語法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引伊訓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此等語意渾含是古人口澤假手于我則漸俗語矣凡孔書所載傳記引語皆牽强填補痕迹宛然按孟子云舜卒于鳴條堯典云舜陟方乃死史本紀亦云舜南巡守卒于蒼梧之野然則鳴條其即蒼梧邪孔註云鳴條在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亦據孔書耳未知是否孟子作牧宮爲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

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按伏書諸誥反覆開諭動數十更端未已意滿胸臆
吶吶如不啻口出于結濇中見古人天眞若二十五
篇文彩歷錄音韻鏗鏘徑情直發一往便終秪似後
世箴頌教令語雖正而嚮盡意竭無復黯然之思左
國下至漢魏不乏佳篇何必三代也三風十愆脏朓
盛氣亦不似聖人語意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壁不辟
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
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
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
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
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永德

諟與是同忠信曰周昧爽天初明也虞虞人也機弩
牙也括矢銜弦處此章語亦浮汎所以告戒嗣王者
甚係何至見放禮記大學引顧諟一語章首綴入增
先王二字緇衣引惟尹躬先見三語坊記引辟不辟
二語緇衣引無越厥命及若虞機張三語皆眞古書
前後卽不類故知多後人補緝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壁四方皇天
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
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
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换既往背

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
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
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眞伊尹訓辭今若爲太甲語是
以被放爲孽以歸亳爲逭辭旨淺陋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以上三篇無一語切當時事情任教何王皆可爲知爲伊尹訓太甲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訓以下五篇辭皆淺泛無古人坱圠沈冥之意列之禹謨湯誓盤庚間絕不類其非古書無疑也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較數故曰咸有猶各擅一長云爾今所言皆純一意則伊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此一殆後人依題擬撰遂揀湊砌而乏天眞

盤庚上

讀盤庚自知仲虺誥以下諸書爲屬作古今文辭丰神氣骨天壤懸隔何可相亂也此書本一篇今分爲三自首至罰及爾身弗可悔爲上篇具前申命雖有文第而遷亳本一事故倂爲一篇如洛誥合數事爲一篇亦本營洛一事也

盤庚中

自盤庚作惟涉河至永建厥家爲中篇文具前

盤庚下

自盤庚既遷至末爲下篇文具前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按論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本周書無
逸語此節變化其意而譸張不情亮明也陰瘖也居
喪之名猶言眛爽愁慘不分明之貌漢儒作梁庵爲
倚廬鑿也亮陰卽是宅憂言宅憂又言亮陰因襲訓
詁成誤耳三年不言謂居喪三年不親政不發號孔

子云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謂非箝口不發聲也
今云既免喪不言羣臣强諫終不言但作書告自謂
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代言則迂誕甚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夢由想生或有之謂圖夢中形象求得則妄矣惟夢
之信不試其可而爰立作相豈明主用人之法與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始至遂命作礪作舟楫作霖雨甚造矣又無一言切
帝賚事何以別其爲命說也若藥不瞑眩二語古雅
孟子引之若跣弗視地二語卽不倫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

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
克明乃罔不休
禹謨云惟口出好興戎此言口能起羞不獨甲胄能
興戎也勿以衣裳爲安當以干戈自省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
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惟厥攸居卽安汝止意政事惟醇卽德惟一意王忱不艱謂王信行難卽不難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卽論語時習而說意斅教也半謂半由學半由教未可全倚師訓也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近代語意按說命伊訓太甲諸篇辭義俱可轉移通用古訓眞切國史典要定不浮泛孔氏商書十篇都似一手耳

尚書辨解卷九終

尚書辨解卷十

孔氏古文周書

泰誓上

泰猶大也武王伐紂大告諸侯之辭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按序云十有一年近是此謂十有三年者因洪範云十有三年訪箕子以爲武王訪箕子即釋箕子囚之日其釋箕子囚即誅紂之日而附會其說非也武王伐商下車訪道惟日不足誠有之而箕子宗國新喪豈肯即言故史記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

以亡箕子不忍言而洪範亦曰王乃言非即問也又曰箕子乃言非即告也然則殷亡紂死非箕子陳洪範之年十三年作洪範十一年伐商近是孔子曰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未嘗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再舉也孔穎達疏義因武王未受命之說引大戴記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而小戴記謂文王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有三八十四即位九十三崩在位僅十年故謂十一年十三年者皆承文王年數文王以虞芮質成之年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立不復改元故終喪觀兵通

文王九年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合之爲十三年此說謬也文王以臣節終孔子稱爲至德爲無受命改元之事虞芮質成亦何足爲受命之符詩言文王蹶厥生未嘗言改元而武王嗣君新立自古無不改元之禮若謂武王承考亟于卒事不改元則是文王以不亡商爲恨而武王以亟得天下爲快也豈二聖宅心行事其言文武壽年或不謬而武王即位早晚歷數多寡實無所據若謂文王十五生武王先又生伯邑考則文王以何年始入道謹始嘉禮以時未必太早若謂武王後文王止十年崩則洪範所稱十三年

與金縢云伐商後二年豈皆謬邪大抵漢唐諸儒說經秖憑雜記風影牽合今當以洪範十有三年爲正而序說十一年伐商近之序先出或有所本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三代以前無夷族之刑罪人以族自秦始耳命我文

考蔚將天威附會末年受命改元之說文王無受命
伐商之心矧有是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此因序十一年而附會爲觀政之說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夷居平居也旣于凶盜卽箕子所謂殷民攘竊神祇
之犧牷牲用以容也罔懲其侮不止其慢也天佑下

民七句取孟子引書辭塡補前後不屬本謂命德討
罪天下不敢違此爲武王自言曷敢有越志語意未
順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
千惟一心
受有臣億萬因襲大雅文王之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詩蓋誦文王之功甚言商人之衆耳紂有三仁
不能保掃境內之衆亦不能億萬有臣三千因襲孟
子虎賁三千之語周家之衆何止三千都非實錄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

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
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厎致也天矜于民等語皆膚淺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嗚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古泰誓亡矣此辭補綴雜亂無序謂已有天命及受

有億兆夷人等語皆庸淺孟子引泰誓云我武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王曰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古書穗贊武王之辭牽補不合轉作武王戒飭軍士語云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百姓凜凜危懼與孟子引書意矛盾不應孟子反歷邪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酌)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痡(敷)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斮斫同紂見冬月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賢人比干也紂謂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視之二說多後人因事附會祝斷也迪勉行也果毅斷以致勇無猶豫也登成也顯戮戮示衆也愚按聖人舉大事當君臣之際處萬不得已之時勢天命已集人心已會興亡行止間不容髮何暇瑣瑣脩文瀆告多辭紂惡誠可誅民心誠欲亡紂應天順民取之而君臣之義自在何必指摘宣揚倨侮忿厲之甚牧誓較湯誓激切矣然先後詳畧猶有體要近情此三篇煩複瑣碎不如牧誓簡正牧誓猶稱王而此直斥獨夫受畧無顧忌末引文王尤爲失類文王不忍伐商志表千古

使文王欲王商亡豈待武王又使武王欲取商豈在十一年後文王可已故以臣節終武王不可已故末年受命亦非其本心而況以累文考乎作者誤于文王末年受命之說其無識不足怪而其厚誣聖人不可不辨也苟武王伐紂忿憤如泰誓矜誇如武成何以爲武王故論者有武王非聖人之疑又謂文王見辱故武王擒紂釋諒闇而帥戎載木主而示述武王於紂有怨辭此皆起于誤信泰誓而不察其爲僞作耳

武成

舊說此篇記武王旣伐紂成功之事孟子曰吾於
成取二三策蓋古有是書亡而後人[illegible]世僞武
成不獨此一篇耳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
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月朔爲死魄二日爲旁死魄三日爲哉生明望後爲
旣生魄月爲陰陰精爲魄鄉飲酒義曰象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
禮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大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則武王存日古公
季歷未嘗稱王皆周公制禮承先追尊而武王克商
匆匆旬日間與友邦諸侯名分未定輒加祖考王號
柴望大告不已急乎孔子稱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
二以服事殷奈何伐紂之事動援文考世儒謂禮大

復讐武王雪父怨禮也果若比則夏禹將不得爲孝
子乎君臣之分等于天地疾風暴雨物逢天扎其若
天地何父子君臣義與恩敵武成戴記後儒之曲說
也九年大統未集因于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繼世
不改元之說而附會之文王欲集大統何待九年武
王雖誅紂而祿父猶封誠不忍果于亡商也必若此
辭武王之欲代商何其亟乎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
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厥志謂承文王之志也果爾則伐商誅紂皆文王
之意與武王無預豈其然乎有道曾孫自誇不似聖
人語逋逃謂罪人亡命者萃聚也魚聚曰淵獸聚曰
藪仁人謂十亂輩肆予東征以下孟子引書辭舊云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今改爲昭我周王
天休震動則陋矣武王方告神往伐而先言此無謂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敘事曾拙綴舊語爲文而無次第世儒費解釋訂正終不悟其爲贋也漢世有張霸者僞作武成又作他書數十篇自孔書出而霸書始廢然以霸易霸千年

無具眼人可笑也

旅獒

舊說武王時西旅之國供大犬召公作旅獒犬高四尺曰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伏書厎字與抵通或訓定或訓致孔書厎字專訓致字書云厎上無點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此篇辭義較切狎侮數語亦無謂以召誥律之定知此非召公語召誥淵塞而神情溢出此辭句句整齊

揀選甃砌不似召誥天趣悠宕也

微子之命

舊說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此其冊命之辭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語浮汎而少筋骨轉換數字凡命皆可用

蔡仲之命

古蔡仲之命亡矣按春秋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後人緣此補亡然左傳謂成王殺叔周公哀其父錄

其子爲請于王近情可信此書直云周公致辟管叔爲千古好事之端可恨也餘詳金滕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後儒誤解金滕我之弗辟爲刑辟謂周公致辟管叔作僞命誤後世無窮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立木求謗無故遭謗者多矣雖流言何傷卽成王疑公公避則已何遽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金滕大誥歷歷足據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僞書可怪也餘詳金滕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周公而爲此遠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此戰國以來處士之橫議司馬遷無識信爲實錄後世薄夫遂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爲口實而周公爲戎首矣鄙儒談經若此奈何不受焚坑之報乎後之讀書者可以惕然省矣篇首序事煩瑣非三代史筆郭鄰語杜撰猶言郭外附近郊遂云爾僞傳以中國外地名附會可哂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命諸王邦之蔡謂命于王邦然後就封卽篇中侯爾

于東往卽乃封之意孔傳謂叔所封圻內之蔡仲所封又淮汝之間夫蔡惟淮汝而已篇內所云皆歸國語非如後世關內侯之比也傳特以其爲周公卿士附會之然未有冢宰官屬用諸侯者也始嘗爲公卿士後旣受封焉得謂命之圻內之蔡不歸淮汝乎按禮天子之卿大夫士未分封者受地圻內惟周公留相王室伯禽歸魯公仍食邑于周則稱周公若蔡叔封蔡已就外藩惟朝覲或有邸第在京師而旣得罪則併蔡邸亦當削除矣況復有王邦之蔡邑可以命其子者乎衍命辭如傳所釋其爲後人揣度附會

愈明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皇天以下語泛

周官

先儒疑周官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謂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周官爲成王已試之法不知周官周禮皆非古也不足以相徵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後世語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不惟其官惟其人偶然語千古良謨故言不在遠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古名世正已格物如伊尹周公夔亮忠勤職司即道德民物即燮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可燮理者也有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燮理不

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清譚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學古入官後世事後世語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漢以後勸學語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著意摹古而風骨殊不類或云名理法言豈得盡斥爲僞夫子所辨者辭耳理無古今彼所以欺後世者惟以辭也

君陳

舊說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治洛邑此其策命之辭按十亂未有稱君陳者殆周士之後進與成王既以東都爲重周公既薨即宜使召公召公老即宜畢公何待君陳卒康王乃更以畢公代君陳乎故可疑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論語引書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二語似爲言孝發以爲命官發端之辭不協既云令德孝恭又云惟孝友于兄弟既云克施有政又云命汝尹茲東郊語勢雜亂補綴甚明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子附會之豈周公子卒而後命畢公代之乎先新進而後老成非用人之序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至治馨香以下皆鎔舊語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嘉謀入告可也必以歸君此入臣自用之心非人君

所以教臣君善歸美帥不善歸過是導之諛也豈賢王之訓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三細不宥謂姦宄敗常亂俗三者雖小不宥也凡刑之設孰非以是三者乎無是三者則無刑令不論其情終非終但以三者槩之則罪人之獲宥者少矣矧曰細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忿疾于頑因序有遷殷頑民語襲用之周公實未嘗詆殷士為頑也說見多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康王之誥

此篇分顧命後半充之自諸侯出廟門俟以上為顧命自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為康王之誥按康王出見羣臣即在受顧命之時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內語脉不斷豈可分為兩篇辭具前不復載

畢命

舊說康王命畢公代君陳治東都此其策命之辭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斐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按漢書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是時古文未出已別有畢命矣果孰為眞古書乎其不可盡信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周公未嘗以殷士為頑民附會序謬耳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密邇王室東郊近王城也十二年曰紀懋德茂々

德也克勤小物能謹細行也四世文武成康也祗
言敬法其訓也嘉績多于先王美功積累多于先王
之時也瘅病也禍淫之意殊厥井疆不使與善者同
處也圻畿通邊界也按正色率下垂拱仰成皆後世
語畢公輔相四世元老命辭煩瑣不似託重老成入
語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東漢人語意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
流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後世事後世語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諺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以後語論政亦迂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
非歌非贊語語四字氣緩弱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脩惟周公克愼厥始　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多辭鮮要大似訓蒙士不類託重元老語
君牙
舊說周穆王以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命辭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大常
無所指名而第云乃祖乃父譸張之言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誦四祖之德云文武成康辭甚簡畧正是異代語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
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
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祁大也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句孟子引丕顯哉四

句皆眞古語竄入罅縫宛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亟言乃祖考旣不舉其姓氏又不稱其先勳職事所以爲刃

冏命

舊說周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之命辭也按史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後世霸者借以爲辭車轍馬跡遍天下槃樂之主也夫子刪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僞增君牙伯冏聖人何取于穆王而録其辭反多于成康乎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出入起居四語太庸

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格其非心不似訓臣語尤不似穆王語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按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晚年用造父爲御盤遊無度豈僕正得人何至于此滋其假託而不核其實故也

尚書辨解卷十終

時萬曆乙卯孟冬京山郝氏刊刻

王仲復先生手著

書經要義

崇陽公署訂梓

朝邑同義文會藏板

書經要義序

從來立政治之準開道統之傳者其惟堯舜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首列二典猶易之乾坤也堯之治曆明時舜之璇璣玉衡其天道乎禹之九州山川其地道乎周之洪範九疇乃人道也精一執中生知安行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建中建極以堯舜之德爲德以堯舜之治爲治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者也

太甲成王修之則吉夏桀商受背之則凶然詞與義深曉其旨者蓋亦寡矣文公朱子命蔡氏作書集傳欲使學者知二帝三王之治不外於道二帝三王之道不外於心更欲知三王之心法治道不外於二帝之心法治道故必由文以曉義由義以推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奈何後之學者不求二帝之心法治道而拘文牽義其於二帝之正傳邈不可得而安望其於三王之心法治道得其淵源之所自也哉卬如

置閏之法唐宋以來未有的傳而不驗者恒多九州山川顯然非今日之輿圖謂禹當日未親履其地洪範九疇不得其精義乃疑聖人則之爲非是紛紛辨論相沿已久仲復王先生閉戶潛修肆力於諸子百家之書博覽乎往古近今之事凡有所得必書以記之是書則晚年補集成稿傈得是稿於己卯冬次其前後捜其缺畧同聯伯貫生校則李生抄錄脫稿始得成編先生於曆法必别其孰是孰非而以湯若望

爲的示人以知所宗也於禹貢九州必明指之曰某州即今某某處某州即今某某處今日之江河所經所注即在某某處與當日之書傳不同蓋以滄桑之變無常而非大禹之錯訛也至若洪範統言九疇之體用分詳九疇之精義列自然之次序極當然之徵應是皆天然不易之理而非聖人有安排布置之勞也及言欽言敬言誠言性天言禮樂政刑鬼神兆民有疑似者必詳辨之錯悮者必釐正之理之未足者

反覆言之而不厭其繁傳之已明者約畧舉之而不嫌其疎凡以發前人之所未發可以補蔡傳之不足而爲文公朱子之功臣也歟孔子而後得堯舜之心傳者惟孟子一人耳其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藉非有以熟察乎此而身體力行之豈能言之親切而不爽哉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然

則孟子蓋伊傅周召之輩而爲孔門之高弟也可願學孔子豈虛語哉是書也前有孟子之闡發繼有朱蔡之傳註後有先生之要義則書之義不亦炳如日月也乎是爲序

雍正庚戌夏四月乙丑關中華下後學張傈誠菴氏

敬書於武署之清畏堂

仲復有大學直解二卷乾隆間三原劉紹攽傳經堂刊之前有王巢序稱孚卿有王仲復其人者歲在甲申丁酉分桑大變痛念奮洞於水之悽然挑於道獨守清門廣覽百家之書窮究四子之學尋不字者近四十有餘年云云蓋明遺民而卒於康熙三十年以前者
王弘撰砥齋集有與仲復書論復齋錄事律呂圖說屢見本書引之此二書恨已不行容訪之　哲記
別有衣世圖集解刊于劉氏傳經堂序未之及

書經要義序

是集仲復王先生作也先生世居渭濱幼習舉子業壯讀濂洛關閩諸書篤志力行登乎洙泗之堂而章記異學俱未可擬倫也復齋錄呂律圖說外小學四書五經諸作其說精切簡明足翼經傳書經要義謂欽畏祗懼一敬傳心百王不易此非透宗之論乎謂歷象推占躔次有古今移易禹貢山川名稱有古今異同九州水道通塞有古今變遷洪範九疇大禹則洛書而敘為經箕子推衍為傳皇極為樞紐五行為統會皆簡當之言也二帝三王之治道心法燎若指掌學者伏而誦之其益於身心性命經濟學術寧淺鮮哉雍正八年歲在庚戌嘉平之月後學上官汝恢端伯甫頓首拜譔

書經要義

關中渭埜王先生建常仲復手著

華邑後學張　倮子慎校閱
男乃典企齋訂梓
後學　賈映奎聯伯　李作楧效則　正字

虞書

堯典　典字蔡氏據說文以為簡冊載事之名此正義也其曰又訓為常則備考而已呂東萊謂書有二典如易有乾坤一般蓋言君臣之道首著於二典也朱子謂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學者須深玩熟字始得

書中第一箇聖人是堯堯之德第一箇字是欽欽者敬也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章著見而意思深遠可見本領只在這箇欽字上而集傳謂一經之全體亦不外是一言以蔽之矣

敬體而明用是以欽對明言若文與思對則文用而思體若欽明與文思對又欽明是體文思是用蓋明乃體中之用而思則用中之體也下而俊德便是指此四者而言欽明是俊德之全體文思是俊德之大用真西山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即其總名也

欽是主乎中者恭是見乎外者真氏云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學者欲學聖人此其準的也董氏鼎云篇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啟其端焉然則學聖之準的只是箇毋不敬而已

堯典爲大學之宗祖。蓋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止於至善。親睦至時雍便是新民止於至善。則大學之本末先後。固已具堯典中矣

傳云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陳新安謂卽指此爲放勳。常德之用無所不至者。卽功勳之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迹。一也○上言堯德之全體大用已包盡下面許多。此節只是申明上文而言自邇而遠者其序如此。所以說是卽所謂放勳。放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

虞書紀堯之事以治曆明時爲先。其紀舜亦然。蓋萬事莫不本於此也。朱子謂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歲日月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道便是照下面允釐百工兩句說

敬授人時者使民及時趨事也。不然則農桑庶務皆失其宜矣。陳集傳謂之勸民許各齋云此愛民之至情也

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辰爲娵訾。二月戌爲降婁。三月酉爲大梁。四月申爲實沈。五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火。七月巳爲鶉尾。八月辰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見爲星。論其日月所會謂辰。按此星字是指二十八宿　秀經星說月與日一年十二會。因他會在這裏。便喚做辰。辰只是二十八宿分爲十二次耳

壁前同九度後八太今距奎十度六十二分。室壁娵訾亥宮。奎前十一十六度後十六半今距婁十四度七十一分。十二婁前十二度後同今距胃十二度十三二十四分。奎婁降婁戌宮。胃前十四度後十五今距昴十四十五度九十八分。昴十五前十一度後十一少今距畢十度五十五分。十六胃昴大梁酉宮。畢前十六度後十七少今距參十六度十七八十一分。觜前二度後半今便入參宿二十四分。參十八前九度後十半今距井十一度九十七分。十九畢觜參實沈申宮。井前三十三度後三十三少今距鬼三十三度百一二十九分。鬼前四度後二半今距柳二度二十八分。井鬼鶉首未宮。柳前十五度後十五太今距星十二度二十四分。星前七度後六太今距張五度八十八分。張前十八度後十七少今距翼十七度五十七分。柳星張鶉火午宮。翼前十八度後十八太今距軫二十度七十六分。軫前十七度後同今距角十五度七十三分。翼軫鶉尾巳宮。角前十一度後十二今距亢二十二十二度九十分。亢前九度後九少今距氐九度四十五分。氐前十五度後十六今距房十六度九十三分。角亢壽星辰宮。房前七度後五太今距心五度三十三分。心前五度後六少今距尾六度三十四分。氐房心大火卯宮。尾前十八度後十九少今距箕二十一度四十一分。箕前十度後十半今距斗八度八十九分。尾箕析木寅宮。斗前二十六度後二十五今距牛二十四度七十五分。牛前八度後七少今距女九度五十九分。斗牛星

紀丑宮。女前十二度後十少今距虛八度六十二分。虛前十度後九少今距危八度八十一分。女虛危玄枵子宮。危前十七度後十五半今距室十五度十分。室前十六度後十七。今距壁十七度二十五分。從心至昴分二十八宿線者。依二十八宿各距星分二十八宿各所占度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此所謂今者乃

本朝崇禎元年時也。時歲在戊辰。西洋湯若望改定各宿度分圖其解云。元史載古今前後六測。如漢落下閎唐僧一行宋皇祐元豐崇寧元郭守敬等。或前多後寡或前寡後多。或寡而復多多而復寡種種不一。謂緣所測未密。必不然也。若曰微有動移則庶幾近之。云云今略舉一二。如北極天樞一星。古測去北極二度後行

過北極。今更踰三度有奇矣。觜宿距星落下閎測得二度。一行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今各宿距星所當宮度所得多寡悉與前史前圖不合。蓋緣於此是故恒星不純繫於天耶抑天漸差而西而恒者亦不恒耶。蓋從來曆家有一般說話。故并前二圖錄附於此以備參考

鄭永嘉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皆在北極頂外。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天形北傾故也隨天而西轉。是自東而西。所謂左旋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是謂蒼龍。以次合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是為玄武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是為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是為鶉火。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故必於南方考之其法以初昏為候。所謂昏中也

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陳潛室說得甚分明。或言指天之中與取中南北極之間皆非也。午位却是地之中。惟天之星為加於地之午位。故曰直午位之中

敬致猶周禮冬夏致日。乃考日中之景。非考中星也

前天文志云。日有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此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表凡五南第一中二北三東四西五。詳具於圖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火蒼龍之中星也。蓋東方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而心統其名故經傳凡言火者皆指房心也。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曰大火。陳潛室曰。以星鳥言者是以四象言也。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耳

虞書集傳乎經朱子手訂其言堯典中星與今不同者。即謂朱子時也。朱子云。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十五度顧氏云。月令便與書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則差於未金仁山晚年時去朱子百有餘歲。謂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呂秦蓋一千九百餘年。月令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宋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元仁宗年號）又經四十餘年。（距宋初該二百九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由此觀之。焉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

歲差之法。或謂五十年退一度。或謂倍之。或謂七十五年。或又謂七十三年者爲稍的。而卒無定數。看來只是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說得好。（總星圖解云。若精言之。則日日刻刻皆有參差。將此差經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天一周。正所謂微有動移者。非久莫覺。故後此數十年百年。依法推變。正是事宜。而前代各測不同者。皆天行自然。非術有未密也。此說却與集傳意同）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集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數也。則也。天日東西行。其周帀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爲數）

（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繞地左旋（東出西入）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朱子曰。彼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蓋日與天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處也）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弱。是爲一月。朱子所謂與日相值在恰好處者此也）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是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餘分之積以日法筭之。其五千九百八十八分。該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三百四十八分加六日。通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爲一年）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三候爲一氣。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強。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者。氣盈之積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朔虛之積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五時二刻強。非氣盈而何）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蓋但以晦朔弦望爲度。則漸遠乎氣。以晦朔弦望爲度而閏

以週之。則雖皆違而常反以及之。故曰三者參合而交相成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是餘十一日弱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日月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人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以望後半月起後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追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服聚之候常不失序。而天與人常不相違矣）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六百七十三分。須置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爲一章也。推此以定四時成功。其有不成毛。林氏曰。二十七章爲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會統元。運於無窮）

陳新安曰。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

按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乃大歲之數呼做是日一歲凡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乃小歲之數呼做省日閏則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一歲之足日是補成箇每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也蓋如方有定星而星無定猶歲無定數而閏有定法皆要言也

朱子言天行得過處爲度蓋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本無度以其與日離合而成此星辰遲速之相去爲度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數也

或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朱子曰此說不是若以爲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月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通皆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看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衮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

書傳曰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詩傳曰天左旋於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攷之也這是董氏參考詩書二傳如此說乃云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逆其趨向則順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而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與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矣語錄謂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是蓋曆家步占之說也

按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日月也是繞地但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故爲逆天而右轉其實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陳氏謂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轉是以背而爲面矣無此理也

日行遲謂一日行一度月行速謂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如此是逆攷也蔡西山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

傳言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只是要見得氣盈朔虛分明耳蓋過此三百六十而多五日有奇者氣盈之溢數也不及此三百六十而少五日有奇者朔虛之虧數也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金氏謂氣盈而失閏則立春爲正月一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又兩箇三月爲秋爲冬隨十二月而爲一

歲。界界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
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從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箇
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
數而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大約
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差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為閏
為月有節氣中氣。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或後月之初。便當置閏
月之大小。朱子謂只以每月三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
十九計之。觀其合朔如何。如前月大。後月初二日生明
或以閏之為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不知這也是天道之自然聖人
因而裁成之。若說天不用閏便不成造化矣。愚意只可謂天不自
為而人為之云爾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三舉
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傳云皆為禪舜張本。本此
聖人於胤朱三人直見得他心術如此。此聖人之至公至明也
朱子說鯀也是有才智底人。想見只是做物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狼
狽。故惟欽字可以治鯀之病。惜乎他不能用也
董氏分堯典為三大節。曰脩齊治平。曰治曆明時。曰知人舉賢。節目
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
本也。許魯齋又分明德愛民用人處變做四件事看。其於後二者
云胤朱必俊辯。共江必材幹。常人論人只是俊辯材幹便是人才。舜

不如此。那只於言行處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之法。此
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所以為
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
一順天命。此說固是純正。但前條以言天象為非聖人定書意。恐
不然。若是天象不明。那怎生授得那人時。故羲和之命便首言欽
若昊天。是勸民必先敬天也。朱子謂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
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則天象之
說豈可看做不甚緊要而略之哉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朱子說細分是八字合之却只是四事如傳所謂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非四事而何陳三山乃云自內形之外則濬哲之發乃所以爲文明濬哲體而文明用也山外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溫恭用而允塞體也如此說又却是兩件事然總而言之則只是一箇玄德

只看重華協于帝一句便見得堯舜底德原是一般但舜自側陋而言則曰玄德玄德卽俊德也

弗迷只是說舜不迷於風雨集傳謂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則是若引換氏說天地鬼神或有以相之則不然

璿璣玉衡猶今之渾天儀也其儀始於劉宋太史丞錢樂鑄銅爲之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歷代因之而法漸密至趙宋時乃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四隅東西南北四角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環下有五尺足立十字平準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極南六十七度爲夏至之日道又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蓋天見地上者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其在地下亦然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二十八宿相距度分之數卽周天度數也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環外當極處各有直距貫軸孔中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赤道內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軸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回轉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加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腰同中

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近聞西極湯若望作此器尤爲精巧其能正三百年不脩之曆觀於象者審矣又按璿謂美珠以珠飾璣者亦如渾天儀環上加銅丁相似蓋以夜晦不可目察而以手切之也衡飾以玉故名玉衡七政只當依集傳說林氏謂以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恐非

朱子曰曆法要當先論大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舜受終後首察璣衡齊七政朱子說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蓋其敬天勤民之心固無異於堯也

六宗之義朱子謂古註說得自好註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乎地中也自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爲禳祈卻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禜詠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此紀舜告攝位之事

協時月正日朱子說只是去合同其時月日不是作曆蓋前歲十二月已頒曆於諸侯至此乃協而正之使時月日無不同也

律度量衡集傳說得大段亦分明其詳具於律呂圖說

五器復是那吉凶軍賓嘉五禮底器如詡作同是使天下禮器皆齊於一如同軌同文之類

陳三山云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國無異政之患也或謂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亦是此意

此言復後言歸復只是此處事畢而還歸方是至於帝都

叔恬問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當年想只是恁地朱子乃云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却似說後來說又云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五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道也是本周禮權宜如此非正解舜典巡守意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載中之事

程子云敷奏以言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此只依經文正意恁地說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是言外之意補經文所未及也

敷言試功爲唐虞觀人之成法讀書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類是也

象刑節集傳固本于朱子而朱子乃一一都從聖人心中說出來却是探本之論

此條大意是說舜之制刑或重或輕或重而即輕或輕而即重皆本於虛大虛明之心而合乎天理人情之宜至精至密無毫忽之差者今之五刑雖與此不同然亦須得此意方好

教養二字却是制刑明辟先一著爲治者平日不能養民教民而臨事徒切切於刑之輕重出入即使權衡得當與聖人作處終隔天淵

朱子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入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

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若明知其罪之當死亦必多為可生之塗以生之道便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豈欽恤之謂乎此言深中今日司刑者之病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司刑者須是識得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纔可講欽恤二字蓋恤是矜恤之恤者認做寬恤之恤便差

朱子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統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又云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

中此皆切要之言而深得夫聖人制刑明辟之意者其辯舜如為輕刑穆王贖刑能復舜舊與四凶少正卯之說亦皆分明的確無復毫髮疑似矣○殛鯀於羽山殛謂拘囚困苦之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是與流放竄一類但一條重似一條

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無服或問朱子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按傳言禮不應如此而乃如此方見得他哀慕之切原不是言喪服之制朱子之說姑以備考

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明四目達四聰漢孔氏云廣視聽於四方唐孔氏云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朱子謂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王政以食為首民事以時為先故舜命十二牧頭一句便說箇食哉惟時有國家者可不先務是急哉

能邇謂馴擾而調習之使他自然帖服底意思欽州牧以是為國而率諸侯也

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此是使禹以司空行宰相事傳曰録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朱子謂也只是怕恁地蓋舜紹堯極治當府安得有此想只是說大抵百姓不親者多由於五品不遜爾上面黎

民阻飢下面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意皆與此同

敬敷五教在寬陳東齊謂以敬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將慮其失之急耳故言在寬寬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於縱弛也可見敷教之道敬與寬闕一不可朱子說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惟明克允據集傳允信也言必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從也一說輕重允當亦通

若草木鳥獸若字與上若工之若同謂順其理而養育之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之類

呂氏曰君為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

君不識代天理物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愚謂即此反觀則秦漢以後之氣象亦可見矣

寅敬畏也寅是本直清是效朱子說惟寅故直惟直故清是直與清皆本於寅也又云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所以行其禮也行其禮便是交於神明

直而溫四句只是教胄子要得他恁地孔傳云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朱子謂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剛簡則曰無虐無傲這是從經文而與無字上看出意思來無與毋同是戒禁之辭

陳櫟室云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也此所謂性指氣質而言偏是或偏於直寬或偏於剛簡因其直寬教之而溫而栗因其剛簡教之無虐無傲皆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這就是變化他氣質底方法

詩言志謂作詩者只是自說己志而已歌永言謂歌詩者直言之不足而長歌之盖舉長續之也其曰聲依永者是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傍於長言之歌而見也曰律和聲者是又以黃鍾至應鍾十二律去調和那五聲使應節奏也只如此說自分曉

八音克諧是衆音諧協無相奪倫是各有倫次此所謂樂之和也樂和則聽之者自無不和故奏之朝廷而人以和薦之郊廟而神以和也神人以和是極言其樂之和爾以此教胄子斯可救其氣質之偏而養成中和之德矣

集傳釋律和聲而以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證之者蓋一宮皆備五聲十二宮為六十聲即六十調也中加變宮變徵各十二為八十四聲然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可以為調故聲雖有八十四而調止於六十蓋以七聲為一調以五調為一曲二曲既畢復別起調凡十二曲六十調四百二十聲是則所謂還相為宮也然還宮之法只看曲首是某調起末即以某調收之如黃鍾為宮便是黃鍾起調即以黃鍾畢曲餘宮倣此

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詳見律呂圖說

傳所謂聖人作樂即指詩言志六句說樂之體用具此矣養性情育人材指教胄子說事神祇和上下指神人以和說則樂之功效見此矣深切是說體用廣大是說功效其實亦互相發也

傳釋出納朕命本孔氏詳兼上宣下奏說陳新安以為終於朕命二字欠通只是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如後世批敕審覆之官胡氏因之而末云在我者既允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如此說於出納朕命文義方纔通順

王氏論命九官之序至此謂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說得行則賢

者不妄前功遂廢故命能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夫子咎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其垂戒遠矣

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事無一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虞書三載考績或時加警策以作其怠三考黜陟幽明必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周禮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如此愚謂繼亂之初且以成周爲法若繼治之後教養得人才盛時則一如有虞故並錄而互訂之以俟識時務者

分北只是分別義吳臨川謂三苗之君前既竄於三危而三苗之民尚居故地頑而習惡終必爲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說得甚好

陟方猶云升天一方觀此則集傳未免辭費

先儒論舜謂攝位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於乎二人而立萬世君臣之極者其舜也與

二典大意只是說君道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取法乎堯舜者如此而已矣

大禹謨 禹繼舜稱大禹與舜繼堯稱大舜同謨則禹之嘉言也姜氏謂嘉言之益在胼胝之功之上者蓋前日治水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此篇彭氏分作三截看

君臣克艱謂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此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

嘉言罔攸伏三句克艱之效也稽于衆以下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都是歎美之辭美堯所以勉舜也眞氏說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蓋廣言其全體運言其不息只此二字便包得聖神武文在其中故下面一一從此抽出言之

惠迪吉從逆凶是承上文皇天眷命言天道可畏以見其不可不艱也陳新安云此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戒舜

儆戒無虞以下皆益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集傳言八者次第以守法度不縱逸樂爲本亦是本於朱子朱子曰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戒之哉蓋此三句便是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罔咈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

六府養民之具也集傳以五氣言看來只說五材爲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穀肥脊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脩也播種有宜耨獲有節穀之

脩也

朱子說九功惟敘以下便是作韶樂之本功有九敘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部之舞也蓋歌本是下之人所作當時取之以爲樂耶以此勸下之人今其辭雖不可考而史記云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亦可謂得其意矣

地平天成惟張南軒說得好謂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朱子曰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愚按此第一截亦是爲禪禹張本

念茲四句惟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集傳因之上二句謂用舍皆在此人下二句謂語默皆在此人

朱子云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于無而刑初非可廢蓋刑以弼教雖堯舜之世亦不能廢也只是德禮爲本

明於五刑是說他守法如此期於無刑所謂法外意也至民協於中則皆率教而刑果無所用矣故曰時乃功然則臯陶豈徒以謨哉

陳東齋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臯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臨下以簡至寧失不經皆言舜好生之德也朱子云但觀此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呂東萊以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爲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方見得聖人好生不偏處而陳

三山曰聖德無所過皆中也寬簡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爲中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禹惟是勤儉便不自滿假惟不滿假便不矜不伐王氏云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懋乃德德指克勤克儉言嘉乃丕績績指成允成功言

人心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問刑氣固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私底根本且如危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子又云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

道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惟微是說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道心雖是先得底却只在形氣中易爲那人心陷了朱子云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心道心底心字是以知覺言所謂心之用也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有道心則人心爲他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又云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則人心便行矣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

之○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
人心自是不危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
上則渾是道心也
人心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
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聖人也不能無人心但聖人
常常合著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
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
貴於惟一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
及之中
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

一三句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舜禹相傳心法只是這四句後來說學也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
其傳也只是失此
陳東齋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
傳治統也愚謂治法不外心法道統便是治統故新安曰堯授舜
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却說得
好○此第二截正記舜禹授受之辭
于羽舞階朱子以爲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閒暇之意呂氏
以爲朝廷閒暇自然而然非故爲如此而有苗自格看集傳似從
呂說○此第三截記禹攝位後征苗之事

合益所言看來分明他也是一箇秀才知言如朱子却說他只做得
粗畨底事陳新安疑是錄者之誤或然
皋陶謨
此只是皋陶欲君信蹈其德爲已陳謨之地底意思謨明而有開陳
之益弼諧而無抵牾之患謂其言易入也
皋陶陳謨首言愼脩其身者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愼之一字
又脩身之本眞氏得之矣集傳以思永爲非淺近之謀與身脩無
言行之失相對言却似兩件事眞氏乃承脩身串說只是常思所
以致愼底意思謂人君孰不知身之當脩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
能久果何益哉愼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

又云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此即指身
脩而言
陳新安云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如此說敘字
分曉傳只說得惇字
愼厥身脩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如大學明明德就在脩身一般庶明
勵翼者使羣哲勉勵而樂爲吾輔即是謨明弼諧意
允迪厥德一句爲此篇之綱脩身知人安民三者其大目也而脩身
又爲下二條之本
君道在知人安民二者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
亦總也總言人之行大槩有這九樣德故總言其人之有德則必說

他行某事其事誠因德而驗其德也如此方是見得實

唐孔氏云恭在貌敬在心貌恭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慳物內失於心故稱敬蘇氏云擾流而濟曰亂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惠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故必敬方是不偏

朱子曰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閗合將來集傳謂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這成恐是性成之成

陳新安云皐陶謂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葉氏云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僞耳陳氏大槩說得分明葉說歸重有常最切實

朱子曰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葉氏謂皐陶旣言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

曰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眞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王氏謂庶與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看得貫通

胡氏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一段說得詳明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說幾字本於易傳

陳東齋云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隳矣又云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

爲之一官曠一事闕矣蓋無教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幾與天是兩陳其所當畏惟其可畏所以不可不戒

典禮曰天敘天秩服刑曰天命天討都是天理合當如此聖人只是依著這天理做將去便了朱子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如君便教他處君底位臣便教他處臣底位之類）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如天子得祭天地諸侯得祭山川大夫得祭五祀庶人得祭其先之類）天敘便是自然底天秩便是那天敘裏面底物事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因而用出去而已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此段說得甚精切

五禮只依集傳說或言當主吉凶軍賓嘉者非也

衷就是典禮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此也須是君臣上下能一於敬方纔這典禮無毫髮乖戾而叫做和衷

析言之典禮是教化服刑是政事總而言之四者都是安民之道而寅恭懋勉又其本也

此節因上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而中言天人合一之理集傳謂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陳三山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皐陶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與

胡氏舉天敘至有土曰皐陶之學極純粹蓋當時偶舉兩節云爾今
通看此篇其純粹那一處不見得綱領也極純粹條目也極純粹
贊贊謂所助非一事如助之脩身又助之知人安民之類思曰如此
是助之不已也
按脩身爲知人安民之本故知人之終言無教逸欲安民之末言敬
哉有土是仍歸本於脩身也而曰愼曰兢業曰寅恭曰懋曰敬又
其工夫最緊要處謂皐陶學極純粹信不誣矣

益稷

先決九川使大水有所歸後濬畎澮使小水有所入說他治水本末
次第只兩句話都盡

此章大意禹說他前日治水時恁地艱苦方識得蒸民粒而萬邦乂
今天下雖已平治而從前底艱難却不敢一日忘了其意蓋欲君
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也所謂思日孜孜者如
此
或疑禹只管自敘他底功却似乎矜伐殊不知警戒之意實存於其
間朱子
謂禹說他要恁地孜孜者得之矣
禹言暨益暨稷是他不忘那兩人相從於艱苦之中而逝其功如此
故董氏
謂徵禹之言後世孰能知之
止者心之所止至善是也安只是心安於此而不遷底意思眞氏曰
先儒說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

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朱子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
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觀此則丕應只是天下人無不應我
或云大應天下傒望之志謬矣
臣隣皆指禹言據傳當云爲人臣便當左右輔助我故曰臣哉隣哉
能左右輔助我方盡爲臣之職故曰隣哉臣哉此反覆歎詠以見
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也
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蓋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
目汝聽作耳也
鄭氏云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

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
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五
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如三百篇與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是也
舜聖人豈有遂待於弼者禹亦聖人豈背面從後言者蓋舜心畏敬
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望之之切如此呂氏又云予
違汝弼不獨令禹爲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
禹檢點說得痛切
欽四隣朱子嘗疑其上下有闕文所以集傳只言不可不敬爾隣之職
陳新安乃謂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爲四隣近臣之職蓋據

孔鄭諸家將四字做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說他又却說與上下文
意皆不貫闕之可也看來不如且從蔡氏集傳
陳新安云射侯以禮教也旣撻書以愧恥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
時颺以威殺之於後蓋聖人愛人之心無已雖是那不忠不直底
人亦不忍輕於棄絕如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新安謂丹朱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竊思傲與敬相反若敬則許多
病根自除禹創若時只是箇敬而已若不是他敬時如何會恁地
勤苦勤苦有功皆自敬出
舜大聖人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陶以逸欲戒主此禹又
以傲虐戒何也眞氏謂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

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其說比傳處崇高者當如是
儆戒之言尤爲深切誠後之君臣所當法也
戛擊義同搏循擊也拊是輕手取聲詠是歌詠詩章以閒謂堂下衆
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閒作也陳新安曰奏石絲以詠之時則堂
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
觀之亦如此耳林氏曰别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
則總名爲簫韶
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
致治之盛也
陳氏云用夔言功成作樂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勑

天勑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巳人事之盡卽天
也又云乃歌之意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君臣
交儆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蓋各盡其職卽所謂戒天命而謹
時幾也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眞氏曰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
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
宜深體焉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
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
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道是范氏之說眞
西山取之

史官旣載韶樂復記詩歌詩歌樂之本也今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
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學者當深繹之
臯陶純粹之學亦可於賡歌見之

夏書

禹貢 小序任土作貢任土地所宜而洞貢也陳東齋曰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足謂任土朱子訓一篇禹貢不過于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數語蓋禹之治水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又云此書多句爲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

禹貢首紀敷土隨刊奠山川三者爲一篇之綱領下文皆其條目也

陳三山云奠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經理大規模蓋禹治水時先定山川以爲各州之綱紀然後因其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其正義想只如此林氏謂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亦是一義

冀州

成四百家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地最廣兖最狹

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幷幽州燕薊幽涿鄚莫等州是其域也幷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識者始有事也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漸爬疏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個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江不知所出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與

九水惟河爲大水患亦惟河爲甚

梁山北有龍門河之險莫甚於此此是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朱子云龍門未經鑿治時其正道不甚泄故河水一派西衮入關陝一派東衮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然

賈讓云隳斷天地之性陳東齋非之謂只就狹處鑿而廣之恐是如此

自禹經始治之者曰載因鯀舊功治之者曰修

太岳即今河東平陽府霍山是也汾水出於太原西北靜樂縣南流經霍山西南至絳州西折入河榮河縣北傳云東入於河誤矣大抵河東之水八河者皆是西流

朱子曰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

漳水二一出今遼州榆社縣秀容山是爲清漳一出潞安府長子縣

嶓山是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非是衡水出遼州和順縣箕山
即地志所謂沾縣也東流經真定府冀州至阜城縣白胡盧却另是一水二
漳雖異源而下流至彰德府相合經廣平曲周吳橋至東光縣合
衡水東北入於海析而言之是三箇源頭總而言之衡水獨流爲
一二漳相合爲一却共是兩股水故曰至於衡漳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至霸州方入易水衛水出輝縣蘇門山
由大名濬縣至臨清州入於運河蓋衛漳恆衛諸水初皆東流入
河河南徙後方纔如今所云其實非故道也
水患既息土復其常然後色性可辨而定田賦
賦法九等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各州歲入底總數比較多寡而

定箇高下那數之最多底便爲上上數之最少底便爲下下若取
民則皆用什一錯雜也言其賦不一純上上也有間或出上中時
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
也
大陸依杜佑爲邢趙深三州地是
海中山曰島傳謂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蓋諸夷不責其必貢欲效
誠亦不拒也
碣石山昔在海濱河口故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
而碣石在其東北故謂之夾右蘇子瞻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
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
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
絶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當河之下流其地廣平無高山故河患惟此處爲甚所以禹先
從此下手而其成功也又在諸州之後今兗濟德棣魏博滄景等
州皆其地也
禹之九河淪没於海蔡氏傳辨之既是明了諸儒強鑿之說又去看
他做甚麽說雝沮即是汳睢固非謂爲河弊之別瀆亦無可據
一說灉出漕州沮出濮陽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者諸侯見天子

之名也與後江漢朝宗同
兗賦在第九等是賦之最薄者而謂之貞何也傳曰言君天下者以
薄賦爲正此語當大書於御座之右
作十有三載乃同朱子謂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治法
與他州同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計之則此州水平爲後他州
五年其說較傳簡而明
又曰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用功處多在河所以
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專爲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
今之滄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泛濫之患禹
自不須大段去理會

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其貢不過衣服器用之物所
謂惟正之貢也
海岱惟青州
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舜以其地曠隔。故分爲營州。今
岡南之平鑾等處是也　襲慶府即今兖州府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廣潟而斥鹵
蔡氏曰貢物不以精麤爲叙。而以多寡爲叙。青州鹽居多故叙於先
他倣此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
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即魯境。東南連淮海。北至岱。西與冀東兖豫相接。亦東方一形勝
也
淮雖源於豫而其泛濫爲患則在乎徐。故於徐首言淮之治而沂次
之。按徐有三沂。一出尼山。經魯之雩門。一出冠石山。一出蓋縣艾
山。今爲沂州沂山。惟此水爲大。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
蒙山即論語東蒙。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即鯀殛處。在今海州贛楡縣
大野濟水之所絶。曾氏謂在徐之西兖之東。按輿圖乃今兖州府西
南濟寧州鉅野縣。今其澤已涸
東平今爲鄆城縣。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

淮沂乂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是事之相因
徐土色赤而質埴墳。埴謂黏膩細密。較黃壤雖次一等。然亦土之最
高者
夏玄雅反。訓以五色。江淮之間謂雉五色皆備曰夏翟
桐以向日孤生者爲良
浮磬從傳前說。石露水濆。若浮於水。爲是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
玄纖縞三色繒也
桐磬珠魚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惟此地之所產爲善。非徐州之產
皆可充此貢也。此說是集傳所未盡
淮海惟揚州

揚州在地東南隅。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粤雖上古未通。亦當在五長
管下矣。西抵荆州。在桐柏衡漳之界。其地乃今淮與江東西及兩
浙等處。熊氏謂建都江南者僅可偏霸。是他只見得已往底地哉。
至　明大祖由金陵北逐胡元。恢復二帝三王之天下。則大不然
矣。由此觀之。世變無常。其不可執古而論也。大率如是
朱子因論揚豫二州。經歷古今不同。云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
着。不但二州然也
彭蠡所謂鄱陽湖者是也。既豬者泛濫既去。衆水已有所容。而下流
入江。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謂鴈。鴈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蓋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與日進退也

三江既入入於海也

朱子辯三江之說謂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固已明矣陳東齋乃云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彭澤後湮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爲一乎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跡之舊則難也亦似有見

震澤大湖也大湖即五湖爾雅謂之具區按震澤跨三江上流三江既入是下流已順了這澤便底定而不震動亦事之相因者也

土塗泥故其田下下。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吳臨川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孫子聽曰橘柚苟常貢則旁害如漢唐荔枝矣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因江以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跡也吳臨川謂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築堤壅水在溝中若舟行必須推挽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朱子謂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今人强爲之解釋終是可笑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謂南條荊山見非雍州荊岐既旅之荊山也以衡陽爲至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按荊州即今湖南北之地其地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等夷亦甚廣也

朱子說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愚按非獨南方即北地也多如此想只是古今山川名稱有同異水道分合通塞多變遷故爾若說他不曾遍歷天下只得圖說作此一書恐未必然

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朱子云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然集傳本此

陳新安云九江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辯證詳明從之可也湖江南凡水皆呼爲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按小水合大水謂之過九江之水雖不止於江漢然亦爲江水所過相會以東而入於海故曰水道甚得其正也

王氏炎曰沱江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即古潛字今松滋爲潛縣矣按江陵府南郡今爲荊州府江陵縣潛江縣在今承天府西去松滋二百餘里王氏以松滋爲潛縣竊恐不然

雲夢跨江南北雲澤跨江之北夢澤跨江之南蓋地之近於江者也
朱子說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今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
也
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則貢止此耳　玄纁絳色幣也其
染凡六入而成是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　龜千歲滿尺二
寸謂之納錫者明其非貢物也
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達也
荆河惟豫州
朱子云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
遠許多（謂東西南北各五千里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際海處）蓋四方道里適均

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也其地北
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號郟鄭汝來蔡唐
鄧汴宋等州之地
伊自盧氏縣悶頓嶺發源厯今河南府集傳以爲出上洛縣南熊耳
山是他從山海經之誤又云伊水至洛陽南入洛而瀍水入洛則
在偃師縣却是顛倒說了今瀍分明傍府城東門南入於洛而至
偃入洛者乃伊也澗水在府西七里橋亦南流
黃河今自歸德府西六十里寧陵縣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
山口入淮
滎波集傳謂二水名漢孔氏只作一水其澤在今開封府西鄭州北

五十里
南濟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孟豬澤在今歸德府東北
九十里虞城縣西北十里
高地則壤爲沃下地則墳壚爲瘠
田中上是第四等賦錯上中是第二等而間或出第一等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即今全蜀之地謂之華陽者華山之南漢中府東西一帶皆是
○王氏曰後世爲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山在茂州西北歲上六十里江水出此
興元府西縣今爲漢中府沔縣嶓冢在府西三百里寧羌州北九十

里山形如冢漾水所出東流爲漢
沱水在城都府北新繁縣出岷江東流經縣南繞成都左西折入於
江潛水出漢中安陽縣潛谷西南入漢安陽今爲洋縣潛即潛字
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傳曰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
明其非荆州之沱潛也
陳東齋曰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
皆有祭也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
州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
刊旅總結之
和夷地名嚴道西有和川夷人居之

土只言色而不言質質不一也

賦錯之義只是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集傳說得甚好或以歲有豐凶戶有增減言者皆所不取

葉氏說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按西傾山在今洮州衛西南洮雖屬雍而山南却是梁地桓水出於此山故西傾之戎貢必因之司馬彪謂西羌即西傾羌傾字之訛恐是如此又按西傾有螯羌二水而無桓水與書上不合得非今昔水名之或異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周之岐豐鎬京皆在焉熊氏云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為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為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漢亦可知矣

弱水在今山冊衛南其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蓋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之自然也

水北曰汭書言涇屬渭汭者涇水北注故也集傳以汭為水名恐非如云漆沮二水合於耀州之南是矣下而却說至同州朝邑縣入渭又疑漆水出扶風者入渭在灃水之上這是他不曾親見得西北水勢只就紙上恁地揣摩說漆自是扶風漆溪之水經永壽縣界至耀州南合沮水東南流至交口入於渭而灃水入渭處却在交口上百有餘里正所謂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者傳乃差舛如此後人不能考其實因此遂將自朝邑入渭底洛水都認做漆沮了此亦釋經不明之害也

朱子嘗言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蓋當時南北分裂江南諸儒說北方山水往往不合者職此故也

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城南五十里

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荆賦較田升之極故傳曰地濶而人功修雍賦較田降之極故傳曰地狹而人功少

貢只是一類物皆言惟

朱子曰舜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鄭玄謂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

岷山爲正易列其說亦皆可取若以蔡氏二條四列之言而直以此爲譏川不可

岍山在鳳翔府隴州岍水所出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集傳取之岐山在府東五十里岐山縣東北山有兩岐亦名天柱

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南熊耳在西安府商州東南外方在河南府登封縣北陪尾在德安府應山縣西北俗呼爲横尾山

嶓冢在梁州漢水所出荊山襄陽西南內方荊門州東北大別漢陽東北皆荊州山漢水所經

朱子云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

禹貢過字有山過水過人過三義如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朱子曰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爲山之紀陳新安云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弱水出甘州山丹衛羌谷經高臺鎮夷至肅州西北正者入合黎其餘波入於流沙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黑水傳謂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海按張掖即今甘州鎮黑水發源鎮西北三百里合黎山但不知合黎就是雞山否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沙州却在合黎之西西夷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程氏以西珥爲即古黑水近是或云出南廣汾關山者非也

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黑水從瞿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禹於此二水亦不曾大段費力一則導之使入流沙一則導之使流徼外而已

朱子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積石山在河州北一百二十里兩崖如削貫河中流此河入中國之始也按元史積石在崑崙西南其山最高而綿亘達意者此或其一支歟）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於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至大伾而極（大伾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即所謂黎陽也）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兗州分而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爲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言河之本末曲折莫詳於此

王氏炎云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歷漢元光永光凡五徙至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

則山澤在河之濱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
矣方氏回又云建紹後（建炎紹興宋高宗二號）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
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
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水以入淮
一淮水獨受大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
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
虛論矣陳新安以爲方氏得於身經目睹與諸家據紙上說者不
同愚謂須與王氏說參看則河徙之初終曲折纔得分明

按三代下窮河源者自漢張騫始所見疑如山海經相似後此則唐
薛元鼎其說却與騫不同集傳是之而不知其猶未的也至元都

實爲招討使入吐蕃訪之乃得其源於積石山西北曰星宿海河
初出海時其色白東北分九派流旋合爲一始渾濁流一千四百
餘里至崑崙西南循山麓東行六百里餘折北轉西過崑崙背西
流三百餘里又折一向東北流經析支積石關至蘭州共四千五
百餘里此河入中國之始也自蘭州至西受降折東七百里餘至
東受降始折而正南流至華陰東潼關通計九千餘里東折至大
伾又北折由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北海此禹貢所載河故道也
今乃南徙分三道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寧陵歸德符離
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荊山口
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粱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

近世河南徙新道也夫河既失其故道如此而讀禹貢者猶欲執
書以求瀕河山澤貫河支川不亦難乎故程氏曰自洛汭以上山
水稱名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
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蓋河既變遷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
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眞與

傳謂彭蠡即今鄱陽湖無疑其辯漢水東匯之誤實本於朱子朱子
乃取鄭漁仲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之說而曰予既目睹彭蠡
有源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
得其所以誤也蓋朱子嘗守彭蠡之上二年乃得究觀其山川地
理之實而知經文之不能無誤如此

九江之爲洞庭朱子既以從胡晁二家爲是而又以經文凡例通之
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捷乎洞庭
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
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
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此是導岍岐荊山而逾于河以至碣石之例

陳新安云方氏回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
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觀之則濟
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爲滎然其性勁實能絕大河中而出爲滎
也程泰之謂滎非濟水溢出者其妄不辨而明矣

按濟水故道原從滑入濮過梁山濼會汶水東北入于海今河濟俱

下豐沛合泗沂而入淮矣或曰自新莽末濟水同河入海是顏河之地已無此水後世建置郡國如濟州濟北濟陽濟南曹濟之類皆是沿襲舊名而實未之審也

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又總言於此也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上文各州惟舉一隅此蓋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

底慎是心則壞是法讀禹貢者但知其法而不知其心便是不曾讀

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祉昔故有矣至是徧錫之

台朕皆禹自言

五百里甸服

朱子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又云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蘇氏謂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

五百里侯服

采如今之職田卿大夫食邑也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此○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

綏訓爲安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集傳云綏服介內外之間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林氏謂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夏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陳東齋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

綏服漸遠王畿故主於撫安亦互相見

五百里要服　荒服

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則其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蓋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上言疆理止以五服爲制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陳氏云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此傳所謂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陳新安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微意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德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董氏謂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祗德之心得之矣

甘誓 陳新安曰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以觀世變矣虞書言咨其後變爲嗟又變爲歎

陳東齋云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新安謂蔡氏以暴殄天物爲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具於地之五行言之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愚按合二家之說其義始備故董氏亦言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

新安謂恭之一字爲此篇之綱領得其要矣

吳氏淶云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陣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董氏鼎亦言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與

五子之歌 張氏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則使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嗚呼前人之功德雖大而不可恃如此

此史言五子作歌之意其歌五章一章切似一章陳新安曰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于一意者是從傳後說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民惟邦本二句集傳下一且字是進步說不蒙上文陳氏雅言以蓋字易之邦是承上句而推其原謂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者以民爲國之本民安則國亦安人君於此其可下而不近之哉其說似優

陳三山曰此章言國以民爲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爲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真氏謂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察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故曰觀舜皋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經常無斁是之謂典中正有準是之謂則蓋治天下之典章法度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 指人倫物則說

關通和平互文耳傳云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 關買賣物價也折閱謂損其所賣物價也

言關石則量度可知典則是本關石是末本末具備其爲子孫慮誠詳且遠矣

先儒謂太康失國由於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是乃一篇之綱領也

孔子於詩取小弁於書取五子之歌皆以其溫柔敦厚怨而不怒也

故傳曰忠厚之至也

胤征

朱子謂日至明中有暗處望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差故爲暗處所射而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殲渠魁義也赦脅從衆仁也所以爲王者之師後世爲天吏者不可不知

傳謂羲和助羿爲惡而仲康勢未足以制羿故胤后正責羲和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陳新安曰觀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既未能鋤

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廢職奪邑可免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與師誓衆如臨大敵哉陳氏此說可謂能羽翼集傳矣

董氏謂承王命徂征征伐自天子出也干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奉將天罰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涖政之始命將出師而胤侯之誓如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是即所謂仲康猶有以制之也不然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哉

商書

湯誓 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

此節見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董氏云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君承天而臣承君則爲治君逆天而臣逆君則爲亂湯初不敢逆君而爲亂而桀則不能承天以爲治彼既多罪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迫於天命有不獲已故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湯之所以順乎天也

此節見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

湯之誓師拳拳以天爲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見伐桀者非我也天也

董氏云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勵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强其從我也愚謂聖人之心固是如此然可以觀世變之說集傳亦煞有見

仲虺之誥

湯之慙慙於逐君而代立故曰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又恐來世藉以爲口實者蓋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爲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驀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爲辭乎此湯之所以恐也

此仲虺推天爲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謂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

之。朱子曰。是集傳因之
德懋懋官至彰信兆民。根本只在不邇不殖中。故傳曰。此本原之地。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用人惟己。謂其能如
自己出。只是不忌能於人底意思
陳新安云。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
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
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愚按此寬與仁。皆以愛言。只是仁之
用耳。然其體則心之德也
此言天下歸商之久。以釋湯懋見湯之應乎人也。○今觀湯征伐之
時。唐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呂氏謂世降而道不降。誠哉是言也

推亡固存一句。是總結上文意。林氏謂此栽培傾覆天道之自然也。
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去之。有存之道。則輔而
固之。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心哉。而朱子亦言。推亡
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與集傳不同
德即人之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謂之大德者。以其全體
大用。無非大也。陳東齋曰。德不大則梏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
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
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蓋動而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
之所由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也。靜而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
合理。乃大德之所由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也。故曰。內外合德。
而中道立矣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著求禮
義自治。如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朱子曰。湯武反之也。
便是也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
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
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
傳謂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蓋本諸此
又云。禮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

垂裕後昆。禮義之澤。傳之無窮也
傳以能自得師一語。爲帝王之大法。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道自是如此。欽崇云者。欲湯審此
理而謹諸已也
陳新安云。仲虺釋湯之慙。如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
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是則所謂忠愛之至者也
湯誥
古之聖賢開口便說天。說上帝。朱子謂其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
名之。降衷。便是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

衷只是中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又曰此
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故集傳只以無所偏倚訓
之
又曰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
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陳新安謂若有恒性句諸
解皆屬下文獨蔡氏屬之上文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天賦人
受順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無所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
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焉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
般說蔡氏以帝衷民性后綏作三般說故其說最優
六經言性實權輿於此故真氏曰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朱子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或不如此便是失常理天莫之為而為
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
戮當作勠戮力併力也左傳戮力一心
賁若草木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簡閱也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我之有善也
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是繳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意林氏謂天
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
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乃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
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

君之罪也故曰罪在朕躬
克忱曰尚有終曰亦皆不敢必之辭故林氏曰湯誥一書多兢業之
意
此兼人己而言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陳
新安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
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國終之道真帝王
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伊訓　朱子曰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伊訓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
集傳於元祀十有二月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
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

是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與春秋春王正月胡氏傳同
陳新安曰此元非即位之本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即位踰
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為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
按商正建丑是以十二月朔為歲首
傳主太甲嗣仲壬而王則即位柩前居憂殯側皆以仲壬言而朱子
於孟子集註却兩存趙程之說為中間年代不可紀故也又云伊
尹奉嗣王祗見厥祖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
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
與常人一般觀此則蔡氏之說也未敢盡信又按小序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註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而史記乃謂湯後有外丙

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却與孔註同再以陳氏此
元乃即位次年之說證之蓋湯已葬于桐而立廟也奉嗣王祗見
厥祖又何疑
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此也
陳新安云此一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也今王繼先王之德當以孝悌之
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㨗言云孝悌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
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盡吾
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此即謂之
建中建極也

紀者綱之紀也凡紀與人綱對綱謂三綱紀謂五常修則品節之也
上文欲太甲立愛立敬故此言湯之所以修人紀者蓋湯以修人
紀自任於身吾身有一毫之未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凡於
今古之善與上下人己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德日以盛指處上下人己之間各盡其道言業日以廣指由七十里
至于有萬邦言故曰此八字是一章關鍵
茲惟艱哉是以先王艱難起家之事告太甲欲其信守之也
殉如殉葬之殉謂以其身陷於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
不諫之刑與貪墨同或疑其過者是只知貪賄之有罪而不知貪官
不諫者亦有罪也朱子曰君臣一體不得不然成湯之制官刑正

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尹言先王之制官刑蓋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
者觀太甲上篇不使狎於弗順可見陳新安曰前章述湯德以勉
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勉其善在啓發其愛敬之良心防其失
在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
祗厥身是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蓋能敬其身則百善
從不敬則必納此身於風愆矣故敬之一字乃治三風十愆之藥
石也
傳謂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天命禍福指惟上
帝不常三句說人事禍福指爾惟德罔小四句說皆警動太甲之

心而冀其必聽也
太甲上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得太甲如此又云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問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潛室陳氏曰伊尹以義正君其義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懇惻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擔擔了不管人言周公思兼三王百事問密詳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伊尹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一說阿保通保其君如阿阿大陵之有助者乎其國如衡衡物之輕
重取平者
朱子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
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
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

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眞氏云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蓋聖人之心未嘗少忘乎天而上天之心亦未嘗或忘乎聖人也
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能明德以得天下與伊尹出身以左右先王也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故綸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收結之其告戒者切矣
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陳新安曰無終則累於相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儆之也

王惟庸罔念聞六字作一句讀謂太甲以伊尹之言爲常無所念聽也
啓謂開而發之迪謂順而導之
儉是儉約之儉不儉然以自放之謂也眞氏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蓋太甲之病在於欲縱慎儉德懷永圖
此正對病之藥也
括矢括是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也虞人之射機既張矣尤必省其括之合於度然後釋之則發無不中矣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下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爲度在欽其所當止率乃祖之所行然祖之所行亦即其所當止也伊尹特恐其察之不精止而或非所當止故以率乃祖攸行繼之
顧諟天之明命至罔不祗肅言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陳新安云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能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之幸也王不能欽敬而自觀非先王之望尹之不能盡其責也其告戒拳拳言言忠愛如此
陳三山曰習爲不義與性俱成新安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若性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張子始剖判言之而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新安說性學源流甚分明

伊尹營宮于桐以居太甲固善處君臣之變者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開國元老又受先王託孤底重任而大忠至公者方可如此豈後世泛然之大臣所敢爲哉
只看王徂桐宮居憂一句便見謂宅仲壬之憂者分明是誤
太甲中
太甲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蓋君子能置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今太甲翻然改悟庸非天陰誘其衷乎若人事不盡而一諉於天則又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

合命之道矣

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眞氏謂奉身當有法度嗜欲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儀縱肆不恭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

允德二句皆本修身說惟允德故能協下德協下故稱爲明后此修身之驗也

惟明后三字與前不明于德正相應

孝恭明聽四者修身之要懋德之目也

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邇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

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如此說惟字只作是爲看訓思字恐非

太甲下

眞氏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呂東萊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

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言而進圖終之道也

眞氏曰惟是云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仁誠茲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誠故也陳氏雅言曰伊尹於此語先王用功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功之極則曰克配上

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矣傅謂舉其一以包其二者此也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陳新安謂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賢進德之有序也

前言終始愼厥與則愼終爲重此言愼終于始則謹始爲重固當謹終常如其始而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道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自無輕民事至必求諸非道皆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董氏曰伊尹之於太甲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咸有一德 一德二字是此篇之綱領○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

常厥德即下文所謂德惟一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間斷者也

一德謂純一不雜蓋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恆中庸之誠也

不雜不息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一則動合天理天理無往而不吉二三則動從人欲人欲無往而不凶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朱子謂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蓋太甲自怨自艾。是始能自新了。然終或間斷便非日新。故伊尹告之以此。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惟有一德。然後可謂之日新。惟能日新。然後方有這純一之德。日新便是成湯昭德檢身底工夫。伊尹告太甲以一德。而又必告以日新者。欲其以日新爲一德之要也

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又恐其任用非人。則心志蠱惑。德不能以純一。故又告以用人之道。爲上則欲輔成君德。爲下則欲潤澤生民。是言臣職所繫之重如此。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君子。蓋言用人之當一也。君德之一。未

始不由於用人之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其君德之一。此說只依傳。發明爲是

四箇爲字。朱子並作去聲。言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問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曰然。伊尹告太甲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又云。前三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

朱子曰。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又曰。一故善。二三者善之原也

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克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陳東齋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既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者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協合統會于克一之地。謂一以貫之也。雅言曰。仁義禮智皆德也。德何常師之有。以言乎仁

則自親親仁民以至愛物。皆仁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以言乎義則自從兄敬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則德主天下之善者無不師。而有以盡夫博矣。然善亦何常主之有。仁之善雖有萬端。貫而通之。則凡所謂仁者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也。義之善雖有萬端。融而會之。則凡所謂義者又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也。則善原天下之一者無不協。而有以會夫約矣。蓋德而師乎善。此資於人者也。善而協于一。此反諸己者也。此二條俱是依集傳說

張南軒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

陳新安曰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脩德行政之際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於行事者又云一德雖全尤不可以自足矜心一生而匹夫匹婦有懷不得以自盡則一善之或遺即一德之有虧何以大有成於天下哉亦是依集傳說

盤庚上

問商書又却較分明朱子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不如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會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按上篇總告以利下二篇分告以害林氏曰遷都利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康盤庚非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所以爲王者之政

殷在河南偃師按殷是亳西底地名今爲偃師縣屬河南府耿在河北○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陳東齋曰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凡言若曰者或臣述上旨而代作或史撮大意刪潤之俾從下句

傲上是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是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陳三山謂二者乃羣臣不遷底病根故直指而戒之下文反覆申言可見

黜乃心無傲從康爲三篇之綱領而傲上從康二者便是他那當黜底私心陳氏梅叟曰盤庚戒諭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承肩一心申嚴於中篇不宣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戕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至于歷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弗開心諭之也此之謂以心格心

陳新安云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日世家不能然也

含德是掩晦遮蔽底意思與上面不匿厥指正相反

言不欲遷者徒爲順民之虛名遷則爲安民之實德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固有德及人矣今汝又能率民遷茲新邑便是世有積德也蓋當時在位以順民不遷爲有德故戒而勉之如此

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

狃民以不遷是謂先惡既先惡于始又護疾于今後雖悔之身無及矣

器惟新者只是證那人惟求舊謂喻新邑則誤

此章是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用罪就不從遷說用德與前施實德略同是就從遷說

致告謂欲其轉相告語以當時所諭惟在王庭者故也

陳東齋曰世主之儒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爲慮拂人情而輒阻其果者惟知徇己事苟當爲遽拂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爲兩全與

盤庚中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言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於困者我憂爾民之憂如此而汝不憂我心之憂是與先王時保后胥戚者異矣

何生在上矣臨川謂今日偸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於天乎
迓續乃命于天與上文何生在上相照應言我今因水患未至而遷
是正迓續爾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
神后謂神靈在天高后謂功德崇高先后則泛言商之先王集傳以
高后爲成湯陳新安謂三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愚按湯首
遷亳而商之功德亦未有高於湯者蔡氏得之
自失于政至崇降弗祥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
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這是說大意如此
問殷俗尚鬼故盤庚言先王與臣民祖父降災降罰亦以其深信者
導之爾豈眞有一物與之周旋從事日用間耶朱子曰謂眞有一

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後擧高宗夢帝賚良弼又云今
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
亦不可其於他處言鬼神亦每每恁地說蓋欲人潛思實驗自曉
然見得爾
陳新安云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羣臣徇於私情之一
偏則中之理亡矣各設中于乃心則不偏之準自在胸中而利害
分明不至爲私已計矣不然則人必倚汝身迂汝心也

盤庚下

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懋建大命言命雖在天而所以立之則在
我也蓋當時臣民倣上從康習於戲怠未遷則憚以爲難既遷則
苟以爲安是必懋勉而後能建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故首
以此戒之
敷心腹腎腸言無一不布露也陳氏云朕志下文所言是也下文自
古我先王至用宏茲賁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
至篇終既遷之後言欲爲之意以期羣臣也此之謂朕志
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而不復患河圮所以降其凶德也嘉績
是美功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自多于前功以下朱子嘗疑之而陳新安亦言是難曉今姑依集傳
可也
式或訓用不如敬字義長始終不貳之謂一欲其永久守此一心而

不變也
陳氏曰前告衆民後告羣臣言爾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
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以愛之我其懋簡相爾爾當念我
衆而不忘敬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
不肩任之敢於恭以生民生而安養人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
敘欽之今我既進告爾以朕之志所順與否敢恭所順者好貨所
否者也汝當無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中不肩好
貨之戒也敬我之所若而以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也爾其
敬敷爲民之德而永肩一心焉此篇始以朕志告百姓者欲其釋
疑懼之情終以朕志告羣臣者欲其審好惡之辨前日羣臣倡浮

言以惑衆者，傲上從康其病證也，具乃貝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
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華傲上從康之病
證，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貝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
君，下能仁民，而可以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
呂東萊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
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此蔡氏所以重歎其賢也
說命上 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朱子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大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
上言天子是泛說，下言王方是指言高宗
高宗夢傳說，朱子謂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程子謂高宗至誠思得
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
矣，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蓋高宗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
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
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箇帝賚之，若說只是天理亦不得。張
子曰高宗夢傳說，先見他容貌，此是最神
陳三山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
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
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
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

傳說而效其所為，必有以私意用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
得鄧通，豈足憑哉。君非高宗一段議論，却不可少
築只依孟子作版築為是
此段作三節看，都是切於望說納誨底意思，蓋作礪以成器，望於說
者切矣，舟楫以濟險，望於說者加切矣，霖雨以澤民，望於說者至
是愈加切矣，故曰一節深一節
朕心曰沃者，如土壤之焦而受膏澤之潤，欲其浸灌漸漬而入之深也
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惟以心乎心而已
王氏云，已之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此二喻較前為益切矣

陳新安云，高宗以納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傳說以從諫克聖復
命，尤知致君之大本，蓋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而人臣進言之機也
說命中
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
傳說進戒于王，開口便說明王奉天治民，下文詳言治民之道，皆其
奉天者也
憲天聰明，因上文奉若天道而申言之，為一篇之綱領，自此以下，皆
其條目也
惟口起羞四句，朱子謂皆是審底意思，蓋上二事人加於我者，不可
不慮，下二事我加於人者，不可不省也。這都是教高宗用省察工

夫處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蓋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蓋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干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上節是聰明之見於修己者此則聰明之見於用人者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吳氏謂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用人者當深以此爲戒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王氏謂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惟未動審於慮義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

過誤出於偶然本只無心之失作非出於有意反成有心之惡矣

陳新安曰事神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矣愚按此數者都是憲天聰明用工夫處誠能隨事致戒而皆盡其當然之理則聰明之用與天爲一非聖而何

朱子曰伊尹傅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張南軒說此爲已知者言也知者聖凡之分豈可云易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

朱子謂此等議論儘好陳新安云知對行言自傅說始而致知力行遂爲萬世學者爲學之法程觀南軒復文公說知字如此具重而文公稱賞其說如此則可見矣

上篇後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言不實見於行徒從亦不濟事

說命下

交修者剛柔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

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蓋求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求則所知有限固不足以立事既能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朱子曰而今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傅說曰學于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這

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

眞氏曰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倫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　得件數多也

遜志只是常以卑遜自下為心方幾能受天下之善時敏者無時而不敏是孳孳不已工夫無有間斷時也陳新安云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惟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雖言氏云厥修乃來是遜志時敏之效道積厥躬是允懷于茲之效其功效雖有淺深要之皆自學之事也

此節集傳本於朱子朱子云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蓋初學得者是半而推以教人是斆之功亦半也自學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能自學而不能教人則是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自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

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至此方是為學之極功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　又曰

傅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

自遜志至典學是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是學之準的蓋欲高宗以湯為法也

君德之脩替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故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斁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為欽承而發也

始說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至此高宗誥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真西山謂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誠哉

高宗肜容日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按肜只是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耳然不曰享而曰又祭者蓋尸猶有鬼神之道故也

昵謂禰廟豐于昵雖過於厚也是他過處祖已先正心而後正事由本以及末亦可謂大臣矣

陳三山曰為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末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東萊曰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

高宗聰明不待深言也

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脩德素與天合故於祠事畧過豐飛雉隨即應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

西伯戡堪黎西伯依諸家指武王說為是吳臨川謂武王嗣為西伯其戡黎當是伐紂之時黎在畿內周師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書中言性此是第三見不處言人所受於天之性為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

惟與天德同者方可責命於天如孔子謂天生德于予天未喪斯文桓魋匡人其如予何是也

功事也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此蓋惡之積也

呂氏曰祖巳始終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至仇敵亦以爲是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也

微子

釋文以酒爲凶曰酗

微子言吾家耄遜于荒是他巳有去底意了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之之謀前後文相照應

陳三山說忠臣之于國明知天命之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之者此箕子之心也

各安其義之所當蕭微子以去爲義之所安箕子以不去爲義之所

安自達其志于先王微子以志在宗祀自達箕子則以志在諫紂自達是皆可獻之先王而無愧所以總之曰俾無愧於神明而已

周書 周后稷之後后稷封于邰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王季生文王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集傳云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按歐陽永叔辯文王改元與武王冐文元年之妄謂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粲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故脩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既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集傳蓋本諸此

萬物之生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此天地所以爲萬物父母蓋以氣言

萬物中得氣之靈者惟人故其知覺獨異於物聰明亦靈也聖人又於人中得其氣之最靈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而爲元后於天下天地萬物父母元后配天地作民父母便見得君人者必須與天地合其德而盡這父母斯民之道纔是不然便遲了那天地之心而君不君矣武王誓師首發乎此者蓋以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故也

陳東齋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衆惡指沉湎以下而言

程子以觀政爲以兵脅君必無此理朱子謂其深見武王之心非爲存名教而發也此等議論豈秦漢以來諸儒所能及哉

朱子說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
無矣如所謂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
樣子在此與你做云云也只為後世絕無師道故說得作師一邊
較分明然須看他中間既撫養你又教導你兩句却是平頭話却
是經文本義

陳三山云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
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
也不得而私即傳所謂一聽於天者也

傳釋度德德字引鄉飲酒禮文云行道有得於身董介菴謂身當作
心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
之德此說實本於朱子蓋為心字較身尤見得向裏下工夫耳

度德較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

十萬曰億古數也傳云百萬陳新安謂未見所本只主十萬為是

一說紂之惡如羅貨物其貫已滿以喻積惡甚切

四海本清却被紂汚濁了去紂而除其穢惡則天下依舊清矣故曰
永清四海

泰誓中

天之視聽皆自乎民蓋天無耳目如何會視聽只是民之視聽便是
天之視聽也

問天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朱子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

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如何會視聽雖
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
即此看來這箇天字只指蒼蒼者說近是

陳新安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只如萬方有罪之意固是有理然於
上下文却說不通竊恐此處或有錯簡譌字姑從集傳可也

我武惟揚一節依孟子集註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
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放桀又有光焉却甚簡明

○泰誓康誥二篇考之孟子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
林氏謂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當時皆以隸易古其間必
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此其所以不同也

泰誓下

君子統上下而言林氏引越伐吳故事謂士卒亦可言君子確有證
據

真西山說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
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此
言在民固宜安分而在君則只當察情其示民者至矣其警君者
深矣可謂有功於聖經者

泰誓三篇三數紂之惡吳氏以為傲而致憾董氏乃謂發舒萬民之
氣而稱快何也蓋當時天怒已極民怨已深而武王為天下除凶
殘其發於言固不自覺其如是且紂虐燄方張人心懍懍危懼亦

有不得不任地數列者嗚呼可以觀世變矣
湯武誓師之辭不無矜與迫恭與傲者世變然也若其公天下爲心
則一而已矣陳氏世愈降而文愈繁一條說得好

牧誓 小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註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即今衛輝府之南紂都朝歌在府治北五十
里淇縣
惟婦言是用至恭行天罰言紂惡極罪多如此固天之所罰我不過
恭敬奉行之而已董氏曰所以聲罪致討激士卒之義也

自今日之事以至終篇其軍法固甚明肅而一片至仁之心却自流
貫於其中非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於此
喻以虎貔熊羆之勇義也又慮其過於勇而殺降仁也仁與義合所
以爲王者之師

武成

曾孫主祭者之稱稱有道曾孫者言祖父皆有道之人林氏謂明周
之世世脩德有道非一世也
杵楯也血流漂杵承上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說是紂之人自蹂
踐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恐當時人
以此爲口實附陳氏云先驅商之平民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
遂因此易鄉反攻之却是如此
陳新安以萬姓悅服爲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蓋釋箕子囚至發
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也
呂氏云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
廢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是蓋爲後世
學偃武脩文而誤者發也却不是說經本義然當將其實如此
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特舉其要耳
問生明生魄如何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
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
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

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
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
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
遠二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
東人在下而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
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
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
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
弦至晦則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既生魄一條傳云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蓋

既者已然之辭也陳新安謂諸家多以生魄爲望後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到耳如此說其節次自是分明

王若曰以下的是大告武成之文朱子謂前輩定本更差一節者此也

朱子曰商紂之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

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潰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

陳新安曰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

成命謂黜商之定命蓋一定不易決於黜商也

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故聖人重之惇厚其信使人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人不徇於利故曰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使人知所以尚賢有功者報之以賞使人知所以効忠故曰天下無不勸之善

呂伯恭謂武成終篇一語恍然見堯舜無爲氣象蓋聖人詳於有爲而後享夫無爲之效也

按武成一篇編簡錯亂先後失次劉氏王氏程朱二子皆嘗改正至蔡氏乃參考諸家集其所長定爲次序如左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箕子不稱年而稱祀者亦不臣周也陳三山云稱祀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而不敢屈而致

見武王義當有所屈也新安云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都說得大義分明

集傳以彝倫爲秉彝人倫朱子謂指洪範九疇而言其實一也蓋九疇之敘便是這彝倫之攸敘攸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

此節大意武王謂惟天陰騭下民而相協其居人君代天治民必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平以無負上天陰騭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敘其秉彝人倫也我欲敘之不知所以敘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朱子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麽零零碎碎

洪水陻而五行汨便見得五行一源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其

餘皆汩道便是他逆理而獲罪於天處故天不畀以九疇謂洛不
爲之出書天錫禹九疇即出書於洛是也洛不出書洪範不作人不
得見此彝倫之次序所謂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彝倫
之次序所謂叙也問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
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此倫理朱子曰是
真氏云龜所負者數爾夫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
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蓋天下有理必有數而數之所在即
理之所在此禹所以見龜背之數而遂次爲九疇也然九疇謂之
彝倫者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
陳潛室曰天以洛書之數開道之秘聖人以洪範之疇叙道之用道

非數不闡數非疇不叙疇非聖人不能明也
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潛室謂以洛書之一居初而則之曰此
五行也以洛書之二居次而則之曰此五事也以其三又居次而
曰此八政也以其四又居次而曰此五紀也以其五又居次而曰
此皇極也下四疇皆自然要之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加初次於
上者乃禹之所以次第之疇也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今讀是
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
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愚按洛書之文九前一
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五居中此數之出於
天者也禹於是見其一二三四五之數則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當之見其六七八九之數則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當之所
謂洪範九疇爲治天下之大法而其類有九者此也
朱子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初次者
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文而垂
訓於天下後世也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
五事是五事固自本於五行也然必敬以用之斯盡性踐形天人
合而皇極建皇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故陳新安謂九疇之樞在

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而已○敬用
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以生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
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
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
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敬以用之則能保其本
然之性不敬以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
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
故居五行之次
八政皆所以厚民生也其次於五事者脩身不止貌言視聽之事而

立綱陳紀創法制度舉而措之天下矣

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緩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

諸家沿孔氏傳皆以皇極爲大中至朱子始辯其非謂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又云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蓋五數居洛書之中皇極居天下之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曰建用皇極

又用三德三德是皇極之權謂事物之接剛柔之變又須區處教合宜故曰治之所以應變也然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決者則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

新安曰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恆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人君所當嚮用以爲勸者也皇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人君所當威用以爲懲者也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

威畏也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之說朱子取之○

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

按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中蓋疇雖有九而其樞則只在乎皇極故程徽菴云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前四者方可以建極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後四者都自皇極中出木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寛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要之首尾都歸於皇極上去一言以蔽之矣

九疇本於洛書朱子以其位與數推之可謂明且盡矣而或者槩以爲禹叙九疇而不悟其中含洛書之文至以洛書爲不經無據之誕說陳氏譏其不精於洪範之學也宜哉

一五行

朱子以一五行之一爲次第之辭與前章不同蓋前章初一之一乃洛書本文之數也餘倣此

前章是大禹則洛書而敘之者所謂九疇之經也自此至於終篇皆箕子所衍之辭所謂九疇之傳也

陳氏謂箕子於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序之綱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董介菴謂水木土

三者皆陽之所生火與金二者皆陰之所生對而言之爲二氣析
而言之爲五行五行之質形於地是爲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
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爲春夏秋冬土寄
王於四季而名曰冲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理必寓乎
氣氣不離乎理也其發明可謂精矣愚按五行之生以質言體也其行以氣言用也體則對待
用則循環故河圖左旋主相生洛書右轉主相克其相生所以相繼其相克所以相制也
傅云此五行之生序也蓋五行之生皆自無而有自微而著水之氣
爲最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木則形實金則體固土則
其質廣大故居終焉或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
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亦是此理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依

此爲序朱子是之
朱子曰自潤下至稼穡皆是二意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
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可字做能字看種曰
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金曰從革一從一革
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是從所鍛制要別作一
件家事便是革是又革而之他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是其堅剛之質只依
舊
曰者本然之體作者修爲之用夏氏謂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
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
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

之所作董氏疑木據酸之說謂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埃
亦酸卻似驗得實稼穡作甘以粒食之味言之也惟從革作辛無
人說得分明亦無可驗證
五行有聲色氣味聲謂宮商角徵羽色謂青黃赤白黑氣如微熱大
熱微寒大寒寒熱中之類味則此章所言是也又五行之質存於
人身者爲心肝脾肺腎五行之神舍於人心者爲仁義禮智信此
天道莫大於五行而所以居九疇之首也
二五事
五事以類配五行人之始生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精血湊合成形故貌
澤滋便是水其徵肅時雨若氣之出爲言故言揚便是火其徵乂

時暘若精之顯爲視故視散開明便是木其徵哲時燠若氣之藏
爲聽故聽收靜密便是金其徵謀時寒若其主宰爲思故思通便
是土其徵聖時風若這是以次第相配如此恭從明聰睿者五事
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
朱子曰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
必自其可見而爲之貌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敬者五事之主
也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自此出
信哉
陳新安謂盡性踐形之學貫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
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

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從其令二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是亦善發明朱子者

三八政

八政以緩急為序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為外治蓋內治舉而後外治興也

八政各有攸主而總以農之一言者蓋其所以因乎天者皆其所以厚民生也陳氏雅言曰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故君之治民莫先於以政養之此八政所以厚民生而居五事之次也

四五紀

五者合而言之皆為天時之紀紀維也亦有理底意思蓋分理天時而經緯不紊者也五紀分而言之四經一緯歲月日星辰者經也此天之示乎人者也曆數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為曆者緯也此以人合天者也

蓋歲月日星辰者天道之所有曆數者人事之不可無也此說是本集傳而發明其義如此

五皇極

皇極居中上總下貫為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蓋其五固合五行之數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又合五行之理五行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則五行統會之地也

皇極不可以大中解皇只是人君極只是至極言人君立至極之標準於上而使四方皆於此取則也問標準之義如何朱子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而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矣○斂福錫民斂底只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人君以一身居天下之中則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有以立至極之標準使夫面內瞏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福極於人如絜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如此說九疇方貫通為一

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斂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常至極之標準也朱子此條恰合經之文義語脈而確不可易集傳於上三句從師說是矣下二句却從史說恐非

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

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
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徧
底意思
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
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反覆贊嘆正說皇極
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
朱子單言民只是大約說傅分民爲下民人爲有位者却甚詳晰作
字只當訓做爲字二陳氏謂有扶植振起提撕警覺之意求免失
之於鑒
自建極錫福至此雖錫之福或言庶民或言人或民與人對言大意

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以成就之於有位之人則隨才而
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然朝廷有
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其實爲人計者也只是爲民計耳
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
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
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
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非深知聖人之心者不能如此說
無偏無陂一節正是說皇極體段曰王之義又曰道曰路曰王道蕩
蕩又曰平平曰正直只是一箇皇極恁地反覆贊歎說遵有不敢
違之意猶與皇極爲二也至無偏無黨以後則自合乎王道而與

皇極爲一矣會合於君所建之有極是結遵義六句歸宿於君所
建之有極是結蕩蕩六句蔡氏以其歌詠協音反覆致意爲詩之
體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只是公底
意思
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如此所以人都會歸於極蓋天下之人
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
朱子說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言而不
異乎上帝之降衷則是所謂非君之訓天之訓也蓋天者不言之
聖人聖人者能言之天二而二二而一者也○此下二節方是推

本結煞一章之大意
近者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與鏡天子之光則如水之
至清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渣滓昏翳者也此說從集傳可
以二字看出來
天子能作民父母而爲天下王者以其能建極也不然則有位無德
便是自失了尊親之實矣君人者可發深省
六三德
林氏曰三德者皇極之用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
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政治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
之用也自治者氣稟過柔者當以剛治之氣稟過剛者當以柔治

之蓍。其用雖不同。而使之皆歸於中。則一也。故曰所以納天下民
俗於皇極者如此
習俗之偏。指彊奕言。氣稟之過。指沉潛高明言
陳新安云。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
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此說
較優
七稽疑
卜筮實問鬼神。只緣人謀未免有心。有心未免有私。故假蓍龜以驗
其卦兆。蓋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
貞悔之說有三。一六十四卦。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一揲蓍
成卦。正卦為貞。之卦為悔。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者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事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 一八卦之變。純卦一為貞。變卦八為悔。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悔餘倣此 按此言占卦。故蔡西山只取前二說。而
集傳因之
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朱子曰。心者人
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
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
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
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蓋首以人謀者。必人事盡而後可
求之於天。然主乎龜筮者。却是稽疑本旨

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
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此條龜筮皆逆。人謀雖有從者。動則凶矣
筮龜至公無私。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
不從。或龜筮共違。則是於理必有所未盡。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
又自有不然者。故稽疑一疇。必以龜筮為主。而筮短龜長。雖卜筮
並用。尤必以龜為重。自夫子極著蓍卦之德。却著重。而龜書不傳
則後世決大疑者。只有筮而已。夫筮必擇人。人必至公無私。而後
可○按君惟建極。以之稽疑。方有此大同之吉。如舜云。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庶徵
朱子云。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
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謂人主之行事與
天地相為流通。其得失休咎。感應尤當不爽。以見極之不可不建
也
或疑林氏言時是歲月日之時。不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
朱子曰。林說與古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

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蓋歲月日三者
是經，雨暘燠寒風五者是緯，言以雨暘燠寒風行乎歲月日之中，
而各以其時也。二者本自貫串
雨暘燠寒，吳氏以爲屬水火木金，皆有其證，而風土獨缺。陳新安補
之曰：當以莊子風生於土，鬱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
則風爲土氣曉然無疑
肅乂哲謀聖，是休之本；五者之時，則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是咎之
本；五者之恒，則咎之徵也
朱子謂固不是如漢儒必然之說，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而王荊公卻要一齊
都不消說感應，這也不得。又云：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

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
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
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當也。肅是恭肅，便有滋潤底意思，
故時雨若應之。乂是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故時暘若應之。哲是昭融，便有和暖底意思，故時燠若應之。謀是藏密，便有寒結底意
思，故時寒若應之。聖是通明，便有爽快底意思，故時風若應之。咎徵亦然。按此即上條之說而申
言之。都說得甚活，西山亦是如此說，謂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
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爾
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其取證尤爲明切。○或云謀自有頭
然者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朱子曰：
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
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且說通明意思，此人讀書要法也。而今
纔心好大者，多是不識那地頭，卻如何讀古人書
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大抵周失之豫怠，故恒燠若應之；秦失之
急迫，故恒寒若應之。此咎徵之最著者也。他可類推。林氏云：肅乂
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
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省曰：是吾之咎與？故思去
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徵則不可不自省也，故
庶徵曰念，謂人君所當用以省驗者也
曰字更端而言。王省三句，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蓋歲統月，月統日；
亦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也。自此以下三節，是覆說時之徵。王

者之失得，其徵以歲，故王者所當省察，惟一歲雨暘燠寒風之時
不時；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當省察，惟一月雨暘燠寒
風之時不時；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故師尹所當省察，惟一日雨
暘燠寒風之時不時。時便是休徵，所以其效如此；不時便是咎徵，
所以其害如此
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傳謂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繫乎上人之
得失，故但言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其義卻是
如此，與上文王省三句取證不同
朱子曰：二十八宿還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
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

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詩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春秋緯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愚按
星雖真有嗜好只是氣類相感月亦非真有順從只是行度所次
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
人信能體悉區處順其所好則人心順而和氣致祥就如風雨時
應然爾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
事也○程氏曰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
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
庶民傷其生五氣戾而四時舛矣

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
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
日而一朞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
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是之謂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
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
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
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
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噱也此發前人所未發可謂
見道之言矣

九五福

朱子云休咎徵於天則福極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
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
鄙夭桀紂之極也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蓋人情莫不好生惡死而壽又生之長者
也

陳東齋謂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本則已於第五疇
而基故五福以攸好德為根本好德則必得其壽為世耆老無德
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
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
未有不由德而能戢兢以全歸者蓋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
氣也而攸好德則全五行之理矣所以說諸福之本皆在於此

六極亦以人所尤惡者為先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惡與
弱則皆攸好德之反傳謂弱者柔之過也凡人不自強于善或牽
引人于惡而不克振拔惟弱故爾然漢儒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
弱配皇極之不極蔡西山則譏其鑿矣

按唐李鄴侯云君相造命者也林氏據此謂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
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
五行至庶徵皆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
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
疇以是終焉蓋皇極建則斂福以錫民而天下皆享五福皇極不
建則斂極以厲民而天下皆陷六極此洪範之疇所以雖始于五
行終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要也林氏謂造命者即指建極之

者言其所以嚮而致之威而避之者非皇建其極能乎哉
董氏鼎曰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
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
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
即在九疇中矣咨是何以叙彝倫哉董氏總論洪範一篇大義極
詳明又極精切非讀書默識心融者不會如此說
旅獒風俗通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于燕壽九十餘年皇甫謐又云奭文王庶子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
唐孔氏以器用爲一是或分用爲牛馬大龜之類非也觀下文犬馬
非其土性不畜便見且獒非大而何
謹德爲一篇之綱領蓋篇內德之一辭再三反覆是皆自明王愼德

一句而推廣之也
林氏云獒之爲物小不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疏不可昭德于異
姓親不可展親于同姓王氏云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
德其物按林氏說以展親爲厚下之恩與集傳異
受獒便是役於耳目之所好
兩玩字不同玩人是有玩忽底意思便是以驕而滅敬故云喪德玩
物是玩好乎物便被他牽引去了豈不是喪志○受獒玩物也㝠
志便是志動於物
志是我之志言是人之言旣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誠能內外
交致其功如此則其大本立矣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

不矜細行底矜字只是矜惜持守之意謂受獒雖似小節所損却甚
大○一簣之虧亦即指受獒而言眞氏云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
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
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
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呂氏乃推開說當於一顰一笑一動一
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也
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自非召公高識安能
見微格非如此
旅獒一篇綱領只在愼德而夙夜罔或不勤正是愼德做工夫處陳
新安云此篇始以愼言終以勤言必無一息不勤方爲愼德之主

苟一受獒是怠忽而勤息矣豈所以愼德哉
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更有丘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
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以此爲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
穆王者
金縢書藏於匱以金緘之若後世鎖然
王有疾時成王纔生五年
植置也是置璧于三王之壇以禮神秉圭則公自執桓圭也如今人
執笏在手然
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朱子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又云
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

稷生靈禱也至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轉移乎造化焉可謂無
此理哉集傳因此辯之極其詳證之極其切而楊龜山佻倖萬一
之說似猶未看到這裏○元孫不若旦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非
周公自誇而貶武王也
王翼日乃瘳以上叙周公請命之事既喪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居東謂居國之東去國想亦不遠故東都之說蔡氏疑焉
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集傳非之朱子說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
乎二年待罪也東征是三年事或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
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又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
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
辯而自明愚按諸家只緣誤認居東爲東征所以都說錯了至蔡
氏方纔辯得分曉
王出郊者親迎周公而郊勞也起而築之者築大水所仆禾也如此
說則孔傳郊天立木之謬明矣
天之動威明周公之德也董氏說亦是顯相文武之業乃取漢高困
而大風揚沙光武窘而河氷自合證之是他推言天或也有意如
此謂之釋經則不可
雷風偃禾與反風起禾只在王與周公一疑信間天人感應何其速

也陳新安謂天非在君心外則人君存心可不愼與

大誥

朱子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又曰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

王若曰若字是就像這樣說的意思發語之辭至周時變咨嗟而爲
歎古今人說話不同大抵如此如何都要曉得他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是一句節欲作讀當點在天字下中間
如詩不弔昊一般前人以弗弔二字讀恐非
格知知之至也
渉水曰渉渉訖曰濟若渉淵水是知懼底意思所謂喻其心之憂懼
也往求攸濟是自強底意思所謂冀其事之必成也須兼此二意

方做得事
傳命者只做介紹寳龜能傳天之命故曰紹天明
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是言天人合應也陳
新安曰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决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
大誥之綱領也
此章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然其責己者實欲以責臣也故曰深
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大閎毖指武庚之叛說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武功之所也與多難
興邦殷憂啟聖意同
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異陳東齋謂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

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
若考作室三節是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終畝者絕草之根本使不復爲苗害也如武庚之叛而不去這便是
不終朕畝了
自肆哉至終篇是總申前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使邦君
御事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東征也
董氏說帝王之決大疑必人謀旣協而後決之於天周之東征也民
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所以終始言之蓋雖不違卜亦
不専恃於卜也
王介甫說大誥疑有脫語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陳新

安謂朱子所以取荊公者在此此可爲解盤誥諸篇之法○朱子
曰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
可解者亦且觀大意所在而已
微子之命 吳氏謂武王克殷即封微子于宋及武庚被誅成王因其已封之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也此依史記說爲是○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
修其禮物是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仍用其舊儀也集傳謂以
備一王之法者蓋損益之理若循環使先代典禮文物不脩後聖
有作扶衰救弊將何所稽考乎陳新安云微子上可象湯德以繼
前聖不可修禮物以俟後聖者亦是此意
新安曰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此章自崇德象賢至作
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爲之使脩先代禮物
作時王賓客亦稽古典爲之也
齊聖廣淵是說湯德之全體下面功與德互言功即德之效德即功
之本總之都是從那齊聖廣淵中流出故傳曰此崇德之意
恪慎在心肅恭在貌貌亦未有不本于心者也總之只是一箇敬字
眞氏云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
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
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爲象賢也故傳曰此象賢之意○朱
王者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

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
封之公也
因以戒勉只是期望底意思以蕃王室以上戒之也弘乃烈祖以下
勉之也
陳氏云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
者其體當如此眞氏謂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
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誥命從容
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愚按聖人之心至公
無私叛者當誅則誅之賢者當封則封之固即上天命德討罪之
心也而誥命從容和平略無忿疾其氣象不亦於此可見哉

康誥 康誥爲武王書無疑孔序之誤至朱子反覆辯論明且盡矣集傳因之
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陳新安云洛誥冠以此六句方有頭緒
強附之此全不相應○初基定基趾也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
鎮藩會于洛邑者內五服也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悅以使民民忘
其勞周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其曰洪大誥治
者即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也
明德慎罰爲康誥一篇之綱領下面自不敢侮鰥寡以至不汝瑕殄
皆其條目也陳東齋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咸
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者人所同畏
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

此一節是言文王明德慎罰也
自此至於作新民是欲康叔法文王明德也陳氏雅言曰明德之道固
當全備衆理而後有以窮天下之善尤當貫通一理而後有以廓
此心之天此即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爲師協于克一之意也
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此皆致怨之道須是順于理而勉于行怨
庶可弭
陳東齋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
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新安云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蓋明德者新民之
本極於新民便是明德之終也又云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
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于康誥而大
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是則不獨堯典爲然矣
自此至於予一人以懌是欲康叔法文王慎罰也新安曰小罪刑之
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
則爲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此也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
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之
刑罰不必条其次叙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民之心所以民皆戒
勑而勉於和順也陳東齋云去民之惡如去己之疾則調治無所
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必
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保赤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新安又

云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勑
懋和也
唐太宗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
慮自今宜五覆奏宋歐陽崇公任獄官每爲囚求生道嘗曰爲之
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是皆得服念要
囚之意者
罰兼刑殺言義刑義殺只是舊法之宜於時者此中言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當作三截看謂不泥古亦不狥己而又常存不自是之心
刑殺庶可無不中矣
天之大德曰生朕心朕德武王言我心好生以爲我德也

凡民自得罪一節・說者皆疑其上下有闕文・惟呂東萊謂此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蓋用刑皆如此則合于人心・所同惡而非移法就已矣。集傳因之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民者。呂氏曰。前言殷罰。此言文王作罰者。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于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按周禮地官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此節首言㓨惟不孝不友・不友卽不弟也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臣者。前言速由文王作罰。此言茲義者。以文王所作之罰・維持夫綱常者・無非義也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康叔者。只看大放王命。雖不言罰而罰可知矣

此一節是言愼罰之終。而要歸于裕民。曰予一人以懌。則武王之心之德于此可見。陳新安曰。前兩言速由・何其急迫也。此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民・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悖也

此二節是武王之自嚴畏者。欲康叔以德行罰也。爽明。蓋當時說話如此。迪是開導。如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陳新安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卽指文王明德愼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我者。故爽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於天而欲逭天之罰殛可乎。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闕之

此一節又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皆作怨之事也。惟斷以是誠・則不惑於非謀非彝矣。王恐康叔或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事皆敏德之事也。至此則不言用刑・而純言用德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不丕則敏德故也。丕則敏德。傳謂大法古人之敏德。竊疑古人當作文王。敏德卽明德也

末二節是以天命殷民結煞一篇大意。與前應保殷民宅天命相照應。肆是語辭。無我殄享。言汝當常念天命不常而無使我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明乃服命三句。則皆念天命之實

按篇內敬哉敬典皆再言。又曰敬明敬忌。反覆丁寧。不厭其複。可見康誥之綱領在於明德愼罰。而明德愼罰之綱領又在於一敬而已。蓋敬爲千聖相傳心法。德非敬不能明。罰非敬雖欲愼得乎

酒誥　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

穆考只是文王。世次爲穆。穆穆之證非也。官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事之臣也。有少有正

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林氏謂酒人所爲而以爲天降命

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爲天降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于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天之所爲哉愚按此即大誥所謂予造天役也天之降命俾民造酒者本爲祭祀而已役人失其本意而乃以酒得禍是亦天之降威也陳新安曰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以上解經正義以下推開說辯儒與釋之失得邪正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并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此文王又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有官守則不敢飲有職業則不服飲飲惟祀飲福受胙也將是主持底意思謂即飲祀酒亦必以德將之不至於醉蓋天理足以制人欲也

土物謂土地所生之物惟此是愛故其心善若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小德指謹酒而言想當時染沉酗之俗者必謂謹酒乃小德但於大德用力足矣不知此正是病根故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一體視之也

此武王誥教妹土之民欲其嗣續四肢之力服田服賈以孝養父母父母嘉慶方纔可自用酒也真西山謂兼農商說於理爲長○集傳以肇牽車牛爲斂于貿易是以敏訓肇陳新安乃作始字看謂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于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也

此武王誥教妹土之臣作稽中德作字兼內外言念慮之發作於內者也營爲之際作于外者也中德即中道也就事而論謂之中道就身而言謂之中德由中德而文之便謂之元德陳新安云此數句以稽中德爲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乃可爲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蓋喪德喪邦者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

自此以下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真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情之朝上下沉酗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從何疑哉

天顯謂之明命迪畏云者常見明命之在前小民之難保而身之所
行無非此畏也下句經德秉哲便是迪畏之實御事兼小大之臣
言此通稱也
周受命于殷兼衛居殷墟故舉殷之以酒興亡者為勸戒此章是先
言殷先王君臣以不湎酒而興欲康叔知所法也蓋曰迪畏曰有
恭殷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故不暇湎酒而興
眞氏謂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
君臣既一于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於酒乎此正天
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機宜深味之
陳東齋曰越及也侯甸諸侯之長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

正之類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
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
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
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為亦不為也祇辟敬君也釋百姓里居與
於集傳只依傳為是
此章是繼言殷後王君臣以湎酒而亡欲康叔知所戒也蓋紂之君
臣上下一以荒淫為心故沉湎於酒而亡正與上章相反陳東齋
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
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群臣以
剛制酒之意

殷獻臣謂賢人皆仕殷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方諸侯接於衛者
康叔為諸侯長故劼毖及侯甸男衛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
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上言殷獻臣此言獻臣乃周官之致仕
里居者休德也服休是以德為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服采事也服
采是以事為事所謂起而作事也大國三卿圻父農父宏父皆衛
之卿也朱子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
疇至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違保辟絕句○出諸儒之表
○呂氏云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
不能制陳新安謂剛制固劼毖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章有四剛
字一節重於一節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

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劉氏眞曰執歸於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為之刑而未必
殺也忠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豈不明哉殷諸臣既受導迪而猶
有湎於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聖人之心
於此可見
明享呂氏謂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
湎于酒唐孔氏略轉一機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於酒吏當
正身以率民也愚按此說亦非不通但酒誥專為妹邦而發集傳
以乃司為殷諸臣之湎酒者不治其臣則民不可得而禁矣故陳

新安胡氏說最優于諸家已又云此句恐有脫誤不如闕之亦似有見

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明於妹邦家爲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梓材　朱子曰梓材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只看稱王曰又稱汝便見是上告下之詞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其詞多是勉君乃下告上也○斷簡殘編無從可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闕之故陳安云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可免于穿鑿愚按不止梓材凡周誥諸篇皆當如此讀

陳東齋曰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疏與國之臣民常親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之責盡矣自邦君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　新安曰邦君能通上下之情只是一箇公心其心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通達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新安說向心裏來固得其本而東齋仁政之論却是實地作用

此章說話朱子嘗疑其不成文理而蔡傳亦云文多未詳至陳新安姑采合諸說而解之曰汝君常發越謂群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於往日爲姦宄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維新群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如此說去似亦近似亦可資訓詁家傳誦然於義恐終有礙不如闕之

王啟監　監字與後面若茲監不同此平聲是三監之監後去聲是監觀之監

東齋云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

稱之爲監新安云康誥酒誥屢及於殺者皆不得已也至此慮康叔因前二篇而意或偏倚于刑故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無刑之心歟

敷　一訓開墾菑始去草也畎是通水渠廣尺深尺陳脩謂陳列脩治其疆畎也墉卑曰垣高曰墉茨訓蓋茅蓋屋也其粗曰樸其巧曰斲雘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色者朱子說稽田三喻與無胥戕之類却不相似以王於欲至千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文則此篇的如朱子殘編錯簡之說無疑矣

享　謂既邦享上先王勤用明德以懷來蒲侯諸侯之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上行下效如影響然○典謂舊典即先王之明德是也

自今王惟曰以上爲尊諭卑之詞以下則臣告君之語不復作武王

命康叔解矣集傳以先生謂文王武王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作一句讀則今王當指成王說

陳東齋云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新安曰蔡氏訓懌爲今未妥懌故也迷也其說本於

朱子

朱子謂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旣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

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先王受

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陳氏說曰萬年惟王若止于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于王家也其人臣新君永命

忠愛無窮之心歟

燕子瞻云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如唐宋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旣克京師夜召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

興然貸之誅止其身故予表其義以敬世云王爽初謂蘇氏此論大爲有勸戒之作必如此方可行世余竊嘆夫世主不以此爲鑒

也已矣哉

周書

召誥朱子因論周誥艱澀不可曉云。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陳東齋謂洛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豐鎬去洛八百里。洛邑今爲河南府洛陽縣。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時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也。書是賦功屬役之書。陳新安曰。乙卯周公至於洛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以無爲也。己未至癸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甲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聖人經理之精密。於此可見哉

旅王若公。是因周公以告於王。蓋成王未嘗來洛也。新安云。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

集傳謂此篇專主敬言。蓋天命靡常。敬則得不敬則失。故篇內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其反覆戒王。至深切矣。朱子曰。此數句是一篇之大旨。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

殷先哲王在天。與詩三后在天意同。聞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

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朱子曰。也是如此。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愚謂這箇道理。惟看得恁地透時便活

袁氏云。疾敬德者。要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陳新安謂敬德而言疾。最有力。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此二章言天命與祖德皆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迓續祖德爾

鬲其字俱指壽耇言。壽耇者聞見之遠。能稽考古德。其德盛智明。又能稽考天理。以定謀慮。是乃人君所藉以不眩不惑者。遺棄焉可

乎故召公首戒之

其丕能諴於小民今休集傳以其字爲期望之辭甚合經意陳新安云諴於小民而今休矣却做已然說不是

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言王自今來居洛邑而能繼天爲治當自服行政教於土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朱子非之

旦曰以下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言周公期望如此其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乎

節性謂節其驕淫之性此性字是指氣質說陳新安看做心所具之理誤矣

此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

此言化臣必謹乎身非政刑所及也陳東齋云旣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以身率之只是以敬爲所而不可不敬德能如此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朱子曰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陳新安云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善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是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愚謂此句或以屬上章或以冠下章陳氏乃合而言之如此

自貽哲命陳新安以葉氏說爲正愚謂當從林氏林氏云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己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暴自棄而上智豈非自貽乎蓋明哲之性與生俱生但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此哲命所以爲自貽與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所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愼其所茂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此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眞西山謂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

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傳云宅新邑所謂初服陳新安說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能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矣此句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

三節皆言小民蓋小民者國之根本祈天永命實在乎此故召公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戒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天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吳臨川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遍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相始終

眞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

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守文之主而周家卜年卜世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成命以今日言永命以子孫言陳三山云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於人君疾敬德而已新安云敬德愛民卽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東齋又云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蓋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

洛誥朱子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如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辭矣○陳新安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章首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王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卽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集傳以復子明辟爲周公營洛得卜而後命於王其說蓋本於王介甫實能辨孔氏以來之謬朱子所謂是處亦須還他者此類是也

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儒者釋經之謬其害一至於此可不謹哉

古人凡事皆歸之於天雖人所爲也如天分付命令一般王氏炎云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新邑旣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基與定只作始終字看儱穲也保謂大保王葵初云傳釋儱保較朱子爲順

王氏漸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澗在今河南府西七里橋瀍在東門外二水皆南流入洛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又名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來相宅王不在洛而言來者蓋順公所在而言也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疑是王擬使者復公後公卽歸鎬告王如此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洛旣祭後歸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實爲今從之陳新安曰三月後以至十二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旣成公自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盡之召誥公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

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成邦享
至丕享等語其爲殺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殷禮是非常盛禮衍末十二月戊辰之祭不過就冬烝告留周公治
洛之事于文武耳王氏說做一祭故新安非之
周公告成王宅洛首以殷祀爲言蓋格君心率天下之道莫要于此
呂東萊說得最好集傳取之
此因新邑殷祀而祭創業之功臣也呂氏曰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
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
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集傳是兩開說陳新安看做一
串謂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體此餘意也
汝惟沖子惟終以上詳於記功教王內治之事以下則統御諸侯教
養萬民之道也

此因王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朱子曰享朝而以享王誠以奉上
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可以幣交也曰
吾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稹子聽訓此治亂之本故
公特言之
此言教養萬民之道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
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
乎勉而已○頒朕不暇陳三山謂汝當頒我前日未暇爲之事一
一行之亦通
陳新安曰此一條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啖
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

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愚按洛誥訛誤脫
簡陳氏亦辨得七八分所不可考者如公既歸鎬復從王至新邑
與其日月等終無如之何矣
陳氏謂王若曰一節是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叙
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愚按此王蓋公自洛歸鎬告王宅新邑
之事此下則復從王至洛相與告戒之辭也葉公云非一時之言
史彙而序次之想是如此
惇宗將禮三句是王述已行之事之辭蓋舉祀發命公前言之詳矣
至此王既如其言行之只一叙述便了若說王至新邑當必行此
大事而今簡脫無考恐未必然

此王推美歸重於公言予沖子但夙值以謹祭祀而已蓋已示留公
之意也
王以治爲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爲四方之新辟望王此所
謂君臣各盡其責難者也
上文王曰三段周公無答辭朱子疑其有闕文陳新安亦云此章之
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
歸周矣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爲困其辭危切替刑以下其望遠
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
乂其即將然之辭也亂爲四方新辟當與亂爲四輔對觀作周孚
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其責任之辭也

此下疑有闕文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蓋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
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
一証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証也
恵爲叙謂順文武之道篤叙而行之也
多士 集傳云商民遷洛亦有有位者故以多士名篇蓋上而卿大夫下而農工商皆在其中矣
弗弔天誥引不弔旻天爲訓甚明
林氏云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
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蓋潛消其覬覦猜疑之心也
逸安也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即

帝之引逸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董子云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
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
此二節是說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
天顯民祇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
此三節是說商後王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傳自割殷之事推之謂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
事天也此與孟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同
聽用德謂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商士所言私情也王所言乃天理
不擇賢否而用之非天理矣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

子之都也
奄東方之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者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
國殷與管蔡書也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
陳新安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
本於敬終之以爾上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呂東萊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所如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此呂氏說也集傳取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有言艱難而後能謀安逸者有言艱難之中
自有安樂之理者呂氏乃云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

知小人之所依陳新安謂其說超出諸家曰君逸於上君本逸也
惟以勤居逸雖逸而能無逸蓋成王生於深宮遠處人上公深爲
之懼故以此警之所以傳於此云以勤居逸至下文厥子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則曰此爲以逸爲逸與上文相對讀者前後互考
方見得傳之精密如此
陳東齋云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
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張南軒云無逸欲其知稼穡知
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蓋治常生於敬畏而亂
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
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毀壞高祖所居陰室爲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上文既論無逸之理此下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也。呂氏謂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至不敢荒寧皆言敬也惟敬故壽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三山曰以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此高宗無逸之實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於此皆足致夭

此祖甲無逸之實

人情莫不欲壽而惡夭既以憂勤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豫致夭者爲之戒是則所謂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蘇氏曰或以逸豫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呂氏曰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得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與王棻初謂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漢武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三代前未有也。然亦可備經筵進讀之一義可謂知言矣

上節言太王王季能自抑畏者傳謂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此以下言崇儉素重農畝恒躬因勤政事戒遊田捐橫斂則皆文王無逸之實

陳新安曰孔氏以即田功爲知稼穡之艱難甚好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一篇之綱領也通考四君皆由於此彼生則逸之君只爲不知稼穡艱難耳

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爲柔懦恭而不懿則爲足恭足恭即朱子所謂非由中出也

惠鮮謂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

兩惟正之供皆不以貢賦爲吾逸樂之用也

陳三山云。曰暫樂若未害也而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

忘斯須而忘是放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呂東萊云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爲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適其體遊豫以省其風俗田獵以習其武備人君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耳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於此若必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矣

真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豫必戕生惟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

可酣酒酣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尊以此申戒也
訓誨忠言也譸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此陳新安說與集
傳不同
詛謂請神加殃祝謂以言告神其意一也
皐只訓君謂君聞怨詈而自反以敬德也陳東齋云四君至明故能
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是從迪哲說來此正義也
陳三山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致之始夏氏曰
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于一身矣民氣如此
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
董氏鼎曰此篇摯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

艱難以爲之目此一篇之大旨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
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遂引古
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焉眞
萬世之龜鑑哉此董氏提出一篇之關節以示人可謂知要矣
君奭式○呂東萊說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反覆留之集傳蓋本諸此○問召公不悅之意朱子曰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臣蓋一篇大意只是如此又云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陳新安曰盤誥聱牙君奭尤多甚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可想耳姑采衆說之略通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在家不知言此時吾等可誘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加退老二字尤
分曉

陳新安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爲固成王經歷未爲深所
當輔之以嗣前人之光延長世德凝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當去
也此篇語句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保衡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
甲始立此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
此周公敘商家五王所以能創業守成者皆此六臣輔相之烈以見
召公未可去而勉其匹休於前人也
多歷年之次所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此言其在內者小大皆賢也小臣侯甸咸
奔走此言其在外者小大皆賢也

此章大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助故能得天
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相繼而出無外內小大之間明商之得人實
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
繫於國體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爲懼而果於求退也
此章大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
臣之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
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賢臣輔而君德脩著是則文王所以
受殷命之故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公故皆歸重於
臣之辭召公縱不以商之六臣爲念獨不以周之五臣爲意乎
上章言商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

臣召公可不監此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按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故周公歷言古今賢聖之君倚賴老臣以固其國家之事其切於留召公如此

吳臨川云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今周公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四五臣豈可去乎此說得之矣

誕無我責二句傳既闕疑矣陳新安乃采夏余二家說姑釋之曰大無尊責於我召公苟收斂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亦似畧通然又云此等句實聱牙難通惟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

命作民極蕢之具瞻以爲民極也具瞻指三公之位言

襄我二人是周公自謂已與召公也陳三山云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後可讓召公未可去也按朱子謂召公見成王已臨政所以求去程子謂召公欲去者不敢安於師保之位也集傳兼之

此二章又以文武留召公也蓋洛誥周公之後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其留之之意至此益切矣陳新安云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譬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蓋公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與周公同功一體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此所以油然而感幡然而留也

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朱子謂只此便見周公之心周公之心畏天命悲人窮之心也

民心又天命之本而敬則爲民心歸順之本故前兩言克敬末復言往敬用治以結之又按召誥言敬君奭篇亦言敬周召之學一敬而已矣

蔡仲之命

微子之辭温厚蔡仲之辭嚴厲故曰大體相似而其實不同

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今爲開封府西鄭州地問管叔當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張氏震曰象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絶其身蔡叔不絶其子恩與義並行而不悖也

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蘇氏曰蔡叔未卒猶無君國之理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蔡叔罪在不忠不孝仲苟忠孝自盡便是能蓋前人之愆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所謂孝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所謂忠也

當建國之初誥以謹始而即援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

五者侯職之所當盡所謂畫一以告之也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道箇中原是人心固有底率則循其所固有者而已舊章者先王之成法謂已然之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謂當然之制是皆中之所寓也苟不循聰明之自然則矜肆之心生未免有非古之愆此非能率中者也不審視聽之間則一偏之言易入未免有敗常之愆亦非能率中者也故必內不

變於己之私智外不變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仲以
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如此
呂氏云聰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
忽略疎快動皆愆尤讒說殄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
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
也說得痛切

多方 林氏曰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是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篇以多方名之○朱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諸誥等篇當時庶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

洪惟圖天之命爲多方一篇之綱領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

命者以明示之集傳提掇得分曉
甲始也呂氏說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蠱是也蠱其心敗其
家然後流毒於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集傳因之
百爲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言民
窮如此也
仁者君之所依湯能以仁爲依而致慎於上是乃所以勸勉其民故
民亦以仁爲勸而儀刑於下用以自勉其身是則所謂君仁莫不
仁也
明德慎罰爲有商家法要之一仁而已矣明德仁之本也慎罰仁之
用也陳三山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

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
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
刑皆不仁之具也雅言曰人知明德之爲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
心者盡亦所以爲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爲慎罰而不知殄戮多
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爲家法於是深可見矣
誥告以誥辭告之也此節集傳說得上下文貫穿
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
聖通明之稱呂氏謂周官六德聖居其一非大而化之之聖也若大
而化之寧有罔念之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
通明之極而至於化耳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

不念則狂雖曰狂哉克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耳愚按操
其心以思謂之念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念非一日不念亦
非一日或云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者不是
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傳所謂紂亦有可改
過遷善之理者此也呂氏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
念克念之機也
德者治民事神之本克堪言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也陳新安謂克
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
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雅言曰成王言昔者天求民主於爾多方之時惟我文武能溫然以

愛其民毅然以脩其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上天於是式
教之而使其治周以休美焉復簡擇之而畀付之以殷命尹爾多
方使爲天下之主也
此節大意謂文武之得天下固非苟得於天而天之予以天下者亦
輕畀於文武也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
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爲予
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
又我周王只夾輔介助便是乂
自作不典指叛亂而言欲見信於正者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
爲義當然也

初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蓋嘗如是教告之要囚之矣再謂三監
淮夷叛復如是三謂即政又叛復如是俱指教告要囚而言
陳新安云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邑之教化能脩明爾方爲
能勤乃事矣教化脩明傳所謂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
接是也
穆穆和敬貌蓋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和敬盡於己而介助資於人廣
凶德化而人和洽矣此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所謂轉
移感動之微機也
迪簡在王庭者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尹而擢在王朝矣有服在大
僚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也呂氏曰多士

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爲
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
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時惟爾初呂氏謂是又爾更端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
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遷洛又一初也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
方之誥諭以時惟爾初昔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維新豈
非又一初乎

立政 傳引吳氏說謂此書旨意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其長旣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陳新安曰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名篇○呂氏謂無逸格心之書立政用人爲政之書二篇相爲

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又云立政言爲治體統因舉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厚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常伯即下文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
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
準人呂氏以三者爲公卿輔相之別名恐是如此又云三宅左右
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
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故傳曰是皆任用之所當謹者
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故曰籲俊尊上帝九德之行即皐陶
告禹自寬栗至彊義之德之見於躬行者也宅者居而安之之謂
言惟君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君臣各盡其道此立

政之要也

呂氏云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暑同陳氏

誥謂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

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蓋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

最親且密故薰陶涵養賴焉

夏先王任用三宅則大競桀惟任暴德之人則罔後與亡繫於所任

如此可不慎與

集傳以丕釐上帝之耿命為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此特指其大者

而言之陳東齋說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湯升天位大

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邦是推廣

說以補傳所不足爾

備三俊以繼三宅其說始於呂氏集傳取之而陳新安謂湯用三宅

而備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

取法尤說得上下貫通

奄甸掩盡也井牧其地周禮小司徒註井謂衍沃牧謂隰皋地之衍

沃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其隰皋則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以

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其民族氏云五家為

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什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呂氏曰論

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

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

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

見其心也陳新安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

與諸侯入為王官王官出為諸侯古常有之

此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其大綱也虎賁以下皆屬於此猶衆目然

陳氏曰文武立政之本在用任人準扶牧三宅以作三宅之職事

而已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鄭氏謂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

也註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七十二疋立趣馬一人

此都邑之官也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

此諸侯之官也亞小司徒之屬旅即下士皆三官之副與屬也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微盧烝西國也三亳商故地分而

為三也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四國三亳與阪險之

地皆有尹也○以上詳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莫不皆得

其人也陳新安謂文武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

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夫文武以一人之

聰明豈能周知內外小大遠近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

下小大臣工各委之三宅而已

此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也人皆以克厥宅

心為度心朱子非之謂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蓋克厥宅心者

知之至信之篤文王之心與三宅之心脗合交契而無毫髮彼此

之間也吳臨川曰惟能心其心故能立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

罔攸兼是說文王不敢下侵庶職陳新安云文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於有司之爲牧夫者訓勑其用命與否而已蓋有司牧夫即任庶言庶獄庶慎之人也訓其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廢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於此三者而下侵乎衆職哉是則所謂逸於任賢也

上文只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即準人之事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罔敢知于茲呂氏看得敢字最有意味只此便見聖人之無爲與老

莊不同陳氏雅曰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敢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敢以心與其事也

陳新安云蔡氏承上文用三宅而言蓋不敢改父之臣之意此說出於夏氏諸家因之以其切立政用人故也

我字指王而言陳東齋曰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

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即所以立政此說以立政爲作書之本意立事爲任人之官董復齋謂其於經意爲兩得而陳新安亦云提起立政下列三宅證以上下文甚協則孔傳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之說其謬明矣

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而勿使小人間之者又任人之要蓋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竭兩端告之也

一話謂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成德之彥即指三宅而言陳新安曰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所當慎之事事之責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此節我字與上文我字同

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既能宅而任之以安其職又能由繹用之以盡其才也

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張氏云儇巧辯給之人

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爲堯舜失其意則詆伯夷爲盜跖此周家之法所以嚴惡而斥絕也○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

上文兼言庶獄庶慎至是則獨曰庶獄者蓋挈其重而獨舉獄何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

呂氏曰一篇之中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非前日委重視成可比故警之不一而足也

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不可弛蓋周公恐王宴安而使之自強保治之長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

兵乃所以召兵。然則聖人固不啓君黷武，亦豈廢弛以誤人國哉
言德威所至無不服者。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德威之所至，無敢
有不服也。耿亦光也，耿光，光之著也
陳東齋云，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道，行此常道而不易者爲常
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蓋未有常人而不吉
士而不常者，故曰同實而異名
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
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
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或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
慨歎而深致意於卒章與。愚因憶伊川像贊正襟朗誦曰，布帛之

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蓋以舊事爲
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陳新安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
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大史書蘇
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
乎慎，能慎則能敬矣。敬者，慎之存於心；慎者，敬之見於事。慎，謹之心；一，敬畏之心也。固爲後之司
獄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斥
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與。雅言謂立政之道以任賢爲本，以庶獄
爲大，故一篇之中凡五致意於獄，而終結之以此，其所見與新安略
同

董氏鼎曰，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
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立矣。故一篇之中，宅事
牧準，其綱領也。知恤，其血脉也。先歷言夏商之王能知恤與不能
知恤，繼言文武之知恤，亦猶夏商之先王，而後拳拳以去憸人，用
常吉，謹刑獄爲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後王之
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按亡書亳姑篇，成已葬周公於畢而作也。李氏舜臣曰，自稷
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獨紀於書

周官陳新安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能合處姑略之可也○朱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置得三公三少六卿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也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爲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傳襲不復改正按皇明已改諸子師保之謬而武臣猶未免襲舊矣

史臣將述成王訓迪百官之辭而先敘其本末如此所以著成王能

尊所聞行所知而善於爲政也論者以周官爲立政之效信然

張南軒以仰惟前代時若爲即前所謂若昔大猷非也只是說仰惟

前代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觀傳於上文若字不釋而此則釋之爲

順便見

陳新安曰王意謂今兆民綏六服承若已治已安然治亂在庶官當

先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

古至亦克用乂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

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

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邦者也

三公非常之位也居非常之位者必任非常之責謂講明天人之道

經綸乎邦國燮理乎陰陽也必求非常之才謂有其人則使之居

是官非其人不若虛是職也陳氏傳良云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

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職位非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

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

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

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陳新安謂蓋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

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行呂氏云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

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擬

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陳氏雅言云道與化陰陽

與天地其辭若一其職實殊道者化之體化者道之用陰陽者氣

也天地者形也論道者弘化之本也燮理者寅亮之本也公濬其

源孤道其流公正其本孤治其末公提其綱孤張其目公孤之職

雖異而實同雖同而實異者如此愚按分而言之上節道其體也

陰陽其用也此節化者天地之用則天地其體也細書其體對待其用流行蓋上下各有體

用公孤同是一職似不宜過分淺深輕重即官不必備與弼予一

人亦似互文見義耳呂陳二家以爲格心之任不可煩三公恐鑿

六卿萬事之綱而冢宰又六卿之綱此所謂綱在綱中也陳新安曰

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各爲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

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與○呂氏謂管攝百官者

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謂剤四
海者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居至易也明
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藴矣
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呂氏云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畜
養而寬之之謂總之只是舜典在寬之義
神天神包地祇在其中人只是人鬼治理也和有樂之意虞禮樂分
二官周合爲一
陳三山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矣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
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
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内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
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内内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
之體統也
大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
於民者加地進爵是也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
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蓋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
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
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
兵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皆可
得而考矣

此戒以謹令於未出之前既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令出而反是民
輕上而不信其令也故必致謹出令不至於反非欲其遂非也陳
新安曰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欲淨盡
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滅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
制謂裁度議事而以古義裁度之故曰以制古義即所學前代之成
法也然蘇氏只就律令言之竊恐經意所包者廣當不僅此一端
已也○呂氏曰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
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此
既歷數莅官之病復勉以學之不可已也
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都是就卿士本職說陳東齋譬之學與農

學問思辯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矣播種耘耔皆農
業至於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卑欲功
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廣而
其成高也否則雖有此志終不遂矣
寵盛即指上祿位言
陳新安曰以上成王書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
此猶納豢之悅口云
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蓋總上文六卿百執事之人而申戒勑之
也言各敬爾官治爾政以佐佑乃辟永安兆民則萬邦之廣親附
愛戴者豈復有厭斁之心乎此以安民無窮之效期之也

君陳稱君貴之也必封國爲君故稱君
令德卽孝恭孝恭指其德之實也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
親之心非孝矣
周公之訓卽所謂常法乃公昔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師則教之保
則養之惟公教養斯民之至故民懷其德不能忘也今君陳往繼公
之職治公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愼曰率曰懋昭上文所
謂敬哉者莫大於是呂氏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
於公之初二法少變於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
按治商民之要莫大於法周公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
今但一遵周公之訓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

右安靜帖息可預卜也此君陳一篇之大指也
馨香者物之精華上達者也治本無馨香蓋至治之極協氣休聲之
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 ○ 德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
馨香卽明德之馨香也蓋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推所以馨香
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
香則有是感應傳所謂洞達無間者此也陳氏譙曰周公之訓惟
在於明德法周公之訓惟在於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至能篤
於敬則德無不明明德者致治之本篤敬者明德之功至治之極
雖神明之難感者猶且感之況殷之頑民乎卽所謂懋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者也按傳以用訓式而此則謂之法其義似長

戒哉戒其如凡人之不克由聖也惟風惟草是喩夫德化之速猶易
所謂神而化之者陳氏云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聖者
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旣見聖則又不能由聖者氣稟物欲之所蔽
也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其可不以常人徒然慕聖
之情爲戒哉董氏云風之動物也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
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
已蓋君陳誠能由周公之訓不至如凡人之不克由聖則商民亦
將由君陳之訓而風草之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申言上
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喩其效以勉
之也

周公之訓旣不可易至於政則因時舉措或當廢或當興必度之於
人繹之於己以求其當而已固非變革周公之法亦不是膠執周
公之法蓋神明乎法也
傳云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此呂氏回護
之說也陳新安乃云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
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
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已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
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善而臣遂其良顯耳又云成王此言前此
聖帝明王未有是也葛眞之疑亦未爲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也愚

按真氏云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葛氏說具傳圈外這都是防其流弊之意若新安雖亦未免回護却說得文義近通

曰周公丕訓訓固大矣猶欲弘之者呂氏謂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無依勢作威四句蔡傳之說精矣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此又說得數章大意甚分明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陳三山云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此正義也又云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此是反覆發明言外之意

此終上章之辟

此終上章之宥

頑不率教者人之所未化也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無責人之所不能也

習忍可以至容蓋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化而廣大之德成矣亦是餘意

殷民雖已薰陶於周公之訓然厚薄淺深不同以職業論則有已化而脩者亦有未化而不脩者簡別之使不相混淆故人皆勸功以行義論則有已化而良者亦有未化而不良者進其行義之良使不良者知所愧恥故人皆勵行脩不脩是指已進用者言良不良是指未進用者言故傳以職業行義分釋之

民之厚雖遷而薄而其本厚者亦未嘗不存君陳能敬典在德以化之則上之好無不謹矣民有不從厥攸好而變薄歸厚允升于大道者乎人君不言福風俗惇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如天保報王受福之詩也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亦是此意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陳新安曰德

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矣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皆敬吾何以觀之哉○按商民未化原於昧天敘之典故惟敬典可以化之其曰在德者所敬之典實體諸身而有得於心也傳所謂實之感人捷於桴鼓者以此

顧命書　於成王獨載顧命者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也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洮盥手頮面王凡以玉為飾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憑以為安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而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惟善治氣故能不惰素定

之理雖垂沒罔咈如也。唯善養心故能不昏

朱子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唐孔氏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妫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

[illegible]命萬世之法如漢唐國嗣多立於厥宮雖有嫡子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間廢立紛然是皆不知法顧命故也

王氏謂恐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言字屬嗣

宣重光只依傳文武宣布重明之德爲是莫麗謂定民所依民之所依如土與衣食之類是皆民所恃以爲生者也陳氏謂莫麗至不

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受天大命也蓋受命之本在化民化民之本在善政而善政之本則在於德而已

弗悟是不蘇醒弘濟于艱難言大渡脫于艱難也陳三山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復以敬授羣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吳臨川云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亦是此意

夫人猶云大凡人也未能安勸皆本於一身故言自亂于威儀威儀之治文本於一念慮之微故言無以貢于非幾此是成王平生學問得力處又按成王皆爲流言所惑其天資非甚高明可知然卒

能歷疾病而不惰臨死亡而不昏者蓋周召師保有以養成其德也後世人君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莫之幾者豈非左右輔弼無周召其人乎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上承塵曰帟音亦平帳庭路寢之庭

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也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此日命作冊度是作於既大斂之後也陳東齋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

以授之因拜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

召公以西伯領冢宰故又曰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按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則癸酉乃殯之後一日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於此時傳顧命於嗣君焉

自設黼扆下皆爲將傳顧命而陳儀物傳謂如成王生存之日是也唐孔氏曰自此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呂氏曰牖間南嚮就路寢隱牖間南嚮

設此坐也間者廞東戸西戸牖之間也即富宁之所按自牖序至
塾前皆指路寢言之
此旦夕聽事之坐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嚮也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
此親屬私燕之坐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
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西夾南嚮蓋
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坐也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陳東　曰此陳先王
世傳之寶也玉一雙曰重古雙玉爲瑴圓三曰璧鋭上曰圭球有
鏻苦璣無鏻苦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

面南嚮塾門側堂也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陳
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
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
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
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
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呂氏曰此非獨盛
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嚴座覯深寶鎮煒華車輅峙列入其庭
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禮記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
唐孔氏曰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有六寸前圓後

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
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側階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
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夏氏曰二人既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二
人又立於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皆衛備矣故此一人冕
執鋭立於堂北之特階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
立堂上按孔氏又云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
王故也○陳三山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
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盡
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
以起群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

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絶天下覬覦之萌也
按此凡四條首條只是本集傳說後三條却皆補傳所不足可謂
明且盡矣
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唐孔氏云禮祭
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玄色如蟻也觀此則黼當是白黑
色蘇氏以爲一章非也
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書即册命也秉謂持之以升御謂奉之
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之予之故自阼階
而升大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三山謂上宗
即宗伯或言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

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當從後說
答揚文武光訓。卽所謂嗣訓也
受瑁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宿與嚌同。嚌進也。三宿謂從立處三進
爵至神所也。祭謂酹酒。咤謂奠爵。陳新安云。咤本詫字傳寫訛耳
○報祭者亞祼之類。卽今之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己已受顧命
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己傳顧命也。其事死如事
生如此
王答拜諸說紛紛不同。陳氏謂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
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
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

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由此觀之。則王之答召公拜信無疑
矣
後世嗣君當日卽位于柩前。而康王乃遲之旬日者。蓋召公爲冢宰
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故也。陳氏說是
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
密皆可爲來世法
康王之誥 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
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
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曰者大保言也
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群臣進戒於王也。羑
若有四說。與臨川概謂未安。看來與下文厥若稍通。或字有訛亦
不可知
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朱子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
或疑張皇六師。不可言於新君之前。愚謂這也須看新君是如何。所
値之時又是如何。安得概言不可以是說進之哉。陳新安云。周以
仁厚立國。盈成之久。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
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
矣。只觀康王之子。卽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陳

氏是就周家當時事勢說。傳云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
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却有感於宋南渡
時候地。要之理合如此。只一般
丕平富言使天下無一人不富也。傳薄斂富民。卽是孟子薄稅斂民
可使富意。不務咎言不以咎人之咎爲務。輕省刑罰也。用端命於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兩用字。皆言以文武之聖得賢臣之力故也
其求助群臣諸侯之意可見矣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於南門外。又受黃朱圭幣之
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
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

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宗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帝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被袞服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何如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必得除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始書公即位焉然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

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凶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群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殁伊尹遽偕侯甸羣后以制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過矣○陳氏傅良述門鄉先生辯東坡之疑云召畢二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觀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手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未易以泥常論也○陳新安謂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愚按新安此說固不以康王爲失禮也而末云於朱子之說兩存之亦只是經權隨時底意思蘇氏謂孔子

取此書者以其父子君臣間教戒深切著明故也如果失禮則其大者已不足觀矣雖教戒明切亦只餘緒耳豈足見取於聖人而並爲萬世之經哉論語言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蓋深有取乎其權也○說者云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竊意當時即有周公亦必如此而不復如彼矣蓋周召之心一也

畢命 畢命一篇之要只在保釐東郊休於前政而已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涵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畜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保釐東郊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陳東齋曰釐雖有辯別分理之意

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盖
有欲並生哉之意是則所謂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此節言得之之難
此節言化之之難
陳新安曰臧厥臧卽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
畏慕也
懋德只是盛大之德呂氏以爲勉於德者貫穉耄而不息恐非
表儀朝著注 朝著謂朝內列位有常處史氏云正色斂容而使人之
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下之羣心胥服
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

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陳新安曰旌別淑慝
一句綱也表厥宅里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此六句是目又云不可爲癉惡所礙彰善卽癉惡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恥其不若然則惡者病矣
風必有聲問卽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爲二字未當呂以使惡者遠
臭兼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也東郊之
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
於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
靡靡相隨順之意如草之隨風而靡也利口卽辭體要之反所謂爭
口辯無其實也夏氏云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恒
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辭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陳氏云畢公

四世元老雖無此失而所以告戒之道當如是也
陳三山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
根上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按下
文訓以德義古訓使是說閑之之道
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陳三山謂既富以養其身又訓
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
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德義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
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以然非德
義之外有古訓也譙云德義雖出於人心同然之理而爲訓之大
然非稽古以爲訓則吾恐德其德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而

非古人之所謂義記所謂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也故不由古
訓其將何以爲訓乎蓋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
滅義惟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孰過於
此
王氏炎曰恐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
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脩而商人化矣
三后之時雖有始中終之異而心與道實無始中終之殊惟其心協
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脩治漸漬積累
澤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康王此言期望於畢公
者至矣傳所謂成者預期之也如此

董氏鼎謂殷人所以久而未華者以殷俗尚質而其敝也易惑而難曉盤庚遷都爲民利耳浮言胥動至煩三書之訓諭尚且如是況覩黨人爲儺者於其言肯遽從乎雖然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錮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嗚呼仁哉愚按張氏云在白起項羽處此則坑之矣而周家忠厚寬恕激勵之方如是嗚呼仁哉

君牙 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冏命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呂氏曰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贅書至二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所在焉

先王之臣孔傳作先正陳東齋新安皆從之

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典曰弘敷欲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聞也則曰式和欲其敬而和之使民無不化也此言爲教之道示以正在身復其中在心此則立教之本也陳東齋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越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脩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

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蓋司徒之職實兼教養也暑雨之時而咺之以無食祁寒之時而厄之以無衣民生之艱難誠何如也爲人上者不可不想其饑寒之艱尤不可不圖其衣食之易既能思之而又能圖之則怨咨者寧矣

文始謀造周故曰謨謨丕顯於前則其造有周之謀者至矣武功業成就故曰烈烈丕承於後則其成有周之功者至矣先王指成康言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兮又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蓋能敬明乃訓自盡其職則於先王之道見其能奉若而不違於祖父之政見其能追配而不爽此在君牙所當深勉也又按敬明奉若追配等字陳氏皆分釋之未當

董氏鼎曰穆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跡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冏命 太僕正者羣僕之長也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僚屬所繫甚重故穆王府作書命冏與大司徒略等讀之知本宜哉張氏曰伯冏之爲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三復二篇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愚按謂二書非出於穆王之口者不止朱子張氏然也合他始終本末考之便見

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將順其美謂之承匡救其惡謂之弼呂氏曰文武勤容周旋何嘗不中

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
脩近臣之常職而内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林氏曰左右
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故必羣僕皆正人而
後可 ○此節言以文武之聖猶必得近臣之助而德修於上化行
於下如此況遠不及文武者乎蓋穆王有求助於伯冏之意也
問格字訓正是如格式之格否朱子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
物格其不正者使歸於正陳東齋謂匡救其惡而不知格其心則
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未流自正
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羣僕謂祭僕隸
僕戎僕齋僕之類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上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

車齊僕掌馭金輅以賓
張氏云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
其性情故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大臣
雖賢君心已蠱矣故明爭顯諫未易爲功慤勉交脩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冏
作大正使精擇其僚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
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愚近見本朝胡敬齋先生言此條理
具備可謂知治體矣
小人蠱君之害莫甚於使之自聖呂氏說得極痛切故集傳取之
傳言穆王自量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後來車轍馬

跡周於天下果導自僉人然則耳目之官不愼簡可乎
呂氏曰吝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
復見當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陳
三山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竊見
今日論貨賄者又不獨近習然也其風俗之衰可勝慨哉
傳於篇末錄呂氏之言云穆王豫知所戒而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
操舍之無常可懼哉讀者當深自警省

呂刑 此穆王之書而名呂刑者蓋呂侯爲王司寇上命之參定刑書以詰四方司政典獄者故以此爲名又按呂後改封甫後人以子孫國號追稱之曰甫刑甫刑即呂刑也○孔子錄呂刑以垂戒後世其說始於程子而古之贖刑只是鞭扑法之輕者呂刑乃及於大辟朱子辨之甚詳因謂想見那穆王胡做到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集傳因之○彭氏曰篇內言德言中不一而足者豈非制刑必本於德用刑必合於中中德二字實爲此篇之綱領也
耄亂荒忽蔡氏依孔傳爲貶之之辭陳新安云篤老而尚精明仁厚
却是褒之也分明相反詰訓治謂揆度時世作爲刑書以治四方
也又按周本紀穆王五十即位立五十五年崩此言享國百年是
從王生年而數與無逸不同
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殺之

呂氏云五刑制自苗民然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陳新安辯其非甚
詳謂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其
不然必矣○吳臨川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猺之處擅自雄長雖
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刑比舊
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
辟不言刵辟者包於劓宮或曰刵字誤為刵也椓宮辟黥墨辟幷
制一幷制之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無
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虐之刑為
法大辟既施於無罪而又過為四者深刻之刑凡麗於刑不分輕

重而幷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

朱子曰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來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
道起接蚩尤苗民前後隔遠諸家以九黎混雜言之恐非

罔中於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張氏謂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
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唐孔氏
解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謂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
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亦是此意按治世神怪所以不興者
只為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是聽於民也亂世善惡不明自然
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是聽於神也○集傳謂重即羲黎即和一云

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

吳臨川曰自上教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
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為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
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以豐殖其
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按末二句似不如集
傳說得見成餘皆可從至夏氏以名字屬上主字未當

呂氏說言有賓主深得此篇以刑為主之意

呂氏云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
明在下至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
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陳氏譏亦云於以見帝舜之時

不徒以刑治民而必以德為化民之本初非以刑殘民而必以刑
為輔性之法傳所謂刑罰之精華者也按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
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自此至於篇終所言
無非以德為本以中為用也

傳曰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
之人是將下文庶威奪貨說敬者察其情而心無敢或忽忌者慎
其法而意無敢或縱敬忌之至凡行之於身者皆可言之於口不
必擇而後言所謂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也天德無私典獄者
大公至正便是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大命自作於我而配天澤享
天心也當皆我矣陳三山云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

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
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蓋用
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穆王蓋欲當時司攻典獄者取
此以爲法也董氏鼎曰穆王諄諄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
貨孰甚焉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矣
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知所監懲也陳東齊曰
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妄用察獄既不得其情任
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
此告同姓諸侯也則上章諸侯爲異姓可知愆非得其情而喜是以
不弛其職自慰感意思東萊說得好傳職舉而刑當本此又云或

戒者必當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蓋
戒不勤善也或戒不善也○夏氏曰於五刑所當重者重無愧於
三德之剛而剛不至於太黃所當輕者輕無愧於三德之柔而柔
不至於大懦介輕重之間者無愧於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於
偏倚如是則足以敬迓天命矣由此觀之陳氏謂成民之德其謬
明甚○按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發惟其用心也敬故其臨事也
勤能敬能勤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福至永久安寧而
不替敬勤之效其大爲何如是蓋勉諸侯之同姓者以敬勤爲用
刑之道也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是幷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一說有邦謂諸

侯有土謂卿大夫亦通三言何者設爲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者
設爲答辭以致其決吳氏云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
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擇度非及乎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詔
獄所及謂之逮獄也此條於問答語意說得出一說刑雖主於刑人然刑亟
究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
兩造具備者兩爭者皆至而詞證皆在也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
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也愚按
今人會審蓋原於此
傳曰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
惟貌有稽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掩如不正則眊有愧則泚之類是也

蓋罪之當刑者必又於此考察之愼之至也其嚴天威一句是總
結上文其俱也謂上所言者皆敬乎天威而不敢有毫髮之不盡
也單承無簡不聽說者恐非
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犯墨辟而情罪
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罪是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
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六兩曰鍰唐孔氏曰古者金銀
銅鐵總號爲金孔氏以爲黃鐵舜典金作贖刑者則以爲黃金蓋
古人之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周禮五刑之屬二
千五百云云呂氏曰墨剕所增皆輕刑墨剕各增五百宮所損二百大辟所
損三百皆重刑也荆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

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因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
可推矣○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
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同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
明刑罰同屬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
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一云
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當上下比罪之
時吏多因緣爲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
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
曲惟內察以情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當作
在審克之而已○按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然刑書所載有限

而天下之情罪無窮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上下比罪是也蓋
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人與法並任萬世不易之道也
上服非服最上刑只是比之下刑爲重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
謂之要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
下刑矣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
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
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
亦當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陳東齋云刑罰
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即所謂權一人之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
變而爲輕重即所謂權一世之輕重也按人情世變不同則刑罰

輕重便當惟權是用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其齊也乃所以爲不齊
必以不齊齊之則齊矣然雖齊之以不齊至於先後次序之倫衆
體所會之要則截然其不可紊也
辭非情實終必有差故從其差者察之多得其情哀則不忍敬則不
忽所謂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陳氏曰庶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
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
之本末不可缺略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二罪有二法幷具上之以
聽命於上不敢專也○按傳自非佞至在中是言聽獄者當擇其
人也自察辭至克之是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自獄成至兩刑是
言讞上言獄者當備其辭也

陳東齋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
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
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
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
案也反覆丁寧備矣譙氏謂猶有唐虞忠厚惻怛之意此夫子所
以有取於是書也
此總官伯族姓而告之也其本文傳固有疑而闕者間亦有解釋未
甚瑩者今姑采諸家說補之有德惟刑言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
兩辭之獄毋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言無或以私
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也是致富成家之意惟府辜功者貨積

而罪亦稱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庶尤猶言衆罪。受貨而富若可喜。訃貨而報之以庶罪。永可畏也。斷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蓋以人之爲人。在於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忌。爲深刻而施之於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陳東齋曰。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

陳新安曰。師曰嘉師。良民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沈毅齋曰。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雖周道自是而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舍存亡之變。抑可畏哉

董氏鼎曰。周書未有舍文武成康而不言者。穆王命君牙伯冏。既然矣。獨於訓刑無一語及之者。蓋以贖刑非其家法。所有故遣取金作贖刑以爲據。竊思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朴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鍰。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爲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雖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與愚謂示戒之意。畢竟居多。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古帝王數千年相承之法。一旦變於此。孔子得不存之以示後世哉

文侯之命　古之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矣。呂氏說。東遷之初。可上可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復文武之遺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矣。夏氏云。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陳新安又云。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讎恥爲務。其戍許戍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惟書終于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于平王云

吳臨川云。周家之命集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先祖則文武而下諸君之爲平王祖者也

民爲邦本。殄資澤于下民。便是本既先撥。呂氏謂百圍之木。嘗夜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絕而戎狄能乘之者。是蓋推本禍亂所由也。按平王徙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又惟自幸永安其位。而畢畢以位爲樂。所謂略無立志陵遲頹墮者可見矣。哀哉

傳以顯祖文人爲唐叔。是矣。又謂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恐非。平王東遷之始。正當留意文侯與之討賊復讎。振興王業。乃拳拳於

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董氏以不仁譏之誠然又云夫子猶錄此書者以其尚能錫命諸侯而文武之遺澤亦未盡泯却只就集傳之末上一句低地說到底傳意還重下句示戒於天下後世與呂刑同

費誓 孔傳云費魯東郊地名蘇氏非之謂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外十里爲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也又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張氏沂謂唐孔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魯侯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亦言魯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非如此又云諸侯之事而達帝王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雖集傳從之竊恐未可盡信也○朱子曰費誓秦誓亦有說不行不可曉處

此治戎備之事傳曰先自治而後攻人亦其序也○備訓具每弓百

矢使其敷備足一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之

此除道路之事令軍在所之居民也唐孔氏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禮冥氏掌爲穽擭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蓋穽與擭皆穿地爲坑但以機之設不設爲異耳

此嚴部伍之事蓋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何瀆亂之變

此立期會之事唐孔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

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云三郊三遂三郊謂三鄉也○吳臨川謂峙糗糧不言魯人者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糧食當自齎持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也

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盡魯侯之美然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略於治人有志於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氏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秦誓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胡傳曰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諸家因書序謂此篇專取穆公悔過愚按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用孟明至再至三必報怨而後已全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則亦徒悔已耳夫子奚取哉楊龜山云或謂聖人之取秦誓專以其悔過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絶也得之矣○陳氏賓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著伯禽之是於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鄭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此條說得有關係亦甚切實與楊氏所見略同

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

古之謀人謂蹇叔等今謂杞子逢孫楊孫等

旅與膂通脊骨也不違中度無失也

陳東齋云惟無技能容人之技曰其如有容莫測其度量而難乎形

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蒸無窮。此說
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己有矣。是真箇能容。非他
強也。好善之利。流澤無窮。故曰亦職有利哉。譙氏云。一己之技能
爲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爲無窮。大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萬善之集
國者衆。而福之集國者遠也
陳新安曰。此章大學平天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
利害。可謂至矣。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集傳謂國之安危繫所任一人之是
非。是如上所謂能容。非如上所謂不能容。申繳上二章。有照應
按此誓是秦穆初喪師時愧悔底說話。悔過固是可嘉。然聖人所重

却在悔而能改。上穆公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
用他。那口裏說底只是一片虛話了。謂聖人取他全爲此。是怎生
地。此處只有楊龜山說得好。然聖人不以人廢言。他誓中自如有
一介臣以後其言。却可治國平天下。爲萬世法。抑或以是存之與

一第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反文句

尚書引義

道光廿有二年湘潭王氏守遺經書屋刊

東亞書院圖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存目

尚書引義六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尙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以闢王氏艮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塡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冑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創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引義目錄

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八
堯典一　堯典二　舜典一　舜典二　舜典三　舜典四　大禹謨一　大禹謨二　臯陶謨　益稷
卷二　船山遺書二十九
禹貢　甘誓　允征
卷三　船山遺書三十
仲虺之誥　湯誥　大甲一　大甲二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一　說命中二　高宗肜日　微子
卷四　船山遺書三十一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牧誓　武成　洪範一　洪範二　洪範三　洪範四　旅獒
卷五　船山遺書三十二
大誥　康誥　酒誥梓材　召誥　召誥無逸　多士　君奭　多方一　多方二　立政周官
卷六　船山遺書三十三
君陳　顧命　畢命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引義卷一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堯典一

聖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從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原而為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為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於中而為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成舉之而能堪廢之而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將以為非物之必待將以為非己之必勝將以為惟己之所勝而蔑不安將以為絕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為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即其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亂物也則莫若絕聖而棄智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簡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自生在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為欺而已矣明於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

琢者則惟其無文滑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未恭疑者則惟其弗讓信能之未有罹此四患者也以爲非己之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弗一是故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輯之覬扈周有不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輯之覬扈藩鎮之逆非盧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非朝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順其勢或右武以絀文或立斷以廢思雄才可任而不必於恭盛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畫之以名敺之以法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

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詘於時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不弑夏有不輯之覬扈而不敗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作其恭進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爲其不勝以爲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日生也思日益也恭有權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爲天無與授地無與制前古無與詔天下無與謀可以爲而爲之聖人已爲矣可以爲而爲之我亦爲也其未爲者彼之未爲而非不可爲也非不可爲而我可以爲矣於是窮亡實之文而文淫馳不度之

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蔡京以豐亨豫大爲文曹叡以辨察苛細爲思漢成以穆皇文致其惛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無與制而制之以當其物前古無與詔而考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與謀而徵之者必其咸服明於其故如寒裘而暑葛也臧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爲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爲待而物遂待也執我以爲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爲待我而物亦礙徇物之華文以生妄逐物之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憍欲以干譽於物讓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

待乎物絕己絕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往坐卧如如不動亦恭也貲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蹈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絕也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繇己作而旋報於己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樸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

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則已貞有其可而非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矣繇此言之聖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繇文思恭讓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愼於所從立心以爲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爲之君而下從

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道不自信而亦捷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即誠而欲明者則輒報之以明也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者道之大賊也其麗於文則亦集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致戒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間若有見焉窅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而亢之登於九天下而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而愈出乃以㬵岸於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毀揚雄關朗王弼何晏韓愈蘇

軾之徒曰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之邪見以亂聖學爲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刺寵之身蕩閑蔑恥而自矜妙悟焉嗚呼求明之害尤烈於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爲之本也欽之所存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實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實有民彝而不敢不祗無惡者實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愼也收視聽正肸體謹言語愼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理隨事著而明無以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安也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爲言非徒敬之謂也實有所奉至重而不敢褻越之謂也今日不容不

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祗承之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條理無違而大明終始道以顯德行以神會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眞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屛絕而一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於毫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凝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

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讓其讓成盛德建大業焉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後德九族四門百姓黎民艸木鳥獸咸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之為賓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誣哉其可誣哉

堯典二

昔夫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審乎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靳與之位以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焉者而不以為盛德之極致然則夫子其以為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君存而

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肇於夏而定於周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為代其耄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考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就侯服入而代黃帝顓頊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顓頊之從子也佐顓項二十五年而代顓頊堯帝摯之弟也佐摯五年而代摯益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介少昊顓頊高辛以洎於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邇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遲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徵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即百揆之位無異乎顓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年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豈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而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舉側陋非有江水可與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顓頊高辛之典禮故繇徵庸總揆賓門納麓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壹焉浸使四岳受巽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援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賤而兆民耳

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也日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翕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立子以適而不以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胄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任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教之以成其德也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遲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為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

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奄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哲如堯舜不易得也教胄有梱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命立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迨其敝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簒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爲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爲二帝之絕德哉況堯之以因而不以創卽有德焉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斯亦未達於時之勦說已至若莊周創立王倪齧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謂聖人桎梏神器左顧右盼索草野畸人以代己而脫於樊若稚子之獲窖金而無所措也亦陋甚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天之所秩以崇德而廣業也自謀其荒耄之樂遽求夫褰裳之去褻天經慢民紀以亂天下而有餘矣子無樂乎爲君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孟子敝屣之論又將羅執而卽刑天下故敝屣矣垂衣倦勤而敝屣乎天下其與敝屣君親者又何殊焉莊周曼衍之辭奚足以存哉然則稷契皆堯弟也以親以賢無異於堯摯高辛顓頊之相承散置之有位而不以相逮耄及而迨以命之四岳何也稷契之不可以相而授也堯知之四岳明揚而弗及四岳且知之而非立乎千世以下者之得知矣其德稱一官而有所限與其年未及而望且輕與堯非故抑之四岳亦無所娼焉斯必有其故矣德者

望之基望者德之助舜德優於望四岳望優於德稷契望絀於四岳而德不逮舜堯所不能強也而況於王倪齧缺之區區

舜典一

舜之升聞也師錫帝堯者曰有鰥在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自孝而外未有聞也非其無以聞也亦非其韜光斂采而不欲聞也虞幕之後降於庶人雖欲章之末繇章之則固不得而聞矣廼其僅章於孝者父子兄弟之變也舜且引以爲疚不顯居以爲德矣潛移密化之烝乂名有所必辭事有所必隱事隱而無可聞名辭而不可見史以謂之元職此故也藉令舜紹虞幕之業處天倫之常光被邦家勳施下土史不得以元言之矣濬哲文明非元以爲知溫恭允塞非元以爲行也元也者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謂也夫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豈欲其不見而不成也哉不可見而不見不可成而不成君子以教隨時之義濬哲文明德成於知溫恭允塞德成於仁而可行矣然而元焉者其時也舜之元元以時而不以德明矣且夫元之爲言不可測之辭也不可測者非其正也易曰天元而地黃地不適黃而象以黃天不固元而象以元非名之從實者也莊周曰天之蒼蒼者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極邪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矣則元非天之正色從人之不可見者言之介故象潛德者以其隱而未著者

託於無所極以命之曰元亦非舜之固以元為德也元非正色而無實君子固不以為德亟言元者老聃之說也是以知其德之非正也人於其所不見以不元視元而元在己乃己固無有實也則以元視不元而元又在他德非正者邪也視己視他而俱在者妄也邪不可以為德妄不足以有成故其言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我是以知其弗正大成若缺我是以知其不成則以非老子視老子而老子元以老子視非老子而非老子者又胡不元也何也不俾人見不俾人知互相逕庭而不測無定質無固實無必正色蟲肝鼠臂而元支離兀者而元必且說言譎行挾詐藏姦無父無君而無不元矣嗚呼孰謂舜而以此為德哉濬

哲文明以光昭其知溫恭允塞以駿發其行處深山臨憂患而光明赫奕之氣不可遏也從五典敘百揆賓四門格大麓殛大姦晉羣賢庸有必奮載有必熙豈嘗韜光同塵以蒼蒼之無正色者為師而洞洋乎不測之域曰眾妙之門也哉妙也者所以為利也劫持天下而潛用之取與陰陽而密刺之己所獨喻人所不得而見之我知其所懷來矣陰持人所不覺而利存焉耳子曰小人喻於利密知而不洩之謂也元之又元者不謂之小人奚得哉是故君子擇善以法天法天之正極高明也強不息也不法天之元元非天之正也元非天正人元天也人元天天亦元人豈猶夫高明而健行者哉知可親而已不可階升者乎易固

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疑而戰戰而血血而元而龍傷矣其位潛其時疑其志傷舜德以元焉元者聖人之不幸也父非瞽瞍弟非象居非木石遊非鹿豕何為其元哉

舜典二

敬以嚴乎己也寬以恕乎物也嚴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達情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寬之見諸行事者也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異於禽□之異於□此也禽偏而不全□畧而不詳偏則亦有至焉矣畧則亦姑備焉矣然則以五教求異於彼覈其大全而致其精詳固不容於寬矣易知簡能而持以寬無亦幾微不審名異禽獸而實有同焉者乎朱子曰反之於嚴矯之而後得

其常職此謂也而實有不然者五教者禮之本也禮者刑之相與為出入者也出乎禮斯入乎刑矣刑者箝之使合抑之使受也不親者豈箝之而親不遜者豈抑之而可使遜哉且夫人之敢於無禮於君親者非盡不畏清議而肆為之也其始也荏苒於貨財妻子以生嫌隙其既也睽孤有鬼豕之疑而不蒙遇雨之釋操之已蹙勢重難反則處無將之地而見絕於賢人君子者已無可湔洗之一日於是以成不忠不孝之巨慝君無所用其威師無所用其戒而帝王之教思亦窮是故夏楚之收以施於絃誦之不率而司徒之教未聞撻子以使孝扑弟以使順也夫人自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待教於人然且不謹而又豢

刑罰豈復有拂拭自新以立於人世之理哉唐賜于公異以孝經而公異落拓以終其身況有加於此者乎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瞀以乖於覩逕者無以利導而予之安則亦周章經棘自困於名教之地救過不遑而忠孝之心抑不足油然以生是則嚴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愛敬嚴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惡通於古今達於四海咸以寬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柰之何其欲矯之以嚴邪宋之立國寬柔已過馴至不競君子之所傷也然其所爲僘者政也非教也教雖未純乎先王之道法而不以束溼待學校俾得以寬衍之歲月緝先王之墜緒胡安定孫明復倡之寖昌寖明底於濂雒關閩之盛在寬之

效亦可覩矣蕭梁之世戚近之臣除喪初見而無毀容者皆切責而廢棄之於是有含辛以爲淚及礪而節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誹讟而天真泯絕馴至其極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滅彝倫斬而國亦隨亡無他弛敬於立教之身而過嚴於物也故君子所甚嚴者法故能養之孝而下斥之犬馬所必寬者情故閨門蔑亂而僅曰帷薄不修惟其敬也則亦重愛其名而不忍以不親不遜之大憝加諸與同覆載之人羣藉其不然閨庭小有不謹伎媢者𩑶之以相告訐形迹可摘證佐罔徵蔣之奇以陷歐陽修溫體仁以殺鄭鄤壽流於搢紳害傾夫人國自非漢高之明昭宣之察陳平伏死於歐刀雋不疑赭衣於司寇天錫烝民之五品爲酷吏姦臣之羅織經而有餘矣法立於畫一以別嫌而明微教養以從容或包荒而養正君子所甚懼者以申韓之酷政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唐仲友之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王淮之黨姦亦夫人而知之也蠹國殃民黨邪醜正纍之市朝彼何所辭而以醉飽房帷之事假嚴蘂以致之罪則仲友之罰可矜疑於風波而鍛煉鉗網之名反歸之君子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而不得矣士師之職惟明克允司徒之命敬敷在寬刑禮異施弛張順道百王不易之則以扶進人心昭明天彝者此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快其疾惡之心速效於一切之法作之君作之師以綏四方詎

勝其任與

舜典三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也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盡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叶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已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

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著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之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藉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爲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話言發即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硒佚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爲侚刑畫天下以不易緣理爲準而不溢故法爲侀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

而後安故律爲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而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記曰樂者音之所繇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言律之即於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爲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眾庶之知爲知也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率爾以成一定之節奏于喁嘔啞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童穉之伊吾可以代聖人之制作然而責之以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者終不可得是欲即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甚朱子之爲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闔闢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也古今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幾失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數句哉漢之鐃歌有有字而無義者（幾合吾之類）鐃歌之永也今失其傳直以爲贅耳當其始製則固全憑之以爲音節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有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

律所謂永也刪詩存言而去其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因不如鐃歌之僅存耳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製業以言實永而陽關三疊甘州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襯疊異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無不言也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質而取聲博以言實永其事文而取聲精文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是故以腔調填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爲言如其度數而無違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浸使言有美刺而永無

舒促則以板蕩桑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與起人好善惡惡之志氣者莫若家誦刑書而人讀禮策又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耶今之公宴亦嘗歌鹿鳴矣敖辟耶侈之心雖無感以動肅雝敬和之志亦不足以興葢言在而永亡孰爲黃鐘孰爲大呂穨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記曰歌詠其聲也歌詠聲豈聲詠歌之謂耶歌詠聲歌乃不可廢聲詠歌聲以強入不親而可廢矣若夫俗樂之失則亦律不和而永不節九宮之律非律也沈約周伯琦之聲非聲也律亡而聲亂聲亂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志失紀欲正樂者求元聲定律同俾聲從律俾永叶聲則

南北九宮里巷之淫哇邊裔之猛厲見晛自消而樂以正倘懲羹吹齏竝其長短疾徐闔闢陰陽而盡去之奚可哉故俗樂之淫以類相感猶足以生人靡蕩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動志士幽人之歌泣志雖不正而聲律尚有節也故聞何滿子而腸斷唱大江東去而色飛下至九宮之曲梁州序畫眉序之必歡小桃紅下山虎之必悲移宮易用而哀樂無紀若夫閭巷之謠與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擊溼土如含辛使淚而弄腋得笑穉子腐儒搖頭傾耳稍有識者已揜耳而不欲聞彼固率衆庶之知而幾同於禽獸其可以槩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綏祖考賞元侯教胄子移風易俗之大用哉聖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於歷

歷有定數律有定聲歷不可以疏術測律不可以死法求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詘短音樸節不合於筦絃不應於舞蹈強以聲律續其本無而使合也是猶布九九之算以窮七政之紀而強盈虛進退朒朓遲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於天運下應於民時也哉不以濁則淸者不激不以抑則揚者不興不以舒則促者不順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損聲之洪細永之短長皆損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審於度數倍蓰於後人故黃鐘之實分析之至於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豈章四句句四言槩哀樂於促節而遂足乎志有範圍待律以正律有變通符志無垠外合於律內順於志樂之用

大矣何承天沈約以天地五方之數爲言之長短者誣也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宮塡郊廟朝會樂歌者陋也朱子據刪後之詩永去言存而謂古詩無腔調者固也司馬公泥樂記動內之文責范蜀公之不能舍末以取原者疏也重志輕律謂聲無哀樂勿以人爲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古器之慭遺一毀於永嘉再毀於靖康竝京房阮逸之師傳而盡廢哀哉吾誰與歸

舜典四

五刑之用性命以殘支體以折痛楚以劇而僅爲之名曰象豈聖人之忍於戕人而徒醜其象哉夫死之非患痛之弗恤重矜其象以目治警來者是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

下也惡死而恤病者人之所共亦鳥獸之所共也象者人之所恥非鳥獸之能恥也創鉅痛深而惟死之不合形之不全則惡而畏之斯君子之以别於鳥獸乃聖人以此待放辟邪侈之罷民則甚矣其不忍以鳥獸之畏惡爲生人之畏惡而必欲致之于君子也雖然致之君子也者其名也殘性命折支體劇痛楚者其實也名奬而實傷之帝王之民雖荼毒而不怨教之有素而矜之以誠然後使即刑焉豈僅曰奬之以君子之道而可死之傷之無不可忍哉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文具亡實則政教且以滋擾況無昭明平章之至化而遽復象刑之辟其教也不素其矜也不誠徒託於名以戕其實不

仁哉鍾繇陳羣之欲以行於曹魏也五帝用之德先之也三王因之道未有以易之也葢至於春秋而淑人介士且以爲游羿之彀中矣率天下以游於羿之彀中非至不仁有不敢心刺骨於斯者乎朱子曰徒流之法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然則三代之季季康子無可患之盜而詩無抱布貿絲之刺矣且夫人之懷姦作慝者非必淫者不可竊竊者不欲淫也淫者宮而足以竊者存竊者刵而足以淫者存必欲絶其爲惡之本則惟殺之而後其本拔宮之刵之毋亦僅絶其末乎此劉頌之詖辭也君子奚取焉與人竝齒於天地之閒面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毀矣人道絶而髡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以求逞於一朝

又姑息憐其亡用引而置之宮府之閒餘祭之禍發而不知其凡幾矣宦寺之惡稔於士人惟其無廉隅之惜子孫之慮耳故滅漢亡唐而憖不畏死原其始猶夫人之子而非姦宄之徒也然且以不恤而傾人之國又況其以竊以淫而在傍在側也乎亡賴之民垂涎貂璫之寵自宮而宮其子以徼幸國家嘗嚴爲之禁而不能止害之所倚利之所伏彼姦民者又何惡於宮而不以覬幸於萬一哉且夫天之生人道以成形而人之有生形以藏性二氣內乖則支體外瘻支體外斷則性情內移故閹腐之子豺聲陰鷙浮屠髡髮妄忍無親遁奴黥面竊盜益劇斑之瞎目頑讒無憚形餒氣虧符朕必合則是以止惡之法增其惡也名

示天下以君子而實成天下之姦回悲夫爲復肉刑之議者其無後乎今夫參人之宗而絶其世在國曰滅在家曰毀罪不逮此而絶其生理老無與養死無與殯無罪之鬼無與除墓草而奠杯漿傷哉宮乎均於大辟矣是故漢文之仁萬世之仁也藉其不然高洋劉子業武曌朱溫以爲之君義縱甯成周興來俊臣以爲之吏包拯海瑞褎然而稱君子天下生民得全其支體者百不得一矣語曰有治人無治法笞杖徒流以爲法而無其人則今日之天下是已肉刑以爲法而無其人昔爲羿之彀中今其漁之竭澤故曰擇禍莫如輕賢者創而不肖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而禍不延以舜爲君皐陶爲士執笞杖徒流之法剌天下

之姦而有餘曹羲有言在上者洗濯其心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此之謂也何事箝緤縈之口傳曹操之翼濺血帀廷而後允哉若夫笞杖徒流之用贖也則苟且之敝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可不分別禁之也笞杖無的決而濫用訊杖以殺亡辜墨吏之緣以飾怒而逞威不可不抑而遏之也今欲善徒流笞杖之法莫如申的決之法而除無名之訊杖則惡可以懲而民生不蹙矣上古樸畧之法存而不論焉可矣爲君子者勿但務爲空言以啟後世凶人之實禍尚慎之哉訊杖者如以訊也淫刑者非訊而用之以撻刀鋸之外有殺人之具焉令甲不載而恣有司之墨怒以虐辟道失避輸將不斂氏候失當之

疲民血肉狼藉於杖下而靡所控旣已慘矣且益之以夾拶箍楔之毒劉刑具日繁而民死益衆有不忍人之心者損之不及而復欲益之以刀鋸乎言之所興事之所成心之所操天之所鑒故曰不可不慎也

大禹謨一

凡爲言而思以易天下者皆以心爲宗從其末而起用者治心也從其本而立體者見心也見非所見則治非所治矣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以示見心之則而非凡爲言者之及也何也天下之言心者則人心而已矣人心者人固有之固有之而人以爲心斯不得別之以非人斯不得別之以非心也就其精而察之乃知其別就其粗

而言之則無別而㮣目之曰心故天下之言心者皆以人心爲之宗心統性情者也此人心者旣非非心則非非性故天下之言性者亦人心爲之宗告子湍水之喻其所謂性人心之謂也潒洄而不定者其靜之危與決而流其動之危與湍而待決決而流不可挽初非有東西之成形靜而待動動而堯桀之皆便惟其無善無惡之足給可堯可桀而近桀者亟多譬諸國然可存可亡而亡者亟多斯以謂之危也浮屠之言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三界惟心亦人心之謂巳何以明其然也彼所謂心則覺了能知之心彼所謂性則作用之性也以了以知以作以用昭昭靈靈於行住坐臥之閒覺

了不誣者作用以起自非然者亦不得謂之心惟其然而可謂之心惟其然故亦僅謂之人心矣以了以知以作以用善者亟於斯惡者亟於斯彼之所謂識也了無不覺知無不能作不固作用非固用任了任知任作任用總持而無有自性終不任善而任惡者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譬然一興而不可止用之危也不任善不任惡洞然寂然若有若無一切皆如而萬法非侶者體之危也其曰父母未生前者此也其曰無位眞人者此也其曰離鉤三寸者此也而探其大宗則一言蔽之曰無儒之駁者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要亦此而已矣有者不更有而無者可以有有者適於無而無者適於有有者有其固有而無其

固無無者方無若有而方有若無無善則可以善無惡則可以惡適於善而善不可保適於惡而惡非其難矣若無而俄頃之縛釋若有而充塞之妄興岌岌乎有不終朝之勢矣故曰危也若夫有不更有而適於無固有此而本無彼者彼惛不知殆盲者之於日極意而得盤與籥耳所以然者人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猒飫於惡而思返矯敝於已末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剷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游壁閉滹洄如隔日瘧之有閒也斯其時非無清朗虛涵之光影如蕉空中如水映月迷留玩悅因以爲妙道之攸歸終身處堂以嬉於人心之中而信瀕危之可保是猶秦兵南向而田建墮防撤雷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取之國中者靦面而自失之以故破性泯彝倫絕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則共城松柏之歌臯亭潮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嗚呼大舜咨嗟以相戒告于釋氏寶重以爲宗象山姚江畔援以爲儒王畿李贄竊附以爲邪其聖也如登其狂也如崩大槩亦可覩矣夫舜之所謂道心者適（丁歷切）於一而不更有者也（一即善也）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書隻切）於有弗精弗一或蔽其本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人心）有其中（道心）已發（人心）有其和（道心）有其固有而未發無不中（猶人無翼）已發無不和（如人不飛）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心而即道心（廣釋之）僅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奚以明

其然也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性道心亦統情矣人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於天命繼之者善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性也舍則失之者非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僅覺之小人（告子釋氏）去其幾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心藏於性性亦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統情性不可聞而情可驗也今夫情則迥有人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兼未發）人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兼擴充）道心也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於惻隱而有其喜於惻隱而有其怒於惻隱而有其哀於惻隱而有其樂羞惡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於喜而有其惻隱於喜而有其羞惡於喜而有其恭敬於喜而有其是非怒哀樂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怒哀樂之交待以行也故曰交發其用惟仁斯有惻隱惻隱則仁之有也惟義斯有羞惡羞惡則義之有也惟禮斯有恭敬恭敬則禮之有也惟智斯有是非是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也故斯心也則惟有善而不更有不善有其善而非若無無其不善而非若有求則得

之而但因固有舍則失之而遂疑其無道心之下統情者且然而其上統夫性者從可知矣豈若夫喜怒哀樂之心仁而喜不仁而喜下而有避彈之笑仁而怒不仁而怒下而有誶毋之忿仁而哀不仁而哀下而有分香之悲仁而樂不仁而樂下而有牛飲之歡當其動發不及持而有垂堂奔馬之勢當其靜如浮雲之散無有質也於己取之於獨省之斯二者藏互宅而各有其宅用交發而各派以發灼然知我之所有不但此動之了喜了怒知哀知樂應感之心靜之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空洞之心而仁義禮智之始顯而繼藏者立本於有密以合於天命之流行而物與以无妄則動之可東可西靜之疑無疑有者自成性以還

幾且文物而爲心之下游審矣夫於其目則喜怒哀樂之情四也於其綱則了知作用之靈一也動其用則了知作用之瞥然有矣靜其體則鏡花水月龜毛兔角之涣然無矣劇目而存綱據體而蔑用奚可哉故爲釋氏之言者終其身於人心以自牿也夫道心者於情則異彼也故危微之勢分於性則異彼也故執中之體建藏於彼之宅而彼皆我之宅則人心之動初不能有東西之宅人心之靜初不能有無位離鉤之宅發資彼之用而彼因有其用因有其用而彼遂自用則人心之目溢於萬變人心之綱亡有適丁歷切一要以藏者無實而顯者無硏也是故著其微以統危而危者安治其危以察微而微者終隱告釋之垂死

而不知有道心者職斯辨爾且夫人之有人心者何也成之者性成於一動一靜者也老以爲橐籥釋以爲涸合一動一靜則必有同異攻取之機動同動而異靜同靜而異動同斯取異斯攻同異攻取而喜怒哀樂生矣同則喜異則怒攻則哀取則樂一動一靜者交相感者也故喜怒哀樂者當夫感而有亦交相息者也當喜則怒息當哀則樂息矣交相息則可以寂矣故喜怒哀樂者當夫寂而無小人惑於感故罹其危異端樂其寂故怙其虛待一動一靜以生而其息也則亡有焉斯其寂也無有自性而其感也一念緣起無生以此爲心而將見之剖析纖塵破相以觀性至於緣起無生則自謂已精矣孰知夫其感也所以爲仁義禮智之宅而無可久安之宅其寂也無自成之性而仁義

禮智自孤存焉則斯心也固非性之德心之定體明矣故用則有而不用則無也若夫人之有道心也則繼之者善繼於一陰一陽者也動靜猶用陰陽猶財一陰一陽則實有柔剛健順之質二實實此者五殊殊受其實以成質木柔金剛火健水順柔健剛順斯以爲仁義禮智者也惻隱柔之端羞惡剛之端恭敬健之端是非順之端當其感用以行而體隱當其寂體固立而用隱用者用其體故用之行體隱而實有體體者體可用故體之立用隱而實有用顯諸仁顯者著而仁微藏諸用用者著而藏微微雖微而終古如斯非瞥然乘機之有一念緣起之無故曰始顯繼藏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也且夫一動一靜而喜怒哀樂生焉動靜無硏者也一動則必一靜矣一靜則必一動矣一動則動

必不一矣一靜則靜必不一矣乘其機而擇執之是破屋禦寇之說也若守其不動不靜之虛靈以爲中是壅水使湍而終聽決也惟夫得主以制其命則任動任靜而保其不危故人心者君子所不放而抑所不操若夫陰陽者三才所取資五性所待用疑非微矣而不然也陰陽爲己富矣而一陰一陽之權衡不爽於銖絫者微也一陰一陽之妙合無閒而不相爲同異攻取者微也是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竝有於心區畛不差而容面協一有能審其權衡而見其妙合者其惟見天心而服膺弗失者乎於末索本者芒然於此宜其執一非一而精者皆粗也以約言之陰變陽合乘機而爲動靜所動所靜要以動靜夫陰陽故人

心待役於陰陽而堪爲聽命乃有機可利悍發者恣違其主機發必息遁虛者圖度其安則惟成器之餘慮以召感亦以召寂泮渙渟洄者因機爲用而失其職也故曰動靜無端言其無本而乘乎機也瞥然而凝於器如水之忽冰瞥然而發於情如水之忽流彼曰飄風止而自性毀矣故曰陰陽無始言其固有而非待緣以起也木不待人斲而曲直也固然火不待人煬而炎上也固然金不待人冶而從革也固然水不待人導而潤下也固然不待孺子之入井而慈以愍者固存不待爾汝之相加而嚴以正者固存不待擯介之交接而肅以雝者固存不待善惡之雜進而晰以辨者固存物止感息而已有據見於天壤閒而物有

徵各正性命其有或妄者哉則以知道心之與人心如是其差以別矣然則判然其爲二乎而又非也我固曰互藏其宅交發其用陰陽變合而有動靜動靜者動靜夫陰陽也故人心者陰陽翕闢之不容已道心者動靜之實成材建位之富有和順而爲光暉之自發也釋氏立一無位之心以治心固妄矣朱子謂之一勉齋黃氏謂非有兩者亦非等威廉隅之不立也夫苟等威廉隅之不立則擇之也不精如其可別立一心以治心則其爲心也非但非道而且非人矣是故以鐙喻之前燄非後燄則前心非後心而心以時遷以芭蕉喻之無中而非邊則攟摭攢聚以爲心而心無定藏乃不知燄遞代而明有常中雖虛而生氣所

繇升也且夫鐙之喻固人心不自保之危蕉之喻亦人心無適主之危觀化無窮而止得其危幾焉曾是以爲見心不亦愚乎夫不見鐙之明者其神禮蕉之榮者其神仁邪莊生天籟之說楞伽和技之指風已拍歇而謂如土塊之頹然傀儡之枵然則惟死爲然介敦化不息而屈伸一誠然則死者人心之息而非道心之終與人心乘動靜以爲生死道心貞陰陽以爲儀象乾坤毀而無易陰陽五性泯而無道抑且無人動靜伏而偶無人有此一日矣陰陽匱而永無道無此一日也天下必無此一日其以此爲心其以此爲宗也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向口乃窮於己取之而已告釋之所知予既已知之矣爲陸王之學者亦

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爲仁繇己志於爲仁者必繇己也迨乎仁之熟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繇己也故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弗詢者我未詢彼而自獻謀也聖功之純帝道之盛惻惻乎惟此之恐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己者則視聽言動是已是四者均己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己之加人者也而緣視聽以爲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也習於所聞驗以所見而信以心之所然則其言固有物行固有恆仁者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己言也動惟己動也操之也約持之

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待者矣惟視與聽己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繇己而人爭熒之欲繇己而人之先入者窒之是爲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己之中愼所擇焉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目而亦物矣交而引引而蔽耳目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耳目者皆繇人者也繇己者所不以爲己也雖然尤有辨耳目均吾身擯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爲己者惟其受物之交介乃目之交也己欲交而後交則己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己不往也遥而望之得其象進而矚之得其質凝而睇之然後得其眞密而睬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嬙之冶麗亦物自物而己自己未嘗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繇己繇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爲不然目之體實實則可鑒而不可茹耳之體虛虛則無可鑒而無不茹也故盡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疾入以徹於心是耳者天下之牖戶質雖在己而用全在物繇之者繇人而已矣奚繇己哉窅然未有覺也芒然未有主也寂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枵然恃聲之入以爲實也其聽命於心也似有重閫而不易審其受命於人也好言莠言雜沓駢闐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爲己而斥以爲

兩閉之一物誠虢虢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目爲政而耳無權欲與擇欲與執俟之旣聽之餘而方聽無可施功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逸矣於是浮屠氏爲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亟推其圓通嗚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爲言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目施其明了然粲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奚從入以攪我心哉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已而遂以巧而婉者爲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也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已而遂以其辨

而堅者爲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日進於前將有不期聽而聽不期庸而庸者受其惑而爲盛德之玷雖舜禹亦惡容不畏之如蠭蠆防之如寇讎也哉視奚眩邪疑以所聞而元黃無定色矣言奚狂邪雜以所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奚妄邪搖於所聞而作輟無固心矣故舜之聰達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歷乎昌言靜言之變迨耄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畏乎言與謀之迭進而亟聽以庸也將有繇人而不繇己者矣子語顏淵以爲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岌岌乎鄭聲佞人之必戒亦此意也故爲仁者克治之功莫先於聽懼其圓之刓方通之無能別之規圓者必滯求通者必鑿有甚信者必有甚疑有甚察者必有甚忽盛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愼其始哉不愼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衆室之無成已也

皋陶謨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絕地天之通愼所聽也後儒之駁者援天以治人而褻天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撫於五辰之治則固天也雖然天已授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爲法而五行不任爲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人之裁成天終古而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

有陰陽在人有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離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天之聰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其無極而步趨之是夸父之逐日徒勞而速斃也從其無常而步趨之是刻舷之求劍惛不知其已移也今夫日沒月晦天之行度不僭人則必以旦晝爲明矣跖壽顏夭天之彰癉不妄人則必以刑賞爲威矣犬馬夜視鵂鶹晝闇龍聽以角螘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受者殊矣人死於水魚死於陸巴菽洞下而肥鼠金屑割腸而飽貘西極之鳥樂於刮脂魯門之禽悲於奏雅歆者異而利者殊矣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爲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爲人之天物以爲物之天統人物之合以敦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繇此言之賢智有賢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惡得以賢智之天強愚不肖而天之也哉均乎人之天者通賢智愚不肖而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爲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於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矜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晝作夜息賞榮刑辱父親君尊衆著而共繇者均乎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盡愚不肖之必欲喻者也教以之興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敘太極兩儀之渾合分至氣朔之推移盈虛朒朓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通久五辰

之順逆而衰王智者測之愚所不察賢者謹之不肖所弗憂故作歷以授時占星以興事藏冰以調淒陰內火以消亢陽引伸其聰明以厲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典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可知之象數以穿鑿易其方員使貉粵買其裘葛也奚可哉故聖人所用之天民之天也不專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之天以別嫌也不僭於天之天以安土也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民之典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類矣摯拳爲敬箕踞爲敖民之禮也若於天則奭慄非教以恭暑析非導以媟矣五服昭采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

於天則采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路里矣五刑傷肌民之所畏而以討也若於天則蹣跚者非以其盜不男者非以其淫矣是故春夏溫秋冬肅民以爲發斂非欸凍靡艸之發斂冬至昏辟夏至昏亢民以爲晨夕非極東極西之晨夕乃欲舍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韋之月令劉子政父子之五行傳其始於九黎之通地天者與不若於民舉天以彈壓之臆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令五行傳之天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皋陶代工武王勿貳之天矣春秋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言象數矯天以制人也父喜而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父步亦步父趨亦趨趙括之以敗國亡家也況乎呂劉之步趨一邯鄲之蹻屣非采齊肆夏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人之際洪範敍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辨辨乎以窮其所極斤斤乎以執之爲常天固未嘗欲人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以己之意見號之曰天以期人之尊信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賾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外王之道盡苟循乎理以無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有出乎此

者而實非然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志遠其危疑非見聞步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夫理者心也故曰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爲萬事之樞不逐於一物而爲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共之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乎何康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理無定在而其張弛開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之用又患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弗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弗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異端之詖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便專之而據爲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圖安也慧而儇者曰吾以審幾也傲而忘者曰吾以

從康也夫心之靈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博取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繇求其協於大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爲止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遑恤焉惟其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慧而儇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取於康也惟其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止者奉道以爲棲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閒焉而猶懼其堅以自信者失此心察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圜運不息之靈以爲流行之體而困于自信之區宇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棼而於理則經之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内照無須臾之滯矣故亟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既研心以盡慮而無或怙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以不康者心之爲靈也善動如止水之微撼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樂任其所往愈入而愈曲則機智興焉而理不足以爲之畛域若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以大至無垠小至無閒式於不閩入於不諫而其爲幾也

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肸蠁如聞寂光如燭而不爲智引不爲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奠其居矣至此而後心之爲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函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盡矣於是而天下之賾於此焉應之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而不遷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以利害動其心者亟罔於其一定之軌則而憧憧於往來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裁萬物以斷是非以貞吉凶非自安而忘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天下則已幾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畛也洩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其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甚微也君子有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未有亡之彝吉凶之至不測也乎吉者匿其已得而迎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窮而從權當審故方其靜見爲靜而動者固然矣乃即其動而靜者初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是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吉也一動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善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亟持其衡又豈有不

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耳且順矣從欲而可不踰矩矣帝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爲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安止卽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必合於一致天下有三系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人之用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密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應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葢用心者聖人以之終身以之終食而不日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不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爲千聖之統宗至矣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一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印

尚書引義卷二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

洪範一

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嗚呼義利之際其爲别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智乎繇義之潤下有水之用繇義之炎上有火之用繇義之曲直有木之用繇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繇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橅有木之害從革而傷有金之害稼穡而莠有土之害繇此言之出乎義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則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天之過偸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不爲凶危之都者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義之所自著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以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爲利也其義之潤下者不容已也義之潤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運物於是乎細人見以爲利而遨之見爲利則不見爲害而惡知其潤下

之過適以爲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義而羅害者莫凶於利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審而授之於是乎爰尺寸之土以與水爭命於行下抑滔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伯鯀之斁彝倫也大抵以利爲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捐利與水而不受其餌分而灑之匯而居之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地有所不惜橫有所不憂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遲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了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蕩蕩之狂流以歸壑而莫能亢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無他遠於利而已矣今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粟之所通也當其順而利存當其逆

而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爲利以害之尤爲利之大細人乃顛倒惛瞀自困於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爲司空命受於天亟居尊席威毆生民以試其徼幸之智率族闔邑駢首漂骸以填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之水畎澮是已有害勝之水瀑湍是已有義害相半之水江漢淮沇之類是已有義一而害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義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勞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義而遠害也嫁□口之橫流以衝突乎兗豫靑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

焉而實受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裁之以義則庶乎其禍可衰止外此者無策今考歷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義漢違其害宋貪其利蒙古愈貪焉而昭代治之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違其害害有所不能違矣貪其利則衆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也三代無□□之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始用□石晉遂用□宋兩□□而其禍乃大槩可覩矣遠害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捐利而不貪雖有奕騎效其死命知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雖有長流夾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啟也而後乾堤潰野之害消息矣哉

宋之以蜜截舌以齒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瀦以爲塘水財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壁畦以爲淤田天貽之憂宋耽之利曬寇以爲依幸禍以爲福彼惛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元滅金以失江左哉夫差之擴也江淮以通楊廣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北以引仰命於河以爲漕運支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兗豫冀惟楊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憑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朱禮承之以從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間天以□禍中國而紓之於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徐吳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棄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

貪難制之流邀以爲利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爽哉豈有爽哉當禹之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訖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漢之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疆之休絕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鴛鴦泊繞遼山以入鴨綠則□□□害□□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適有居也使其然也塘水誰與塞淤田誰與墾漕運誰與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將亡術以逞而哀此羣黎平居無埽堤之勞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天未悔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闚捷招寇而圮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於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空城殫野而不

厭然則爲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與來世亦憯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壅泪天之流祇益孤壘之堅雖韓魏之肘足無謀而無郵之城固與北漢而俱安智氏之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甚安忍其尚鑒於此勿遏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甘誓

功罪者風化之原也功非但賞之足勸罪非但刑之足威也雖其爲不令之人與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於功之途夫人自伸之情相獎以興莫知其然而自動無賢不肖一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趨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違之帝王尤慎之矣世之降也風日痲化日靡民日偷國日亂非徒政不綱教不飭也功非其功罪非其罪也功非其功未嘗非功罪非其罪未嘗非罪而古帝王之功罪不尚焉後世且以爲迂遠而不切於治亂故功罪之名三移而風化之衰也三變而益趨於下最下以臣與民之不順於君者爲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與吏之不恤其民者爲大罪而忘其天君依民以立國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則於民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賊矣忘民則於君不忘而君必受其戕害矣古帝王之亟賞以爲功亟誅以爲罪者惟天爲重故堯知鯀之方命無君也其圮族無民也而姑試以五行

之政夏后之征有扈也不斥其叛天子虐下民而鳴鐘擊鼓以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得罪於天者雖無虐於民無犯於上而天討勿赦如此其嚴也後世之法目爲大罪而不赦者曰罔上曰誤國苟有欺隱營私之迹則雖呴煥其民民爭懷之弗可貸也其次曰傷民命曰侵民財苟無淫刑科斂之愆則雖獲罪於天天所弗祐所弗問也嗚呼夫孰知不畏於天名爲恤民而民實貽以慼不恤於民名爲憂國而國實受其敗也惟古帝王知國之所自立民之生所繇厚德所繇正也克謹以事天而奉天以養民方命圮族之辜視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可從末減豈世主具臣之所能知哉曷言乎威侮五行也五行者天以

其化養民民以其神爲性者也是故濬川以流惡改火以養正拔木以昌民氣爇金以戢民心平土以安民志不使不足也楞匱以吝於用尤不使有餘也淫佚以蕩其情弗愼其節宣而俾愚氓之自登自耗也則其威侮也甚矣苟威侮之而五行之害氣以虧人之養而鑠人之性也不可勝道矣曷言乎怠棄三正也三正者天所示人以氣至而主其感者也是故以天統事天而迎其陽以地統事地而敦其質以人統治人而興其用占星以修祀知神之格以精之至也候氣以吹律知和之至以風之應也序辰以課耕斂知生成以時而協也順節以詰兵刑知明威以度而行也弗謹其候而任情之動以作以輟也則其怠棄者多

矣苟怠棄之而三正之和氣已先人而逝後人而弗逮也人罹其災矣夫和氣者氣之伸也害氣者氣之屈也五行之英在形之未成而有其撰迨形之已成而含其理三正之常往過者退而息機來續者進而興事是屈伸之化理所謂鬼神也鬼神則體物不遺矣威侮而怠棄之是遺之矣遺之而孤行其意欲或圮事而不修或疲民而妄作曰自我尸之以使民奉我而我以臨人復奚忌哉是則顯與天爭勝而不恤一言一動莫非鬼神所應違也君與吏尚何有於民臣與民復何有於君乎故帝王之奉詞以討必誅不赦之罪者在此而不在彼世主具臣何足以知此哉且夫後世之功罪以民事爲殿最以國計爲忠邪者救末

之術彼亦有所不容已焉天之弗畏五行亂矣三正忽矣於是而民竅而吏僑水火金木且爲斂攘刑殺之用祁寒烈暑且爲殘暴怨恣之尤民乃孔棘而俗乃益偷爲君子者重念其顚隮憔悴之荼毒則録救民之功而嚴殃民之罪弗暇問天矣天之弗恤而胥怨胥讒以與上亢吏因其亂威脅其下以誣上而營私苟利於己國危而不恤民之既離君孤而莫援世主之所慭而亦忠臣之所憤則衛國者爲功而負國者爲罪且弗問民矣乃從其本而言之秉五行三正之紀者天也妙五行三正之化者鬼神也忘乎天而天絶之忽鬼神而鬼神怨恫之則五行之害氣昌三正之和氣斁人理微而人心迷以不復天下師師相獎於

功利干百姓之譽者賢矣逢人主之欲者忠矣志偷而不瞀智僭而弗擇浸淫及於後世不復知有五行三正屈伸之化理司生成禍福於體物不遺之中知有其名者又徒九黎之邪妄通地天以亂人紀則子可不知有父人可不異於禽於以敗國亡家驅民於死地始以殃民病國之刑書㬪於其後不已晚與嗚呼莫威匪天也莫顯匪鬼神也天之化隱而鬼神之妖興愚者以孤虛生尅竄三正之顯道妄者以狐祥胡魅擅五氣之精英慧者厭棄之則又謂天壤無鬼神五行皆形器之粗三正抑算術之技恃氣而凌轢焉古帝王爲萬世憂亟正其刑以代天而伐罪商周以降此法不行無怪乎風化之日積矣漢人彷彿其意以

災異免三公以五德辨禋祀而拘牽名迹固非五行三正之貞也是以不可以訓自是而後風化益以陵夷恌達之子沈没於名利不知何者之爲天而彝倫因以汩喪非九黎則有扈也安得修帝王之刑賞者正名定罪以矯之正也

允征

陸贄有云動人以言其感已淺然而有所感者則以感人於俄頃之閒者也生而驅之死逸而驅之勞分義足以動之乎畏死憚勞之情猝然内發者智不及度勇不及持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與賢哲之從容赴義則固倒行於窮途而親上死長之情不知其何以忠良於是而敷心腎肺

腸以爲言振蕩其俄頃之耳目以生其勃發之智勇言之所感雖淺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來無居平之誥誡而有臨事之約誓焉古之帝王誠知其感之也淺用之也惟俄頃故其爲辭也不過激其氣以使之盈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不激而使之盈者何也氣盈而怒怒盈於外者必楞於中嘗觀於鬭者矣詬誶勝而拳勇衰矣不畸重而使之疑者何也有所重必有所輕雖在倉卒聽以耳發以氣而未嘗及以忽也雖乘其俄頃之情而無長久之義以使熟思而不斁則一疑而羣疑交起疑之疑之遲回卻顧而必潰鈇鉞不足以威之矣嘗觀於嚴父之訓劣子矣詞已費而反胥於夫子之不正矣以今觀於甘誓允征之文簡而不盈規其長久而不畸重乎巳斯之謂體要之辭辭之善者君子以之動天地而況於人乎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將百世戴之不再傳而有扈犯順以抗王師不五世而羲和叛官以黨后羿惡之不勝誅者也然而后啟允侯之執言也則使罪浮於言而不窮言以浮於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貫盈者夫人知之而不俟於言也舉其大端以正有事之名舍其一切以畜人心之怒則氣不泄於言而勇可給於氣整齊其行陳要戒其淫義矜持其有餘而急繕其不足若此者所謂不過激其氣而使之盈也分義者民之均重也權藉者己之畸重也爲臣而犯其君爲臣而背公死黨以弱王

室分義之不赦者也分義不赦而何有於五行三正之精微分義不赦而何有於沈酒昏迷之瑣屑乃分義均重而民喻其不赦權藉畸重則民且疑君之死己以安也俄頃之際所喻者不敵其喻死喻勞之心則將曰喪君有君而喪身無身矣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憲者王爲民修之侯爲民守之民用所前而民居之自協者也今畧畸重之權並畧其均重之義而獨重其權於民民乃曉然於衆憤之不容已而牽率君相以屆民之罰於是而人之視公戰猶其私鬬非使我以一旦之肝腦易天子玉食之靈長而不惜致死以爭擣姦宄之胸矣此所謂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也是故臣干君則畧其無將之義而執辭以民以謂天

爲民而立君不勤民以奠君也甘誓允征是已君殃民則畧其殄師之虐而聲罪以天以謂天篤后以匡民不殘君以逞民也湯誓是已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恤民痡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衆率怠不曰率割下國衆致其怒也夫乃以堅長久之義而其權不畸畸重於上民以爲厲己畸重於下民以爲餌己民猶畧也衆疑之府也君子益慎之已故於殷周之際而知道之降也武王之誓言之畸也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氣亦竭矣甯執非敵惴惴以恐於是而幾始矣列紂之罪擢髮以數斮脛剖心之無遺也八百濟師血流漂鹵能保匹夫匹婦之無橫死於會朝而可反脣相詰者乎義士所以有易暴之歌商雒之頑民亦且生簡廸之怨千里之應捷於桴鼓君子之言之動天地而可不慎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誥春秋之詞命不及豐雒之誓命盈虛生乎志氣輕重定乎權衡義於此精道于此立不可誣也戰國說士之辭悖道而相搖以勢此意斬矣又降而爲陳琳阮瑀之流如健訟之魁怒鄰之婦勃氣憤盈莠先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稱也下此而齊粱之季馳檄相誇取青妃白競巧於流血塗肝之地苟有心者能勿觸目而酸心乎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豈於其言而善之與忠厚宅心則氣不盈而不忍盡物之短正已無求則權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養天下之和平存千秋之大義立誠以修辭辭皆誠也則惡之者雖在俄頃固可以昭告萬世而無慙矣孔子曰我於辭命則未能也言不於辭命而求善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二終

尚書引義卷三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仲虺之誥

易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誥之言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論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上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尚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

以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介眞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搆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眞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於幾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於此哉天地之德日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朒而不給乎彼洋洋日發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閒者旣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變而莫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而後可以協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著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

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爲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旣然乃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之亦旣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自外作夫內之旣卓然有可凝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蠭蠆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繇內制心在內禮繇外作朱子云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

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天下與心搆舍自然之則忘固有之眞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水也禮之必外其且叛渙於天地之閒自爲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空之不可以手握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著於人矣義之內也以智而喻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之不紾兄臂色之不摟處子亦惟以求慊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慊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秦炙吾炙之胥旨吾舌矣若禮之立於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矩而非木之能自爲方圓授之羈靮而非馬之能任驂服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前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

敬充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爲外者也古之君子智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俾得所歸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奠之俾安所止而與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遠矣蓋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有卽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卽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殊哉彼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因其來而來之其鑿也於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忘其來仁不足以守此者其安也任其往而之於敝任其來而汎爲交其矯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枉其交而不綏以宜亦惡知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其中爲而建之也哉孰之

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釋氏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弗辨乎

湯誥

顯性之有而目言之易謂之縕書謂之衷詩謂之則孟子謂之塞求其實則中庸之所謂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終與終之始與始之終以密合乎始始以綿亘乎終相依而不貳不著其文而已盈靜與存而皆安動與行而不滯官不過而如其量神周流而毋不失故曰衷也夫人之有形則氣爲之衷矣人之有氣則性爲之衷矣是故痿躄者形具而無以用其形則惟氣之不充乃形未有毀是表具而衷亡也然則狂易者氣具而無以善其氣則惟性之不

存乃氣未有餒是亦表具而衷亡矣氣衷形循形而知其有也性衷氣循氣而不易知其有也故君子之道鮮矣今夫氣則足以善足以惡足以塞足以餒矣足云者有處於形之中而堪任其用者也若夫遁而不遷善而無惡塞而不餒者則氣固有待而足焉而非氣之堪任也故曰性衷氣也氣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則不可破而入其中然而莫能破矣而絪縕搏散者足以相容而相爲載則不待破以入而性之有實者固與之爲無閒夫性之爲衷於人也不待破而入非徒於氣然也形亦莫不然也破目之黑白而求明之藏也不可得破耳之窾（音科）曲而求聰之藏也不可得因實而入實則亦因虛而入虛凡有形而皆入焉亦凡

有形而皆衷焉耳亦衷此也目亦衷此也四體百骸而皆衷此也凡有氣而皆入焉亦凡有氣而皆衷焉衷乎形者氣衷乎氣者乃天之所降之衷則亦徹乎人之形氣皆為之衷也哉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面背四體形也氣之表也以見以盎以施氣也形之衷也乃其根心而生色者更有衷氣者存也君子所性也是故人之生也氣以成形形以載氣所交徹乎形氣之中緜密而充實所以成所以載者有理焉謂之存存人之死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性之隱也未嘗亡而不得存者與魂升與魄降因其屈而以為鬼神故鬼神之與人一也鬼神之誠流動充滿而人之美在中也其屈也鬼神不殊於人而其德惟盛其

存也人亦不殊於天而其性以凝然則此衷也固非但人之衷而亦天之衷矣形而下者人之性形而上者天之理故衷曰降非其麗乎人而遂離乎天也天下逮於人人之衷即天之衷也且夫天之有衷奚以明其然也今夫天蒼蒼而已矣曠曠而已矣蒼蒼者不詘曠曠者無極氣也而寒暑貞焉而昭明發焉而運行建焉而七政紀焉而動植生焉而仁義禮智不知所自來而生乎人之心顯乎天下之物則焉斯固有以入乎氣之中而為氣之衷者附氣以行而與之親襲氣於外而鼓之榮居氣於中而奠之實者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一陰一陽劑焉統天之行元亨利貞而四德敘焉是則天之衷也形而上衷乎天形而下

衷乎人緜天以之人因其可成可載而降之人乃受於天亦既主形主氣而莫不以為性之藏也故曰恆是故形則有恆也氣則有恆也然而有不恆者形之有痿躄性之有狂易或傷之或陷之一人之身而前後殊斯不恆也形之有利鈍氣之有衰王利易而鈍難王壯而衰餒均人之身而彼此殊斯不恆也其不恆者何也文著於外質凝於內著於外者枵其內故與衷而相離滯於內者困於外故衷不效於用也衷也者其外不著其內不滯柔與為柔剛與為剛動而不喪靜而不遺無所忤而柔順與親無所撓而剛健與幹化不流而居不失則亦奚有不恆之咎哉恆者何也曰誠也誠神誠幾於物胥動誠通誠復於己皆眞斯

以屈伸變化終始弗離而莫有不恆矣嗚呼古之知性者其惟自見其衷乎仁義禮智以為實也大中至正以為則也闇然而日章以內美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以充美也故曰乾坤易之緼邪變易者其表之文健順者其裏之著（直略切）與惟此不察則且以元牝為根而其中枵然則且以督為經而其動羌然則且以運動為性而其守蕩然則且以眞空為體而其主冥然忘其衷之緼褫其緼之塞生民之性淪胥以鋪非直日用不知者之咎也

太甲一

權重於經者也經有未審縣重以酌其平之謂權也而或以為輕於經而行其妙則誖矣重於經者持而乃得其平

輕於經者反而外移於衡之杪則權重而物輕物輕權重物且昂起而權墜矣何有於權之用哉爲魯莊公責者曰母不能制當制從母之人審然則太甲之狎於弗順不必放桐而但施刑於弗順之宵人也其可哉此有道焉亦有權焉制弗順者則畸而之輕制太甲則持而之重也嘗試論之以本末言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本也弗順者之給其欲導其縱末也不持其本而急其末猶攻毒者之急四支而遺腹心也一弗順退而一弗順進一弗順殛而一弗順興故曰人不足與適也不足者力之不足我處外庭而輕權之不足彼在君心而重也以情勢言太甲之情弗順者之勢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體之於安佚

夫人之不能廢而獨謂君上之不宜有此乎弗順者見制而不逞則重爲減替以相激將使安飽之不給乃宣言曰是使王監門輿皁之不若也沖人何知始相憐中相悼終相匿而睽於元老者益孤矣良娣刻木以行朞而鄴侯疏劉瑾伏地以請死而韓文絀其明驗已如其欲顯戮之與則害尤有重焉者凡權臣之倡主廼先削其君之肘腋故后羿篡而錐表無反鬭之臣州蒱弒而匠麗先胥童之死今以靖獻之心弗擇而蹈其轍左右相依之媚子旦放一人焉夕誅一人焉取之君側而肆之市朝孱爾沖人始則姑聽之繼則涕泣以講之又繼則甘心羣小以報之矣彼羣小者既挾尊主之號以爲彈壓之名其主亦懷孤立之恐而已抑終以投鼠忌器之故不得大快其所欲爲卿尹百辟其不中立以祈免者鮮也則身危而國亦隨之矣均一非常之舉則何似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以散宵人之聚也是故畧庸人之好惡審天理之權衡伊尹所以任堯舜之道於躬而直行不惴也夫佞倖持權權移而毒下逮天下且血背搤腕以爭致其怨惡而君之失德獎姦姑寬假而不忍深求此亦君臣之彝倫所不可泯而要以爲庸人之好惡何也畸其重於佞倖而不諒其不足以有爲也若夫天理之權衡善有所自植惡有所自致君實處隆墀遠堅之勢而給欲導縱之夫固卑且賤以順君子之命或趨善或趨惡猶驟雨之乘回風可使南而可使北君子豹

變則小人革面固大人君子所矜宥而移易者也積不欺之忱膺毋貳之棐拔本塞源以正告天下萬世而無疑則弗順之子淵藪已失而不敢以螢尾爭日月之光亦震驚湔洗謹執其唾壺虎子之司矣故于桐初放未嘗有流竄匪人之刑奉晃既迎終不有易置近臣之事然而太甲思庸則已捷於枹鼓其效爲不爽也格君心之非者經也放之以格之者循經而尤重之也人不足適而急於適人者末也適不可適之人而以自詘者益爭於末而倒授以重之昧者不知嘗試輕杪而利其易制覆取墜焉其不可與權也久矣乃伊尹之克任大權以正大經者一介取與之義咸有一德之貞志大明而誠孫立彼魯莊者固不足以

語此也無哀毀痛父之忱無枕戈報齊之志經已揥矣權不足以持矣然使取文姜之左右鉗束而誅戮之將文姜挾君毋以内訕羣小恃外援以一逞元乂之於胡媪五王之於二張斯不亦後事之左驗哉魯莊公而果可為人之子也飲血誓死與諸兒爭命於原野上告天王正文姜在宮之辟棄位逃祿幽憂以死於艸土而後車中之怨可雪是尹處其易而莊處其難然使莊之篤孝如尹之忠也則姜淫不敢宣桓勢不孤立雖以諸兒之禽心抑不敢談笑而賊人君父且如雲如水肆醜行於康莊矣子毋親而感終易君臣睽而感愈難尹處新造之邦莊正適儲之位則尹固處其難而莊處其易也童昏不知導淫縱賊在位具臣申繻御孫皆不足為有無乃欲制從母之人以醲肘腋之禍不亦愚乎彼魯莊者固不足道而說春秋者以制毋從人為權豈知權者哉惟尹而後可與權惟尹而後可與經也

太甲二

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使性而無弗義則不受不義不受不義則習成而性終不成也使性而有不義則善與不善性皆實有之有善與不善而皆性氣禀之有不可謂天命之無氣者天氣禀者禀於天也故言性者戶異其說今言習與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

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取精用物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夫所取之精所用之物者何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足以為長養猶其足以為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陰陽之化運之也微成之也著小而滴水粒粟乍聞忽見之物不能破而析之以畫陰陽之畛斯皆有所翕合焉陰為體而不害其有陽陽為用而不悖其有陰斯皆有所分則焉川流而不息均平專一而歆合二殊五實之妙翕合分劑於一陰一陽者舉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訖老無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謂之性哉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與人則固謂之命矣已生以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自取自用則因乎習之所貫爲其情之所歆於是而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他取別用而於二殊五實之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不謂之命哉天命之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目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爲器氣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養性也於是有生以後日生之性益善而亡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滯於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人日與媮暱苟合據之以爲不釋之欲則與之浸淫披靡以與性相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然則狎于弗順之日太甲之性非其降衷之舊克念允德之時太甲之性又失其不義之成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例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日臨之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爲性終身之永終食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乎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倏而疢疾生焉氣之善也

俄而榮衛暘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皻風犯藏者喎瘴入裹者厲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羸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爲無爲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爲也無爲而足以成成於幾也幾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懸一性於初生之頃爲一成不易之例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咸有一德

言道者胥言一矣乃從乎形氣而數之則一者數之始也以俟夫增加者也依於道以言之則一者數之終也無不統會者也且以數而言之一而小成十也其大成萬也乃至參差不可紀之至賾而會歸於一則莫有踰於一者也若其　倍而生二析一而破之也參而生三伸一而岐之也取其破析分岐之餘而孤持其一則必至於賊道伊尹

曰咸有一德據純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不可生二以與一相亢衡生三以與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無自廣以狹人非傳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汎兮其可左右也非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居二之沖沖而用之不盈也誠汎兮其可左右與師左則不協於右師右則不協於左矣誠沖而用之不盈與將虛中以游於兩端之閒自廣而狹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老氏以此壞其一而與天下相持故其流爲刑名爲陰謀爲兵法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賊道也夫以左右無定者遇道則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測道則方此一道

俄彼一道於是而有陽闔陰闢之術於是而有逆取順守之說故負婦人襞宦寺而以霸焚詩書師法吏而以王心與言違終與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致仁義亦一端殘殺亦一端淌洋因時立二以伉一乘虛擇利游三以亂一乃囂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賊道者無所不至矣老眄之幸不卽爲天下禍也惟其少欲知止不以天下爲事耳不然又豈在商鞅李斯下哉古之君子雖遇中主進危言而不姑導以庬雜之術全而學之全而用之聖足以創賢足以守中材猶足以不亡其惟一以統萬而不二三以伉一乎一以統萬者達天者也今夫天則渾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統萬聖合萬而皆一尹自耕莘以至於割

烹一也道義以嚴取與也湯自有國以有天下一也義禮以制事心也夫是之謂達天有其始卽以之終有其微卽以之著立一資始之謂統天成一允終之謂成物含一於中之謂盡心傳一於言之謂窮理合天下之臣民舉萬事之綱紀胥一於善而無不實也無不純也故冒天下之道而不可過貞天下之觀而無所疑一之用大矣哉彼之析一以二游一於三者侈數廣而執一狹狹於執一侈於生三而放以之於萬以自廣而狹天下則始之局量以小規模以隘而不足以資始終之詖而蔽蔽而窮而不足以成終不知大備之謂一者其賊道固必至於斯也夫惟備斯純惟純乃大是故周子伸一而圍之以爲太極二殊五實

仁義中正之理不一也莫不備也而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夫太極既已範圍天下而不過則且何所容小人之悖乎悖云者舉一所備之二以伉一舉一所函之三以游一勢逆而背其宗也道一而已矣一以盡道矣道非大而一非小不得曰道生一一該萬矣萬爲一矣二亦萬之二三亦萬之三萬乃一之萬不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餘此以積彼堅彼以敵此因以有常師因以有常主專師多蔽而專主不達測之妄而執之吝不能出於一之中而固已悖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嗚呼可不愼與

說命上

君子之道无妄而已矣天積陽於上而雷動於下積者誠

也動者幾也誠而幾神矣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則大亨以正大亨故通乎幽明正故絶其疑似通乎幽明其言也順絶其疑似其言也信順以信乃以无眚無疑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誠則物之終始賅而存矣若夫疑者則必其妄也疑也者非有也有則不疑也疑之者非無也無亦何疑也非有而有非無而無非有非無而亦有亦無則夢是已今夫夢其積非富有知其不原於誠其動不以時知其不足與於幾不誠不幾而若有神焉豈神也哉故孔子之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誠也六十而耳順幾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神也神無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則神不離乎誠也无妄之德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故老不

衰而益盛若其言夢也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盛而夢衰而不復夢或夢或不夢而動不以時血氣衰與之俱衰而積之也非其富有然則夢者生於血氣之有餘而非原於性情之大足者矣故高宗之夢見傅說之形其不足與於誠也審矣論者乃致疑於說之來高宗之往而曰豫知容貌者神朕兆先見者誠豈其然乎夫誠者實有者也前有所始後有所終也實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也神者無爲也形之未形體之未體者也則五常百行昈乎誠著龜四體通乎神誠仁顯而神用藏也夢說而有成形用不藏而非神矣獨見獨聞而非有所終始仁不顯而非誠矣非誠而言神疑之府

也妄之徒也君子之所闕而不言者也然則夢說之形而旁求惟肖者抑又何也形者血氣之所成也夢者血氣之餘靈也血氣者一陰一陽之形而下者也同聲則相應同氣則相求形與夢同受成於己形之器於是乎夢可有形則居然若有一傅說之立乎前矣然而無與於形而上者故能得傅巖惟肖之形而說所啟沃之忱辭不能有其言而識諸寤也蓋器可詭遇而道不可疑聞也藉其誠而神焉則奉若之訓胡不徑相授受於夢中以成不疾而速之化乃必待說之拜手以進獻哉血氣之靈有時而清焉有時而濁焉恭默不言高宗能澄其血氣之濁以嚮於清故其於傅說惘有之形相遇於若有若無之際然而誠未至

焉幾未通焉神未顯焉則得其粗而不得其精夫人意欲乍澄之頃乍離乎粗濁而與兩閒固有之成形相爲邂逅洵有然者程子所云縣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非物來蓋此時矣鏡器也物亦器也兩器之體異而均之爲器則其用合鏡不含物物非鏡生清則物現濁則物隱亦其固然矣然而鏡終器也道不生也故物影現而物理終芒也董五經豫知伊川之來者此也季咸知人之吉凶者此也釋氏之他心通者此也息紛紛膠膠之妄動而有其孤靜緣孤靜而生孤明孤明之主一資於血氣之清故無形而可有形影著而與形不爽然於形上之道終芒然未有與也蓋以血氣之靈爲見聞之區宇雖極其清明而終如鏡

之於物物自物而鏡自鏡也鏡平則面正鏡有凹凸則面邪得其正則為高宗之夢傳說得其邪則為叔孫豹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矣邪者妄而正者亦非誠也故曰其匪正有眚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者與理為用誠之所自立也如神而道繇以生誠不可揜幾不可禦神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堯之得舜顏之事孔相孚以心相鄰以德奚夢之足云哉柰之何登彼乍發之隙光謂之曰誠謂之曰神也君子以无妄茂對天下在文王之詩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誠也昭明也誠有其明非鏡之資日光以為明也於昭于天而天下仰明焉則神矣故其詩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而人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

誠以求之則濟濟多士而文王以甯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降雨惟其時也雨降而雲滋出惟其富也教育人才開之先也其不然者晴雲拔起於谿谷雖雨而無終朝之勢氣蒸妄動而應不以誠奚足恃乎繇此言之鄉令高宗納羣臣之戒繹甘盤之教敦誠研幾貞動而大亨雲行雨施移風易俗以德成人以造小子將奏言試功揚于王庭者非但一傅說而止何至祀豐于昵戒懲于克僅救過而不遑也哉治天下有道正其本以修政教而已矣治心有道盡其性以主血氣而已矣弋偶現之浮明畫獨見之區宇資形器之作清而不求諸道乘變化以疑為神而不存以誠以治則鬼以氣則易衰君子之所不尚如之何以誠神輕許之也

說命中一

嘗觀之天矣生生者其資始之至仁大義也然物受命以生而或害其生而天無所憂也不憂惡艸之害良苗而予良苗以棘距不憂鷙獸之搏馴類而護馴類以爪甲然而惡艸鷙獸終不以天弗與防而殄絕生化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無所用憂也聖人則不能與天同其無憂矣然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憂人也聖人之所憂自憂之有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恐或亂之子孫其子孫而恐莫保之情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

以異於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仁不足以懷天下義不足以綏天下慮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幾以无咎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陂祚之脩短未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知且無容知而奚足憂邪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所不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茍憂其所不憂則惟恐天下之不喻其意而尚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感其惠而賜之衣裳以聯其情惟恐天下之不畏其威而耀其干戈以爭其勝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擬則厚其防於甲冑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制天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屬則有符命圖讖以侈天命衣

裳之屬則有覃恩醲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屬則有重法淫刑以刈豪桀惴惴然尙不自保也曰吾之所可以自護而不患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惟甲胄乎嗚呼孰知啟天下之戎心近以害於身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胄之爲甚哉有七屬之甲則有截犀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示天下以有可攻者在也秦畏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隴首漢畏閭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爲甲胄而文景以啟戎於七國哀平以啟戎於五侯曹魏畏強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宰輔晉畏外奪之戎寵任子弟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八王宋畏強藩之戎削弱將帥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右文臣以爲甲

胄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侮分六卿以爲甲胄防宰相之戎而戎生於中涓甲胄抵實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胄蔽左而露右捹項而忘胸恃有甲胄之足禦戎也則暮夜有號而勿恤白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衞以自賊生人以殺人而甲胄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已密戎不自起起之自我而尙誰咎乎然則空拳裸體以冒白刃而信虎之不咥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胄陰陽不能賊而人事不能攖者人未之曙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甲胄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胄也自反而縮匹夫之甲胄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胄也故曰以忠信爲甲胄以禮義爲干櫓非以爲甲胄而甲胄之用存焉聖人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涖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躐等師天乃欲竝此而捐之曰將爲之仁義以正之則竝仁義而竊之惟絶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胄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胄也竝其公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敝也而欲竝銷之者則亦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藏身自私而以其銷甲胄者爲甲胄斯亦嬴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柰何而不安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夫憲天者不廢天之常而弛其所

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簡官愼爵慮動事事閉籠革非釐祀飾禮進德賢正綱紀非僻遠地天絶亘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強弱聖以是憲天臣是以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爲禦戎之道亦卽此而在焉又何甲胄之足庸抑何甲胄之必銷也哉

說命中二

詭於君子之道以淫於異端之教者其爲言也廼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繆爲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詖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雖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藏立學之準而固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墮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

難也朱諸先儒欲折陸楊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衰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倒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爲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惝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

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爲行也以知爲行則以不行爲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惝然之知爲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住坐卧也大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詘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秘也如是知之何爲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

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闢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溺焉以喪志爲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詘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憑虛以索惝怳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逮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患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敢恃惝怳之罔光若有覯焉奉以周旋而無斁惡乎繇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

乃舍旃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雌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夷考其內行之醇疵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楊之徒異尚而同歸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先難也非艱者後後獲也此非傅說之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主善爲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未繇之嘆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

穀率而卽能從也千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適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騏驥馳騁於康莊正王畿包顯道之以覆輈折軸也柰之何助其燄以使炎乎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閒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爲歆失不以爲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

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詁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據梧消心而絶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爲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爲然也黃冠之煉已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爲知者也而爲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於行墨者之徒爲異學晒也尤懼夫浮游於惝怳者之借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高宗肜日

禮何放乎放於義矣義何放乎放於仁矣禮何放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爲禮也義何放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爲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爲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爲心之則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爲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爲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於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而無傷非義弗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弗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爲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不知其何以必愛而愛

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爲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爲惠懷之以爲惠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祗以傷親義之所絀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緣是以加益旣爲吾親而無不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以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峙嶠斟酌於慈與否之閒而志已憯矣不孝莫大焉況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爲惠虧禮廢義以徇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禰（昵與禰通古文借用）賊仁之大者也古之

有天下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爲舍其大宗而崇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德自己立功自己定沂己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爲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禰親彌近者愛彌篤禮之所許也何也己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彌篤則豐而無嫌其遠者或享嘗以止或有禱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爲之準矣乃若殷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系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循其

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之祚豐小乙之祀廢大宗以厚其昵高宗其曰我奄有之則禮自我作而已背成湯之家法矣又何恤盤庚之失所哉則甚矣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爲孝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慝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藎臣亦莫得昌言以致詰而高宗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廢義廢義則賊仁蔑成湯背盤庚而以彰小乙之慝小乙傷矣己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已徼其幸有人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葢前人之愆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禰以從己之欲則以導其親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則親辱夫固謂非親之詘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而以簞食豆羮施報之情上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有天下爲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不有天下將以爲怨而薄其報乎是泰伯可讎太王大禹不郊伯鯀也貪簞豆之賜加愛於其親稚子且羞爲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奚逭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兆亂而高宗夸大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豐祀也皆其不惠於義者也義之弗惠天之所絕災以之興而雉雊焉宗廟之中有禽心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可得乎嗚呼邪說興典禮

亂私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璁桂萼賴寵以逢君而持祖己之讜言者且覆罪以貶竄君臣師師偕爲盛美而祇以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爲人後者爲之子朱英宗之不得禰濮王明矣興邸之召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別廟而稱府君子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躋於武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illegible]貽之巨愆以是爲愛也不知其祇以傷也聞祖己之徼詞亦尚知媿矣夫夫子之刪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有存君者有存臣者盤庚無臣以存君也說命肜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奚得爲有道之君邪故夫子曰何必高宗畧之之詞也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遽附君所儺忌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爲仁則劉昶蕭寶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孟頫雖無國土而有祿食以祀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爲仁道之所以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酅入于齊春秋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也春秋之所惡胡氏善之幾何不獎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且夫古之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未有天下之先五廟以饗固已食於其國矣迨後嗣之絕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典禮修天子之事守則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既有淫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孫子則天位之得失僅繫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伯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蓋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速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亡哉即令知祿父之必亡而麗億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

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憂紂虐之及己而重累以骨肉戕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幸禍以成名名順而心不安不徇乎名心安而名不順不徇乎心紂之發出狂而家耄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兄何有於其兄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成廷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酗敗德商其淪喪矣隱痛在心而涕泣弗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借微子而如箕比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虐用囚殺者視諸箕比其發尤酷而又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目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失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偷全兄弟之歡與則必如甯王成器之於元宗斯可免矣玉笛之朋淫花奴之詭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況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唐元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甚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使紂而無以加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耄猶安遯野藉令微子秉清剛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猜之素陰惡其匡正之予違陽被以爭立之慝怨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耄可以聲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則微子雖死而疚憾深矣又令幽囚待戮鉤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憤怨離心之多士播棄之黎老挾長幼之大義矯適庶之虛名擁戴元良明加易置而文王服事

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篤則微子以之死而之生商祚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甯。則不但如成湯之有慙德且使蕭鷟陳項之懷逆以篡者假爲口實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欲救亡而祇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名不順則不敢徇捐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昏以祈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廸惟一去之差爲自靖也爲亡國之公子易爲去國之元子難囚爲臣僕於周易囚爲兵端於商難仁者之用心固有然已迨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遯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也及乎紂亡。已殄。元王蔑

餒而後亦白其馬以來賓則行遯之初何嘗有存祀之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永存紂裔微子固將浮沈寄食歸骨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以就封于宋周人以是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盡然傷心特以廥食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天倫之至變處無嫌之地而箝舌以同昏是愈疏也當家邦之喪而外附以免禍是助逆也況乎際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尺土之可依受仇讎之新命行同犬豕而恩斬蔑蔑亦安足列於人類哉存祀云者不仁之人降以求榮藉口之詞也非孔子之以稱微子者也邪說興天理滅可弗辨與讀微子之篇察其勢之所值心之所存可以折其妄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尙書引義卷三終

東亞同文書院圖書館藏

尚書引義卷四

泰誓上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

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之大原惟父母繇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本大而一者理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以大統小而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道無為天地有為物生於有不生於無故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而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宏道而天地不資道以宏。天地無心元后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為萬物父母而惟作民父母天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后非施生而父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有者親則天地疏而元后親有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之殺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竝建乾坤以統六十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為之健順元后能以其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

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地率繇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誅君而戴之以死生以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太極之成男成女者第四圖圖父母之施生也而與太極絜其大以大統小而道漸以分故太極之二殊五實囿於太極之中而不可伉也反其所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昧於其漸降漸分源流親疏之序而淩躐以迫求其本乃為之說曰萬物之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為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謂歸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為之謂聽其自已則將於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將於其效法者而率行之顛倒挅亂楞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有之窒其必惻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羣分之理則不義仁義充塞而人禽之畛破矣夫道也者路也人率路以行路不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甚辯之口其能易吾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贏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以汞傾地而皆圓為擬者誤矣析大汞之圓為小汞之圓而大汞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

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爲擬者誤矣川月非眞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爲子以月爲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實有者也是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議也以小乘爲子大乘爲父母則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思成無父母對越無上帝是海漚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爲君子儒而蒙釋老之說邪是其爲言也將使爲君父者土苴其臣子爲臣子者叛棄其君親而莫之恤何也生於無爲之道則惟無生有而有者必非我之自生非我之自生强而合之不親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爲而生民物則惟無也而後可以爲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爲父母不足以爲父母

强欲有功誠贅疣矣而土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視臣弑君子弑父者亦與豢囚隸殺芻豢均也何也道固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逐殺無過之子炮烙無辜之民亦與薙艸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恩怨不任怨也是孔子之鈞弋罪等於商臣宋萬而帝王之彰善癉惡曾不如立視其死之牧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天地所健行无疆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勤斯以鬻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爲德欲死之故生不以爲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緣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蕩而羞惡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栩然自大以爲父母不足以

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無始者無爲無心而我生矣無爲無心而人生矣無爲無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衆生之生於道一眞之法界也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萬未歸一如大乘之小而未合川水之圓月影而非即月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乘於一而栩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歸而西江吸盡矣甚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里千岐合并具現於一日極天下之敏疾未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效法而棄其所可率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欲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

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栩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爲一矣是猶雲迷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悖羞惡之實循惻隱之發知道之不任乎生知生之率行乎道知天地以有爲生萬物知父母以有爲生子知元后以有所作而贊施生者配天地而爲父母故以有爲之德業配天地而以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爲尊則君尊於父斷其承天以施生者爲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即爲道以謹於法天順其理循其分終身繇之爲不遠之則聰明亶而繼天立極冒天下之道而皆賁泰誓之言盡之矣

泰誓中

尊無與尙道弗能踰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善讀書者繹其言而展轉反側以繹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徵天於民用民以天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慎也故可推廣而言之曰天視聽自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繹之道存乎其閒矣繇乎

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卽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繇乎人之不能審於民者則援天以觀民而民之情僞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葢天顯於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必興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好惡以亶聰明者所必察也舍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徼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傲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築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譽於是而抑有偏聽以釀亂者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爲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之賞罰也俾爲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虩虩乎其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慎之者何也民之重重以天也匹夫匹婦之德怨爲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虞之於變時雝成周之徧爲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著德怨清爲奉天者所可循以罔愆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擇而固執也垂及後世教衰風替固難言之矣司馬溫公入覲而擁輿緣屋以爭一見矣李綱陷天子於孤城以就俘而讙呼者亦數萬人矣董卓掠子女殺丁壯而民樂其

然臍矣子產定田疇教子弟而民亦歌欲殺矣故曰教已衰風已替而固難言之也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民之視聽非能有所稽者也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民之視聽一動而浮游不已者也然唐虞三代之民固已難言之而況後世乎且夫視而能見聽而能聞非人之能有之也天也天有顯道顯之於聲色而視聽麗焉天有神化神以爲化人秉爲靈而聰明啟焉然而天之道廣矣天之神萬化無私矣故凡有色者皆以發人之視凡有聲者皆以入人之聽凡有目者皆載可視之靈凡有耳者皆載可聽之靈民特其秀者而固與爲緣也聖人體其化裁成其聲色以盡民之性君子凝其神審其聲色以立民之則而

萬有不齊之民未得與焉於是不度之聲不正之色物變雜生以搖動其耳目而移易其初秉之靈於是眈眈之視憒憒之聽物氣之薰蒸漸漬其耳目而遺忘其固有之精則雖民也而化於物矣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沔溢於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忽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可不慎也今夫天徹乎古今而一也其運也密而無紀然之變也其化也漸而無猝然之興也穆然以感而無燓然

之發而不可收也然則審民之視聽以貞己之從違者亦準諸此而已矣一旦之譽肯矜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味矣一方之風尚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教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也故酷吏之誅鋤細人之沾惠姦人之流涕辨士之立談以及乎佛老生死苦樂之猥言視之而目不給於觀感聽之而耳不厭於稱說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予也抱幽獨之孤志持靜正之風裁慮遠而妨小利執古而矯積風以及乎君子高堅中道之至教視之而不愜於目聽之而不辨於耳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奪也惟夫如紂者朋凶播惡積之已深而毒

民也亟民之視聽允合乎上帝之鑒觀則順民以致討而應乎天然且文王俟之終身武王俟之十三年之後不敢以一時喧騰之詛咒一方流離之情形徇其耳目徐而察之獨夫之定論果出於至公然後決言之曰此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所察也上帝臨女可勿貳爾心矣雖然武王於此重言民而猶有所未慎也既曰民之視聽卽天矣則今日億萬人之倒戈以北者惟民也他日多士多方之交作不典者亦惟民也民權畸重則民志不甯。其流既決挽之勞而交受其傷將焉及哉民獻有十夫而視無不明矣聽無不聰矣以民迓天而以天鑒民理之所審情之所協聰明以亶好惡以貞德怨以定賞罰以裁民無不宜天

無不憲則推之天下推之萬世而無敝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民視聽自天視聽展轉繹之而後辭以達理以盡也

泰誓牧誓

割正方夏綏不庭之臣民建不拔之業必有實焉非虛以名也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乃以永世天者無能名者也民者不知有名而好之者也故應天者以心順人者以事無怍於心無歉於事天人皆應之何取於爲之名而蘄乎人之是己蘄乎人之非彼乃足以承天而定民志邪雖然名之與實豈相離而可偏廢者乎名之與實形之與象聲之與響也形聲成於己而象著於天下之目響徹於天下之耳耳目移而心志從定亂世之天下御亂世之人心舍

是奚以哉世之降也民志之不易乎也無怍於心而蘄乎人之信操獨行者有不能喻之妻子者矣無歉於事而蘄乎人之從修禮容者有不能合於鄉黨者矣奚況四海之廣兆人之衆桀傲譎詐者相乘以相難乎是故以周之世德革紂之窮凶仰不媿天而下爲萬方之待命則牧野之師卽不歷斥獨夫淫凶之罪以與爭逆順之名姑與含宏。養忠貞之世德庸詎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旦北面夕仇讎揭元后父母之義聲摘醉飽房帷之隱慝大聲疾呼詬誶無餘以貸士卒之勇不已過與夫名者在彼在此之無宅者也從君與父之道而言之仁不仁之名正矣從臣與子之道而言之義不義之名亦可正矣保無蹶起而與暌

田奪牛之訟乎而固不然也天下喪其實以實救之君子修其實而據以爲德天下喪其實且喪其名以名顯之君子必正其名而立以爲直名者人道之大者也治逆亂之天下君以賊道王臣以□□□民以禽道生既喪其實尤喪其名王者去死而奠之生珍人而殊之禽實既孚於天下而名居尤重之勢必自我正之而後天下之耳目治而心志一不仁者不可以爲父母正其名而仁乃昭不義者不可以爲元后正其名而後義乃著名之自生天隱而不與以可知名之既立民愚而不能知其故名賊爲君而君之君之名可移也□□□□而臣之臣之名可移也名禽爲人而人之人之名可移也正者正其不可移者也故以

臣代君以征伐有天下不極其名以昭示其實則詐諼強力者亦且挾實以搖天下之人心而仁義永亡嗚呼三代以下統愈亂世愈降道愈微盜憎主□□□恬不知怪以垂至於今豈徒實之不逮哉名先喪也漢豎秦之喪實而昧於秦之喪名苛政去而禮樂不興劣一賈董之粗陳古道且如病者之忌藥也則先王之道非喪於秦而喪於漢然其聲彙秦之罪發義帝之喪名厪存焉而漢之流風因以賢於唐宋唐起晉陽以自救其死非有生天下之實也乃陽尊楊侑以揜耳則名隨實而喪宋顧盼而奪孤兒之位業已無可爲名也厪以小惠餌天下而縻之塗飾技窮拱手以授赤子於他國而實亦隨名以無遺嗚呼唐宋之

天下朝廷無義問天下無適從亂日生而盜□□□蓋纍行之殃民者淺而邪說之殄民者深也名之不正邪說之所繇生也元順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靈亦如紂而已而揆諸天地之大義率□□□□之則□□□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實論之非貞觀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爲卓絕古今功軼於二王道隆於百世者拔人□□而昭蘇之名莫有尙焉夫修其實以得其名者君之道也顯其名以昭實者臣之職也故湯憂口實而仲虺作誥武未受命而周公賦雅喻后志以靖民心商周之王業光而千秋之分義定雖桀紂以禹湯明德之裔允爲天下君者且顯黜之以奪其元后之尊而正名之曰獨夫無務包荒以疑天下之耳

目何赫赫也鄙哉青田金華之爲臣乎始昧卷懷之義後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錫□□以美謚奬□□之怙終列□□於祀典假□□以侯封□□□□□□□□□三恪褒飛廉之就戮等張許之孤忠奬□□□□奔爲紀侯之大去其尤悖者□□□□□□□存遼金以仍脫脫之僭使獲麟之後步後塵者爲蝸涎之篆顧區區以戠友諒存士誠侈蕩定之勳而拚其藉天浴日之顯功不已陋與弗望其爲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陸賈班彪之知逆順揚滌除之鴻猷斥□□□□庶幾哉天下之覩聽淸萬世之綱維定又何至旋踵而□□□之禍哉天地閉賢人隱當利見在田之時而括囊无譽亦可傷也□□□□□□□□□

武成

漢賈生之論曰攻守異勢駁儒之言也而周初之事良有以開之或武成戴記之不足信邪抑武王太公之有未得也今請言之攻不足以守則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則天下不信放牛歸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東征之役起則亦不足以立信於天下矣東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側迨其後又徐圖之邪則操朝四莫三之術以籠愚賤是術也函以道貞治爲守天下可久之規者所不屑也絜陽縱陰操之智計爲或攻或守之權謀爲詖而已矣故曰賈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則武王實有閒焉奚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爲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志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卽勢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雖易而必難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於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東征之役而不能黷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也

故曰武王實有閒焉非盡史臣之誣也夫順逆者輕重之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得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端舉而委從故曰理外無勢也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桀之無道章顯昆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徐繼助之夫甯不知三蘖崇黎罪薄於桀紂而有虔秉鉞先及三蘖徐乃爲南巢之放汝墳受索率以服事姑用懲於崇黎之戡將毋罪罰之輕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爲已拂與乃審理以爲權衡而

輕重固有不然者首惡而爲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爲惡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賊未減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原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蘖崇黎亟試其鈇鉞而緩桀紂以侮禍之路湯文之爲此者以循理而勢已無不得矣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無反側之可憂矣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然於棫樸芣苢之側不待覲文匡武以相鎮撫固已有成效之可覩矣藉令成湯升陑之後投兵於淵焚車於野數

世之內自可無再誥多方之舉然而有所不必也天下已無奄徐帖然相喩於一王之下日講武於國而自可亡疑也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閒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貿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濁也而亟塞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逍遙而觀望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瘍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遽矜勿藥之喜餘毒旁溢害且滋深故子嬰降而成皐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

培義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理之大經也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理邾鄭伐宋同爲外君則序邾鄭上以邾首禍不以鄭大而畸重之公及齊人狩於禚魯親齊疏則人齊侯而不貶公不以魯莊忘仇淫獵而亟誅之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不以王猛違君父之心而亟誅其競陽虎囚季斯斯貴而虎賤則書曰盜不以斯積僭君之惡而冀幸其敗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卽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則牛不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無玉石俱

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平矣

洪範一

天下無數外之象無象外之數既有象則得以一之二之而數之矣既有數則得以奇之偶之而像之矣是故象數相倚象生數數亦生象象生數有象而數之以爲數數生象有數而遂成乎其爲象象生數者天使之有是體而人得紀之也 如目固有兩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二指固有五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五 數生象者人備乎其數而體乃以成也 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而尊卑之象成族序以九而親疏等殺之象成 易先象而後數疇先數而後象易變也變無心而成化天也天垂象以示人而人得以數測之也疇事也

事有爲而作則人也人備數以合天而天之象以合也故疇者先數而後象也夫既先數而後象則固先用而後體先人事而後天道易可筮而疇不可占不知而作其九峯蔡氏之皇極與九峯之言曰後之作者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亦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夫九峯抑知自然相因之理乎亦生數則即象固可爲數矣數生象則反數固可以擬象矣象之垂也孤立則可數之以一竝行固可數之以二象何不可以爲數數之列也有一則特立無偶之象成有二則竝峙而不相下之象成數何不可以擬象洞極之於雒書潛虛之於河圖毋亦象數之未有當而豈不能廢一以專用之爲咎乎九峯不知象數相因天

人異用之理其於疇也未之曙者多矣夫疇何爲者也天錫禹而俾敘乎人事者也人事有必至之數賢者不能贏也愚者不能縮也數有必因之序先者不可後後者不可先也數有必合之理相遇而不可違相即而不可離也數有相得之情發乎此而應乎彼通乎彼而實感乎此也而後彝倫攸敘而勿之有斁也是故易吉凶悔吝之幾也疇善惡得失之爲也易以知天疇以盡人而天人之事備矣河出圖雒出書天垂法以前聖人之用天無殊象而圖書有異數則或以紀天道之固然或以效人事之當修或以彰體之可用或以示用之合體故易與鬼謀而疇代天工聖人之所不能違矣乾者天之健也坤者地之順也君子以天之乾自強不息以地之坤厚德載物乾坤之德固然君子以之則德業合於天地小人不以自喪其德業而天固不失其行地固不喪其勢此易之以天道治人事也初一日五行行於人而修五行之政次二曰五事人所事而盡五事之才不才之子汨五行而行以愆遂皇不鑽木則火不炎上后稷不播種則土不稼穡不肖之子荒五事而事以廢目不辨善惡謂之瞽耳不知從違謂之聵矣此疇之以人事法天道也惟其然故易可通人謀以利於用疇不可聽鬼謀而自棄其體也乃其所以然者天固於圖書而昭示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五十有五之數

全天無不彰之體固有其五十有五而不容缺雒書之數四十有五四十有五則既缺其十矣缺其十者盡人之用止於九四方四隅之相配固可合之以成十而必待人用以協於善天不能使人處乎自然無思無爲而道已備也天數極於九地數極於十十陰而九陽天義而地惠陰養而陽德夫人之爲道既異於天之無擇矣抑陰以扶陽先義而後惠厚德而薄養人之上不淩天下不亂於物者賴此耳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一三五七九可使相得而十二四八六十不可使相得而九盡人之用曲能有誠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協情比物固足以十而成五十有五之數惟曲不致而用終隱遂自畫於九之區宇天無待而人能

配天者存乎修為之合也故雒書斂十而極於九天無為也無為而缺則終缺矣故吉凶常變萬理悉備而後自然之德全以聽人之擇執人有為也有為而求盈盈而與天爭勝爭之而僥勝則心知血氣之害烈不爭而僥得則偷情之計生況乎血氣心知之所限成敗倚伏之相乘必無固盈焉而能與天爭者又奚待計其勝負哉故緝裘以代毛鑄兵以代角固有之體則已處乎其缺合而有得而後用乃不詘雖汩五行者不能亢也故雒書斂十而極於九十之盈者天也九之缺者人也不可以天之數求人不可以人之數測天化極於十事止於九虛張其事以妄擬於化斯誣人之不足以亢天之有餘而人道不足故曰九峯

之於疇其尚未之晰也藉其知之則不以九疇之敘聽之蓍策矣今夫蓍策之用虛其一分為二掛其一揲以四人之營也分二而左右之多寡無心鬼之謀也五行作而五用成五事踐而四體正八政修而三官理五紀順而八象外皇建極而一德立三德乂而六用和稽疑用而七占神庶徵應而二塗啟五福六極審而九數從（詳見稗疏）銖絫不爽於衡影響不差於應自人為之自人致之而彝倫於是敘焉惡有不可知者以聽於鬼謀乎聽於鬼謀則已昧於九者之為疇而惟人之攸敘矣夫惟其然是以知蔡氏之皇極於象無當也於理無準也而於數固無合焉無當於象九峯自知之矣一一而原原孰之原九九而終終孰之終

豈若乾之實有其理未濟之實有其事乎求之於天無有原也求之於人事未有終也求之於洪範非一曰水之為原六極弱之為終也不可以象則不可以占乃曰易用象而疇用數以自文其過不知易之固有數而以己之偏誣易之實不已妄與雖然其猶有辭矣若夫無準於理則更無可為之辭矣天下之生無有自萬而消歸於一者亦無有積一而斯底於萬以不可收者自萬而歸於一釋氏益言之矣積一生萬而不可收老氏益言之矣老氏之言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然則日盈日積而天地之不足以容矣天地之生無可囿之變有必合之符有潛復之用無窮大之憂蔡西山之言律也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聲

音之道卽令有然者亦不可以盡天下之理九峯徒讀父書遂欲以九寸之管括萬化以一律斯已陋矣以律通歷可合也而不盡合也以律歷括天下之數偶有合焉而固不合也況其以括天地之變蕃人事之亹亹者乎繇人而測聲之高下以為長短輕重洪細多寡之數則黃鍾之實可有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虛立之杪忽繇人而測歲之積分以為氣盈朔虛中候閏餘之數則歲周之實有其二百五萬九千九百一十四之分杪（此據蔡氏書所用歷法）非律與歲實有之人不得已用數以測之也若夫五音十二之旋生日月星辰之密移則人所謂虛而彼且盈人所謂長而彼已消夫何嘗固有一成者乎且律之遞減也蕤賓之

下生損至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則律短陽虧音殺而不成則大呂用倍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焉夷則之生夾鍾無射之生中呂猶是也以故中呂之實能有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不使亥律道絶乎黄鍾而以已之應鍾九萬三千三百十二爲極下益萬籟之聲無漸減漸衰至於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調賓維天下之生無漸減漸衰不可復生以黄於無之理則亦無衰減之極僅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而一旦驟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勢律以漸損損極而不得益故寄衰於應鍾而不於中呂皇極之數以漸益益極而無所損則棄已餘一而九餘九而八十一餘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餘六千五百六

十一而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乃大雪之末冬至之初俄頃而驟反乎一彼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者果何往邪將替而無之則其減無端將推而容之則無地可容矣抑將括而一之則其一者厖然巨物天地之閒無肖之者豈獨冬至子半有此洪洞無涯之氣應哉且律云不反亦西山之臆說非不反也於甤賓之下生大呂倍用焉而反矣於徵羽之五十四四十八生商角焉而反矣乃中呂之半上生黄鍾於數懸絶則以黄鍾爲中聲而非始中呂亦爲中聲而非始故朱子曰聲自屬陰中呂以下亦當獸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是說也蓋與易有十二陰陽各六卦用其六之理若合符契是故在

已而衰至午而盛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之益一上生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捷往捷反至密無閒今皇極數於大雪之末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既無可損使下生冬至子半一之理而芒種之末夏至之初二千一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有半亦當旋爲往反俾得所歸以配陰陽升降衰王之迺乃餘一向二若筦庫之數倉儲勢限於無所歸乘除術窮遂至窮奢極繁一往而不謀所終豈今年之冬至餘一向多以趨於大雪而明年之冬至餘多反一自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趨於大雪漸減而歸於一乎抑明年復益一以趨大雪者可有八千六百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二邪自有甲子以來至於今日

窮天下之算不足以紀之矣藉其不然歲自爲歲斷而不續則歲果何物各有形段可截取以爲一定之理數哉歷家歲實之數雖極繁衍至於閏而前之入限者或棄之矣非於大雪之末棄之也皇極之數積之不能棄之不可吾不知所測者何物所肖者何氣拘守往而不反之家傳顯背獸有十二之師說乃云天之垂象禹之代工理胥此焉不亦誣乎將焉用之爲戲而已矣乃若於數無合則尤著明而不可揜何也數之有徑圍者測數也其開方實數也圓徑一而圍三一而已矣非有三而人三之也圓徑一亦不啻圓三方徑一而圍四一而已以圓三爲徑一者方田祖率耳用祖沖之密率按之則七而差一矣非有四而人四之也開方之數有一爲一有二爲二實

有之而數其本積也故曰實也以一測圓而三不測則三不立有一於此而又有一於彼二之立也盲者能以手循稚子能以指屈二固立矣一生二非生二也二與一俱生先一後二可名之爲生也一生三從徑圍測之則有名而已矣非實也若云二生三則誣甚矣一與一爲二漸就於有二與一爲三復向於無一可云生二二其可以生三乎一伸而二二屈而三方伸忽屈則三安得生萬物故可曰函三而一不得曰伸一而三況可曰一生三三生九乎一生三彼二者何自而來三生九彼六者何緣而集求之雒書一合九而相得六與三分居左而不相合也法象之無徵生長之無端而曰始於一參於三者徇徑圍之虛測非固有之實數且暗用老氏之說背君子之道矣乃九峯既以徑圍之數伸一而三之伸三而九之矣亦必固用其術而後成乎其說何居乎又用大衍虛一分二之法但減四揲爲三以速獲而幾其當哉夫大衍之數開方之實數也一一而一一固立故一爲開方之母二二而四四固存故四爲開方之準四加一於中而二二以補其缺故三三得九而九爲開方之進一弱而無待於開開方之術始於二成於四進於九則四變九而非三生九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十十之開方而用其半也易陰陽十二位但用其半其一不用者開方之母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七七之開方也揲之以四者二二之開方也過揲之四九四七四八四六歸奇之四三四四四五四六皆二二開方所有之實也歸奇十三亦掛一而爲十二餘做此卦之六十四八八之開方也爻之三百八十四二十二十二十之開方而虛其四四也四四爲開方之始故虛之猶大衍之虛一則九九八十一之數易固有之而未用乃或以配律呂或以紀歷法則亦備其用於易而不待於疇矣易以開方立則統壹於開方皇極以徑圍立則當統壹於徑圍而其筮也蓍策亦五十不可得三而圍之也徑三七則圍六十六虛一不用亦用四十九亦不可得而三圍之也以徑圍立法而中乖於徑圍則既駁雜而不成章又況歸奇有用而過揲無足紀爲棄其實而徇其餘哉其尤疏者兩偶之掛十三而謂之二兩奇之掛七而謂之一一奇一偶之掛十而謂之三取法無徵合數無準矣當於函三之義哉即徇九峯之旨以掛扐之一爲贅疣而其函三也三四十二之多覆得四五六之用三三如九之少覆得七八九之用屈多以就少伸少以使多而大小忒矣其爲一也二可謂之一五可謂之二八可謂之三則誣奇以爲偶誣偶以爲奇而陰陽亂矣名皆杜撰而事等兒嬉藉此以與神物而前民用期以取受如嚮之徵是雖卜賢於元龜揚雄聖於大昊矣故曰不知而作也夫疇人事也筮鬼謀也人侵鬼而神不告鬼治人而人喪其成能假令九疇可以與神物之用則明用稽疑近取之洪範而已足矣必五兆索卜二占求筮也與哉九疇之則雒書也取象有位推行有序成章有合相得有當詳稗疏

今加以牽合附會之譏滅裂而決棄之乃刻桅膠柱一其初一而九其次九徙於一九相函之際虛設一八十一之數借徑於揚雄竊法於劉歆三統歷法得師於老子託始於徑圍中溢於開方畧密率之參差就方田之疏算裁多使少亂偶以奇限以歲時迷其往復似律而無半倍之用似歷而無盈縮之差固矣哉九峯之為數也宜其不足以傳矣雜書之遺畫猶存洪範之明徵具在學於聖人之道者無輕作焉可也

洪範二

五行者何行之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陰騭下民人資其用於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天之化盡於五者

乎未然也天之化於五者統其同於五者別其異乎未然也陰陽寒暑燥溼生殺其用不可紀極動植融結殊形異質不可殫悉固不盡於五者也金亦土也煉之而始成火隱於木也鑽之而始著水凝為冰則堅等於金木腐為壤則固均於土不可別而異之也極北堅冰而無水大海渟流而無木山之無金者萬而有金者一火則無人之區固亡有也不可統天壤之間而同之也天之生物也與其生人也均之乎生天之育物也與其育人也均之乎育故物之待生待育於天之化亦猶之人也而其生其育五者有不行焉則亦不資之以用魚不資乎土蚓不資乎木蠹魚不資乎水凡為鳥獸蟲魚者皆不資乎火與金則五者之化不行於物物亦不行焉夫物之以生以育不悉用夫五者則其才其情其性亦不備五者之神矣故五行者不可以區天之化不可以統物之同天惟行於人人惟用以行蓋人治之大者也其為人治之大者何以厚生也以利用也以正德也夫人一日而生於天地之閒則未有能離五者以為養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為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為人之所必用而抑為人之所獨用矣繇其資以厚人之生則取其精以養形凝乎形而以成性者在是矣成乎質者才之所繇生也輔乎氣者情之所繇發也炁氣而生神者性之所繇定也而有生之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

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楞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人之性是德之繇以正者此五者也繇其資以利人之用則因其材以敦乎質飾其美以昭乎文推廣其利以宣德制用其機以建威是禮樂刑政之資也而觀其所以昭著察其所以流行感其所以茂盛審其所以靜凝則考道者之效法存焉而慎用之以宜則正淫用之以逞吝用之以私者則不正故王者謹司之以宰制化理而立人之義是德之所繇正者此五者也故大禹之謨云六府惟修穀卽土之稼穡三事惟和而統括之曰九功功者人所有於天之化非徒任諸天也今夫五者之行於天下也天子富有而宏用

之而匹夫亦與有焉聖人宰制而善成之而愚不肖亦有事焉四海之廣周徧而咸給焉而一室之中亦不容缺也胥天下而儲之曰府人所致其修為曰功待之以應萬物萬事於不匱曰行王者所以成庶績養兆民曰疇是則五行之為範也率人以奉天之化敷天之化以陰隲下民而協其居其用誠洪矣哉所以推為九疇之初一而務民義者之必先也然其為義也亦止此而已善言天者言人之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德也善言數者言事之數也若夫比之擬之推其顯者而隱之舍其為功為效者而神之略其真體實用而以形似者強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小道之亂德邪德之誣天君子之所必絀也王者之所必誅

也何居乎後世之言五行者濫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凡夫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際者未有非誣者以元亨利貞配木火金水者似矣而未盡然也易之贊元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木其可為金水之資而天受其統乎可云元之理發端於木不可云木之德允合乎元道有其可合而合不可執元於人為仁木之神亦為仁其可合者也在天在物在人三系而固有不齊之道器執一則罔於所通矣以貌言視聽思配五行為比擬之說以實之似矣而實不然也欲為之辭奚患無辭哉以貌配水而可有其說以貌配木火金土未嘗不可有說也似而似之不必似而似之於此不似而他求以似之終不似而武斷以似之以鑿智侮

五行則誣道以誣民咎不容諉矣夫王者敬用五行慎修五事外敷大政內謹獨修交至以盡皇極之猷為者各有其道不偏重也其憲者則天也其學者則聖也其取以為善者人也奚待鑒於水以飭貌觀於火以謹言取法於木以正視折中於金以審聽求於土而慎思哉強其似以求配也於五事之敬用也奚益其不似也奚損庸心於無足膚口給而實無所效我不知為此說者之將以何為邪洵然則九疇之敘但一五行而已足又何取餘八之繁言乎故曰小言破道小道亂德致遠必泥君子之不為久矣自是而往邪說之侮五行者無所不至矣京房之以配卦氣也屈乾於兌而金之而天維裂合震於巽而木之陽德衰

也醫者之以配五藏言生克也是心腎肺肝之日交戰於身中也黃冠之以配神氣魂魄也是無形之中而繁有充塞之質也下此而星命言之相術言之日者葬師言之無可為名以惑天下則挾五行以搖蕩人心於疑是疑非之際嗚呼天所脅在而錫禹所祗台而受武王所齋沐而請箕子所鄭重而陳上帝之以行大用而下民一日非此而不行者乃以為小人游食之口實道之喪也誰作之俑則劉向父子實始倡之而蔡神與祖孫三世之習而溺焉咎將奚諉其他技術之流又不可勝誅者矣聖人之言言彝倫之敘也所謂務民之義也修火政導水利育林木制五金勤稼穡以味養民以材利民養道遂庶事成而入以事

父出以事君友於兄弟刑於妻子惠於朋友者德以正焉因天之化成人之能皆五行之用也初一曰五行義盡於此矣言五行者繹其旨修其事辨義利酌質文惟日孜孜而不足奚暇及於小慧之紜紜

洪範三

人之體惟性人之用惟才性無有不善爲不善者非才故曰人無有不善道則善矣器則善矣性者道之體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湯武身之也謂即身而道在也道惡乎察察於天地性惡乎著著於形色有形斯以謂之身形無有不善身無有不善故湯武身之而以聖假形而有不善焉湯武乃遺其精用其粗者豈弗憂

其駁雜而違天命之純哉是故貌曰恭舉貌而已誠乎恭矣言曰從舉言而已誠乎從矣視曰明舉視而已誠乎明矣聽曰聰舉聽而已誠乎聰矣思曰睿舉思而已誠乎睿矣誠也者實也實有之固有之也無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若夫水之固潤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無所待而然無不然者以相雜盡其所可致而莫之能禦也夫人之有是形矣其虛也靈則既別乎艸木矣其成質也充美而調以均則既別乎禽獸矣體具而可飾其貌口具而可宣其言目具而可視夫色耳具而可聽夫聲心具而可思夫事非夫擢枝布葉植立靡生之弗能爲厲矣是貌言視聽思者恭從明聰睿之實也戴圓履方強固委蛇之足以周旋非夫跂跂彊彊迅飛奔突之無其度矣齒徵脣商張清翕濁之足以達誠非夫呦呦關關哀鳴狂嗥之無其理矣白黑貞明麗景含光之足以審別非夫從睚上瞼夜視晝昏之冥蒙錯愕瞀乎物矣重邪曲竅居遠通微之足以辨聲非夫輭朶下垂茸穴淺闊之忽驚忽喜迷所從矣四應乎官曲記持乎今昔之足以慮善非夫乍辨旋惛見咫忘尋之安忽憤盈貪前失後矣是恭從明聰睿者人之形器誠然也是故以澤其貌非待冠冕以表尊也手恭足重坐尸立齊之至便矣以擇其言非待榮華以動眾也大小稱名逆順因事之至便矣以達其明非待苛察於幽隱也鑒貌辨色循直審曲之至便矣以致其聰非待潛審於纖曲也法

巽兼容忠佞有別之至便矣以極其睿非待馳神象外巧揣物情之爲慧也因物以格即理以窮之至便矣故曰天地之生人爲貴性焉安焉者踐其形而已矣執焉復焉者盡其才而已矣踐焉者無有喻之也盡焉者惟其逮之也嗚呼貌則固恭不恭者非人之貌乎言則固從不從者非人之言乎視則固明不明者非人之視乎聽則固聰不聰者非人之聽乎思則固睿不睿者非人之思乎然而且有媟貌而莠言者則氣化於物也氣化於物而動不因其繇動言不因其繇言是故土木其形炙輠其辨退而循之莫能明其所自出其自出者之固恭固從未之有與矣然而且有視眩而聽熒者則物奪其鑒也物奪其鑒而方視有

蔽其明方聽有蔽其聰是故貪看烏而錯應人弓戍蛇而示有虎官雖固存不能使效其職其職之固明固聰實惟其曠矣然而且有朋從爾思而之於妄者則牿其心而亡之也牿心而亡之而放不知所求隱不能爲著是故下愚迷復於十年異端困據於幽谷背而馳焉覿面而喪其所存所存者之固未亡初不相謀矣才之未盡見異而遷焉反求之而罔測所自起焉故曰爲不善者非才之罪也且夫貌之不恭豈遂登高而棄衣言之不從豈遂名父而叱君視之不明豈遂黑狐而赤烏聽之不聰豈遂惡歌而喜哭思之不睿豈遂義蹠而仁魋極之宋萬商臣必有辭焉以爲之名而後自欺以欺世楊不能以待臣之貌加其君

墨不能以責子之言膺其父然則惟有人之形也則有人之性也雖牿亡之餘猶是人也人固無有不善而夙異乎艸木禽獸者也故於恭從明聰睿而謂之曰言其生而自然也於肅乂哲謀聖乃謂之作勸以進而加功也洪範之立誠以修辭審矣哉嗚呼夫人將以求盡天下之物理而七尺之軀自有之而自知之者何其鮮也老氏曰吾有大患惟吾有身莊生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釋氏曰色見聲音求是人行邪道夫且儺之以爲六賊夫且憎之以爲不淨夫且詬之以臭皮囊嗚呼曉風殘月幽谷平野光爲燐而腐爲壤者此則眾妙之門天鈞之休清淨法身大圓智鏡而已矣其狂不可瘳其愚不可寤矣然則孟子之以耳目爲小體何也曰從其合而言之則異者小大也同者體也從其分而言之則本大而末小合大而分小之謂也本攝乎末分承乎合故耳目之於心非截然而有小大之殊如其截然而小者有界如其截然而大者有畛是一人而有二體當其合而從本則名之心官於其分而趨末則名之耳目之官官有主輔體無疆畔是故心者卽目之內景耳之內牖貌之內鏡言之內鑰也合其所分斯以謂之合末之所會斯以謂之本雒書右肩之數四而敍其事五詳稗疏蓋貌言視聽分以成官而思爲君會通乎四事以行其典禮非別有獨露之靈光迥脫根塵泯形聲離言動而爲恍惚杳冥之精也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在本固

大逐末則小故耳目之小小以其官而不小以其事耳以聰而作謀目以明而作哲者惟思與爲體孟子固未之小也思而得則丶丶者大不思而蔽則大者小恭從明聰沛然效能者大視聽言動率爾任器者小孟子之所謂小體釋氏之性境現量也孟子之所謂大體釋氏之帶質比量也貴現賤比滅質立性從其小體爲小人釋氏當之矣若孟子之言則與洪範之敍吻合而無閒

洪範四

嘗以雒書之位與數參觀乎洪範知元后相協下民之道至約而統詳至微而統著也約以統詳微以統著故曰極也至於此而後得其會歸之樞也夫以位則居幽者微而

明者著履一於北幽以治明也夫以數則約四十有四於一而以一臨四十有四之詳所履者一約以治詳也以是知一之為極而前之釋者以五當之無當於象無當於數訓詁之泥也夫中五者居龜脊隆起之位天之陰騭（騭陽之用）也所以起元后之功用粲然環列為北水南火東木西金中土之法象安能消歸其已有而一之乎今夫元后之理兆民其協民居者八政是已攸敘彝倫者五事是已當其詳以數政不可略也八政以備舉其法而協者罔弗協然而君弗能尸也三官百尹舉盡其猷為乃協也抑其修之於身必克毖夫五事以謹司其原敘者罔弗敘然而為功也密不能必天下之遵也元后自嚴其視履者也故八政

必有所自舉有所自廢五事必有所自貞有所自淫天子之得失兆民之善惡聖人之所劼毖而不遑愚不肖之可興起而不倦藏之於幽守之於約一而已矣所建者於此中也於此和也所錫者靡弗迪也靡弗惠也居於幽以靜之域而操其約以嚴之幾位乎北會於一雒書之示人顯矣禹箕之擇善精矣豈有能易此者哉極則無可耦矣居幽而握要極乃立矣皇則極乎大矣治著而領詳極乃皇矣雖然言極者尤不可不審也異端之言曰抱一曰見獨曰止水之淵曰元牝之門皆言幽也皆言約也而藏於幽者不可以著執其一者不可以詳芒然於己而罔所建將以愚民而罔所錫彼亦以此為極而祇以亂天下故曰尤

不可不審也夫聖人之所履一於幽以嚮明而治天下者其所會歸好惡而已矣好惡者性之情也元后之獨也庶民之共也異端之所欲泯忘而任其泮渙者也聖人之好惡安於道賢人之好惡依於德才人之好惡因乎功智人之好惡生乎名愚不肖之好惡移於習八政之舉惟好斯舉八政之廢惟惡斯廢五事之效其貞惟好斯勉五事之戒其淫惟惡斯懲好之興而惻隱恭敬生於兆民之心以成仁讓惡之興而羞惡是非著於兆民之心以遠邪辟其動也發於潛而從違卒不可禦其審也成乎志而禍福所不能移是獨體也是誠之幾也故允矣為極所自建也然而體則獨矣誠則但見乎幾矣而八方風氣之殊兆民情

志之賾忽一旦而好之蔑不好也一旦而惡之蔑不惡也自細腰高髻之纖鄙訖崇齒尚德之休嘉羣萬有不齊之好羣萬有不齊之惡不知其所以必好不知其所以必惡翕然沛然奔趨恐後以爭歸於一則此一者節宣陰陽可以善五行之用周流六方可以成庶疇之功類應天休可以承五福六極之勸威（九與一應戴之在上故曰應天）皇哉極哉一好惡而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務成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或曰夫既統於一而好惡者兩端也不相雜者也何云一也曰兩端者究其委之辭也一者泝其源之辭也非所好則惡矣是本無惡而以其所不好者為惡也其源一也物固有非所好而不必惡者然習而安以忘者好之速也厭而不必

遠者亦惟其勿好也故曰一也或曰五事之思視聽貌言之君也亦以約察乎詳以微治乎著何居乎寄四事之中五事之位在右肩四而不可統道以爲極曰思亦受成於好惡者也非其所好不思得也非其所惡不思去也好惡者初幾也思者引伸其好惡以求遂者也好惡生思而不待思以生是好惡爲萬化之源故曰極也且夫元后之思庶民思之則祇以亂聖人之思愚不肖思之則無所從惟好惡者可率天下以同遵者也悅生惡死喜逸怨勞王者必與兆民同而好善惡惡兆民固與王者有同情也皇哉好惡乎人而無好則居不就其所協勿論彝倫之敘矣人而無惡則居且安於不協勿論彝倫之斁矣性資情以盡情作才以

興絨之也密充之也大聖功之鑰聖治之樞也彼異端者抑之遏之縱之泆之而終不能也祇以斁其彝倫而逆天以誣民罪浮於鯀矣故曰尤不可不審也

旅獒

老子曰輕爲重根靜爲躁君惟其然也故樂觀物之妙微而聊與玩之以輕爲根以靜爲君其動以弱其致以柔以銳入捷出之微明抵物之虛而游焉艮可玩也夫人之有志心之所之皆可之焉有時迴出官骸不與物爲緣則足以於朋從之中邀其妙微而惟志之所適彼所知者此而已矣若夫至理所麗充周融結治朋從而安以其土極乎謹嚴而無可玩則非妙微之可樂觀與游以喪其志者彼

固末之知也夫彼亦戒耳目之役而欲迴出之矣故曰爲腹不爲目爲目者黏滯乎物而與物玩者也玩物而物亦玩之玩人而人亦玩之利欲之細人爲天下所玩皆爲目之蔽也能不爲目物亦無得而玩之矣雖然天下之交相玩也甯有已哉以耳玩黏滯乎聲而聲玩耳以目玩黏滯乎色而色玩目固玩也以心玩者黏滯乎虛而虛亦玩心豈非玩哉選乎己而任心斯己貴矣選乎物而得虛斯己輕矣所以玩者貴則悅諸己者適與爲玩者輕則攖物之害也淺固且曰吾與天遊與物化泠然御風窅然而喪天下吾乃不自喪也然其相與玩而敗其度則與細人之流蕩聲色以不知歸者異趨而同迷有玩之之心則喪彼之

理交相玩而受其玩則己喪其貞今者吾喪我物相代於前而不知是游其精魄變動於天壤而莫適主無他樂觀妙微銳入捷出者惟其志之不甯也志之不甯者必有所求助以自據爲安不爲目而恍惚以無甯宇於是據其爲腹者以爲實專氣以實其腹而助志以求甯者也夫志者氣之帥氣者志之役今乃倒權下授恃氣以自實塊然處錞以拒物而竊窺其消息之機以爲妙舍夷道之馳驅就荆榛以索徑彼亦勞矣而僅以爭得失於利欲之細人五十步之笑百步庸愈哉觀於旅獒而知君子之道至矣視彼其猶爝火矣夫君子不聽役於耳目以貪細人之得彼之所同也不營營於耳目以逭近刑之憂終亦不喪其耳

目目自爲目而卽目以求貞則彼之所憚爲者也夫君子不黏滯乎物而任志之喪彼之所同也不馭志以無知之腹與無主之氣而授之以𥨊則彼之所未能與知也故曰彼猶爝火也𥨊志者道也復禮以克己也貞耳目者度也存誠以閑邪也君子之治天下與其治一身一而已矣任大臣者不奬其儇利持志者不用其輕弱任百工者不詘其事功戕耳目者不墮其聰明益精義而用無不利健行而物無能奪也故道也者載乎物者也志也者治乎物者也應於彼應於此終日百應物皆載道而以其貞者從吾之志則不待逃虛擇輕處靜居靜而黏滯已無得而卷之無得而轉之矣道也者成乎物者也耳目也者取舍乎物者也合則取離則舍迎目徹耳而不爽其度則物稱其志物稱其志則中正而從矩不待息機塞兌以戒動止躁而物受成於耳目耳目受成於志矣古之君子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用是也夫夫君子之言亦有與彼近者德盛而不狎侮不爲天下先之謂也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儉之謂也儉不先人老氏寶之矣而其寶之也實玩之也以恭儉狎侮天下而徼其利流同源別而貞邪迥異故曰彼猶爝火也耳目無以爲貞而息機塞兌以免於役如障水逆流一旦潰下而不可止志不得所貞而逃虛擇輕以利其妙如鷙鳥踠足以求遂所搏其用意也巧其持術也險其居勢也危其機一發而天下無能避其鋒輕也乃以重靜也乃以躁豈直大德之累哉矜細行也正其所以賊大德也揆諸先王格遠安邇之至仁大義又奚但爝火之於日月哉皇哉道之不可離也天以降衷而人秉之以爲心故志宅之以𥨊乾坤以爲緼而變合以搋故氣配之以不餒民物皆載之以爲度故物皆德而德以爲物重以持之而無所玩動以之貞而無所喪誠存則邪自閑禮復則己無不克是以君子之道有本而不匱者也非若異端之爭於其末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四終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

尚書引義卷五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誥

羊子曰君子辟内難不辟外難君子奉其身以處夫安危存亡之際與繇此者權也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將遠其名名亦不可辱也將全其名名固不可沽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名以成實名不可辱實以主名名不可沽雖然較計籌量於利害之交而俛得俛失之無定矣審輕重之衡達動吉之幾其惟周公乎故君子辟内難不辟外難爲周公言之也奚以明其然也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不辟外難之謂也紂於武王君也周公於殷非臣也君臣義絕故曰外也武王勝殷以受大命外事也周公參殷以紓王室内事也事在内難在外則執詞稱戈虔劉之以亡遺種忠厚之名有所不得而惜矣何也周公之忠厚者道在周而不在殷夫既不惜其名則亦不貴其生不惜其名故泰誓之稱天比德而以爭其名者大誥無所爭於曲直而誓以必往不貴其生則十夫翼予卜陳並吉而必往藉其不然亦不憚肝腦之塗地以決存亡於一旦也故曰不辟外難也名之弗辟而況於生乎若夫二叔之流言其逆亦易辨也沖人雖幼所任㒰者獨開國同心之士非有若上官桀之懷逆幸亂二公在位所共喻者固暨女共濟之心非有若蕭至忠之背公死黨也借令周公敷心腎腸以誕告二公控沖人扶百尹正流言之罪先發以制三監成王不能立異以蔽姦望奭亦且同心以致辟則殷孽之蠢無藉以興郭鄰之罰亦可以未成而從未減然而周公不此之務則辟内難之說也何也名以有實者也以弟伐兄以臣挾主名之不順者也生以載義者也禍中於君則生無可貴禍中於已而舍進退有餘之身履凶蹈危以庶幾於必克則是褻義以輕生也一日之實萬世之名實輕而名重矣辟以遠害與弗辟以爭利動之微而吉凶判矣度理以安心潔身以寡悔未有如辟之善者也於是決策引身居東以辟之斯以爲内難之宜辟者也雖然辟内難者公之獨也公羊子乃以例季友之奔陳則非也公之内難於公而發者也友之内難不於友而發者也難發於公而弗辟則罪人有挾以内熒愚騃府疑而不解萬一不幸而有若袁盎者搏闔於沖人之左則身殞而國危尤不幸而有袁紹韓馥之流以殲劉虞者加諸公則展轉於狂狡之手而益無以自安出乎聖入乎狂君子不狎勢之未然而過信其亡變以蹈猝然之禍龍亢而无悔磐桓而居貞則墮實以全名使二叔無可託之兵端而王室之受毁亦小矣若季友以年少望輕厠二凶之末位非有若孔父之見憚於華督也彼二凶者亦不託友以啟釁若陳氏之於高國也使淹留觀變垂涕以告莊公而早爲之備正色

以矢同朝而漸削其權將弑械不成而誅戮亦息是固友慷慨捐生毁家報國之一日也生非必舍徒深畏死之心名亦無嫌乃幸中立之免嗚呼友之去其有低回浩灪而弗克自主者乎公居東而罪人之情以得則轉託於小腆之紀敘故天下益知其誣友奔陳而仲叔之黨益崇則假手於僕圉之賤臣乃君父兩逢其禍且公之辟尚父以爲師君奭以爲保何有於毁室之禽心藉公返國無期而奠宗周於衽席者規模已夙則公自可輕西顧之憂友之出也陳非可託之援魯無可任之人慶父之小醜乃敢以一世一及昌言於危病之日是君側空而季謀不夙從可知已故友惟不終辟也使友而終辟也外則邾莒爲之援內則哀姜爲之主公子申之不死而不寘也其餘幾哉故曰辟內難公之獨也非友之所得例也嗚呼名與實非有異也生與義不兩重也順天理協民彝自非若公葢無可辟者焉故曰食焉不辟其難義也無所閒於內外也聖達節賢守節不肖者毁節劉隗走羯胡以偷生庾亮匿艸閒而泥首晉正稟相印而潛出陳宜中託失風以居夷不審內外之殊一於辟而忘恥不亦赧乎忠孝之際死生之介古不可援迹不可踐亦喻諸心而已矣

康誥

誥曰往盡乃心盡云者極其才也又曰宅心知訓宅心云者定其性也又曰康乃心康云者應其情也心者函性情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循乎道必貞其性性之不存無有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綏其情情之已蕩未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天下之學道者蔑不以安心爲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蔑不以安心爲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安則飢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泰然而蔑不安已然有得而乍快於意良久而必惡於志苟其牿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爲安然而求安其心者緣心有固康之則如激水上而俄頃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強故卽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爲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爲事也然從其本而求之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卽本也已離於末末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謂末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爲本乃離於已末也離於已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然未至於本也未至於本其得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爲時也魚之初脱於鉤也其爲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圜土也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脱於鉤而吻失其罥釋於圜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攸然而自適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囂然其自大也是以神光謁其師以安心而以覓心不得者爲安焉脱於鉤未至

於淵乍釋於圜土未反其家兩不得焉蕭散容與淌洋而見心之康艮自慰矣乃恬俄頃之輕安而弗能奠其宅盡其職也桃花無再見之期石火無棲泊之地停目已非隨流已汎危莫危於此焉奚有於康哉故曰人心惟危非但已末之謂也離末而未至於本之謂也乃若其本則固有之而彼未之知耳本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心之爲天下本者有三三者貫於一而體用之差等固不可泯也誠也幾也神也幾則有善惡矣而非但免於惡之卽善則幾固不可遏而息也神則不測矣於此於彼而皆神是人之天非天之以命人而爲其宅者也故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依誠以凝於人者也從其幾而求康與是未至於本而亟

離其末也其視情也如仇讐而視才也爲穅秕乃忽一念焉反而自問則必有大怫焉者是以不安爲安也性隱而莫著其端在情而亟遏之則才充而受詘者無望其心之盡矣擬乎神而求康與是本末兩捐而以無本者爲本也若有情焉而莫得其情以爲才之大也而數困於小夫抑奚據以安哉情汎寓而莫得其宅才揮斥於無涯而實一之未盡也故求心不得而絕之求心不得而以不得者爲得胥曰吾以康吾心君子視之殆哉岌岌乎矣夫君子之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誠而後洵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曰志以道甯誠與道異名而同實者也修道以存誠而誠固天人之道也奚以明其然邪今夫道古繇之今亦繇之已

安之人亦安之歷古今人己而無異者惟其實有之也施之一室而宜推之一國而準推之天下而無不得槩遠邇逆順而無不容者惟其實有然也故有理於此求之於心而不得求之於所聞而得矣求之於所習而得矣求之於所篤信而博推者而愈得矣心雖未得而求以得者心也情之摯也所得者非所聞所習而適得我心也性之安宅也繇是而用之不窮焉盡其才矣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誥曰敷求哲王學也遠惟耇成問也古今之心印於心而合符而天下之相齟齬者恬然已應之康乃心矣心斯宅矣心斯盡矣淌洋無定之情有實以爲之依是亦魚之康於淵也已矣今有所感於此求之心則不得人之

心求之人則不得己之心以心得心而人之情得矣人得其心而己之心亦得矣惟不隘其心之量錮之於私不逆其心之幾姑爲之忍則天下之順者逆者同者異者以心函之而不相爲侮此非違其心以強受也心固無不可受而安其土者仁斯敦也物誠有其情我誠有其才無可憂也無可斁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誥曰若畀棄疾仁也若保赤子寬也天下皆吾赤子而疾畀棄康乃心矣以大宅載天下而才之盡者無不裕矣陋束自困之情有實理以擴充之是亦釋於桎梏而甯於其家也已矣葢寬者道之量所自宏仁者道之生所自順學問者道之散見所自察誠有之誠宅之誠盡之各體其實而無搖蕩拘

迫之憂故曰志以道甯君子之以康其心者此矣此之謂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奚假禁抑之於末哉末之不勝禁抑久矣枝葉之紛披也霜隕之春復榮之斧斤伐之萌蘗復生之乍釋而康者終身憂疑而不勝無他未尋其本也良賈挾千金而不憂其不雠民農儲陳粟而不患乎無年夢寢安焉惟所欲爲而不歉焉有本故也本有者誠也古之明王馭六宇長兆民靖多難而其心泰然至哉康乎非彼亟離於未而忘其本者所可幾幸久矣故誥曰康乃心養心之極致也夫君子亦愼擇其所以安心者而已矣

酒誥梓材

承治者因之承亂者革之一定之論也雖然有病所病者以悄悄之情繼治而偷以悻悻之心懲亂而詖也何也聖人之仁天下也無已而不能不有待焉故以一日之治繫之百年而初終異理必有以節宣焉身可待待之他日身不可待待之他人而後各隨時而協於中悄悄者曰已治矣毋庸革矣而治者適以亂矣暴君之賊天下也不自一身而止天下且化而相賊矣上賊其下下亦賊其上上下交相賊而暴君之所戕殺亦有所不容已悻悻者曰上之賊下如此其毒也革其道惟恐不速而亂又承所革者而起矣明王之創制顯庸審乎此而天下蒙其安舜之承堯禹之承舜也承治之極也故曰重華協於帝協云者同而無乎異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若云者順而無或逆也然而舜禹之善承之也不悄悄然一因其故而偷以安也舜甫受終而四凶誅二十二人升巽以求同也禹方陟后而并十二州以九易輿賢以輿子逆以得順也夫乃以協以若而不忒商之革夏周之革殷承亂者也故曰爰革夏正革者無所因也乃反商政反者無所仍也然而湯武未嘗疾勝國如仇雠芟除其遺法而惟恐不盡賈百姓創睫之喜奪之烈火而飲之冰出之寒泉而附之鑪也則何也承極重之勢非一朝之可挽也故夫紂之失民心者民好生而死之民生託於寬政而臨之以猛也威殫刑淫而天下之心以失夫然將欲蕩滌煩冤肉其已白之骨而與之更始必且置刑殺於不試乃以嫗孚天下而使卽於康乃命康

叔以保彼東郊育其僅存之孑黎而誥之曰刑茲無赦速繇茲義率殺又曰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君事戕敗人宥曷以引養引恬詳解嗚呼聖人豈忍於毒痛之餘民哉抑知脫烈火而引之稗疏冰暍乃速斃出寒泉而附之鑪肌以急裂也善醫者有正治有反治有從治徐燮其陰陽燥潤之宜而導之和非但抑火以梔芩溫寒以薑桂也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豈有一定之成法哉利災以見德者賈豎居贏之術也富有天下而賈豎則賈豎矣矯枉而居功者里胥搏姦之能也貴爲天子而里胥則里胥矣明王居崇高以配天理民建百世之治承治不委承亂不激日移斗傾而極星不動烈日

涷雨而青霄不改天所不易道莫之與易也若漢高之革秦也約法三章秦民懐之矣而終治天下者鄼侯之法五刑具焉使率三章之简以縱民之怗亂一再傳而亂民競起必且淫刑以救其敝則前之悻悻革秦利災以見德者罔民而陷之辟矣反極重以極輕必反極輕以趨於重然後知武王止殺之心一日而慮及百年咫尺以周知萬里無他操大常而不驁喜怒以爲因革也愚哉弱宋之承五季也天下則已如彼矣石晉之割地未歸亟徹兵權以弭陳橋之覆軌是懼舟之欹重於左而盡移載於西以取沈也百官之因循未飭而數醲賞以懲趙村之已禍是張毅鑒單豹之死而適以自亡也威輕則賊義恩濫則賊仁求

苟異於昏狂而自趨於頹靡卒至汴京海上拱手以授中夏於□□□□□□嗚呼亦憯矣哉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一怒一祉之閒括九州壹萬民傳子孫俟後聖堯舜有所不因桀紂有所不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顧不大與五帝三王十四代之得失類可知也堯舜有所不必因桀紂有所不可革也

召誥

論周公之營雒者或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公欲警子孫使修德而示天下爲公器有德者易以代興或曰負大行面商雒左成皐右函谷襟大河帶雒水實天下之奥區也或曰東西並建成輔車之勢以豫定民志故平王因之弱而不亡延及赧王歷過其卜之三說者或迂闊而不情或夸妄而不實或過慮而無當以一切之小慧測元聖之訏謨後世之以鑿智誣古人若此類者衆矣夫欲警子孫之修德而寘之易亡之地是戒溺而姑試之於淵也將公天下而授以易取之形是寘笥金於通衢而召貪夫之爭也迂闊而無中於理適以詒英雄之訕笑故後世無踵其術以啟亂者然而非聖無法之子因此以譏王道之疏儒之所以阬於秦而不昌於漢也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兩水之閒必有山焉千里而不得水千里而不得山者鮮矣太昊都陳炎帝都魯陳魯無山水之固而羲農以興五代北宋都汴六朝都建業餘於水儉於山亦可保於百年之

餘陳亮不以君昏臣庸爲宋憂徒憂錢唐之可灌卒之潮水不至皐亭而宋亡非灌也斯不亦早計無庸之明券與廣衍足以立市朝大川足以流藏惡周塞足以禁艸竊肥沃足以豐樹蓺土厚水深足以遠疾眚則其襟帶左右自足以成形勢而愜心目非待青烏之妖秘乞靈於卷山勺水閒也且夫梁益據隴劒以爲山荆揚擁江海以爲水而隗囂李特公孫述楊難敵譙縱王衍孟昶明珍劉表梁元李煜張士誠或於身而亡或一再傳而滅曾是三塗嶽鄙遂足以延八百年之緒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者城郭溝池之謂也非夫左盼右睞分沙取龍就山而踞之卽水而盤之之爲固也爲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可梯

人得而梯之水可航人得而航之山莫險於岷黎水莫險於瞿崖有能據之以輿者乎安邑之斥鹵兩河之沙湍夏商之裔保舊物以配天者此土也藉令周公挾管輅郭璞蔡伯靖之術翺翔天下睨奧區而據之斯亦陋矣術士之小慧移於經國而大道隱故曰夸安而不實也召公曰我不敢知曰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君子之於天命無之焉而不敬也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干天之權以取必不敬之尤矣且夫強與知之則有弗知者矣強與圖之則有莫圖者矣可知者先世之功德可以丕若夏而勿替殷則可圖者知我初服也若夫犬戎之亂郟鄏之遷逆計於數百年之前而爲之所是周公之智僊於桑道茂而愚於

李泌矣後世踵之而兩都竝建別宮棊布以疲百姓而走羣工隋煬以之客死唐元以之出走廣置官司則食冗而吏雜分立郊廟則禮煩而神瀆徒祟侈於苟安之日不救禍於垂危之年東漢不廢西京董卓遷而速滅女直南修汴京高琪遁而遽亡若晉之石頭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以僅保其如綫之祚者初未嘗於無事之日一繕治其郛也而唐之大原暨河南宋之應天大名暨河南城隍具完宮闕具治米粟甲兵具飭迨其離析分崩莫得一日而措足焉然則前之揣天畫地糜縣官而役閭左者果安用乎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其大槩亦可睹矣周之遷也王迹息而下夷於侯乃拱手而讓宗周於他族則周之僅以存者雒

邑爲息肩之地而其寖以亡者雒邑實爲處堂之嬉其寖以卽亡也營雒之始不任其咎其僅以存者營雒之始亦不任其功功過不保之地君子所不敢知若夫揣時度勢爲不然之慮狎侮天命而自神其術天所弗佑久矣故曰過慮而無當也然則公之營雒者何也曰聖人之會人物也以經通古今也以權其以宰制天下也惟此而已矣夫周公則已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以阜道里以均斯足以爲王者之都矣此所謂經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嶽地邇政簡而不勞也迨周地辟於古而文治益繁故展時巡以十有二年而制五服

以六年之述職及其後且猶不給則巡守閒舉於東都而虞制盡矣然六年之朝盡山東濱海荆南踰塞之國越函谷以旅見於鎬京則侯氏亟承其敝雒邑營而太保以庶邦冢君之幣贄紹公以錫王盡五服之享自是而不戾於宗周者有矣涖中嶽以罷四嶽之巡通侯幣以節來王之勞此公之權也遠則擒近則親者人之恆情也天子之光人之所樂近也東郊之民心尚搖搖而未定西望而狐疑曰天子其邊徼我乎惟正天邑之名於雒邑而惠此雒民服在王廷者無疏遠之嫌夫乃思媚而危疑允釋義以糾之仁以聯之丕誠殷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公之權也權以通古今之勢經以會民物之情公所爲迓無疆

之休者惟此而已矣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公亦安用知之哉闕其所不可知而盡所可爲可以正告天人而馭天下以道矣過高之論適足以亂德權術之說徒用以惑民矣足以知君子之用心哉

召誥無逸

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言者動之法也擬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卽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鑿智之可以動而爲動道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趨其新背其利用而詭於實浮明之言與而鑿智之動起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世喜爲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

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書云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爲之釋曰君以無逸爲所蔡氏喜其說之巧因屈召誥作所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明倘侊可以爲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趨新者詫爲獨得古之人則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詒後之人遂將信爲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實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爲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鑿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學將奚以致功哉何以明其然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爲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爲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爲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爲能則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固所以發能用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乃釋氏以有爲幻以無爲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於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爲所以立其

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爲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爲所豈非釋氏之言乎書之云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爲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爲徧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卽用也所謂所者卽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卽思也所謂所者卽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卽己也所謂所者卽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宏。道

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宏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今日以敬作所抑日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喦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闚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爲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爲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爲天下之所止卽以是凝之爲區宇而守之爲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卽界萬法惟識而識卽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夫粟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喦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爲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爲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齊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喦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壍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髮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詫於人曰吾

嚴淨也敬以爲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爲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者其議必有所擬以言必擬者其擬必從其實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爲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爲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爲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爲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品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故朱子不以無逸爲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爲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知心之體而可爲所不可爲所見矣知身之用而敬必有所敬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耀佞人之佞異端之異爲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逆億其不必然者而攪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用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也敬其可有常所乎無逸者則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咸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勸弗省而無勤咸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無功皆能也有成能無定所也非然者衡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臥警枕亦無逸也衛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寢求

師參訪者皆無逸也惟立以爲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曰所其無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爲所乎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內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能不在外故爲仁繇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辨也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卽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漢孔氏曰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榮華之巧固足尙也浮屠之說汎濫以淫泆於人心呂蔡明拒之而不覺爲其所引無擬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之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哉

多士

言道者必以天爲宗也必以人爲其歸無道者罔天而咈人之心以訖乎大惡於是反其所爲者索天於隱愉人之欲而狎之以此言道愈矣其自覷也不但愈也以爲善惡道不道之相去若雲泥也惡知其迷以誣天驕以玩人賊人還以自賊自君子觀之按其罪而罰之與彼同科無末滅矣哉故異端之惡均於商紂矣以明其然邪索天於隱則必以天之藏爲已微矣其顯者不足顧也狎人之欲則且見民之有欲卑賤而無與於道矣無所可祗敬者也夫天載存於見聞之表誠不可謂其不微人情依於食色之中誠不可謂其不卑且賤而無當於道也佛老之於此單其心以測天亢其志以臨人固將曰不尒則與紂同歸而不知惟然之果與紂同歸也今夫天則豈其果微也哉今夫民則豈其情已卑已賤而不足與於道也哉俄而有矣俄而無矣孰隆施是孰銷隕是相待邪不相待邪覷不見聽不聞思之無朕以淺心窺天者求之不得固謂之微矣殉財已耳殉名已耳與之則喜奪之則悲問道而不知立心而無藴幻夢也蠢動也苶然疲役而不知歸也以浮氣覷人者求其情而不得固見其可狎而無與於道矣夫惟以其淺心浮氣仰窺天而俯睥睨乎民乃以謂天之隱微而不知其顯謂民之不足與於道而弛其畏忌之心其罔顧於天顯民祗也與紂均乃紂惛不知而彼自欲知之自

謂知之乃悍然以罔顧憝尤甚焉故曰惡浮於紂惡浮則罰亦浮焉彼二氏者幸爲匹夫以逃於罰而西晉蕭梁受其委以嬰死亡之戮劉宗絕祀虔劉之禍延於天下嗚呼惟天明威惟民秉爲是之罔顧而天討不加焉有是理哉若夫天則固顯矣不燿人以明而顯之日月不震人以威而顯之霜霆終古於斯而莫之有易象可覷聲可聽數可循利可用精而精顯之五事庶徵不爽矣五神四德不離矣粗而粗顯之父生子繼同其體愛以彰矣兄先弟後有其序敬以著矣物而物顯之水火有刑而有德禽魚有宜殺而有宜育人而人顯之師以教而非師莫知君以治而非君莫聽無有不顯而顯以其誠所以然者不可以言語

形象盡也則微亦莫微於其顯者矣若夫恍兮若有惚兮若無想窮於非想色窮於究竟意而揣之爲橐籥意而揣之爲腰鼓顙或謂其上有境焉或謂其上有物焉則率疑此蒼蒼窈窈者必有難度難測之靈妙而明明赫赫之明威特其糟粕而無足顧也若是者匿天之顯天之所弗赦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豈有異乎人秉耳目爲視爲聽人秉手足爲持爲行視聽所著胥有其理持行所就各成其事是故敬其身者身以康敬其事者身以甯。狂子不能僕役其父傲弟不能虜權其兄秉粟於閫則匹婦矍然詛人於市則稚子失色天民敬德德惟民極俊民敬事事惟民用凡民敬政政奠民生罷民敬刑刑戒民死甘食之事

已饑而燕賓養老籩豆生乎恪恭悅色之情已渫而奉養承先蘋藻傳其仁孝崇高富貴天所秩日用飲食神所弔也言以之順事以之成利以之興害以之遠皆不待施敬而民所必敬者也若夫以秉爲患以爲爲妄以百姓爲芻狗以父子夫婦爲火宅以游戲爲三昧以空諸所有爲正覺脫然釋縛逃於無迹泰然自恣厭其勞生則率以爲漚合蕉聚者無可庸其祇而不足與於慎修乃鄙棄秉爲以逃於人倫之外於必祇者傲然罔顧也若是者侮民之祇民罔弗憝紂固曰民其如台甯。有異乎夫紂愚也愚故天顯民祇咸罔知顧也二氏之不顧顯而索之隱不顧祇而侮其情自以爲不愚而要亦愚也罔顧焉卽其愚也天下

之大惡惟愚者當之一愚而惡不可悛矣是故擬天以無爲字天以非想一紂之郊不修廟不享也其罔顧天顯而託諸杳茫者均也絕往來於老死寄一宿於樹下一紂之瓊其宮瑤其臺也其罔顧民祇而苟且自安者均也二氏求天於微或欲師之或欲超之紂亦以天爲微而置之紂以民不足祇而虐之二氏亦以民不足祇而或欲愚之或欲滅之故均之爲愚而沈溺其說者見絕於天人也亦均罔顧者無所不罔也嗚呼王者以誅纍行君子以參邪說聲罪而執言者其惟此天顯民祇乎則君子所奉以爲道以事天而與民同患者亦惟此天顯民祇而已矣非天有微而姑用其顯也非民可狎而過用其愼也粲然天地之

閒固有身心之內顧瞻在上明威者法象也顧瞻在下秉爲者法象也明威之謂命旦旦明威而命旦旦集矣秉爲之謂性節所秉之情盡所爲之才而性盡矣生於斯而不可離死於斯而不可貳宰制天下而適其固然垂訓萬世而無可損益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善惡之歸禍福之門豈有妄哉豈有妄哉

君奭

今將謂君子之無以異於人者是無擇而爲君子也今將謂君子之必大異於人者是人必異而後得爲君子也故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自此以往末之或異也侈大其心以爲量則心放矣展轉求心以所安

則心存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憂之也深則疑之也切故召公不以坦然推信爲賢憂之也至則言之也長故周公不以聽召公之疑而莫之辨爲聖也昔者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赴弗擾於晉欲往中牟子路屢致其疑子路之疑子路之憂也求諸心而不得展轉而未愜於其所存瞭然內外之別粲然臣主之分存諸中者莫之能易而不能得之於孔子其信孔子者不如信其心之弗欺也斯子路之所養也而不然者侈大聖人而以爲大異於人率爾相信而不信以心將求諸人者重而求諸己者輕庸愈乎求諸己則憂憂則疑疑則必白其所疑君子之道也若夫佹疑佹信無所待於中心之安矜廓達以震矜於天下而

表異曰斯君子所以異於人也此子路之所羞也知然而類推之則召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乃孔子之爲此求於子路之心而不得孔子之心固無不得也孔子之心得孔子之憂其釋矣任不知者之疑勿問可矣然且稱天以涖之擬不可與之東周以期之推不可知之堅白以廣之屑屑然訟曲直而不已夫孔子何爲其然哉讀其詞挹其旨而孔子之憂深矣函物者心之量存諸中者心之德量虛而以德爲實惟其誠也至誠動物不誠不動而不動亦不誠也乘乎可動不予以所能動恢恢乎侈其闊大含宏聽天下之疑而相與忘言異端以此表異於天下人亦推以爲異而聖人則與萬物同憂憂而不能以相喻則修辭

以立其誠道乃建於不可拔物乃各得而樂效其忱故孔子屢矢子路而不憚其詞之費知然而類推之則周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今且取二公之情理而思之二叔之流言也周公去而召公聽金縢未啟而召公不能倡郊迎之策斯有以乎抑無以乎非召公之測周公者下比於罪人也抑非知有弗知力有未逮而不能止流丸於甌臾也尸太保之尊眺宗祏之危汎汎然無所可否於沖人之側而召公賢哉故曰非無以也尊尊而立子。周之新法也。親親而立弟。殷之已跡也。已跡習知而新法初試。故二叔倡其狂言而天下熒。周公之去召公之弗挽固事理之易見者也而召公之憂則有甚於此者周命初集沖人在疚臥

赤子於天下之上其幸無夭折之憂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藉成王而有太丁之變也應晉韓邘其足以當天下之重乎抑必弗獲已而遺大投艱於叔父乎皆未可知已則令且汲汲焉援周公而復之萬一有此而公義不可受矣推之可遠引之可來心跡皎然於天下而後宗祏得留餘地以圖其不傾召公其能無慮此乎然則鴟鴞之詒早已不得於召公之心王未敢誚而召公滋戚已且君子之求諸己也己所存者己所逮己所逮者己所期保沖人之強固以清明綏鞸友以祈天而永命召公所期召公所逮召公所存胥此矣度德自己業已優爲可無待於周公則抑可聽其遠引以自潔若夫殄商踐奄定宗禮致太平延甯王

之德丕冒海隅出日以率俾則亦猶孔子之用晉衞爲東周也賢者之力所不逮斯心所不存志所不期矣己所不期恢恢乎期於人而冀其必逮是求人重而求己輕也賢者信諸己而不以徵天聖人信諸天而得之於己信諸己則非常之功雖未遑而無所慊不以徵天則天命之延但憂其或墜而不曰己所能堪得諸己則非常之功固以道方來而勿可委信諸天則有以見天休之滋至惟恐弗戡而不但或墜之憂以爲未遑則海內率俾甯王延德召公且以爲增益於所求之外以爲勿可委而商奄未弭宗禮未定周公方且求焉而曲盡其能以爲天不可徼則職思其居而日不給惟是別嫌明微之不可忽故召公與子路

之心同屬其堅白以爲天將在我則安土敦仁而道不可息故周公雖在几几不暇之日猶有破巢取子之恐乃與孔子之心同致其悶皇斯二公之以處多難而自靖者情同而道固異矣迨周公歸矣商奄殄雒邑營宗禮定矣召公且視爲自天之隕周公則彌引爲無疆之恤召公固曰何爲是栖栖者與多得之於天而不已也葢召公於嫌似幾微之際求己以貞而以期周公者初終此志始之不挽特有不言之慼終以不悅以是爲可正告而無嫌也乃弗挽於始周公亦無可正告之義終以不悅自可昌言而無隱固不以包容之量待召公而俟論定之餘使心折也誠不可揜修辭以立之則皎日青天之誥作矣大舜號泣於

父母文王獻地以專征周公多誥而不甯孔子稱天以自矢順逆勢殊而立誠一致聖人不釋憂於天下而存心不匱豈曰專己無求與天下以忘言而自得也哉後之論者必爲之說曰召公無所致其疑周公無所容其辨目擊道存是異端之誕也廓達推信是英雄之術也陳平以待王陵婁師德以處狄仁傑君臣朋友之閒誠不屬而道衰矣況乎信之已過其後必疑忍之已甚其卻必深求以異於囂囂而果有以異焉否邪言已簡者心必傲論過高者志必疏君子所弗屑也惟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爵位先後之說然後斥之而勿論

多方一

蔽聖證曰克念蔽狂證曰罔念聖狂相去之姝絕蔽於兩言之決何易易邪孰知夫易此兩言者之非能爲其難也則亦憚此兩言之難而別求其易者也大哉念乎天以爲強之精地以爲厚之持四海羣生以爲大之歸前古後今以爲久之會大至無窮以爲載之函細至無畛以爲破之入易以爲緼禮以爲誠詩以爲志春秋以爲權衡故曰克念作聖非易辭也乃或疑之曰克者但能之之謂也念者意動而生心者也所念者特未定矣之於聖之域乎之於狂之徑乎克念而奚卽入於聖故必目言其所念者伊何而後聖狂之分以決乃所念者未易以目言之道之無方體也久矣雖然則亦有可以目言者孟子曰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聖之所克念者善而已矣而抑有說焉利與善舜蹠分岐之大辨則胡不目言善而但云克念邪曰但言克念而其爲善而非利決矣此體念之當人之心而知其固然也何也念者反求而繫於心尋繹而不忘其故者也今夫利無物不可有無事不可圖無人不可徼義苟不恤則以無亟不信爲從致之術故小人之於此也與波俱流與汩俱沒旦此而夕彼速取而旋舍目淫而不問之心心靡而不謀之志其爲術也乘機而數變者也故盜蹠隨所遇而掠之無固情也苟得而不憂其失無反顧也極至於脯肝膾肉之窮凶一罔念而已矣若夫善也者無常所而必協於一也一致而百慮也有施也必思其受有益也必計其損言可言反顧其行行可行追憶其言後之所爲必續其前今之所爲必慮其後萬象之殊不遺於方寸千載之遠不誼於旦夕故易曰繼之者善也天以繼而生不息日月水火動植飛潛萬古而無殊象惟其以來復爲心也人以繼而道不匱安危利害吉凶善敗閱萬變而無殊心惟其以勿忘爲養也目數移於色耳數移於聲身數移於境不可動者在心不可離者在道舜之所以爲舜者在此而已通明之謂聖炯然在心之謂明終始一貫之謂通變易之謂狂惟意而爲之謂易今昔殊情之謂變繇此言之彼異端者狂也其自謂聖而適得狂者罔念而已矣彼之言曰念不可執也夫念誠不可執也而惟克念者斯不執也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謂之曰過去不知其未嘗去也有將來者焉流之歸也而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其當前而謂之現在者爲之名曰剎那（譯如斷一絲之頃）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剎那也莊周曰除日無歲一日而止一日則一人之生亦旦生而莫死今舜而昨蹠乎故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遽忘之謂罔此聖狂之大界也奈之何爲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留影衡之無定平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於忿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將何爲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盜者見篋而胠之見匱而發之不念其爲何人之篋匱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莊周曰逍遙可逍遙則逍遙耳不攖於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顯民祗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痼疾蹠之黠者也夫舜之爲善非但於爲而爲之也於爲而爲之昭昭靈靈之偶動而不可保蹠之爲盜則見可盜而盜之也未見可盜惛惛夢夢之知固未有託也舜非於爲而爲之雞鳴而起念茲在茲而期副其初心故孳孳於善而無所息蹠必見可盜而盜當其未爲盜有確然見不爲盜而必不可者乎無有也當其爲盜反諸心而

遇其故者乎當其已爲盜之餘果且有盜者存乎無有也故異端之泯三際以絶念者縱其無惡亦與蹠未爲盜之頃同其情前無所憶後無所思苟可爲而無心以爲之因其便利而無礙惟利是圖故罔念也惟罔念也故隨所往而得利也故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繫乎念之忘與不忘而已矣孔子曰默而識之識也者克念之實也識之量無多受而溢出之患故日益以所亡以充善之用而無不足識之力無經久而或渝之憂故相守而不失以需善之成存天地古今於我而亟不失物存我於君民親友而亟不失我耳以亶聰目以貞明知以知至而知終行以可久而可大一日之克終身不舍終身之念終食

無違此豈非終日乾乾夕惕若之龍德乎乃其爲功也豈聖之專能而人所不可企及哉晨而憶起晦而憶息客而憶反居而憶行亦其端矣孩提而念親稍長而念兄言而念其所聞行而念其所見尤其不妄者也夫人終日而有此矣故曰易也雖然惟此之爲不易也甚矣未能富有則畜德小而困於所詘未能日新則執德吝而滯於其方私未蠲則有所甚執者有所甚忘欲未淨則情方動而或沮之以止一念之識不匱於終身者存乎所志之貞終身之識不閒於終食者存乎所藏之密是故戰戰慄慄畢其一生而無息肩之地則爲之也亦難矣哉無惑乎異端之憚焉而他求其易也嗚呼前古有一成之迹後今有必開之先一室者千里之啟塗兆人者一日之應感今與昨相續彼與此相函克念之則有罔念之則亡人惟此而人聖惟此而聖狂惟此而狂盜惟此而盜禽惟此而禽辨乎此而聖之功決矣天健行而度不忒地厚載而方有常多學多識而一貫終身可行於一言知其亡勿忘其能瞬有養息有存其用在繼其體在亟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於此而罔焉則殷之遺民不足以復成湯之緒而自陷於凶者亦惟數移其心知而不克永念焉耳嗚呼嚴哉

多方二

忠臣孝子之事與天爭逆順與人爭存亡其將以名爭之乎夫天則不知人之有名也彼所不爭挾以與爭其如天

何哉若夫人則以名相勝而在此在彼俱有可得之名況乎天下之利在實而不在名業已有實而名可起既得之於實又得之於名勢將偏重於彼而能與之爭乎故君臣父子之大名君子以信諸己而不以爭諸天下而後可以爭天爭人而全其忠孝殷之遺多士殷之臣子也君父死宗社夷了然以其族爭大名於周然且其實不成而名亦不令周公乃執言以加之罪曰不典曰自速辜曰不忌於凶德嗚呼正其本天下理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挾君父之大讎冒白刃以爭去留之天命乃周人得聲其罪而亡憖殷士終戢其心而聽命是豈忠臣孝子之大節適足以當凶德之惡聲而天終不可籲哉夫誠有以致之也故

曰君子以信諸己而後可與人爭名實也誥固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念者識去聲也識斯忱忱斯信也誥又曰圖忱於正正者周所可與殷爭之名而忱者殷所不能與周爭之實也周可有正而殷不得有忱故曰勢將偏重於彼也夫殷而不念牧野之事乎元。黃漿食舉國如狂而輕去其君父流言風雨復舉國如狂而自詫以忠孝十餘年之中猶旦莫尒迎周之日不圖其忱叛周之日不忱其圖旦所爲而夕忘之胡爲其不自念也信乎其狂之未有瘳矣狂之爲言易也言易而不踐行易而不硒也言不踐行不硒則殷士順逆之名倒授之周王久矣使其念之則如林之日何惜此肝腦以爭湯孫之緒無已而西山

尚書引義卷五

片土猶可埋餓夫之骨乃匍伏請命之餘生幸人家國之變徼收復之功名徒以腰領試東征之斨斧而大命終傾何其愚也故謝疊山之卻聘也必昭然揭日月以告人曰終始未嘗降元也而後可以死而徐子章剡斷髮復奔不得免於春秋之賤辭惡有臣僕於仇讎之宇而尚可圖全其大節乎蓋昔之迎周者宅爾宅畋爾田家室溫飽之情重於節義則向宅爾宅畋爾田周已操爾來去之情以相制而責償焉斯則蠢爾多方欲辭頑民之名而人其聽之而天且予之哉天且予之是忠臣之名濫而不足以榮矣或曰忍恥以俟時懷忠而復起亦豪傑舉事之圖也屈於人之強大折於君之昏狂限於衆之離析不得已而忍旦

夕之辱以俟釁而後發成則爲句踐之沼吳敗亦爲遂人之殲齊何遽其不可邪乃殷之遺民則又非其類矣夫將蘊怨崇恥若遂人之不擇而逞以與偕亡則矐目癘身胡越其支體土梗其家室而齊飴其鈇鉞固其所甘心而樂蹈者也乃爾宅爾田之區區猶得驚其夢寢且使人懸樂設餌以止過客也則其不得與遂人之孤憤同科也既已明甚若其欲蠖屈鷙伏保一成一旅以覬覦與則抑有道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交定身安乃以大有爲於天下句踐之謀吳也君與臣比而心一矣夫與婦比而心一矣廷與野比而心一矣比而一心者皆憂憤勸勉之心也居者行者議者任者下逮采葛弋鳥之寡妻稚

尚書引義卷五

子如耳司聽如目司視不挾其欲以相怨不怙其長以相妒既和以睦既明以勤而順可祐信可助乃以弋獲不可必得之隼而天不能違今誥曰自作不和爾室不睦則小民方與相爲敵讎者猶昔日也又曰爾惟逸惟頗則沈酗於酒師師非度者猶昔日也浮用其數遷之智幸孤寡以弋大命假託於收復之名樹風影以搖新邦而噂沓背憎夫不能得之於妻父不能得之於子朋友不能得之於鄉黨訐短忌長蠅聚鳥散晨斯夕斯於酣湎之中以斯而立忠孝之壘亢天而爭之於人也有是理哉藉令周公悉心以爲殷人謀而教以興復之本可亦惟是和睦爾婣友明勤爾邑事以爲生聚教訓之忱圖爾之不然則不足有爲

而祇以亂不謂之狂其可得乎故斥正其匪忱而加以凶德之名多方雖悍弗能反脣以相拒也必矣易曰困而能亨者其爲君子乎有言不信虛名亡實也困於酒食征則凶也據於蒺藜內自爭也困於金車利所陷也多方備此數者而欲得大人之吉洵哉其爲狂矣小宛詩人塡寡岸獄惟臨淵集木之是戒柴桑處士同昏伊阻惟勸農戒子之不遑實之弗忱名之失據可弗愼與

立政周官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繇此言之王者創制顯庸有傳德而無傳道也體仁以長人利物以和義嘉會以合禮貞固以幹事君子行

此四德耳千聖之教百王之治因天因人品之節之分之合之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不度其終以善其始乃曰吾固以前王爲師是猶操舟者見上游之張帆而張之於下游不背於彼之道而背於其道矣故傳道者非道也有所傳無所擇唐虞夏后殷周胡爲其有損益哉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嶶言之有所受者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猷之自昔者也此以仁守天下以義經天下閱千古而莫能易者也若夫建官之制周則損益乎殷矣殷則損益乎虞夏矣世已易俗已移利已盡害已生其可相因而不擇哉夫望治者各以其情欲而思沿革言治者各以其意見而議廢興虞夏殷周之法屢易而

皆可師惟創制者之取舍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勢也理勢者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順乎天勢有重輕以順乎人則非有德者不與仁莫切於篤其類義莫大於扶其紀篤其類者必公天下而無疑扶其紀者必利天下而不吝君天下之理得而後可公於人君天下之勢定而後可利於物是豈汎然取似於古有所託而遂无咎哉唐虞之建官內有四嶽外有州牧侯伯此三代之所因也總百官四國之治者內有百揆周之所不因也故後世有天下而不置相葢自周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則夏有相矣伊尹作阿衡則商有相矣抑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正百工者亦總百揆

也奚以謂周之不置相也命蔡仲之時葢宗禮未定之先居憂總己之日也若其後則冢宰與五官分治而上有坐論之三公故成王顧命太保與五官列序而未有殊迨其末造叵糾冏孔且僕僕銜命以使侯國而不適有尊矣若夫三公職專論道則以議道而不任以政且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是又有無廢置之不亟也葢周之不置相也前乎此者無所因而始之者文王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合四方之綱紀操之於一人之勉勉周官之制其昉於此矣故立政三宅立事庶尹取天下之經提攜於一人而天工無與代焉故曰文王始之也乃今論之則國勢之強弱自此而分矣強弱之分者勢也勢之順以趨者理也則唐

虞夏商之統御萬方而周之陵夷以迄於戰爭分裂者何非理也是故后羿之篡四十祀而少康復振武丁去湯二十世而天下咸歸紂之不道而牧野之會且如林也厲王流於彘而天下無君幽王死於戎而西周無王平王遷於東而四海無王故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平王之居郟鄏亦虞賓周客之類而周實滅矣故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齊僖主參盟晉獻滅屈魏楚翦絞羅申息秦據舊京而烏止於霸者之屋七雄之勢成天下苦戰鬬不休而周不可復興矣是何也天下之情獨則任眾則委賢不肖之所同也上畀之則不容辭之人分之則不容任之責賤之所同也貴以其名而不貴以其實則三公弗容自任矣賢以其

人而不賢以其事則虛有論道之名而政非其任矣雖有極尊之位與其尤賢之才而上不敢偪天子之威下不能侵六官之掌臨乎時而素其位大舜孔子莫之能踰而況其下焉者乎故其得也則以皇父之貪僅營其多藏師尹之不平但私其婣亞而不能有后羿移神器崇侯毒四海之權則惟威之薄而不足以有爲而其失也則王臣不尊而廉級不峻政柄不一而操舍無權六師無主而征伐不威名位相若而禮樂下逮乃使侯國分割殺掠相仍者五百餘年以成唐虞夏商未有之禍而封建之制遂以瓦解而不可復嗚呼文已密而實不固上無輔而民無依周官之下游其勢固有如此者讀周官而可早識其衰雖百世

何爲其不可知哉乃周之所以斷然廢四代之典而立三公論道六官分政以成罷相之制者文王周公何爲其然邪古之君子備道自己而於物無憂故能爲治任功而不能爲亂任咎正其誼而先其難惟其自慊而已矣代天理民者君也承君分治者臣也此天下之通義也任人者逸自任者勞此人情之至順也堯舜與天同體而情無非道則因其至順而不必厚求己而薄責於人安其身而天下自定文王與天同用正其通義躬自厚而薄責於天下勤其身而不求備於人詩曰文王旣勤止以勤爲綱紀也無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無與分其勤也此文王之所以開周也故周公見其心而以贊易曰君子以自強

不息葢自后稷公劉以來佩玉容刀左右於流泉夕陽槿椐灌栵之間猶一日也匪居匪康其勤無逸而王業以成昭茲來許者亦此祗勤於德夙夜不逮之祖武而已矣惟其然也則天子之耳目心思殫用之天下百姓之日用飮食徧德於一人道有所未講三公詔之治有所欲宣六官奉之而又何藉乎承其下者之有相邪乃其慮子孫之不已若也則豫修其胄敎而青宮之舊學卽以膺公孤之任抑恐左右便嬖得密邇於君操六卿之從違也則寺人奄尹領於太宰但以供埽除漿酒之役而立政之所申戒者惟虎賁綴衣之是飭嗚呼咸若是而天下之治可不待相而裕如矣故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憂之已得而沛然

無勞此文王所不敢以自逸而爲子孫謀逸者其亦不敢以堯舜望子孫不能以舜禹皐陶期天下之士則亦追之豩之於皇躬操四海兆民於勉勉之中也若夫昭穆已降關雎麟趾之精意已微而趣馬師氏膳夫內史且以斗筲分大臣之權則文王應已早知其敝而行法俟命知無可柰何而安之矣嗚呼原此而後世之以勤勞開國者恃其精明剛健之才師周官而一天下之權歸於人主禁制猜防上無與分功而下得以避咎延及數傳相承以靡彼拱此揖進□□而授之神器師古無權而爲謀不遠又豈非理勢之必然者乎夫子孫之有夷厲不能必之天者均也虎賁綴衣之不謹而且使寺人操政府之榮辱矣三宅三

俊之不克灼知而以資格爲黜陟矣司吏者與羣吏同其進退司兵者無一兵之聽其生殺名則六卿而實同府史矣其進如客其退如頁九載無簿書之失則貤封任子而偷然謝去矣天子無親臣大臣無固位國蹙民貧雖有賢者亦坐歎而無能爲矣肩肩然取四方之綱紀責之深宮高拱之一人而求助於刀鋸刑餘之廝賤賢者無以治不肖而相與爲竊貴者無以治賤而相與爲偷不肖師賢者之竊而以淫賤者師貴者之偷而以竊筋力弛手足痺目盲耳聾心頑思短異類之強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故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學周官而敝焉者未曙於斯義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堯之大也舜之君也末之強而卒不可弱得其理而勢自順也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其紀則不妄於授保中夏於綱紀之中交相勉以護人禽之別豈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而聽其靡哉乃周公之稱古也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豈其以唐虞爲弱而以家天下自私者爲強乎而抑非也堯舜之以天下爲公者秩然於天理之別使中國亟有明王而競中國也三代之以世及爲競者廓然於封建之義使諸侯各勉於治而公諸諸侯也周公以此意而制周官六官分建公孤無權君無逸則天下綱紀於一人君或逸則天下綱紀乎天下其爲元德顯功之後而在分土分民之列者莫不資以可競之勢也天子無私

競而競以諸侯諸侯無私競而競以巨室則其爲齊晉秦楚也猶其爲周也其爲田氏六卿也猶其爲齊晉也系出神明而功及民物皆可使嗣我以興仁之至義之宜也故周之亡亡於六國六國之亡亡於伯益之子孫秦之亡亡於三戶之楚而以授之帝堯之苗裔則封建之遺意猶未斬也秦漢以降封建易而郡縣壹萬方統於一人利病定於一言臣民之上達難矣編氓可弋大命□□可竊神皐天子之與立者孤矣則卽以文王之勤若將病諸而槩責之錦衣玉食之沖人散無友紀之六卿以虛文而理亂絲彼己不相知而功罪不相一欲無日偷日竊以聽封豕長蛇之吞噬也其可得邪況乎胄子之教不先中涓之勢日

固師師相竊率土成風迨其末流安所得五伯七雄三戸而使之嶇起且將無從得𢪛操懿裕而畀之乘權矣以此而號曰師周官也是羸病者奮拳以效賁育也速仆而已矣故師文王者師其德則允合於堯舜之傳德矣師其道則非堯舜之道也□□□者其尚鑒之哉

七世孫卌 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五終

尚書引義卷六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君陳

天下之相競於名實也情一動而不能止物一觸而不能受故邵子以為名之生實之喪皆不足也不足則事不足以濟而實去之德靳於小名雖乍勝而終敗細人者亦知此矣於是神其術以游於天下欲張之必固翕之欲先之必固後之見利不爭以為豪傑曰我有忍矣以德報怨以為長者曰我有容矣不炷小利而大利歸之不亟爭名而名不能舍也斯道也用兵者以為制人之機欲富者以為巧取之術養生者以為緣督之經是則忍也容也異端之

所竇權謀者之所尚也成王既見聖昭昭然揭日月以照臨萬邦而亦云爾者何哉均之忍也而姑為忍者與有忍者殊均之容也而故相容者與有容者殊有云者實有之而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非固有之則忍者非忍而容者非容也能忍利之不得而非能忍害非忍也能容名之不美而非容以實非容也夫忍云者癢而不搔痛而不抑之謂也利之不得且保其固有非痛癢之相切矣容云者非所得而懷之無所擇而函之之謂也名之不美一聽之物論非存諸懷而函之不去矣能忍於利而不能忍於害利不獲害亦不侵是辟利以違害之謀也名在彼實固在此是去名以取實之術也老氏之教終於權詐心與迹

判誠不屬而操物之生死止此而已矣成王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神明者非可以籠絡之術逃其怨恫者也竊竊然避害而樂擾其實是匿蔵於心人不能傷而神明之咎惡集之矣誠於忍者利不歆而害亦不距誠於容者名不競而實亦不爭誠有之也知天下之險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覈殘忍皆道之所能格將有憯肌膚戮妻子而不動受垢汚被擾奪而不懟志之所至而氣以凝欲仁得仁而喪亦仁矣此之謂有忍此之謂有容也此以道濟天下而成乎大德者也葢苟其為君子也者則利之相試也淺矣名之不歆也易矣而害之生於不測實之投以不堪陰陽不偶之數生乎世變雖以盛德而履帝王卿

相之位可以惟意所為而相抵以相用者不能無也秉堅凝廣大之素心乍受之而驚數嬰之而危於是不克以自持而為之搖蕩雖君子固難言之矣且夫所謂害者不僅憯肌膚戮妻子也所謂實者亦不僅垢汚擾奪也以事親而養不從心以獲上而勞不成績以交友而信且見疑以治民而恩或中沮詭於其術則得之正以其誼則不得近乎名接以利則雖險而有功敦乎實忘乎害則害益至而實不克就若此者萬變不窮皆不可以理遣不可以情格者也斯則尤其難忍而難容者也去乎利非以就乎害而去乎利則害必與之相迎全軀保妻子之福澤上亦可致效於君親旁亦可汲引乎朋友下亦可見功於百姓既已

與害相迎而德無可居功無所試咎且上延而禍且下逮平生之所學夢寐之所志一旦瓦解而不能復恤慮及於此而躍起以求濟忍道淪矣有忍者忍此則征凶而亦利涉也名待實以彰而實亦繇名而立輕去乎名而天下之欲成其名者去之且責以名者多為之疵以沮其實而無端之思怨投仁義中正之巇隙以相為距故亂吾名者不亂吾實不止吾欲據實以與之爭則容德虧矣有容者容此故德愈不顯而愈大也有所忍於利以遠害有所忍於害而忘利有所忍於利以遠利有所忍於害以貞害遠於利以貞害而後天下無不可濟之險阻有所容於敗吾名者以全實有所容於賈吾實者以正名有所容於敗吾名

者而並忘其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何有於名實忘而何有於名而後君子之德塞乎天地之閒事圯無功而功功者存道尼不行而行行者遠功者以扶人之紀則業參於帝行行者以通天地之變則化順於天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此謂與斯道也達以之調陰陽之沴伏窮以之盡人事之憂患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利民者不庸撥亂世反之治而定傾者不撓行夷狄素患難而介然以其堅貞之志與日月爭光洗心退藏於密神武不殺而以神明其德故周公以之誅管蔡參商奄而赤舄之容不改徙殷民尹東國而不靜之廸屢不驚乃著其象於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嗚呼盡之矣艮以止而忍以定兌以說而容以和

樂天敦土而不足於物有餘於己不足於身有餘於心君子之以成德爲行艮有樂乎此焉豈老氏以陰謀持天下之名實而求濟其大欲者之可同年而語哉

顧命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故告子之以食色言性既未達於天下已然之迹老氏之以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繇目辨色色以五顯繇耳審聲聲以五殊繇口知味味以五別不然則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爲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

不昧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命何爲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撰也夫其爲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爲體用其爲道之所撰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爲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與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樵者之薪也人之所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産移怨於天故老氏以爲盲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口固將致忿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以有身爲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爲貪癡之大惑是其惡之淫於桀蹠也始以愚惰之情不給於經理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疚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其攻擊而徼幸於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甯厚怨於物而怨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哉其爲小人之無忌憚者矣知然則顧命之言曰夫人自亂於威儀斯君子求己之道也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肢其攝持也惟心其相爲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

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自亂也己有禮故可求而復非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皆禮之所顯而求之者繇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亂不亂治也）之者自亂之（亂治也）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佻達先生於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産地産而以爲德於人者也己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己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奢麗之用也求己以己則授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威儀生焉治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

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載德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故麗於色而視之威儀著焉麗於聲而耳之威儀著焉麗於味而口之威儀著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惟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入五聲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觀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與萬物交而盡性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昧其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盲者盲之而色失其色矣五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

爽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冶容淫聲釀甘之味非物之固然也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其威儀取色聲味之所未有而揉亂之也若其為五色五聲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心誠然而喻之天下誠然而授之吾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之天下誠然而受之禮所生焉仁所顯焉非是而人道廢雖廢人道而終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徒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而已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心也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其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

威儀之章矣目歷元黃耳歷鐘鼓口歷肥甘而道無不行性無不率何也惟以其不盲不聾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味而正也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將衣冠閥閱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棄君親捐妻子薙須髮火骴骼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文王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弗求諸執醬饋酳授筵設几之威儀以善飴之用則是天下之為飴者皆可以盜蹠之罪罪之也失飴之理妄計以為盜媒盲聾狂爽莫有甚焉者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亂皆可宰制以成大治設宮縣

廣嬪御四飯大牢而非幾不貢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甕牖繩樞蔬食獨宿之中而庭艸溪花亦眩其目烏語蛙吹亦惑其耳一薇半李亦失口腹之正如露臥驅蝨撲之於額而已嚌其臍屏營終夕而曾莫安枕則惟帷幃不施而徒為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老釋之於天下日搆怨而未有甯。故喻世法於火宅之內哀有生在羿彀之中心勞日拙豈有瘳與黼黻文章大禹之明也琴瑟鐘鼓關雎之化也食精膾細孔子之節也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以行於天下而復禮於己待其人而後行也成王憑玉几揚末命惟此之云其居要也夫

畢命
畢命之言辭也曰體要於是而或爲之說曰辭有定體焉
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爲辭而奚以文爲
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爲贅餘矣徇是言也質文之實交
喪於天下而辭之不足以立誠久矣嘗試言之物生而形
形爲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
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
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以察
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於人也非但
馬之異於人也亦白馬之異於白人也卽白雪之異於玉
也疏而視之雪玉異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

白其亦異矣人之與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
文也故統於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
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爲
馬又且爲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爲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
弗俟合也則亦無可偏爲損益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
於艸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爲敬不可爲敬
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敬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同
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於疏
畧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爲愛不可爲愛是不
能資於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

異異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
必傷其質猶以火銷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故統文爲質
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扼也有
定體者非體可扼者非要文離而質不足以立也奚以明
其然邪耳目手足之爲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爲貸非若刻
木以爲傀儡易衣而可別號爲一人也故疏而視之相若
密而察之一紋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爲質焉則
質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審矣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
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藏待感於五官肝脾肺腎魂魄志思
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
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

靈以廢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絀羣明而可效其靈乎則質
待文生而非有可扼之要抑明矣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
質以敎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
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盡於是而辭興焉夫辭所以立誠而
爲事之會理之著也緣政而有辭待辭以興政政無可荒
遺而後有亟故辭無可觭僿而必於能達奚定體之必拘
而扼要可片言盡哉夫西周之誥誓降而爲春秋之詞命
降而爲戰國之游談體趨卑而失要文趨靡而離質則信
然矣乃其離質以靡者其將可以爲文乎其能用足以發
其體乎其能詳足以盡其要乎蓋亦相承相襲而有雷同
之體執其成見而動人以其要也是則用不窮而能詳乎

體者戰國之遊談固不如春秋之詞命固不如西周之誥命矣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後失其雪夫豈有雪去白存之憂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萎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爲之興益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而後世所號爲辭人者立一體以盡文之無窮一開一闔萬應而約於一定非是則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虧質之固有去其所必資割其所相

待束急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則曰此其漫焉者矣信然則且以一馬該天下之馬而無白馬以一白該天下之白而並無白人則且異人於馬而必不許同之於白見人亦白而謂其非人而斥之爲馬筋脈浮出於皮膚之表而肌肉榮衛萎而不靈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長續短以爲木偶而生氣生理了不相屬故蘇洵氏之所爲體非體也錮天下於蘇洵之體而文之無窮者盡廢開闔呼應斤斤然僅保其一指之節而官骸皆詘竭力殫思以爭求肖於其體則不知此體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離之也皎然之於詩律王鏊錢福之於制義亦猶是也而辭之體裂矣韓愈氏之要非要也以擢筋出骨者爲要要其所要而不足以統天下之詳則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漠然無當於輿觀而使人一往而意盡騷騷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怒也則不知此要也爲何者之要而何所會也歐陽修之於史陳師道鍾惺之於詩亦祖是也而辭之要亂矣孤露者無體束急者非要驅天下於其阱中而塾師樂用爲授受之資豎儒圖便爲科場之贄徒用爭勝於蕭梁父子溫廷筠楊億之浮豔曰吾以起其衰也而不知其衰之彌甚也蔡氏之言曰趣完具之謂體趣完具者一切苟且之謂也誰其督責造物而令飛潛動植之各有其官骸莖葉以成體抑誰其督責立言者令積字爲句積句爲章以塞責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免咎乎先王以人文化成天

下則言道者與道爲體言物者與物爲體故必沈潛以覩化涵泳以得情各稱其經緯曲盡其隱微而後所之爲體合符於道與物之體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爲樞機而千里之外應之如響今乃如或督責以應程限無可柰何取辦於俄頃則何異於胥史之謄書漠不關心而徒爲追責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趣完具之謂也亟疾則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謂之體苛察則倍乃以孤露意旨而謂之要鄙則君子厭之倍則小人不服喋喋里巷之言釋之所惡於嗇夫康王所戒於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韓蘇起衰人可爲辭□□□□□□□□□□□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艸創討論修飾潤色孔子之所取以爲命也夫是之謂體要而莫有尙焉矣

冏命

君人者有獨制二其他則可責之大臣大臣勿容辭也二者何用人也聽言也絀陟者一人之大權從違者一心之獨斷也夫人以進御爲情鮮不飾美以徼用大臣以薦辟爲職弗容早用其苛求迨其進乎君側矣有所任使而才不才見矣斯與狎習而忠佞類可知矣故不能禁大臣之舉或失人也正而庸之諛而屛之孰能制我以不彰不癉者奚必夙戒大臣以愼簡乎若其旣列侍從而有所稱說矣自非抱道尊高居德嚴謹者其爲諛爲正未嘗不可移

也君崇正則正言御矣君喜諛則諛言進矣至若詭於正而賓以諛者雖唐虞之廷有巧言之畏從之違之豈大臣之能代我以決哉弗能禁宵人之不諛而審之於微辨之於早密勿之凜測不敢不嚴人莫得而與也戒大臣曰爾勿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爲僚使誘我以自聖而陷於狂也何其舍己求人以曠君職替君權而自棄其君道邪且夫郊遂之官分治於其野六官之屬各聽於其長則忠之與佞才與不才耳目弗及舉遴選而責之長官長官不得委也乃若左右僕御行則同輿居則列侍日得以其謦欬達於黼扆則言或巧而或誠色或莊而或樸會是弗審而相戒曰勿使至我前也然則天下無曼聲而後耳可無淫無姣色而後目可不眩乎秉可淄可素之質恃大臣以免悔不則曰惟予汝辜斯亦不自聊之甚矣故舜之告禹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君自庸而自威也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自求之也周公之戒成王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自立之也帝王於左右暬御之臣察其人辨其言知人之不能代我而我不容不愼也如是則冏命之危言以戒其臣穆王其有偸心乎君子於此知世變矣雖然世之弗能不變也道之不能不降也君不可不自知也尤不可不知其後嗣之且不己若也不可不知其臣也尤不可不知臣道之已替風俗之已敝下游之

濫愈不可挽也文武徂而王者之道不嗣周召沒而大臣之忠不屬非道法違忘而敦忠無意也習使之然也前王造王業於艱難險阻備嘗情僞畢達知人既已審矣而當艸昧之際言之臧否旋踵而成敗效之故從違易決弗憂其莠言之浸漬也而一時佐命之臣既秉睿哲之姿抑以國之興亡爲己之生死則經營寵祿求當君心之計不生故奬進醇良之士旦夕輩幄以贊其所爲而不相撓迨天下之已定矣人君蒙業而居安大臣循資以漸進始之以容保爲心也猶未失也乃一有此心而情流巽愞則柔輭漸成乎習尙君不能自振大臣不能自堅而希冀榮寵者無可効其奔走之能以徼利祿於勛勷之地固將投閒抵

孅承顏飾說以取大臣之汲引而旣廁肘腋巧持人主之
志意小忠可愛也小信可任也所稱說於君前者說淺而
機深事小而害大若出於無心而正其挾意之險若偶然
猝發而實其積慮之深旁推曲引以言之而使君因此以
疑彼陽奪陰予以言之而使君卽信以增疑聽之無端誅
之無罪禍成事敗追悔而不知其所從若此者大臣稍有
不順卽已墮其術中抑且曰此正几授䘙之役聊供頤指
而他何能為人君抑曰此以聊供頤指者也忠謹無他而
不容擿發者也惟然而害不可言矣迨及末造主暗臣姦
而不但此也主暗則志不定臣姦則任之也不容專於是
大臣旣有可疑之迹天子因有厚疑大臣之心上下交猜

大臣匿情不白乃進竫言厚貌之憸人使執役於左右授
以意指乘宴笑而進微辭若與大臣相左也而實以相成
若不欲使大臣之知聞而實大臣之口授其言而旣售矣
則又且脅持大臣之長短以制其生命官府交違國是益
亂成乎極重不反之勢為大臣者亦將追悔而莫及矣西
周之季皇父一挾姦私而趣馬膳夫分權交騁漢唐以下
覆軌相仍固不可以舜禹伊周之獨斷望諸末俗之君臣
則穆王申嚴冏命責以愼簡馭右也豈過計哉度其德無
先王之聖哲度其臣非元聖之棐忱度其時已非艸昧經
營人勸於功名之風倘既無以自保矣尤不能保繼我者
之如我且愈我也懸一愼簡乃僚之法以馭右之賢姦為

大僕正之功罪則君可以用人之失責之大臣大臣亦可
以聽言之失上責之君後世有不令之臣進一姦人使居
禁掖人得執以糾之曰天子之狎不順者誰實使然也不
度之主卽欲拔一倿人置於左右大臣得執以上爭曰此
臣之辜不敢任也申屠嘉以譴鄧通李沆以抑梅詢曾致
堯而漢宋之君免於失德亦其效已以中主而治道衰之
天下道有高而不可繼也俗有美而不可狃也褻獨制之
虛名貽交委之實害又奚可哉故於冏命而知周道之降
抑於冏命而知周之所以永也大車檻檻毳衣如璊猶有
可畏之長吏建威以讋淫縱而賓孟之流終不能爭勝於
劉單有以也夫君臣交責以交儆固守成之中主恃以定

傾者也

呂刑

今欲審先王之法制亦惟名言之足信而已矣刑罰之稱
連類並舉言刑必言罰有聞自古未之或易也而論者乃
曰罰非古也奚得哉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鞭扑分有所屬而贖統言之義例明矣乃抑為之訓曰
贖以施於官教之刑而五刑不與不勤道藝而罰以金塾
師不能行於里社而況國于乎其言曰五刑而得贖則是
富者生而貧者死貧者刑而富者免將使富人公於殺人
而不忌夫不揣其本以極其末則其說伸矣乃以此為患
則以施於官教之刑也將富者可亢玩公事而弗勤弦誦

矣乎矧呂刑固曰五刑疑赦閱實其罪則罰施於疑赦而殺人及盜不與於贖明矣又或爲之說曰先王以道治天下或抑或揚以昭德也故善者登進之以禮惡者死傷之以刑以貴人之生而賤其死貴全其受生之肢體而賤其殘一抑一揚而仁孝之精意與存焉如其以罰爲懲而顯示天下以居財之爲貴而輸財之爲賤則胥動其民心於貨賄之有無也使然則以罰故而勸人於貨抑亦刑殺示懲而逄比之禍均於盜殺亦將貴偷生而賤致命也乎且民不可使勸於貨賄而在官之士入學之日其宜導以伸廉隅而賤貨賄又何如邪天不以有所兒而廢其陰陽聖人不以有所敝而廢其賞罰正其道於在己而順其化以

無憂斯亦已矣如必賤貨賄而不寄以權則非徒罰敝而賞亦敝爵祿者貨賄之所聚也爵可以訓驕祿可訓貪胥勸天下於富貴之塗而不憂其榮富貴而輕仁義邪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固生人之所不容已也奪其不容已而病之故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古之爲刑罰者亦率人情之固然而爲之予奪焉豈有病與從其敝而敝之無不敝也從其善而善之無不善也故聖人不免於流俗之譏彈而昏亂亦有可原之心迹苟從其敝而峻刑以治失道久散之民則兔爰雉罹害之憯於罰也相千萬而無算乃先王之於民也則既制民以產班士以祿抑末業以重農故富者有以富貧者有以貧里比鄉榯

之民均平齊一於仰事俯育之中何所得強豪兼并之族藉有餘之貲以恣其橫哉迨其後而有居贏懷寶之橫民倚貨賄以亂法則惟先王之經法蕩然圮壞而豈罰之爲法不臧以貽之敝乎且即從其敝而言之愚𢊍之情其狠戾粒米揮斥金錢輕於受罰求逞一朝之忿而不以慘毒其心者則必貧者也若其積貪以抵於富則雖粟朽於倉幣蠹於藏而一菽之遺一銖之散遂若𦟀肌剜肉呻吟達旦而不安其寢故貧者之罹法若於其輸而得當以輸則若爽然之去體富者之罹罰其輸爲易而懷之戚戚長年累歲而不忘此亦人情之大致矣先王之以刑罰懲天下也外病其身而內病其心病其身以刑非但使之毒楚於

一朝毀形殘體而終其生不能以貌與人齊病其心以罰非但使之困窮於期限也訟而見曲姦而見摘輦致其資以輸而顯爲君子之所奪則摧抑之辱內以愧於妻子外以愧於鄉鄰者亦未可釋矣先王極不肖之情知其私利厚藏之心可奪之以儆其惡而抑長養其廉恥以使可悛彰明其罪戾以使知懲所以治人之道曲盡之矣然且謂不足以飭吾怒而必槩施以剟徽彼姦宄狂驁之徒凶狡動於中則死不爲戒曾墨劓剕宮之足以戢其志哉富者不以出財爲難猶夫強者之勝痛楚頑者之不恤殘形也五福六極之參差不齊也不能必善者之富以強則王者斂極相天而以嚮以威亦但能使不善之民富而之貧矞

而之天強而之弱其能取天之貧富強弱不齊之數等均而極乎重以使有罪者之必嬰其難受者乎懲於富者之不畏罰而廢罰則亦將懲強者頑者之不畏墨劓剕宮而均之於死乎惟死則可以槩天下而示之威然且有一往狂夫甘刃鋸其如飴者故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威之死且不畏又將何以懲之故天不以霜雪之不能凋松栢而亟施以拔木之風王者不以刑罰之不能困富強而槩坐以必死之律正仁義於己而於物無憂也然而有不率者挾富以輕試於法則抑有下刑適重上服之科以刑故於小盜先王之盡人事以相天道精義入神以利用至纖悉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也與知其末流而為之防

徒立多辟以淫用其威且使鷙悍之吏流血成渠而不恤為君子之學者惡惡已甚倡慘覈之論淫於申韓而不忍之心潛鑠而不知矣況夫刑極於上則賄流於下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莫夜之金旁委於吏室苟官箴之未肅吾未見富者之克即五刑與貧者均也無已則疑宮剕以下之可贖而大辟不可千鍰之罰其穆王之耄政乎雖然大辟之罰非謂姦宄殺人之不疑於赦者也罪之所科固有層累而上積以至於大辟者矣輕者抵輕而倍者重一等矣倍其所倍而差以四等又從而倍之則大辟之法麗焉如枉法贓之類如將於其積重而滅與輕齊如今律罪止杖一百之類則輕者不服而人之試於法者等一刑而何弗犯其重如將因積重

之不當死乃遞減而輕之乃輕者極於無刑而多所漏矣因輕者之下刑而數倍其辜則不極之大辟而不可若此者槩置之於一死而人之死者積矣今律之有雜犯死罪是也是豈可與白晝劫殺加功殺人者同其斬刈乎乃或又為之說曰流宥五刑為此言也而抑不然古之以流為宥者為在八議之科耳故以施之共驩蔡霍而不下逮於庶人彼既有爵土享富貴涖臣民長子孫奉廟祀則投畀四裔內不得世食其國邑外不得身厠於寓公而罰亦重矣若夫不軌之罷民去墳墓遠親戚以趨利於四方視去其鄉如脫敝屣而流亦何足以懲至於加之以桎梏責之以鬼薪城旦之勞煩冤劇苦之以不得有其生則既流之

而又病之或從而墨之是刑罰與流竝施於一人之身後世不仁之政而豈先王之典哉況乎投楚夏於煙瘴驅疲弱於口外名為不殺而假手於谿毒射工及夷狄之鋒刃以陰絕其命恩不足紀而威亦不足立矣則何似困以罰者之名正而事成且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藉曰穆王以財匱而訓贖刑非經國之大猷乃即有縱有罪驕富人之傲而以視國計已蹙橫加賦斂吏祿為姦朘削農民者不猶相逕庭邪蕭望之刻薄之說徒以偏辭拒張敞遊於聖人之門者不當為之左袒也罰者非穆王之防也自唐虞以來未之或易也夫豈帝王之不審而為此哉天之有六極也各有所用以施其化帝王體之而嚮威行焉六極有貧

而罰道行矣因天之道審人之情雖有損益其何病焉夫子錄呂刑以著三代之刑章也以此

文侯之命

繫小弁於雅而不與揚之水同列於國風旌孝子之志也東周無傳書而錄文侯之命繼畢囧存周道之遺也以平王猶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於桓王周之下衰於列國而不可復興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則亡於幽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經書天王崩君子之所悼也桓王忘親黷貨失信無刑而周始降於列國春秋書武氏子求賻喪未踰年親遣童稚求乞諸侯黷貨辱親無人子之心也春秋書從王伐鄭背先王之信忘其有功

於社稷奪其政而又加之兵師敗身傷爲天下僇無君人之道也故周之降於列國桓王爲之也於是夫子閔天下之無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繼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何爲而作哉謂申侯以太子之故與犬戎攻殺幽王者司馬遷之妄也詩序稱西戎東夷交侵中國用兵不息而抵於亡則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與焉推投兎道殣之悲原屬毛離裏之愛藉令舅氏緣我以爲兵端君父繇我而發大難其不致死於申以謝先王者無幾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哀哉之子忍聽母家之弒父而報以屯戍之德哉故孟子曰親親仁也申生不忍明見誘之繇而死於驪姬君子曰此其所以爲恭世子謂其不足於孝也故死之非難而生之不易幽廢之餘永懷不替逝梁發笱遺愛弗忘壞木無枝且惟恐以無後爲不孝之尤平王之志苦矣安於放以緩君父之怨全其身以繼宗祏之守仁人之道也故曰仁也聖人宅心忠恕而審用權衡故於小弁存孝子之志而於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猶存也非後世一切之論信史氏之誣以吹毛羅織者之得與也乃摘平王者又曰棄文武之故都於不守東遷而王迹以息嗚呼欲責人也必爲之謀爲之謀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後責之也未晚今且築九成之壇設九擯三揖再拜晉彼論者而爲平王謀又將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爭一旦之命如蔡世子有之國滅身死而不恤乎抑將守茂艸之周京困敝

而亡如晉懷愍之坐空城以待縛乎李綱徽幸於孤注而藏欽爲虜猶自鳴爲忠直又其甚者則如光時亨之誤國陷君而身則降賊以偷生耳則責平王以輕棄故都者其大槩可知矣君天下者以四海爲守天子之孝以宗祀爲重死社稷者諸侯之義也不反兵而報讎者匹夫之行也海內之地方七千里王畿之域東盡於殽郊皆天子之所得居也三塗嶽鄙武王之天室也瀍東澗西成王之卜宅也民病於天天財匱於皇甫諸侯衰足於燹燧大夫作室以出居紇斷不更柱膠而鼓守西京之灰燼棄九有之鴻圖此不君不孝之尤以殄絕文武之景命者如之何其以此爲天子謀也惟其遷也幸則爲靈武之唐復兩都之鐘

虞不幸而猶為錢唐之宋存九廟之宗祧其視素車縶組
青衣行酒者自相千萬豈得以悻悻之怒硜硜之節執狷
夫一往之意氣進而謀元后之去留哉李綱謀之而僨敗
于謙謀之而僨成勢非景泰而事等靖康匪大猷是經惟
邇言是爭決裂一朝而神人無主悲夫然則平王固與唐
肅宋高等遂可許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視二
主固有辨矣其遇亂而居於外者均也乃於小弁見平王
之志則非錮父南宮之心矣於文侯之命而見平王之所
以為東周者固非宋高偷安江左之謀也少康之復夏也
二斟為之基虞綸為之輔歷祀四十而禹甸如故周之東
遷晉鄭焉依非特立國之所憑亦興復之所藉也安其身

而後動則鄭居虢檜之墟以鎮撫東方而固成周之左臂
定其交而後求則晉臨汾絳度衣帶之河水而即踐雒州
之庭故其後晉之持秦者五百餘載韓不亡而雒邑之九
鼎秦雖纂不敢問也則平王之授鄭政者為綢繆根本之
遠圖而其錫命義和也乃控制關中之至計蕭何治三秦
寇恂治河內漢高光武所以雖敗而興者亦此道焉耳況
承文武成康之遺澤因黍離陰雨之人心收后稷公劉之
故土乎賜之弓矢假以專征所以睦晉而制秦也平王之
志深矣假令天不資秦而周祐未艾則王師整旅以嚮函
潼晉人乘虛而渡蒲坂鄭輯東諸侯以繼其後問秦人之
罪徙歸之於汧隴直折捶收之而不待再舉之勞乃天不

假之以年文侯早世鄭武旋亡寤生安忍無親成師僨姦
內訌非復有肆翔文武捍艱追孝之心然且平王猶不憚
屈體交質隱忍以圖成其初志四十餘年之間猶一日也
志之不終延及桓王首修怨於鄭而致祭足取麥之師再
致怒於鄭而召祝聃請從之辱釋西嚮之圖爭小忿於穴
中而鄭之援失矣納曲沃之賂遂其無衣之驕氣資尹武
之師滅義和之適嗣以故翼人既恨其薄恩曲沃亦狎其
猥鄙迨及武齊惟蠶食鄰國以啟霸圖而置宗周於秦越
則平王之遺意蕩然而秦得高枕以收文武之餘民矣此
桓王之所以不王而春秋之所以託始也功之未就者天
也志之自立者人也聖人恕人於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

弁於雅以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父而平王惟順之於天
錄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
已盡乎人推於父而志不得伸猶可以泣告於鬼神而自
喻壞於子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舉頹越廢弛之咎
歸過於貽謀之不臧君子所深閔也記天王崩於春秋之
始以繼尚書而作聖人之情見矣乃周不亡於犬戎之禍
猶為弁冕本源以施於赧王也又豈非平王不可泯之功
而晉鄭之君贊東遷之計謀之具臧亦不可誣矣史氏獵
傳聞之猥說以誣古人世儒求備於人而樂稱人之惡折
衷於詩書以求聖人之褒貶斯以俟之來哲
贅晢

於牧誓見古之陳法焉於費誓見古之軍令焉夫兵戎之事大矣不習而臨戎弟子輿尸之凶也然而三代之遺文無多考見則上不以教下不以學祕之也愼之也抑事簡而無容多爲之計也以此知世所傳太公六韜之書爲戰國梟人之僞作於尚父之世無有以此言兵者也於牧費之誓見其大略皆涖戰之日以警士卒其先不以論議於帷幕申飭於訓練者何也古之用兵與後之用兵勢殊而道異則以三代之軍制驅束後世以摹倣者祗以病國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軍制者其大端曰寓兵於農考於二書則三代非兵其農也其爲兵也猶然一農也寓焉而已矣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後世而以此戰也我欲止齊而人之弗止弗齊也將如之何止於七步而不進止於七伐而不殺氣一息而不能再振也將如之何止齊於此而旁出以相撓也將如之何葢古之用兵者以中國戰中國以友邦戰友邦以士大夫戰士大夫卽以農人戰農人壤相接人相往來特從其國君之令以戰而實其友朋婣亞也故其戰也亦農人之爭町畦而相詬競雞犬而揮拳已耳無一與一相當生死不兩立之情也馳驟控弦以決君事之利鈍者車中之甲士耳步卒之屬每乘七十二人勇怯無擇備什伍以防衛奕護車牛以供芻粟治井竈以安壁壘而已矣固農人服役之勞非壯士折項陷胸之選也迨及春秋之季宋華向之徒夕宿宋公之守晨趨華氏之軍下弗儆上弗誅也足知三代之兵非兵也農之寓焉者也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凡爲里者八）凡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之卒是有田九百畝（當漢以後四百畝有奇）而一人爲兵征伐數起民不橫死者甲士之外人皆知其農而非兵不以俘馘爲功也於是步可有方伐可有制兩無重傷示威而已乃流及戰國原壬訇以起甲兵既無不兵之農吳起纂鳶白起尉繚之屬以兵爲教以戰爲學以級爲賞以俘爲功一戰之捷斬死者數十萬葢寓農之制未改而淫殺之習已成自列國交爭以迄秦漢之際千載以下遙聞而心悸況自漢以降以除大盜以禦□□者乎如其可如牧誓之步伐止齊也

則農可兵也旣不能然而驅耕夫於必死之地徒以僨國有人之心者何忍而爲此哉費誓曰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無敢有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臣妾逋逃祗復之我商賚汝則兵且防民之侵兵防民之侵則兵不侵民可知矣兵不侵民而民可侵兵則民日游於營壘之閒猶農之越陌度阡以相聞也當其爲兵無改於其爲農抑可知矣自後世言之兵固不可爲農農固不可爲兵也兵而使爲農則愛惜情深而兵之氣餒故屯田而兵如無兵農而使爲兵則坐食習成而農之氣狂故汰兵而必起爲盜無他兵有不保之生則無顧恤也於是而善御兵者必懸不赦之刑以擾民爲大禁古之用兵者以義動不以利興

其充卒伍於行閒者以役行非以勇選進而無死亡之害則不怙死以淩人退仍井里之氓則雖于役而不忘其故君不以利爲功將不以勝奪利則兵亦不以一籍戎行而視民爲其刀俎魚肉兵之情不嚣則農之氣亦靜迨及春秋館穀三日遂詫以爲大獲芻稾糧糒全家計於行陳之中必無野掠以殘民亦不因糧於敵國養其志於采薇采芑之中閑其情於藩舍蓋藏之計故人胥可兵也而愿慤以馴良者兵固可農也侯國之有侵伐卒有事於比鄰而無防邊久戍之勞受命而討不庭但令服罪而還師又無追奔搗穴之事文告先及四野之人民入保互相知而互相恤井不堙而木不伐今日之往而不彼侵他日之來而不我傷故費誓之動色相戒但自謹司其牛馬臣妾無姝乎主伯之告亞旅以警穿窬於倉庾牢溷而不以標掠人民申驕橫之禁如是以爲兵專靜淳龐之氣不慫於素無剽掠之利搖蕩其心而之於貪戾則車還甲散仍安其男耕女織之常兵固可農也後世之兵與□□猾盜相逐於千里之外輜重不相及樵蘇不能給禁令雖嚴而弗能止戢克勝追奔則馬仗衣屨布帛金錢狠戾惟其取非分之獲旣蕩其情坐食之安又習於逸使反隴畝以胼終歲之勞而茹荼楞之苦能保其亟心服先疇者百不得一也如其可以費誓之軍令治軍也則農可兵也旣不能然而欲重農固本以防民之暴惰也其敢輕用農民於戎馬之場

哉夫酌古今以定立國之規非陳言之可試久矣三代之兵可無兵也一戰之勝不足以興王一戰之敗禍不及於天下故得以雍容詳謹之跬步爲陳法而怯懦之耕夫有以自全於爭鬭之地三代之兵不以爲兵也一詞之失而整旅以前一柔之爭而援枹以起氣洩詞伸而各安其生計故得以謹守輜重而自保爲軍令而于役之征夫初不須有驕縱淫掠之憂處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可以其道而治軍乎固不能矣則農與兵之不可合也久矣以賈首爭衡之法教其農而農不能勝則積尸於原野而天下無兵以掠奪淫縱之令禁其兵而兵難固戢則人競於貪驕而天下無農無兵則□□□□無農則盜賊日繁善讀古人之書而推廣以論世尚無以一曲之學禍天下乎哉

秦誓

言有至是者不可廢也而其心則不能如其言言不以人廢抑不以其心廢言苟至是不可廢也聖人樂取於人以進天下於善則亟取之讀者因言以考事因事以稽心則抑因此而得炯戒焉秦誓之言非穆公之心也穆公所欲爭衡於晉得志於東方者夢寢弗忘則所昧昧以思者終仡仡之勇夫也故公孫枝得以終引孟明帥彭衙之師以拜賜然而姑爲誓以鳴悔者其是非交戰之頃心尚有懲而言軌於正夫子錄之錄其言也取其乍動之天懷而勿

問其隱情内怗終畔其言之慝聖人之宏也夫豈穆公之心哉乃於此而爲人臣者當亂世事詐力之主其難也甚矣非君子孰能守貞而免於咎哉其唯周初之君臣乎降德國人修和有夏以積功而有天下者卽其以累仁而不爭天下者也命之未集不以險詐之謀疲敝天下而收其大利命之已集不以文飾之言彌縫天下而避其口實則君若臣早夜勤謀之華屋之下者無不可正告天下以無慙卽或有所未效亦終不擿其謀之不臧而誦言以分已之謗君以不回而干百祿臣以無過而保功名至於三世而號公閎天南宮括散宜生泰顛之功烈昭焉故君子樂論其世觀於君臣之際以勸忠也夫秦則異是已乘周之

東竊起而收岐豐之地閒晉之亂因釁而啟河東之土所以肇造邦家者非有公劉亶父君宗飲食之恩宣理疆止之勤也天下不亂則秦不能東鄉而有爲天下有憂則秦以投閒而收利有時坐睨而持天下之長短有時挑釁而疲天下於奔命始於秦仲訖於始皇并諸侯滅宗周一六合皆是術也乃既以陰謀祕計徼利於孤寡惸弱以成其功而時當三代之餘先王之德教未斬商周所以得天下者已然之迹必正之名賢不賢且胥識之不可欺也則又惟恐以其中心之蘊纍著於世而生人心之怨惡故幸而僞成則爲之名曰昆吾韋顧之湯功遏密伐崇之文德亦猶是介其或僞敗則壻嫁罪於共謀之臣以塗飾天下而謝咎夫然故孟明西乞白乙之徒成不能分功而敗則爲之任過也嗚呼其始也固相與屏衆密謀以徼幸於一旦事之僨裂乃昌言以斥之於衆曰仡仡勇夫我尚不欲截截諞言我皇多有之呵斥之如犬馬蔑夷之如艸菅也亦如斯夫自是而後探秦志而爲秦謀者若商鞅白起魏冉范雎呂不韋蒙恬李斯之流無不旦席珍而夕路艸進促膝而退囊頭勞形怵心力爭以快秦人之欲而畀以天下乃放逐誅夷身受不韙之名以爲秦分怨於天下則何秦君之狡而秦士之愚邪此無異故凡秦人之所謀以得志於天下者皆非人臣所當進謀於君也失信無親利死亡何孤寡以貿亂寓干戈於講和之中晨賓客而夕寇仇危

其父兄驅其子弟爲孤注以徼利於千里凡此天怒人怨之大慝憯焉莫恤而冀戰勝之賞懷此以事君是猶助弟以訟兄訟愈健而弟之疑忌愈深也忍於人者無所不忍譎於人者無所不譎立談之頃早見其心而欲以此結恩故保功名於安忍雄猜之主其可得乎當其前席傾聽之日劒已加於其頸矣乃秦之臣子譴訶相仍誅夷相望前者已傾後者罔覺豈其甘以身名抵陰賊之鋒距邪此抑有故蓋秦之所陽尊其名而不欲妒媢者皆所擯棄者其所譴訶而繼以誅夷者則所禱祠以求者也夫人之情不動於賞罰而動於人主之好惡苟非正誼明道遠利賤功之仁人則賞罰或於無端而好惡移其風尚其不爲險詖

之主所顛倒而樂爲之死亡者鮮矣誓曰詢兹黃髮則罔所愆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窮矢感言而非其好也公又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亦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詆訶未幾而繼以顯庸也彭衙之戰濟河之役猶資射御不違之仡仡於孟明而黃髮之詢仍土苴也故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亦知蹇咎之不長矣是穆公之誓衆而移罪於三帥者外以間諸侯之口內以謝寡妻孤子之痛怨而非以情也不然公孫枝其能終抑無技之老成違君之怒力護覆師俘獲之勇夫以徼不可必之戰功於他日哉孟明之徒竊見其心而樂與之共功名動於其所好惡則斥辱不以爲媿即有死亡之禍亦其情不知憂得不與子

車氏同閉三泉亦僥幸而非有必全之首領矣彼鞅起冉睢不韋斯恬之徒一日之力未殫智未盡功未竟過未有所必委則固可以綏殊刑赤族之禍而言聽計從什百於蹇叔百里之陽尊而陰遠矣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國家之事進以當賓友之禮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重者恥也所惜者名也嗟士在廷昌言其惡斥爲勇夫罪以諞言舉杌隉而歸之於我彰惡於鄰國嫁恨於百姓曾厮役狗馬之不若苟其有羞惡之心者亦何爲辱名賤行以強與其謀邪嗟夫王道之息也德衰功競士以其身游於蠱壞之世而處人圖王定霸之閒守經而自靖則以失時而見侮揣變以從欲則以懷詐而見疑乃守貞且有屯膏

之險而教猱甯全顧後之圖安於忍人者疑其不難於背己險於乘人者畏其不可與有終樂殺人以爲功則將以之平怨於冤鬼多掊利以富國則必億其厚藏於私家故蘇秦裂文種刎韓信夷劉晏籍猶人主之欲僅取一旦之歡而極非常之禍斯亦可爲大哀也矣雖然其不足哀也彼所爲逢君之隱志以自詡得志於人主者其裂人刎人夷人族籍人產不知凡幾矣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天之所假手以洩兇獨夫椓之忿者即此解衣推食投膠得水之君臣而亦何遠之有哉故夫子錄秦誓於書爲人君得失之衡抑爲人臣死生之紐也黃髮之士膂力既愆而裕乃心以裕天下不逢君於近功小利之傾危則即以穆公

之崇力尚詐而拊心自鑒亦必引咎歸己而大白其無技之忠忱以正告天下後世而不能詘其榮懷其視孟明之惡不可揜必加斥辱以謝國人者榮辱霄壤也則君子之行己事君不與世主爲遷流其必有道矣故荀彧隕命而徐庶全身孟昶仰藥而徐廣終老陸賈稱仁義而榮侯生售權謀而擯沈約獲惡謚以死趙普閒流言而危履信思順者雖險而不傾取義蹈仁者雖死而不辱安能因人之好惡以蒸成朝菌之榮光哉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寵不驚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貞也樂則行而憂則危者大人之時也然則蹇叔百里其得道之正與。。而抑未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秦之始與有伊人矣煜煜紫芝之可以療饑秦

之末造有賓鴻矣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子贊之曰志可則也志足以爲天下則則與散閎顚括同爲三代之英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百篇之終秦誓聖人之志見矣斯以歷聘列侯而不西渡龍德而正中也

七世孫世全𡊮沙謹刊

尚書引義卷六終

尚書蔡傳正訛

蔡傳正訛卷一

桐城　左眉　良宇

閻潛邱尚書疏證黜僞古文正所以尊經也習舉業者見而駭之且其卷帙浩繁亦難強人之必信從也獨其中有正蔡傳之舛訛者若干條誠爲九峯功臣但未曾分析讀者艱于檢尋今謹依經文次第摘出以附蔡傳之後或亦爲稽古之一助云

羲和朱子言卽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然金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

法無所統矣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之測驗於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之監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卽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猝有休祥誰爲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爲載筆哉其必不然者　按賈公彥周禮正義序亦云堯有六官羲和之子掌四時者字曰仲叔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乃命羲和下註

又按陳第季立曰歷書之作爰自黃帝而堯命治歷愼

重其事上言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歷元可定矣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歷明時之事歷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釐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傳于歷象日月便謂作歷已成于分命則云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

布云者豈以羲仲頒春歷羲叔頒夏歷和仲和叔頒秋冬歷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云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職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然文安以爲使四子考驗已頒之歷爲編次將來之歷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歷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爲歷余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即其遺意而蠡測北極出地若干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分命羲仲節下註）

或問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與蔡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何也余曰前人固已云矣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蓋以此（日永日短二句下註）

又按朱子言歲差劉焯取兩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余謂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明鄭善夫繼之言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而後歷法始爲精密（以正仲冬下總註）

蔡氏書集傳於帝曰咨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既非堯歷亦非宋歷蓋從孔穎達疏採來儘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歷之精密也余因以二歷之理

數補註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期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于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爲一節三十日五時二刻爲兩節所謂氣

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爲朔虛故每歲嘗六箇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于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卽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

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于訂傳之本正義者哉　按蔡傳云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七七當作九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二百當作三百坊本都誤而習者不知　晁說之言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余考史記堯紀作正漢書歷志作定豈衞包亦如晚出書多出漢書故從漢耶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下註

蔡傳引爾雅曰水北曰汭徧考爾雅幷無其文豈宋代

尚存今失之耶抑誤記安國禹貢傳爲爾雅耶釐降二女于嬀汭下註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云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案說文璿美玉也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云璿者珠之屬也憶穆天子傳天子之珤璿珠郭璞註璿玉類也余謂此似玉之珠耳觀下稱燭銀可證說文璣珠不圓者想以此疑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蓋當解曰璣器名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穎達疏璣爲轉運衡爲橫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

遺之字蔡傳亦爾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在璿璣玉衡下註
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其四罪繫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時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肇十有二州下註
蔡傳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從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得來洞庭屬荊州彭蠡屬揚州此說頗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從史記舜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得來則不是蓋以宋輿地當作今道州寧遠縣有九疑山爲舜所葬云冢舊本不從土字幽州止註北裔之地當引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今鎮遠軍密雲縣也三苗在荊揚之間下亦當補曰今江州鄂州岳州皆古三苗地竄三苗于三危下註
邵文莊寶簡端錄曰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冢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穀契敷教也宗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皐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

合頗當但以益作虞爲司空此不過習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云在虞爲虞在周曰虞曰衡並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也汝作朕虞下註
蔡傳又引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龍非稷契皐陶稷契皐陶則舊職而已愚曰舊職也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汝二十有二人下註
又蔡傳引蘇氏曰史記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此亦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實五帝本紀曰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曰夏禹名曰文命云爾唐孔氏

疏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文命敷于四海下註

子乘四載季立解曰孔傳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後儒皆從之舟車不可易矣輴史記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蕝實一物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張守節又詳釋之曰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土之物孟張之解既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閩越海濱皆有之泥形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

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滯之法不可以變通轉移彼蓋未至海濱而覩所謂橇特以意度之而已矣樏史記夏本紀作檋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梮實一物也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氏從之某見吳下僕夫施鐵環于草屨下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顚蹶俗呼爲甲馬亦呼爲脚溜此僕傭所用豈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淳之說舛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此說頗近之某謂史記作橋橋卽今之轎也某嘗登泰岱與武當絕頂其土人以竹兜子施皮絆于肩遇峻陡則挾之以行上下嶺坂如飛山行

之具必不可易者也豈以禹而廢之夫曰四載如舟車乃可以載惟其可載故可以乘若如淳之說置板于泥施錐于履板鐵之類既不可謂之載足之所蹤又豈可謂之乘乎夫禹稱神聖用物有宜水乘舟不病涉也陸乘車可致遠也泥乘橇從者曲其足也山乘橋僕者施其錐也勞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勞心者存此所以地平天成爲世利也子乘四載下註

蔡傳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此用杜氏左傳註據寰宇記當作在今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娶于塗山下註

壺口蔡傳云山名漢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

鄉縣也隰州當作慈州或曰隰乃隰之訛宋熙寧五年吉鄉會隸隰州云及檢舊本良然既載壺口下註

按困學紀聞謂治梁及岐若從古註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山蔡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予讀至此擊節歎曰朱子之言其殆聖矣乎　後魏於狐岐置六壁狐蔡傳誤作胡　按呂梁有四一出尸子禹貢之梁山也一出列子卽孔子所觀者在今徐州東南六十里一出蔡傳爲今永寧州東北骨脊山殊附會不足信一出酈道元稱呂梁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

濤湧波襄雷奔雲洩震天動地與所稱河經龍門水勢無異道元曰卽吕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有餘里種種悉不合安得起酈氏于九原而問之哉　又引酈註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蔡傳誤作震動天地治梁及岐下註

岳陽蔡傳引山南曰陽卽今岳陽縣地也岳陽縣雖在

霍山之南汾水不經之當改云山南曰陽今趙城縣是其地爲汾水所經至于岳陽下註

覃懷蔡傳引曾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案酈注河水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懷縣在今懷慶府武陟縣界當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濟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若淶水遠在今保定府淶水縣卽巨馬河或曰恐係譌寫然檢明初劉三吾本仍作淶水出其西　蔡傳引地志多所謬誤漢懷縣今懷州也當云今懷州武涉縣也漢鄴縣今潞州涉縣當云卽今

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又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五里卽東光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元年以前稱也　又引地志清漳水出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北河下北字本作大　按唐孔氏疏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此二條當採入集傳所引班志酈注止當及東至鄴合清漳不必及東北至阜成入大河句蓋此乃河旣徙之新道非禹故道禹故道若如此則漳斜流入河矣何名橫漳蔡

氏似昧此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下註

又引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逕也案唐志恒水出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滱水經滱水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滱水又東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卽禹貢之恒衛旣從也所以薛氏謂恒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最合以滱得兼稱恒故蔡傳引此便足不當復贅以晁氏云云全與水道不合或曰安知晁氏時不爾然檢元和寰宇二書恒水並闕新輯一統志宛與班氏薛氏說同

其衛水注引薛氏曰衛水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東北當作東南不爾便衍北字　大陸蔡傳引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此係郭璞語非孫炎阿亦作河蔡氏自云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顧是但以北二字宜衍至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謬不可勝言案寰宇記貝州領縣五絕無一山冀州領縣八惟信都有歷山亦小小岡阜耳河從此行何嘗有山蔡氏豈能以意造山耶蓋貢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金隄在漢白馬黎陽縣宋河渠志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則古河從澶相行可

分爲東西若折從貝冀之間過河則分南北矣寧得云穿西山踵趾耶且枯洚原自西南而東北歷貝之經城冀之南宮信都武邑武邑即河北過洚水處如何下以及二字又下文隋唐云云案漢廣河縣隋仁壽初改曰象城大業初改曰大陸唐武德四年復改曰象城天寶初改曰昭慶當隋之時無昭慶縣也安得云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乎舊唐志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於古鄡城置陸澤縣新唐志陸澤先天二年析饒陽鹿城置安得止云唐割鹿城置陸澤今本作陸渾一乎　又按蔡傳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解最玅謂杜佑李吉

南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予徵諸通典元和志貢然因思於此平地有澤焉人遂名之大陸澤非大陸一片土盡爲澤藪也果盡澤藪水患雖平人可得而耕作乎故知大陸在禹貢主地言在爾雅主藪言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鉅鹿縣北治果爾經文當作北過大陸至于洚水何則枯洚渠在貝冀二州今在鉅鹿縣大陸澤之北故經文旣是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其必不屬枯洚渠可知嘗徧考載籍然後知洚水爲濁漳大河導至古鄴縣東迤而東北行孔安國傳漳水橫流入河馬貴與云漳水橫流入河

在廣平府西北肥鄉縣界通典禹貢衡漳在廣平郡肥鄉縣界肥鄉去古鄴縣約百五十里漳當由此入非復有入海之事亦非如班志至阜城始入河河先過漳水次至邢趙深之大陸歷歷皆合道元所謂推次言之也又謂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水經注絳水發源屯留下亂章津是與章俱得通稱張守節兩解禹貢並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宋張洎講求汴水云禹貢降水即濁漳之三說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水經注鬲般列於東北徙駭瀆聯漳絳衞駭河之經流漳絳即其北過之水也抑思鉅鹿自地名非澤名

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漢以此氏其縣大陸澤方為澤亦與廣河澤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漢不以廣河別氏縣矣故元和志一在鉅鹿縣西北五里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恒衞既從大陸既作下註

又蔡傳引程氏曰冀州北境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遼濡等水誠哉其中高但此指島夷以皮服來者貢道自由北海入冀之逆河及兖之九河而至帝都無所須遼濡等水何煩辭費島夷皮服下註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北平郡上有右字兩

漢皆然今云北平郡則下雜晉制矣成亦不從土又曰碣石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審如是當自昌黎縣南界洋河泛海雖至六七百里無所謂此山則此語尤不足信永平府人實云夾右碣石入于河下註

又按孔傳為蔡傳所壓實有勝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為九道此在兖州界蓋別于大陸在冀州故又北播為九河孔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蓋見下逆河屬冀州於兖無涉故界畫分明至此通典以滄州景城郡隷古兖州平州北平郡隷古冀州皆合禹貢之迹滄州東北到平州五百里為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則謂兖州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果爾則夾右碣石入于河乃入兖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為繫河于冀之末簡哉豈冀亦無河如荊梁二州也者必取道于豫州雍州之河而後二州末簡始得繫河字耶濟河惟兖州下註

蔡傳正訛卷一終

蔡傳正譌卷二

桐城　左眉　艮與

蔡傳馬頰河引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今按元和志德州安德縣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殆是誤書昌縣南三字耳且德州安德有馬頰河德平有馬頰河滄州樂陵亦有馬頰乃引止及滴河者何與又引寰宇記云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無棣縣樂史并未云有胡蘇河又引鬲津河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況鬲津河既見德安又見德州將陵而止云樂陵饒安又何也　元和志止引于馬頰下若德州安德有鬲津河將陵有鬲津河棣州陽信有鉤盤河槃不之引通典止引于覆鬴下若安德有馬頰河滄州東光有胡蘇河亦不之引且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豈一二縣之所能了哉　又蔡氏傳曰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今滄州北乃天津衞宋之淸州界非平州平州郤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淸境不相接九河既道下註

雷夏引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今本頰作頭雷夏既澤下註

又按濟河之兗州既不可移則此兗州內必不闌入豫徐二州之水胡蔡傳灉沮會同引許愼曰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此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意沮水卽睢水又引應劭漢地志注曰睢水出沛國芒縣睢亦東南入于泗此又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明韓邦奇覺其非別爲解曰灉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灉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淸河是也則別是一灉沮也然亦屬憑虛臆度之見而非考古按今之論蓋嘗讀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元和志云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云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寰宇記並同更上而溯鄭康成書註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下一觸字鄭叢以目驗知之矣且所引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此係應劭注非固本註須分別沛亦不爲國　又按漢芒縣故城在今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逕芒縣之北非出也光武改曰臨睢正合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城在

今濮州東南一百十里澤里數如之酈氏稱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處近志謂古雷澤應大倍于今然已跨入曹州東北境本夏澤而名雷澤者仁和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曰雷澤此可以正山海經怪物之談矣

又蔡氏此傳引水經汳水東至蒙爲狙獾今本狙獾作濰水（濰水仍當作灉水）字書并無獾字其爲傳寫之譌不待言若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則不可不極論之睢水在睢陽城南汳水在睢陽城北僅可云其相通何則經云汳水餘波南入睢陽城中注云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

唯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汳水至睢陽與睢水相通至後魏其流殆絕灉之下流即爲獲水上源在梁郡蒙縣北東至彭城入于泗豈入睢者乎（灉沮會同下註）

顧氏肇域記解濰淄其道曰濰水出今莒州箕屋山東北流逕箕縣故城西故漢志謂濰水出琅邪郡箕縣東北過昌邑縣又東北入于海故漢志謂北至都昌入海左傳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濰字與禹貢同而地理志字或省水作維琅邪郡朱虛縣箕縣下並作維是也或省系作淮靈門縣橫縣折泉縣下並作淮是也篇首引禹貢惟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後人誤

讀淮爲淮沂其乂之推遂呼此水爲槐河矣某親歷其地始能辨之　又引地志云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本無原山二字二字出水經而蔡氏不稱水經且所引東至博昌縣入泲泲字本不誤誤在孔穎達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漢博昌爲即宋之壽光縣壽光縣瀕海濟既東流經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其實漢博昌宋之博興縣漢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嘗問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逕萊蕪谷漢志亦未合東北逕樂安縣東又北入巨淀又北出注馬車瀆合時水

入海以今準宋淄亦入海蔡故云爾乎不知漢時淄入泲入泲旋復入海在琅槐縣去今樂安縣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濟則淄亦可浮青之貢道浮于汶當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濟也予應之曰小水不爲貢道者衆矣奚獨于淄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乾則濡軌而已俗謂之九乾十八漏此豈可爲貢道者哉　胡朏明鷇愛蔡傳載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然不如改作河下流兖冀受之濟下流兖青受之淮下流徐

揚受之於青雖近海之下增一句曰惟濟於此入不當衆流之衝更確　又按鄭端簡曉言江漢二川源于梁委于揚而荊州其所經此說江則得說漢失之漢水自陝西白河縣流入經鄖陽府治南歷均州及光化縣之北穀城縣之東又東至襄陽府治北折而東南經宜城縣之東又南經安陸府治西上除白河下除鍾祥餘並禹貢豫州之域以在荊山之北也今改正之曰江所歷之州曰梁曰荊曰揚漢所歷之州曰梁曰豫曰荊（雖滔其道下註）

萊夷蔡傳引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

萊州之地余因悟齊世家封太公於營邱營邱邊萊萊侯與之爭營邱萊人夷也則當在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至臨淄縣西北二里有營邱城齊獻公所徙班志齊郡臨淄縣下自注師尚父所封非也蓋地本臨淄亦復謂之營邱者猶晉遷於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于郢而仍謂之郢班氏又言臨淄名營邱終屬認爲一地亦非獻公先一世胡公都薄姑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南括地志云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竊以言三都者取徵於此（萊夷作牧下註）

又按孔疏引地志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海字自譌又地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猶可於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不可蓋于欽齊乘謂淄出今益都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陽卽原山山連亘萊蕪淄川益都三縣境夫旣出東麓謂之之陰可乎蔡不過以下文東北字生出陰西南字生出陽不知東北西南乃指二水所從入處非發源此增一字輙失者也（浮于汶下註）

蔡傳引地志云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本無艾山

二字二字出水經何不竟引水經又云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地志止言南至下邳入泗此亦出水經

又按蔡傳引曾氏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然考水經注泗水下有沂水果出尼邱山西北會點所欲浴者沂出北對稷門稷門卽雩門對也非徑也沂水下有三沂水皆別之曰小一出東莞（今本譌作苑）縣黃孤山西南流逕其縣北西南注于沂一沂水逕臨沂故城東有治（今本譌作洛）水注之水果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世俗謂此爲小沂水但蔡譌

山爲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于欽作齊乘時猶仍
爲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浚河在其縣西北八十
里一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其逕城東屈從
縣南注于泗者謂之小沂水并前爲四沂水固莫有大
于出泰山蓋縣也者淮沂其乂下註
蒙羽蔡傳引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
費縣也今沂州費縣當作今沂州新泰縣至蒙山實在
費縣北當云今在沂州費縣新泰二縣之界又引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今海州朐山縣也朐山縣當作
懷仁縣然又按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

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此止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
名合於漢與否此類甚多不然漢祝其城在懷仁縣南
四十二里縣所在非山所在也豈得驗曰漢祝其今懷
仁哉蒙羽其藝下註
又蔡傳引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北爲濟
是不待云旋按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
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
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爲荷水其一水從縣東
北流入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爲濟瀆兩不相蒙蔡氏祗
緣明澤所聚者大故幷入二水不知荷水東南流經昌

邑金鄉縣即今金鄉縣在鉅野澤之南相去百餘里此
省一字輙失者是也大野既豬下註
蔡傳云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
爲貢元和志明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
寰宇記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彭城縣北三十五里
之赭土山即出此土較著如此捨之不引而想像言之
何與正與淮白魚之鮮相及矣又考漢郊祀志平帝時
於官社後立官稷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始知
元和志直本此一句則開元制貢亦應爲社用爾茅氏
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畧並供禮樂之用又曰禹濬畎不

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又曰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
色物華土產適合相符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
得氣之先也與皆當採入集傳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下註
嶧陽引地志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
山山當作陽嶧陽孤桐下註
蔡傳今下邳有石磬山當作今下邳縣有石磬山泗濱浮磬下註
或問王伯厚謂漢志有兩泗水其一濟陰郡乘氏縣注
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又一泗水魯國卞縣注西南至
方與入沛沛自沛之譌其說信乎余曰殆王氏考之不

審泗一而已安得復出乘氏乘氏漢縣寰宇記在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班固祗當于卞縣下注曰禹貢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與與菏合又東南至睢陵入淮只此已足或又問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當卞縣之西如何何承天言鉅野湖澤廣大南通（蔡傳誤作導）洙泗北連清濟此則顧景范所云古人言南可以兼東北可以兼西之例也酈注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即東也更進一層睢陵仍當作淮陰泗入淮在今清河縣東南謂之泗口亦名清口睢陵則今睢寧縣

治耳（達于淮泗下註）

蔡氏云魚用祭祀今豫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與因徧考宋史地理志元豐九域志太平寰宇記此三州僅吾楚土產淮白魚不聞其入貢也兩志載楚之入貢者紵布一十疋又上考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此三州亦不貢淮白魚惟寰宇記漣水軍土產有淮白魚而蔡氏又不引及（淮夷蠙珠暨魚下註）

又引地志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東當作西又云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尤爲不諳本朝制度宋制州必兼郡州而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饒二州既皆大當改饒州曰鄱陽方一例蔡氏時豫章久升爲隆興府更當改豫章作隆興府（彭蠡既豬下註）

愚考金氏履祥曰三江果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三江仍宜屬震澤之下流並當採入集傳　又按明金藻著三江水學首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引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曰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

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予謂末語似微刺東坡　又按三江既定爲松江婁江東江矣而此三江言復人人殊茲取明嘉靖中王司業同祖考曰案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出曰蜆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畢鍔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

南又分爲二一名勦娘江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
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黄渡入青龍江由
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鍔
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入海者是也至吳淞
江入海則今自吳縣西南邐迤而來過崑山東南以達
嘉定縣界曰吳淞江口甚明未會泰自宋以前未有以
劉家港爲古婁江以之自朱長文續圖經始茲不取
按三江之解聚訟其實有三　一蔡氏　一蘇氏　一明歸氏
蔡氏雖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注實不會指禹貢指禹貢
者唐陸氏張氏又前晉顧吳夷地記耳惜蔡見不及此

蘇氏雖似安國而南中北各不同前同蔡氏者實惟康
成見初學記引鄭氏書注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
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
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歸氏從郭璞來今
實不知郭所指是何書之三江前同歸氏者宋淳熙中
邊實崑山縣志有是說愚嘗反覆參考蘇歸二說雖自
有理畢竟以蔡傳爲定蓋江至荆與漢合流至揚始入
海於荆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蓋
雖未入海而勢已奔趨於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
妙倘再記于揚州不幾複乎經文恐不若此故知三江
也者震澤下之三江爾　水經注引庾仲初揚都注曰
今本皆然蔡譌庾爲唐猶曰字畫之近若揚都之與吳
都則相去遠矣蔡竟未讀晉書庾闡傳乎闡字仲初潁
川鄢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卽此又明朱謀㙔箋水
經注濁漳水于林慮山便橋之上卽庾眩墜處也曰庾
眩未詳案晉書庾衮傳衮字叔褒適林慮山石勒來攻
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
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殆是卽庾衮眩墜處也朱不
知字有譌闕妄附會以猨眩之說亦由未讀晉書乎（三江既入下註）

蔡傳引地志震澤在會稽郡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本無
南五十里四字止當云地志在吳縣西今蘇州吳縣西
南四十五里是（震澤底定下註）
篠簜引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此係孫炎語非郭璞請觀
注疏又安國傳篠竹箭簜大竹此從尔疋來爾雅釋草
云篠箭邢昺疏會稽之竹箭是也言竹之小者可以爲
箭幹今倒其文曰篠箭竹似未妥（篠簜既敷下註）
按鄭端簡曉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入海于
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
下有所洩王恭簡樵曰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

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江漢朝宗于海下註
九江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按楚無巴陵
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邸閣城晉遂於此置巴
陵縣　又按蔡傳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乃禹貢揚
州之境漢尋陽縣不隸九江隸廬江郡惟境相接耳莫
確于杜氏通典江州潯陽郡下云禹貢荆揚二州之境
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荆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
郡之東南九江在郡之西北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九江
以西為荆州他若洛州河南府河北諸縣為冀州餘則
豫州陝州陝郡河北諸縣為冀州餘則豫州襄州襄陽

郡南漳一縣為荆州餘六縣並豫隨州漢東郡東南三
十餘里有光化郡為荆州餘並豫州冀州信都郡理信
都縣東入兖州之域西入冀州貝州清河郡理清河縣
乃在洚水之東入兖州在洚水之西諸縣入冀州兖州
魯郡之任城龔邱縣為兖州餘九縣並徐州其分畫之
精如此然猶混洛出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於梁州當
改入豫混東平郡鉅野縣有大野澤於兖州又全混鄆
州東平郡於兖州當改入徐混魯郡萊蕪縣汶水所出
於徐州當改入青誤認嶧陽在邳縣當如班志入下邳
縣宋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

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余謂談地理
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　謹按太史公曰余南登
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峯
者為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于此因思當日從北而
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南皆東合為大
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
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為九江王莽更豫
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
貢在荆州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計其遺蹤故道
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

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尋陽註山
經曰江自尋陽而分為九皆東會于大江陸德明引緣
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
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于江口徐堅曰江至尋
陽分為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
里合流皆歷歷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名
為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為眾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
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為九可
知九江孔殷繼于江漢朝宗于海之下者蓋上句大槩
說下句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于海非

得此疏爲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費疏鑿者雖小必記之例也豈必爲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爲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産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産亘千年而不變者于茲益信則兩九江爲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即今之洞庭引水經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

江導江之九江作註於九江孔殷無涉然則兩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貢一書有南條之荆山有北條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有兗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以上山水畢竟各見于一州未聞一州之內水重見也者曰以山證之豫州之內有導山之熊耳在盧氏縣有導水之熊耳孔傳以爲宜陽縣況九江一爲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爲九水所會聚以澤浸名同見荆州內何不可之有爲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勢之中爲九水會聚者第曰禹經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書法固自别也但故道唐

猶存而宋眇然以致諸公起而辨之揚州浸曰五湖張守節正義曰蓋古時應别今並相連余亟賞其通人之言秦與荆戰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則是九江既豬九而爲五又會五而爲一水道之變如此宋儒乃以已所未見而遽疑禹貢乎且蔡氏以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九江不知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今黄州府蘄州東潯水城是東晉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嶠所移也譬諸河源本在西南而張騫乃求之西北眞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至楚地記吾不知其何代何人書乃舍山經洞庭在

九江之間不引而引此朱子親定九江源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水却在九江數之外者九江孔殷下註

蔡傳正訛卷二終

蔡傳正訛卷三

桐城　左眉　良與

沱潛蔡傳云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案漢枝江縣注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分明已說自江出如何云非出于江況酈氏又有枝江縣以江沱枝分而獲名乎　又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此本鄭康成註即證以酈註夏水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計當南宋蔡氏所見本汜定作沱何則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不然水決復入爲汜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於汜爲不合及檢朱謀㙔箋江水至枝江縣曰江汜汜當作沱何其實獲我心　又蔡傳曰若潛水則未有見也案寰宇記乾德三年升唐白洑徵科巡院爲潛江縣九域志潛江縣在江陵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宋地理志江陵府潛江縣次畿焉得云未見乎又案明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爲蘆洑河逕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爾雅水自漢出爲潛其實荊州府志云潛水經潛江縣界東南入大江爲是至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古潛字史記夏本紀正作涔說者引以證禹貢亦

非此涔水不出自漢鄭氏書注曰潛則未聞在康成時或可豈有至南宋後而爲此等語哉荊州沱潛既道下註　雲夢蔡傳云澤名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宋江夏縣漢沙羨地在江之東非古雲夢地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證雲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作雲土夢作乂蓋雲才見土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然至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杜預注左傳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元和志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宏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按安國傳雲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云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雲夢爲二兼又引周禮荊州之澤合雲夢爲一者與禹貢時不類括之言曰江南爲夢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爲雲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信古本爲允雲土夢作乂下註　又按山海經中山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又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酈氏引蔓渠之山二句于伊水注足見後魏所見山海經

本與今本無異何至蔡氏引伊水出焉作山海經曰熊耳之山豈偶忘本文以意想像加之耶抑南宋本然耶

又按伊水蔡傳引山海經及郭璞注以辨班志出盧氏之熊耳爲非案盧氏縣志今觀熊耳雖稱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衍之跡其實出于悶頓嶺之陽北流過嵩縣洛陽東至偃師入于洛余欲取括地志補正曰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巒山東北流入洛一名悶頓嶺巒山在今縣東南百六十里非今縣西南五十里之熊耳山也

蔡傳引地志洛水至鞏縣入河鞏上脫東北二字引瀍水至偃師縣入洛地志止言東南入洛　澗水當曰

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穀水出澠池縣南山中穀陽谷一東流一東北流折而會于新安縣之東自是澗遂兼穀之稱故洛誥澗水東瀍水西周語穀洛鬬將毀王宫穀即澗也蔡傳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大非洛未嘗經新安縣境何得於此入洛蓋蔡氏誤讀班志之文班志禹貢澗水在新安東句南入洛南入雒者周時澗水本在王城西入洛非新安也逮建武以後穿渠作堰水之遷變非一道矣　按蔡傳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或疑四水那得相敵洛毋論矣伊頗大澗次之瀍又次之余曰蔡傳正玅有體會蓋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導洛文于澗瀍曰會于伊曰會雖瀍水源短然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魚豢典畧曰洛與伊瀍二水爲三川非以其勢相敵乎且豫州內四水並列下文導洛則以洛爲主所謂古人文多互見也傳尚未及此伊洛瀍澗旣入于河下註

滎波蔡傳引漢志滎陽縣有狼蕩渠蕩作湯音宕　按馬鄭王本滎波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觧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

林之奇本之以周官爾雅爲口實蔡氏又本之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爲濟之溢流一爲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抑豈禹貢之變例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註職方氏其浸波溠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仍宜作播證一賈公彥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小司馬引鄭氏曰今塞爲平也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仍當作播證三且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今本波本作陂

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
者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
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
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雒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
河何曾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余又謂豫州之
水惟洛與濟爲要害他若栒栢淮之導已爾若洛淸河
之通已爾淮之治大書于徐之淮沂其又河之治大書
于冀之覃懷底績固有不必復書于本州者曰既入曰
既豬曰導曰被而豫州之水已畢治矣榮波既豬下註
菏澤蔡傳云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宋

濟陰廢縣在今曹縣西北其地並無山導菏澤下註
蔡傳下土墳壚壚疏也從史記夏本記註引孔安國曰
壚疏也得來今書傳却無不如用陸氏引說文作壚黑
剛山也解較勝蓋顏師古曰此言豫之高地則壤壤柔
土也下土則墳壚謂土之剛黑者師古無云而疏者謂
之壚之說惟廣韻云壚土黑而疏蔡氏不知引下土墳壚下註
蔡傳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
山縣江水所出也大謬漢湔氐道縣在唐爲松州廣德
初陷吐蕃宋亦爲吐蕃地今爲松潘衞在成都府西北
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衞西北二百二十里曰大分水

嶺江源出焉或曰卽古羊膊嶺云相距五百八十餘里
豈一地乎子鴻曰謬自元和志汶山縣載岷山而樂史
因之蔡氏又因之余曰郭璞註山經已言岷山今在廣
陽縣西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者子鴻曰
誠然余曰謬尙不止此漢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
此縣曰汶江已似專指此城或曰然則岷山不在茂州
汶山縣乎余考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
郡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
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安
在茂州不有岷山與但蔡氏以班志江水所出四字繫

西徼外之下者宜于今茂州汶山縣之下此倒置其文
輙失者是也然則集傳當云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
縣西徼外江水所出唐爲松州嘉誠縣末陷于吐蕃本
朝未復今茂州汶山縣有岷山江水則自徼外流入者
蔡傳又引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
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
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止首二句爲足存餘乃
杜光庭遊青城山記語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
乃第一峯也又增出天彭諸山四句曾何當于經旨因
取宋儒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

或泛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旣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治也又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汶山卽岷山則岷山之宜樹藝舊矣當以此二條補之　蔡傳又引地志嶓冢山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今本止云養水所出無嶓冢山字嶓冢山在西縣也若欲言東西兩漢水俱出嶓冢不妨引酈氏注

嶓冢山地志在氐道縣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案氐道縣無考漢西縣在宋西和州今爲縣宋西縣爲漢漢中郡沔陽縣地後魏置嶓冢縣隋始改曰西縣下到宋因之去漢之

西縣南北相距五六百里豈得一山跨其境且其水亦分東西二派宋三泉縣則在今寧羌州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岷嶓旣藝下註）

沱水蔡傳引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當作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曰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當作今茂州汶山縣　潛水又引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江當作灊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入漢上有北字又蔡傳安陽縣今洋州眞符縣當作今金州漢陰縣按寰宇記雖云眞符縣本漢安陽縣地蔡傳從之余駮其當作今金州漢陰縣者蓋以寰宇記又云漢安陽縣在漢陰縣西二十四里卽今嶮口東十里漢江之北故城是也指漢縣治所在非汎汎言其地而已　又按沱潛二水難解者潛而尤難解者梁州之潛蔡氏旣以地志宕渠縣安陽縣二潛水以解之宕渠縣是已安陽縣今爲興安州漢陰縣孔疏已引康成注此潛水其尾入漢耳首不於漢出余謂灊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非爾雅水自漢出之謂鄭固不以爲潛水誤自小司馬引以釋史記而蔡仍之以釋經大抵梁州僅一潛水耳而朏明則曰否一在巴郡宕渠縣一在廣漢郡葭萌縣惜班志未詳因手撰一解其辭曰爾雅水

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馬融曰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蓋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書正義引鄭氏荆州注潛則未聞象類梁州注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水道與班志無異是康成明以西縣嶓冢山所出之漢水爲潛也然嶓冢所出乃西漢之始源與爾雅漢出爲潛之義不合可疑者在此茲據諸家所說梁州之潛有二一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

鄭氏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道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旣道道元又云宕渠水卽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今順慶府渠縣有漢宕渠故城渠江在縣東自巴州小巴嶺西南流逕蓬州又東南逕營山縣入縣界又西南逕廣安州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一廣漢郡葭萌縣郭璞爾雅音義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疑作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劉澄之說同漢壽故葭萌先主更名括地志云潛水一

名伏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潛水出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旣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葱嶺山引梁州記云葱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爲龍門今四川之廣元縣東北之龍門山是此二潛者皆自漢出伏而又發蹤跡顯然正與爾雅之義相符較鄭爲長然觀道元所引漢別爲潛流與漢合之語則鄭亦旣知象類義適符于爾雅前所謂西出嶓冢者豈其未定之論與又道元注桓水一條云葭萌西漢卽鄭氏之所謂潛亦然則潛當斷自廣元縣北龍門伏流入西漢之處始受其稱而水出西縣者不妨自爲嘉陵江源如必追上流幷爲潛而謂水自西漢通東漢則西漢導源之地初無伏而又發之狀如宕渠葭萌所云者安得擠闕騶荒誕之說而目之以自漢出耶禹主名山川當時此水有潛名無西漢名後人狥末忘本信史疑經鮮有知西漢爲潛者宋傅寅禹貢集解謂西漢爲禹時所浮之潛庶幾得之不知康成己有其說證據不明亦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代哉　又按胡朏明復告予曰綿谷今爲廣元縣亦漢葭萌地屬四川保寧府東北與陜西沔縣接界龍門山當在其間然此水合西漢水處終不

及詳惟廣元縣舊志云潛水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卽古籌筆驛也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言確有源委而所出之山不同殊爲可疑然覈其里數神宣驛在縣北一百二十里南二十里爲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爲朝天驛去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意者木寨山乃郭璞沔陽水之所經人誤以爲出而朝天之穴卽龍門之穴郭及劉澄之兼言南北之出入而括地元和廣元舊志則但言其南口之所出也與龍洞口者龍門穴之北口也朝天驛北龍門穴之南口也以理推之當如是

矣果爾則此水潛行山下亦不過二十里　又朏明曰
河水無伏流子言之漢水有伏流子信之然人或未信
不知濟淮重源顯發皆有根證它小水伏而又出者所
在多有何獨至于漢而疑之惟是龍門穴水西委未詳
巴嶺渠江北源莫測斯則不無可疑耳然嘗讀溝洫志
武帝時穿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顔下岸善崩乃鑿井
深者數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絶商
顔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蓋鑿井深至
數十丈洛水下注于井會地中之水絶山而過東出爲
渠故謂之井渠也某因悟地中有水往往相通潛之入

穴猶洛之入井但一由天工一由人力耳沔漢自龍門
巴嶺之東北通岡山下西南潛出理無足怪不得以目
所不覩而疑其妄地理潛閟變通無方原始要終潛流
或一善長豈欺我哉余曰據郭景純言是沔水入大穴
中而復出者爲潛水此一潛水據酈善長言是漢水入
大穴中而復出者爲潛水又一潛水相距約五百餘里
要之二潛水入穴通山西南潛出八字並同大奇　又
按吳草廬言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於是明
陸氏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
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

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
爾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　或謂梁州之潛
既得聞矣而荊州之潛何直至宋乾德三年以水氏縣
潛臨縣著若是其遲乎不與後魏正始中置嶓冢縣事
類乎余曰未盡然魏黃初二年王孫權於吳策命曰遠
遣行人浮于潛漢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此非從今鍾祥
潛江沔陽州一路行者乎豈可以康成偶未及而遽抹
煞此水乎竊以今之蘆洑河尾名襄河恐亦非盡當日
貢道也何則南方水之善决者莫若漢與北之大河同
自襄陽以下沔陽以上上去發源處既遠下距入江處

亦遥衆流日多勢益卑漢水汎濫其中若潰癰然衝决
時時聞況又去禹三千餘載計當日貢道所謂潛者亦
應如沱之在枝江及華容非止一道余雅愛韓恭簡邦
奇解此曰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云浮于淮泗非
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蓋近于泗水者則徑浮于
泗近于淮水者則由淮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徑
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逕浮于潛而
入漢亦不必自江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卽
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
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又按浮于淮泗達

于河河不如荷謂蔡傳爲未然茲因討論濟水亦覺其說通故禹貢圖註曰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或由灘以達河灘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達河濟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余請證以古事一王濬列傳杜預與書曰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之道也西道也一溝洫志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濟由濟而河之道也東道也雖古來舟楫由此固多而著見史籍者僅此（浮于淮泗達河下註）

蔡山班志蹟注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政和中歐陽忞曰蔡山在雅州嚴道縣似不可信且徧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蔡山也忞同時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嚴道縣東五里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耶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爲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間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雖不中不遠若以鑿鑿指實恐涉傅會論篤者弗取矣　按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荊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當採入集傳（蔡蒙旅平下註）

按和夷底績晁氏主水名言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即漢志南郡巫縣之夷水宋爲巫山縣此猶在荊梁二州之界然東去和川水幾二千里二水不相距太遠乎不可從蔡氏主地名言云嚴道以西有夷道或其地夷道即漢志南郡之夷道縣宋爲宜都縣遠在嚴道以東二千餘里豈以西乎且實是荊州域于梁州曷與乎尤不可從然則宜作何解曰寰宇記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

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說者謂即書之和夷余謂水經注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說似可從但今桓水無考或曰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桓水疑指大渡河四川通志和夷今黎雅越巂等處案以酈注大渡河果桓水也則大渡河以南今建昌衞爲宋藝祖以玉斧畫而棄之者蓋古和夷云（和夷底績下註）

厥土青黎蔡傳黎黑也本孔傳果爾二字皆色與冀兗青徐雍五州例不合不如用馬融王肅註黎小疏也青

以辨其色黎以辨其質耳解較勝又按茅氏瑞徵禹貢滙疏箋曰豫土止言壤其色雜也從厥土中又別以下土言之與青州再指海濱同義又曰案經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質及兩言色者金仁山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成都土疏難以築城馬說殆近之（厥土青黎下註）

蔡傳正譌卷三終

蔡傳正譌卷四

桐城　左眉　良貞

西傾蔡傳引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臨潭縣唐廣德初陷吐蕃宋大觀二年收復仍舊爲洮州而不置縣當作今洮州城西南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註曲爲之說忽讀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蓋西戎因桓是來

最直截了當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漢志謂禹貢桓水是也蔡傳不知引此而徒據水經云西傾之山（一本作南）桓水出焉無論經無此文乃酈注有之山亦雍山水亦雍水與梁州桓水別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眞得其解矣（西傾因桓是來下註）

涇屬渭汭蔡傳皆引地志亦多舛誤如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西下有幵頭山三字渭水作隴西郡首陽縣西南西南下有鳥鼠同穴山五字汭水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扶風上有右字兩漢皆然今云扶風則下雜魏制矣（涇屬渭汭下註）

漆水又引地志出扶風縣當云在右扶風漆縣西非出
也　引程氏扶風杜陽縣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
縣之境當作今鳳翔府麟遊普潤二縣之地亦漢漆縣
地（漆沮既從下註）
又引酆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當云出右扶風鄠縣東
南今永興軍鄠縣終南山也終南山當于今縣下補出
（灃水攸同下註）
北條荊山引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馮翊上脫左字亦
雜魏制（荊岐既旅下註）
終南引地志在扶風武功縣縣下脫東字又云今永興

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終南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
亘關中且八百里必欲貼漢武功縣言當作今鳳翔府
郿縣界有故武功城終南山在郿縣南三十里萬年縣
至蔡氏時已久更名樊川　惇物地志在扶風武功縣
縣下亦脫東字又云今永興軍武功縣也更謬宋武功
縣漢斄縣美陽二縣地豈得認為漢故邑當亦作今鳳
翔府郿縣界有故武功城惇物山在其東（終南惇物下註）
王伯厚謂蔡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
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
熙州渭源堡（至于鳥鼠下註）

按蔡氏於堯典三危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于禹
貢三危曰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不
知何獨疑夫三危又何至未詳燉煌所在予為集羣說
以補正曰杜預云三苗與允姓之祖俱放于三危瓜州
今燉煌也酈道元云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括地志三危
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三十里隋地理志燉煌縣有三危山通典沙州燉煌縣
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允姓之戎居瓜州者其子孫
也（三危既宅下註）
球琳琅玕蔡傳證以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

琳琅玕或曰爾雅球本作璆二字各別余曰蓋兼用說
文說文球字下即接璆字曰球或从翏此正蔡氏之所
本前厥貢惟璆傳璆玉磬已用說文球玉磬也之解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下註）
蔡傳引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
龍支縣界也按河關縣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
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吐
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縣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
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宋龍支縣近在今西
寧衛東南八十里為漢金城郡允吾縣元和志積石山

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縣今臨洮府河州治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黃子鴻曰積石山本在徼外自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于靖邊城始移其名于內地矣余曰不止此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以境有積石山也尤移近內地矣然此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

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宏憲曰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縣潛行地下出于積石為中國河故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嗟乎漢初叚熲破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唐如李靖等攻吐谷渾靖踰積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彼何人哉吾徒安足以比之而思尋其地也或曰然則蔡傳當云何曰當作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蔡傳有顯然謬誤者如雍之言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積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東字顯謬可知雍州東距大河大河即冀都之西河果東境有貢當徑自入河何勞舍東而西遠從積石浮耶是當改作其西北境蓋浮積石與會渭汭者皆自西起程但積石近北則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則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謬耳 浮于積石下註

龍門山蔡傳引地志在馮翊夏陽縣縣下脫北字又云今河中府龍門縣當作在今同州韓城縣及河中府龍

門縣之地蓋山跨河之西東云 至于龍門西河下註

又按蔡氏會于渭汭汭者無傳讀者多以即上文涇屬渭汭汭入涇涇入渭當其為渭也且不知有涇奚有于汭自與洛汭之汭同一解蓋河之南渭之北其兩間為汭也在今鞏縣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今華陰縣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所出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為確解夫言起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或曰二汭字同見雍州可各解乎余曰何不可之有導山過九江過讀作經過之過謂禹也導水過

九江讀作大水合小水之過謂岷江也皦焉殊別也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衆矣又何疑乎禹貢哉（會于渭汭下註）

蔡傳崑崙在臨羌蓋漢金城郡臨羌縣有昆侖山祠非負山司馬彪衍祠字而蔡氏誤本　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當依應劭于西下增南字（崑崙析支渠搜下註）

又岍山引地志扶風岍（當從水）縣西吳山古文以爲岍山是班氏合爲一山當作今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有岍山隴州吳山舊縣西南五十里有吳嶽山方輿寰宇記合爲宋人語又引晁氏曰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尤非括地志岍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鄰岐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謂隴與汧爲一猶可至天井山在今隴州南一百里金門山又在州南百四十里秦嶺山雖大要以在今藍田縣商州者爲正吾聞終南秦嶺本一山矣未聞與岍爲一也（導岍及岐下註）

底柱蔡傳今陝州陝縣有三門山是也陝縣當作硤石縣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　又按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廹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隋唐漕運之道山嵓上有閣道且牽[illegible]石深尺許則蔡傳謂底柱石今三門山是者誤（底柱下註）

析城引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西下脫南字（析城下註）

又云太行山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不知漢太行山有二其在山陽縣者名東太行山祇當引曰太行山在河內郡壄王縣西北今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漢山陽爲宋修武縣非河內（太行下註）

蔡傳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縣有朱圉山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作今西和州大潭縣並云地志圉作圄（西傾朱圉下註）

又引地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京兆下脫尹字亦雜魏制又云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在華陰縣南八里（至于太華下註）

又按至于陪尾孔蔡二傳並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杜君卿隸諸古

荆州則陪尾當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例豈得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既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洛所經也而外方伊所經也而桐栢淮所出也至于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横尾淮曷爲經此孔傳自誤或曰柰漢志何余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衆矣奚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矣（至于陪尾下註）

又蔡傳地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北上脫東字今襄陽府南漳縣章當作漳（至于荆山下註）

引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縣下脫東南二字（至于衡山下註）

按黑水註謂葉榆澤其地乃在蜀之正西非正西蓋西南也又謂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雖近雍州西南然與燉煌縣之三危中隔大河此條祇當闕疑（導黑水下註）

蔡氏云洛汭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案杜氏左傳註洛汭在鞏縣南帝王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考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由是洛水乃在西北也宋河渠志元豐二年導洛水入汴通志今洛水經鞏縣北三里又東至縣東北二十里汜水縣界入河蓋宋所移云然古時洛口斷在鞏縣之西作東者非（東過洛汭下註）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西縣（二字今增）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案水經原文乃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茲節去五字語不完會泉始源曰沔泉乃白水二字始源曰沔

當移在逕葭萌入漢之下華陽國志可證至逕葭萌入漢是西東兩漢水竟異源同流是不可不極論焉酈道元雖前引庾仲雍漢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之文及自歷次津流止云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流入焉不云及東漢是二水不合者一關城今陽平關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爲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入沔縣界西漢水則在州西自畧陽縣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廣元縣界是二水不合者二經文岷嶓既藝導嶓冢至于荆山山爲梁州之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水即爲梁州之水與漢西縣在雍州地西漢水即出在雍州地者

原不相涉豈得以後代同名之水上混聖經是二水不合者三梁州貢道浮于潛潛鄭康成註爲西漢水逾于沔沔卽東漢兩水中有間阻不能以舟通行故經文曰逾是二水不合者四其强爲附合者一誤于班固再誤于常璩班固曰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多邽禹貢二字此蓋別一嶓冢爲西漢水源與酈注亦雅合常璩曰逕葭萌入漢今寧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廢縣皆古葭萌地何曾見兩川同注異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曰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此地方顯此名前此僅班志有于西縣水經有于氐道焉耳何禹貢三千年後

始知當日導漾實在此地故世翻滋擬議或曰通典云嶓冢山在漢中府金牛縣寰宇記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既知漾水出此則亦知漢氐道縣所在何以謂氐道無考嘗質諸黃子鴻子鴻曰宋三泉縣今寧羌州也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其北今畧陽縣爲漢武都郡沮縣地又北今鞏昌之兩當漢中之鳳縣皆漢武都故道縣地至于漢氐道縣屬隴西郡隴西東南境爲今秦州與漢葭萌縣相去五六百里中隔武都郡何由接壤其水又有嘉陵江水隔之亦不能通入東漢故曰無考且云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當作東源在今三泉之東東源在今西縣之西當作西源在今秦州淸水縣上邽鎭及西和州之境蔡氏始終不辨宋西縣在今沔縣非漢之西縣爾　又按胡朏明曰隋書經籍志有庾仲雍漢水記五卷獨酈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其作者似已知漢地理志之譌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實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胡爲詳及嶓冢耶蓋不惟不待魏收撰志時始知而後魏分沔陽置嶓冢縣已知之矣大抵經之理以漸推愈明卽經之事迹地理亦有然者惜道元歷覽奇書特爲班所壓不能發揮斯義耳　又按嶓冢山當有

三其可考者出元和志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所出此眞禹貢嶓冢山漢中記一名分水嶺是也元和志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是也二山各不同余會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邱壕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豈敝地所能得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至氐道嶓

冢實無考者叅以元和志于鳳州兩當河池二縣並云永嘉之後地没氐羌縣名絶矣于興州云晉永嘉末氐人楊茂搜自號氐王據武都自後郡縣荒廢則氐道縣之不知所在豈得已哉然郭璞註山經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常璩撰漢中志東漢水源出武都氐道又並隷氐道於武都郡與漢制不同　又按水經以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爲漢水者爲西漢水也故下文又東南至廣魏與白水合又東南至葭萌縣與羌水合酈氏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此自遥承上班固地理志來不見有禹貢字面

是道元以班志西縣下禹貢字爲非但不顯駁之古人文多隱約水經以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此爲東漢水又言沔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酈氏注云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特標出尚書曰是道元以大禹當日之所導實在此于西漢了無涉獨顧景范謂水經不詳漢所自出沔水一名沮特入漢之小水耳反詳志其源忘却出今寧羌州者何與余請兩言以剖別之曰西漢水可單曰漢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沔水東漢水可單曰漢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沮水亦可曰沔水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猶言各出嶓冢云爾而同爲漢水猶言同名漢水云耳近代雍大記引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從而釋之曰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山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西東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此殆可以注酈注矣　又按孔國安傳嶓冢導漾二句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東南流爲沔水遥與前逾于沔傳漢上曰沔相照應補出此句最佳余欲以班志

沮縣下註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取武都縣下注一名沔過江夏謂夏水十字補入東狼谷之下南至沙羨之上東漢水源源委委方備班志最亂道者武都縣下注東漢水受氐道水七字試問漢武都縣爲郡治傍仇池山遠在東漢發源處三四百里之上豈有反下受漾水之理余嘗愛魏文侯告西門豹之言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談水道者亦復爾爾　又按常璩云漢有二源以東源爲即禹貢之漾水極是與水經各自一書非承水經而爲文者蔡氏於此全昧既引水經漾水云云旋接常璩曰此東源也

常氏止以西源爲沔漢酈氏引漢中記以駮之復駮其漾山之目原未及東源之誤此蔡氏連綴其文輙失者是也獨道元于水經以西漢水爲漾曲狥其說取山海經闞氏荒誕之說曰川流有潛通之理故漾漢互稱至敘次通谷水曰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漾水之稱仍屬東漢酈氏微意居然可覩矣　又按張衡西京賦云左有崤函重險右有隴坻之隘於前則終南太一于後則高陵平原又云連岡乎嶓冢繫于終南太一之下與上文右有隴坻不相承絫以潘岳西征賦而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則二公似皆指廣漢葭萌之

嶓冢非指隴西西縣之嶓冢與禹貢合作漢中記者雖未知與岳孰後先要必出張平子後是東漢人已有不同班志者矣　又按唐有三三泉縣一義寧二年置以彭源縣西南三泉故城爲名後更名同川一武德四年置以山下有三泉水爲名在嘉陵江之西一天寶元年移于嘉陵江東一里樂史所謂卽今縣理是也宋有二三泉縣一卽唐故治後至道二年建大安軍縣遂廢二重治于今沔縣界卽今大安驛盖紹興三年改置大安軍於此復置縣以隸焉同在嘉陵江之東若當蔡氏時言西源東源更當云東源在今三泉縣之西余上謂其

當作在今三泉縣東者猶不識宋之復置三泉縣治所耳　又胡朏明曰西東二源不相牽合水經因爲得之而以西源爲漾則與班志同失東源知有沔而不知有漾知有東狼谷而不知有嶓冢山似與嶓冢導漾之經文絕不相蒙而自爲一說矣必以漢水自爲一目而以漾水爲漢之始源以沔爲漢之別源以潛爲漢之伏流而嘉陵水出自隴西者則與羌白涪諸水並列不名爲漢斯可以折羣言而翼聖經矣（嶓冢導漾下註）蔡傳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溠水至復州竟陵縣界來又名汉水來乃者字之譌及檢明初

劉三吾奉旨纂書傳會選本亦是來字知承譌久矣（過三澨下註）又導江東陵謂地志在廬江郡西北者非是不知固自謂廬江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耳非指禹貢駮之轉非（至于東陵下註）又引地志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當云出河東郡垣縣東北王屋山以垣曲名縣自宋始　又引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又引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不

實指菏汶二水語不全具本出通典非寰宇記也宋人每好改節往籍以就已說却失古人本意此其一云東流爲濟下註溢爲滎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卽其地然先此閔二年衛及狄人戰于滎澤則亦移澤之名于河北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此可以定其說矣溢爲滎下註

蔡傳正訛卷四終

蔡傳正訛卷五

桐城　左眉　良與

蔡傳淮入海在今淮浦案寰宇記九域志文獻通考宋史地理志無淮浦縣質之黃子鴻子鴻曰淮浦見于班志不見于劉宋書蓋省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僑置漣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年廢爲縣今安東縣是水經淮水東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此蔡氏所本若導本朝之制當曰淮入海在今漣水　地志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班氏絶無此語蓋出酈氏所引他說豈可依據　按蔡傳引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酈道元曰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熊耳盧氏縣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世無異議余謂冢嶺山卽讙舉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熊耳山括地志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今相去不及三百里猶可曰禹從此導若胎簪山在今桐栢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栢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又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眞

堪噴飯此非酈氏本文蔡增出耳余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于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栢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名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與此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按蔡傳有依稀彷彿之誤者其導水總論曰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

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世多稱爲偉論以愚論江非出于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蔽虧江源其間旋遶隱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不確一王恭簡樵曰渭源縣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栢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栢導之似俱未安不確二河發源星宿海至積石六千七百餘里中間無所爲伏流伏流見漢西域傳及酈注又導河注引唐書劉元鼎劉作薛非唐有薛大鼎無薛元鼎元史河源附錄亦作薛似沿蔡傳之誤爲吐蕃會盟使言見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云云皆無伏流卽西域傳云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皆以

爲者傳聞之辭也蔡徒據傳聞不確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則見雍州內豈得云之外不確四且按禹貢立言固有定法亦有不盡然者如下文侯服中三百里字與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綏要荒三服二百里字與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又異觀此則導江言岷山導河積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云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得之矣導淮自桐栢三節下註

按蔡傳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扶風鄠縣自元魏改屬京兆郡唐爲府宋因之當作在今京兆府鄠縣甘亭

下註
又按五子之歌窮國名當補引水經注在平原郡鬲縣
今德州安德縣也有窮后羿下註
又按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當作今廬州巢縣
有居巢城六西漢縣名不隸廬江郡隸廬江郡在東漢
已改名六安六安距居巢相去約三百里成湯放桀于南巢下註
蔡傳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須歷授時則以正朔
行事此說大謬一部周禮所云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
宗伯之春見曰朝秋見曰覲與大行人之春朝秋覲非
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時見曰會鄭註時見言無常期此

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註衆見四方諸侯四時分
來亦以夏時至授時謂民間耕穫之候堯典所云作訛
成易是萬古一也豈商周建異而幷此亦更之哉莫善
于周書周月解一段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
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
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眞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
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歷曰景初
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
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
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正歲卽周官太
宰之正歲建寅者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治
歷者以至朔同日爲歷元班固律歷志遇至朔同日悉
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
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
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大甲元
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
子月也或問周改月于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于書亦
有徵乎余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
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以
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

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
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大
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
此其祀先王者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
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
之故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
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
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可
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僞作大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
祀十二月爲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爲正朔祠告

復辟皆當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歲首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為歷元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鈌且以正蔡傳之誤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為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大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既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為改元乎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

于丁未大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于戊申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大甲元年之末非大甲元年之初也總之謂十有二月乙丑為即位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為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為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為建子矣或曰伊尹當即位之初祠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大甲故曰伊訓余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大甲乎或又曰劉歆三統歷班志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余曰余亦非漫信劉歆也自古治歷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大甲時日徵之于古文尚書余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原本經傳而從之也不然一三統歷也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余又將安所適從哉

按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為改月是矣但踰月即位大甲稱元於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為踰年即位是矣但不改月又與歷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下註）

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

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註謂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今即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大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大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註曷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註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

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傳謂先王即湯適于山即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氏所謂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即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致有三亳鼎稱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

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為孟子於桐解矣　又商頌宅殷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謂偃師不得及穀熟與蒙既宅殷土是湯曾居此矣康成說所自來予何獨于此說而必違鄭不知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然史記殷本紀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稱殷湯蓋作文字者以後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得執契與湯之時已有此號豈惟此二書無逸篇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中宗大戊遠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則元鳥之詩作者出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宅商土芒芒易商為殷文字宜然也　又按引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降谷不知所在予疑即今永寧縣北六十里之三淆山亦曰二淆杜預謂二崤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文王以之避風雨又永寧縣西北七十里有崤底崤谷之底也亦與降字義協適于山下註

朱子門人經學譌者蔡氏史學譌者趙師淵趙之綱目人多知之蔡氏則人為所壓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論之如于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

作則以孟津為在河之南與河朔為二地也不知孔穎達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註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

者實賴詩有造舟爲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因歎古
大儒誦詩輙能達于政事其有用如此　又按孔安國
傳又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
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
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予愛孔潁達云洛陽城北
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武濟名
致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
外者方爲孟津以其爲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尙書正
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爲武王所濟
也庶兩確云（泰誓下註）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
不知類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丑四月建卯顧命
四月建卯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丑三
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卽召誥之三
月多士惟三月卽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
同一周正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
月起數者實未敢信矣（惟十有三年春下註）

大會于孟津蔡傳云孟津見禹貢而禹貢引杜預曰在
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津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
卽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於泰誓篇目却云上篇未
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實不免疏略抵牾　按孟津
之漸謁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
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
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
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
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
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
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爲朝邑縣臨晉關
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
關張守節正義曰卽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則亦移河東

之關名于河西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
曰白馬津杜牧所謂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
鑑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卽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
之名通典于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卽酈生言杜白馬
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于河
北（水經注已然）予獨怪武成三代間人所作忽認南爲北如
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大會于孟津下註）

按蔡傳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衛州治之南也牧野在
朝歌南此用司馬彪語卽今衛州治之南乃蔡氏自語
則錯矣衛州治衛縣可曰牧野在衛州治之南自唐初

衛州久移治於汲縣當作卽今衛州治之北爾 牧誓下註
又蔡傳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
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亦以商
郊牧野爲一但認武王與師爲二倘未允三統厯載師
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
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
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後戊午度于孟津癸亥至牧壄
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厯又云甲子昧爽而合
矣增而合矣字尠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卽戰一戰而
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其子經傳種種協合蔡
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
出征則侯將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往無
不克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時甲子昧爽下註
又云庸濮在江漢之南庸卽上庸今屬鄖陽府房縣庸
當在江之北漢之南 庸濮下註
鎬京在京兆鄠縣上林卽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下
句是上上林二字當衍 王朝步自周下註
豐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靈臺
下脫鄉字之上原本乃上游二字 至于豐下註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今古
以武成疏證之孔隸達于式商容閭之下引帝王世紀
云商容卽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云云旋又于而
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
表其閭況存者乎是商容已前卒矣竊意相隔僅四句
而所引之義則違反文則遺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
世紀出皇甫謐一人手而若此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猶
表其閭于集傳豈不記樂記有行商容而復其位孔傳
有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及韓詩外傳

載武王欲以商容爲三公商容固辭之事乎或曰史記
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閭無武王親式事式
字何出余曰此則出留侯世家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
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兼攝二義故曰式
商容閭　又按馮山公曰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亡
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
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亡卽上文欒懷子亡于楚
之亡註亡奔也是解最確 式商容之閭下註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
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于萬姓悅服下文勢旣順亦無

闕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釐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今考定武成下註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星有好風下註

又按書集傳曰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沮其說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歷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月

行靑道夏入陰歷冬入陽歷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歷春入陽歷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月行黑道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卽羅與計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赤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徧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其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于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于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于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八道也要之月道豈止于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故一行大衍歷增損九道爲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一定

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爲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爲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守敬則畧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矣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卽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靑朱白黑四者應各

歷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云或云白道一周以交于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月道出入于黃道而黃道又出入于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歛一度有半而密移于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于黃道而又當求之于赤道然後爲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亘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于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

交于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有所差之殊至于如此要其爲差一也日之爲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爲差亦何怪古歷之未盡歷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下註

又按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孔穎達疏上旅是國名下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孔傳所謂因獒而陳道義是也此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何也旅獒下註

又按蔡傳云我不辟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果爾周公亦爲失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召誥篇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周書祭公不豫曰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李泌對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于天上此君前稱謂得體處若王陵讓陳平絳侯何面目見高帝地下田延年責霍光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北齊明帝臨崩口授詔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于地下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下與蔡傳同一失　又按吳文正爲董鼎序書云蔡傳謂金縢弗辟遵鄭註既

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矣然于詩鴟鴞却云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于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說相反一簡之內前後抵捂何哉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下註

又按蔡傳計金縢書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歲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輒係于此二年中獨金仁山以于後二字謂詩當作于二年之後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蓋是書首尾凡九年云通計之召誥洛誥合一年禹貢十三年今文堯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計

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古文武成起一月訖四月以日計之顧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訖癸酉召誥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訖三月甲子洛誥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閏九月訖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其他書則未有出一日者秋大熟下註

蔡傳正訛卷五終

蔡傳正訛卷六

桐城　左眉　艮與

蔡傳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當補一句曰今濬州衛縣也明大命于妹邦下註

又按蔡傳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二句亦須分別觀寰宇記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即紂都衛州則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易州爲縣且云在今衛縣西二十二里方確至洛邑今西京宋西京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改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後魏都周下都者不同此句致確多士下註

奄又引杜預曰不知所在當云在兗州曲阜縣古奄國

王來自奄下註

按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並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於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郄云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爲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而即有荒服者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于是蔡氏爲之辭曰周五服

在王畿外與禹貢六服則並畿內數之似曾未覩周禮之書者　又按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衞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余謂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矣世壹見矣六服羣辟下註

又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上所論見商周禮記此一段從來解皆錯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

保卽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此因笑蔡傳云立始辭也立三公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獨不記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令辟者端由於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立太師太傅太保下註

蔡傳司寇掌邦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亦似是而非小宰職云秋官掌邦刑秋官篇首序云掌邦禁又云刑官之屬蓋禁卽刑也與以土易事者殊不同司寇掌邦禁下註

又按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蔡傳云三事卽立政三事也予謂立政自立政周官自周官安得彊爲引證蓋僞作者特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並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蔡氏不達遂謂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無煩戒勅考周禮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與卿同故賈誼言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周禮卿卽上大夫考工記九卿朝焉鄭氏謂六卿三孤爲九卿可見孤與卿不相遠安得謂之位隆大抵蔡氏于古今官制每每舛誤如此三事暨大夫下註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余謂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眞是也余向論周官六卿是實職三公繫其兼官成王當疾困將發顧命乃同召實職之六卿觀其次第一以六卿爲序不當在三公安國作傳當云冢宰第

一召公爲之兼太保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爲之兼太師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爲之兼太傅如此于奭上之太保字畢毛下二公字亦無不瞭然不當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云云必以三公爲高官而視六卿爲下司非此經正旨大抵國家設官各有攸司當坐而論道之時自畢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之時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公終焉更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于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陳戒爲王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復紊與同召時同豈非各有攸司惟坐而論道方重在三公而其餘實職之所繫有不盡拘以師保之尊哉　按春秋胡氏傳云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予謂作朕股肱耳目蓋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

乃泛論臣義不貼坐而論道虞縱有師保未見伯禹爲之顯不確周公爲師見君奭書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見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爲先三公而後端揆也者毋論此書次第不足準即以孟子徵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時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遷太師武王時太師則太公望爲之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豈周公先居是任哉　又按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皐陶皐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案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薛

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古惟通典本管子稱黃帝置六相文十八年太史克稱舜舉十六相相則輔助之名非仁父所謂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華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後六朝人猶知之況黃虞盛世哉　又按六卿中惟彤爲姒姓餘皆姬姓惟衛在畿外餘皆畿內知其名者半奭也高也封也其不知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即毛叔鄭耶余曰恐未然定四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五叔者鮮也度也武

也處也鄭也鄭果毛公安得謂無官嘗思毛爲畿內之國伯爵爲天子公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傳云入入則須畿外別有一國方可若韓非屬韓原乃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故詩于其覲王也曰入入字不苟下不然仍毛叔鄭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肅曰毛文王庶子毋論此非鄭不從左氏富辰之言而從管蔡世家之文㸃之於同母兄弟十人外何哉又按富辰之言見僖二十四年杜注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余謂此名畢原正周畿內國非畢陌之在渭水之北者至彤孔疏蔡傳並失所在惟通鑑周紀註其地當在漢京兆

鄠縣界國于王畿之內此二者皆不得云入爲天子公卿與召芮毛國同　又按上所論右尊于左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是古者尚右今者尚左然亦僅得謂官職名號至于他事或尚左或尚右初未可一槩論錢塘馮景山公以何休公羊傳註來問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註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固尚右之說也至成公二年鞌之戰傳云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公當左註曰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

是說不又貴左而賤右邪何前後參錯乃爾余曰前說是後說不豈惟何休幷傳文亦謬矣案禮記疏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帥與諸將不同及君皆宜在中果爾則鞌之戰頃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左氏止言逢丑父與公易位左氏長于公羊則杜預確于何休可知　又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亦僅謂其綱耳如用兵凶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是固以喪禮處之若行伍則又軍尚左卒尚右少牢饋食禮吉也宜升左胖却升右胖曰周所貴也有司徹爲其下篇侑俎皆用左體曰侑賤也凶拜尚右手

而闇遠兄弟之喪拜賓則尚左手凶冠縪纓右而小功以下縪同吉纓左至席一也東向南向席皆尚右西向北向席皆尚左所以者何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尚右也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却又天道尚右地道尚左所以者何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則知以所趨爲上也信不可以一槩論　又按玉海云秦以左爲上漢以右爲尊其說不知何所本案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樗里子傳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似疾右而茂右甘茂傳則云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然亦未定孰

尊也考秦爵二十級十日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
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
曰大上造仍以右爲尊參以二世本紀先叙右丞相去
疾次及左丞相斯又次將軍馮刼其尙右奚疑（乃同召太保奭至毛公下註）
又按孔傳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叙于齊侯呂伋文上
亦誤案漢名臣奏近臣侍側尙不得著鉤帶入房安有
成王甫崩康王未受冊命以前而卽有執干戈如桓毛
二臣于畢門內者蓋周禮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虎士
執有戈盾桓毛承太保命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二干戈

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
齊侯原未嘗偕入蔡氏不識爰字義謂命桓毛二臣使
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云云將齊侯爲左右各
二手之人以各持一干戈耶唐孔氏笑馬遷叙微子啟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夫面縛縛手於後又安得左
牽羊右把茅是別有二手矣今合以蔡傳正可發一大
噱也　又按萬季野稱書集傳謂今書傳註所以獨少
者緣壓于蔡氏予以爲不然因偶摘逆子釗於南門之
外蔡傳作路寢門外不知南門卽下應門蔡蓋徒襲用
僞孔傳而不顧與明堂位穀梁傳不合善乎陳祥道有

言天子雉門閽人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
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于五
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
門門畢于此謂之畢門畫虎于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
豈一端而已哉予謂尙不止此應門穀梁傳亦謂之南
門曰南門者法門也范甯註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
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門考工記註謂之朝門路
門太僕謂之大寢之門又謂之宮門師氏註謂之路寢
門小宗伯註謂之殯門書以成王之殯在焉謂之廟門
是也（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五句下註）

又按蔡傳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
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卽畢門予案鄭氏乃
鄭司農衆非康成康成明堂位註天子五門皋庫雉應
路又周禮註引經傳以證庫門向外雉門向內以破先
鄭說蔡氏猶復引之何與且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
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之誤路門外應門內正一地豈
有內朝外朝共集一地無分別之理蓋天子三朝外朝
一內朝二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內朝則一在路寢門
外爲治朝一在路寢門內爲燕朝禮記集說方氏曰亦
小誤　又按外朝在路門外一語亦蔡誤本鄭司農註

後鄭不從者或問予此誤亦有所自來子知之乎予曰彼蓋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寢門外爲據而不知天子之制遠在庫門之外者也文王世子內朝指朝于路寢之庭是亦一內朝已但外朝乃對路寢庭姑稱爲外非眞外朝眞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內朝二其在雉門內路門外則君所日視之朝玉藻謂之內朝康成曰此正朝也三禮互有異同而禮記一書尤自相抵捂要在學者融會而善決擇之則幾矣　又按周禮言外朝者三皆指臯門內庫門外斷獄弊訟於斯詢國危國遷立君於斯非謂別

有一朝爲三詢之朝也者自康成偶誤註小司寇外朝爲在雉門外三禮義宗因之通典復因之今遂有四朝之說果爾諸侯止有三門門各容一朝一般有國危等事將何門置此一朝以詢之乎殊不足據玉海王伯厚亟駮之有以也　又案余向謂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鄭康成謂外朝當在大門外大門者庫門也以公食大夫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聘禮以柩造朝無喪入之文爲之證陳祥道則謂大門外乃經涂非朝位也語最破的然亦未卽以聘禮折之愚請折之曰案聘禮賓入境而死是賓在路死未至國則以柩止于門外若賓死

未將命是賓已至館特未行聘享之事而死則以棺造于朝夫一曰止于門外一曰造于朝分明死有不同而所以達君之命者亦各異處豈得合而一之哉或曰誠然但上文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方敘公迎賓于大門內又曰賓入門左以大門內入門左證之則知朝在大門外康成猶未引此余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聘至于朝四字爲一篇之綱不與下涉下方條析其事曰賓入于次不然次固在大門外而大門外卽朝當直接入于次不得另以賓字起矣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大門外指次言不指外

朝亦可證聘禮此朝字爲虛且上不又有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先言入後言朝之文乎（王出在應門之內下註）
又按蔡傳引蘇氏曰三年之喪旣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嚴哉斯論雖程朱何以加諸而不知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旣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大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

啻疊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爲其薄哉又引蘇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予按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黃直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旣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儲君初即天子位之禮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于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畢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

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甫生繼體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耶　又按冠禮於五禮屬嘉蘇氏曰冠吉禮也亦誤　又按蘇氏之誤只緣載于蔡傳鮮加駁正於是近日汪氏琬復廣爲之說中有少少足辨者一條曰古之奔喪見星行舍爾謂成王旣崩康王雖相距數千里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咫尺宮門而不

入就號哭辟踊之位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爲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於經無明文也予按孔氏書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妙蓋從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得來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歸非如蔡氏新解作親試門成王何曾親至周公所居之東不然竟誣語耶親死子在側此理之可信事之必然而無疑者今迎門外則推出原不在門外補臣子皆侍左右一段正傳經者苦心彌縫處安

得謂經無明文而臆爲說哉至曰成王旣殯康王方在苫凶中詎可嚌而飲福嚌者小祥之禮也不知經文明指太保非王又曰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今儼然自稱予一人非禮王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將白文亦偶忘之耶反喪服下誌

又按孔穎達疏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今冏命篇命太僕謹簡其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此雖爲古文宛轉解得猶知有周官之典在不似蔡氏竟云成周時凡爲官長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也慎簡

乃係下註

蔡傳正訛卷六終

雍正十二年鐫

丹陽姜上均叅義

書經

翻刻必究

本衙藏板

独刻檢點恐有未盡
悉　有道改示誅與
俯成闕過則書之義

[illegible]

書經蔡傳原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
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
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
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
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
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
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
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奥
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盖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
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
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書經蔡傳參義目錄序

卷一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三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四　太誓上　太誓中　太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五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六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尚書五十有八篇內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者四十篇古文有今文無者十有八篇今參蔡傳義如左或問春秋胡傳尚書蔡傳皆立於學宮之書子前參胡傳既以朱胡有異義而體遵朱之之功令以參之矣今蔡氏固及朱子之門

者也書傳宜無異義又奚參耶曰是亦以朱子之義參之也且參胡傳者繼以朱而參蔡傳者卽開以蔡朱暨胡之後非有出涇入渭之迹而一卜之義例不必合派於胡故義可參者復繼以朱朱導蔡之先實有出河達海之情而二代之典謨亦已歸墟於朱故義指參者卽開以蔡也然則蔡侍師門書傳又經指授而猶有異義當參者何耶凡一先生之言傳之群侍言人人殊況鵞湖鹿洞講席未煖加以僞學禁熾又各散之四方者乎彼胡傳以夏時冠周月其先朱異義無怪耳集註行夏之時及七八月之間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皆如日星而散見於語類者亦燦如矣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及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辯不啻右胡左朱者然蓋以杖履違而指授有未備焉故也故異義雖師弟不免也然則朱子義無所見而今參之者又何耶是亦不啻遵朱也伏念　先聖贊修刪定之次上自丘索墳典下及謨訓命誓數千年之書裁爲百篇不幸秦火後僅存古今文凡五十有八而其間札爛文脫者亦多有矣此質之　先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隱當有不勝憮然者也蔡傳遵體遺經以力闡二帝三王之心法功匪淺鮮然詳釋經義其間失檢者顧不無千百之什一又不幸受師命後明年師卽棄舍而其未是正者又多矣卽遷質之先儒蔡氏恐亦未盡釋然況其先師與　先聖乎錫不揣固陋反覆潛體計參訓義者凡十條又參句義二條節義篇義共六條簡義三條并凡義順而文未順者謹體朱子遺訓竊附私淑之義具參於篇是乃所謂遵朱也極知末學僭踰之罪然幸被　國恩養育數十年仰見

聖神明道翼經之至意志補十三經朱子未備傳註今周禮戴記爾雅孝經春秋俱漸次成書而尚書參義因繼之他日更將儀禮內外編暨春秋事詞愼考公穀參義等書刊正以成全稿庶稍伸下士沐化揚休之末悃而因并發其意於簡端云

雍正甲寅春三月丹陽姜兆錫謹序

書經遵奉蔡傳槩不敢妄竄原義所有附參各條蓋一以經義
中脈絡之離合與其意趣之得失爲主亦正以體
聖治翼經之意也義詳本篇今約錄于左以便有道訓正

經文錯互篇簡附參者二條

一舜典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九句當是命臯陶之詞舊錯
簡語意無著今附參

一多士篇王曰又曰中有闕文考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王曰之下此與多方篇王曰又曰
義例既合而與多方篇王曰我不惟多誥 我惟祗告爾命文義
亦復相通舊錯簡今附參

傳注錯分段落附參者五條

一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茲蠢爲一節殷小腆至今蠢爲一節 二節相承爲義舊錯將
今蠢二字割在下節之首文義未順今附參

又大誥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三句及其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二句 相對
爲義當合爲一節舊錯將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句割在下節
之首文義亦失今附參

一名誥其惟王位在德元至越王顯爲一節上下勤恤至王亦顯爲一節 二節相承爲義舊錯
將王亦顯合下爲節文義全失今附參

一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當合下惟曰若稽田三段爲一節與下今王惟曰一節 古王今王相
承爲義文義分明舊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割在上節

之尾文遂義失而因疑今王惟曰以下爲錯簡今附參

一無逸嗚呼君子所其無逸二句當合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二句爲一節對下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爲一節 二節亦相承爲
義舊以無逸以上先知以下割爲二節文義未順今附參

傳注錯混句讀附參者二條

一名誥嗚呼曷其爲句奈何勿敬爲句 二句呼應相貫其音基先詰之而次責
之也舊二句未分棠混不可解今附參

一君奭篇誕無我責收爲句罔勗不及爲句 責收猶言責成也二句文義自明
舊錯作誕無我責爲句收罔勗不及爲句義頗未順今附參

傳注錯解文義附參者十二條

一舜典陟方乃死家語孔子曰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是也舊
錯解陟方爲升遐文義既失而與下乃死二字亦複今附參

一益稷篇俞哉是然詞舊錯解作疑詞今附參

一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本商正建丑之正月詩書從夏正例
稱十二月與春秋國史例從周正者異也朱子論商周改時改
月蓋詳舊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參

一太甲篇惟三祀十有二月同上

一仲虺之誥顯忠遂良節是叙其已然舊遂作勉其未然者非也今
附參

一泰誓十三年大會于孟津卽武城惟一月于征伐商之月 其春一月乃寅月亦從夏正

也金縢秋大熟未穫亦然夫熟未穫則夏正秋九月若商正大熟未穫當爲十月十一月矣舊以此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糸

一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月朔也先言壬辰朔乃言越翼日癸巳蓋尊朔也舊錯解旁死魄爲初二日則失矣今附糸

又武成篇列爵惟五節承上大邑周節當有闕文如攙文爲義當是誥詞舊解作史臣敘事之詞殊未安今附糸

一康誥要囚服念要平聲乃要會之要節秋官鄉士遂士各職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舊讀要去聲作訟獄要重之詞頗欠考今附糸

一徽予之命崇德象賢蓋謂後裔能崇先王之德而象其賢也故下以統承先王接之舊錯解崇德二字爲與王崇前王之德而象賢二字爲後裔象先王之賢句義殊未順今附糸

一洛誥予惟命曰庶有事及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兩惟命曰句緊對下節乃汝其二字爲義舊未發明今附糸

一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考周禮六服朝見之期惟侯服歲一見而已餘五服自二歲一見至六歲一見爲差未至六年不能皆朝故必至六年而後此五服皆無不朝矣一朝猶皆朝也舊錯解疑與周禮不合今附糸

一呂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味惟字兩句相貫舊錯解上句說權下句說經今附糸

傳注定錯復錯附糸者一條

一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十八字注從蘇氏定爲錯簡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以圖告卜之上今以名誥篇推之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拜手稽首以圖告卜而王拜受誨言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巳未周公初基作新邑民大和會見事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則此十八字當在召誥十四日丁巳郊天十五日戊午祭社之後而其于洛誥當在王既受圖拜手稽首誨言之後亦明矣舊定錯復錯今附糸

書經卷之一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叅義

虞書 虞，帝舜之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堯，然本虞史所作，故通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總叙帝堯之德業，而次叙其治曆明時，又次叙其登庸禪位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放，上聲。思，去聲。○曰若，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曰，猶說也。言考古之帝堯，其德業如下文所稱說也。放，至。勳，功也。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其德盛，故及遠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允恭克讓，指其行實而言。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極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德，猶言大德，即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克明其德，猶大學所謂新也。萬邦，通謂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云黎民。於，嘆美辭也。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昊，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司天之官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之屬。辰，謂日月所會周天十二會之次。人時，凡民事早晚之節也。此堯總命羲和定曆明時之辭，蓋敬天勤民之大法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音隅。孳，音字。○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暘谷，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分職測候之次，羲仲則在於嵎夷東表日出之地也。寅，敬也。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敬禮之如賓客然，而因即其初出之景而識之，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也。平，均。秩，序。作，起也。以節氣之早晚，均次其事，宜以授有司，而春月歲功方興，故平序其所當作起之事也。日中者，春分晝夜各五十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舉晝以見夜，故稱日中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爲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又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明都，取日升於天中而其象光明之義，羲叔測候之次之名。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致，即周禮冬夜致日之致，蓋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日長於夜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之心星，謂之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之位也。因者，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毨，蘇典反。○西，謂極西之地。昧谷，取日入而暗昧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也。餞，猶餞送之餞，以秋分之暮，送方納之日，而識其景，如餞送然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秋分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中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殷者，秋分爲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於到反。氄，而隴反。○北方謂之朔者，朔之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都，取日淪於地中而萬象幽暗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在，察。易，改易也。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日短於夜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者，室以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此上四節，蓋既命羲和造曆明時

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之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書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速乃倍至百年而又反遲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有又通。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為一日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

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至於三失閏則時全不定十二失閏則歲全不成矣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上聲胤羊進反嚚音銀○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發端也疇誰咨訪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之嗣子名朱也啓開也放齊答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嘆辭嚚者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於不善禹所謂傲虐是也堯言其不可登用者如此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驩

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采事也都歎美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世官之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文有誤未詳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於音烏咈符勿反圮部鄙反异同○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外也襄駕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堯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逆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圮敗族類也鯀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且與衆不和傷人害物楚辭言其婞直是也岳曰者四岳之獨言也异哉試

可乃已言廷臣未有能於鯀者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不必求備也堯遣之往治戒以欽哉者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巽遜通女于之女去聲下如字媯俱為反汭如銳反嬪音頻○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堯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堯欲舉以授人而命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也揚舉也側陋微賤也惟德是舉尊顯者固之微賤者亦揚之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及其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瞽無目曰瞽舜父號瞽瞍子也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也母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也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嫁之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堯將試舜而以女嫁之。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水內曰汭蓋水流環合之內故字從水從內而舜居其地也。嬪婦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汭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而深戒之如此蓋萬化起于閨門夫婦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堯女女以觀厥刑而又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堯典爲一篇而無篇首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篇首二十八字而以愼徽五典爲篇首世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亦文乃上於朝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得之始知古文孔傳尚書本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而伏生今文尚書祗以愼徽五典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者彼以舜典合於堯典故也梅賾既失孔傳古文舜典故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上之自姚方興既得而二典復完或者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盡皆亡失至是方得遂疑其僞蓋過論也。○此篇凡四段首段通叙升聞時之德業而次叙其攝政以敷治次又叙其正位以命官末乃總叙其始終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溫粹塞實也。玄幽升上也。言堯放勳之德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以合之語其德之目則濬深而哲智文理而光明猶堯之欽明文思也。且又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猶堯之允恭克讓也。凡此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命以職位而其被四表格上下亦可知矣。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百揆官名揆度庶政猶周之冢宰也。時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之也。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速猛也。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亦堯親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之意而過非常之變不震懼以動其天非固聰明誠知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蓋下文受終

攝政之意亦權輿於此矣。○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而舜則讓於有德之人而弗嗣之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猶言元日也。葉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也。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告於始祖之廟而受之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在察也。璿璣玉衡猶今之渾天儀美珠謂之璿璣機也。用璿飾璣周布天象而設衡於中以運之也。衡橫也。用玉作管平測天象而設於璣中以窺之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天象之大綱其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故名也。齊之言平也正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正天象猶堯敬天授時之意也。○按天文志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謂天如覆盆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之術謂天之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其稱渾天者言其形體渾渾然也。蓋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之不見者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如之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才三十一度而已通計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其大率也然古法遺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卦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半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

金仁山曰論語[illegible]曰咨汝舜二十一字當在此。璿璣以象天而衡[illegible]之精璣窺衡則知星宿算西山云舜受終初璣衡窺天正此事伺親之顏色惟恐[illegible]少拂於親之頃文饒云堯正曆象蓋天法也舜璣衡擇天儀也渾天[illegible]後蓋天仰觀以前言星及辰此言七政不及辰者經星與天不動十二辰無運速順逆之殊故略。輯符信之輯天子所頒以錫命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故來朝執瑞以爲信歸則頒之其五玉諸侯所進獻言贄則受之而已如謂五玉即五瑞其錫命之圭璧與三帛二生一死俱爲贄幣。十二律生于十二[illegible]聲云推[illegible]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金仁山云十二律配十二月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右轉則六呂之陰律

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凡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凡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釘爲之。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昊天之正祭謂之郊非正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謂之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天子將出皆類于上帝是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之屬望而祭之謂之望徧周也羣神謂天神地示人鬼及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之後首正天象即祭祀上下神示以攝位告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合符于天子也周禮天子執瑁以朝諸侯鄭註曰名玉以瑁言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錫以圭圭頭斜銳而天子瑁玉之下亦爲斜刻其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以驗之也既盡覲見也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已上皆正月事也輯瑞以徵諸侯至盡此月則諸侯至矣而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而不如他朝會之在一日蓋欲以少接之而得盡其詢察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又須還其瑞凡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守去聲有又通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舊脫在修五禮之下今考正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謂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謂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其牲幣祝號皆有等秩也東后東方之

虞書舜典　卷一　七

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旋則六律之陽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旋以合陽而天地之聲正焉。王伯厚云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舜典璣衡一言足之堯典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一言盡之[illegible]書序傳。孫月峰云巡狩一段嚴密無剩字未嘗有[illegible]稍嫌錯落錢錫實富有姿態妙有節奏蓋鍊之至而歸于自然

諸侯也五玉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謂附庸執黃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也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謂士執雉也凡此皆執之爲贄以入覲天子蓋言覲後而世子孤卿以下統其中矣時謂時之春夏秋冬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自甲至癸協而正之所以謹時令也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六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六呂度謂分寸尺丈引之五度量謂龠合升斗斛之五量衡謂銖兩斤鈞石之五權同之所以定法制也傳曰六律六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管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以律制樂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高者輕清而疾此聲樂之節也而以審度之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管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審量之多少則黃鍾之管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平衡之輕重則黃鍾之管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而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也時月積日而成其法先粗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先本後末故言日在時月之後言律在度量衡之先也五禮爲吉凶軍賓嘉五者之禮修之所以齊典禮也如劉侍講謂俗同也五器即謂五禮之器如之所以飭器用也卒乃復者上文祀覲諸禮協正同修如諸事皆畢則轉而南行也南岳謂衡山西岳謂華山北岳謂恒山格之言至至其廟而祭告也藝祖蓋堯祖禰之屬程子曰王制言歸格于祖禰此但言藝祖舉尊耳實皆告也古者君將出必告諸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特特牲也鄭註曰祖及禰皆一牛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朝音潮。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焉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庸周禮民功曰庸是也程子曰朝時使各以言敷陳其爲治之其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而其言之不善或言雖善而無功者則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有又通。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也封表也每州封表一山以爲鎮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也濬深也十二

虞書舜典　卷一　八

州凡所有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蓋舉為十二州不久復合為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宥音又眚音省味此節乃命戒之詞非記叙之體疑亦命皐陶之文而以下文叙列四罪說簡于此也○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即謂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以流宥其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典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罪也又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而情猶有可議者凡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賊殺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凡此二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法之權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如此雖其陽舒陰慘似若有不同者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蓋其輕重毫釐各有攸當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金贖之文至呂刑乃有五刑疑赦之罰蓋穆王始制之也夫典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並見堯典三苗國名介荊揚二州之間恃險為亂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山服者天下咸服其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也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二十有八載謂舜攝位之年也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也百姓謂畿內之民也如喪考妣三載服三年之喪也四海通謂天下之遠也遏密八音外雖無服而哀在心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皆遏絕而寂靜也儀禮所

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蓋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中外之民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通計百單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正平聲○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格猶歸格之格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之也傳曰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而孔氏云喪畢之明年者蓋天子居喪三年不言前此雖即位而未即政故又告之也或曰舜避南河三年今始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政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牧謂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言勢有遠與近而養之有詳與畧也惇厚允信也難拒也德謂有德之人元謂仁厚之人任人謂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得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邦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契音泄陶音遙奮起熙廣載事也○亮明惠順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謂四岳與所領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俞然也時是也指百揆之事也懋勉也衆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乃咨禹以司空治平水土而兼勉行百揆之事也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及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類稽首首至地也稷田正之官也名棄姓姬氏封于邰契臣名姓子氏封于商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亦然其舉也汝往哉者然其舉而不聽其讓也按此章先稱舜此下方稱舜為帝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即位此後即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百穀非一種也此因禹之讓稷而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厚朋友有信之理也故敬其事也寬裕其象也蓋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于是帝因禹之讓契申命乃爲司徒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苟免無恥之患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宄音軌○猾亂也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稱華夏蓋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謂大辟棄于市宮刑下蠶室餘刑就屏處也五流通謂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三居孔氏謂大罪居四裔次居九州之外次居千里之外也刑雖有五而服之但爲三等之就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味前文象以典刑節正當在此節之下蓋因流宥五刑而推及官府學校之刑之屬義方完足而誤錯簡于彼耳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音殊斨千羊反與平聲○若順也工謂百工如周禮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及周禮攻木攻金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之屬是也垂臣名有巧思共工治百工之官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者衆以垂對而帝命爲之也殳斨伯與三臣名殳斨本二器殳如矛而無刃方銎斧謂之斨古者多以其所能爲號故名也諧和也猶順也垂以殳斨伯與讓而帝命垂往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夏官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屬朱虎熊羆四臣名史記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疑上文殳斨伯與亦垂之佐也餘見上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宗廟也秩宗主序次百神而以宗廟爲主故名周禮大小宗伯及內外宗都家宗人之官皆此意也夙早也寅敬也直者曲之反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可以交于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工虞皆言諧而司徒秩宗言敬言

欽者本末輕重之衡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通謂王侯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不足于溫故欲溫寬者不足于栗故欲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多至于虐簡者多至于傲故欲無虐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如此而其所以教則又專在于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此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有是志則必形于言以達之是詩以言其志有是言則必歌以咏嘆而淫佚之是歌以永其言歌有長短則聲有高下淸濁歌聲長而下濁者爲宮以漸短而淸高者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是聲乃依乎永而其聲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是律以和乎聲也五聲旣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音克諧協而不相侵亂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夔曰以下逸文也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于此獨自言其功此益稷之簡編脫誤而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力反○堲疾殄絕行事師衆也疾其工巧言絕善事而駭亂衆聽猶論語所謂巧言亂德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出則讒慝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數奏復逆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總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羣牧也亮明工事也旣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乘時以明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益汎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比矣故汎咨之典樂納言雖不似宅百揆典三禮之大然其事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旣以四岳之舉當秩宗之官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于典樂納言之選可

郝楚望云書虞首治聖神際會君臣同心故合二帝爲一典以易首乾坤是陶謨亦已筆之臣爲一謨此與之放乾坤非文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至孔書割裂使揖讓之世與革命之代豈古史判作之哉○孫月峰云前半散中有整後半整中有散

伏生所傳五臣共一謨曰皐陶謨而禹稷契并見今分列皐陶謨爲兩篇曰益稷而更標大禹謨與止曰堯典止曰禹獨加大字何義

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咨者則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于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北如字又音佩○考核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于是陟明黜幽信賞必罰而人人力于事功庶績無不熙明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之不善者徙之皆分背而去也此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因言其事治而人服如此也按三苗見于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緣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故舜攝位之時首竄逐之至舜命禹治水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既攝位舜命禹徂征亦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于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也呂刑之言過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之耳○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徵召庸用也陟方謂巡守方岳家語孔子云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史記亦云舜巡守崩于蒼梧是也韓子引竹史紀年謂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所以釋陟爲死也傳又謂陟方猶言升遐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二說大同小異蓋皆未之考與舜生在下三十年堯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凡約三十年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此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臯陶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其陳謨次叙其禪位次又叙其征苗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即禹貢聲教訖于四海是也史臣言禹既布其文教于四海矣于是陳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容自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稽考也惟帝之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好德愛民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承上惟帝時克之言稱堯而以勉舜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此總言德之體段也語其大而化之謂之聖語其聖而不可知謂之神語其威嚴震物謂之武語其英華發外謂之文此詳言德之條目也眷顧奄盡也受天命而爲君謂堯自唐侯特起爲帝也或曰舜之言帝者謂堯而羣臣之言帝者謂舜如帝德罔愆帝念哉之類皆謂舜爲帝此蓋益因舜之稱堯而遂美其德言不特堯如此而帝亦然也今按其此類雖明但上文舜言惟帝時克益未應遽舍堯譽舜極稱其美而畧無勸勉之意且與下益進吁戒之詞亦不相類矣仍舊說贊堯爲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于善惡猶影響之出于形聲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樂音洛咈符勿反○虞度也罔即勿也皆所謂儆戒也失墜遊縱淫過也當安處無虞之時法度易弛故戒其墜失安逸易肆故戒其遊縱樂樂易恣故戒其淫過也任賢恐有所閒故戒以勿貳去邪恐不能斷故戒以勿疑疑猶妄也熙光也苟纖妄之或作即百慮之不光故戒以勿成也咈猶逆也戒違道以干譽即實而無僞戒咈人以從己乃仁而不暴王周禮所謂世見也帝于八者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四夷莫不歸往而中土可知矣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人君惟能循法度遏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于羣才之賢否衆論之是非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方寸之間光輝明白故推之朝野上下之間而有以即乎天理之正合乎民心之公而毫髮私意不入于其間此其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于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帝念

哉者禹承益儆戒之言歎而美之欲帝深念其所言也因言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蓋養民乃無怠荒之實而下文六府三事則養民之目也惟修者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治也惟和者敎典敎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而三者無不和也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順其理也歌者永其言也言九者修和順理民莫不歌詠而樂之也戒者誡董正也又恐其始勤終怠而成功難保故勤者則戒諭而休美之怠者則董正而督責之也九歌之歌謂聲歌也仍恐其出於勉強而難久故即其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勸相之使其鼓舞不能自已而功庶以久存而不壞也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意亦如此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言之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品物遂曰成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府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所當爲故曰事時是乃汝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蓋雖不言克艱而其克艱以致之者亦隱然見于言外矣○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虞書　大禹謨　卷一　十五

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理也舜自言年已衰老倦于勤勞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理我衆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堯使舜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而總其事一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克勝也邁勇往之意種布降下也茲指皋陶而言允誠出發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明往以布其德德下于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而不忘也遂言念而不忘固在皋陶舍而他求亦惟在皋陶名言于口固在皋陶誠發于心亦惟在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外此者惟帝當深念其功而使之總師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懋猶勉也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敎而期我以至于治也故始雖不免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民乃皆協于中道而刑無所施焉此皆汝之功而宜加勉者也味帝此言惟勤勉其舊職而其不聽禹之讓

而命以總師亦可知矣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難容上急促則衆擾惟帝以簡以寬故罔過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者不識而誤犯故者知之而故犯誤犯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辜罪經常也罪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罰從輕功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賞從重至于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殺則恐陷于無罪不殺則恐失于非經二者皆非聖人至公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所不忍也故與妄殺而民受其慘寧偶失而自受其愆凡此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常屈法以伸恩而不執法以滅德此其本心無所壅遏流于法外及其益衍洋溢漸涵浸潰入于民心則天下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矣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德于其上蓋亦所謂善則歸君之意而其所見亦豈後之用刑者所能及哉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虞書　大禹謨　卷一　十六

欲者欲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敎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申言嘉歎如此而總師之命終不及焉此下文與位之命所以復致于禹與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益下流壅塞逝者復反流而洚洞無涯也儆戒也災雖在堯時而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以爲天警于已不敢自寬也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是爲成允試功而能有其功是爲成功此其功既賢于人矣又能勞于王事以克勤節于私養以克儉而初不自滿假以矜伐功能此又其賢之主也然惟不矜其能而能卒莫能沒不伐其功而功卒莫能掩故禹雖謙讓而舜復申命之必使之攝位以總師也懋之言盛猶美也丕大也嘉善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舜見禹有是德而美之有是大功而善之故知曆數當歸其身終必升此大位而今總師之命不可辭也是時舜在位三十三載方命禹居攝尚未禪位故其言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不復作舜典首爲禹不復作禹謨今孔傳别爲禹謨人心惟危十六字先儒謂爲心學之要我自吾三代以後語存漢儒記錄中尚及自宋理學諸書則爲名言若神聖面授何爲此贅言也古人即手是道無道可傳堯命舜允執厥中冬矣中本堂象一加于蹄便成板指乃爲惟危惟微惟精惟一等語孔子語曾唯曰一以貫之舜禹親面授受乃是嘅嘅言歟。

董伯厚云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耶固知之於書矣而固化實主意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得與其諫甚乎董賢之冊書遷氣焰方張有陽引持之萬歲者微韓陵於正則亦君之惡肆矣此固存乎文姦言而當其悔也倪正父致昆命元龜之判有以也夫

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克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而已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而言之無據弗詢者不咨於衆而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論故戒其勿聽勿庸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欲之事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四海之民不得其所而至於困窮則君之天

祿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出好迎天下之善也興戎召天下之亂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哉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也龜以卜蓍以筮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之于龜今我志先定衆謀皆同鬼神其依順而龜筮不啻協從矣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又何用更枚卜以決之乎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而不得辭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禮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位之命于

東齋云舜耕歷山惟見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苗有苗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後誕敷文德其負罪引慝之心而逆格焉同損謙益按影響人心可自同於吾謂仲虺之誥成湯亦以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奇恒服楚親兵以荆州唐莊宗取汴皆以自大之

神宗之廟以總率百官凡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時是也徂往征正也舜責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禹往正其罪也會徵會誓戒誓也會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禹誓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自尊戾正道壞常德用舍失常天人交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而堯舜之爲天子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初不敢專則知舜誅四凶之屬亦必稟堯之命無疑矣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屆音介諴音咸羽王遇反○旬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者以言相佐助也屆至也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以言贊于禹欲其以德動天而感通乎遠邇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此惟德動天之實帝謂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祗敬載事也夔夔齋莊戰慄之容允信若順也諴者以誠感也言舜耕歷山而往于田惟以不獲順于父母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于時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以敬事其親其見親也謹畏小心盡于容貌雖瞍頑愚亦且信順即孟子所謂底豫也是至誠之道感格神明即號泣旻天之隱爲不隔矣而況于苗民乎凡此益贊禹之辭蓋欲禹還兵而與帝修德也昌言盛德之言故拜而從之也班還振整也謂振師旅以還至文也誕大也文文命德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至也班師七十日而有苗來至也帝之文德本非俟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徒因舞干羽而乃至史臣以聖帝不矜威武益尙德教廣階之上蓋已以臨遐方之外革心恐後妥紀其實以形容化神之極則數千載之下猶可想其一時氣象也

皋陶謨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二段首段總以修己治人之道陳謨而次言其在知人安民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禹之問也慎者致其謹也身修則無闕失之行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惇敘九族則恩義篤而家齊庶明勵翼則賢哲輔而國治邇而可推之遠蓋家齊國治而天下亦平矣此蓋承問而推廣陳謨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按典謨皆稱稽古而所稽以記者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事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舜受天下非皋陶比此立言輕重之體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因禹之俞復嘆美之而推其蘊也吁者嘆而不敢必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孔大也壬任同即舜典所謂任人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蓋哲者智之明也知人則可謂之哲而人隨其官惠者仁之愛也安民則可謂之惠而民懷其德能哲而惠智仁兩盡則雖比黨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巧言善色大包藏凶惡者不足畏蓋極言仁智之功用如此其大而聖君知難之意蓋溢于言表矣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敘而下安民之道非知人而安民者未之有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猶總也載行采事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者總言其人之有德必言其所行之某事某事爲可信也禹曰何者問九德之目也亂猶治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亂而敬者敏治而敬長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彊而

義者強勇而好義凡云而者轉語之辭明其德之不偏不倚成于自然初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德著于身而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蓋深美之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或有其三或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采亦事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政事明治之義而德之所運則殊九德有其三而爲大夫必日宣而克廣之則家事治明九德有其六而爲諸侯必日嚴而祗敬之則邦事寅亮也翕合敷布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施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任官使此所以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也師師相效法也惟時不懈怠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互相蘇勸則曰僚言其自爲勤敏則曰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即四時也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凝成也百官順時趨事而衆功皆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禁止辭教猶導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一日二日言日之至淺萬幾言事之至多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事變

起于幾微而爲常人所易忽及其發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君子所其無逸必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于其細也一日二日幾且至萬是可一息縱欲以爲有邦導乎曠廢也工猶事也非才用則庶官曠而庶職廢矣人君代天理物庶官輔之其所治無非天事也使聽其曠而廢之又豈勅幾以倡庶邦之義乎故遞戒之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有庸馬本作五庸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衷者降衷之衷即典禮也言典禮雖天所叙秩而使倫之叙而益厚品之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閒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乃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德罪本天所命討而天命有德則五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則五刑以懲戒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而臣用之又當懋勉而不可息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稷之了矣並宜亡有未能代數子為之名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惟其精而不惟其偏也。天子以任人為職，故合受而施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於任用三德六德也夫然後可以知幾之幾在有其之際於云動之微若解作禍患之其何偏。是故所稱之所感以為開六極之感。都若理云伏生所注贊之襄哉下連帝曰來禹為一篇孔書乃割帝曰下為益稷謨題矣。蓋稷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亦與焉舜稱禹獨推皐陶孟子論見知亦曰皐陶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子夏亦曰舜舉皐陶觀于謨而知皐陶之學之粹也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威，古文通作畏。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謂天，下謂民。有土，謂有民社也。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乃所以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惠，順。底，致也。皐陶謂我所言順于理，可致之于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于行，信可有功也。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言而底績，我未有所知，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蓋終不敢計功而自謙以勉之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皐陶謨耳。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竹簡煩重，故釐而二之，非有意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君臣責難圖治之實，而次叙致治之極功，終叙保治之至意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墊，都念反。○思日孜孜者，承上思日贊贊而言也。上篇禹皐荅問皆于帝舜之前，故皐陶陳言訖，帝呼禹使亦陳言，而禹則謂皐陶之謨美矣，我更何言哉，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蓋勉力而致行之之意，非徒謙詞以荅帝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墊，溺也。洪水泛溢而下民昏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為之，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四者皆跋履險阻之具也。隨，循。刊，除也。左傳井堙木刊是也。泛溢瀰漫，平地皆水，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與也。奏，進也。鮮，血食也。此以上言跋履治水之始，民未粒食，而與益進凡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即萬夫之川也。不近九州之川者，即為川以通于其川，故曰萬夫有川。距，至。濬，深也。周禮一夫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千夫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萬夫之間廣四尋深四仞曰川，其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之水道。言畎澮川而不及遂溝洫者，約舉以該之耳。蓋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之言布，謂布穀也。艱，難也。此以上言水平播種之初，民何艱于粒食，而兼用鮮食也。懋，勉也。居，積也。勉其民徙有於無，而變化其積貨也。烝，衆也。粒，米也。此以上言水患悉平，民既播種，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盡皆粒食，而萬邦與起治功也。師，法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之本末如此，而上下交警之意實存其間，此皐陶所以欲法其昌言，而禹亦申告帝以戒儆之詞，如下文所云也。

曰目都見君臣之忌勢曰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志形。四鄰為君職而忠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予此知君道亦知相道矣。孫月峰云排設也總裁之妙於亦只是嚴密無剩詞。此下却接以散文雖略有態大抵一方必一頁乃可全員不可全方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都者，美皐陶師法昌言之意也。又特稱帝而告以慎乃在位者，蓋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萬世之患，故戒帝而帝然之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弼，輔。動，作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惟私欲或搖其中，始有昏昧而失其所止者。安汝止者，惟順適乎道心而不陷溺于人欲也。惟幾既以審其事之發，惟康即以省其事之安，而輔弼之臣又皆盡其忠直，匡正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將見是惟無作，作則天下丕應，無不先意而徯我矣。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申重佑命而用垂休美于無疆乎。此禹推慎位之實，而因極言其效之大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此帝因弼直之義而重嘆之也。鄰，即謂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言有是臣即有是職，而盡是職方盡是帝臣。凡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故反覆致嘆，而禹又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右華出並去聲。○此申言臣之所以為鄰，以見弼直之本也。股肱耳目，對元首而言也。人君之資翼為明聽，猶元首之資股肱耳目，故古者謂君為元首也。左右有民，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翼，猶輔也。為，猶作也。宣，布也。汝翼汝為者，言欲左右有民，則資汝贊輔之；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作行之也。象，像也，即日月以下十二物之象。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謂雉也，取其文也。六者皆繪于衣，故曰作會也。宗彝謂虎蜼也，取其孝也。藻，水草也，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也，取其養也。黼之

詩可見人直情 去秋盟會賦詩 一有不類佞能 知之是也

言斧謂若斧形也取其斷也黻之言弗謂若兩已相背也取其辨也六者皆繡于裳故曰絺繡也是爲十二章衣六章自上而下裳六章自下而上皆以青黃赤白黑之五采而雜施于繪帛爲五色故總曰作服也周禮以日月星辰畫于旂而冕服惟九章且其次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蓋亦嘗損虞制爲之與六律謂陰陽各六也在察也忽者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也言與五聲相應故曰五言上達下謂之出下達上謂之納蓋治者出而納之忽者則否矣汝明汝聽者言欲以章服定秩序則資汝辨明之欲以樂音察政治則資汝審聽之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四鄰謂前後左右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之而無面諛爲是背毀爲非庶以敬爾四鄰之職也此又申臣鄰之義而禹之所稱弼直者其義益顯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識音志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承上文因言待庶頑讒說之方亦正以明弼直之義也時是也指弼直而言也侯射侯也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古制應亦不遠也明者明其頑讒與否也射以觀德頑讒之人其心不正必不能比于禮樂而中多也撻扑也扑懲之使記而不忘所謂扑作教刑也識猶誌也書識其過于冊以待其自新也並生承上文而言凡三者欲使庶頑讒說之人棄惡從善而無或見絕于聖世也工掌樂之官也格猶改也承進也既發其遷善之心而又命樂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改則進之用之否則刑以威之蓋聖教之仁至而義盡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通承帝言而深然之之詞也蘇氏謂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許而而猶有未盡許者非隅角也蒼生即民也謂之蒼生者蒼蒼然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謂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庶衆也讓謂以忠直相讓也禹歷闡帝所稱任賢警頑之法而深然其有當于弼直之義謂天下之人善者當舉而不能者當敎今帝德光著天下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皆帝光之所被也其間萬邦黎民之賢感慕興起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車服以庸以厚其報誰敢不以忠直相推讓敢不以忠直爲敬應而乃自外于翼爲

虞書 益稷 卷一

諸帝而曰無若丹朱自陳而曰外迹弗子何其念之深詞之質也時雖舜禹在上而內有丹朱之可戒外有苗頑之可憂兢兢業業此聖所以益聖歟。王伯厚云上言戒哉者二此言念哉者一心存治之本心一不存治之本爲之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于此見之

癸序夔言作樂

明聽以甘爲庶頑讒說者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此先言舉善以勸不善以見任賢即爲警頑之實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好去聲額鄂格反呱音孤長上聲○丹國名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是也傲者敬之反總慢遊傲虐而言罔猶無也無分晝夜而額額然不休息雖無水而不啻行舟者然猶孟子所謂流連荒亡也朋比淫亂也殄絕也此小人以亂于家而不得世爲天子也唐虞之世皆聖帝良臣也聖人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知之矣而禹之進戒至云無若朱慢遊傲虐者蓋處崇高之位凜幾康之義所以輔弼者當如是也創懲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辛壬癸甲四日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禹又自言懲丹朱傲慢之失故娶甫及四日即往治水其後生子亦不暇顧念惟是大相度其治水土之功以是爲急此孟子所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乃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始事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弼輔也薄迫也又言水土既平更疆理宇內因地域之遠近輔吾君以成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通五服其相距五千里其間之九州每州立十二侯以爲之師而糾牧之而九州以外迫于四海者亦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此又皆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終事也迪蹈即就念慮也又言經理之制如此凡薄海內外皆蹈行德敎厥有功效而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慮念以處之又正以見聖人警頑讒之道當與舉賢良並行而上文所以深然帝之言者此也叙次也祗祗承之也帝言四海之內所以能蹈行我之德敎者是汝輔敎之功旌別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而自可以畏服乎中外也歷玩諭節都俞之文上下相承而舊乃謂帝意欲倘刑威禹意欲責文教而帝終謂苗頑不即工非象刑之有可隳也果爾是以都俞之詞與吁咈同義豈其然哉或又謂苗之因頑征之猶且逆命豈象刑所能制者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治苗之本末也帝此言在禹未攝位之前惟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至此征之不服又以益之諫而增修德敎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耳此係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以前之言當深體也○夔曰

虞書 益稷 卷一

一段與上下不相序而相序蓋天下敬之書經時數禹功攸叙皋陶明刑言修民而治立功成而樂作美史臣記樂言於文誌詳舞之盛所謂成于樂也蓋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而況于人三所爲謨明弼諧乎故以明良交儆終焉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戛音甲拊音府柷音俶敔音語閒去聲蹌音鏘○戛考也鳴球玉磬名搏至拊循也詠歌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惟取琴瑟之輕清者與人之歌聲相比故曰以詠也格猶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丹朱賓于虞猶微子賓于周也羣后助祭諸侯也上而祖考來格則神無不和下而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人無不和矣下堂下也管籥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以導樂也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合樂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長尺木櫟之以止樂也笙以匏爲之列管其中而施簧于管端是爲下管之長鏞大鐘也或謂笙鏞頌鏞也葉氏曰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鏞大射禮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是也閒代也堂上堂下相繼迭奏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蓋其遺制與故曰以閒也蹌蹌行動貌鳥獸無知亦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是也或以簫管釋之者誤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也鳳凰靈鳥雄爲鳳雌爲

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唐孔氏曰神人享故言于堂上之樂鳥獸微故言于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其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格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或曰笙形如鳥翼鏞簴爲獸形風俗通亦云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形聲之似以狀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旡徵召之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如天覆如地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持載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相屬蓋舜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夔益相與問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故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夔曰於予諸說自皋陶謨至篇末皆謂文勢相屬其說牽合難通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於音烏○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也八音獨言石者石聲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樂以合爲主而獨立辨明其難和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和平而必依磬明

郝楚望云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朝二百年事皋陶一謨數百言至理環主二謨包羅弘大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辭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其希貴也稱序虞書尚有十一篇則虞廷文詞多何異秦漢耶○堯典禹貢其詞簡其叙事樸直有體皋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古風味古今書經風高遠質而意新後人措意鑿奇反傷體有意舒散竟於高奧固其自然蒼潤似工雖鏤乱真識者自辨○愚按

聲既和則金與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也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以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爲大獸五凡羽鱗總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矣尹正也庶尹衆官之長允信諧和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矣○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平聲明叶音芒○庸猶用也敕戒也幾者事之微也帝舜言天命無常理亂相倚雖治功成禮樂備而頃刻踈則荒怠起故無時之勿戒幾微忽則禍患生故無事之不戒此帝將作歌而先述其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工猶功也人臣樂于趨事則人君爲之興起而百工皆廣矣此則歌之辭也拜手稽首者至首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作謂率其臣明作也屢數也皋陶言人君當率下起事而無怠廢故特言念哉以勳之又當謹其法而無紛更屢考其成而無欺蔽故兩言欽哉以勉之此皋陶將賡歌而先述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之也叢脞煩碎

也惰懈怠也墮圮壞也皋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又言君煩瑣則臣懈怠而萬事皆壞所以戒之也此則賡歌及又歌之辭也舜作歌而責難于臣皋陶賡歌而責難于君君臣相責如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帝拜者重之也重其禮然其言而命臣往敬其職蔡亦因以爲戒與林氏曰舜與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皋陶謨一篇皆禹皋陶與帝言孔氏分爲益稷謨於豐益曁稷二語於上程未嘗有陳也篇尾夔曰一段當錯簡序而言義胥脉相貫事悁悁引起賡歌一段如天際雲而段乎全篇倍增神趣此上古真文異於後世僞撰者也

書經卷之二　蔡沈原註姜兆錫叅義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明四代相繼之義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夏后氏五十而貢貢乃夏后氏之總名也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自敷土以下各即每州每山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約言之次自導岍以下特即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皆以見賦貢之始又次自錫土以下遞即九州聲教之由內以訖外者推言之乃以見貢賦之終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隨循刊伐也奠定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受命治水始分土地為九州于是循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而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統紀也此三者禹治水之要而貢賦所自始故首叙其綱而下文乃歷言之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在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

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詞載事也壺口山名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河自積石北行至東乃折而南流壺口當南流之衝奔潰迅疾治之所以殺河勢也梁岐皆山名梁山即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闢河道也梁岐相去近故曰及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即今太原府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冀州為河患亦為汾患汾水出于太原修之所以導汾源也經于太岳修之所以導汾流也河入北海而導汾使東入于河也太原岳陽相去遠故曰至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之平地也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洪水懷山襄陵平地致功為難今乃厎績也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今東北至阜城入河亦蒙上厎績之文也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土柔土曰壤教民樹藝不可不辨穀土因地致貢不可不辨庶土而其法有二曰白黑之屬以辨其色曰壤墳之屬以辨其性而已冀州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言之也餘放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上上錯者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中中者第五等也凡田賦分為上中下三等而又各分三等以為九等故云爾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錯義詳見梁州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蓋其賦兼土賦而言非盡出于田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之地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之北谷東入滱水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東入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于是同入北海也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地名河水所經也其地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故名大陸作者言水患息而可耕治也二水在田賦後當為錯簡或曰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不必急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不容急故書于後也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北海島中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大河之口海水之濱也冀州東西南三面皆距河他州之貢賦皆以達河為至則木州可知故其三方之貢道不必書而北境則從東西右北平之屬必自北海大河之口南向西轉盤旋于碣石之左以入河故轉屈之間如夾右然也既入于河斯貢賦可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　河濟詳見導水餘放此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治水之序自下流始故冀州帝都之下首叙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獨先雍最高故獨後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灉音雍沮音疽○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鈎盤九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者順其道也前此九河失道今始疏為九而同入北海也雷夏澤名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水鍾曰澤雷夏之澤濟水所鍾也前此雷夏不能受而溢今乃為澤也灉沮二水名自河出為灉自濟出為沮乃河濟之別流也會合也同一也前此二水散潰今灉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沮而合于一也九河道則河治雷夏澤則濟治灉沮會同則河濟之別流無不治也

帝之禹後世三韓果助禹騎鮮卑禹種達西資史力則彼求其獻弛其防則我債易以禹時爲美考其行道河曲既使就我戎索又不使狎我井疆其畫豈不遠哉。呂氏之美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故禹不惜數百里地播爲九河以分其勢。○九河故道漢王横言天雨河以溢九河淪于海酈道元亦云云之海水易溢蠶古皆有捍塘今淮安嘉興皆其獨瀦瀛一帶爲沮洳崔華之瑒則北河未易溢可知也王横漢人使自元至漢河溢浸數百里則自漢至今滄瀛不患沒爲河耶九河故道諸家考定謂可據矣。兗州不言山多平地也地平土疎水難治而卑濕沮洳未易去故必作治十三載而後賦法同于他州史記太史公在子早以歲美玉卯穣明歲衰惡玉午旱以歲美玉酉穣以歲衰惡蓋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獨于兗言之者，兗地尤宜桑故也。地高曰丘，兗地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此見水土平，草木亦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中下者，第六等。貞者，第九等也。貞，正也。兗賦最薄，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一云貞猶終也，貞居元亨利之終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疏，今水患雖平，而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獻其土物于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古者幣帛之屬盛以筐篚也。織文，錦綺之類，非一色，故總以織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水南入于河，漯水支分于河，皆與河通，故兗之貢賦，便濟者浮于濟，便漯者浮于漯，而後達河以達帝都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三

海岱惟青州。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嵎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略者，經略而爲之封畛也。言嵎夷則舉遠見近，而州之土皆治矣。

濰淄其道。濰音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泛濫去而水循其故道也。言濰淄則舉小見大，而州之水皆治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之地可煮爲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枲音洗。檿音厭。○煑海爲鹽。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也。畎，谷也。絲，凡絲，下文則檿絲也。枲，麻也。鉛似錫。松，木名。怪，異也，異石可爲器飾，皆岱山之谷所出也。作牧，謂備以蓄也。句錯簡，當在嵎夷既略之下。一云萊山之夷以畜牧爲生，今始可牧也。檿，山桑也，其蠶絲韌，中琴瑟之絃。

歷十二辰而畢儉可定此十三載乃同之說也。兗受河濟下流徐受淮下流揚受江漢下流青雖近河不當中流之衝但濰淄二水猶其道其功畢矣。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瀾獨言淮沂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曾徐州周之青即禹之徐也桐性堅溼地在生于岡而朝陽貴是曰孤桐。庾仲初云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三江之說不一班固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爲南江一從蕪湖入海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爲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爲北江郭璞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庾仲初張守節顧夷皆以爲松江東江婁江蘇傳即據經文中江北江南江其說似可信乃蔡傳及黃東發金吉甫諸家皆主松東婁之三江蓋以

浮于汶，達于濟。青州有濰淄二水，而濰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入于濟，海皆不與河通。惟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河，故其貢賦浮于汶，達于濟，又達于河以達帝都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名。乂，治也。淮水出胎簪山，東至淮浦入海，其泛濫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泰縣艾山，南至于下邳，西南入泗，泗入于淮，故沂之治與淮並言之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二山淮水所經，淮水治而山之下皆可種也。先淮後沂者，先大而後小；先蒙後羽者，先高而後下。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蓄復流曰豬。濟水鍾于大野而正流有所容，復流入于泗而餘波有所洩，則既豬矣。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濟水經于東原而安行不爲患，則厎平矣。淮沂之流，大野水之止，蒙羽地之高，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四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寔。○土黏曰埴。埴，猶膩也，泥黏如脂之膩也。漸，進長而不已也。包，叢生而密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嶧音亦，詩作繹。蠙音貧。○徐州土雖赤，而有五色之土，故貢之以爲建社封土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名，羽中旌旄。嶧陽，嶧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泗水之旁。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暨，及也。珠供服飾，魚用賓祭。玄，赤黑色也，可爲祭衣，爲齋端，爲服冠。纖縞，皆繒也。黑經白緯曰纖，爲禫服；純白曰縞，爲祥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水出胎簪山，泗水出陪尾山。泗東入于淮。徐州貢賦必浮淮以上于泗，而泗與河不通，或由雝達河，或由濟達河，皆泝流而上，不言者，省文也。

此三江達浙震澤吞吐百川吳越諸水皆從之沔也又周孔荆州川曰江漢揚州川曰三江可見揚州自有所謂三江而非即江漢三江義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又出三江矣況南江未見經文必増此以合三江之名亦何未安故有取于庾仲初之說耳杜經云既入者入于海也必入海之道有三故皮可以當三江之目杜吳都賦注則凍江婁江入海據史記正義則惟婁江入海但三江口既今東婁二江復合爲一江而入海者考天長文吳郡續圖鑑今松江黃浦入海者爲東江太倉劉河入海者爲婁江二江皆松江支派入海之道未見有三也近世歸熙甫引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當從郭璞岷江浙江松江爲吳越境秋云泥吳去越東舟出三江之口入五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既豬者衆水容于湖而餘波又洩諸江也陽鳥謂鴈也鴈性隨陽故名攸居者澤豬環爲洲而鴈鳥亦得其居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爲三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中爲松江既入者三江順其故道而入于海也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跨三江之上其水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下流之三江已順而震澤亦不震動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音小簜音蕩○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竹生稹密如布也少長曰夭高竦曰喬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淖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可爲禮器篠可爲矢笴簜可爲樂管及符節之屬象齒犀兕革可爲車甲鳥羽獸毛可爲旌旄木楩梓豫章之屬可爲棟宇器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也卉服謂以葛越木綿之屬爲服織貝謂織錦爲貝文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皆饍食之品必待錫命而後貢者明非常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沿音延○順流而下曰沿揚州之域北至淮而江水貫其間東入于海故其貢賦沿于江海而上遡于淮以遡于泗自泗而上有二道一由泗而灘而沛以達河一泗至大野而自濟以達河不言亦省文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江水發源于梁之岷山漢水發源于梁之嶓冢諸侯春見于王曰朝夏見曰宗而二水之趨海如之荅江至東陵北會于漢至大別南入于江二水合于荆州自荆以上其地平故水勢舒而自荆以下其地卑故水勢迅水雖未至海而勢已趨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即洞庭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故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上合衆流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洩故得正也沱水自

夏書　禹貢　卷二　五

湖之中則三江自在吳地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是也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本言三江挾帶吳越之境耳未可澤泥○王樵云揚州之境嶺自郴虔北支趨數淺原水皆東流自建嶺一支特而北趨金衢爲歙嶺亘宣州而抵建業其間者皆西之水皆西流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蓟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不豬則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不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地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筆之以見揚之土田皆治○厥田下下者古人尚黍稷田雖五種早潦皆有收塗泥之土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下下○卉服葛越也或某書世祖

江出潛水自漢出凡水出江漢皆有此名此謂荆州江漢所出江漢朝宗于海故沱潛亦順其道也

雲土夢作乂雲夢皆澤名雲跨江北夢跨江南乂治也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已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土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杶音春栝添去聲砥音紙砮音砮箘音窘簵音路楛音戶匭音癸○荆州之貢與揚州亦多同荆先言羽毛者善者爲先也杶栝柏三木名杶木似樗可爲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礪以粗砮石可爲矢鏃丹硃砂可繪畫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三邦謂州內之三邦未詳其號底致也謂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菁茅有刺而三脊可供祭祀縮酒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匭匣也玄纁謂幣之色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也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則貢之故謂之納錫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者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而至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瀍音纏滎音榮○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替亭之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新安之東至其南入洛而統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統言江漢朝宗于海也自濟溢爲滎自洛出爲波而合言既豬者二水皆蓄而復流也

導菏澤被孟豬菏音哥○菏澤在濟陰郡定陶縣東其地有菏山故名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被及也菏澤言導孟豬言被者菏澤濟水所經孟豬爲其下流導上流以及下流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盧○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墳土脈墳起也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下與高不同故別言之

夏書　禹貢　卷二　六

豈勅會稽獻越布。沱自江出潛自漢出二水合為一流以出璧堵玉荊猶名存稽名者兩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漢與江會清東流至夏口沔漢又出西會之江漢合流本入于海而自九江以上稱沱潛九江以下稱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播稱中江北江以見沱潛二水合清共流歷梁荊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一可以兩分也猶河既醜二渠又疏九河派注充豫青徐其當參晉君可得而會告周之洛邑雖云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世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也不可以河為限也邱濮山云三代以前河為中國之中冬天下觀之則南北袁而東西縱其所謂中甚在荊襄之間朱長孺云今之河南至並河北春秋天子狩河陽又以陽與溫原之田與晉考之洛周分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紵音苧。纊音曠。○枲絺見青州。紵織以為布也。纖見徐州。纊，細綿也。磬錯謂治磬之礪石。非常貢，亦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洛入河；西境則浮洛以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音民。嶓音波。○岷、嶓二山名。岷在蜀郡前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在隴西郡氐道縣，漢水所出。既藝者，二山之下皆可種藝也。岷嶓藝則江漢之土治矣。沱、潛謂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蜀郡之郫縣西入江，潛在巴郡之宕渠縣西南入江。既道者，二水皆順其道也。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蔡、蒙二山名。蔡在雅州嚴道縣，蒙在蜀郡青衣縣。二山上合下開，沬水經於其間，水脉漂疾為患。旅平者，水既平而旅祭其山也。和、和夷地名。今嚴道西有和州，有夷道。厎績者，水既平而和夷亦乂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七

厥土青黎。黎，黑也。土不言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九州之賦雜出他等者四州。冀揚豫皆錯二等，而梁錯三等也。所以錯雜如此者，意州土雖同，而人性之勤惰殊方，故田功之修廢異地與。或謂歲有儉豐，戶有時增時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與。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璆球同。○璆，玉磬。銀，白金。鐵，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砮，石磬也。織皮謂熊羆狐貍四獸之皮，可製為裘；其毳毛可織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沔音免。○西傾山名，在隴西郡臨洮縣西。桓水所出。其山本屬雍州，而山南之地隸于梁州，故梁州貢賦自西傾因桓水而來，以浮于漢所出之潛也。潛與沔不相通，故又遡流至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以逾乎沔。沔與渭亦不相通，故又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踰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武功而北以入渭也。由渭東行至華陰，絕河而渡，則達帝都矣。

地則周時東都已跨河北而有之蓋河陽當河東要會為西洛北門故雖在內服以廣外屏其後河內異晉又兩周地並狹至秦并六國必先亡周者以國中阻以洛陽為孔道周滅則橫擾鞏洛東出伊闕而韓覲震南通陳許而荊楚搖撼天下之腹心斷諸之維約而趙代燕齊以次革矣楚漢相距亦多于成皋廣武滎陽京索間蓋漢據關中其勢與秦之勢而楚劉鴻溝以西為漢則山河之險來主其亡豈待垓下哉。伊水在洛南之東澗在洛南之西洛為大伊次之瀍澗水小經言伊洛瀍澗蓋自東南而西北以地形次第言之耳蔡傳大小相敘非也。水經注禹貢渭水于與陽河溢為滎濟渝河為榮荷被孟通泗渡水自洛出山海經云要漲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今蜀山近江漢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弱水在西海之山，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既西者，順而道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屬音燭。灃音豐。○涇、渭、汭三水名。涇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至馮翊陽陵入渭。渭出隴西郡首陽西南，東至司空入河。汭出茲蒲藪之西北，東入于涇。屬者，涇水上屬乎汭，下屬乎渭也。漆沮二水名。漆出耀州同官縣東北，經華原合沮。沮出房州平縣北子午嶺，經華原合漆，同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既從者，漆沮小而渭大，其從于渭，若少之從長也。灃出扶風郡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攸同者，灃水相若，同渭入河也。蓋渭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岐以下皆山名。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終南、惇物二山並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山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既旅首荊岐者，涇汭漆沮灃渭治功成畢，荊岐已可祭告，而終南、惇物、鳥鼠祭告因之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八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地在豳州。豬野，即武威縣東北休屠澤。厎績首原隰者，治功自高而下。先言山，次原隰，又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燉煌地也。舜竄三苗之時，洪水猶未平。及是三危既可居，而三苗亦遷善而丕敘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性最貴，故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又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河多伏流，至此而見。龍門在馮翊夏陽縣。西河者，冀之西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則浮于河，自積石東北行至梁山南，轉而至龍門，然後達西河以至京師；其西南或浮于灃，或浮于漆沮，皆會于渭汭，東至司空縣入河。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渠搜地近朔方。河水經其

北三國皆西方戎落入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即就敘功也雍州水上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岍音牽行音杭○此以上各即每州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以析言之自此以下特即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而北節乃特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勢皆因于諸山山勢皆原于西北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之終禹導河北諸山水始于雍終于冀而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故始則于河之西導雍之岍及岐以至荆山而渭水入河以入海繼則自荆山過河而東導冀之壺口雷首以至太岳而汾水入河以入海又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濟水入河以入海終又導太行恒山以至碣石而太行之水入河以入海恒山之水入滋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而乃止焉經不言導水而止言導山者山旁非一水故不列言而後特即其大者再申之也凡但言導山者放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節乃特言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西傾諸圉鳥鼠太華皆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皆豫州山導西傾朱圉鳥鼠以至太華使桓水入江以入東海渭

夏書 禹貢 卷二 九

水入河以入北海也導熊耳外方桐柏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入河以入北海使淮水直入東海也西傾以下不言導者蒙岍之文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此節乃特言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梁州山荆山內方大別皆荆州山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別入江故導嶓冢至荆山又導內方至大別使漢水入江以入東海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節又特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與地也岷山梁州山衡山即南岳九江即洞庭湖也敷淺原地在德安縣博陽山江水出于岷山而岷山之脉有二其北支爲衡山在湘水西南而盡于洞庭之西故自岷山導至衡山以因其水勢而達江之流行也其南支爲敷淺原在湘水東北自是南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以至博陽山故又自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以因其山勢而要江之歸宿也岷山以下不言導者亦蒙導嶓冢之文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二節特言導西邊之二水也凡水皆發源于山故治水多自山始而有不自山始者蓋其源多在極邊不能窮至故即于其水所經之地導之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縣西北流沙在沙州西沙隨風流故名導弱水至于合黎之山而餘波入于流沙蓋將以入西海也而弱水治矣導水自弱水黑水始者水之異而其下乃及河漢之屬者水之大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三危即燉煌黑水所經也弱水性之異黑水色之異凡水皆強而獨弱凡水皆清而獨黑常變不能齊也導黑水至于三危之山以入于南海而黑水亦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伾音丕洚音逢○此節特言導北條之大河四瀆之一也凡江淮河濟名爲四瀆瀆之言獨獨爲一水以入海也積石龍門見雍州山北曰陰底柱見導山孟津地名在河內郡河陽縣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水內曰汭大伾黎陽縣山名洚水即信都縣枯洚之渠逆河九河之下流海水逆潮故名也河源發乎崑崙至積石而見故自積石導之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經不悉言荒遠畧之也龍門而下紀其自北而南則極于華山之北即爲雍之西河紀其自南而東則由底柱至于孟津

夏書 禹貢 卷二 十

又東過于洛汭極于大伾之山即爲豫之南河又紀其自東而北則由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即爲兗之東河也又紀其入海之處合爲一流名爲逆河乃入于北海而治河者終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音恙澨音誓匯音會○此節特言導南條之漢漢者江以北之大川也其水入于江以入海故不在四瀆之列後渭洛諸水放此漢水發源于嶓冢山漾與滄浪皆漢之別名自其始發于嶓冢爲漾東流至武都始爲漢又東至武當則爲滄浪蓋隨地異名也三澨亦水名發源于磨石山漢水過此直至大別山西南入于江即今漢陽縣是也匯迴也北江對下節中江而言也漢既入江其東匯澤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至通州靜海縣入海而治漢者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澧音里迆音駝○此節導南條之江亦四瀆之一也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澧水名出武陵

代其勢不足查考河之險故川陝若制南北之命也。崑崙蔡傳謂即河源所出鄭瑞間非之此崑崙在西番界近甘肅若河源崑崙按水經去嵩高五萬里焦弱侯云崑崙稷后見西王母之所晉酒泉太守馬岌所言石室玉堂琲璣鏤飾尚在者也析支渠搜即今河套考唐書吐蕃之先散處河湟洮岷間其首唐疏居析支承西據此則析支為河套以西地惟渠搜在今套內耳。揚升菴云于禹貢可悟井田之法則既謂井牧始于黃帝左傳云井衍沃牧臯隰是也井即助之牧即貢法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井田黃帝已有不應自禹而廢當時任土作貢或沃衍則井之臯隰則牧之耿○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等冀豫衍沃之區荊揚爲塗之地

克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或曰澧澤名也九江即洞庭東陵一名巴陵匯謂漢所匯彭蠡也江水發源于岷山導江于岷山之陽東流別爲沱又東至于澧自是過荊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陵又東迤邐北會于彭蠡乃旋而東出爲中江以入東海而治江者終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音衍○此節導北條之濟亦四瀆之一也濟水伏見非一始出于王屋山曰沇既見而伏東出孟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始爲濟水則濟乃沇之既伏而見矣自是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是又一伏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自後又復東流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又東至于濟陰定陶之菏澤乃常見而不伏由是汶水自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于濟濟水自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東海而治濟者終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簪山至桐柏山而盛禹自桐柏導之由是而東與泗沂會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會二水而東自淮浦以入海徐州所謂淮沂其乂是也而治淮者終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節特導北條之渭亦河以西江以北之大川也同穴山名鳥鼠其枝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同穴之西北禹自此導之而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是也又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漆沮之水即漆沮既從是也入河則入北海而治渭者終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節特言導北條之洛亦河以南漢以北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而經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禹自是導之東北則澗水出新安瀍水至偃師而入洛又東則伊水至洛陽而入洛自後四水合而入河以入北海而治洛者終矣○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自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乃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

沒物利倍于田故田輕而賦重青齊土狹民稠雍梁地險患多王田之外雜出不唐故田重而賦輕至三代授田多寡三星者罪治漸禹時沉災未遠人功未齊可耕之地少至商周人齊多物漸闢故商七十而周百畢識者矣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六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百畝為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而以尺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若以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更等矣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為力甚難三代革命以來一二更改不太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為一

一故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以外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北條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水隈也陂障也會同猶匯同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則不特兗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之屬也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荊岐既旅之屬也九州之川濬滌泉源各無壅遏則不特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之屬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彭蠡既瀦震澤底定之屬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歸則又不特弱水入于西海黑水入于南海之屬也此蓋總結上文以見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而與下文則壤成賦相爲始終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修治也庶土明非特穀土也交猶互也以其肥瘠高下之名物交互相正以任土事也則品節之也三壤謂穀土之上中下三等也中邦猶言中國土賦或及于四夷而賦則止于中國也言治水之後水火金木土穀皆大治而土者九財賦所自生故于庶土互釐定之以致慎其財賦

于穀土皆品節之以成賦于中邦也曰慎者言其不濫曰成者言其不變也

錫土姓錫猶予也貢賦既定因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音夷○台朕皆我也距違也禹平水土定貢賦建邦都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蓋記者承上文而推禹之心如此因以見下文五服率從聲教四訖之所本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銍音質秸音戛○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爲甸服所謂王畿千里是也服謂之甸者凡服皆取服事天子之義而王畿五百里義在供王田賦故名甸服也內百里所納禾本皆全曰總次百里所納刈禾半藁曰銍又次百里所納去藁取穗曰秸此三者去王城近不惟使之納總納銍納秸而又使之服役故更言服也又次百里去穗而納穀又次百里改穀而納米二者去王城遠則但納穀若米而不服役矣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

蘇東坡云以五德王天下而從來尚矣黃帝以土德曰黃炎帝以火德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以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宋傳云禹貢先言山水田而後土貢賦草木金物產叙以脩畫其後叙山脈一段地脈一段五服一段更有條而不紊。洪容齋云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為次致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列于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固在所先而地居北方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侯服謂之侯者以皆侯國之服故名也內百里曰采者謂卿大夫之采地也次百里曰男邦者兼子男而言通謂小國也又次百里曰諸侯者兼公侯伯而言通謂大國次國也不言三百里以外者其外皆諸侯省文也先都邑而後邦國先子男而後公侯伯者小以安乎內大以禦乎外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取撫綏之義故名也三百里謂內三百里二百里謂外二百里揆文教奮武衛者其服介五服之中而與四譯相接以內三百里揆度文教而以外二百里奮興武衛蓋中夏與外蕃之辨嚴矣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要服謂之要者去王畿已遠其經理之法畧于中國特以義要約羈縻之而已故名也曰夷與蔡者夷之言易蔡之言放也凡五百里皆夷人所居俗尚慢易而其中之外二百里兼以放置罪人則不止居夷人矣左傳蔡蔡叔是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十三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去要服又各五百里為荒服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風土荒漠其經理視要服為尤畧故名也曰蠻與流者夷但慢易之意蠻乃獷悍之形蔡但放置之名流乃遷徙之象凡五百里皆蠻人所居而其中之外二百里以流罪人則亦不止居蠻人矣蔡流皆處罪人罪有重輕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音尖被去聲○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詳言服制所施此約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在扶風鄠縣有扈氏國之南郊猶禹征苗之誓蓋明其討伐之意飭其止齊之節以一衆志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云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與○此篇前明討罪之義而後致誓師之命也

以揚牛大土之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其叙者此也。蘇氏泊陳五行相倫去遠矣此說予以亂其道。王伯厚云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其國外記改古圓曰宜用邪命如虞山房所曆曰宜用禹貢。宋景濂云禹貢刑命序記之宗也。王守溪云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法皆從六經出也其言者遠者未盡論要以七月一篇叙農桑稀直內則叙家人寢興之細禹貢叙山川脈絡原委如在目前皆有此文字乎論法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儐等事亦見儒西出一箇聖人非文所能三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也大學書典多從孟子遂為後世文章家冠歌謂以經書文法乎。郝楚望云堯典舉陶謨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謂六官之卿也傳謂六卿即六鄉之卿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凡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此所謂軍將皆卿蓋夏制意亦畧同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恃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哉書曰大戰乃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與。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之人謂掌治教禮政刑事六者之人即六卿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勦焦上聲○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汩五行而殛死況于威侮者乎三正謂子丑寅之正也怠棄則不用正朔罪益著矣言有扈氏獲罪于天如此天用以勦絕其命而今我惟敬行天罰以致其不敢違天之義也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已久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已在唐虞之前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夏書　甘誓　卷二　十四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蓋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御者居中詳見春秋左傳宣十二年晉楚之戰不攻于左是不善射不攻于右是不善擊刺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是不善御也三者皆足以致敗故以不恭命責之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戮殺也祖社皆謂載主也禮天子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天子親征亦必載廟主社主以行者凡以示賞戮不敢專之義也孥子孫也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孥而戮之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男子以為罪隸也古者罰弗及嗣或說良善但上下文意未貫且不應一戮而二義耳蓋罰弗及嗣者法之正也啓誓師湯誓衆而云予則孥戮汝者非法之正也戰危事也法不嚴無以肅衆亦與其不犯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得矣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前言荒德之自絕而後言聖訓之難遵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

禹貢三篇文詞最古注疏庚有引尾有血脈有段落有照應為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仿其體為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數業非不可覓於一登太山覺卑丘為小矣。孫月峯云熟本色鍛鍊無浮語中間山川原野土田草木貢賦等錯見雜出不拘板又間插以奇字隣句棋讀之逆覺勢狂橫溢以其突也故愈敦愈有味真是世上神品。前半分九州平敘後半就水疏串敘是一方貢法前半子孟所祖後半上林所祖有北西自三嶽而望嵩岱嶽想以地勢高阜治水不由故。陳非子云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是禹所以驅害者在于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興利者在于治溝洫之小水耳河失故道而橫決又阡陌廢而溝防壞矣之不講西北之荒

十旬弗反。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所謂尸祿尸官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王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先王豈不遊豫乎，憂樂同民，以爲法乎諸侯，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德也。民咸貳心，猶不知悔，乃遊畋無度，遠至洛水之南，久而忘反，是自棄其國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賈逵說羿，帝嚳射官，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以善射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其意本以爲民也，而其後借篡立以干大位，則篡賊之雄而已。嗚呼，天理人欲之間，間不容髮，欲盡君臣之道者，尚鑒之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侍；徯，待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蓋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憂愁感厲，情不自已，而述祖訓以相戒也。五章非盡皇祖之訓，然先後互相發明，史臣以其意序于章首以發之。後世序詩者每篇有小序，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歌之首章，以先述祖訓以發端也。皇祖，謂禹也。近，猶親也。君與民以勢而言則隔，以情而言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情親則合，故謂之近；勢疏則離，故謂之下。

固，猶堅也。寧，安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固，雖富強亦速之亡而已。凡以明可近不可下之意也。其一至其五，作歌先後之序也。一云五子之序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予，五子自稱。一人，猶言予一人，謂君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而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是雖偶失，猶不可，況所失者不一而足乎。民心向背，豈待著而後知，當于事幾未形而圖之。如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朽索馭六馬，危懼甚矣。奈何爲人上而不敬乎。此即祖訓重民之意而申之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歌之次章，皆述祖訓爲文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甘嗜，皆無厭足之意。峻，高大。彫，繪飾也。言六者有一，皆足滅亡。祖訓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訓詞已明，不復更申其義。此以下歌之三章四章五章，皆自述其意爲文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底音止。陶唐，謂堯也。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也。冀方，帝堯之邦畿，舉中以包外也。今，謂太康。大曰綱，小曰紀。

益半天下貴漕挽於揚粟以給京師治因田功廢而恃運既因田功廢恃運而田功益廢治因恃運而治河既因治河而滞運又因滞運而河益不治夫治水之法禹時導之注溢故老云其大者而浚濟滄乃成今也患于隐伏而不為备者橫決止黄河耳於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省勢不得不用河用河必逆其故道以就漕則河終不可治故今日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也荆揚田賦下于諸州而以世積衣食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力哉士大夫留務農任地輒以為迂又謂管商儒者不道嗟乎禹貢聖人之經三無書也皆商云乎哉。夏書仲三漢時治河輒使能者當之者古人習經將施之用今治尚書者多矣有堪治水者乎此都莫之云君子聲甘言而知要

底，致也。言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綱紀，以致滅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惟彼陶唐之下有率彼天常一語，厥道二字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蓋文小有異同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覆，入聲。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則，猶周禮之六典八則。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乃五權之最重者。關通則無折閱，和平則無乖爭。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其典則法度有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權量之設，所以一天下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宗祀覆絕之不恤乎。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曷歸，嘆無地之可歸也。疇依，念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謂太康也。稱仇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乎予心，哀結于心；顏厚有忸怩，愧見于色。可追，猶云可追乎，極言其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征，猶討也。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蓋有夏中衰，羿與其徒專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發

大命以致討，胤侯能承王命以徂征，是雖未及正后羿不道之誅，聲羲仲黨惡之罪，然猶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錄其書以此也。今文無，古文有。○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伸命討之詞。而蘇氏乃謂羲和貳于羿，忠于夏，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也。果爾，則是太康能制命，而胤侯黨篡專征，以屠害忠良也。曾是亂臣賊子之所爲，而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其不然也明矣。○此篇二段，猶甘誓之意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掌六師，其後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其肇位之時能總攬乾綱，而征伐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立仲康，而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援竊神器，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之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柄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六師以肅軍政，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亦此意也。經于羲和之罪，雖止言其沉亂于酒，然其實黨于后羿，同惡相濟。胤后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之黨援，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政，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胤

辟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
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安也聖
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即下文所稱是也天戒謂上天
以變異示戒克謹者恐懼修省以消其異也常憲謂先王以常道
垂法克有者奉法修職以供其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修常
憲于下而百官之衆咸各修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
政此所以為明明后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音囚○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之時振以警衆者周禮小宰
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也官以職
言師以道言故相為規工以藝言故執以諷也理無往而不存斯
言無職而不盡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
諫是謂不恭猶有常刑也而況于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惟時
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
赦次之言位也俶始擾亂也天紀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也
遐遠也言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厥後世守其職而今
失德亂酒畔越其所治之職離舍其所居之位乃始亂天紀而遠
棄其所司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集漢書作輯謂日月
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于房宿也瞽樂官奏謂伐鼓也古者日蝕
則伐鼓用幣以救也嗇夫小臣周禮嗇夫承命漢史上林嗇夫是
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凡皆供救日之百役也馳走皆言急也日
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以致修救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正
如此而羲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此其昏迷天象以
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先時
妄動後時廢職皆當誅而不赦者也以政典考之羲和因于後時
廢職之誅矣況考日食君弱臣彊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唐志曰
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天象之戒深矣
則其惕然命討之隱不可曾于言表乎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將行弼輔也尚庶幾也
言我以爾等奉行天討
爾等皆同力王室之人庶輔我以敬承威命也葢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得諸侯敵
愾之義故其辭直義明如此若五伯
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矣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音尖○崑山名出
玉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山之岡不辨山之玉石而焚
之其害固烈矣苟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
之烈又有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也今我于首惡之魁不可不誅
而脅從之黨則不必治其舊染汙習之人一皆赦而新之庶誅惡
有善而不愧王者仁至義盡之師也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言
其湎酒離次俶擾天紀而已至是以脅從舊染為言則知其罪葢
不止于廢亂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
惡者也胤侯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葢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
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姑
責其曠職之罪而實深誅其不臣之心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
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
記曰軍旅主威葢嚴明勝則信
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此葢與上文之寛仁並行
而不相背者誓師之末而復以是警之其使之勉力戒懼而奉行
王者之命也
豈苟而已哉

郝楚望云讀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類其辭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作怨民有逆言有夏多罪無表暴逆之辭其獎率三軍無憤怨激烈之氣辭稱有夏三王而不名猶退託有樂冠之思焉必曰而後諱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正而悅甘誓正而直讀者不可不察　孫月峯云通篇純用單句無一排語簡淡有味以救調勝史無實事但以空言君詞悍道是有些根好處

蔡沈原註姜兆錫參義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也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役故湯誓于亳都而諭以弔伐之意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夷下同○稱王者史臣追尊之詞也格來台我稱舉也自人事言之以臣伐君可謂亂矣自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事謂田事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于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衆舍我穡事而斷正有夏也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欲不往正其罪而不敢耳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如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日謂桀也湯又言汝衆皆云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此所以憚于往伐也然夏王率為重役以絕民力率為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困怠不能和協故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俱亡耳桀之肆為惡德而民欲其亡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皆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此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作誥以下六節為一段叙天之眷德與民之歸德之實以釋其既往也德曰新以下二節又為一段陳安邦保命之實以勉其將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台音夷○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口實猶言議論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于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以下仲虺之詞而作誥以釋其意也乂治也塗泥炭火也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虺嘆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之聖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德陷民于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故天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以成天下之大業凡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也則此正以循其典常奉順乎天而已意豈有他哉蓋天者典常之所自出而典常者聖人之所服行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也式亦用也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也言桀矯詐誣罔託天為詞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使有商受命而用昭明其衆庶也此總言夏之違天與商之受命之本末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秕卑履反○簡略也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予謂湯也德言猶言仁聞也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肇我邦于有夏為桀所惡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是以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我王之德言足人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此申言夏之違天之實而商德之所以受命者亦在其中矣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言其不容于桀之迹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

新安陳氏云六經言仁自此篇克寬克仁之語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邇近殖聚也二者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體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行之莫不各得其當矣懋盛也大也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惟已猶言若已有之也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或遂不忌能于人不吝過于已渾然大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而不失于縱能仁而不失于柔易贊君德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此也君德既著而信自孚于天下矣此承上文而備言德之足以聽詢者以申明商之受命之實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仇餉與饋餉者為仇也初猶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餉而葛伯反殺之湯一征自葛始是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以該近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天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之如此則

孫月峯云平平敘去有婉雅之致

商書　仲虺之誥　卷三　三

戴商非一日矣商之受命而興豈徒于鳴條之役定之哉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諸侯鄰國攜遜氣象依然若存益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不自強曰弱不克明曰昧兼猶併也侮如或敢侮予之侮猶毀也推猶言擴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擴其所以亡固保其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此歷述王之所以受命而興者如此而因起下文勸勉之意也蓋以此節即為勸勉者非夫命式九圍而伐韋顧昆吾以及桀者皆在事也豈勸其將來之謂哉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上文皆以釋之而此以下又勉之也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已也志自滿者反是德新則萬邦咸懷志滿則九族以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九族舉親以見疎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

陳氏云六經言性始此中庸命性道教之淵源

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降師好問則德尊業廣自賢自用則德喪業銷古人之所謂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仲虺言臨天下之道推而本于修德又推而本于得師蓋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至聖亦必有師也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讀斯篇者可以知為帝王之大法矣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于是嘆息言謹終之道惟在于始猶伊尹之言慎終于始也善者封殖之不善者覆亡之天之道也能敬天道則能保天命矣按誥之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得民之實而民之歸湯者非倖致末乃言為君艱難之道與天人離合之機以明今之受夏初非以利已而乃有無窮之恤也其深慰湯而以釋其慙者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敘作誥之由也

商書　湯誥　卷三　四

王曰以下四節為一段歷敘天命天討為民立君之意也茲朕以下四節又為一段乃自明奉行天命天討以永圖厥終之意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皇大衷中若順猷道也天降命于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渾然在中所謂衷也人稟命于天而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人率性于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隨事各足所謂道也夫降衷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而稟氣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自非上之人能使之安于其道而何以盡乎君師之職哉上篇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此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可不慎與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

孫月峰三與仲虺誥同一機軸總是昧天命昭君道

厥罪。敷布也。荼言其苦。毒言其螫也。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不可堪忍。稱冤于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屈原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者。此也。天道于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爲淫虐而天降災異以明其罪。蓋如周語所云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而此歷叙以起下文討罪之意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台音夷。戮叶勠。○肆故今也。承上文而言奉行天命明威不敢赦罪之意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猶著也。殖生也。輯和也。言上天信佑下民而夏桀竄亡屈服天命豈有差乎。蓋賞罰彰明賁若草木之粲列。而于是萬方之兆民信其生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允殖與輯寧連言者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非二事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戾罪。隕墜也。承上言上帝寧邦之命付託至重。茲我未知得罪于天地。驚恐憂畏若將隕墜。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造猶作也。夏命已黜悉與更始也。彝法。即就。慆慢也。典常也。從匪彝則不法。即慆淫則不德。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是則予一人之所望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其簡閱一聽于天。凡以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有罪寔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故也。此乃君道之當然。斯理之不可易者。而成湯自明之如此。則聖人厚于責己而薄于責人以承上天之義爲何如哉。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承上文之意歎息言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矣。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也。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訓之由也。古有夏以下三節爲一段。溯先王革命救民之本而勉王推愛敬以安民也。又先王肇修四節爲一段。究先王修身脩道之實而勉王去風愆以法祖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有又通。見音現。○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也。十二月者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也。其不直稱正月者。長編紀年之例以寅月起數。故謂之十二月。若當時自謂之正月也。伊姓尹字也。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厥祖烈祖皆謂湯也。語其時曰先王。語其世曰厥祖。語其功曰烈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周頌衎我烈祖是也。冢之言長也。亦大也。冢宰百官之長。周禮謂之大宰。古者王宅憂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祗見厥祖以即位。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職以聽于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即位伊尹率見而明言祖德以訓之。史官叙事之辭也。○蔡傳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其紀月之數則皆以寅月爲首。不改月數。惟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各以其正朔行事而已。此所以謂之元祀十有二月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謂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而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則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如故也。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若商周秦必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仍秦正亦書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歷考甚明矣。且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見厥祖。後復政厥辟亦曰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夫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吳氏之辨亦明矣。太甲嗣仲壬而爲之服。爲之後者爲之子也。伊尹率見祖廟而告之者。嗣王方居廬也。不言太甲祠而云伊尹祠者。喪三年不祭也。偏見商之先王而獨致意于湯者。猶金縢徧告三王而獨眷念于文王也。不及外丙仲壬者。此書本稱湯以訓太甲故爾。愚按蔡傳所論商周改正不改月。其說詳矣。然實未之深考而失之也。按春秋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年六月日食而太史曰當夏之四月。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夫春秋及家語爲先聖之遺經。太史爲當時治曆明時之掌

而左氏又爲先儒敘述本末之傳。凡此皆非不可信之說。而月數之改固瞭如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蓋周正之七八月。爲夏正之五六月。其時雨澤大。故溝澮盈。而或不雨而旱。苗所以憂槁也。若月數不改。則七八月之雨。豈反多于五六月。而其將黍稷皆登。稻亦將熟。其憂旱亦豈更切于五六月乎。孟子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惟周之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之九月十月。故急成橋梁以濟民。若夏正之十一月十二月。則豈有至此而始成橋梁之理。是名爲濟民而其病民也抑久矣。朱子註孟子各章。及論經書。皆稱改月。以蔡氏受業于朱子而爲此論。亦何率也。然則其引詩與史記又何以說耶。曰。此亦其未之考也。詩人以夏正紀時。與史氏別。至歷代史記與一代國史。亦自不同。一代國史。直書其所改之月數。如春秋及左傳之屬。皆書周正之月是也。歷代長編。若史記。合皆以夏正之月起數。不然則改元即位月數。盈縮不齊。而讀史者亦爲之淪惑矣。如此篇書十二月。及史記十一月十月之屬是也。蔡傳不明此例。率爲牽引。苟不辨而正之。是舉其有功書傳之苦心。將反爲之盡失也。然則不改月數之說。不可從矣。而從其繼仲壬而王之說何也。程子云。古人以歲爲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幼未即位。以故太甲繼湯而王。此固先儒之說也。何以亦不從之乎。曰。朱子孟子集註。先載趙氏立二年立四年之說于前。而次載程子幼未即位之說于後。則固以趙氏爲長矣。況考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即位。十二年陟。其世次前後甚明。而吳氏謂居湯之喪。則曰奠。不必致祠殯側。不煩祇見者。此又辨正其爲居仲壬之喪之明驗也。凡治經者。可考傳以明經。不可棄經以從傳。故通考正之如右。學者詳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故首以夏事告之。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鳴條。夏所宅。亳。湯所宅也。哉。始也。言夏先后方懋厥德之時。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而假手于成湯以誅之。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我商乃始事于亳都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言湯之德威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長。上聲。○初。即位之初也。言王將繼嗣先王之德。不可不謹諸始。而謹始之道。在孝弟。率天下而已。蓋孝弟者。人心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也。立愛敬于此。而形愛敬于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自家達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通言三綱五常之實。肇。始也。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也。若。順也。不逆是順。樂善誠。而人紀于是可修矣。克明以盡臨下之道。克忠以盡事上之心。則所以修人紀者。又不但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也。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凡皆樂善之所廹。而綱常之所以修而不隳者矣。是以德日盛。業日廣。天命歸。人心戴。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與前既言桀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其所以儆太甲者。益嚴以切矣。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以臣易君。何以爲忠乎。忠以心。不以迹。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此所謂克忠也。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言湯廣求賢哲以輔後嗣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遠喪並去聲。○官刑。官府之刑也。巫。猶覡也。風。風化也。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蕩也。其風蕩然而無度也。比之言昵也。頑童。所謂年少無知也。亂。悖也。好所惡。惡所好。以爲風也。三風。十愆之綱。十愆。三風之目。卿士邦君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又多乎哉。墨。墨刑也。具。悉也。臣不能正其君。下不能正其上者。加以墨刑。而童蒙始學之士。亦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正己以正君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故伊尹見其微而拳拳及此。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謨。謀。洋。大。孔。甚。彰。明也。承上文言太甲當以是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知其謀之大而言之明也。此以祖訓申戒之也。常。定。作。爲也。又言惟命不常。善惡各以類應。勿以小善而不爲也。萬邦之慶。不必于小。勿以小惡而爲之也。厥

宗之墜不待于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微而可懼也此又以天命申戒之也

太甲上 其商史歷錄伊尹告太甲及太甲往復之辭凡分三篇間或附史臣之語相屬成文若史家記傳之體也

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以名其篇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叙尹因太甲不率而放桐也篇凡三段首告以書而罔念次告以言而未變後乃放諸桐而率德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衡官名猶周之冢宰亦曰保衡阿卽保也衡平也將伊尹爲阿衡其後因以爲尹之號史臣錄其訓王之書而先言其不順者以發之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諟古是字左去聲辟音璧○前篇稱明言以訓于王而此稱作書者訓以言而不率順故作書以戒也顧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謂天之命于我者也天命之爲明命人受之爲明德承奉宅居師衆也尹言成湯常目在此明命以敬奉天地神祇之屬惟天監觀厥德用膺天命以有天下安萬邦而我又身

能左右先王以居民衆故王今得以大承其基業此蓋首稱先德以勉之而下文因戒之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相並去聲辟音璧○西邑夏者夏都安邑在亳之西也周卽國語忠信爲周之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而不周作德心逸日休則周而無缺是也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以夏桀爲戒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可也若君而不君則忝辱厥祖矣太甲之意蓋以伊尹爲相我雖縱欲未遠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深折之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念聞。史臣言伊尹作書以告而太甲惟若尋常無所念聽以起下文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覆音福○又稱乃言者訓以書而罔念復明言以告之也昧晦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謂大明其德也坐以待旦者行之迫旁求者求之周彥美士也言先王孜孜爲善不遑寧處而又廣求俊彥以遺子孫王其可顛越厥命以自取覆亡乎言至此不惟忝祖之恥而且有亡國之禍意益

孫月峰云構法絶工簡而腴

切而言益悲矣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此探其病而切告之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而尹言當謹儉約之德以懷長遠之圖則所以儆其奢侈而要于可久者至矣子曰以約失者鮮卽此意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此承上文而因示之以所從事也虞虞人也機弩牙括矢括也度法釋發也言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釋之則發乃無不中而人君省躬宜若是也欽敬率循也朕尹自謂也詞猶稱也言欽厥止以立其本率乃祖攸行以致其用能如是則近可克慰臣心遠可有譽後世而亦有省括于度之驗矣安汝止者聖人生而知之事欽厥止者賢人學而知之事功異而理同也王未克變。史臣又言尹訓于太甲而猶不能變其舊習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習與性成所謂習慣若自然也狎習也弗順謂不順義理之人桐湯墓也伊尹言太甲所爲之不義非性質使然是乃習與性成皆不順義理之人導之耳我不可使其狎習此人惟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哀思興起庶其告而訓之不至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

所謂有諸己之謂信也蓋人之不善必有從諛以導其非者今既使其密邇先王興發善心而兼絕其比黨以革其污染此所以克終允德也大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此結本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篇凡二段首迎王歸而示以匡民終德之大略次奉王命而示以協民懋德之詳節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三祀者太甲終喪之明年也服謂衮冕服也周禮天子冕服有六此蓋王除喪服吉而尹以衮冕之上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辟音璧○匡正也辟君也臨也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王不義有若性成而天命眷商陰誘其衷以終厥德庶君民相爲一體而萬世之休無有窮極也王改過之初而首發此義其喜懼交迫之意深矣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背音佩。○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太甲致敬師保之禮也。頫猶俯也。欲而不節則亂法度。縱而不謹則隳禮儀。度以事言。禮以身言也。速愆戾罪孽。災逭逃也。克之言勝。猶丹書敬勝怠義勝欲之意也。惟謀也。謂往昔背違至訓。不能自克于始。庶賴救正以圖謀其終也。夫當太甲不惠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而及其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是其德雖困而昔晦今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萬景俱新。商周之際。湯武不可及矣。若太甲成王。可不謂賢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王也。修身則無敢度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成于上。民協于下。惟明后則然。此繫言以起下文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也。命猶令也。並猶併也。困窮之民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令。無不得其懽心。併其當時諸侯與商爲鄰者。乃皆以先王爲我君。徯待其來。而庶其除酷虐而無罰也。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意。而先王之得民于是可以推其本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商書　太甲中　卷三　十一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此因告太甲以勉德也。視效也。惟亦思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懋德如此。王之德當一視乎烈祖。而無怠頃刻也。思孝則不違其先。思恭則不忽其臣。思明則不蔽于近。思聰則不惑于邪。德無不懋如此。我且上承王休而無所厭斁矣。尹言至是。幽明遠近。忻合無間。雖不言協下。而協下在其中矣。亦因以起下篇天民鬼神之意也。

太甲下

此申誥太甲之詞。篇凡三段。首段惟天以下二節。示王修德勵治。而以敬仁誠爲之本。此千古天德王道之大本也。次段先王以下五節。勸王法祖德而詳勉之。末段弗慮以下二節。勸王正王極而申戒之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重艱難也。言天民鬼神皆無常主。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天謂之敬者。天即理也。及爾出往。及爾游衍。動靜作息。皆敬所攝也。民謂之仁者。民猶子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疾痛疴癢。皆仁所體也。鬼神謂之誠者。鬼神本誠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闇室屋漏。皆誠所通也。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巳。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與。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治世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亂世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威殺等事而巳。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視乎所與。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亦必亡。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巳明。而德加進矣。此以上總發之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一以包二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今嗣有令緒。庶其監視于此乎。此以下進勉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陟猶行也。遐猶遠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取喻明切。蓋取諸此。此首勉以進學之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次勉以體下與居上之敬心也。民事似輕而毋輕之也。當思其難。君位似安而毋安之也。當思其危。

商書　太甲下　卷三　十二

慎終于始。此又勉以慎始之要道也。人情孰不欲善終者。而安于縱欲。而能善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巳。今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實心也。直言人所難受。巽言人所易從。于所難受者。必求諸道。毋遽以逆于心而拒之。于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毋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者。蓋皆欲王力矯乎情之偏。以漸合乎天之德。如先王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以下又總結之也。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君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承上文言弗思弗爲而安于縱弛。則法固廢矣。能思能爲而作其聰明。則法亦亂矣。亂之害甚于廢也。又言成功不居寵利者。蓋至是太甲德巳進。而伊尹亦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與。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亦上篇承休罔斁之義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違背者。辯言亂政。疑太甲所失在此。而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自處者巳素定矣。下句既非泛論。則上句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政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篇凡三段：首節叙陳戒之由也；天難諶以下四節為一段，遡先王主臣一德以承天命之本；次今嗣王以下四節為一段，勉王主臣一德以孚民志之實；末七世之廟二節為一段，則又王德與民心相係之大畧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復，還也。告歸，告老而歸私邑也。德，即所謂一德。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信也。九有，九州也。伊尹嘆息言：惟天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惟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若君德不常，則天命即不常而九有以亡矣。蓋其以德為去留如此。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庸，猶常也。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即所以常也。神主，謂百神之主。享者，昭格之意也。正，正朔也。承上文言夏桀之失天命者，以無常德也；而我商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天下，而正

朔于是改定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上既言咸有一德而得天得民矣，此又言天祐非私，民歸非求，而惟一德是祐是歸者，蓋反覆以明德孚之實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雜而不一也。僭，差也。德純則無往不吉，德雜則無往不凶。吉凶不僭而在人，正以災祥所降皆在德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以下進勉之也。言王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而新德要在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不雜，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左為並去聲。○官，謂庶官。左右，謂輔弼大臣也。一曰惟賢才，一曰惟其人者，賢者有德，才者有能。庶官非賢能不任，故曰惟賢才。而大臣非庶官比，其道大，德隆，蓋非賢才之稱所可盡矣，故不徒曰惟賢才，而曰惟其人也。為上為德，猶言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猶言宅師也。臣之所係如此，是必艱于任用，慎于聽察，以防小人，而可否相濟，終始如一，以任君子，而後君道盡也。此勉以用人也。

德無常師，主善

郝楚望云：伊訓以下五篇，辭旨淺泛，無古人俊杰沉渾之意，列之湯誓、盤庚間，絕不類，其非古書無疑也。篇名咸有一德，似是校叙，放日后者猶各標一長云爾。今兩書皆從一意，刑法毋不含自矜典湯誡者此，純二三任治人後，題饒機遣選，湊砌排之天真。

孫月峰云：通篇多排句，惟質篇末質語，單複似拙，兩實頗似杜，兩寔天工。

郝楚望云：讀盤庚言，自知仲虺諸誥以下詩書為贋作。古今文詞，手神氣骨，天壤遠隔，何可相亂也。今分三篇，而次第本止一篇中分雜。

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又勉以取善成德之本也。師，猶法也。無常師，謂不執乎一法也。協，合也。德者善之總，善者德之分。德散于萬，不主善則無以悉一本之萬殊；善原于一，不協一則無以會萬殊之一本。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德，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矣。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綏，安；底，定也。先王之天祿寧，烝民之生道厚，此益一德之效驗，而尹又舉以歆勉之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上聲。○七世之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舉上以見下也。凡廟親盡則祧，必有德則別立廟而不祧，如殷三宗、周文武之屬是也，故曰可以觀德。萬夫之長者，天子兆民，諸侯萬民，舉下以見上也。凡政教修于上，則民庶歸于下，如湯其蘇之望、文王孔邇之化是也，故曰可以觀政。尹于篇將終，又嘆言德政之見于後世而服乎當時如此，而所以儆勉之者亦見矣。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忍、在忍二反。○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君民之事使相需如此，其勢雖有貴賤之殊，而其情初無貴賤之間可知也。蓋天以一理賦于萬物，達于萬事，人君必合兆民之心為心，而後理無不明，事無不立。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于上者，則欲成厥功，亦罔與之成矣。尹于篇終深致其戒切之意，而其言外則又舉其所謂一者，而即民心而推廣之，蓋道之全而治之極也。當因是言以思：純粹以精者，一也；悠久無間者，一也；統備無外者，一也。一者，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體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而語其量則不可遺也。咸有一德，而三者之義悉備。前此伏羲、堯、舜、禹、湯，後此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祖甲之弟。時殷都耿，圮于河水，謀欲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亦惑于利害，不適有居。盤庚推天命之去留、祖烈之興廢，以深明不遷之害也。上篇未遷時言，中篇將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為盤庚之誥，蓋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為一篇。○篇凡二段：第一段首叙王籲衆之由，而我王來三節示民以抗上不遷之害也；第二段又叙王戒臣之由，而格我衆二節惕臣

有次第遷亳本一事如何詰合數百為一篇亦本當洛一篇也

以惑民不遷之禍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盤庚乃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誥而史氏首序之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前此惟稱商自盤庚遷于殷于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愚按舊註率籲衆慼為句今詳經文常以率籲衆為句慼出矢言為句以中間保后胥慼推之可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盡子忍反台音夷○我王猶言我先王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則其不可居明矣此以下三節首言當如先王之遷都以遷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茲指先王也斷絕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必敬天稽卜而仲丁河亶甲等篇固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蓋祖乙有兩遷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顛仆也由蘖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木之已仆而復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安四方乎上二節言不遷之害而此一節言遷之利蓋反正相足之詞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斆音效○自此至終篇皆言教民由在位之意而此節敍其事以發端也斆教乃汝服事箴規也按上文盤庚籲衆矢言則衆之當遷明矣然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其小民苦于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不利于遷也故胥動浮言以惑小民而小民多不免畏懼間有審利害而欲遷者則又排擊阻難而不能自達于上者往往然矣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敎亦非以一切之法制之也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因告之曰凡茲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在位之臣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王之教臣如此于是乃命臣民悉至于庭而告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猷謀黜去康安也言汝當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從己之安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皆所當黜也此以下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深明教民由在位之意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舊人謂世族舊家之人逸過也聒聒猶曉曉也訟猶言也承上言先王亦惟是謀任舊人共政凡王有播告之修則舊人奉承于內不隱匿其指以夫君命而王用大敬其宣化于外則又無逸肆其言以惑衆聽而民亦用丕變此先王舊人共政之美也今爾內則不能宣上意外則不能達下情聒聒然多言起信于民者皆險詖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我所望于世族舊家之人者哉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亂也含猶匿也作猶成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亂于德惟汝實含匿予一人之德意罔知畏懼則然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之肆逸也盤庚言此于衆蓋語彌謙而意彌嚴矣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之從上小之從大申前無傲之戒也力田則逢年喻遷居雖勞建家則安申前從康之戒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實德明其非偽積德明其非淺也言汝等造言以惑下者蓋惟以苟安一時為德也然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衆民與汝之婚姻僚友乎汝能勞而有功此實德即汝之所積也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則汝德不惟施于民庶婚友而且將默施于汝之孫子矣此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毒害也謂水災之為害者有如荼毒也昬爾雅云猶強也人情巧者多滑泰者多强也言汝不畏水災為害之大而憚勞不遷如惰農之自安不力為勞苦不事乃田畝則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又喻言以申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此段文極曲折却杜生動其古奥在字句虛字又在音節

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恫音通相去聲和猶勸也吉言善言也先惡猶言始禍也奉承恫苦也言汝不勸善言于衆小民此豈但毒災于民哉惟汝自生其毒乃與禍作害以自災于厥身也汝既始禍于民則自承受其苦而汝雖悔于身不可追矣相視也憸巧也其發有逸口猶言其敢發有逸口乎謂不敢肆于口也沈陷也靖安也又言相彼智巧小民猶顧箴言而不敢肆爲浮言也況我制爾生殺之命乃過正言動浮論恐衆以禍患陷衆于罪惡而毫不之畏乎汝試觀火燎于原勢焰雖盛而殄滅非難苟至是則惟汝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又反覆以申儆上之害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平聲○遲任古之賢人也人舊則習故求舊器舊則儆故求新此蓋古語而引以誘勸舊人也然所引人惟求舊亦但謂求人于世臣舊家耳即前文圖任舊人共政是也或以求舊人爲求老成人則舊人既爲老成之人下文又何云汝無侮老成人耶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與並去聲○胥相也及猶共也逸勤猶言逸勞敢即不敢也非罰謂非所當罰也言先王及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爾乎方且世簡爾勞不蔽爾善也茲我大享先王爾祖亦以功配食則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矣我如動用非罰是乃動用非德也即質之先王與爾祖父我敢乎哉此申明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之意其言蓋婉而彌切矣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謂艱難也即後篇告汝不易也告之者浮言恐沈于衆民懼于難此發其病而藥之也志謂志于中也弱少之也言汝之以遷國爲難久矣我今告汝我之決于遷若射之志于中也今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汝其可侮老而輕幼乎當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謀于我一人而可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討也言無有遠近親疏

凡伐死彰善惟視汝善惡如何耳邦之善惟汝衆人用德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極言其信賞而必罰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恭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不可追悔矣總上文之意以結之也

盤庚中篇分三段首二節敘作誥之由而總發之也古我先后八節爲一段以事勢之患害曉其遷也失于政四節爲一段以神明之責罰儆其遷也而予誥爾三節又爲一段直以即遷決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亶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也起而遷也涉河者殷在河南也誕大亶誠也謂大以誠相告也造至也勿猶未也褻近也民衆皆至猶退在下未敢近前而盤庚登進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繼誥而序之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鮮上聲○承敬也保合也猶體也浮勝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言前后無不惟民之敬苟民亦合體于后與憂其憂則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矣此極言君民一體之意以見民之當敬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毗至反○懷猶安也康即從康之康承上言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利而用遷耳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乎凡我所以敬畏汝而使之者惟喜與汝同安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籲呼也若射之有志君志也丕從厥志民志也言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若有不樂然耳使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于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乘平聲屬音燭瘳音抽○忱誠動感鞠窮也臭猶壞也稽察瘳愈也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感此上下相與安邦濟困之道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不憂我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敬誠以感于我爾徙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也汝從上之誠一有不屬是惟胥以及于沈溺而汝罔或稽察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若乎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誕大上天也承上言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矣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勸憂之謂也自今以後天將棄汝汝有何生理于天乎此二節極言不遷之斷命于天而下文因言遷之續命于天蓋首尾相足之辭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一謂一心也倚猶邪也迂猶僻也言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卽邪僻而違中正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迓迎

畜養也言民遷都以迓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畜養汝衆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所謂畜也言我念先神后之勞爾先人今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爲先民之子孫故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高后湯也崇大也耽把而猶不遷是失于保民之政而久于病民之地高后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乎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比昵至反○生生謂以生理爲生也猷謀也先后猶高后也或曰泛言商先王猶言古我前后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故猶律書謀故之故爽失也迪避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事而故有此失德乎則自上其罰汝而汝無能行避以免也舊本自曰字以下語意蒙混今正之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斷音短○勞乃祖乃父猶言勞爾先也作我畜民猶言予丕克羞爾也戕害也綏猶引也遺也汝有所戕害在汝之心而我先后且遺命汝祖父汝祖父亦斷棄汝而不肯救汝之死也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政謂變亂法度也一云亂猶治也具聚也乃祖乃父謂臣之祖父朕其祖父自稱也迪導也言臣子居位從政將正已以率物也而乃有亂政之臣參同在位不以民生爲念而專務貪利者汝臣之祖父亦大告我高后曰其作大刑罰于我子孫以懲之乎是汝臣祖父亦導我高后大乃崇降弗祥于汝臣也以上四節通言君與臣民之有罪我高后與爾臣民之祖父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而此節書以爲責其臣之辭今味文義首曰茲予有亂政同位蓋對民責臣非直爲羣臣言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之時商俗既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庚特以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然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俗皆嚴敬鬼神商俗爲甚故盤庚又歷以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易去聲○告汝不易卽上篇告汝于難也大恤大憂也猷謀也從隨也中者極至之理也言今我告汝以艱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無相絕遠而有二心汝必分君所圖而共圖之分君所念而共念之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都之議爲至正而不爲浮言所動矣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種上聲○吉善迪道也劓肉刑也殄滅大辟也承上言民當各設中于汝心而乃有不善不道或隕越以逆上命或姦宄以掠民生者我則小而施之肉刑大而加以大辟令無遺育而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育者生全之謂肉刑斲體大辟隕命皆絕生理故皆以無遺育爲言而于將遷之時嚴飭之也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往哉往新邑也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以汝遷而永立乃家則子孫世有生生之業矣

盤庚下　一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無戲怠以下六節爲一段以安民之意宣于衆以釋其疑也邦伯以下四節又爲一段以安民之責屬諸臣以杜其惑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奠定、綏安、爰於也。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乃明君臣上下之位以正之、而慰臣民遷徙之勞以安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終誥而序之也。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命猶命脈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盡瘁赴功以立國本。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而以建大命勉之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比毘至反。○敷布、歷盡也。百姓謂畿內臣民也。上不追罪其下、而下不合怒修讒於上、則心腹腎腸布而志咸諭矣。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前王、湯也。前功、謂契以下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亳地依山、立政篇三亳註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功最多、後屢遷而功乃替。先王欲多于前功、故復往亳也。降、下也、猶除也。山地高、無河圮之凶災、是乃除我凶德而嘉績于我邦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承上言今耿爲河水圮壞、沉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是乃陷于凶德。不可不救、而爾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故、今也。高祖、湯也。亂、治也。承上言湯播如此、故今上天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乃與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音的。○沖、幼。弔、閔。由、自也。靈謂神靈也。賁、大也。又承上言我非廢爾衆謀也、乃謀及卜筮、見閔于神靈而得卜吉。爾衆亦各非敢因違我卜也、用能宏此大業而亦與我沖人同謀共濟矣。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委曲忠厚、藹然于言辭之表、于是大難定、大業興、而成湯之澤乃以永也。盤庚亦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長上聲、相去聲。○隱、痛也。簡、相閱視而相導之也。盤庚復嘆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庶幾皆有所隱痛于心哉。我當勉視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本節未詳。舊謂肩、任也。敢猶力也。鞠人、孤幼當鞠養者。謀人、老成善謀慮者。言我不任用好貨殘民之人、惟是力敬斯民生生之道、使凡孤弱及老成之各保其居者、我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若、如此也。否、不如此也。言我進爾而告以志、其如我之志而敢恭生生乎、其不如我之志而好貨乎、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總、聚也。庸、民功也。式、敬也。于是終以聚貨戒之、謀生勉之、而又勉其敬布德于民、永任一心而不替也。篇終之義、益嚴而心益無窮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耿圮當遷、雖逆命而終引咎自責、益開衆言、以口舌而代斧鉞、忠厚惻怛之至、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或以盤庚藉口、何哉。

說命上

說命、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于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宅、居也。亮亦作諒、陰古作闇。先儒謂居憂而信默也。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所謂梁闇也。宅憂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按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既免喪而猶弗言、則過矣、故羣臣嘆、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則、苟服除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蓋以其過于禮而諫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台音夷。○庸、用。賚、賜。弼、輔也。高宗用作書告于羣臣、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感然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說悅同。○審、詳也。旁求、求之非一方也。築、版築也。孟子舉于版築之間是也。或曰、築、居也、今人言居猶謂之卜築也。傅巖在虞虢之間。肖、似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而說之形適相肖也。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相去聲。○爰、於也。于是立以爲

孫月峰云金陽等六類稍稍有姿態是以作詞賦家所祖○按說命伏生書所無晉書序言高宗夢得說又似夢得其姓名與經文不合蓋書序之偽不足辨矣即夢賚事番象形出多可疑陳氏云萬前董五經隱晉也伊川斷其必於後進爲至中途遇之曰君非

程伊川子君於果信足也大克問其故伊川曰靜則自然覩此則夢寐之間信矣雖信有之也賢說則可不得矣之於鄧國亞非川夢化手六國何如。

相也史記云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置諸左右文更詳備史臣將記高宗之命說而先叙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處說以師傅之職而首命之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人君輔德須刻不可無賢人之言也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至也三語雖平列然濟川切于礪金雨旱切于濟川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匿沃朕心者漑我心而能厭飫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己之行不審勢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音璧○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高后湯也說作相總百官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其與之同心正救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時是惟思也終嘆言之欲其敬命而思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復還答也以木之不可不從繩喻后之不可不從諫也祗敬若順也王命欽予是命說答言王但當受言于己不必責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王之美命如此誰敢不敬順之乎

說命中

說見篇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長上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師長謂士也亂治也言明王奉順天道建設邦都立之王侯而承以卿大夫士之屬者非徒以尊寵崇卑而泰然于民上也惟欲以治民而已所謂以一人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也說受命而首發之得人君奉天出治之大指矣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承上奉天出治之意也時是憲法若順乂治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人君法天之聰明以爲聰明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約言致治之目而以四者爲例也言語以文身也輕出則起羞甲胄以衛身也輕用則起戎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命有德也在笥則不輕予干戈討有罪也省厥躬則不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于己也王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統言致治之綱以得人爲要也庶官謂冢宰以下六官之屬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官及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與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若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承四者之例而申其意也善當乎理也時措以宜也慮欲當理而動然動非其時猶失也聖人本天而治惟時而已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喪去聲○此承用人之要而推其意也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此又申四者之例之義也事事其事也張氏曰如修車馬備器械以事兵事則兵有備而外侮不爲憂簡稼器修稼政以事農事則農有備而水旱不能害所謂有備無患者類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又推用人之要之意也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又因四者之例而探其本也惟猶思也居之言安謂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于勉强猶二也誠之于思乃安得所止矣故政事醇而不雜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又因四者之例而舉其重也祭不欲黷黷則不敬固非所以事神矣禮不欲煩煩則不治事神不亦難乎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于俗說蓋因其失而戒之如戒祖己祀無豐暱亦此類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美也若甘旨之有味也服行良善也高宗美說之所言可爲服行而又言使汝不善于言則我又何所聞于行乎蓋高宗之悅而釋也如此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若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

不言有厥咎。此說因高宗之忱繹而進之也說言天下之理得于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爲難若王忱信之則行亦不爲難而允可合德于先王矣王今亦慮信之不至而已倘王能信而說猶有不言則說爲有罪耳王何以罔聞爲患哉蓋自責而正以責王也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以爲學之方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說見篇題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台音夷○甘盤臣名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也遯退也高宗言我舊學于賢臣已而遯退于荒野其後又居于河又往于亳而終無所顯明蓋歷敘其失時廢學以起下文之意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亦相應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此承上文自明求學之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學以志爲定也交修者不偏于一之義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君非師保莫輔然麴多則苦糵多則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醴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亦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當剛柔相濟可否相濟然後成德此交修之義也邁行也交修而無棄則我能行爾所言矣蓋深望其訓而修之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首呼王而告之者林氏謂與益稷篇禹稱都帝同義是也古訓古先聖王垂世立教之訓如二典三謨之類言人求多聞惟以立事然必學于古訓以深識義理然後有得益求多聞者資之人而學古訓者取諸己也彼事不師古而欲能長治久安者豈說所聞哉甚言其無此理以深勉之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承上言爲學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致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其所修一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于此篤信而深念焉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此學之得于己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斅教也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故斅居學之半也典常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因學之得于己而極言之也或曰受教亦曰斅斅于爲學之道半之而已半須自得也此說極爲有味但說命三篇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一語獨巧恐未然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監之言法即學也先王通謂古先王也成憲即古訓也承上言道積于厥躬而德修于罔覺凡此成己成物之兼備者孰非監于先王之成憲學而有獲者哉如是其將永無過愆而以立可大可久之業不難矣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也此蓋承上起下之意舊于上文外別爲一義以上下文味之非是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承上言王德苟無所愆則說用能敬承王意廣求俊乂以布衆職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王德未立則賢有不得盡職者故相繼而言亦孟子君正莫不正之意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猶教也王承上言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手足備而人乃成輔弼得而君乃聖也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糵鹽梅爲喻至此望益深而語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六官之長曰正先正猶言先世之公卿也保衡猶阿衡亦謂伊尹也作興起也下文俾厥后佑我烈祖即所謂興起我先王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謂不得其所也烈祖湯也高宗言昔伊尹以輔王安民自任如此故能佑佐其君至于功配上帝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其專美于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心一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言君非賢不與其治賢非君不與其食相遇若此其難則紹乃辟于先王而永綏民者其望爾切矣敢者承天子之休命而不敢讓之詞對者對于己揚者揚于衆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亦以伊尹自任交勉不怠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而果無愧于湯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而史氏錄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逸書自有高宗之訓篇

故只以篇首四字名之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音融雊音姤○肜祭之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越語詞雊鳴也肜日雊雉明其異也以篇末豐于昵推之此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高宗祀豐于昵失禮之正而雊雉之異適應之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可也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也言天監視下民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耳其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以祈年請命爲非時之祀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故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之煩而在義理之正者以格之之不言君而言民不敢斥君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台音夷○若順也聽服孚信也命猶告也言民有不順德不服罪而怙其過者則天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誠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也可乎哉夫典祀豐于昵以徼福不若

尚書　高宗肜日　卷三　三七

德也說戒其瀆祭而猶吝改不聽罪也今雊雉之異天既孚命正厥德矣使又從而爲之詞將獲罪于天禱之亦何益乎宜祖己之格之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言王職主敬民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典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故又即其事正之

西伯戡黎 西伯謂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于是舉兵伐之祖伊知周德日盛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亦誥體也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武王入商廖扁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然本篇戡黎自指文王也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音堪○按篇中初不言戡黎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相去聲○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元龜大龜也二者皆能先知吉凶而天既絕我殷命皆無敢知其吉者凶禍其必至矣是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乃我後人淫戲用自絕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虞度也迪行也率典謂當率之常法也承上言王既自絕于天故天亦棄我殷不有粢食而時介凶年不虞天性而民失恒心不迪率典而國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喪去聲台音夷○大命猶言顯命顯命重詞也摯至也史記大命胡不至是也承上言我民苦于酷虐無不欲我殷之亡若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有大命者猶不至乎苟天威降而大命至則今王其無如我何哉知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退也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喪去聲○即就功事也爾邦謂殷也承上言殷之即喪也指爾所爲之事其能

尚書　西伯戡黎　卷三　三八

免戮于爾邦乎以見殷之即喪無容言但恐其剖喪不止于喪而殺戮且隨之也稱殷邦爲爾邦亦深痛之之辭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而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之不利于殷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然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之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箕子告之去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微子二字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少去聲底音止○父師三公之太師謂箕子也少師三孤之少師謂比干也亂治也底遂陳于上未詳或曰底之言定謂底定四方也陳之言列謂陳列治功也言紂無道無學其能治正四方念我祖成湯

封微子因以商後焉衛伐之迪王於作傳於為方伯建邦於故而封微於兆之詩作惡已遠矣衛終為伐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泰後王出而郊迎者唐平淮蔡而三鎮服形勢之可恕[illegible]結[illegible]而[illegible]加[illegible]

旣定四方。遂陳列其功于上。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其德于下也。言我不言紂者。猶言我殷。我子孫。不忍斥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喪去聲下同。○罔不小大。猶言無小無大也。師法。度軌也。言殷人無問小大。皆好爲草竊姦宄。雖上而卿士。亦皆習爲不軌。凡有冒法之人。一無得正其罪者。于是小民盜無畏懼。方且興起相爲仇怨。今綱紀蕩廢。其若水之汎無畔岸然。而殷之遂喪。乃至于此也。微子上陳先烈。下述世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此。後之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隮牋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指示也。其語詞。言紂發出顚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告我商顚隕隮墜。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方。言我不言紂者。亦上文之義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辭也。王子。微子也。毒害也。云天毒降災者。自紂一身言之。則紂

商書　微子　卷三　兲

無道。而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也。其忠厚敬君而不忍斥言紂之意。益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同一義矣。荒猶荒亡之荒。降災以荒殷邦。而沈酗于酒。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意亦然。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長上聲。○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咈逆也。耇長老成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乃不畏其所當畏。凡老成及舊有位之人。皆咈逆而棄逐之。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是也。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而咈視逐則甚矣。微子發問此條于後。而此次答之者。賢德棄而後凶德倡。故答之序如此。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牷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之屬通曰牲。將取也。犧牷之牲。祭祀神示之物。禮之最重者。商民相爲攘竊以去。而有司猶用容隱。將而食之。初無災禍也。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乂治也。猶事也。讎斂。若仇敵括斂之也。怠息也。瘠病也。言下視殷民。其上惟事以讎斂括耳。上以讎斂下。則下亦以讎敵上。是激讎。豈但在下哉。上于下且召之不息。而上下罪合爲一矣。雖民生多病。又誰詔告之耶。此答微子相爲敵讎之語。而本太敎誅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興起也。迪行。刻害也。言商今有災。我則起當其禍敗。商若淪喪。則我斷不爲臣僕于他人也。惟是商祀不可無人。我告王子出行在外。則祀可姑存。我舊以王子長且賢。勸先王立子。此言爲王所忌。適以害子。王子今若不去。則禍必不免。而我商之宗祀。始隕而無所託矣。至此。始答其淪喪顚隮之語。然箕子自言其義不可去。而微子則義不可不去者。蓋皆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異事而同仁者。權之亦切以至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安。獻達也。顧猶念也。承上文言。彼此去就。各以自安以自達其志于先王。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此意上文已明。而申言之如此者。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而其無愧于宗廟神明之義。言彌切而心彌至矣。按此篇微子謀于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比干蓋亦安于義之當死而不必復言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孔子皆許之以仁。所謂自靖自獻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位而遯于外。與武

商書　微子　卷三　丰

又曰。面縛銜璧之屬。皆後世假托言之。如孔叢所稱。韓非李音。假以誣聖之語也。論微子之去者。并宜詳之。

書經卷之四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叅義

周書 周本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三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大會孟津以誓師，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剽竊經傳所引爲文，與伏生今文合爲二十九篇。時孔壁古文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室，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後漢馬融始疑其僞，然亦僅爲疑辭，而未決其爲僞也。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或疑其書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有又同。○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孔氏謂子月，蔡傳謂寅月。孟津見禹貢。大會，將伐商也。○蔡傳曰：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即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王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爲重事，歐陽氏云：改元果重事耳，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而又改，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何也？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此辯極爲明著。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武成篇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又云：春大會于孟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伊訓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辯而明也。鄭氏箋臣工詩「維莫之春」，謂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月，此漢儒承襲之誤。按詩言維莫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謂莫春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夫牟麥將熟，則爲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矣。不然，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聖人奉天之政乎？愚按蔡傳辯十三年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者得之，若其言不改時者，則與伊訓篇不改月之說同誤，蓋亦失之不考，而未推經史之異例也。夫書用夏正，雖金縢秋大熟亦然，孔氏固難斷一月之爲建子矣。然以春秋考之，桓十四年書春無冰，成元年書春二月無冰，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變則書，惟其首春爲夏正之十一月，仲春爲夏正之十二月，時當沍寒而無冰，故以變書。若不改時而爲夏正之春正月、春二月，則時方冰泮，不得以無冰爲變而書矣。又莊十年書秋大水無麥苗，亦惟周正之孟秋爲夏正五月，其時麥熟而黍稷方苗，故以大水同時皆死而書爲變也。若不改時而夏正之秋，又安得有麥耶？詩書多稱夏正，非史傳比。鄭箋以爲改時，固失；蔡傳因以爲不改時之証，亦失也。且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以其時之正令之善，而商周所未及也。若商周名爲改朔而時與月皆不改，則時自正而令亦善，不待行夏時而後爲正且善矣。此又義理之較然無疑者也。學者幸體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稱王者，史臣追尊之也。友邦冢君，謂諸侯也。稱友邦，親之也；稱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猶言治事，謂三卿之屬。庶士，猶言衆士，謂師旅之屬。明，審。誓，告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也。聰明出于天性而非假也。作，猶爲也。元后，大君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天性聰明，先知先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首出庶物而爲民之元后。于是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則元后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又厚于聖，亦惟欲其體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而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湎，彌兗反。陂，班麋反。刳，空胡反。○受，紂名也。言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而逆天殃民，如下所云也。沈湎，溺于酒。冒色，亂于色也。此言其荒淫也。以族，謂罪一人而及親族。以世，謂寵祖父而及子孫也。此言其暴亂也。宮室，如傾宮璇室之類。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麗也。此又言其荒淫也。焚炙，如炮烙之刑，及奴殺菹醢之類。刳剔，皇甫謐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也。此又言其暴亂也。言紂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而大功未集而崩，是以嗣業者有所不得已也。然大勳在文王時，初何嘗有意于集哉？武王叙此，以明纘緒之意，讀者當言外得之耳。稱紂名者，蓋對大之詞，但各篇言多稱名，亦武王發揚蹈厲之過與？

孫月峰云商以前文字平鋪直敘此篇別有出奇見四桀天下更揚之論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悛音銓。祇音其。盛音成。○肆，故也。觀政猶所謂萬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踞。既，盡也。承上言我小子以爾諸侯觀商政之失得，而紂無有悔改，夷踞而居，雖上帝百神宗廟之祀亦廢不修，凡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其侮慢至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也。是其罪尚可貰哉。按既于凶盜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也。紂罪貫盈，而獨言此者，神祇不事，他不必言矣。舉其甚之辭。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又言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安天下而已。則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乎。一聽之于天耳。蓋亦承上以起下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入聲。○度，量也。德之言得，行道而有得于心也。義之言宜，制事而

各適其宜也。二句意古兵志之辭，而武王舉以明其德義之勝于商也。十萬曰億。紂臣億萬而億萬心，力非不足，衆叛親離，寡助之至，無德與義故也。有德義則爲一心矣。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又言紂積惡獲罪如此，今不誅紂，是逆天長惡也，罪豈不與紂鈞乎。亦起下之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音止。○底，致也。冢土，大社也。宜，祭社名。又承上言予小子敬畏天威，受命文考，祭告上下，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而武王特稟命以卒其功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矜，憐愛也。終言天愛下民，民所欲，天必從而救之。今民見虐如此，爾其幾輔我一人，除其穢惡，以永淸海宇，而無失此天人合應之時也。或疑本篇時不可失，及中篇戎商必克、下篇除惡務本之屬，似武王有心于天下，而非弔伐之本念者。今考其時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天與人歸，至此已極，若不致討，恐紂惡終不悛，而四海終不永淸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豈汲汲然以取天下爲心者哉。但其辭氣則不無發揚踔厲之過矣。

泰誓中

此暨下篇，乃其日渡河及其明日頻誓之也。并牧誓凡四誓而後武成。此聖人之愼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以武成考之，戊午是一月二十七日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西土有衆，謂西方諸侯之衆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故從渡河者多西方之衆，而申誓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商紂凶德，故以古語發之。度，法。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酗，醉怒也。肆，縱也。言紂棄賢保罪，以肆其毒，于是臣下各立朋黨相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而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也。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辟音璧。○惠，愛。若，順也。將言商而先以夏起之者，推言人君奉天子民之意，以見夏桀虐下，則湯承天心降黜夏命，而今日之舉所以于湯有光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喪去聲。○浮，過也。剝，落。喪，去也。古謂去國爲喪也。元良謂微子。諫輔謂比干。鑒，視。乂，治。協，應。襲，重也。戎，猶伐也。承上言鑒不在遠，夏罪天既黜之，今紂多罪，天其以我治民矣。況夢若卜重有休應，而伐之何疑乎。此言周之伐商，一奉天意，如商之于夏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夷，猶平也，謂庸人也。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九人治外，而邑姜治內也。周，至也。過，責也。責君不正商罪也。言紂雖有庸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雖有至親之戚，又不如周仁人之賢。此

臣心之協也而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乃竟以不正商罪責我一人此又民心之迫也則我之伐商今又何辭乎按百姓畏紂之肆虐而責武王以伐罪救民也若此此亦如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意也則聖人應天順人之意亦可見矣此下文所以言于湯有光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之疆猶言彼疆也凶殘謂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也光顯也按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仇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于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學者由武之言鑒武之心而後世有言武王非聖人者失之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百姓謂軍眾也古者以農為兵皆百姓也又言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而軍眾亦懍懍然若崩摧其頭角然可也武王應天順人如此而終申以必敬必戒之義聖人所謂臨事而懼此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總承上文嘆息言汝當一德一心立大功建遠烈以結之也

泰誓下

說見上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觀牧誓叙三鄉可見稱六師者史臣之約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側略反痡音鋪喪去聲○彰明也天有至顯之理義類甚明即下文五常之屬也侮慢荒怠也恣其狎侮而不率則即于荒怠而弗敬而天人胥侗矣此總言其無道之大綱也斮斫也孔氏曰冬月紂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也剖開也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而觀之也痛病也作刑威病四海也此以上言其肆暴虐也姦回若飛廉惡來之屬師保若父師少師之屬典刑猶言常法正士猶言端人此以上言其棄忠良也郊社二句見上篇言其蔑神靈也奇技非常之技淫巧過度之巧婦人謂妲己也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觀此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無所不至矣此以上言其恣淫蕩也祝斷也總言其刑賞乖好惡悖幽明恫內外亂其悖理逆天如是故天斷然降此喪亡不少寬假而爾眾士當勉力不怠敬奉我以行天罰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讎音酬辟音璧○洪大也獨猶一也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為一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是也務專力也本根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武王引古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虐我則我之讎今獨夫受大作威以殘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古又言植德則務滋長去惡則務絕本紂為眾惡之本我以爾眾士殄滅汝讎而爾眾士其可不蹈行果毅以輔成汝君乎行而功多則有厚賞不行則有顯戮爾尚行之也凡此固後世誓師之常而觀商以前則已張矣蓋亦武王之發揚蹈厲為之與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日月照臨總言德之輝光也光四方自遠而言顯西土自近而言終嘆息言文王地止百里而德達遠邇是以多方為之誕受也此亦上篇叙大勳未集之意而語亦益張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克勝罪過良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凜凜予之恐慮為文王羞者此亦聖人臨事而懼之心而其善歸親過歸己之意抑可見矣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眾因以牧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謂將明未明之時也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今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旄旌名鉞以克敵杖之俾知所奮旄以麾眾秉之俾知所統鉞惟杖則已旄秉以麾故鉞左而旄右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

鄭塾謂三帝王之德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而衰同代也商故而周繼同譬也商湯而武脩升陑之師湯猶以稱[illegible]自[illegible]牧野仗鉞秉旄[illegible]言直陳夫湯誓于桀猶稱夏王而武王於紂直則直斥受矣二聖氣象殊時世運陽[illegible]七百年亦相遠故辭氣迥別但不足以傳書[illegible]從為稍從耳○孫月峰云與甘誓同調但較是章法嚴此是步伐法

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長上聲髳莫侯反比去聲○諸侯稱友邦者親之稱冢君者尊之也此通言諸侯也御事猶言執事也司徒司馬司空並周之三卿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周禮所謂大國三卿亞者卿之貳所謂下大夫旅者卿之屬所謂旅下士也師氏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千夫長統千人百夫長統百人此以上皆歷言內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庸與百濮是也蜀髳微皆在巴蜀羌在西盧彭在西北此以上特言近諸侯也稱舉比齒立建也戈矛皆戟屬干楯也戈短握執于手故言稱楯方齒衛于身故言比矛長直立于地故言立矛其誓者器械嚴整士氣精明然後聽誓命也○按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今但指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受約束故也周禮宰夫職正師司旅府史胥徒謂之八職今三卿即正也下大夫為亞即師也下士即旅也司為上士中士不言者亦約詞又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二千五百人為師帥五百人為旅帥百人為卒長今稱千夫長百夫長其名數不符蓋亦周禮未定之時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陰陽反常是為妖孽故家道索也 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長上聲○婦妲己也列女傳紂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是也昏亂肆陳答報也王父母弟同祖同父之弟迪道也以昏亂棄其當陳之祀而不報厥本且棄其所遺之弟而不遇以道也長猶崇也幽明皆見昏棄惟多罪逋亡之人尊崇信使而暴虐與姦宄交作其惑溺于婦言流毒至此今之恭行天討豈得已哉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皆止而齊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虎屬迓迎也言將士當如猛獸奮力于商郊而其能奔而來降者則弗迓擊之以勞役我眾也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終承上文言爾不勉于三者則爾躬有罪而總戒以結之也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之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而泰誓武成二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味之

歸熙甫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武成

史氏記武王伐紂歸周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相去聲○一月建寅之月也詳見伊訓泰誓篇旁死魄謂朔也翼日明日也謂朔之次日也凡月光既盡而為晦月光復蘇而為朔望後明滅則生魄晦後明生則死魄而朔日魄

尚未遠死但自其旁言之則如死魄然故言旁死魄也先記壬辰旁死魄乃言翼日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舊謂朔為死魄而二日為旁死魄者大謬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之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底致也后土社也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大祝告神之詞周禮大祝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是也有道謂其先祖周王二字史臣追尊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害民物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仁人若十亂之屬畧謀也俾使也廣韻曰從也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所謂八百國來會是也作神羞謂無功而為神羞也此首記王伐商告神之事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代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商師至而定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矣若林即詩所云其會如林也倒反也北退走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

也杵椎也紂眾雖盛皆離心離德罔肯敵于周師其前徒倒反其戈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標杵而周師蓋不待血刃也反吹也改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天下被其澤者皆心悅而誠服之也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于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是之謂姓悅服也此記王之定商與其所行之善政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華去聲○此以下歷記王定商之後所行之事也哉始也哉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豐水之上周先王廟所在也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服乘也樂記曰武王定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此之謂也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既生魄望後也百工百官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以受其命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周書　武成　卷四　九

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廟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皆祭器也柴祭天也望祭四望也王定商祭告祖廟諸侯皆來助祭既又祭天地四望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也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此及下一節記王告其羣后之詞也羣后諸侯也先王謂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謂古公亶父王季其子季歷也言后稷建邦啓土始封於邰公劉居邠能修其烈太王去邠居岐始開王業而王季能勤以繼之也文王王季子也膺受也言文王克成厥功受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畏威懷德而甚時文王至德猶服事故九年未集大統也承繼也成猶定也言文王以安天下為心予亦以安天下為心故承厥志以敬迓天之成命也按凡稱王者追尊之詞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后稷稱先王不稱公者蓋散文亦得通稱抑或以郊祀配天與故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illegible]

用附我大邑周肆故也綏安也篚竹器玄黃幣色也昭明也武王伐暴安民而民咸喻也震動發揚鼓舞之象也附士女喜周之來奉幣來迎大邑周也稱大邑臣屬也承上言敬奉天命伐暴安民而士女喜周之來奉幣以昭明我周王之德是蓋天休震動歸附我大邑周也稱大邑周者雖君天下而猶若一邑然蓋謙詞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凡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重之以飭人紀也而其間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三者尤重之以厚民德也惇信固其信也明義陳其義也信義立而俗無不勸崇德尊以官也報功酬以賞也官賞行而善無不勸御世如此王者復何為哉但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自治矣按本節蓋于武成之初預告羣后以撫綏中外臣民之意舊說王誥詞至上節已畢此乃史臣以本節約畧附述武王自治之本末也但此列爵分土之屬非其時所可猝辦而告羣后之詞止于上節即告詞首尾亦似未完宜解者疑其間有闕文矣且使史臣既以是記事而其後周公制爵班祿又有異同論者是以疑爵五土三為有周之定制而周禮後出為偽書則又以一篇章節之義未完而并周先聖之遺經亦不白矣當更詳之

周書　武成　卷四　十

洪範按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而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意洪範發之于禹至箕子乃推衍其傳以陳之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有又通○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言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故訪之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陻音殷汨音骨斁音妒○乃言者重其答也陻塞汨亂陳列也畀與也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也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箕子言洪範之九類原出于天鯀逆水性五行乖叙故天震怒不以與鯀而彝倫以斁也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以賜之而禹別爲洪範之九類彝倫以叙也此箕子首荅以錫九疇之本末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其理一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而其所以則而成疇之次以是準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運于天爲五行具于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事之輔天五紀者天時之示人而皇極者君所建極以立天人之綱也三德奉天以治人稽疑援人以貫

周書　洪範　卷四　十一

天庶徵推天而徵之人福極因人而感于天也五事曰敬以誠身也八政曰農以厚生也五紀曰協以合天也皇極曰建以立極也三德曰乂以治民也稽疑曰明以辨惑也庶徵曰念以審幾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名也本以五行敬以五事厚以八政協以五紀皇極之所以立也乂以三德明以稽疑念以庶徵勸懲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以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始生之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之先後亦然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澤而又下行也炎上者炎熱而又上升也曲直者屈曲而又登直也從革者順從而又改革也稼穡者稼長而又穡成也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故不云曰而云爰爰于也于是稼穡而已非所

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本乎五行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故其序悉如五行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無不通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嚴整也乂條理也哲灼知也謀審度也聖通明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貨以養生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以安居司徒掌敎以成性司寇掌禁以治姦也賓以懷侯柔遠師以除殘禁暴也此八者食爲民所急貨爲民所資故食居首而貨次之兵非得已故居末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春夏秋冬也月者定晦朔弦望也日者正晝夜永短也星辰者審次舍緩急也曆數者綜元會運世也五星行于天爲經星二十八宿

周書　洪範　卷四　十二

附于天爲緯星日月會于天爲辰日月歲遞積爲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敷布錫予保守也蓋人君自彝倫之大以至言動之細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有以立四方之標準而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驗君既建極集福于上非徒自厚而已用以敷于庶民使皆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而庶民亦皆于君所錫之極與之保守不墜所謂錫保也蓋皇極之道君民所以相錫者如此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比去聲○淫邪黨也比阿附也人爵有位之人也對文則有位爲人無位爲庶民散文皆爲庶民故上文總言之而此分言之也言庶民與有位皆無邪私朋比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申言君敷錫而民錫保之義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好去聲○此即無位之庶民以申之也汝謂君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此三者所謂中人以上君之所當

念而不忘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亦不陷于惡也此則所謂中人進之則造于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而不拒也上之隨才以成就者如此斯時之民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則錫之以福而是人無問中人以上與中人斯其惟皇之極矣上文所謂斂福君以極歛福也指福之全體而言此所謂錫福君以祿錫民也指福之一端而言以下文汝雖錫之福二句推之可見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高明有位之至顯雖其至微善則當勸之而不加虐雖其至顯不善則懲之而不之畏此結上文而起下文之義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行去聲好德之好去聲○此即有位之人以申之也有能有才智者謂無猷守而但有能有爲也羞進也正人如康誥惟厥正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好和也言上于在位之人必使之益進其行而邦國乃昌而其道在祿以養之不則家且不安而行安能進也此見善人當錫以祿也不好德猶言無能無爲也錫以福即祿以富之也互文也又言非所祿而祿以養之則爲汝用咎惡之人而非使益羞其行之意也此見不善人不可錫以福也必祿

周書　洪範　卷四　十三

之而後責其進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好惡並去聲平音便○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黨不公也作則有意也反則倍常側則失正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則不邪直則不曲也偏陂好惡皆私之生于其心偏黨反側皆私之見于其事遵義遵道遵路所以會其有極會者合而來也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歸其有極歸者來而至也此節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者即下所謂敷言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而懲創其邪心訓之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悅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頗邪狹小之私達乎公平廣大之則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其功用尤切以要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敷暢于天下也有以哉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語辭也敷衍也以極之理反覆推衍爲言也帝謂天也承上言此皇極之敷言以是常理爲是大訓豈君其訓之哉乃于天其訓之也蓋理出于天所言純乎天則即爲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訓奉是爲訓也是行奉是爲行也光者道德之光華也曰者庶民之詞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而親之謂之王者指其義而尊之也承上言天子之奉天訓民如此則其時庶民皆于極之敷言訓行以近聖光而尊親交戴矣蓋庶民之于天子性一而已故其敷言之感通至于如此言庶民而不言人亦總詞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正直謂不剛不柔也克治也友順燮和也平康者坦易而康和此無過不及而不雜于氣稟習俗者也彊弗友者強梗而弗順燮友者和柔而順此習俗之過不及也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高明者高亢而明爽此氣稟之過不及也故厥民平康則君以正直之德處之無所事于剛柔而無爲而治矣彊弗友則以剛德克之以剛克剛也燮友則以柔德克之以柔克柔也沈潛則又以剛德克之以剛克柔也高明則又以柔德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克柔克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三德互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周書　洪範　卷四　十四

福作威玉食辟音璧○福威者上所以御下玉食者下所以奉上皆曰惟辟者下移則替臣則無有者上僭則陵此以下因言撫治之歸于一而非下之所得擬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言臣而僭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矣夫諸侯大夫固皆在上位而佐君以治民者也有位之人既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即無位之民亦僭忒而不守其常極言僭上之患如此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擇者蓍龜至公無私紹天之明故卜筮者亦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而傳蓍龜之意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雨者滋潤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明如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相蔽其兆爲木驛者絡驛相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此卜兆之五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原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占卦之二也衍推忒差也卜五占二合之凡七皆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是也猶言其人也此占兼謂卜兆占卦也對文則分卜與占散文通曰占也凡卜筮必立其人爲占之之人而其數凡三人以備參考而從二人之言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靜謂靜守動謂動作也言稽疑以龜筮爲重君卿士庶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君與卿士但有一從而龜筮不違亦皆吉若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事不可作外事龜筮共違則可靜守不可動作也有龜從筮逆而吉無筮從龜逆而吉者龜尤聖人所重傳言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矣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徵驗也所驗非

一故謂之庶也時者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卽所謂敘也來備者至而無缺也蕃廡豐茂也五者來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也可知也○吳仁傑曰易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云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爲冬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云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爲夏矣小明詩云二月初吉又云日月方燠則燠爲木爲春矣左傳狐突云金寒也顏師古云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爲金爲秋矣風無定王則爲四季爲土也蓋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若順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旹恒皆稱若者各順其得失以應之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亦各以類應也然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後世之儒之言徵應者膠固不通不足與語造化之妙其得失之機應感之象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語辭省者省五事休咎

之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者蓋各以大小省之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易變也僭失也成登乂治章顯也平康安寧也言由五事之得而休徵應故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而其嘉祥至于歲功成治功明朝有賢良家無蠱壞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微之言隱也言由五事之失而咎徵應故日月歲之間雨暘燠寒風各失其時而其乖戾至于歲功廢治功昏野有遺賢家無寧象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起于小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好去聲○此因王與卿士師尹之省而及庶民也惟星者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好雨者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月之行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月之從星謂入從其度也日之中道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也月之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也有冬有夏者日之中道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

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之各行立春春分則從青道立秋秋分則從白道立冬冬至則從黑道立夏夏至則從赤道也以風雨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也民不言省者在下之休咎係在上之得失也言月之從星者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各欲得所此固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所謂從者不失于戾民亦不嫌于徇民矣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蓋卿士從民而王與師尹可知矣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好去聲○人壽則享諸福故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反福爲極極之言盡猶今言算盡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不永其年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也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時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誥體也故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厎音止獒音敖○東曰夷南曰蠻舉東南以該西北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蓋因時爲種落之多寡與通道謂來王也武王克商威德廣被九州之外梯山航海而至道路自通非王有意于開邊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戎國名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也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非特以其高大而已太保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謂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不肆四海賓服所獻方物亦博矣然亦惟服食器用則獻之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易去聲○昭示也德之致即謂所獻之方物凡服食器用之類也寶玉亦德致之方物以供鎮瑞之屬之用特稱寶玉者舉其大也替廢服職時是庸用也展省也猶念也昭

凡方物于異姓使之無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分寶玉于同姓用以益厚其親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德之所致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故不狎侮人若狎侮于人則不但德損而人亦去之矣君子勞心以狎侮而心離小人勞力以狎侮而力匱皆極言其不可狎侮也蓋貴喜輕人即狎侮之意故明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言不役于耳目之好而百爲之度皆正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喪去聲○玩人即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即役耳目也喪德則德不盛喪志則度不貞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古聖賢心法之正而喪德喪志所以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則寶遠物而遠人不格也商王受焚炙忠良而衆畔親離謂之一夫則不寶賢而邇人不安也此節凡三層至所寶惟賢則爲切至矣皆上文道寧道接之實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行累並去聲○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息暫止則非謹德矣矜即矜持之矜以細累大指受獒而言也八尺曰仞簣土籠也又引以譬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信能行此則民居保而王業永矣言此以總結上文也蓋君德之敬怠間不容髮苟留一毫未盡之隙即遺萬民無窮之憂以武王之聖創業垂統而公所以警戒者猶如此則慎德爲萬化之源可知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時武王有疾周公忠君愛國之至請命三王欲以身代而史錄其册祝之辭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此篇也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史乃册祝至屏璧與圭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自武王既喪以下又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以克商記年見其未久也弗豫不悅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爲去聲○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言共卜李氏謂敬而有和意也古者國有大事而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則于所云其勿穆卜者義難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也穆卜必于祖廟上下悚皇神人震動是以王疾而憂我先王也下文云自以爲功則不穆卜云爲壇墠則不于祖廟且告太王王季文王而已則于遠祖蓋有不及者此蓋起下文之詞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墠音善○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皆南向三王之位也其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立焉以告先王也植置也珪璧以禮神詩言珪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是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惻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所以自以爲功與然則所云未可以戚我先王而辭其穆卜者殆未足盡周公之心矣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爾，謂三王。元孫某，謂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若，如也。丕子，猶言元子。旦，周公名也。言武王爲天元子，爾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而不可聽其死。倘元子當死，則請以旦代其身也。死生有命，而乃請以身代者，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之死，以紓危急，故精神感動，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仁，愛。若，順也。考，謂祖考，通指三王也。鬼神亦稱三王之詞。承上言我素愛順祖考，而又多材多藝，能任役使以事鬼神，而元孫不如旦也。蓋明代之之意如此。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乃，指武王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命，即帝庭之命也。又承上言武王受命于上帝之庭，布德以佑四方，用定爾子孫于下土，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此其任大責重，三王必無聽其死以墜失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上聲。○即，就也。爾，皆謂三王也。許者，許公請而保安武王也。以璧珪歸俟爾命者，俟有安武王之命，而他日亦得以事神也。屏璧與珪者，屏而藏之，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業必墜，雖欲事神，有不可得者。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然此乃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于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籥、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一習吉，謂三龜之兆同吉也。是謂其一龜也。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其一龜亦吉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謂兆之體也。茲攸俟，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予一人，謂武王也。言觀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惟厭終之永圖。茲但歸以俟之，三王當念我王，使之安也。言三王不言天者，三王若爲武王保護于天故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也。縢，緘也。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器。每

周書　金縢　卷四　廿九

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冊于匱而藏之。故周公卜三龜而啓籥見書，啓此匱也。後成王遇變欲卜，而啓金縢，亦啓此匱也。卜筮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或訓似周公始爲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者，非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也。孺子，謂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矣。又管叔于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相與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矣，周公豈容遽與兵而誅之？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固未必從；如不請而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此蓋言我之不避，則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自盡其忠誠而已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始知其爲管蔡矣。斯得者，遲之之詞。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言罪人斯得，則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盡弁，爲卜也。得者，僥金縢之書，本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特倡王啓得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是成王迎周公，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知之，其冊祝之文，二公初未之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周公使卜武王疾者也。故問周公自以爲功之說，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公命我爲之，而不問我勿敢言耳。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周書　金縢　卷四　卅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欲卜天變既得周公冊祝之文遂執書以泣言今不必更卜天示我矣昔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公德我小子親迎公以歸其于國家之禮亦宜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築猶植也成王自往郊親迎公而天乃反風禾起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說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其事之首末與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與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而編書者因以名篇篇中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猶鴟鴞之心也凡九稱卜者邦君御事疑艱大不可征而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誥諭之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弔恤也猶詩不弔昊天之弔割害也延遲也洪大惟思也冲人成王自稱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猶格物之格言武王不少待而喪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大業尙弗能灼知事理以導民于安康則人事且有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蓋言此以起篇中卜吉之意也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賁音秘已已承上語辭已而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懼責之難任惟往求朕攸濟者冀事之得成敷賁者陳布其章明之法敷前人受命者開裕其久大之基茲予所以不忘武王之大功也武庚不靖天固命予誅之矣予敢閉抑其威用而不之討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亦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卽命卜也蠢動而無知之貌言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也蠢當命卜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靖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蓋將言下文伐殷卜吉而先發此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也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腆厚誕大敘緒也降威猶言降割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何哉是蓋天降禍亂知我國有釁而民不安其意欲復殷邦夷周室而所以蠢動于茲也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敉音彌○予翼猶言翼予也于往敉撫寧定武繼也大事謂戎事也休美也言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必撫定而繼先王所圖之功矣我何以遽往如此哉蓋我有大事底于休美朕今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者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朕卜并吉者卜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遏○肆故也尹氏謂卿也考翼御事在庶士之上其御事指三卿而言牧誓御事通在三卿亞旅諸官之上其御事卽指諸人而言此庶士御事在尹氏之下其御事卽指庶士而言蓋御事猶言執事爲上下之通稱故因文見義也下文言庶士御事不言三卿者包其中也殷逋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逋亡播遷之臣也王宮自其親而言邦君室自其爵而言謂三叔也考翼老成敬愼之人也害曷同承上言予以吉卜告邦君御事任伐武庚而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靖難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三叔不睦實兆釁端以故我小子與老成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此述邦君及庶事不奉王命之意也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卬音昂毖音秘○造爲也天役猶言天吏謂非予之役而天之役也義爾邦君以義動邦君用贊爲勉也毖勤恤憂也承上言邦君御事之違阻如此我冲人豈不永思其事之艱大哉亦知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夫我之所爲皆天之所使天實以其

甚大者遺我甚艱者投我我冲人固不暇自憂恤矣而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義能聽之乎尚安我曰君無勤于憂武王所圖之功誠不可不成也而奈何反阻我乎此深責邦君及御事以贊成王功之義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相去聲○已承上文責邦君以下而言也休猶眷也天明卽前所云紹天明也言伐武庚而得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帝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固惟卜是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乃用以輔成我丕丕基以深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閟音祕○前稱王若曰此以下又連稱王

曰末又稱予永念曰者諄復戒勉之詞也閟者閉而不通毖者艱而非易成功所謂成功之所在也化者化其固執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猶謂武王爲寧王也上文兼言小子考翼不可征而所謂考翼固武王時之舊臣也故又特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夫今此之功乃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而天若使之閉而不通艱而非易予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極卒之乎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天于寘寘之中實輔我以誠信之詞考之民獻十夫的然以爲可伐固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圖之功而攸終之乎且天不惟閟毖我成功所而輔我以忱詞也亦惟用四國之亂以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治之耳我又曷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美而終畢之乎此歷言後人不可不集寧王寧人休功之意而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警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底音止○底致也越卬猶言及身也前兼言寧王與寧人而寧王其主也故又特言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難而日思之初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定其廣狹高下而底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構造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其畝畝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爲之斂穫乎爲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故予今日不敢不及身以撫存寧王之大命凡以此也念昔者綏定天下不啻如室之既底與田之既菑而今不能討亂以終其業是不肯堂不肯播而更無望其肯構肯穫也卽寧王在天亦必以棄墜其大命是恫矣此又申上文不可不終寧王武功之意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考父也厥子猶言子弟也民養未詳蘇氏曰厮養也猶言臣僕也又言若父兄有子弟而有友攻伐之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也前此言無以遏亂而此言反以勸亂言彌切而意彌痛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不畏縮也爽明也猶爽厥師之爽也易違也上文既言終寧王之命而終寧人之功亦相爲一體者也故又因言王者之興邦實由哲士亦惟十人蹈知天命輔周之

忱是以佐先王以克有商而于爾時不敢違法憚役也矧今先王棄世天降禍于周惟是首大難之人逼近鄰國羣相攻伐于室事危勢迫至此而爾乃以爲不可征乎是豈惟違朕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矣此以寧王時之知命責今邦君御事之違命者猶前寧王惟卜用之意也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按本文稱爾時追昔也稱矧今指今也則十人乃武王時之十亂非成王之十夫且所謂天棐忱者天命有歸之詞而所謂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者天命已歸之詞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夫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于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前後所言如出一轍則十人之爲亂臣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予曷其二句舊在下節之首註云極盡也予曷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勸征乎蓋以此爲起下文之辭也但如此則天亦惟句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爲曷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隔礙且曷敢用卜與下矧今卜并吉尤無脉絡又初非全篇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經義參定如左穡夫猶言農夫也極者至善之謂也上文責邦君御事之違命故復自以所永念者示之言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敢不終我田畝乎天之所以喪殷而眷周者亦惟欲休美于前寧

人也而予曷其至善之卜而敢弗從乎此又責今之終寧人有休于前寧人猶前曷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之意也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率循也指讀作旨定爾功之書僭差也承上言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書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而知天命之不差也卜之所陳蓋如此矣按此篇上原天命下屬人心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國祚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覆乎卜之一說自始訖終詞煩不殺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　以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猶長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象賢舊謂崇德爲王朝崇先聖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祖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爲後嗣象先聖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猷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平列爲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順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體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各句接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王之德以性體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典禮物文物賓以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備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肅百僚之望與國咸休以垂無窮蓋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爲何如哉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則所及者衆德垂後裔則所傳者遠此言先聖德賢之實以見後嗣當崇而象之之意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夏踐履修行猷道令善也曰語詞一云當作日歆享庸用也尹治也承上言爾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譽孝敬肅恭厥德盡善我善汝之德厚而不忘而上帝下民亦相協于爾是用建爾上公之位而使治東夏也此乃言其崇德象賢而今所以建立之意也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斁音數亦○乃訓謂所訓尹東郊之法或曰即下文所稱是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當用天子之禮云慎者不敢替亦不敢亢惟率由典常爲準也弘大也光也律範綏安毗輔也上則格祖下則正民循則綏位仰則毗君也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也此皆戒勉之詞○林氏曰偏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偏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王禮祀周公既不誣矣其後用于羣公之廟又其後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末流安所不至耶觀成王戒宋如此則賜魯以天子禮樂當無是理蓋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而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與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嗚息嘆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命以結之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而因以康誥名篇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誤以康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今考康叔于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故云弟也然既稱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且使爲成王之言則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爲周公稱武王之詞尤爲非義寡者自謙之詞武王爲周公之兄即康叔之兄均之兄也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耶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也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考汲冢周書克殷篇王即位于社有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則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見音現○

看他第一句呼朕其弟小子第二句便推崇出丕顯考文王自文王說來何等沉幾接推說到殪戎殷造區夏俱歸功文王一[illegible]自[illegible]只寡兄勗四字一勗字無限低徊接下肆汝小子在茲東土真[illegible]淚[illegible]溢。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事也詩曰勿士行枚服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也咸勤公不自逸也洪猶弘也弘爲大誥使治洛也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愚按蘇說亦未盡詳見洛誥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以國則衛爲諸侯之長而以叙則叔爲王之弟也封康叔名呼以勉之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丕顯猶丕顯哉之顯乃汝也考父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不敢侮鰥寡以下明德慎罰之實也侮忽也鰥寡無告文王不侮鰥寡共德一也庸用顯著修治也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故德普于民用始肇造我區夏而友邦漸以修治也按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篇中凡七段首段言文王明德謹罰以受命之實也次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餘四段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而末段則以保民承天者總結之也詳見各段之下舊分段落頗未楚故正之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殪音意○言帝又言天者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其實一也戎大叙理也承上言文王明德慎罰如此我西土之人惟時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之命文王殪殷受命越我萬邦萬民莫不時叙而汝寡德之兄亦得以勉力不怠是以爾小子封得以受命建邦在此東土也此言天之命文王以及武王而今所以命建康叔之本末也○吳氏曰殪殷受命武王事也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爲己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衣於旣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衣去聲○此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故特以王曰起之也遹述衣服也敷猶賡也乂治也言汝于民將在敬述文考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又往其國廣求殷先王所以治民者而用以保治于民也惟念耇老宅居也又言不但因文王以及商王當大遠念商之老成人以安其心之所居而審民之所訓又別求凡古先哲王所以治民者以聞而由之而用以保安其民也若猶汝也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自文考而商先哲王而商耇成人而古先哲王內求諸家外求諸人近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天理之所從出者恢廓而有餘則汝德裕于乃身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不廢王命不待言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學問至弘于天而德裕乃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方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大舜曾閔方能不廢乎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大舜周公方能不廢乎君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此以下因推慎罰之意又以王曰起之也恫痛瘝病也言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棐輔也惠順懋勉也言天命之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是惟往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所以治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患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乃滋戾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卽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承上言汝雖小子其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以治其國也此豈惟爲汝國計哉亦惟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葢自治其國而輔王治卽在此矣經雖不明言慎罰而意已藹然言表宅命新民爲明德之終恫瘝保民乃慎罰之本大學新民以明德爲本而使民無訟惟在自明其德是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以下五段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此段蓋因事以推本于心而遂以王曰起之也式用適偶也言人有小罪而究其情乃其故犯自爲亂常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卽舜典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而究其情乃其不幸過誤偶爾如此旣自輸罪不匿其罪雖大是乃不可殺卽舜典宥過無大也諸葛武侯治蜀悔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與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上文指言明罰之事愼矣此以下乃因以推本于心也叙秩叙也卽上可殺不可殺之叙也明服舊以明屬在上而服屬

在下殊非經義按明猶惟明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勑戒懋勉也眚猶疾也康乂猶保也言上于刑殺宥赦而悉有當然之敘時乃不替不濫大明五服之用惟民自相戒勑而勉于和順矣此若有疾然以去疾之心去惡故民皆棄咎又若保赤子然以保子之心保善故民皆安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刵截耳也又曰二字衍文言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之殺之而劓刵猶是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然刵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舊作去聲今按周禮當平聲○此段言慎罰之事由下以歸本于上而遞以王曰起之也外事有司之事也稱外者對下文要囚而言也臬法也準限之義殷罰殷之故法也要囚謂獄囚之要詞旬十日也時三月也丕大蔽斷也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耳若其獄囚之要詞當服膺而念之自五六日以下至于旬時皆詳審精密即要詞而丕斷之可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爲王朝之官職在內故以衛國爲外也

蔡傳曰按篇中言往敷求于殷先王往盡乃心篇終又言往哉封皆始令其之國之詞其言刑亦姑示以慎刑之意而未見其曾在王朝爲司冦之職或異時成王任爲司冦而此時則未必然也愚按蔡傳足正呂說之誤但要囚二字與外事對舊說未發其義耳詳各文本末具見周禮所稱外事者即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屬之事而所稱要囚者即各職云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于也又所稱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者即各職旬而聽于朝及二旬三旬三月而聽于朝是也上之人陳列是刑罰之法鄉遂縣鄙各有司本此以用之此之謂外而其獄成而爲要詞以上于朝則上之人服念至于旬時因與公卿大夫及士師司刑之屬而丕蔽之此則其內也上下各文對待之義如此康叔君衛外內輕重王宜諄爲誥誠後周公建官定禮亦本此而成之舊未考採其義乃以要會之要爲要犯之要而平聲讀爲去聲則不免于經義有失矣故謹正之如此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殷彝殷之常法猶言殷罰也周初法制未備故篇中誥戒多以殷爲言與義宜也次如即次之次猶就也遜順也申言汝陳是法事于有司而因以殷之常法罰斷之凡其刑其殺必察其合于宜者而後用而不可以就汝封之意也雖汝刑殺皆已合宜而順曰是有次敘矣惟當曰未有順事以慮之蓋恐已以矜喜生怠情而刑罰由以不中也此先明慎罰刑殺之義也

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言汝年雖少而人鮮有若汝心之善者朕心朕德惟汝其知之也觀此益知刑本于德而勉其以民命爲心也亦至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越顛越也盤庚顛越不恭是也暋强憝惡也言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而强很亡命者如此之罪人無不相憎惡凡以出乎人之同惡故也此段歷舉刑罰當罪之各條而首以此發之節首當脫王曰封三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弔音的○又言刑罰之當罪者不止元惡大憝而以王曰起之也或曰王曰封三字即上文錯簡大憝即所謂罔弗憝也友猶愛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謂尊卑顯然之序也弔至也得罪受罪也曰猶謂也由用也言冠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禮義昏迷倫紀廢壞尤爲可惡子不服事于父而傷之父亦不字愛其子而疾之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長幼顯明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此而不于我爲政者受其罪則天念我民之彝必大泯滅紊亂亦謂若此之人其速用文王作罰刑而無所赦可也此承上文又明刑罰當罪之次條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即上文不孝不友也戛法也造作也率殺比而殺之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宜大置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宜守教約之人也乃別爲播布造道于衆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已汝其速由此義而比誅之可也此承上文又以明刑罰當罪之三條也○按本篇慎罰與明德爲配非尚刑不尚德者比乃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若用法峻急者何也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

親君臣上下之無義非繩之以法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速由茲義則其刑殺亦歸于德而已矣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長上蔽○能猶柔遠能邇之能放猶棄也乂治也承上言臣下之罪固如此亦惟君長不能齊其家以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也將何以責其下之亂民彝而病國政也乎此蓋歸責君長以起下文戒康叔之意雖不言用罰而義殊嚴矣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罔之言無猶毋也由用也以也惟念忌戒也我惟有及武王為康叔自稱之辭予一人以懌則武王自謂也承上言君長之不可非德用乂如此汝亦毋不能敬其常法而乃違以求裕其民當念文王之敬忌戒乃裕其民而自求有及于文王也則民裕而予一人以悅懌矣言刑罰終以敬忌與上敬明乃罰相應則上一失罰而即自罹于罪矣況鉅罰乎○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爽明惟思

周書　康誥　卷四　三十二

迪導也求述同猶匹也詩曰世德作求迪言德政言刑也又承上言汝之當敬思裕民如此我明思夫民宜導之以吉康我于時其亦惟殷先哲王之用德治民者作為等匹乃可也況今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苟不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而豈可為之哉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而此段則王之自嚴以嚴之也故推本自服而遂稱王曰以發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監戒也德之說所謂德言也行猶用也同協也戒告汝以德用罰而無徒責之于人彼民不安靜其心無所戾止迪之雖屢未能協也明思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也況曰其穢德尚顯聞于天而我罪安解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非謀謀不臧也非彝事不法也蔽斷則法也乃汝也乃以之乃猶言然後也此段總承上而結之言汝敬哉可作致怨之事乎可用非善之謀與非常之

法乎惟當斷以此心之誠而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猷凡使裕而不迫然後民得所安則我不汝瑕疵而棄絶矣不然而安能免于責乎上文欲其以德用罰此不言罰惟言德而義益遠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蓋承上文之語詞也享即享國之享服猶受也高崇也上文已嘆戒矣因言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汝其念哉毋自我殄絶所享之國其必明汝所受之命而不昏崇汝所聽之言而不卑用以安治爾民可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終言勿廢其當敬之常法而聽我所告汝之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蓋反覆以終戒之

周書　酒誥　卷四　三十三

酒誥　商紂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尤深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敎之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云酒誥一篇前後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為一耳自王若曰明大命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以下武王告妹邦之書也凡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多邦多士多方首稱四國及多士為天下而作也酒誥為一方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也今按吳氏分証固明但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竊意書專為妹邦而作而妹土在康叔封圻之内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稱妹邦即稱乃穆考文王而中篇因名康叔以致誥誠也其云何克用文王教者亦申篇首文王誥毖之意其事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蓋自為書之一體也○此篇分二段首引文王以教之次歷引殷人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少去聲○此下四節備述文王之戒臣民者以示之也穆考文王者文王世次為穆猶武王世次為昭也肇始也毖戒也國在西土而得毖戒庶邦者為西伯故也西土庶邦遠去商都而猶以酒毖戒則商都當戒可知矣少正官之副貳也誥臣自庶士及于少正御事者自小以至大也朝夕曰

祀茲酒者，文王朝夕戒誥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也。詳考篇中兼誥臣民，而首叙臣而不及民，其下文并指臣爲民者，對文則臣民異稱，散文則臣亦民也。教行自上，言臣而民在其中，言民而臣在其中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喪行並去聲○此承上文惟祀茲酒而原天命以申言之也。肇始元大也。我民通謂臣民也。言天始令民作酒爲大祭祀而已，而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則不知酒爲祀起而亂于酒之害也。酒之禍福自人，而以爲天降命降威者，禍亂之與衰，是亦大也。箕子言紂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是也。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云喪邦則臣民不足言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又以文王誥教小子者申之也。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又專誥教之。上小子有正有事，謂庶國臣之小子；下越庶國，謂庶國民之小子。或言小子，或言庶國，互文也。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祀，亦互文。而皆以德將之，無至于醉，則誥成人之德將無醉，不待言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承上而推言其心也。我民亦通謂臣民也。迪，導也。土物對異物而言也。臧，善也。言文王誥教小子如此，惟曰我民訓導其子孫，當惟土物是愛，厥心一歸于善，而爲子孫者聽聽其祖考之常訓，亦不以謹酒爲小德，而小德大德惟一視之可也。此以上歷引文王之教臣民，恭以自發其教之之意與。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長上聲，賈音古，養去聲○此以下武王自明教之之意，而此先言教其民也。嗣者，繼續無怠之意；純者，誠一無間之貌。肇，敏。服，事也。洗，致潔；腆，致厚也。承上言文王之教臣民如此，爾妹土之民，當嗣續股體，純修農功，以勤事其父兄；或肇牽車牛，遠事行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而因父母以餕其餘也。或言考長，又或言父母，亦互文。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又言教其臣也。伯，長也。稱君子，賢之也。典，常也。欲正長常聽君教也。羞，養也。惟，思也。君猶言冣君。丕惟曰者，大言也。言爾大能養老如事冣君，爾乃自飲食醉飽，則我丕惟曰：爾能常自觀省，作爲悉稽乎中德也。介猶副也。逸，宴樂也。若，順也。又言爾尚能進饋祀，爾乃自副用宴樂，則此乃信爲王之治事臣，此亦惟天之順元德而永不忘我王家也。羞耇乃飲，則爲中德者修身必事親也；饋祀用逸，則爲正臣者事君如文神也。然是篇本欲禁其飲，而遍觀上下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初不盡禁其飲者何也？是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此聖人之教之至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又特稱王曰而呼封以結之也。棐，輔；徂，及也。言我西土之輔臣及邦君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以偏德而興邦也。結言文王之教其大如此，又因以起殷先王之教之意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相去聲○此以下因周溯商，又特稱王曰呼封以發之，而此首以商先王與其大臣之德將者告之也。殷先哲王謂湯也。迪，行也。言成湯無行不畏，凡天命之昭著，民生之細微，無弗畏也。故以處己則經其德而不變，以用人則秉其哲而不惑。自成湯之垂統如此，咸至于帝乙，雖世代不同，而皆成就其君德，敬畏其輔相。彼當時御事之臣，皆盡忠輔翼，責難爲恭，雖自暇自逸且不敢也，況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又以商內外羣臣之德將者告之也。言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牧若伯之長；在內服，則有百僚之衆，庶尹之正，惟亞之貳，惟服之卑，宗工之尊，與夫百官著姓退休里居之老，亦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有所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丕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不怠也。助德顯，承上文成王而言；助祗辟，承上文棐恭而言。尹人，呂氏謂百官諸侯之長，指上文御事而言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喪並去聲盡乞力反○此又以商後王之亂于酒者告之也後嗣王受也命猶令也祇猶但也或曰敬也越于也易變也言紂沉酣其身政令罔著于下但作惡修怨守而不變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逸也喪威儀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也盡痛也言紂大惟淫蕩非法用燕佚而喪其威儀民罔不痛而傷心悼國之將亡也息止逸肆也又言下民痛心而受方且荒崇于酒毫不自息其逸厥心恣行戾很雖罪且殺身而不畏禍至滅國而不憂也惟思登升庶衆也又言帝鑒在上初無明德之馨香以格于天民怨在下大惟羣酗之腥穢以聞于上也逸卽乃逸之逸辜卽辜在商邑之辜也總承上而言凡紂之罪惡如此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惟其縱逸爲之此非天之爲虐哉亦人自速其辜耳君亦稱民者猶言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承上言當監殷民以爲戒又特稱王曰而呼封告之也若茲通指上文自湯及紂之屬撫安也言我不惟由周溯殷如此其多誥也古人謂人無但于水監視而見其妍醜當于民監視而見其得失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爲大監戒以撫于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丘八反圻畿同父甫同辟音璧○此又承上文戒殷臣以及其臣而歸本于君身也劼用力也友謂王所友事謂王所事疇謂王所匹也若疇之若猶汝也若保之若猶順也圻封圻故名圻父政官司馬也主農事故名農父教官司徒也主空地故名宏父事官司空也諸侯之三卿謂之父者尊之也言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謹酒也況汝之所友如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大史如掌八柄之法之內史及其賢臣百僚大臣之屬可不謹于酒乎況汝之所事如坐而論道服休之臣起而作事服采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況爾之所疇如迫逐違命之圻父順保生靈之農父制定經界之宏父可不謹于酒乎凡此內外之臣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

以爲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于酒乎剛制亦劼毖之意也此章監戒諸臣自遠而近自卑而尊而歸本于國君之身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徒毖于酒德也哉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以下又承上戒臣民而歷告以殺不殺之條也羣飲謂羣聚而飲以爲姦惡也佚失拘執也言如此之人不使之逸失盡執歸以殺之可也然其者未定之詞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卽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殺也其必立是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蓋亦當時有聚黨羣飲謀爲大姦者故特設是制而其詳不可得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謂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迪導也有斯猶言不忘乎斯指教詞而言也享猶上享下之享又言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爲教之也能不忘乎教詞則上明享之矣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蠲潔也乃事之乃猶若也承有斯明享而言也言用敎之諸臣百工固明享而勿殺之矣若猶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能復恤于汝于是弗潔汝之所爲而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謂有司卽上諸臣百工之類也篇終特呼封言汝宜常聽我訓教臣以敎其民若汝不治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以敎行自上之意結之也

梓材

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蓋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蔡傳曰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詞以書例推之所云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卽曰也所云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所云已若茲監者猶無逸之嗣王其監于茲也所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推考與周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編書者得後文于簡編斷爛之中而以與前文相類遂編次其後也夫前之所稱自古王者指先王之詞非若後所稱今王者爲自稱之詞前之所稱啓監者乃監牧之監又非若後所稱若茲監者爲監視之監且前則尊諭卑之詞後則臣告君之語烏得而強合耶愚按蔡傳之辯蓋謹但考註疏全篇實皆王誥康叔之詞初無分下半篇爲臣告君之說而蔡傳顧爲此說者蓋吳才老倡之而蔡傳從之也吳才老所以倡爲此說者篇中本自脉絡貫通而讀者乃或誤分章段率定句讀而遂覺

其不類而不可合則亦無怪其疑篇簡之有錯也學者苟以經文參之註疏而更體其章句繹其文義亦豈有不類而不合如吳氏之所疑者哉今謹詳論于各節學者詳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猶孟子所謂巨室也孔氏謂卿大夫及都家也達通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通諸大家恐大家怙寵而情或睽以厥臣通諸王恐王居尊而情或壅也達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此首言上自天子下有大家而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以深勉之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勞去聲○此因以邦君率下愛民之義示之也恒常也越語詞上師猶衆也下師猶法也謂三卿爲百官師表也尹謂凡正長旅謂庶職敬者敬慎勞者勞來即所謂罔厲殺人也肆語詞徂往也此以上謂君敬勞而臣從之也姦宄殺人謂正犯也歷人謂罪人所過也事治也戕敗通謂五刑之屬即施諸姦宄殺人歷人者也宥即虞書流宥五刑周禮三刺三宥之宥宥其疑而刑其實也此以上謂

臣寬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獄未成之始而言宥自獄既成之後而言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監平聲下同屬音燭○此原古王啓監垂命之意亦上文之意也監如周禮建其牧立其監之監謂諸侯各監一邦即邦君別名也敬猶矜也屬猶完也效猶教也王者開置監國其治本以爲民而其命監之辭益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無所困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合皆由是而容蓄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此節至此止而舊誤以下節首二句合于此節以故章段胥失而吳氏遂疑其錯簡以滋誤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辟僻同塈音戲雘屋郭反○此備申上文啓監垂命之意以起下文今日啓監圖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菑者廣去草棘也陳列也以次理厥畝畝也塗塈者泥飾之也茨蓋也樸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

名也承上言自古王者命監若此而監遂無僻于政以戕害人者益惟曰王者既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敷菑以除榛莽垣墉以固基址樸斲以立制度皆王之所以倡于上也而疆畎塈茨丹雘則邦君之所以率于下也益古王啓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贊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繫相承應而舊誤以節首二句合上爲節則古王今王既不相對即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遂疑其錯簡矣益亦未及深體而然與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先王謂文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友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王亦惟曰我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後王必式用舊典以和集之而庶邦必因之丕享也此言今所以法先王輯庶邦之意雖未言厥亂爲民而所言用明德者繁而不殺其心已藹然于言外矣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先去聲○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予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迷惑染惡之民懌慰也此又言先

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人而今所以法祖爲治之意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詞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輔王以保之乎按本節已若茲句監惟曰句監即上王啓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惟曰句相應益脉絡之通貫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讀已若茲監爲句謂與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皆爲監視之監而爲臣下告君之詞也經意果然乎否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文相類因妄合爲一篇而孔氏遂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乎否耶夫孔氏雖未暢經義而簡册之傳尚存若吳氏未加深體汰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廢而經義亦廢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于惟曰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自稱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丕享言啓監之意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而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見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須切可知矣況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字既皆連下爲句而已若茲句與自古王若茲亦遙相應又如之何以已若茲監爲句而以上文兩監字釋爲監牧之監此節監字

危存亡之寄而固有共主矣

則釋為監視之監也愚不敢崇傳而廢經故謹正之如右即質之蔡傳尊經之意想亦不以同異為嫌也學者詳之

書經卷之五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參著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居于洛邑則宅洛者武王之志成王繼之周公成之而召公先經理之也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告王史錄為篇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之本以疾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大臣為國家長計遠慮如此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先相並去聲○月之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謂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豐越若語詞言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而召公因于豐迤邐而來也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反戊音茂○朏月始出也蓋朔後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則五日也言召公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

廟郊社朝市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三月之五日越三日為七日又越五日為十一日庶殷殷之眾庶也攻治也位即所經營之位也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役而治之而于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若猶及也翼日十二日也達徧也周公至而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三日十四日也郊用二牛帝牛稷牛也舊謂郊二牛為祭天地者非社乃祭地也二祭皆告以營洛之事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越七日二十一日也按洛誥三月哉生魄周公洪大誥治乃十六日而此命又于二十一日者蓋十六日經始之而二十一日則朝用書而命之也書役書也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即此意也邦伯謂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乃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殷庶丕作。丕大作興也言庶殷皆興起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

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復扶又反○錫與旅陳也幣陳于王及公者敬王殷民其根本乃自王身故先誥王也呂氏曰治洛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取諸侯禮幣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陳幣之意而欲公達之王也召公作誥而必借諸侯陳幣以進之者正以見上下勸恤欲王誠民以受天永命之意篇末所以諄諄致意者以此學者宜潛玩其始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曷其句絕○此下皆告成王之詞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言商王紂嗣天位爲元子而受茲大國殷之命矣元子不可改而改于他人大國之命未易改而改于他國帝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王將何以處此哉奈之何而不敬乎故終嘆息以致其意也夫人君馭治其事不一而此篇專主敬言者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取舍不違乎天故與天同德而能受茲明命也人君正位凝命其孰要于此哉伊尹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可謂得其旨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服猶詩臣服于周之服夫匹夫也言天既遠絕大邦殷之命故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與其子孫臣庶皆不能違天而茲服厥命也此豈有他哉商紂受命爲元子其終乃致明德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惟知保抱攜持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天亦哀此下民故眷命用歸于勉德者耳命之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相去聲○本節多未詳舊說迪導面向稽考格正也若亦順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永世者今已厥命墜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永世者今又厥命墜矣自夏說殷命皆難恃益以見德之爲貴也按舊說大意固爾但以兩天迪字與從子保格保各爲一層文義殊支而從于保是說啓其下面稽天若又倒轉說禹理更未足或曰從讀去聲猶正從之從商均爲舜子而禹若舜從子然所謂傳賢猶傳子也兩天迪字連下爲句一則天迪爲從子而保之一則天迪其格夏而保之視舊說義較簡明而上下亦各無隔礙似宜從之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耇老臣也王幼沖嗣位恐其疏遠老臣故首以無遺戒之曰者稱老臣之詞稽亦考也言老成之臣稱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稱其能稽謀自天乎稽古人之德則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理無不窮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諴音咸碞音巖○諴和也後緩也碞險也嘆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厥任亦大矣其大能諴和小民則休美自今而所謂無疆惟休者可卜也小民雖微而可畏王惟不敢緩于敬德而用以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乎此又恐王幼沖嗣位輕忽其民故以能諴勉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土中謂洛邑爲天地之中也服行也稱旦者君前臣名也上神下示也承上言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以諴民之道自服行于土中旦固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饗答神示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能撫天之成命以治生民則庶幾休美自今而用以即無疆之休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會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比音避○比親介倚也邁進也又承上言治人當首化乎臣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倚我周之御事使其相觀爲善節性防淫與日俱進則臣化而下民從之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也又承上言化臣必首謹乎身王能以敬爲所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敬則身修而臣下從之矣上言節性此言敬德者欲勝義則凶怠勝敬則滅人心本危而當使之安也義勝欲則從敬勝怠則吉道心本微而當使之著也雖一時進戒之辭而古今聖賢之道有若合符者人主其可忽乎于民曰節性于王曰敬德者義互相足特君臣之體別耳猶周禮臣民稱疾醫王稱食醫之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之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此與前相古先民節相表裏但前止言天命之忽墜而此直指其不敬德以實之則益切矣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承上言今王繼受天命亦惟此夏商之敬德永命者繼其功焉可矣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也而可不謹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嘆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于初生習爲善則善矣是自貽其哲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敎化宅此新邑耳若初行新政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哲對愚而言歷年對不延吉凶而言不言者省文也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故今也承上言天命之卜于初服如此故王當急于敬德惟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此言以德格天也

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淫過乂治若順也承上言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而亦敢于殄戮以治之則君以德治民民自順從于下而有功矣此言以德孚民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之言首也刑猶法也用與上文王其德之用同義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上下謂王以下牧伯及諸臣也其者揣言丕若皆言如其永命也讎民謂殷之叛亂民百君子謂其御事庶士友民謂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勿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謂德之威明也末終也言上下期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拜稽曰我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德之威明而終有成命也如此則不特民能用德而君德顯且君能永命而君德益顯矣蘇氏曰君臣一心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而以民心爲天命也愚按此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緊相呼應一言以德于民而于王有光一言以德孚民卽以德格天而于王彌光文義甚明舊不明此乃以拜手以下合我非敢勤以下爲一節其解全誤急宜正之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上稱予小臣者人臣對君之辭此稱我者對周公以進于君之辭言基命在王我敢以此爲勤哉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則王之所自盡當時成王將擧新邑之祀故臣子奉幣以助祭而前文取幣入錫以旅王者此也學者遍玩始終而識其意焉則得矣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告卜于王史錄爲篇又并記王及周公商治洛邑及公留治本末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凡三段首段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王拜手稽首以下則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詞此一段營洛以前事也次段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敎王以宅洛公明保予以下成王命公以治洛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王以留洛乃營洛以後事也而末段伻來以下公既留洛因王錫命而祝王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居洛年歲以附之凡以見周公治洛自始至終之畧而成王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辟音璧下同○此下三節周公三月十二日乙卯達觀于新邑營而授使者告卜之辭也不係以時曰者已詳召誥且見于使命中也拜手稽首者周公遣使之禮也復者復命于王也明辟卽下文所謂作民明辟也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吉復命而因告以宅中圖治作民明辟之道周禮所謂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意正如此止稱明辟者蓋約詞與○蔡傳曰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成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官而已王莽居攝遂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辯蘇氏曰此上有脫簡今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凡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愚按康誥惟三月以下四十八字若在此篇之首則篇中乃復王之文全非誥治之義今以召誥篇推之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此首三節以圖告卜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己未周公既以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蓋當另爲一篇而其文亦既逸矣若斷其爲此篇之文則其次當在拜手稽首誨言之下但此篇自爲周公與王商治洛邑之本末亦不應以此雜之也故

以圖及獻卜句玩語勢尚未住宜連下王拜手段禮而就王不待公復事即拜手稽首言故稍改成王留在中間左傳史記多此

于因蘇說而并正之如此學者詳之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相去聲○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胤繼也保大保也言建邦宅土乃基命于天而定之也今王以幼沖如不敢及知以命之于臣予不敢辭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瀍音廛伻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謂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此始卜不食而乃改卜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諸侯之地瀍水東下都也遷徙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言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使人執洛邑之地圖而獻卜吉之兆辭也以召誥推之蓋召公于三月之五日卜吉而經營之而周公于十二日審觀而圖獻之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

周書 洛誥　卷五　六

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相去聲○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尊周公而答其禮也匹配也視示也正而固曰貞保守之意也言公敬天休命相宅卜洛以配休命于無窮今示予吉卜我二人當共保守之自此以往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休命將自此始矣予敬拜手稽首謝公之誨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周公作洛既畢而歸復將從王往洛而遣告以宅洛為治之事也稱舉殷盛也秩序也文謂祀典之文也周公言王今宅中圖治當首舉盛禮祀于洛邑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以告于天地群神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殷禮大饗百神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用成報神賜也自今伊始永奠中土祈溫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潤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鄉大夫下逮庖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為首務而下文率下圖治胥本諸此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指洛而言所謂成周也承上言祀典舉矣至敘詔臣工此非予所敢專

如漢之朋黨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牛李而後至借沖捨禍海內塗炭

者予今整齊百官使從王事于周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而已他無言也蓋自明其命告百工之意不過如此以起下王自命工之實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宗尊元徃首也功臣皆祭于大烝而計其功之最尊者為之冠也篤厚弼輔也又承上言予之命百工如此矣王將何命哉今王即命曰任事有功當以功作元祀其視予之告百工者明以切矣而時亦惟命曰汝受此命當益厚輔王室而已其功尚未可定也王命百工之意亦不過如此又以起下王當省功之實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視省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承上言予之告工與王之命工如此而其要則在于王之省功耳省功而公則百工胥奮省功而私則百工胥怠是乃汝悉自教工而非予命之所必并非徒王命之所能為也蓋天命天討一主于王周禮大宰以八法詔王馭群臣意正如此學者通上二節觀之則得其義矣舊說文義稍有未融故恭之如此學者詳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指王也朋比也無毋通禁止詞又承上言省功之在王如此則功賞之用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若少有所徇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

周書 洛誥　卷五　七

撲滅矣此言徇私蔽公之害王所當豫禁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若順彝常伻使嚮趨也又承上言徇私之害如此王將何如哉苟于所順之常道及所撫之國事一視予惟用見在周官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此言率下圖治之美王所當力行也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惟終者對始而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又稱公曰而稱已以發之者此承上起下之詞此以上敘百工理庶務之事而以下則言御諸侯撫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言御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言貢享者群侯之所以奉上而享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以享不在幣而在禮幣有餘而禮不足即所謂不享也惟群侯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皆謂上不必誠于享而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胥失矣是惟事其侮而胥為叛亂也人君可不敬以察之乎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蘉莫郎反父音甫
此言撫萬民也
乃猶汝也汝乃之乃猶若也頒布也棐輔彝常蘉勉也正父猶言
先正謂武王也彼謂洛邑戾至也言德化者庶民之所以應上予
心所汲汲不暇者惟在教汝于輔民常性之道汝當勉布予之心
以聽予之所教若汝于是暇而不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
道矣汝亦如予篤叙正父之道厚而不忘秩而不紊則人雖欲廢
棄汝命其敢乎汝尙敬往以治洛都我將退休以明農事但能于
彼和裕其民民將無
隔于遠而胥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以下成王因周公明
農之意而留之也明顯
明之也保佑保之也辟舉也和者不乖恒者可久居宅也師亦民
也和恒四方之民而宅其衆互文也言公舉大明德使予前不墮
祖烈仰不虛天命俯不
負民情以明保予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即功宗
也將行也
行惇宗之禮也一云將大也惇厚功宗之大禮也咸秩無文見前
又言公行功宗之禮叙元功以爲之冠而祀神則叙及于祀典所

周書　洛誥　卷五　八

不載使恩可答于臣庶禮可
告于神明亦明保予之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作猶言肆達指
上下四方爲言也
穆穆深遠也迓迎也毖祀謂敬祀也總承上言公之稱德以保予
如此此惟公之德著于上下布于四方通達深遠以迎治平而不
迷失文武所勤之至教也予沖子于此夫何爲哉惟早夜之間敬
以禱祀公而已王因周公有退休之志而極稱其德如此其留之
之意益已見于
不言之表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迪導也時是也言公
之德所以輔導我者
至矣當常如是未可以明農
也此乃略示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
後○此王將歸而明示留公治洛之事也周鎬京也洛邑之作周公
本欲成王宅中圖治而王意未欲舍其故都故于洛邑舉祀發
政之餘自言欲退就君位于周而留公在後以治夫洛也謂之後
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或乃誤謂王將封伯禽以爲魯後也則
今考費誓東郊不開實在周公東征之時是伯禽就國益已久矣
且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味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
禽
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導亂治也宗禮即功
宗之禮也敉之言定即

下文命寧也言四方開治乃公之功而今未定
功宗之禮亦未能敉定公功也此美其已往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
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士師工猶言百工士以分
言師以道言工以職言也四輔言
四方皆爲保障也言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庶
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功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
諸此此勉其將來也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
輔則命周公留後治洛而非命伯禽爲魯後又明矣
王曰公定
予往矣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
方其世享○斁音亦○定止將奉也王言公宜止洛予今往鎬京矣
公之功方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是宜鎮撫洛邑也而
可求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而公亦勿替
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矣
周公拜手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以留洛也來者留洛邑也承猶紹也責難于君
謂之恭承上誕保文武受民而言王命予留洛承保文祖民而越
光于武王今惟弘朕恭以大
其責難之義而不忘我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

周書　洛誥　卷五　九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相去
聲辟
音璧○惇厚典法獻賢也恭即指守法尊獻而言臣敬王王敬臣
其恭一也言王雖歸周必當時來相宅以大厚其典章黎獻使其
治足爲四方之新主而守法尊獻之恭有以信今而傳後也庶自
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而巍巍乎惟王其有成功矣此周公以治
洛之效望
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承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子者有德之稱多子謂諸卿大夫也師衆
也孚之言信恭以禮下信以事上也考成
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子者親之也刑儀單殫也又自言我以衆
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之成功以答天下之衆倡羣臣之
孚如此庶成我明子之刑而殫文祖
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
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秬音巨卣音酉禋音因○此下四
節乃留洛以後之事當在下十有
二月之後而節首亦合有周公曰三字蓋多脫文矣伻使毖戒寧
安也秬黑黍一稃二米也鬯酒名卣中尊也曰明禋以下王命使
安公之辭明潔禋敬也即謂秬鬯也休之言美享獻也公言王歸
之後遣使謹毖殷民而因以秬鬯寧予王固曰致玆潔敬拜手稽

要欲曰六王卽位周公營成周王以告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吾受命於天宜於曰成王定成周者祠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以而見有不善易以而誅也說先自古遷之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者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illegible]三說大意異同。此史佚承王命誥周公營洛而作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公初在洛歸報成王之詞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洛邑既成公告王至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沖子以下朝享頒賜而公訣王之詞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王贊公留公於洛之詞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受洛之詞評之悲以下王留公在洛將歸殷士于洛之事戊辰以下則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之儒誤以為此一時事故以脫簡為疑

首以休美用相享獻而予當茲其心爾切以至如下文所云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令使人戒勅庶殷而以鬯卣寍公命之爲明禋休享何也葢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薦之敬之至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禋祭名也公自言承王使命不敢受此禮而急爲祭告于文武也君以禮接下臣以禮事上王重公而公不以毫末加于心忠敬之至非聖人其孰能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遘音姤厭饜同○此祭之祝辭也惠順也篤敘猶篤敘乃正父也公言願王順以篤敘文武之道無罹疾害子孫萬年皆厭飽乃德而殷人亦永壽考也**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受謂教條次序也觀猶法也朕子猶言朕昭子也公旣祝王敘先烈以蒙福又言王能稹使殷人殷人乃承敘萬年永法王而懷其德也葢周公雖留治洛而其使殷民永勸而懷之者實緊于君德矣亦責難之意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下史官記祭祀册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爲十二月之日見下文烝冬祭名歲

周書　洛誥　卷五　十

者歲舉之祭也騂赤色也宗廟禮用太牢牛羊豕備用特牛者舉盛禮也逸史逸也史逸爲祝册以告神惟告周公留後他不及也王賓謂賓格之屬明不止諸侯也殺謂殺牲禋謂禋祭格至也王賓咸至助王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凡此皆以周公留後重其禋也**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言命公留後史逸作册以誥之爲其年十二月之日也○註曰王在新邑十二月戊辰晦也明月爲夏正之仲冬故烝祭疏曰知戊辰是十二月晦日者此歲入戊辰蔀五十六年今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二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知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周正十二月爲建亥之月故明月卽夏正仲冬建子之月行烝祭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云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商民遷洛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遺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殷民之始遷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不言遷民惟周公留治于洛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洛故其言如此蔡傳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之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誥命與之更始焉耳此多士所由作也由是而推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也去西京洛邑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則謬矣吾故以爲非孔子作也○此篇凡五段前三段每段各以王曰起之後二段每段兩以王曰起之說見各段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留公治洛至是公始治其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

周書　多士　卷五　十一

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喪去聲○此王若曰以下首言商廢周興之原而以天命民情發之也弗弔連旻天爲句與詩弗弔昊天同義謂弗見弔恤于旻天也以弗弔爲句者非言旻天大降喪亡之灾于殷我有周受天眷命奉將天威肆申致王罰勅正殷命以告終于上帝也此見君之不能違天也**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弋取畀與固保弼輔也言我以致罰于殷王之故及爾多士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乎惟天不與殷故也天道保治不保亂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故輔我周之治而天**惟帝不畀惟**位不容辭也我敢妄求此位乎此承上文而推之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秉持也爲猶事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卽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與泰誓天視聽**我聞曰上帝引逸**自我民視聽同意此因見天之不能違民也**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方。此又推夏廢商興之本于天民者以例之也引導逸安也嚮意嚮也時夏猶詩之時夏謂中夏也庸用甸治也言上帝引人以安苟人心得其安則上帝引之而桀喪其良心自不適于安也然帝猶未遽絶也惟降格災異示意嚮于時夏而桀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矯辭欺天于是天罔念聞廢其大命而降致其罰矣卽仲虺所謂帝用不臧也乃命成湯革夏以俊民分布遠邇而甸治區畫之又所謂式商受命也此夏商廢興之故而周公反覆以爲言者蓋夏亡卽殷之亡湯興卽武之興商民觀是其亦可以省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恤者勤敬之意配天其澤謂德澤如天也言自湯以下罔勿修德敬祀亦惟天建立保治于殷而凡殷先王亦無敢墜失帝命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言紂大不明于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家者乎是以大肆淫泆無復顧念上天之顯道與生民之敬德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喪去聲○大喪謂國亡身戮也言天不保而降茲大喪非天之故爲不畀也天丕建明德惟天不畀以其不明厥德也凡四方小大邦之喪亡其致罰罔有無辭者況紂罪貫盈而奉辭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又稱王若曰者申言商廢周興之意而因以引不北于正者䏶之也靈善也割正也言我周王大善承帝天之所爲帝有命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勑正以告于帝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畧又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事不貳適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是也王家我適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也言割殷非私惟我一于從帝而無貳適耳則爾王家容能不我適乎周不貳于帝殷自不能貳于周蓋昭示以定命之當遵而潛消夫逆萌之難肆也聖賢事不苟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爲然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其曰猶念也洪大度法也動變也猶遷也自爾邑猶言造攻自鳴條也肆遂也大戾謂紂亡而武庚又戮也承上言我之承上帝如此今我之遷動于爾實念爾大爲非法非我之輕于爾遷動乃自爾邑之叛亂以致此也予亦念天就殷屢降大戾洊爲不正故遷汝以正之耳豈有他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又稱王曰者復申廢興之意而以卒矜爾者曉之也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也西謂洛在商之西也奉持也王復呼多士而言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之秉德好爲震動是惟天命不可違我不敢緩耳爾無我怨也上但言我不爾動此乃言非我奉德不康寧上但言其無度不正此又言其無我怨則聖王省躬輯下之隱已藹然見于言表矣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又言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皆知殷改夏命也爾何獨疑于今乎蓋卽其舊聞以曉之也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迪啓簡拔也天邑猶言大邑也肆故也言殷革夏命惟爾具知而爾復責周曰夏殷革命凡夏之士啓拔在庭有服列于百僚者今周于商士何未有也則爾蓋未撿之于德也予一人惟德是聽用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以簡厥德今之遷洛予惟循商之故事以矜恤爾與

爾之攸德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而實天命有德之理也公因頑民滅德故又卽其意而告之如此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比必二反○稱王曰者此溯昔而言以明移爾之意也降命未詳舊謂降猶今法降等之降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有爾命而生之也或謂降命猶下令也與下節時命有申相對多方篇兩言大降爾命一言觀忱我命又一言祇告爾命義尤可見舊說非也言我昔來自奄大降爾命乃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多遜之德其罰固已輕矣今乃猶有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稱王曰者此指今而言以申矜爾之意也申重也自奄爲初命此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申明此命今我所以營邑于洛者惟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來服奔走臣我多遜當有以處之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始期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還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有猶保也寧安幹事止居也言爾乃庶幾有爾田庶幾安爾事安爾居也詳此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久矣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畀矜猶言佑憫啻但也承上言敬而循理乃天之所畀矜而保土寧事之本也不敬則豈但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宅者安定之謂繼者承續之謂年豐年也一云壽也從自也言爾樂業安居則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闕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連稱王曰又曰以結之也王曰之下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或曰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此蓋錯簡也今以義考之其說正與多方篇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二段文體相似而與本篇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文脈亦正相足且多方篇去此二句其上下文脈亦較相承其說益無疑也時是也或言者非一之辭指篇中凡所言也承上文又結言予非多爲此誥是我乃歷言爾之所居止而已以終曉之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人君皆以勤興以逸廢而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訓之亦誥體也始稱商王者時之近也繼稱先王者王之親也上自天命之廢興下及民情之向背精微之旨切近之規無不其備豈獨成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是篇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咨嗟咏嘆其意深遠而篇中凡分五段首段周公曰以下總發無逸之義而次段歷敘商周先王無逸之實以戒嗣王凡以三周公曰發之又次段周公曰以下申發無逸之義而次段又總申商周先王無逸之要以示嗣王復以一周公曰發之末段周公曰二句則總結之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首發無逸之義也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若稍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知以勤爲逸也則知小人之依者知所依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非是則無以爲生也故舜自耕稼陶以至爲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公發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相去聲○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諺俚鄙也誕誕妄也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艱難乃逸之義始則習于里巷鄙語既則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且訕侮其父母曰古昔之人愚蠢無知徒自苦而不能逸也昔劉裕奮由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曰嗚呼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又稱周公曰者前總發無逸之義此乃歷數商先王無逸之實也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皆敬也天命即天理也荒者怠于事寧者逸于心也中宗以敬居心以理檢身至其治民亦敬懼不敢怠安無逸之實如此故能享國永年也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武丁也作事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也雍和也嘉美靖安也海宇安樂而教化蔚然謂之嘉靖若但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猶不可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身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享國永年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高宗子也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註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也漢孔氏見國語有帝甲之亂七世而殞之文謂其稱帝甲乃祖甲也意必非周公之所稱矣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相似遂謬指此祖甲者爲大甲然詳此舊爲小人作與上爰暨小人作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指微賤而言非憸小之人也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祖甲爲大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大甲小甲沃甲陽甲祖甲也不應以大甲而亦改稱祖甲況下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因其先後次第而

枚舉之則祖甲之非大甲益明矣保惠庶民不侮鰥寡皆其無逸之實故亦享國永年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樂音洛○立即位也過樂謂之耽通言自三宗之後凡即君位者生于逸豫不悉民艱惟耽樂是從喪身亡祚遠不過十年近止三四年益逸樂愈甚則年壽愈促也凡人莫不樂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殆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與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稱周公曰者由商先王而復推周先王無逸之實也將詳言文王而先約言太王王季者述世德也抑畏乃無逸之本而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抑畏之心發之耳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舉此則其薄于飲食宮室可知矣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養民之功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柔而非懦恭謂之懿則恭而不辱也惠澤也鮮猶生也鰥寡

生意已絕加以惠而樂其生矣故云惠鮮也昃日昳也言文王外物之奉所性不存惟一以安養斯民爲事而其德又和易近人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凡自朝而日中而日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者豈好爲勞苦哉誠欲以成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立政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一若無所事事者而此乃言其勤勞如此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可見文王之勤勞惟心在于民總綱挈要而非若後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亦可知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盤者盤旋不已之象言文王遊田有制不敢性耽樂是從則上不濫費下無過取而克遵正數之常供也文王未爲天子而庶邦供之者西伯統領庶邦皆有常供唐時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猶言中年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故約言中身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永年如商先王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又稱周公曰者承上言先王無逸之實而因以戒嗣王也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以任嗣王其法文王之戒耽樂而守正供也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樂音洛○皇遑通訓法若順也則亦法也愆之言過猶逸也承上言嗣王取法文王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似未甚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一時在位之人皆將大法其過逸之行矣是猶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而人皆化之也而可若此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流反○又稱周公曰者承前總發無逸之義而申之也胥相也訓告以未事言保惠以將事言教訓以已事言譸誑張誑也幻之言變也民通謂臣民猶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也又言古人德業雖盛其臣民猶相與訓誡告諭以防之相與保養將順以引之又相與敎正規誨以成之惟其若是是以靦聽思慮通而無蔽好惡取予明而不悖而當時之民人無或敢誑誕爲幻變名易實以亂觀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詛莊助反祝音呪○乃訓即攸訓之訓刑法也違拂也言嗣王于上文所訓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無小無大之民莫不皆然上文所謂民胥或譸張爲幻也若其不變亂而譸張者則其心之懷怨或口之肆詛也蓋亦不免矣苟否則以下指臣民而言蓋先王之法甚便于謹厚之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若臣如省刑罰以重民命而暴君虐吏必變亂之薄賦斂以厚民生而貪主汙吏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民心口交怨其上而國不危者鮮矣此節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反覆言之○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又稱周公曰者承前溯商周先王無逸之實而即其要申之也迪蹈哲智也言人主知小人之依或怨之而不能蹈者多矣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智故能所其無逸也周公以迪哲稱之其于知非艱行惟艱之義蓋發之切以至矣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罵皇大也厥愆謂民之愆也承上言三宗文王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反諸其身雖其人怨詈之或過而安受之曰是誠我過也誠若是是豈止隱忍不敢藏怒

而已哉蓋聖人懷保斯民凡其所好所惡心誠求之故不暇責
情之有違惟力省君德之未至其于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此所以
非含怒不發者之所可比
而周公爲能原其心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叢聚也又言嗣王于上文所言而不
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亂曰小人怨汝
詈汝汝則聽信之如是則于君之爲道不能省念心之所存不能
寬容以無實之言肆羅織之法虐無罪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
同而同于怨是不皆叢于人君之一身哉此篇以知小人之依爲
綱領而此章申言既知民依則當蹈其知之實三宗文王能蹈其
所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一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于
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夫豈有私怒于其間哉蓋天地以萬物爲心
人君以萬民爲心以萬民爲心者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爲已責不
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
怒則民危而君亦
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篇終又稱周公
曰者申戒嗣王
以通結上文之義也○此篇凡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
意然後及其所言至此則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
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
窮也成王得無深警于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語爲篇亦誥體也
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此篇之
作諸說不一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故周公作此論
之也唐孔氏則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臣位爲嫌也
葛氏又謂召公于爵位先後不免介意也蘇氏更謂召公欲
周公告老而歸也然按本篇乃召公自欲避位退老厥邑周
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詳味其義可見諸說蓋多爲序
文所誤也○此篇凡五段首推祖烈天命以已意留之次援
商臣故事以留之次又援周先臣故事以留之次又稱召公
素望以共事留之而末則總結之也其間或一稱公曰爲一
段或連稱公曰爲一段
文煩而不殺意彌切矣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
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喪去聲○此周公溯殷訖周推言祖烈天命相關之重以留召公
而首呼奭告之也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古人相與語多名之
尚質也孚信棐輔忱誠也言天不見恤降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
而我周既受之矣我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祥乎而如天輔我
之誠則我又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留召公而首及此者蓋念
天命之吉凶決于賢臣之去留以深致懇切危懼之意也言天之
輔忱而臣之輔忱在其
中矣此立言之體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
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時我之我君奭自我也越及也猶後于
惟用閔于天越民之意也尤怨違背也
上下謂天越民也周公嘆息言君已嘗曰是誠在我此因君之自
任矣我亦不敢苟安天命不永遠以念天威也況民之怨背實否
又實惟在人乎今在我後嗣子孫恐大不能敬天勤民以
遏絕佚墜乎前烈而君乃求去謂在家而不知也可乎
天命不
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易去聲諶時壬反
諶信也經歷任
重致遠之意恭卽克恭上下之恭承上言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此
無異故乃人自墜天命不能經歷以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此但
言帝命祖烈交責之重而
人臣之不容諉亦見矣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沖子
小子謙辭施者延被之意對前遏佚而言也言在今
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
之德使益施及于沖子而已此及下節公自明
帝命祖烈自任之重而召公之不容諉益見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猶言且以也道猶迪
也言我既迪王以法祖矣
又以天不可信我迪惟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以來所
受之命也上言繼祖烈此言承帝命祖烈繼則天命承矣無二道
也故卽二者相關之重
反復以致其留之之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
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歷此
溯殷臣輔主以隱示留之之意故又呼奭言之時則有若者言當
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
扈與湯時臣扈蓋二人而同名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
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伊尹佐湯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

佐太戊其治化克厭帝心自其徧覆謂之天自其主宰謂之帝或稱天或稱帝殆互文也巫咸言乂王家者其治功在王室而巫于二臣也巫賢甘盤無指言蓋又次于巫咸與率皆也禮謂祀禮也陟升也言六臣皆循此道有功陳列于朝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以德升配于天而享國長久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而此止言五且其臣在武丁時乃不言傅說亦約辭也呂氏曰此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匹休于前人也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辟音璧○佑助也實謂國有人也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百姓通謂百官著姓王人謂旅下士小臣謂侍臣屏侯甸謂諸侯也稱舉也亦秉也事謂征伐會同之類承上言六臣輔君致治如此天惟佑命有商純一不雜則國有仁賢而不患空虛其時凡百官著姓與夫王人下士各秉持其德明致其憂而其侍衛小臣及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卜著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書　君奭　卷五　二十

此推殷賢王所以盛下及其所以亡以明致留之之意故又呼奭言之天壽指上文多歷年所而言平格指六臣而言坦易無私之謂平通徹無間之謂格下有殷謂紂也滅威謂威靈滅絕也固猶定也凝也言天于國祚初無私壽惟能平易以相通格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而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滅絕其威靈天之不克私壽亦可見矣今君永念于此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復溯周先諸臣之輔王以致其留之之意故又歷呼言之申重勸勉也對下文文王而言也言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以見命惟武王終成之而實文王始貽之也此起下文之意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尚庶幾也修治和燮也虢叔文王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承上言武王之集命惟文王尚克治和我諸夏以貽之而亦惟有若虢叔等五臣之輔之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承上文而反言之以起下文也迪導彝典也言文王修和有夏惟此五臣若無五臣能爲往來奔走迪此常教則文王雖聖恐無德澤及于國人也蓋有是君有是臣非聖君無與王治非賢臣無與輔治有君無臣則德不足以凝命又何以貽我後人乎故下文因正言之按此節又曰二字似贅或曰又猶通言賢如五人而其心猶曰無能迪教而王德無由降也此即所謂秉德之實而下文以亦惟㒸之與其言須爲近理姑存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見現同○純佑秉德猶天純佑命于殷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迪啓也見謂著見于上冒謂覆冒于下也承上文而正言之聖如文王而迪教修和亦惟天純佑秉德之臣啓知天威乃惟是昭明文王而啓其所著見而覆冒者以升聞于上帝也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以貽于武王耳豈有他哉前言申勸武王集命以溯本于文王此言純佑文王受命以推及于武王語意先後相足深體味之可見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文王五臣虢叔先死故四人也祿天祿也劉殺單盡也承上文王得人受命而言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導有天祿其後暨武王大

周書　君奭　卷五　二十一

奉天誅罪惟此四人昭其覆冒之德令天下大盡稱揚而歸敬之乎四海也武王言冒文言丕單者文王冒西土而已武王懷冒乃丕單稱德也武王不言命而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而受天祿也呂氏曰師尚父勳烈燊尚而不與五臣之列蓋或詳或畧其意之繼王于留召公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浮水曰游小子謂成王也誕無我責二句未詳或曰誕大也收猶斂也言無我責句收罔勗不及句言大不可專責于我若汝收斂而退謹勉王所不及也或曰收斂成也言無我責收句勗不及句言汝大不可告退專于我責其成而罔勉我所不及也按上說句理未順下說爲得之耇造老成也周公言今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用罔知津涯予往與汝其共濟可也今王幼沖與未即位同汝大不可專于我責成而罔勗其不及也君今若去是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而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矣况曰遠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之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也周公欲召公省戒又特嘆息言君其大監視于茲我固受命固有無疆之美而其債累亦大艱難矣今告君汝謀惟裕務從容以交修弗俠隘以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欲其鎮定愛慾欲其謂劑盤錯欲其辭紛黯汚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未嘗無舍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當周公東征破斧缺斨之時屈折勞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求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所必至然思先王創業之惟艱念後王守成之無助則又義未可辭而今乃汲汲求去其迫切已甚矣此周公所以欲其謀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又直推君奭素望以致共事之意故又疊言之也前人謂武王也極民表也偶之言配猶輔也亶信也乘猶載也言其丕應也惟念也周公追溯王命又特言前人敷布腹心悉以命汝使位三公以作民極且曰汝當明勉以誠信輔王用載大命以追念文考之德而丕承無疆之憂也先王之命如此而可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喪去聲○大否大亂也呼其官而名之重辭也周公仰鑒天命又特言告汝以我信而無相疑汝其能敬而無相忽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而大念天威之可畏也上天之威如此而又可去乎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堪過勝也丕猶盛也承上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誥乎予所誥惟曰贊襄在我二人耳汝如聞而有合哉亦當言曰在是二人也今方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竭力猶恐不勝汝當克自敬德明揚我俊民于朝乃大臣所以迓天休也果爾在汝他日推遜後人于全盛之時則可耳今豈其時乎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式用也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用能至于今日休盛也則我與汝今豈有他哉惟其成文王功業于不怠丕冒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而去之烏乎可哉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敍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亦人之所悅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此又疊言以結之也丕順也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多語乎予惟用憂于天以及于民而若茲語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意亦如此前言若茲誥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誥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及汝也能其初謂能順于初也惟其終思其或不順于終也祗亦敬也若順也上言天命民心詳矣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終嘆息言君惟汝知民之爲德亦罔不能順其初而當亦思其終民之難保者亦可畏矣其尚祗順此誥而往敬用治哉此乃留召公終勉其就職之辭召公于此義蓋不容以不留矣蓋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乎斯誥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

○此篇先總戒之而末結之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

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地名未詳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皆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遂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致辟于商者誅其身也囚于郭鄰以車七乘者制其出入而限以乘車也降于庶人三年不齒者越三年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以爲卿士者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二卿周公用仲爲卿也仲不別封而仍邦之蔡者不絕叔于蔡也呂氏曰象欲殺舜害止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三叔傾周公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不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以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而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命爲諸侯以明周公之心也吳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不過位冢宰之位非若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位也論周公者當先知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行去聲○胡仲名率道卽就也言仲循祖德改父行能謹其道而我命汝爲侯于東土以此也汝往就所封其敬之哉蓋嘉其

鄭氏望云後儒誤解金縢彖之弗辟爲刑辟謂我致辟管叔作洛命夫言不合其所自起之說流言人主未求之語無故遍讀者多矣注深言以傳即成王從之之辟以已何必甘心殺一兄因一弟貶一弟此情理所必無金縢之誥承之有傳儒信聖人不如信諸書乃至謂之大謂義而消親兄可殺弟而誅則是書之之實周公爲我首矣不可以不辨之左傳嘗蔡叔啓商基間王室王任是殺管叔而蔡之叔蔡仲師召周公以爲御士見諸王而命以蔡

前而因勉其後之辭命乃周公之意。而書詞必稱成王者臣道當然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以下皆勉其後之辭。蓋掩愆過也。邁迹超過往迹也。憲法。彝常也。言前人之罪在于不忠不孝。爾欲蓋前愆惟勉于忠孝而已。爾邁迹自身克勤忠孝。夙夜匪懈。以垂法于後。則爲愼子臣之道。乃可謂率祖訓而無違王命者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以下多與伊尹申誥太甲相類。誥太甲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大致則一。而詞微不同者。蓋仲與太甲有間。故敬仁德惡有微顯之殊。而興亡治亂有深淺之別與。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謹其初者思其終。以免困也。亦太甲終始愼所與及愼終于始之意也。此總上文以起下文之辭。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承上言勉汝功績。親鄰國。屏王家。協同姓。康小民。盡職如此焉。惟終而不困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詳。審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而視聽之屬之則也。舊章爲先王所垂之典。厥度爲吾身所守之法。皆中之所出也。作以皆用也。側偏也。不率中而作其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其能不亂舊章乎。此戒其失于己也。不審視聽而惑于側言。則是非邪正皆失其當。其能不改厥度乎。此戒其徇于人也。仲能率中而審視聽以行之。則愼終如始而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爾。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荒。猶廢也。飭往就國而戒其毋棄命。以致丁寧之意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當時煽亂不特一方。故告爾四國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乃及四方之士。余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遠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麤定。人在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比殷。猶碔砆之于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天命亦失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此篇凡四段。首段歷溯由夏迄商天命之得失。以致嘆憫之意。而次敘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曉其民。次又稱多士之忱命受賚者。曉多士以曉其民。末乃以沈命遺命之得失申曉之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五月謂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也。宗周謂鎬京。一云謂洛邑也。王者定都。天下宗之。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先稱周公曰而復稱王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也。周公命誥終于此篇。即此例推。可見大誥諸篇凡稱王若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也。四國謂殷與管蔡霍也。多方泛言天下也。尹正也。侯有正民之責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以曉天下。而所王爲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我大降爾命。爾宜無不知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爾大惟私圖天命。自底滅亡。而不深長敬念以保宗祀也。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此章首警以天命不可罔于。乃一篇之綱領。而下乃由夏訖商。歷溯天命之得失。以深警之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格。猶格非之格。勸。勉。迪。啓也。言帝降譴以格夏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終日之間。視聽動息。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也。乃大肆淫昏。不能少自勸勉。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其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可因桀而知紂也。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類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懫。陟利反。○麗之言依。謂民所依以生者也。甲之言始也。靈。善。承。受。旅。衆也。惟進之恭。猶言懿恭也。叨。貪。懫。忿也。劓割。戕害也。承上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于民所依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絶之。猶乃大降威虐。以增亂其國。此何故哉。蓋始于內嬖蠱敗。鮮善氣以承衆。無恭德以寬民。因縱以外嬖欽崇忿貪叨以戕民。肆忿懫以害國也。內外蠱惑之害

如此而謂天能聽之乎叨憒日欽乃加于有夏之民者蓋言惡德皆自下升之意此其所以為曰欽也其警之也深矣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刑討也殄滅也又承上言桀德如此殆無以為民主矣天惟是眷求民主乃大降顯休之命于湯而討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散而無統勢不得不歸于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其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謂正人民謂凡民多享謂信任保享謂撫安又承上言惟天不與桀者大矣乃惟以爾多方之正人皆不克信用以淪于亡惟其所恭敬之多士皆叨憒不義大不克知撫安于民乃相與播虐至于政亂民愁而速其亡也上言桀之崇亂以任匪其人此言天之亡桀即以任匪其人爾殷侯尹氏非嘗逮事紂者乎亦可以惕然內省矣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也

周書　多方　卷五　美

勸勉刑法也湯謹其所依乃以勉民于善民亦法于上而用勉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用此以勸勉其民即所謂慎厥麗也明德仁之本謹罰仁之用要囚即康誥所謂要囚也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辟而當罪亦能用勸今至勉宥而赦過亦能用勉言所以使人勉于善者無不至也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辟音壁○言終稱嗚呼者深致其憫嘆之意也呂氏曰商先王積累如此今至爾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嘆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又稱王若曰者周公深感前王之殄命而復稱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警勸之也庸用釋去也言天非有心于去夏有心于去殷以起下文桀紂自取亡滅之意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爾辟謂紂也屑瑣也言紂富有多方而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度上帝之命飾非拒諫實煩有詞此乃自取滅亡而果非天有心以去之也

節意與多士篇桀大淫佚有辭同義舊疑本節不及桀疑有闕文按上下文固兼言夏而篇意以殷為主經傳互文省文之例多如此非有漏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喪間並去聲○集萃也享即享有之享有邦謂殷也言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敗故天降是喪亡而俾有殷代之也夏之亡非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圖猶為也言紂以逸居逸淫佚無度故其為政不潔而穢不進而怠而天以是降喪亡于殷也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意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須待暇遲也念憫也聽任也言聖而罔念則為狂愚而能念則為聖紂雖昏狂天念其祖父猶未遽絕其子孫惟五年之久須而遲之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也稱五年者蓋大國五年可為政于天下故也或曰狂而克念果為聖乎曰聖未易為也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遂為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深意哉天

周書　多方　卷五　毛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威謂災譴也所謂禍患以開聖賢也顧謂眷命也所謂乃眷西顧也下惟猶念也堪猶可也言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威譴以開發其能受顧命者而天念爾多方之衆皆不堪當此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堪之言勝也典主也式亦用也教猶命也休美也言我周王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我用休而因遴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如之何而教之邪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源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非諄諄然敎之也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無一能當其式敎簡畀者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之敎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矣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因歷叙往事至今故又提此二語以發端也或曰此二語當在多士篇末王曰之下又曰之上蓋錯簡于此也說見多士篇時予乃或言節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

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乂，治也。惠，順也。言爾何不忱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佐治我周王以享天命乎。據爾叛亂之罪，雖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光天命乎。此三條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宅，安也。屑，輕。播，棄也。言爾今乃屢蹈不靜，爾心其未知自愛耶。爾乃不惟不安而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而欲見信于正人耶。此四條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懼也。要，猶拘也。言我惟是教誨而告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再至三矣，爾不用我降命而猶狃于叛亂，我乃大加罰殛之，豈我持德不安靖而好爲此乎，乃惟爾自速其罪耳。自教告而要囚而罰殛，由淺至深，其亂之也至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又稱王曰者，既警勸之，又溯其臣事既久以感動之也。監，即周禮立其監之監，謂監國也。胥伯正，皆周禮官屬之稱。正爲大，伯次之，胥又次之。胥爲多，伯次之，正又次之。言胥伯小大多正，互文也。臬，事也。言商士奔走臣服我監，豈一朝夕之故哉。于今五年矣。越惟若胥若伯若正小大之多，宜相與恭職，無或佚志失事矣，而乃迪妄不靖乎。上文槩戒多方，而此專指多士以致戒勉者，舉貴以該賤也。按洛邑既成，而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遷在作洛之前尤爲明驗。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不和，謂身不和。不睦，謂家不和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爾邑中苟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罔不克明，爾始爲克勤乃事而職不負矣。前戒以罔不克臬，故因以勤事期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凶德，謂頑民也。穆穆，和敬貌。介，助也。言頑民似可畏忌矣，爾多士尚無相畏，亦惟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而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矣，尚何畏之有哉。按此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畀，與。矜，憐也。言爾乃自時業于洛邑矣，庶幾尚其永力畋爾田乎。果爾，天亦將畀憐于爾，我周亦將大助錫于爾，而啓拔之王朝矣。庶幾勉爾之事，進而服大僚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因以勸勵之。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下又疊稱王曰者，誥告將終，而以忱命違命之得失申致之也。忱，信。享，敬。違，遠。探，取也。離逖，猶放逐也。言爾多士如不能勸信我之誥命，爾惟不克敬上，凡爾民亦惟曰上不必敬矣。爾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如此，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而我亦致天之罰，俾爾離遠爾土矣。此時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言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勸勉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言時惟爾初明更始也，而爾猶復乖亂而不能敬于和，則自底誅戮，無我尤矣。開其善，禁其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爲可見。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賢之道，而其旨則又戒其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者。蓋古者外之諸侯其卿以下多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及伯冏謹擇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無不賢矣。葛氏曰：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歷溯昔先王知恤之意以誥嗣王，次又申溯其意以誥之，而末則專以治獄之當恤結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周公贊羣臣拜稽以告王，而羣臣用皆進戒于王也。左右，總下文而言。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臣曰常任，守法之司曰準人，此三者皆羣臣，而其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又皆近臣也。故周公贊羣臣戒王，而羣臣歷數之，以見諸職之宜擇也。于是又嘆息自言曰：美此諸職，其以不得其人爲憂者蓋鮮哉。蓋申示王以擇人之義而切責之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司裘之類。虎賁，即虎賁旅賁之屬也。古

一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0 版反內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迪蹈而行之也競強籲求也忱誠恂信也九德之行即臯陶謨之九德宅猶任也面貌也訓順也承上知恤者鮮而言古之人有行此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克求賢以為事天之實觀其時諸臣之以人事君者可知矣彼于賢者之九德蹈知之而非苟為知誠信之而非輕為信乃敢告教其君而任之曰拜手稽首后矣者致敬以盡尊君之禮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致忠以盡教君之道也若徒謀之面貌以為大順于德而任之則非迪知忱恂而告君亦不實矣彼三宅之人又豈復有賢者乎觀臣之薦賢如此而君之知恤可知矣蘇氏曰事所謂常任也牧所謂常伯也準所謂準人也篇中論三宅三俊三事者非一辭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所謂異名而同實也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耳桀德乃惟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作亦任也往猶昔也言夏桀弗任昔先王之所任其所任是惟肆用暴德而已是以至于喪亡而無後也此以上言夏之用賢以興而不用賢以亡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辭也陟升釐明耿光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者即就惟思式法也言湯自諸侯升為天子其典禮命討著于天下所謂丕釐上帝之耿命也于時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凡宅俊皆嚴思而丕法之使宅者效職俊者懷材而克盡其用其在商邑之近者情未易齊而用協之則化以純其在四方之遠者德未易徧而丕法之則化以著此用宅俊之驗即舉其伊尹而不仁者遠之意而公又舉之以見其知恤也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音敏○暋強也羞之言進猶向也庶雜逸淫也有夏謂有諸夏甸謂丘甸也井其地而任之也言紂德強暴所共國者惟殘虐之諸侯所共政者惟便僻之羣下故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此以上言商之用賢以興而

不用賢以亡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上聲○知見皆言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言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言灼見以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立民長伯則民紀立而下有所寄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立長伯特與事上帝連言之者舉后非凡官職比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立政總謂以人立政也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三俊以德言三宅以位言而三事以職言作猶為也此通言內外總理之官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趣音鄒○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左右攜僕凡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籩豆醯醢之職庶府若內府王府之屬此言內宮侍御之官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伯長也呂氏曰大都小都之伯互文也此言王畿都家之主也藝人凡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對裏之詞上百司為內百司此表臣百司為外百司矣太史謂凡史官尹伯皆長也如膳夫長庖人饔人烹人司樂長鐘師磬師笙師之屬此言凡王朝之

官也庶眾也常吉猶臯陶謨彰厥有常吉哉之義庶士有常德則吉故謂之庶常吉士也士本王侯卿大夫之元子與凡民所升俊秀之總稱而其用于朝即上下文所陳之百官府此所謂以三有俊之德而處三有俊之職者故又以此總之然百官府散于內外百司而乃有特見其官與其號者重之也如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恐以貨財玩好蕩王心而見大都小伯以分治郊圻而見藝人又恐以奇技淫巧惑君心而見太史以敬天象正王躬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而下文司徒以下則又以諸侯之臣屬而見夷微以下則又以邊疆要害之守而見此立言之大凡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此皆謂上大夫卿也亞者卿之貳旅者卿之屬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今舉三卿者文王時為諸侯武王初為天子尚未備六卿之制也若餘三卿之事則三卿與其下大夫兼攝之矣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微盧見牧誓烝亦夷名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阪猶險也古者邊疆之鎮與凡險危之地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錯于五服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今不悉數者約舉之耳此言內外要地之官也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侯甸遠至邊塞莫不得人供職蓋文武之用賢如此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

人以克俊有德此下四節亦上文武之用賢而申之也克厥之克猶言常任司牧猶言常牧人猶言準人省文也俊有德謂三有俊之德也惟能三宅之心乃能立三事之職而即能此三俊有德凡待用者之心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庶言號令也庶獄訟獄也庶慎戒備也有司之牧夫猶言司牧不言常伯準人亦省文訓猶勅也言文王不侵庶職惟有司牧夫是勅其用命違命而已孔氏謂務于求賢逸于任人是也然所云罔攸兼者特不兼其事耳或知之也所云罔敢知者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者然恭極明其信任之專與罔敢知不及庶言者號令出于君不容不知也呂氏曰不言罔知而言罔敢知者徒言罔知是老莊之無爲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小心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此毫釐千里之辨學者宜精察之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率循敉安也義德謂義德之人有撥亂反正之才者容德謂容德之人有容民畜衆之量者丕丕基極言基之大也言武王循文王安天下之功而不替其所用義德之人循文王慮天下之謀而不違其所用容德之士以是作述相繼而並受此丕丕基也當時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贊王業者文用于前武任于後故周公于君奭篇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又言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而此復言之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相間並去聲○此乃因昔王而戒今王也我者指王也立事謂任事之臣即任人也若順也亂治也末終也惟思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又嘆息言孺子今既爲王矣繼自今王其于立政之三事灼知其心之所安而大使之爲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以和調我所立之政惟時更勿以小人間之雖一話一言我必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可也民而謂之受者見民乃受于天祖而非人君所可忽矣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徽美也文子文孫謂成王也成王爲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其將法受彰禮樂蓄守成尚文故名以文也誤失也正指當職者而言也又嘆息言我所聞于人之美言皆告王矣自今

凡庶獄庶慎其勿以己意貽誤而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可也下文言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此又溯昔王以申知恤之意古不及夏周不及武約辭也克宅之者能得其人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得其心而盡其用也憸人謂憸利小人憸者沾沾便捷之狀也言前王之于三事既克得其人又克得其心茲所以能俾乂其國也自古爲國皆無有用憸利之小人者以其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在厥世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其國于晻昧陰陽升降各從其類也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勱音邁相去聲此又因昔王以戒今王也以用勱勉也言王繼今立政當勿任憸人當惟有常之吉士使勉力以輔國家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刑乃民命所係使王尤知其可畏必專所司而不以己誤之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獄繼以治兵呂氏謂兵者刑之大是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陟禹服之舊迹巡行四方之天下以至四裔皆率服也覲猶言對揚猶言表章耿光語其德大烈語其業各于其盛者稱之以見其德業配于文武也或疑聖治多重內輕外此條恐啓後世好大之患以非詰王所汲汲者今按上文歷推聖王知恤之至于庶獄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或有不審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可知矣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此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即前所謂庶常吉士而作常伯常任準人之屬者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長上聲○因上文特言慎罰而以蘇公之敬獄終告之也太史掌書命令之官由用也蘇國名左傳蘇忿生爲司寇是也式法也列條例也中罰猶周禮所謂中典也周公終呼太史而言蘇公昔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用之獄以培王國令後人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庶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永無過不及之患矣爾太史

其書以示之可也蓋庶獄得人而凡庶言庶慎之屬可知此以三俊列三宅而三事所以咸和也故特申此以終篇云

書經卷之六

蔡沈原註姜兆錫參義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蔡傳曰此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也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四歲以至六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與周禮首末[illegible]備讀書者參伍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其與他書異同[illegible]得而論矣愚按傳推周禮與諸經所以不合之故諸儒亦多言之此說之至善可破後世之疑者也若其論公孤之有無朝見之久近與周禮有不合者則未之深考耳詳見篇中○此篇凡二段首敘官制而次勉其居官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辟音璧○弗庭葛氏謂弗來庭者是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也周禮稱九服者六服而外尚有夷鎮蕃三服為九州之外地故止稱六服也詳見周禮秋官大行人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謂凡治事之官也首言成王鄉極巡方四征不率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凡六服諸侯無不奉承周德而因歸鎬京以督正其庶官蓋外治廣而內修益嚴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其時惟伐淮夷亦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猷道也一謂謀也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先是之謂大猷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曰語辭也百揆四岳見虞書州牧各總其一州者侯伯各總其一國者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國安也唐虞之建官如此夏商世變事煩因時制宜故官數加倍亦能用治然則明王立政豈惟其官之多寡哉亦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承上四代之建官而自言修身勵德若有不及乃遵法前古以訓道百官也修德者任官之本中庸言取人以身而尊賢體臣次于修身以此故推本而言

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猶建也。建三公以下非始此。而建爲周家定制則始此也。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謂之公者尊之也。陰陽以氣言。道以陰陽之理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經者經綸之。燮理者和調之。此非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少去聲。孤特也。亦尊之也。貳副也。孤非公之屬。故稱孤。用佐其化。故稱貳也。天地以形言。化以天地之用言。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凡以輔一人于上而已。三孤亦不必備。不言者省文也。周禮不載公孤者。官既不必備。而周禮又本叙六官故也。若師氏保氏之非太師太保。不必辯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內統百官。外均四海。故謂之冢宰。卽唐虞之百揆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掌徒衆。敷布擾馴也。地官卿敎官之長。主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衆。故謂之司徒。唐虞時使契爲司徒是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宗謂宗廟。伯猶長也。神人上下。通幽明貴賤而言也。春官卿禮官之長。主凡幽明貴賤之禮。而禮以祭爲大。祭以宗廟爲親。故謂之宗伯。卽唐虞之秩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馬戎馬也。師軍旅也。平之言正。以九伐之法而平其不平也。夏官卿政官之長。主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而軍政莫急于馬。故謂之司馬。唐虞時不立司馬之官。惟以刑官總之。帝命臯陶曰蠻夷猾夏。汝作士。是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寇賊害之意。詰問也。刑刑之也。秋官卿刑官之長。主詰姦慝之無良。刑强暴之不軌。皆爲民除害而去賊。故謂之司寇。卽唐虞時之士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空謂空土也。司其空而使之無空也。時者順其時也。冬官卿事官之長。主度其地以處四民之衆。順其時以導五土之利。而曠土游民于是而無。故謂之司空。唐虞本名共工。後亦改爲司空也。周禮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失之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職卽天官掌治。地官掌敎之類。屬卽治官之屬。敎官之屬之類。周禮每官約六十屬。六官約三百六十屬。六卿之長。各率其六官之屬。以倡其九州之牧。自內

達外。政治明。敎化治。而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呂氏曰。冢宰統百官。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何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朝音潮。○五服謂甸男采衛要。一朝謂皆朝也。六服不數侯服者。按周禮大行人之職。六服中惟侯服歲一見。其餘五服。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未至六年。此五服猶未皆朝。至六年而無不朝矣。故六年五服一朝者。不數侯服也。舊不爲此而謂與周禮異者。非矣。又六年乃時巡。周禮所謂十二年一巡狩也。時巡猶舜之四仲巡狩。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各朝方岳猶舜之肆覲羣后。大明黜陟猶舜之黜陟幽明。疏數煩簡。或異或同。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復稱王曰者。上既明建官之體統。此因合凡有官君子而同訓之。故更端以發之也。反猶逆也。懷猶服也。言敬汝所守之職。謹汝所發之令。令欲其行。不欲其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服矣。此首勉以心術之本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古謂前代之法。制裁。迷謬也。典常謂當代之法。師則。亂擾也。言入官而議事者。必學于古訓乃有獲。而今法爲爾居官之典常。又當謹師之。而不可以喋喋利口擾亂之也。蓄積疑不決。必敗其謀。苟情自安。必荒其政。人而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矣。此次勉以學問之要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者。吏猶得臨事而議也。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曰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愚按經本言蔑古之弊。而蘇氏因言泥古之弊。亦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又以功業勉之也。克能也。果所以斷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果克。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本。業者功之積也。崇功存乎志。廣業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然有二者。而當幾不能果斷

且以相徵之古昔　[illegible]司即道[illegible]　物即與[illegible]　[illegible]外更無　道行[illegible]　懷理也[illegible]　三上更須三公論　道變理下只四三　然副三公道與　陰陽天地不在　政事[illegible]俊　世清[illegible]誤　天下為生者也　也[illegible]與[illegible]　自有[illegible]　成王[illegible]何事　[illegible]此後人自述　記[illegible]　周官[illegible]孫　[illegible]文體平　平一[illegible]條理　最[illegible]白

則志與動虛用，而終蹈艱難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又以恭儉勉之也。貴不與驕期而驕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至。故居位當恭，養祿當儉也。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作德則中外如一，故心逸而日休；作偽則掩著不遑，故心勞而日拙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畏猶懼也。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畏懼也。苟不知畏懼，則入于可畏可懼之中矣。亦上節之意也。鄙夫之患失，與思危相似。然思危以寵利為憂，患失乃以寵利為樂，則有欲與無欲殊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此又以薦舉勉之也。賢，有德者；能，有才者。王氏曰：道二，義與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義，庶官所以不爭而和也。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利，庶官所以爭而不和也。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不任猶言不勝任也。能其官即爾功，匪其人即爾過。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音璧。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斁，厭也。篇中嘆息言上自三事之卿，下至所屬之大夫，其敬爾官，治爾政，以輔王安民而懷邦國也。不及公孤者，德尊位隆，不待戒與。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王命君陳代公。此其策命之辭也。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二段，首王若曰以下，總訓其綱；次王曰以下，詳勉其目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恭即友恭之恭也。事親孝，事兄恭，即所謂令德也。惟其孝友于家，故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此也。王畿五十里為近郊。下都乃王城之東郊。尹者，為之監也。此首稱其德以勉之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此以下先訓者勉之也。茲指周公而言也。言周公昔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所以民懷其德也。今汝之往，但當謹汝所司，率其常以懋明先訓，則民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遺德，苟能發明而光大之，宜其翕然聽順也。我聞曰：至治馨

王伯厚云君陳或　周公之子伯禽弟　見坊記注也無所　考傳有凡蔣邢　茅胙祭[illegible]君陳　其一人歟凡伯祭　公謀父皆周公之　裔世有人為家　學之傳遠矣而　乃順之于外曰斯　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也儒謂成王失　言蓋將順其美　美則稱君過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字其[illegible]　有善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

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訓也。言猷訓者，猷之言道，訓與道為體也。蓋凡物形質凝而氣臭升，馨香者，精氣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感格，不疾而速。彼昭薦黍稷，苾苾芬芬，豈足以擬之哉。夫至治之馨香者，德之成；明德之惟馨者，治之本；而黍稷之馨非馨也。殷民至頑，當默化而潛移，難刑驅而勢迫，故以用是猷訓強勉不息者命之。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由，從也。凡人未見聖則思，君陳親見周公，而申戒之以此，則其日新不已，以致懋昭之實者，當有味于斯矣。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因以求民情者勉之也。惟風惟草，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出入猶言反覆。師，眾；虞，度也。言上感則下應，猶風行則草偃。不患民玩其上，第患上輕其民耳。爾今圖政，無以易心乘之。凡有廢有興，務反覆與眾商度，而眾言皆合，又加紬繹焉。既求合乎人之同，又加審于己之獨。凡所謂圖難于其易而克艱之道也。則爾初不草菅其民矣，而民又豈有不風化于上者乎。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于內句，于外句。○此又以匡君德者勉之也。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順之于外，謂順而行之也。曰者，明其入告而出行之意也。此謀此猷為君德之當然，故不可不告而行之也。良以德言，顯以業言。臣皆如是其入告而出行，則君乃德良而業顯也。按此節之義本正，或乃謂成王欲其臣之將順，而因以善則稱君之義導之也。夫苟欲其臣之將順，則必私語之，而不明誥之天下，未有欲飾美示人而以其意宣示于眾者。曾成王而為之乎。且下文明云：予曰宥，汝惟勿宥；予曰辟，汝惟勿辟。則其非欲臣之將順而飾非也，亦明矣。或又謂此歎其素行之美，而非導其後之將順也。夫本文自昔周公以下，皆戒勉之辭，而忽歎美其已往，不亦遷就而不倫乎。學者以義理與辭氣推之，而前後說之不可從，皆見矣。故謹正之。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音聰。○篇中三言周公之訓，首懋昭者，言其光明；次式用者，言其法守；此弘者，言其推廣也。倚，任；削，侵也。賢如君陳，何至依勢以威下，依法以削民，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中其節，是峻刻之私意，非寬和之大道也，安能不以此為戒乎。制猶節

言則辟[illegible]
之於不可[illegible]
承[illegible]釋文
或不及成王其
有小夫史伯論
周之辭曰去和
而取同與同安
三論三可予思之
論術一也西漢之
亡亦以群之同[illegible]
故曰羣言[illegible]
○邦其理云此[illegible]
傳與論語引書
曰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云
云似爲孝而後
以爲命[illegible]後[illegible]
詔以不協既云
今但孝恭又曰
惟孝友于兄弟
既云克施有政
云命汝尹茲東
郊[illegible]
爲補綴其說之三
細不有[illegible]
敗常[illegible]
者不[illegible]
[illegible]
昔宇無是三者
則當刑[illegible]
其[illegible]
但以三者繫[illegible]
蔽育者少矣
故曰細乎

也從容謂再三叅變之也寬而有節則不競不絿而寬不失之縱從容以和則不急不迫而和不失之流矣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毘亦反○上文戒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以君意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若順也言有不順于政不化于訓者刑之可矣然刑期無刑必刑當其罪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也此申言辟之必中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毁敗典常壞亂風俗之人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申言宥之必中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此因上論刑辟之意而推之言無疾于人之所未化無求于人之所不能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有忍乃濟孔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然猶堅制之耳有容乃大則洪裕寬綽愜乎有餘地故爲德之大也此申上文之無忿疾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修謂職業良謂行義也簡其職之修者亦簡其不修者則人勸功進其行之良者以率其不良者則人勵德皆稱或晢明非全不修不良也此申上文之無求備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好去聲○厚謂性體物謂習俗也民性本厚而爲習所遷以見上當導之使厚也命猶令也不從上令而從其好以見上帥以仁而民從所令反所好則不從也典謂五典之道也德謂得其道于身也有辭謂有名聲也敬典而不在德典與我猶二也德則實有諸已其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受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命

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氏謂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墜故此特詳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所以正其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不懌猶言不豫有疾故不悅懌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相去聲○洮頮以水洮其手而頮面也禮王發大命必齊戒沐浴冕服以臨今病篤故但洮盥頮面而扶相者被以袞冕憑几以發命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音邵芮如稅反彤音全○太保奭以下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也師氏掌教國子守王闈虎臣即虎賁氏掌先後衛王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治事之人也六卿之外召師氏以下者平時命六卿使率其屬此將發顧命則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司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顧命之辭也漸進也幾猶幾希之幾臻至也彌甚也一云猶終也留連也嗣繼也言疾大進惟幾希不絕耳病之日至既將終而且留恐此後不得誓言相繼此我詳審發訓以命汝也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平聲肄音異○武如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肄肄服習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之依陳上之教民皆服習相繼一無所違用能自西土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侗愚迓迎也承上文自言後人之愚惟敬迓上天之威命嗣守先王之大訓而無敢昏逾以起下文也天威即天之大命大訓所以述天命也天威大訓豈有二哉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釗音昭○興起悟明也釗康王名稱元子正其不能悟矣此正元子釗躬荷艱難之始爾庶幾明是所言用敬保元子而大濟于茲可也柔懷來也能馴擾也安靜勸導也合遠邇小大而君德公平周溥無所偏黨此保元子弘濟時艱之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音扶幾平聲○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冒消率也貢進也幾者動之微而善不善所由分也非幾謂不善之幾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性在自治于威儀而或以其身冒進于不善之幾即威儀之著于外者不歸于治矣夫威儀之則皆本于念慮之微如此此即先聖危微精一相傳之義而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是意也成王以元子命其羣臣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道也亦深矣此保元子弘濟時艱之本也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也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綴衣謂幄帳也發命必設幄帳既退乃散出于庭也翼日明日也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逆迎通○桓毛二臣名也伋太公望之子封于齊為王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恤憂宅居宗主也太保奭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之南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之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伯相謂召公也時召公以西伯為相也須取也命取材以供喪用也狄設黼扆綴衣扆隱豈反○狄官名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

大記云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帳者黼扆屏風畫為斧文也設黼扆及幄帳如王存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重平聲純音準畫畫同○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仍之言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此四席坐所同也牖謂南牖也桃竹枝席謂之篾席白黑雜繒曰黼純緣也華玉以彩色玉飾几也此平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席坐也西序謂西廂也蒲席謂之底席雜彩曰綴文貝以有文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席坐也東序謂東廂也莞席謂之豐席彩色曰畫雕刻鏤也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席坐也西夾謂西廂夾室前也竹席謂之筍席玄黑雜色曰紛漆漆几也此親屬私燕之席坐也以上各所設之席坐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席坐之正也其餘各隨事以設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之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鼖音焚○越之言及承上之辭玉五重即下弘璧琬琰大玉夷玉之五玉陳寶通謂下凡所陳之器物總下之詞也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以及文武之訓也弘璧大璧也琬琰周禮所謂琬圭以象德琰圭以除慝易行也夷玉常玉也天球玉磬名虞書所謂鳴球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也胤之舞衣胤國所制舞衣也大貝形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巧工垂舜時共工諸人制造精密中法故亦為寶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之屬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之屬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謂玉輅綴輅謂金輅先輅謂木輅次輅謂象輅革輅也面南也按周禮典輅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餘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皆遞次之玉輅最貴故謂之大輅而在西階面金輅繼之故謂之綴輅而在東階面木輅最遠故謂之先輅而在左塾前木輅為先輅故革輅象輅皆謂之次輅而在右塾前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大喪大賓客則出路皆陳之也凡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蓋王殯在西序故與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戺鉏里反戣音逵○雀弁綦弁皆士服也赤色為雀弁文鹿子皮為綦弁冕謂玄冕大夫服也惠三隅矛也戈戟也上刃刃外向也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鈗從金允聲是也畢門謂路寢門天子五門至路寢門而畢故名也戺謂堂廉東西堂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東西垂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側階謂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布為冕也黼裳裳為斧文也隮升也康王入廟故稍變凶服又以受先王之命故不敢由主階而由賓階也蟻裳玄色裳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各不言升階者從王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

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而變其禮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從吉也介大也天子之守圭長尺有二寸上宗即太宗變文也同爵名祭時以酌酒瑁玉名朝時以冒諸侯之圭而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故自阼階升太史以册命御王故特書自賓階升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皇大后君也謂成王也末終也稱命汝者史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言大君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之訓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成王之顧命書之册矣此則太史口陳者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末微也而如古通用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先王之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蓋顧命稱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太史以是告而康王敬稟以答之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

饗。咤陟嫁反○言受同瑁不言受介圭省文也宿之言進謂進爵于神也祭謂酹酒于地咤謂奠爵于座也皆三者禮成于三也王受瑁與介圭以爲王受同以致祭而宗伯傳神命以歆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疾各反○受同受王所咤之同也異猶他也王獻尸太保當酢而太保不敢用王同故降堂盥洗更以他同酢也秉璋以酢者禮君執圭瓚祼尸上宗執璋瓚亞祼酢亦亞祼之類故以同盛于璋瓚而秉以酢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故太保授宗人同而拜尸而康王以子道代尸答拜也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嚌才詣反○嚌謂酒至于齒也王爲喪主不飲福太保代之受同以酢乃飲福而舉酒至齒也宅居也祭嚌畢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尸而王復爲答拜也飲惟至齒者太保代王飲福以存祭主之禮而已至齒不飲乃以體喪主之情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收徹也太保下堂而有司徹器用也路寢門謂之廟門者王殯在故稱廟也諸侯出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顧命爲一篇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乘去聲○王出自畢門出也在應門之內者治朝所在也率西東諸侯者二伯職也周分天下諸侯自陜以東周公爲伯主之自陜以西召公爲伯主之故召公率西諸侯而畢公繼周公爲東伯以率東諸侯也布陳也乘四匹也左右皆陳四黃朱之馬以爲庭實也賓謂諸侯也稱舉也舉所奉之圭與幣也爲王蕃衛故稱臣衛云一二者見非一也壤奠謂壤地所出之奠贄也皆再拜稽首致敬也義嗣德謂以義嗣位也不言嗣位者嗣前人之德則嗣前人之位矣義以正位于始德以守位于終此繼述之大本大原而史氏能發之可謂知道矣答拜者王爲後之禮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禮爲後者拜未爲後者則不拜凡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孤皆拜稽顙成爲後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相揖定位也又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也羑若即下文之厥若厥爲羑誤文也若順也謂順正之命也天命改革惟文武大受厥順而能恤西土之衆也陟升也成王初升遐未葬未謚故稱新陟王也畢盡協合戡克也賞罰爲定國寧家之要惟慶賞刑威畢合于理則能定厥功而用施後人以休美也皇大也寡命謂難得之命也勉其大戒我備俾無壞我文武之大命也按召公始言受命憂民而繼即言治師詰旅若薄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苟不奮揚武烈凌遲之漸見矣故周公于立政召公于康王之誥皆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異于召公之所見矣言張皇六師而先之以敬亦明非好大者比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報誥不及羣臣以外見內也康王稱名春秋嗣王在喪稱名之義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命猶我王也周公所以治喪冊成之儀名公言之志而不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謂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之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죽死於病立喪冠集群臣授之嗣王而寵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山川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主耶君薨死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乎釋斬衰之喪服成禮何不可

在我後之人。丕平富者明政敎以平之薄稅斂以富之也不務咎
者寬咎惡皆刑罰以恤之也底至普外而推行其至
也齊信者內而兼盡其誠也文武尙德緩刑內外充實用能光輝
發越而昭明于天下蓋誠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武勇之士忠實
之臣保治王室是以君用正其命所承乎上天用順其道俾畀于
下而乃建屏藩以輔後人也康王言此蓋以起下文求助羣臣諸
侯之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意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鞠子
王自稱也承上言文武賴內外之夾輔如此今一二伯父庶幾相
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乎爾雖守國在外乃心
當常在王室用奉憂其順
正之命無遺我稚子恥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
服。文相揖者揖而進復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
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
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也曰成王顧命可以喪服受
與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齊衰以下小喪也猶以喪服行之三
年之喪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

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敎戒諫哭踊答拜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其
父子君臣之間敎戒深切著明足爲後世法矣若其失禮則不可
不辯也愚按蘇氏此辯視顧命篇呂氏稍變之說嚴矣然朱子通
解亦從呂氏者蓋成王之命合以喪服受而稱
天稱祖則凶服有未可以臨者故稍變之與

畢命　畢謂畢公康王命之保釐東郊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
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有又通○此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之文王廟命
之保安釐理也洛都淳頑雜處俗薄風靡保釐之命卽
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旨也　王若曰。嗚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稱父師者畢公代周公爲太師

也首言文王武王廣布大德用
受殷命以見受命之非倖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
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
虞。予一人以寧。左右竝去聲○先王通謂文武成王也十二年曰
紀父子相繼曰世次言周公相先王以定厥家謹
毖頑民移近王室用化其敎歷有年所
四方安而一人寧以見化俗之不易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
厥臧。民罔攸勸。升降猶言隆汚也言革命之初世道方降今將升
于大猷矣爲政者宜因俗以爲變革苟不善其善
則民無所勸慕矣後文言周公謹厥始君陳和厥中惟公成厥終
正因俗變革之意而下文言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屬卽善善民
勸之
事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
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小物猶言細行師言謂
法言也言畢公既秉盛德飭細行輔
導四世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嘉言其休績蓋多于先王
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將付公以
保釐之寄故叙其
德業而極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事謂化民之事也以其事命之往者
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命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
以康四海。別音鼈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猶善也慝猶惡也淑
慝蘊于心而善惡著于事也旌獎別分彰顯癉病也旌
別知之明而彰癉處之當也樹立也上立彰癉之令如風動于此
而聲聞于彼也井疆猶言井里也畏慕者畏爲惡而慕爲善也畫
郊圻謂地域固封守謂職掌也蓋旌別彰癉皆兼善不善而言而
其中淑善而率訓典者旣表其宅里因樹爲風聲其勸善蓋有專
屬矣所謂旌且彰之也若慝惡而弗率者殊井疆而易處俾畏慕
以自新其敎不善抑且獨切也又豈徒別且癉之而已哉王昔所
有郊圻之制歲久易湮今又申畫之昔所有封域之守時平易玩
今又愼固之乃所以尊嚴王畿也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此善俗保
邦之大要故
首訓及之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好去聲○政事辭令也反暫爲恆反常爲異
用所本之之謂體所會之之謂要政事純一辭
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之爲害也凡論治體皆然而在商俗
浮薄餘風尤爲對症之藥其命公特念于斯也宜哉蘇氏曰張釋

之諫漢文帝云秦任刀筆之吏其弊徒文具而無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鮮上聲○陵虐也敝壞也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鮮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以驕蕩蔑德而天道胥以背違矣此乃壞風化于侈麗而萬古同一流也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以古人之敝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侈枯爪反○席憑也怙恃滅絶也言私欲公義相爲消長茲殷士習憑先寵狃欲滅義徒以服用之美炫人而身之不美則弗計也驕至驕淫矜侈百邪並見以惡自終雖遷洛式化用收放逸而所以防閑之者豈易哉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資財訓教年壽也言資富而能訓教則不遷于外物之誘而可全其性命之正而訓非外立教條也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是乃人所同有古人所以訓人而爲大訓也苟不由古訓以訓之德義將于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釐之也允信也不偏于剛不偏于柔則德允修而邦賴以永寧也叢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不足慮矣而康王以邦之安危惟繫于此而命畢公修德以治之其不苟于小成也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克愼克和實指之也克成預期之也后者君國之稱卽謂三臣也道浹洽乎政治則法非徒法澤膏潤乎生民則惠非徒惠治洛邑而施及四夷則王畿爲萬方之極也以是永受多福其意深以切矣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而卽其行事觀其用心其相濟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聞去聲時是建立聞名也訓順乂治也畢公四世元老立基固其心也立名豈其念乎而子孫順法以治惟在于此則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于是至矣豈徒苟尊之而已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

周書　畢命　卷六　十四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旣盡也若順也前政謂周公與君陳也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爲不足爲者也不敢忽以怠心亦不敢出以輕心而所以奉揚先君暨先臣之法者在是矣故以此結之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太常旗名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紀書也同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是也蓋將勉其後人而先叙其前烈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也亂治也以先王之遺緒望治于先王之遺臣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極言憂危之至以見望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翼輔也作股肱猶言股肱周室作心膂猶言公侯腹心也纘繼服事忝辱也欲其事君無忝于其祖考之事先王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則猶典也詩云有物有則所謂則者卽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是也自司徒之教言故稱五典而勉以弘敷弘敷者大而布之也自烝民之彝言故稱民則而勉以式和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司徒以教其民也而其本則在其正心修身而已正以身言欲其所慮無邪行也孔子曰子帥以正是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周公曰率自中是也此告以教民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易去聲○祁大咨嗟也寧安也暑雨祁寒惟曰怨咨者民自傷其生之多艱也厥惟艱哉者上嘆其民之誠艱也思飢寒之艱而圖衣食之易而民乃安矣司徒敷五典擾兆民職兼教養此又告以養民之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佑猶保也乃訓卽指篇中所訓若顯也先王謂成康前人謂君牙祖父也言文謨顯于前武烈承于後以是啓佑後人美善精密其命光矣此爾前人所協贊而先王成康所倚守者也而爾可不體今所以奉若對揚而纘乃舊服乎　**王若曰**

周書　君牙　卷六　十五

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辟音璧○乃汝也先正亦謂其祖父也舊典舊職也乂治也言所當由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不法之則亂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可也上言奉若先王對揚文武而其追配前人者在其中此言其由先正率祖考而昭乃辟亦在其中二義互相足也蔡傳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賢可知矣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擇之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陰移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者大而其選之重可見穆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亦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冏俱永反○伯冏臣名宅居也丕后猶言大君也穆王首呼其名而言我不能于德而繼居大君之位今惟恐懼危厲不遑寢處而思所以免咎也此總發誥戒之由也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從去聲辟音璧○侍謂侍左右者御謂御車乘者僕從謂太僕羣僕凡從王者祗敬若順也言文武躬秉至德其小大臣各抱忠良宜若無待于近侍之輔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弼亦豈小補哉故動靜語默皆正而下民與萬邦咸安也此推言先王之類近侍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乂善匡輔繩直糾正也非心謂非僻之心也前烈謂文武也此切言已之賴近侍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此以下詳言誥戒之實也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此欲其正僕從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也下節乃指言之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平聲辟僻同以猶用也巧

郝仲輿云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之世霸者以爲辭車轍馬跡遍天下樂之主也夫子刪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傳增君牙伯冏聖人何取而錄此詞反多于成康乎。按周禮太僕正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晚年用造父爲御盤遊無度苟僕正得人何至於此深其假託而不核其實故也

好令善也謂好其言善其色而不正者也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皆極形不正之狀吉士則所謂正人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用不正而惟正之用以明上文正僕侍之事也按上云汝作大正而此云愼簡乃僚則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爲聖也又承上懋后德之意而言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亂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慮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惟其言而莫之違也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蓋自聖之症旣見而百疾從之矣故昏虐侈亂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憸人巧利之小人也耳目之官猶言近臣也迪導也比昵憸人而使之充位則羣僕侍御不正羣僕侍御不正則導以非法而后德不懋蓋穆王之初自量其執德未固而恐左右以異端蕩其心也故再三申戒之如此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辟音璧○貨賄也吉猶善也言任羣僕當于其

善使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是爲曠厥官也惟汝大不能敬其君則惟我亦汝罪矣又以罪申戒之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始望其承弼而卒更以永弼命之其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遍其後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呂侯爲穆王司冦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本託于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二篇之義實則相反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鞭扑之二刑爾若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二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于末年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殆亦後世之深戒而夫子錄之者蓋亦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亦稱甫侯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故通

稱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音鐸○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猶亂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徧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音癡○若古有訓猶言如是我聞也蚩尤古惡人名鴟義以鴟張害物爲義也橫取曰奪竊取曰攘矯詐虔劉也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亂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賊以肆害爲姦宄以行宄也言此以起下文苗民制刑之意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差音雌○苗民謂其王也靈善淫過也言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以化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大爲劓鼻刵耳

周書　呂刑　卷六　十八

椓竅黥面之屬于凡麗法者必并制而刑之而不復以虛實之辭爲差別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漸音尖棼敷文反又音紛覆音福○興起胥相也泯泯昏也棼棼亂也覆反覆也方四方也言民興動于苗其相漸染習爲昏亂誠信衰詛盟競于是虐政作威衆庶被戮四方各告無罪于天而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也呂氏曰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升爲馨香而刑發爲腥穢也此以上又以起下文仁君除暴恤刑之意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謂舜也虞書治苗民及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事也報應絕滅也苗用刑虐以威民而天亦報以威于是竄殛遷徙以遏絕之而使無繼世在下國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平聲○重少昊之後即羲也黎高陽之後即和也絕猶隔也截也降格如巫降之降謂左衛也棐輔常典蓋蔽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福善禍淫民情曉然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命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

典而人心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典祀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于是群后及在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以茲善得福惡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伸況其他乎此以上承上覆詛虐威而言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者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以憂民爲功也典謂禮也折即折獄之折也伯夷所降于民者禮而所折于民者即惟刑蘇氏謂失禮則入刑禮與刑乃一物是也主猶宗也表其名山川爲九州之宗主也殷猶言殷憂即恤也降典以正民行平土以定民居降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惟其心憂恤于民而然凡以明下文士師制刑之所由起也或不體伯夷

周書　呂刑　卷六　十九

折民惟刑之義謬謂虞書不載伯夷爲刑官益傳訛也或又疑皐陶未爲士時意伯夷實兼之矣今按伯夷雖止典禮而此明言降典折民惟刑下文明言伯夷播刑之迪則折民惟刑即指禮而言初非兼爲刑官而播刑于下也學者以禮刑相爲表裏始終之義推之可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士謂士師也祇敬也承上命三后恤民而言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而教以敬德亦恤功于民之意也○吳氏曰臯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其意蓋可見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吁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于臯陶之制刑則其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矣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和敬之容明明精白之象灼之言顯也棐輔也總承上文言君穆穆臣明明輝光發越而肆達則四方之民自皆觀感動盪罔不勤于爲德如是而猶有不率者乃明示于五刑輕重之中用以率治于民而輔其常性焉所謂刑罰之精華而德威德明之所致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又承上制刑之中而言當時典獄之官不爲威屈利誘非徒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盡法于賄賂之人是豈勉以出此哉蓋敬忌之至大公至正其身初無毫髮不可告人而待擇者惟其天德自我盡則大命自我作而且將配享在下以臨之矣益推典獄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四方司政漢孔氏謂指四方諸侯而言司政猶言爲政也監戒也播布迪導麗依也庶之言衆猶盛也盛威猶言肆威也蠲貨也王嘆息言四方諸侯王此訟獄非爾爲天牧養斯民乎爾今將何所監視也其監視者非是伯夷布法以迪民乎今爾將又何所懲警也夫因監視而有懲警者有苗之虐民自絕也彼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特以酷濟貪亂虐無罪上帝不貸而降之罰苗民亦無所辭而遂殄威厥世也今爾可不因監視而懲警之乎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命卽下文敬逆天命格之言感逆之言迎其義一也惟在奉王命以格天心而已爾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由自慰惟在勤職而刑無所失也罔或戒不勤者爾苟不勤職將至失刑而戒已無及也一日猶言暫時也刑非可常用天以整齊亂民俾暫以用之而刑期于無刑也非終卽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也惟終卽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也是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迎天命以奉一人我雖以爲辟而威之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而休之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君慶于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音鐸○此告凡有民社者也刑凶器也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也度審也及之言逮也猶漢世詔獄所逮之逮也言在今爾之安民當擇其人而後用之敬其刑而後施之度其所及而後及之此卽所謂祥刑也曰何曰非自爲問答以發之者極明祥刑之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謂兩爭之人皆至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聽民訟是也具備謂聽之之具皆備也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出入以要會之類是也師衆也五辭謂五刑之辭也皆至皆備而後合衆心以聽五辭此言聽之之不苟也簡核孚信也服猶簡也簡核則服也正平也成也罰贖也過誤也五辭必核而可信乃成于五刑若辭與刑不核而爲刑之疑者則成于五罰而減之若辭與罰又不核而爲罰之疑者則成于五過而免之此又言成之之不妄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五過雖可無罪而欲以官反內貨來之五者出入乎罪則罪卽惟均也審克者審之詳而盡其能也五刑五罰皆有疵也而但舉五過之疵者乃虞書所刑故無小而上文雖休勿休之意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有赦卽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卽正于五過也五刑五罰本皆有服也而疑則有赦漸同于五過者乃虞書所謂宥過無大而上文雖畏勿畏之意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衆猶多也惟貌有稽周禮所謂色聽也言聽獄以簡孚爲本雖簡核可信者多且惟容貌之有察而不敢苟矣況無可簡核者豈在所聽而不赦之乎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此總五刑五罰五過而發聽不聽之義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差音雌此音避○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斬首也六兩曰鍰百而又倍謂二百鍰也又倍而差謂五百鍰也閱視也視其情實罰與罪相當也

屬類也周禮司刑職五刑之屬三千五百今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故三千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不行皆承上下比而言亂辭謂辭之雜而不一者故戒其無僭恐其差誤而乖定制也不行謂法之滯而難通者故戒其勿用恐其事執而失時宜也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則不但三千之罰得其實而其比附于三千以外者亦不至失其實矣此專即五罰而申其例也○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皆罰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直罰而赦之失古法之正矣而蘇氏乃牽謂五刑之疑古制亦各入罰不降也何哉夫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也刑莫輕于鞭扑而情法猶有可議則是無法以治之其使之贖特不欲遽稺之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餘詳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此諸刑輕重之權也而諸罰之輕重亦有之蓋權者進退推移以求輕重之中故刑罰皆有之也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也其不輕不重者周官刑平國用中典也刑罰適輕適重以權一人之輕重刑罰世輕世重以權一世之輕重惟齊之以不齊乃有倫而有要矣一于齊而有倫要者法之經也齊以不齊而有倫要者法之權而不失其經也刑罰惟權是適而其倫要所在截然而不可紊者自在其間學者以惟字推之可見二句相貫之義矣舊說以惟齊句說權以有倫句說經于語意稍有未盡故叅之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謂五罰也言罰以懲過雖未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況五罰以上乎故獄非口才辯給者能折之而惟溫良長厚者乃折之而胥得其中也此總言折獄當得其人也差猶錯也從之言由謂由乎心也刑書法律也占度也言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必察于其差其非由心以爲辭者我惟由心以察之又必本哀敬以相將詳法律以爲度皆庶幾無忒矣而其刑其罰之時又必其審克之而後可也此遍言折獄當盡其心也輸謂輸于上也言獄成于下而可信即獄輸于上而可信矣而其上輸也必備上其情節有一人而犯兩事者亦并兩刑而上之此又言讞獄當備其情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

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相去聲○此即上文所歷告者而總告之也官謂典獄官也伯諸侯也族姓通謂同異姓也朕敬于刑猶言哀敬折獄有德惟刑猶言惟良折獄也言朕之于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所以敬于刑而以德王之也今天以下多未詳舊謂單詞無証之詞兩辭有証之詞也亂治也私家者貨獄爲家計也言天以刑相治斯民將敬爾刑以作配在下首惟明清于單詞爲上次惟中聽獄之兩辭以治之而無私家于兩辭焉則可矣所謂明清于單詞者詞雖無証而難治然明則無一毫之或蔽清則無一毫之或污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此所以治于無可治而特爲配天之極則也所謂中聽獄之兩辭者其獄兩造具備詞有可治因折其中以治之大公至正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此所以治其所當治而亦無愧于作配者也若私家于獄之兩辭者得貨以爲私家計即下文所謂獄貨也則不但無以配于天而其獲罪于天不勝誅矣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庶尤猶云百殃也在命之在猶取也言私家于兩辭者雖將藏貨以肥家實乃積罪以取禍可畏甚矣豈天不以中道待人乎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也若天罰不極其于天下之庶民又安有善政加之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在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辭譽也即所謂慶也五極謂五刑之用之極即所謂中也屬猶因也嘉師猶言良民也終呼嗣孫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觀非古來用正直剛柔之三德以全斯民所受之中者乎尚明聽朕言哲人用刑有無窮之譽皆因五刑之極咸得其中而有慶也今爾來世諸侯受天子之民衆當盡觀于此祥刑矣故申言以結之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鎬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冊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大小謀猷罔不

詩之使人情慨其有感於詩者之詩文予胡之定春秋信于天淑之事亦毅者爲夫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之詩〇鄭某雅云方太子被殺依申申侯與犬戎弑王太子欲知之矣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死則終身不有其位今而歸位于立已者何我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當情一朝棄捐不思也戎與復而榮之於成周太平文詞可謂決忍無爲〔甚者而晉侯亦醜頗者之抑係以合天之親命理或或謂但語未況令律且詞孔隱諱而特屈孔孫大文侯功而已前又稱且不名而字不伯叔之而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來之有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進又曰中心慙者其詞枝失其守者其辭屈又徒之命是也亦從二雅之召旻何以不黃花存以稽世變云亦以謂能言文武之猶

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肆音璧〇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德之所至也先正謂唐叔先祖通謂成王以下也懷安也言文武之德如此爾時上帝集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昭事其君于小大之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閔憐也嗣造猶言嗣位愆過殄絕戎兵純大也言閔予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絕其資惠于下民外患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也每念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伊誰恤我乎若有能致功予一人如先正之昭事先王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深悲國之無人故始終嘆息以起下文之意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辟音璧〇昭先也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也肇始刑法也會之言合謂會合諸侯也承上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法文武之道絕而先正事君之風衰矣今汝克先汝祖始法文武用能會合諸侯使我繼乃君位則不特法先王自汝始而追孝于前文人者實至矣汝多所修整扞衛我于艱難如此若汝之功我能無嘉美乎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秬音巨卣音酉彤音仝〇視撫視也師眾也秬鬯秬黍爲酒和以鬯草也卣中尊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以瓚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也此獎賜之也柔撫能善惠順康安也撫綏安輯而無致情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也此獎賜之而又以勉之也〇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蔡傳曰按史記幽王娶于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娶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

周書文侯之命　卷六　五十四

周自呂刑後百餘年間文之至中無書於北代亡世訓誥之采者而猶存此予之文又曰錄文侯之命以重晉也夫晉文盛于重耳重耳之業耳納襄王亦受秬鬯弓矢爲侯伯亦有册命可受錄故文錄之侯之命爲僖平王之世父志同以之春秋繼此而作也王伯厚云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爲口實考書序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常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帥師伐之于將作將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載之役晉侯墨衰伯禽行之則晉不言臨喪禮記言然亦謂費誓

乎委靡頹墮而不自振耶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與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貶之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誓眾于費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〇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戎並乘其新造而妄意其未更事也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而有序首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又次飭儲備先後之序井然不紊故錄其辭于書也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于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譁諠也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故帥諸侯之師以征之而敕其靜聽誓命也蘇氏曰徂猶往者也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與徐戎並起爲患故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也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音遼敿音料弔音的鍛都玩反〇敹縫完也善縫完之勿使斷毀也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也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胄以衛身弓矢戈矛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故以其善令軍士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舍去聲敜乃結反〇淫大也牿閑牧也上牿牛馬謂所牿之牛馬下牿即以牿目牛馬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穿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之則有常刑此又以令軍所在之居民也〇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屛翳有害于師旅者皆在矣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男曰臣女曰妾謂役隸也馬牛風逸臣妾逋亡其失者不宜越軍壘而逐之而得者又宜敬而還之我當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及有故竊人馬牛誘人臣妾者皆有常刑也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〇峙音痔茭音交〇甲戌出征之期也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量敵緩急也峙儲也逮猶供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此三郊謂郊以內之鄉三遂謂郊以外之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魯大國三軍則三鄉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也題曰楨在牆端旁

周書費誓　卷六　五十五

也。郝仲輿云天子障而思東侯周亡而思魯之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故去秋因魯史以寓尊王之義也魯書孝之情也魯至三桓去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舊指揆作如伯禽者則魯猶之為周[illegible]不衰此[illegible]周以徐費誓[illegible]月嗟三句之實更害之後申之別是一格。按伯禽以封遂之國徐理徐逵周[illegible]如周公之遺意也秦誓別有不遏係約實誦而淵塞古與英氣勃華蓋西周之文亡徽魯閼國氣象合附文侯之命東周氣弱甚矣王伯屬云書結二與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史記秦紀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為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記予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

曰幹在牆兩邊皆以障土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攻勢不得擾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耳糗糧以供人築以禦敵芻茭以飼牛馬板築之楨幹飼畜之芻茭獨言三郊三遂者糗糧各地皆供二者惟鄉遂近地供之也芻茭獨言多者飼畜廣矣且乘費火也

秦誓

按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蹇叔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不聽蹇叔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言人盡自若是安于徇己耳責人何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其難哉穆公蓋悟不聽蹇叔之責已而深味乎古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遂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將順猷謀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相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以姑相順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此蓋悔往失而冀有後效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蒲眠俾緜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佞貌諞猶巧也皇遑通言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今庶幾有之若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今庶幾不欲也勇夫猶不欲況辯給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穆公深悔用杞子故獨深責諞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我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詞大學作兮休休易

慶書序云敗殽[illegible]釋作[illegible]因部子謂修夫聖名秦繆之謂也稱之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于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郝楚望云康節子謂夫子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為秦也前輩頗不取其說余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繆公悔過故特錄其書皆作楚之後封衛合孫沔曲之師貪急[illegible]馬在其[illegible]

直好善之意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啻但也心之所好不但如口之所言也言其不以才而以德而又能好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尚有良士之意而推之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忌也達大學作通殆危也言其無才無德而又忌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不違有諞言之意而推之也蘇氏曰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五忽反隉倪結反○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安榮繫于所任一人之是以結之也○張九成曰雅降為風自平王始作春秋即自此始故書亦終于平王而以曾秦穢之也平王可勝罪哉讐莫大乎弒君父惡莫大乎為弒君父者所立使平王奮武如伯禽悔過如秦穆申侯犬戎庶可矜周道其中興乎是曾秦猶勝于平王也

年于八百國之詩庚豈無一君之賢[illegible]道之獨于秦[illegible]君者取[illegible]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將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illegible]而入[illegible]書之[illegible]篇以微見其素或曰聖人言理不言數若[illegible]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者猶詞也謂魯道之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復不止于東周而已也此曰周取理而留其勢之及歷時不遠自衛反魯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不可挽者矣[illegible]自穆公將秦以創伯業列國非指戰國時為霸在春秋時[illegible]又曰秦將伯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漸不盡大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illegible]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刪詩定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吳楚流而入于夷狄則刑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於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淫溺有日趨于亡之勢唯秦雅有車馬[illegible]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illegible]也春秋不書而此獨係之末簡何哉秦地周之[illegible]秦據文武之基將戰而寡于禮周既東矣使[illegible]自立則周公不衰使秦[illegible]天下其秦乎[illegible]書而出聖人之先見也殿後魯後諸侯亡秦之諸侯與于[illegible]符契豈非知[illegible]秦誓真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illegible]與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illegible]風格平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真書千古不平事

歸震川云九疇若無統紀而義實通貫皇極居中以前四極會為皇極後
四極皆皇極〻所出五行天道〻常五事所以修紀八政所以修人五紀所以欽天皇
極〻道盡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數彝〻攸則謂〻三德謀及乃
卿士庶人而命龜筮則謂〻稽疑時察肅乂哲謀聖〻應則謂〻庶徵以皇
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極責〻於己治道〻根本後四疇取〻於外
治道〻枝葉于皇極言五福于庶徵言五事其可見〻辟也敬而後協建
乂明念嚮威各以一事該一疇下只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五字〻中矣敬者
心〻宰也敬則為肅乂哲謀聖不敬則為狂僭豫急蒙敬〻用非他也以其
恭從明聰睿〻則而已矣。郝楚望云箕子初從微子而商其淪喪我周為
臣僕武王誅紂能訪〻以道故授〻洪範今讀其書略無一語及商周間
事亦非称功頌德〻文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方其
與文王并囚文王演易箕子演疇其志同文王困于外而亨于內箕子外
看大難內事晦而為文王易而為箕子難卒能以艱貞濟于明夷此
夫子所以與文王並贊歟謂〻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無出〻理無
非範圍也吾因錫禹洪範九疇一語遂謂疇數與洛書合以五行五事
分配甚之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強補湊則劉向父子之學不
免於鑿矣。謂洪範之書起于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道必天佑
之而有以啟其衷故箕子以為傳〻自禹而禹得之天漢儒釋經多
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
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凡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〻說以戴九履一為洛
書者關朗〻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然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
何嘗言其出于洛書而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
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極何取于九也洪範之
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說起於緯書而晚出于著生之富豈
聖人不語怪之指哉

尚書小疏

吳江沈　彤著
仁和沈廷芳訂

虞書

曰放勳

放勳與重華文命皆帝號也。据史記爲帝名。此孔疏所謂號謚之名耳至放勳之義則蘇傳訓放爲法。言堯有可法之大功者得之

克明俊德

孔傳云能明俊德之士疏云。使之助已施化。此說不可易。

九族

蔡傳較孔尤備。但五服異姓四字當改爲異姓有服。乃無弊。

百姓

百姓謂諸錫姓之家。畿內民庶。亦包其中。但不可用爲正訓耳

乃命羲和

羲和包下仲叔四人。蓋此命同治歷於國都。下文則命分往四極之地考驗也。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星。謂二十八宿。若木火土金水五星則三代以前。不用之步歷。蔡兼說非是　舜典七政非謂日月五星也。詳見後。

辰。漢書謂日月所會而建所指也此說本劉歆。二義須兼用。

歷謂以數推之。象謂以法窺之數卽九數中差分贏不足旁要諸數法卽渾天圖象與諸測驗之器。凡皆所以爲定時之本也。時字不與人字連。古人自名歷日爲時。孔子謂行夏之時。卽此時也。

漢律歷志引此文。師古曰。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此說最是。星不必兼歲星斗星。辰不必兼建所指。○凡經傳專言星者。皆指二十八經星。若五緯。則必各舉其名。國語星在天黿。律歷志以爲晨星。乃脫文。非專言星也。至辰星並言之專爲二十八經星。觀分命四節。卽可知矣。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或云。從來考景之法。揔在日中。若初出方納之景。則太長而不可測。蔡謂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乃誤會考工及周髀之文而有是說。不知彼以正四方。故須眡出入之景。此以定二分。則必于日中較其景之長短。各有當也。形按蔡傳固不精鑿。而此說則尤謬。本文明有出日納日之文。不得云定二分亦在日中矣。且賓餞之定二分。其要在推測日出入之方位以驗

其所在次舍耳。于景之長短。固無與也。何必于日中測之哉。

暘谷立表。正當卯位。昧谷立表。正當酉位。故必出日之景當表西。納日之景當表東。于南北皆無少欹邪。則日躔正直卯酉之中。而春秋分可定。此賓餞二句確疏也。

平秩東作

東作。林解謂萬物發生于東。非取農作之義。作如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之作。此說勝孔蔡。東作之物。如夏小正所載柴黃萊繁田胡。月令所載桃始華之類是也。

平秩者。均序其東作之物。而一一考驗之。葢萬物有正當仲春間作者。或至是而不作。或已先作。則不得仲春之眞。須更考驗。故平秩句。亦主殷仲春言也。

廷芳按神農作耒耜以耕作。葢取諸益。益初九利用爲大作。正謂農作。蔡說似不悞。

以殷仲春　以正仲夏

漢律歷志曰。分至者中也。時中必在正數之月。葢書

初氣可入前月。中氣必在本月耳。若中氣將入前月。即置閏以裁減之。堯典曰殷曰正。乃謂分至必在四仲之月也。

分至。時之中也。四仲。月之中也。月之中與時之中。雖日數不能無參差。而氣朔則必相直。故造歷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義也。殷本訓中。正對偏言。要亦中也。蔡傳所謂陽中陰中。午爲正陽位。子爲正陰位者。于本義尚屬寬泛。

廷芳按後漢志亦謂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

無中者爲閏月。

敬致

致謂測景以窮致日之所在也明都立表。乃在中國之極南。正當日道之下。必是日日中測景景全藏表足無分寸可見。則日躔直午位正中而夏至可定矣。表明都夏至之表無日影蔡引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爲證非是

致日之時。不專指夏至之一日。須通是日前後言之。賓餞並同。蓋論歷成而考驗日景則正當分至之一

日足矣。若論造歷則必分至前後日加考驗。然後可以得分至之眞也。

求分至原以殷四仲然經言殷四仲。而不言殷分至則蔡以春分陽中秋分陰中解之亦非正義。

延芳按元史天文志許衡郭守敬等作授時歷。測驗共二十七處。至爲詳密可得明都日景與地中日景之說

平秩南訛

平秩東作。驗氣之生平秩南訛。驗氣之長。袁了凡謂春生之氣。惟東方得其眞。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眞故各就其方而考之是也作訛成易俱就草木言。若鳥獸。更有末句在也

平在朔易

朔易謂萬物蟄伏。將更新也。史記作便在伏物。伏物。是朔字意而易字意則無之

前三節俱言平秩而此獨言平在者。生成變化。俱在目前。但須次序之而已。若朔易。則草木歸根氣已伏藏非詳察不能驗也故獨異其文云

以周禮冬夏致日之文。準擬堯典。則仲冬不言敬致者特蒙南方之文而互見耳。未必盡如朱子許氏之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命羲和考驗分至以正四仲月。然後季孟月可推而十二月與二十四氣。廉不相直。但不置閏月。則氣朔餘日。無以消息其盈虛而四時猶不可得定歲猶不可得成也。故復命之置閏云其法則孔疏蔡傳及金仁山之說備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考驗日星民物。固所以殷四仲。而政令實從此而定如所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草木節解而備藏之類。古人率作興事皆用以爲候。造歷既成。書于其上。使百官得以順時行事。而衆功自無不熙矣。熙廣也。亦光明也。史記所謂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札之類。是其事也。

二句乃史官之詞。非堯語。

自分命至成歲皆定時事在授時之先歷象又在定

時之先。允釐二句。則在授時之後 定時。即造歷也。

授時、即須歷也。

分命四節。皆造歷之事。姚承菴 舜牧 謂此實考驗以盡推步之術耳。若謂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則豈下文寘閏成歲。爲又成一歷耶。

已上六節仁山謂堯初載事是也。彤按史記歷書。謂當時三苗亂德。重黎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是適當歷法極壞之日。而羲和四子獨不忘黃帝顓頊之舊常。故堯特命之掌歷事推步

考驗。以辨訛補缺。革故更新。而微顯精粗。諸術無所不盡。蓋歷法于是大備。故古今中西治歷者。總不能出其範圍云。

置閏一節。玩其辭氣。若自堯始創者。意當時已廢閏。不僅如史記所謂乖次者。故云爾耶。

克明俊德一節。歷言內外之皆治。是敘成。乃命羲和六節。結以庶績咸熙。是政成也。其本在明俊德命羲和。而明俊德命羲和。又本于欽明文思二句。蓋君身爲用人之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璿璣玉衡。即堯典之歷象日月星辰。但此則以象該歷耳。天官書以璿璣玉衡爲北斗者。乃甘石輩因周用斗建而附會之。唐虞實未嘗用建也。詳見余北斗齊七政解中。七政。伏生大傳以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彤謂天地人三者當易以歲月日。合春秋冬夏爲七。即上所定之四時所成之歲下所協之時月所正之日也。謂之政者。貴各得其正也。若五星。則當時尚未有步者。余亦有說詳之齊七政謂以日月

星辰之行度。整氣交之日與月之正閏。而不失四時之序以成歲也。

夏小正云。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周書周月云惟一月旣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又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夫月無中氣而指兩辰間。則有中氣而指一辰可知月必以有中氣爲正若節氣往往跨兩月則斗柄亦兼指兩辰雖以事屬偏指十二辰。而二十四氣畢二十四氣畢而四時定。四時定而歲成矣二語皆以斗建齊七政。治虞舜之法也。天官書之說所以可從。

廷芳按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是也斗之名。見夏小正注史記者。以第一星爲魁第五星爲衡。第七星爲杓乃本下三建之名名之。星經則以第六星爲璇。第三爲璣。餘星亦各有名。蓋璿璣玉衡。乃北斗本名。夏以後始名曰斗。故夏小正有斗柄語。其更名北斗者。對南斗稱之也。又按史記謂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建時節。

即齊七政之義。

象以典刑益稷所謂象刑是

朱子謂象者。像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此說最確。詳見語類。孔蔡解皆謬。

象以典刑二句。象與流皆刑名也。典。主也言象所以主衆刑。而流則所以寬其象刑也。象刑有五。故流亦有五。眚災皆肆也。故赦。怙終皆賊也。故刑。肆謂有故。賊謂心存傷害。

惠棟謂象者。五帝時書名也。歷象日月星辰。歷書也。象以典刑。乃施象刑惟明。刑書也。予欲觀古人之象。八卦之書名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下之書皆稱象。周禮六官稱六象。縣于象魏。魏收春秋傳曰。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象皆書名也。

汝平水土

命禹平水土。與下命稷播穀同。是終事意。蔡于此獨云錄其舊績乃仍孔傳稱前功之說所謂蹟革未盡者也。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禹號。謂禹以所布于四海者。敬承于帝也。下文修六府和三事。乃所布于四海之事。以是敬承于帝。欲其戒董勸相而俾之勿壞也。蘇氏所駁非是。惠棟曰。先生既不信後出古文。則此條可删。廷芳以底本所載。仍存之

撫于五辰

五辰卽五行也。以其分旺于四時。故謂之五辰耳。蔡竟以四時訓之。非是。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治忽。卽蒙上六律五聲八音說。治。謂克諧而無相奪倫。忽則奪倫而不諧矣。言卽詩也。五言。謂五典之言。納者入之樂章。出者。播而用之也。六律所以正五聲八音。六律五聲八音治則有以定五言之出納。而詠歌無不諧。故六律五聲八音之治忽。不可不先察也。聽謂審其高下清濁之節。○治如樂記治亂以相之治。周禮樂師治其樂政。亂卽忽也。有疏忽則亂矣。○上段是作服禮之大者。此段是定樂章乃樂之大者。明則欲其辨。聽則欲其和也。舊說搃于本文不協。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疏引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是九州之外卽爲四海。其間更無餘地。詳見朔南蔡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云云。似九州外別有地迫于四海。然者。恐尚未穩。孔謂迫于四海。從京師至四海。尤未明確。此葢蒙上句州字。謂每州外迫四海之地。又各建五長以統制之。葢加意邊徼。且防禦四裔也。其地在九州之內五服之外。蔡于禹貢末。又謂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

五服者是已。其言甚當。而此註乃云九州之外。益蔡以九州之地盡于五服。而未知五服之尚不足以盡九州故耳。

夏書

旣載壺口

壺口在冀州。岸大河。其西北曰孟門。爲河之上口。西南隔岸曰龍門。爲河之下口。相距一百六十餘里。龍門之南山曰呂梁。皆正當大河之衝。阻遏洪流。河水所以横溢冀雍間者由此也。故鑿通諸山。而冀雍之

河患乃息。然經但書載壺口者，舉壺口以包其餘，且在冀言冀，例不得涉雍事也。故施功雖并及雍，而書事則專屬冀。

治梁及岐。

梁岐二孔謂皆雍州山，而近日胡朏明錐指力主其說，是大不然。禹奠高山以別州境，豈有冠以冀州而承以治雍之事乎。蔡氏謂梁岐皆冀州山，而以梁爲呂梁，在今離石縣東北，岐爲狐岐，在今汾州介休縣。其說是也。但以二山爲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則

離石去河一百五十餘里，介休去河三百三十餘里，誠有如錐指之所駁耳。然朱子謂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誠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最甚，則呂梁狐岐去河雖遠，而河水東滾而來，當爲受患之地。故壺口事畢即及之。此正所謂疏瀹其積潦以爲耕作地，濬畎澮距川之功也。

壺口既載，則河水無逆流橫出之患，而呂梁狐岐之間，水土漸平，然向之積潦與小水之并入爲患者，未盡去也，故即疏瀹之，使近河二三百里皆安定，然後可施功于汾水矣。錐指謂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蓋亦思之不審爾。

既載壺口，自西南而東北，則狐岐爲近，而先治梁者，以呂梁洪勢險，助積潦爲害，尤當急也。

治岐之功，於東南當自太岳之陰止。

太原岳陽，雖帝都所在，然縣脊脊爲隄防以障水，其勢尚可緩，故施功在梁岐後也。

錐指謂地勢北高南下，河水阻過孟門，一派滾往河東者，當從吉州而南。此言殊近理。然傳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則其勢要不止爲患于近地。故呂梁狐岐，雖在吉州東北三四百里，而河水當倒流之時，從南以北，隨處橫溢，遂延及二山之間，亦勢所必至，固不必斷自吉州而南也。

蔡既以離石東北之呂梁爲梁山，而復引爾雅梁山晉望、春秋梁山崩、呂氏春秋龍門呂梁爲證，則梁山

不仍屬雍州乎。宜為錐指所駁也。其引水經注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云云。是因離石之呂梁矣。然近時閻百詩謂離石東北。即今靜樂縣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並無所謂河流。則道元之說亦可疑也。彤按酈注原文曰。善無水歷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是呂梁洪之險。原因善無水之激盪。而不與黃河交涉。其曰河流者。亦所謂北人得水。通謂之河耳。特其下復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則

直以呂梁為即龍門南之呂梁。其誤莫可解矣。

錐指闢呂梁之誤。總由不知即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于他處。此言固切中道元諸人之病。然山名呂梁。要非龍門南山所得獨專也。按呂訓脊骨。出字林梁訓橋。蓋擬山石橫亘之狀以為名。故凡山之橫亘類脊梁者。皆可受其稱。龍門有呂梁。離石亦自有呂梁也。安必其相假乎。

錐指又謂梁山即呂梁。又引水經注曰。梁山即龍門。司馬彪注莊子曰。呂梁即龍門。自雍州山言之。語皆確當。蓋呂梁雖屬梁山首。然本一名。而字有增減。原可互稱。呂梁之山。雖總屬龍門之支。然在禹時定總名龍門。其析稱要出自後世耳。廷芳按莊子所謂呂梁在彭城懸水村。非龍門呂梁也。宜再考。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賦貞。金吉甫云。貞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于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為貞。此說近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于厥田亦中下也。諸州之賦。或多或少。僅差一等。故以錯字係于上

下。其義已明。或異品則言上錯。或有三等。則言三錯。至兗州以下下而升為中下。則既是異品。又中間相去二等。且適與田品同。故遂變文言同也。作十有三載。則土性復而人功備矣。故得同于厥田也。

海物惟錯

錯謂治玉石之具。豫貢磬錯。專用治磬。此則治凡玉石者也。林蔡二家解得之。錐指駁云。錯果為石。則荊何必又貢礪砥。此則謬甚矣。諸州之所貢者。豈皆異耶。

成賦中邦

成賦。當屬上咸則三壤爲句。中邦當連下錫土姓爲句。史記集解離斷如此。葢本鄭康成。

中邦錫土姓

一句。乃下數節之綱領。中邦二字。與末四海對。四海謂四裔。中邦即九州。錫土姓。謂有功者。列諸五服及十二師五長中。其德盛者。則更錫之姓也。

或疑以九州爲中邦。則要荒已屬蠻夷。不有闕乎。不知要荒之蠻夷在中邦。四海之蠻夷在徼外。固各自爲類也。安得有闕。且此說亦本康成

朔南暨

東西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言暨者。葢蒙上二句之文。謂朔及流沙。南及海。省字可知也。漸被皆過其境。暨則僅及之耳。

錐指曰。禹貢流沙地。漢志以居延澤當之。通典以燉煌當之。夫經云西被。而居延澤乃在張掖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形謂在燉煌者。固西被之流沙。在張掖者亦朔暨之流沙也。而所被所暨。尚不謬乎此。何則。謂之流沙。不過因沙土之隨風流行耳。此本通典元和志。若水經

注所謂[illegible]特指居延澤而言耳。無論在西在北。並得受其名。竹書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此北漠稱流沙之切證。然則凡沙土之環乎與雍西北者。皆禹貢之所暨所被也。何乃更以燉煌居延爲去取哉。此亦未明[illegible]

南暨之海。即黑水所入之南海也。

堯典。南交在五嶺之外。岸大海。所謂荊州之南徼。水經注所引尚書大傳。爲虞南極。太康地志者也。漢初以其地置交趾郡。後置交州。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州

以幷荊州。益州。益即梁地。幷得鬱林合浦。其餘蒼梧南海九眞交趾日南。皆荊所幷。本後漢書獻帝紀。百官志。是禹時交州。本屬荊梁。其與百越之在嶺者。同爲南暨海之遐地無疑也。錐指以九州大界。南不踰五嶺者。非是。

錐指曰。尚書大傳以交趾爲荊州之南徼。幽荒之外。是交趾不可謂荊域也。形按大傳言交趾爲荊州之南徼。而不言在其徼外。則固屬荊域之中矣。其云幽荒之外者。幽要也。見爾雅疏。葢言在要荒二服之外。非謂非不屬荊域中也。錐指說誤。